

儒

藏



精華編一六三冊
史部傳記類

儒藏

北京大學《儒藏》編纂與研究中心

圖書在版編目(CIP)數據

儒藏. 精華編. 一六三/北京大學《儒藏》編纂與研究中心編. —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 2014. 3

ISBN 978-7-301-11881-8

I. ①儒… II. ①北… III. ①儒家 IV. ①B222

中國版本圖書館 CIP 數據核字(2014)第 028310 號

書 名: 儒藏(精華編一六三)

著作責任者: 北京大學《儒藏》編纂與研究中心 編

責任編輯: 翁雯婧 王 應

標準書號: ISBN 978-7-301-11881-8/B·0567

出版發行: 北京大學出版社

地 址: 北京市海淀區成府路 205 號 100871

網 址: <http://www.pup.cn> 新浪官方微博: @北京大學出版社

電子信箱: dianjiwenhua@163.com

電 話: 郵購部 62752015 發行部 62750672 編輯部 62756694
出版部 62754962

印 刷 者: 北京中科印刷有限公司

經 銷 者: 新華書店

787 毫米×1092 毫米 16 開本 31.75 印張 300 千字

2014 年 3 月第 1 版 2014 年 3 月第 1 次印刷

定 價: 500.00 元

未經許可,不得以任何方式複製或抄襲本書之部分或全部內容。

版權所有,侵權必究

舉報電話: 010-62752024 電子信箱: fd@pup.pku.edu.cn

教育部哲學社會科學研究重大課題攻關項目



「十一五」國家重點圖書出版規劃項目·重大工程出版規劃
國家社會科學基金重大項目
北京大學「九八五工程」重點項目

《儒藏》精華編第一六三冊

首席總編纂 季羨林

項目首席專家 湯一介

總編纂 湯一介 龐樸 孫欽善 安平秋
(按年齡排序)

本冊主編 張希清

《儒藏》精華編凡例

一、中國傳統文化以儒家思想為中心。《儒藏》為儒家經典和反映儒家思想、體現儒家經世做人原則的典籍的叢編。收書時限自先秦至清代結束。

二、《儒藏》精華編為《儒藏》的一部分，選收《儒藏》中的精要書籍。

三、《儒藏》精華編所收書籍，包括傳世文獻和出土文獻。傳世文獻按《四庫全書總目》經史子集四部分類法分類，大類、小類基本參照《中國叢書綜錄》和《中國古籍善本書目》，於個別處略作調整。凡單書已收入入選的個人叢書或全集者，僅存目錄，並注明互見。出土文獻單列為一個部類，原件以古文字書寫者一律收其釋文文本。韓國、日本、越南儒學者用漢文寫作的儒學著作，編為海外文獻部類。

四、所收書籍的篇目卷次，一仍底本原貌，不選編，不改編，保持原書的完整性和獨立性。

五、對入選書籍進行簡要校勘。以對校為主，確定內容完足、精確率高的版本為底本，精選有校勘價值的版本為校本。出校堅持少而精，以校正誤為主，酌校異同。校記力求規範、精煉。

六、根據現行標點符號用法，結合古籍標點通例，進行規範化標點。專名號除書名號用角號（《》）外，其他一律省略。

七、對較長的篇章，根據文字內容，適當劃分段落。正文原已分段者，不作改動。千字以內的短文一般不分段。

八、各書卷端由整理者撰寫《校點說明》，簡要介紹作者生平、該書成書背景、主要內容及影響，以及整理時所確定的底本、校本（舉全稱後括注簡稱）及其他有關情況。重複出現的作者，其生平事蹟按出現順序前詳後略。

九、本書用繁體漢字豎排，小注一律排為單行。

《儒藏》精華編第一六三冊

史部 傳記類

總錄之屬

洙泗考信錄〔清〕崔述	1
洙泗考信餘錄〔清〕崔述	127
孟子事實錄〔清〕崔述	209
國朝漢學師承記〔清〕江藩	265
國朝宋學淵源記〔清〕江藩	445

洙泗考信錄

〔清〕

崔

述

撰

賈德永

樊

東

校點

目錄

校點說明	一
重刻洙泗考信錄序	一
洙泗考信錄卷之一	一
原始	一
初仕	一〇
在齊	一〇
自齊反魯	二六
洙泗考信錄卷之二	三一
爲魯司寇上	三一
爲魯司寇下	三九
適衛	五〇
洙泗考信錄卷之三	六二
過宋	六二
厄於陳蔡之間	六六

反衛	七九
歸魯上	八二
洙泗考信錄卷之四	九〇
歸魯下	九〇
考終	九六
遺型	〇六

校點說明

崔述（一七四〇—一八一六），字武承，號東壁，河北大名府魏縣人，著名辨僞學者。幼承家學，博覽群書，里人驚爲奇才。乾隆二十七年舉人。嘉慶初，選授福建羅源縣知縣，當時武弁多藉海寇邀功，誣商船爲盜賊，崔述屢次爲之平反。不久調任上杭知縣。上杭關稅向有贏餘，人皆視爲利藪，崔述却以關稅所餘數千金作爲緝盜公費，自己每天食蔬飲粥。後復任羅源知縣，邑人懸彩頌德，夾道歡迎。崔述革除弊俗，修繕文廟，訓課講學，從未懈怠。嘉慶六年，老病乞休。既歸，往來河北，以著述自娛。嘉慶二十一年卒，年七十有七。《清史稿》有傳。

崔述畢生致力於考辨經史，他堅持「無徵不信」的辨僞原則，凡事有可疑者，必尋根究底，絕不輕信。可以說，崔述在其一生治學中一直堅持這種可貴的

求真求實精神。主要著作有《考古提要》、《夏考信錄》、《商考信錄》、《豐鎬考信錄》、《洙泗考信錄》、《孟子事實錄》等，於《洙泗考信錄》一書用力尤勤。其著作後由門人陳履和彙刻爲《東壁遺書》。

《洙泗考信錄》凡四卷，爲崔述早年代表性著作。是其懷着使世人瞭解真實孔子，改變「邪說誣聖」狀況之目的而寫就的。此書主要考訂孔子生平事蹟，將有關孔子的記載按年代編排，凡傳、注與經合者予以參證，不合者則加以考辨。對《論語》的辨析尤爲深入，自謂「折衷於孔、孟，取信於《詩》、《書》」，持論多有精闢之處。此書爲研究孔子生平事蹟及思想的重要參考資料，價值很高。

由於崔述之學在當時漢學家眼裏只是旁門外道，既與其時儒學多不相容，又無益於科舉，所以他的學說在清代學術界沒有產生很大影響。近世以來，隨着疑古風氣的盛行，崔述聲名大顯。《考信錄》大膽懷疑戰國、秦漢古書中關於上古的記載，否定了有關三皇五帝的各種傳說，而且通過考證三皇五帝，

得出「其識愈下則其稱引愈遠，其世愈後則其傳聞愈煩」及「世愈近而史追述益遠」的結論。崔述指出，這主要是因為「大抵古人多貴精，後人多尚博；世愈古則其取舍益慎，世愈晚則其採擇愈雜」。顧頤剛繼承發展了崔述的這些觀點，進而提出其考辨古史古籍的著名理論「層累說」，掀起了探索可信古史體系的「古史辨」運動，其治史方法、內容多承繼崔述《考信錄》，二人有很深的學術淵源關係。崔述可謂「古史辨」運動的先驅，他的辨偽思想在近代學術界大放光彩。誠如錢穆先生在《崔東壁遺書序》中所說：「東壁之學傳矣而不廣，存矣而不著，浮沉淹沒於書海之底者又百年，乃迄今始大顯。」

當然，崔述的學術思想也有其局限性：第一，他認為「聖人之道，在『六經』而已矣」，所以將「六經」作為衡量是非的標準，進而否定諸子之書，這未免失之偏頗。第二，他還以理想化的「聖人標準」進行考辨，處處為古聖賢曲護，這使他有時又陷入「先信而後考」的誤區。第三，他經常以情理來考信古史，每每

出現以己度人、以今度古的情況。

《洙泗考信錄》初稿完成於乾隆五十六年（一七九一）。嘉慶二年（一七九七）由其門人陳履和刊刻於南昌，稱南昌初刻本，凡六卷。嘉慶十年，陳履和在初刻本的基礎上又進行了修訂，重刻於南昌。而卷數也由原來的六卷改為四卷，稱南昌修刻本。崔述自乾隆五十六年完成《洙泗考信錄》初稿之日起，就開始了修改和刪訂工作，最終於嘉慶十五年完成該書的定本。故而，上述的南昌初刻本與南昌修刻本都只是崔述的初稿。定本的最早刊刻是在嘉慶二十三年，由陳履和的門生孔廣沅刊刻於山西太谷，稱為太谷刻定本。道光四年（一八二四）陳履和又在東陽重新校訂刊刻了定本，稱東陽重刻定本。光緒五年（一八七九），王灝翻刻東陽重刻定本，並收入《畿輔叢書》。

陳履和前後三次刊刻《洙泗考信錄》，他對該書的熟悉程度和前後校勘出版的經驗明顯高於他人。此外，陳履和的一生為其師崔述的諸多著作的刊刻

出版付出了大量的心血與財力，在校勘過程中的仔細與熱心也是他人無法相比的。所以本次校點以東陽重刻定本作爲底本。校本選取三個：太谷刻定本（簡稱太谷本）、《畿輔叢書》本（簡稱《畿輔》本）和南昌初刻本。太谷本雖稍遜於東陽重刻定本，但仍不失爲最佳的校本。《畿輔》本雖屬翻刻，但也是經過精校精刻的本子，可以作爲校本。至於南昌初刻本，它是崔述的初稿，雖然不能作爲底本，但仍有一定的參考價值，故而可以作爲校本。

校點者 賈德永 樊東

重刻洙泗考信錄序

孔子爲萬世師，其道載於六經，而其行事則《史記》、《世家》外，《家語》、《孔叢》諸書皆有所記述。然《世家》之言已不能無謬妄，何有於餘子？孟子曰：「誦其詩，讀其書，不知其人，可乎？是以論其世也，是尚友也。」夫尚友者且當如是，而況乎萬世之師？當孔子時，列國之君雖不能顯其身，而賢人君子莫不知其爲聖。及乎戰國，異端競起，陽尊之而陰詆之，依托附會，思欲凌駕其上，以自伸己說。二千年來，展轉相傳，真偽雜出，有識之士雖或隨事糾正，而沿襲既久，未能粲然曠然也。堯、舜、禹、湯、文、武、周公之

道備於孔子之身，一言一動莫非道之見端。事苟滋疑，道因而晦，考信之功，曷可少乎！

大名崔東壁熟讀三代聖賢之書，盡祛後世紕謬之說，因疑而徵信，於上古、唐、虞、夏、商、周之事皆錄而辨之，題曰「考信」。而孔子之事別爲《洙泗考信錄》四卷，正譌闢妄之功，與諸錄等。其門人陳介存刻於南昌。越十餘年，東壁覆加審定，欲重刻之，未就而卒。介存之官太谷，就東壁家求得之，甫刻其《三代考信錄》，而以憂去官，《洙泗》一錄未及付梓。孔生廣沅，介存之門人也，行誼最篤，受書於介存而出貲刻之。請序於予，爲予嘗序其《三代考信錄》也。

自孔子設教洙、泗之間，七十子之徒傳其所學，遭秦歷漢，師承不絕。晉氏永嘉喪亂，古學遂湮。唐、宋以來，詞章義理帖括之學，此盛則彼衰。其弊也，記誦繁蕪而寡要，

議論馳騁而無根，洙、泗一源，不啻流爲潢汙行潦矣。崔東壁曰：「學者日讀孔子之書，而不知其爲人，不能考其先後，辨其真僞，僞學亂經而不知，邪說誣聖而不覺，是亦聖道之一憾也。」此其著錄之大指也。

孔生師介存，介存師東壁，皆能不負所傳，庶幾古人師承不絕之義乎！介存歸里，孔生復從予遊，爲予與介存少同學，長同遊也。然則是書之傳，豈不由於師友之相得哉！

嘉慶戊寅歲九月望日，浪穹王崧舊名藩樂山撰。

洙泗考信錄卷之一

大名崔述東壁謹考 石屏門人陳履和校刊

初，余爲《洙泗考信錄》既成，尚未敢以自信。壬子秋，偶攜至京師，遇石屏陳履和，見而鈔之。既而履和隨任江西，余亦選得閩之羅源。履和遂於南昌授梓，寄至羅源。然是時余已多所增易，與初本不同。既歸河北，山居無事，乃復益加刪改，錄爲定本。以貧，未及梓也。恐閱者以兩本互異致疑，故特誌其首尾，弁於簡端。庚午二月，述自識。

原 始

弗父何以有宋而授厲公。事在春秋前，文在

《左傳》昭公七年。

正考父佐戴、武、宣，三命茲益共，故其鼎銘云：「一命而偃，再命而偃，三命而俯，循牆而走，亦莫余敢侮。饁於是，鬻於是，以餬余口。」同上。

備覽○正考父校商之名頌十二篇於

周大師，以《那》爲首。《魯語》。

按：《國語》皆後人所撰，往往失實。此雖無害於理，然難竟信，故別之以備覽。後凡稱「備覽」者並倣此。

宋穆公疾，召大司馬孔父而屬殤公焉。

《左傳》隱公二年。

春王正月戊申，宋督弑其君與夷及其大

夫孔父。《春秋》桓公二年。

存疑○宋殤公立，十年十一戰，民不堪命。孔父嘉爲司馬，督爲大宰，故因民之不堪命，先宣言曰：「司馬則然。」已殺孔父而弑殤公，召莊公於鄭而立之。《左傳》桓公二年。存疑○督將弑殤公，孔父生而存，則殤公不可得而弑也，故於是先攻孔父之家。殤公知孔父死，已必死，趨而救之，皆死焉。《公羊傳》桓公二年。

按：孔父之死，經但書「及」，與仇牧、荀息同，而三傳皆以爲在弑殤公之前。穀梁氏曰：「何以知其先殺孔父也？臣既死，君不忍稱其名。」夫《春秋》之策，宋大夫之不稱名者多矣，曰「華孫」、曰「司馬」、「司城」者比比也，僅一不稱名遂足以信其爲先死乎哉？而公羊、左氏因爲原夫孔父所以先死之

故，正色立朝，其論甚美。即督之宣言，亦近人情。然竊意其皆出於臆度，恐不足爲據也。故附次於經，以俟考焉。至於左氏「目逆」之說，荒謬已甚。故今不錄。仍別爲辨於左：

左氏「目逆」之說，二傳無之。

余按：古者婦人車必有帷，士庶人家出猶必擁蔽其面，況卿之內子乎？督安得見之而目逆之也哉？齊慶克詐爲婦人，蒙衣乘輦而入於閭；晉士匄、樂王鮒二婦人輦以如公；衛世子蒯聵與渾良夫蒙衣而乘以如孔氏，稱姻妾以告，皆恐人之見之也。是古者婦人之出，人不能見，明甚，督安得見之而目逆之也哉？此誣古人之大者，且不近情理之尤者，余不敢信。

備覽○防叔生伯夏，伯夏生叔梁紇。

《史記·孔子世家》。

按：此文或有所本，未敢決其必不然。然《史記》之誣者十七八，而此文又不見他經傳，亦未敢決其必然。故附次於備覽。

《家語·本姓解》云：「弗父何生宋父周，周生世子勝，勝生正考父，考父生孔父嘉，孔父生木金父，金父生睪夷，睪夷生防叔，避華氏之禍而奔魯。防叔生伯夏，伯夏生叔梁紇。」

余按：鄒叔以前見於《春秋傳》者僅弗父何、正考父、孔父嘉三世，見於《史記·世家》者僅防叔、伯夏二世。此外皆不見於傳記。《史記》之言，余猶不敢盡信，況《史記》之所不言者乎？且孔父爲華督所殺，其子避禍奔魯，可也。防叔，其曾孫也，其世當在宋襄、成間，

於時華氏稍衰，初無構亂之事，防叔安得避華氏之禍而奔魯乎？

《家語》一書本後人所僞撰，其文皆采之於他書而增損改易以飾之，如《相魯》篇采之於《春秋傳》、《史記》、《辨物》篇采之於《春秋傳》、《國語》、《哀公問政》、《儒行》兩篇采之於《戴記·曲禮》、《子貢》、《子夏》、《公西赤問》等篇采之於《戴記》、《春秋傳》，以至《莊》、《列》、《說苑》、《讖緯》之書無不采，未有一篇無所本者。然取所采之書與《家語》比而觀之，則其所增損改易者，文必冗弱、辭必淺陋，遠不如其本書，甚或失其本來之旨，其爲勦襲，顯而可按。而世不察，以爲孔氏遺書，亦已惑矣！《漢書·藝文志》云：「《孔子家語》二十七卷。」師古曰：「非今所有《家語》。」則是孔氏先世

之書已亡，而此書出於後人所撰，顯然可見。且《家語》在漢已顯於世，列於

《七略》，以康成之博學，豈容不見而待肅之據之以駁己耶？此必毀鄭氏之學者僞撰此書以爲己證。其序文淺語夸，亦未必果出於肅，就令果出於肅，肅之學識亦不足爲定論也。故今不見於經傳而但見於《家語》者概不敢錄，寧過而闕，不敢過而誣也。後並倣此。

偃陽人啟門，諸侯之士門焉。縣門發，鄒人紇抉之，以出門者。《左傳》襄公十年。

高厚圍臧紇于防。師自陽關逆臧孫，至于旅松。鄒叔紇、臧疇、臧賈帥甲三百，宵犯齊師，送之而復。《左傳》襄公十七年。

按：鄒叔紇，《史記》作叔梁紇。《左傳》近古，而文義亦順適。鄒，魯邑；叔，其字；紇，其名。猶云衛叔封、申叔時

也。《史記》之文未知所本，當從《左傳》稱鄒叔紇爲正。

《家語·本姓解》云：「叔梁紇娶於魯之施氏，生女九人，無男。其妾生孟皮，病足。乃求婚於顏氏。顏父問三女，云云，二女莫對，徵在進曰：『從父所制，將何問焉？』遂以妻之。」

余按：孔子之母，名見於《戴記·檀弓》篇，其稱爲顏氏女則本之於《史記·孔子世家》，然他經傳初未有言者也。《檀弓》、《世家》之謬不可累舉，此文其可信乎？至於所載顏父之言，淺陋鄙俗，不復成語。徧覽《春秋傳》中亦從未因長疑婚，與女商壻者。其事其言皆非當日之所宜有，其爲臆撰無疑。故今不錄，雖名氏亦缺之，以昭慎重。《檀弓》、《世家》之謬詳見後各條下。

年。

冬十月，庚子，孔子生。《穀梁傳》襄公二十有

《公羊》、《穀梁》兩傳記孔子生皆在襄公二十有一年，而《公羊傳》云：「冬十有一月，庚子，孔子生。」與《穀梁》年同而月異。《史記·孔子世家》則云：「魯襄公二十二年而孔子生。」後於《春秋傳》者一年。

余按：《春秋》邱、費之墮在定公十二年，而《孔子世家》在十三年，是《史記》之年證之孔子所書而不合也。《魯世家》及《年表》，孔子去魯皆在定公十二年，而《孔子世家》在十四年，是《史記》之年即證之其所自爲之書，而亦不合也。故今從《春秋傳》。魯襄公之二十有一年，則周靈王之二十年己酉也。

又按：《春秋》是年「冬十月，庚辰

朔，日有食之」，則庚子乃十月之二十一日。既無閏月，則十一月中不得復有庚子，故今從《穀梁》。周正之冬十月，則今夏正之秋八月也。

《孔庭纂要》云：「魯襄公二十二年，冬十月庚子日，先聖生，即今之八月二十七日。」

余按：「十月庚子」之文本之《穀梁傳》，在襄二十一年，非二十二年也。二十一年十月庚子，則今八月之二十一日也。以爲二十二年生者，《史記·世家》文耳。《世家》未嘗言爲十月庚子生也。以穀梁氏爲不可信乎，則「十月庚子」之文不必采矣。以穀梁氏爲可信乎，則固二十一年生也，何得又從《世家》改爲二十二年？以《世家》之年冠《穀梁》之月日，方底圓蓋，進退皆無所據。然而世

咸信之，余未知其爲何說也。

伏侯《古今注》云：「孔子生之夜，有二蒼龍自天而下，有五老列於庭，有麟吐玉書於闕里，云：『水精之子，繼商、周而素王出，故蒼龍繞室，五星降庭』云云。」

余按：麟所以爲瑞者，以其至仁，非能通神而作怪也，麟口中安得有書也哉？麟雖瑞物，亦胎生也。書者，人之所爲，非天地所能生，麟亦不能自爲書也，麟口中安得有書也哉？西狩獲麟，《春秋》志之矣。孔子生時，果有麟至，乃真祥也，《春秋》何以反不志乎？至於「蒼龍」、「五星」之降，事尤荒唐，「水精之子」云者，語亦謬戾。此說至爲無稽，而世亦或信之，嘻，其真可異也已！

《史記》載鄭人之言云：「孔子類似

堯，項似臯陶，肩類子產，自要以下不及禹三寸。」《韓詩外傳》載姑布子卿之言云：「孔子得堯之顙，舜之目，禹之頸，臯陶之喙。」《孔叢子》載萇弘之言云：「孔子河目而隆顙，黃帝之形貌也。脩肱而龜背，長九尺有六寸，成湯之容體也。」而《孝經鉤命訣》又云：「孔子牛唇，虎掌，龜脊，海口。」後世言孔子者多深信而樂道之。

余按：唐、虞之時，未有土木之像，亦無有所謂影堂者。下至春秋之世，千有七八百年，其頭目項喙之詳，後人何由歷歷知之？且同一顙與目也，彼以爲似黃帝，此以爲似堯、舜。同一似禹也，彼以爲身，此以爲頸。同一似臯陶

①「弘」，原避清高宗諱作「宏」，今回改，下同，不一出校。

也，彼以爲項，而此又以爲喙，藉令果是，亦必有一非矣。《世家》之文本多淺陋，至姑布子卿與萇弘之語尤不雅馴，明係秦、漢人之所爲，有一言之類《論語》、《春秋傳》者乎？其言尚非當日之言，而欲信其形之爲當日之形，嘻，亦愚矣！夫擬聖人之形於堯、舜、禹、湯，妄加之，猶不免於誣，況擬之於牛虎，其侮聖人也孰甚焉？其爲說尤不經，薦紳之所難言，而後之人乃本之以爲影，據之以作像，甚矣！其樂受人欺也。孟子曰：「何以異於人哉？堯、舜與人同耳。」曹交問曰：「交聞文王十尺，湯九尺。」孟子曰：「奚有於是？亦爲之而已矣。」聖人之所以爲聖人者，固不在於形也。執形以求聖人，淺矣，況其僞焉者乎？故并削之，以存聖人之真。

家》。

備覽○孔子生魯昌平鄉陬邑。《孔子世

《孔子世家》云：「禱於尼丘，^①得孔子，生而首上圩頂，故因名曰丘，^②字仲尼。」

余按：此說似因孔子之名字而附會之者，不足信。且既謂之因於禱，又謂之因於首，司馬氏已自無定見矣。今不錄。

《家語》云：「孔子三歲，而叔梁紇卒。」

按：《孔子世家》但云「丘生而叔梁紇死」，不言何年。孔子之生，所傳聞猶異詞，況父卒之年乎，且不見於經傳，無

①「丘」，原避諱作「邱」，今回改，下同，不一一出校。
②「丘」，原避諱作「某」，今回改，下同，不一一出校。

可考。今闕之。

備覽○孔子爲兒嬉戲，常陳俎豆，設禮容。《孔子世家》。

《家語》云：「孔子年十九，娶於宋开官氏，一歲而生伯魚。伯魚之生也，魯昭公以鯉賜孔子，榮君之貺，故名曰鯉，而字伯魚。」

余按：《家語》稱伯魚卒年五十，顏淵卒年三十有二，又稱顏淵少孔子三十歲。若孔子年二十而生伯魚，則伯魚之卒當在顏淵卒後，而據《論語》「顏淵死」章，伯魚之卒乃在顏淵卒前，是《家語》之年不足信矣。其年既不足信，則开官之氏、賜鯉之說，亦安知其不出於附會乎？且孔子曰：「吾少也賤。」則年二十之時蓋尚未仕，安能遂動國君而賜之鯉？故今并缺之。伯魚卒年之誤詳見

後《考終篇》「顏淵」條下。

《闕里志·年譜》云：「二十歲爲委吏，二十一歲爲乘田吏。」觀其文，若確有所傳而云然者。然自二十二歲以後，凡二十五年皆不言孔子爲何官。謂孔子爲乘田至二十六年之久，既無此理。謂孔子二十五年皆隱不仕，直待陽虎作亂之時方仕，尤無此事也。然而《年譜》竟不言者，《論語》、《孟子》、《春秋傳》、《孔子世家》之所不載，《年譜》亦不得而知之也。然則《年譜》之初無所傳，而此文但本之《孟子》也明矣。《孟子》既不言爲何年，《年譜》何由知之而載之乎？蓋撰《年譜》者因見《家語》「賜鯉」之事，故臆度其已仕，而不知《家語》之亦出於臆度也。孔子曰：「吾少也賤。」若年二十而仕，不得謂之「少賤」。且天下之生而大

夫者有幾人哉？官雖卑，祿足以自奉，豈容遽謂之賤乎？今移置之於後。

《闕里志·年譜》云：「二十四歲，聖母顏氏夫人卒。」

余按：孔子母卒之年不見於經傳，《世家》載之十七歲前，而無年月，《年譜》以爲二十四歲，亦臆斷也。觀孟懿子之事，可知矣。古者男子以氏別，婦人以姓係。《世家》、《家語》皆稱爲顏氏女，雖不足據，然謂爲顏氏之女，非謂女爲顏氏也。顏非姓也，何以稱焉？《年譜》乃謂之「顏氏夫人」，夫人之稱或仍當代封號，謂之「顏氏」則不合。今并闕之。

《戴記·檀弓》篇云：「孔子少孤，不知其墓，殯於五父之衢。問於鄒曼父之母，然後得合葬於防。曰：『古者，墓而不墳。今丘也，東西南北之人也，不可

以弗識也。』於是封之，崇四尺。孔子先反，門人後，雨甚。至，曰：『防墓崩。』孔子流涕曰：『吾聞之，古不修墓。』」陳氏澹駁之曰：「顏氏之死，孔子成立久矣。聖人，人倫之至，豈有終母之世不尋求父葬之地，至母殯而猶不知父墓乎？且母死而殯於衢路，必無室廬而死於道路者不得已之爲耳。聖人，禮法之宗主，而忍爲之乎？此經雜出諸子所記，其間不可據以爲實者多矣。」

余按：《世家》載此事無年月，而在十七歲前，是以孔子爲尚幼也。果幼耶，孔子何以預自命爲「東西南北之人」乎？而又何以有門人乎？《年譜》蓋亦疑之，故以合葬之事載之二十四歲之時。孔子曰：「吾十有五，而志於學。」至二十四歲而尚不知其父之墓，然則十年

之所學者何事乎？孔子爲魯司寇不用，去而適衛、宋、陳、蔡諸國，不得已焉耳。當二十四歲時，何以預知其至是？孔子僅二十四，則門人長者不過十餘歲，恐亦不能爲孔子修墓，陳氏之辨是也。然封墓之故與墓崩之說亦謬。《易》云：「上古不封不樹。」是三代以來皆封矣。文、武、周、召如皆不封，後人何由知其葬處？封之不自孔子始也，明矣。孔子之孝，封墓必堅，一日之間遇雨而遽崩，尚可謂之墓乎？故今皆不錄。

《世家》云：「孔子母死要絰，季氏享士，孔子與往。陽虎絀之曰：『季氏享士，非敢享子也。』孔子由是退。」

余按：禮，居喪者三年不飲酒食肉；小功緦麻，飲酒食肉，不與人樂之。

酒肉尚不可飲食，況敢受大夫之享乎？輕喪尚不與人樂之，況重喪乎？孔子如是，不幾貽笑於陽虎耶？《家語》亦覺其謬，又改其文以曲解之，謂陽虎弔孔子，告以享士之事，而孔子曰：「某雖衰絰，亦欲與往。」以示不非陽虎之意，則其謬更甚焉。何則？虎弔而言享士，即失禮，其小焉者耳。衰絰而往，失禮大矣，以此答之，不亦愼乎！且虎果失禮，不非之足矣，曷爲而更甚之？是諂也。不往而僞告以欲往，是欺也。聖人必不如是。故今皆不錄。

初 仕

孔子嘗爲委吏矣，曰：「會計當而已矣。」嘗爲乘田矣，曰：「牛羊茁壯長而已矣。」《孟

子》。

《世家》云：「嘗爲季氏史，料量平。嘗爲司職吏，而畜蕃息。」

余按：「委」「季」、「吏」「史」四字相似，故誤，後人又妄加氏字耳。孔子豈爲季氏家臣者哉？畜牧不可以云「司職」，二字亦誤。

鄭子來朝，公與之宴。^①昭子問焉，曰：「少皞氏鳥名官，何故也？」鄭子曰：「吾祖也，我知之。」仲尼聞之，見於鄭子而學之。既而告人曰：「吾聞之，『天子失官，學在四夷』，猶信。」《左傳》昭公十七年。

按：孔子初仕之年雖無明據，然鄭子之朝，孔子年二十八，爲貧而仕，亦其時也。且能自通於國君，則非庶人可知。孔子之受職，蓋前此矣。故次之於「委吏乘田」之後。

子入太廟，每事問。或曰：「孰謂鄒人之子知禮乎？入太廟，每事問。」子聞之，曰：「是禮也。」《論語·八佾》篇。

《世家》不載此事。

今按：入廟助祭，其位尊於委吏、乘田矣。以「鄒人之子」呼聖人，則非年之高、位之崇可知也。故次之於此。

《荀子》云：「孔子觀於魯桓公之廟，韓詩外傳作『周廟』。有欹器焉，顧謂弟子，挹水而注之。中而正，滿而覆，虛而欹。子路曰：『敢問持滿有道乎？』子曰『聰明睿智，守之以愚』云云。」

余按：此喻取意良新，警世亦切。然玩其詞意正與周廟金人之銘相類，皆

①「宴」，原作「晏」，今據太谷本、《畿輔》本、南昌初刻本改。

似黃、老家言，以語於聖人之道則淺矣。且其事不類春秋時事，其語亦不類《論語》中語，必後人所託。故今不錄。

附錄○齊景公田，招虞人以旌，不至，將殺之。孔子曰：「志士不忘在溝壑，勇士不忘喪其元。」《孟子》。○子產卒，仲尼聞之，出涕曰：「古之遺愛也。」《左傳》昭公二十年。

按：此二事皆在昭公二十年。但人廟助祭之年未有明據，則此未知在其前與，抑在其後與？姑附次於此。

《孔子世家》記昭公二十年，齊景公與晏嬰適魯，景公問秦穆公於孔子，孔子盛稱之，以爲可以王，云云。《齊世家》云：「獵魯郊，因人魯，與晏嬰俱問魯禮。」《年表》略同。

余按：齊君如魯，史未有不書者，而

《春秋》經傳皆無之。且使果有此事，孔子當述周公明王道以告之，豈得盛推秦穆乎？

又按：《左傳》是年，齊侯疥，遂店，期年而不瘳。至十二月，始小愈，而田於沛。未幾，返於遯臺。此何暇遠涉於魯境耶？且其辭甚淺陋，必戰國策士之所僞託。今不錄。

公至自楚，孟僖子病不能相禮，乃講學之，苟能禮者從之。及其將死也，召其大夫曰：「禮，人之幹也。無禮，無以立。吾聞將有達者曰孔丘，聖人之後也，而滅於宋。」自此以下六十餘言已見前《原始》篇，今不復舉。臧孫紇有言曰：「聖人有明德者若不當世，其後必有達人。」今其將在孔丘乎，我若獲沒，必屬說與何忌於夫子，使事之，而學禮焉，以定其位。」

故孟懿子與南宮敬叔師事仲尼。學禮事在昭公二十四年以後，文在《左傳》昭公七年。

按：《春秋》昭公二十有四年，仲孫纁卒。其明年，昭公孫齊，《世家》所謂「魯亂而孔子適齊」者也。孔子之助祭蓋前此矣。故次之於「入廟」之後。

《孔子世家》云：「孔子年十七，孟釐即「僖」字，古通用。子卒，懿子及南宮敬叔往學禮焉。」

余按：《春秋傳》此文在昭公七年。由襄公二十二年遞推之，則孔子至是當年十七，是以《史記》云然。然孟僖子之卒實在昭公二十四年。《傳》但因七年孟僖子至自楚，病不能相禮而終言其事耳。《世家》不察，以為本年之事，誤矣。懿子敬叔生於昭公之十二年，杜註云：「似雙生。」當七年時，非惟孔子之年未可為

師，而二子固猶未生，安得有學禮之事乎？近世學者動謂漢儒近古，其言必有所本，後人駁之非是。今《史記》此言豈無所本者，而何以誤也？特學者道聽塗說，不肯詳考，故遂以漢儒為皆可信耳。尤可笑者，《闕里志·孔子年譜》亦載此事於十七歲，然則作《年譜》者但採《史記》、諸子之文綴輯成書，而初非有所傳也，明矣。學者乃以《年譜》為據，抑何其不思之甚也！

《史記·孔子世家》云：「南宮敬叔言於魯君，請與孔子適周。魯君與之一車、兩馬、一豎子，適周問禮，見老子。老子送之曰：『聰明深察而近於死者，好

①「志」下，原有「云」字，太谷本作「中」，「云」字當衍，今據南昌初刻本刪。

議人者也。博辨廣大，危其身者，發人之惡者也。」《老莊申韓列傳》又云：「孔子適周，將問禮於老子，老子曰：『子所言者，其人與骨皆已朽矣，獨其言在耳。吾聞之，良賈深藏若虛，君子盛德容貌若愚。去子之驕氣與多欲，態色與淫志，若是而已。』孔子謂弟子曰：『鳥，吾知其能飛；魚，吾知其能游；獸，吾知其能走；至於龍，吾不能知其乘風雲而上天。老子，其猶龍耶？』」

余按：老聃之學，經傳未有言者，獨《戴記·曾子問》篇孔子論禮頻及之，然亦非有詭言異論，如世俗所傳云云也。戰國之時，楊、墨並起，皆託古人以自尊其說。儒者方崇孔子，為楊氏說者因託諸老聃，以詘孔子。儒者方崇堯、舜，為楊氏說者因託諸黃帝，以詘堯、舜。以

黃帝之時，禮樂未興，而老聃隱於下位，其迹有近似乎楊氏者也。今《史記》之所載老聃之言，皆楊朱之說耳。其文亦似戰國諸子，與《論語》、《春秋傳》之文絕不類也。且孔子驕乎？多欲乎？有態色與淫志乎？深察以近死而博辯以危身乎？老聃告孔子以此言，欲何為者？由是言之，謂老聃告孔子以如是云云者，妄也。孔子稱述古之賢人及當時卿大夫，《論語》所載詳矣。藉令孔子果嘗稱美老聃至於如是，度其與門弟子必當再四言之，何以《論語》反不載其一言？「以德報怨」，《論語》辨之矣，此世俗所傳老聃之說也。其說雖過，然猶未至如「腐朽言在」之語之尤為不經也。孔子聞之，當如何而闢之？當如何而與門弟子共正之？其肯反稱美之，以

爲「猶龍」，以惑世之人乎？由是言之，謂孔子稱老聃以如是云云者，妄也。昭公二十四年，孟僖子始卒，敬叔在衰經中，不應適周。敬叔以昭公十一年生，至是年僅十三，亦不能從孔子適周。至明年而孔子已不在魯，魯亦無君之可請矣。諸侯之相朝會，容有在喪及幼穉者，彼爲國之大事，不獲已也。抑恃有相者在，敬叔不能則已，不必使人相之而往。適周，以學禮也，而獨不念適周之非禮乎？且敬叔豈無車馬、豎子者，而必待魯君之與之？由是言之，謂敬叔從孔子適周而魯君與之車馬者，亦妄也。此蓋莊、列之徒因相傳有孔子與聃論禮之事，遂從而增益附會之，以誣孔子而自張大其說。《世家》不察，而誤采之，惑矣。《道德》五千言者，不知何人

所作，要必楊朱之徒之所僞託，猶之乎言兵者之以《陰符》託之黃帝，《六韜》託之太公也。猶之乎言醫者之以《素問》、《靈樞》託之於黃帝、岐伯也。是以孟子但距楊、墨，不距黃、老，爲黃、老之說者，非黃、老，皆楊氏也，猶之乎不闢神農而闢許行也。如使其說果出老聃，老聃在楊、墨前，孟子何以反無一言闢之，而獨歸罪於楊朱乎？秦、漢以降，其說益盛，人但知爲黃、老，而不復知其出於楊氏，遂有以楊、墨爲已衰者，亦有尊黃、老之說，而仍闢楊、墨者。楊子雲云：「古者，楊、墨塞路，孟子辭而闢之，廓如也。」蓋皆不知世所傳爲黃、老之言者即「爲我」之說也。自是儒者遂舍楊朱，而以老聃爲異端之魁。嗚乎，冤矣！故凡言老聃者，惟《戴記》爲近是。

然其有無亦不可知，故今概不錄其事與言，以絕後人之疑。

《家語·觀周》篇亦載問禮事，大略本之《世家》，而頗增益其語，尤爲紕繆。所載孔子言云：「吾聞老聃博古知今，通禮樂之原，明道德之歸，則吾師也，今將往矣。」

余按：言老聃者惟《戴記·曾子問》篇爲近古，然所稱述亦皆禮之繁文末節，子貢所謂「識其小」者是也，烏覩所謂「通禮樂之原」者哉？至於世俗所傳以爲老聃言者，《道德經》耳。其言云：「失道而後德，失德而後仁。」又云：「上德不德，下德不失德。」其論道德謬矣。韓子云：「道其所道，非吾之所謂道也；德其所德，非吾之所謂德也。」烏覩所謂「明道德之歸」者哉？孔子學官於郕

子，入太廟，每事問，曰：「吾自衛反魯，然後樂正。」孔子之學亦頗得諸四方考訂之功。《詩》曰：「先民有言，詢於芻蕘。」太廟駿奔之人豈必皆嘗聞道者乎？然則孔子即果適周，因問禮於老聃，以證魯禮有無流傳之誤，此亦尋常事耳。謂足供聖人之采擇，則可矣，烏有以爲己師而往從之者哉？韓子云：「老者曰：『孔子，吾師之弟子也。』佛者曰：『孔子，吾師之弟子也。』爲孔子者習聞其說，樂其誕而自小也，亦曰『吾師亦嘗師之』云爾。不惟舉之於其口，而又筆之於其書。」此言正爲《家語》而發。嗚呼，以異端攻吾道，勝不勝猶未可知也，以吾儒自攻吾道，而其勢遂必無不勝。無怪乎異端之日熾，而聖學之日微也。且《世家》但云「敬叔言於魯君，請

與孔子適周」而已，《家語》則載敬叔之言，全錄《左傳》「孟僖子將死」之語。夫此語僖子屬其大夫則可，敬叔以適周請於君，何必詳敘孔子之祖德乎？《世家》但云「自周反魯，弟子益進」而已，《家語》則云：「自周返魯，道彌尊矣，弟子之進蓋三千焉。」夫孔子之道大矣，豈一見老聃之所能尊？而是時孔子年僅三十有五，弟子安得遂至於三千乎？《家語》一書本魏、晉間人雜取子、史中孔子之事綴輯增益，以成書者。其時方崇老、莊，故其爲言如此。若借老聃以爲孔子重者，其識又遠出司馬遷下，而文亦淺陋鄙弱，本不足較。然自宋以來，儒者多信之不疑，以致沒聖人之實，良非小失。故余不敢不爲之辨。

《觀周》篇又云：「孔子入后稷之廟，

有金人焉。三緘其口，而銘其背曰『古之慎言人也，戒之哉！勿多言』云云。」

余按：君子之道時然後言，聖人之德恂恂便便。聖賢之戒言也曰「訥」，曰「無易」，曰「玷不可爲」，如是焉而已。三緘其口，則過於慎矣。孔子曰：「慎而無禮，則蒞。」推斯說也，必有緘默以取容，浮沉以處世者，不可以爲訓也。且周之太廟誰得而漫置之，而漫銘之耶？其由來也必遠，最近亦當在周初時。今其文乃似周末戰國時人之語，何耶？而其所言「執雌守下」云云者，又皆與《道德經》之旨若合符焉，其爲習黃、老之術者所託甚明。故不錄。

《觀周》篇又云：「孔子見老聃而問焉，曰『甚矣，道之於今難行也。吾比執道而今委質以求當世之君，而弗受也』」

云云。」

余按：此文本之《莊子》之《天運》篇，采其意而改其文者。不知《莊子》一書特欲張大其荒誕之說，以言清淨者之宗老聃也，故多託爲老聃之言。以儒者之尊孔子也，故又借孔子以尊老聃之言，皆非以爲實然也。《家語》乃列之於孔子事中，謬矣。孔子年三十餘而適周，尚未及強仕之年，何得云「道之難行」耶？尚未歷經列國，何得云「委質以求當世之君而弗受」耶？《家語》乃載之於《觀周》篇中，疏矣。《莊子》一書乃異端之最無忌憚者。撰《家語》者自謂孔氏遺書，乃信莊周，以卑孔子而尊老聃，豈非孔子之罪人乎？嗚呼！《莊》、《列》之書，世亦有信之者，要其不信者固多也。《家語》采之，斯無不信之

矣。是誤後人者，《家語》也，非《莊》、《列》也。故余於《莊》、《列》異端之書不辨，亦不勝其辨。采於《家語》，然後辨之，以人之所重者，在《家語》也。

《年譜》云：「三十四歲，訪樂於萇弘。三十五歲，與南宮敬叔適周，見老聃而問禮焉。」

余按：《戴記·曾子問》篇四言「聞諸老聃」，《樂記》篇言「聞諸萇弘」，孔子少時或嘗適周亦未可定。要之，自爲司寇以後，其年乃略可考。自是以前，位尚卑，望尚輕，弟子時亦尚寡，其事多出於後日所追記，其有無尚無可取證，況其年耶？魯之去周千有餘里，是時孔子尚貧，治行亦大不易，既訪樂於萇弘，何不即問禮於老聃，而必待於明年之再往乎？且《年譜》於訪樂則載《孔叢子》

「河目隆顙」之語，於問禮則采《史記》「骨朽言在」之文，乃楊朱氏所撰以詆孔子者，尤君子所必闢也。然《年譜》皆載之，則《年譜》非孔氏遺書，而爲後人之所妄撰也明矣。況於年月，安可信耶？故今皆不采。

附錄○將蒞於襄公，萬者二人，其衆萬於季氏。《左傳》昭公二十五年。○孔子謂季氏：「八佾舞於庭，是可忍也，孰不可忍也？」《論語·八佾》篇。

朱子《論語集注》云：「季氏以大夫而僭用天子之禮樂，孔子言其此事尚忍爲之，則何事不可忍爲。」

余按：春秋之時，三桓之僭多矣，聖人何獨於此一事疾之如此？然則此事即《傳》所稱「蒞於襄公」之事，無可疑者。但《論語》文簡質，而此事乃當時之

所共知，故不必更詳也。此事《傳》不詳其年月，特因季氏之逐昭公而追記之。然《傳》所追記者四事，而此事獨在後，則此事疑即在於此年。所謂「孰不可忍」云者，正謂逐君之事亦所忍爲。然則孔子已逆知季氏之將逐君，非徒惡其僭而已也。孔子之至齊，據《世家》正在此年。但謂魯亂而後適齊，而玩此章語意，已有「亂邦不居」之心，則孔子之去魯當即在此時，不待於昭公之已出也。此乃聖人見幾之哲，傳記雖無明文，然幸此章猶存，而其詳又備載於《左傳》，可以深思詳考而自得之。余故表而出之，列之「在齊」之前，使人知孟子之所稱「可仕則仕，可止則止」者，謂此類也。

在 齊

《世家》云：「孔子適齊，爲高昭子家臣，欲以通乎景公。」

余按：《春秋傳》高昭子，名張，唁魯昭公，稱爲主君，阿景公意，輔孺子荼，卒爲陳氏所逐，其不肖如是。孟子曰：「觀遠臣，以其所主。」況於爲之臣乎？百里奚，賢人耳，或謂其食牛以要秦穆公，孟子猶辭而闕之，況聖人而爲小人之家臣以干時君乎？子禽問於子貢曰：「夫子至於是邦也，必聞其政，求之與？抑與之與？」子貢曰：「夫子溫、良、恭、儉、讓以得之。」若孔子果爲家臣，以通乎時君，則是非但求之，且卑身以求之矣。子貢之言一何謬與！且此

篇前云：「景公與晏嬰來適魯，問孔子云云，景公說。」果如所言，孔子已早通乎景公、晏子矣，亦何待於爲高氏之家臣乎？其自相刺謬也如此，此必無之事。故今不錄。

子在齊聞《韶》，三月不知肉味，曰：「不圖爲樂之至於斯也。」《論語·述而》篇。

《世家》云：「與齊太師語樂，聞《韶》音。」蓋因《論語》「子語魯太師樂」之文而誤。不可從。

《說苑》云：「孔子至齊郭門外，遇嬰兒，其視精，其心正，其行端。孔子曰：『趣驅之，趣驅之，《韶》樂將作。』」

余按：樂之感人誠有如《說苑》所云者，然孔子在齊數年矣，何時不可聞《韶》，不必初來之日適會《韶》樂之作，而後得聞之也。《韶》之作也，不在於廟

朝，則在於樂官之所，孔子初至人國之日，亦無由即入其廟朝官府而觀其樂之理，而何「趣驅之」之有哉？此特想像意度之詞，雖無害於理，實未必然。故不錄。

齊景公問政於孔子，孔子對曰：「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公曰：「善哉！信如君不君，臣不臣，父不父，子不子，雖有粟，吾得而食諸？」《論語·顏淵》篇。

《說苑》云：「周廟焚，齊景公問孔子曰：『何廟也？』孔子對曰：『必釐王。』《左傳》作僖王，「僖」古通作「釐」。廟也。釐王變文王之制，輿馬奢侈，故天殃其廟。左右人報曰：『是釐王之廟也。』景公驚曰：『聖人之智不亦大乎？』」

余按：《春秋》所書並無釐王廟災之文，《左傳》所記釐王亦無變法奢侈之

事，蓋即《左傳》哀公三年料魯桓、僖廟災一事，而傳之者誤耳。《家語》以爲兩事而兼載之，則益誤矣。世俗所重於聖人者皆此類事，而不知聖人之初無借於此也。況由魯而之周，由陳而之齊，又以輿馬之侈附會之，傳聞之詞尚足較乎？且此幸而猶有《左傳》之文在耳，若其所由以誤之書既亡，復誰得而辨其真僞也者？烏知其不皆類此也？故凡不見於經傳者概不錄。

《世家》云：「景公將以尼谿之田封孔子。晏嬰進曰：『夫儒者，滑稽而不可軌法；倨傲自順，不可以爲下；崇喪遂哀，破產厚葬，不可以爲俗；游說乞貸，不可以爲國。自大賢之息，周室既衰，禮樂缺有間。今孔子盛容飾，繁登降之禮，趨詳之節，累世不能殫其學，當年不

能究其禮。君欲用之以移齊俗，非所以先細民也。」張子厚云：「晏嬰智矣，而不知仲尼，是非命耶？」

余按：晏嬰，齊之賢大夫也。孔子之爲聖人，晏子未必能知。若其有益於人國，則晏子必無有不知者。藉使景公不用孔子，晏子猶當薦之，況景公自欲用孔子而晏子乃反沮之乎？且晏子以爲孔子不足賢耶，則齊大夫如黎鉏、梁邱據輩貪諛譎詐而竊祿者何限，嬰何以悉不言，而反靳之於孔子耶？以爲孔子將奪己之權耶，則嬰之在齊固無權，嬰即不肖，亦斷不至是，嬰何爲而沮孔子哉？孔子曰：「先進於禮樂，野人也；後進於禮樂，君子也。如用之，則吾從先進。」曰：「禮云，禮云，玉帛云乎哉？」林放問禮之本，曰：「禮，與其奢

也，寧儉；喪，與其易也，寧戚。」孔子豈「盛容飾，繁登降之禮，趨詳之節」者哉？伯魚、顏淵之葬雖皆後日之事，要必生平類然。破產厚葬之譏，爲不倫矣。至於「滑稽、倨傲、游說、乞貸」云云，尤與儒者不類，況孔子耶？凡譖人者，雖非其實，要必取其近似之迹而附會之，以取信於世主。今晏子之所言，事事皆與孔子相反，天下有如是之譖人者乎？《春秋傳》中記晏子言多矣，曰「禮之可以爲國也久矣，與天地並」，曰「先王之濟五味，和五聲也，以平其心，成其政也」，大抵皆述禮樂稱先王，以規當世之失。《孟子》所記亦然，非儒者而能爲是言乎？今此《世家》之文獨以儒爲詬病，是今而非古，蔑禮而棄樂，不但所言皆與孔子平生之事相反，即與晏子

平生之言見於《左傳》、《孟子》者亦無一不相反，而豈不怪也哉？且春秋之世，固無有所謂「滑稽、倨傲、游說、乞貸」者也，亦無有以是譏人者。自戰國時，淳于、慎到、莊周、顏觸、張儀、蘇秦之徒並起，然後有以「滑稽、倨傲、游說、乞貸」著者，其人雖非儒，然以其處士也，或有儒之者。而破產厚葬之譏亦自墨氏教行之後始有之。然則此言出於戰國時人之口，明甚。而其文之淺陋，亦似戰國、秦漢，絕不類《左傳》、《孟子》所述者。《索隱》曰：「此說出《晏子》及《墨子》，其文微異。」然則此文乃戰國以後墨氏之徒之所僞撰以攻吾儒者，以晏子之儉，故託之。而撰《晏子》者又從而妄採之耳。彼司馬遷固不足怪，子厚號爲道學，而亦信之，何耶？

又按：晏子之立，至昭公二十五年孫齊之時，四十年矣。次年以論彗星見於《傳》，自是以後無聞焉。而彗星不書於經，其文又附於十二月之後，尚不敢必爲本年之事。然則孔子至齊之時，晏子或猶存。若去齊之日，則晏子必已卒，不待言也。「接淅而行」，不知所因者何事，要之必不因於平仲也。

孔子之去齊，接淅而行。《孟子》。

《說苑》云：「齊景公致廩丘於孔子，孔子不受，曰：『君子以功受祿，今說景公，未行而賜廩丘，其不知丘甚矣。』遂辭而行。」

余按：敬事後食固君子之心，制祿養廉亦人君之正。景公與孔子邑，孔子辭之可也，然在景公固未有失也，孔子何譏而何行焉？孔子於季桓子曰「見

行可之仕」，言僅有行之機也。於衛靈公曰「際可之仕」，則全未嘗行矣。然孔子皆受其祿，於景公何辭焉？且其語殊淺陋。孔子既非說客，景公未卒，亦不得稱其謚。其為後人所託，明甚。故不錄。

存疑○齊景公待孔子曰：「若季氏，則吾不能。以季、孟之間待之。」^①曰：「吾老矣，不能用也。」孔子行。《論語·微子》篇。

按：《孟子》但言「去齊，接淅而行」，未嘗言其何故。獨《論語·微子》篇載齊景公之言云云，然考其時勢，若有不符者。孔子在昭公世未為大夫，班尚卑，望尚輕，景公非能深知聖人者，何故即思以上卿待之，而云「以季氏則吾不能」也？景公是時年僅四五十歲，其後復在位二十餘年，歲會諸侯，賞戰士，與

晉爭伯，亦不當云「老不能用」也。《微子》一篇本非孔氏遺書，其中篇殘簡斷，語多不倫，吾未敢決其必然。姑存之於「接淅而行」之後，以俟夫好古之士考焉。

附論○孟子曰：「去齊，接淅而行，去他國之道也。」《孟子》。

孔子之至齊，《世家》載之昭公之世，在為魯司寇之前，而《春秋傳》無之，其年無可考者。然按孟子云：「孔子不悅於魯、衛，遭宋桓司馬，將要而殺之，微服而過宋。是時，孔子當厄，主司城貞子，為陳侯周臣。」是孔子自為司寇以後，去魯，適衛，過宋，以至乎陳，無由北

① 上「之」，原作「子」，今據太谷本、《畿輔》本、南昌初刻本改。

行以至齊也。《春秋》齊景公卒在魯哀公五年，孔子方在陳、蔡之間。是孔子自以司寇去魯之後不復能有見齊景公之時，則孔子至齊之必在於爲魯司寇之前可知也。且自昭公孫齊，國中無君，權臣擅命，正伯玉出近關，須無棄十乘之時，度孔子此時亦必不肯在魯與季氏周旋。《世家》之說是也。其至齊之歲，前「將蒞」條下已詳言之。惟其去齊之歲未有明據。以理度之，孔子歸魯當在定公既立之後，或至彼時去齊，或先去齊而復暫棲他國，迨定公立然後歸魯，均未可知。大抵自爲司寇以前，傳記多闕，事難臆斷，姑存其可知者如此。其不可知者，則在乎好學深思者之善悟也。

《世家》孔子止一至齊，在魯昭公二

十五年。《年譜》則三至齊：三十一歲景公遣使來聘，孔子適齊，居齊者凡三歲。及三十六歲，又在齊聞《韶》而反乎魯。明年復自齊歸於魯。說與《世家》大異。

余按：《年譜》從《世家》，以孔子爲襄公二十二年生，則其所云三十一歲者，謂昭公之二十一年也。昭公二十四年，孟僖子始知孔子，其言曰：「將有達者，將在孔丘。」將之爲言有待也，是孔子此時名猶未甚著，望猶未甚隆也。僖子，本國之大夫，景公則異國之君也。僖子「苟能禮者從之」，景公則未嘗有好禮名也，景公安能先僖子而知孔子而聘之哉？二十五年，昭公孫齊。二十一年，魯無事也，孔子不應無故而去，又不應將亂而忽歸。以時考之，固不符矣。孔子既在齊三年矣，而不聞《韶》。又三

年之後乃以聞《韶》之故特往，以理度之，亦不似也。且去齊已三年矣，而又往，而又遽來，逾年而又遽往，又遽來，孔子何求於齊而僕僕若是乎？然則孔子至齊，《世家》之說近是。今從之。

自齊反魯

或謂孔子曰：「子奚不爲政？」子曰：「《書》云：『孝乎惟孝，友于兄弟，施於有政。』是亦爲政，奚其爲爲政？」《論語·爲政》篇。

此語年月無可考，《集註》以爲在定公初年，是時季氏專政，《集註》近是。今從之。

《家語》云：「季平子卒，將以君之璠與斂，贈以珠玉。孔子初爲中都宰，聞之，歷級而救焉，曰：『送死而以寶玉，是

猶曝尸於中原也，安用之？』乃止。」

余按：《左傳》此乃季氏家臣仲梁懷事，而《家語》移之於孔子，嗚呼！人即欲爲日增其明，亦何至以如螢之火附之。人即欲爲岱增其高，亦何至以一撮之土累之。人即欲媚聖人，而掠他人之美以增其德，亦何至取季氏家臣小小可喜之事，以加於我生民未有之孔子乎。叔孫武叔毀孔子，子貢曰：「人雖欲自絕，其何傷於日月乎？多見其不知量也。」余謂：聖人非但不可毀，亦并不可譽。人雖欲自媚，其何加於日月乎？亦徒爲不知量而已矣。且平子之斂自有其家臣在，孔子非其家臣，汲汲何爲焉？

又按：昭、定之間，季氏擅政，孔子不仕，故或謂孔子曰：「子奚不爲政。」孔

子又曰：「不義而富且貴，於我如浮雲。」撰《家語》者徒知止季氏璠璵之歛之爲美，而不知無道則隱，不與鄙夫共事君者之尤爲不可及也。蓋凡《孔叢子》、《家語》之見類如此，其稱聖人也小，而誣聖人也大。故皆不錄。

《國語》云：「季桓子穿井，獲如土缶，其中有羊焉。使問之仲尼曰：『吾穿井而獲狗，何也？』」對曰：「以丘之所聞，羊也。丘聞之：木石之怪曰夔、蜺、蜺；水之怪曰龍、罔象；土之怪曰墳羊。」《世家》采之，以爲在定公五年。

余按：《論語》曰：「子不語怪、力、亂、神。」果有此事，答以不知可也。乃獲一土怪，而并木、石、水之怪而詳告之，是孔子好語怪也，不與《論語》之言相刺謬乎？桓子，魯之上卿，獲羊而詭

語狗，以試聖人，何異小兒之戲？此亦非桓子之所宜爲也。且土果有羊怪，則當不止一見，如水之有龍然。苟以前未有此事，則古人何由識之？既數有之，又何以此後二千餘年更不復有穿井而得羊者，豈怪至春秋之時而遂絕乎？是可笑也。故今不取。《國語》又有「與吳使論骨」事，《世家》亦載之於此年。而吳墮會稽，據《左傳》乃在哀元年，謂其在此年，亦非是。說見後「主司城」條下。

備覽○孔子不仕，退而修《詩》、《書》、《禮》、《樂》，弟子彌衆，至自遠方，莫不受業焉。《孔子世家》。

《世家》此文在定公五年陽虎作亂之後。其作亂年月與《左傳》合。惟所云「桓子嬖臣仲梁懷」者，按《左傳》懷乃

平子舊臣，秉正以拒陽虎者，《世家》所云非是。獨此數語爲得聖人之實。蓋亂人在朝，乃君子獨善之時。故附次於此。

陽貨欲見孔子，孔子不見，歸孔子豚。孔子時其亡也，而往拜之，遇諸塗。謂孔子曰：「來，予與爾言。」曰：「懷其寶而迷其邦，可謂仁乎？」曰：「不可。」「好從事而亟失時，可謂知乎？」曰：「不可。」「日月逝矣，歲不我與。」孔子曰：「諾，吾將仕矣。」《論語·陽貨》篇。

存疑○陽貨欲見孔子，而惡無禮。大夫有賜於仕，不得受於其家，則往拜其門。陽貨矚孔子之亡也，而饋孔子蒸豚，孔子亦矚其亡也，而往拜之。《孟子》。

朱子《論語集註》云：「陽貨，季氏家臣，名虎，嘗囚季桓子而專國政。」是陽貨即陽虎也。夫虎乃季氏家臣，雖專

政，未嘗爲大夫，正如季氏雖專魯，亦未嘗僭稱魯侯也。孟子豈得稱虎曰「大夫」哉？《春秋》於虎之叛，書曰「盜竊寶玉大弓」；其奔齊也，書曰「得寶玉大弓」。而皆不書其名，其叛與奔亦略而不記，虎之身反不若弓玉之重者，所以深黜之也。縱使虎妄自居於大夫，孔子豈得遂以大夫之禮尊虎也哉？《孟子》一書蓋亦成於其門人之手，淮、泗入江之誤，先儒言之矣，安知此文之不亦類是乎。

又按：《論語》有陽貨而無陽虎，《左氏傳》有陽虎而無陽貨。《傳》記陽虎凡數十事，獨無饋豚一事。《傳》稱陽虎凡百數十見，皆稱爲陽虎，未嘗一稱爲陽

① 「仕」，太谷本、《畿輔》本、南昌初刻本皆作「士」。

貨。則似乎貨自一人，虎自一人也。

《左傳》稱人好錯舉其名字謚號，如：隨會又稱士會、范會，又稱隨季、士季，又稱隨武子、范武子；巫臣又稱屈巫，又稱子靈；胥臣又稱白季，又稱司空季子之類。獨陽虎未嘗一稱陽貨，則似乎「貨」自貨，非虎，「虎」自虎，非貨也。《孟子》書稱陽貨者一，陽虎者一，其於「歸豚」則稱為陽貨，與《論語》合，不稱為陽虎也。其於「為富不仁」，則稱為陽虎，與《春秋傳》鮑文子之言合，亦不稱為陽貨也。後之人何以知虎之即貨，而貨之即虎也哉？今若以貨與虎為二人，則孟子之言了然分明，無可疑者。但經傳皆無明證，未敢驟變舊說。而《論語》但云饋豚，亦不言其為大夫與否。故今列《孟子》之言於《論語》後，以俟考焉。

《世家》有為中都宰及司空事，皆在定公九年後。《家語》有事無年。《年譜》則云：「四十七歲，定公以為中都宰；四十八歲，遷司空。」

余按：《年譜》所云「四十七歲」者，為定公之五年也。是年自六月以前，權在平子。六月以後，權在陽虎。定公安能自用孔子，孔子安能自行其意乎哉？魯之亂莫甚於陽虎時，是「天地閉，賢人隱」之日也，孔子於此時猶為宰與司空，亦何時不可以仕，而《論語》乃有或人「不為政」之問，何耶？陽虎威制魯君，三卿多行不義，孔子身為卿貳，不能少改其德，可謂「立乎人之本朝而道不行」矣，然終不肯去魯。及桓子受女樂，小於陽虎之惡多矣，乃不稅冕而行，不幾輕重顛倒矣乎？蓋撰《家語》者為《世

家》所誤，而附會之以事。撰《年譜》者，又爲《家語》所誤，而并附會之以其年，而不知其益增而益謬也。故今皆不取。

洙泗考信錄卷之一終

道光四年東陽署中刻

洙泗考信錄卷之二

大名崔述東壁謹考 石屏門人陳履和校刊

爲魯司寇上

《檀弓》云：「夫子制於中都，爲四寸之棺，五寸之槨。」《世家》云：「定公以孔子爲中都宰，一年，四方皆則之。由中都宰爲司空，由司空爲大司寇。」《家語》云：「孔子初仕爲中都宰，制爲養生送死之節，爲四寸之棺，五寸之槨，因丘陵爲墳，不封不樹。定公謂孔子曰：『學子此法以治魯，何如？』孔子對曰：『雖天下可也，何但魯國而已哉！』於是二年，定

公以爲司空。乃別五土之性，而物各得其所生之宜。先時季氏葬昭公於墓道南，孔子溝而合諸墓焉。由司空爲司寇」云云。

余按：孟子稱孔子嘗爲「委吏」、「乘田」，考其時皆在昭公世，若至此又爲宰，則是再仕，非「初仕」也。陽虎作亂，孔子不仕。定八年冬，陽虎始敗。九年，始奔。十年，孔子已相君於會。中間爲時無幾，安得爲宰二年始爲司空，由司空乃爲司寇乎？《春秋傳》云：「周禮盡在魯矣。」魯之制非不善，患其不能行耳。孔子爲宰，奉周公之法足矣，自制何居焉？且《檀弓》所謂「四寸」、「五寸」云者，謂民本薄而教之以厚，故曰：「以斯知不欲速朽也。」今增以「因丘陵爲墳，不封不樹」之語，又似本厚而教之

以薄，亦與《檀弓》之文不類。而治天下之語尤夸大，非聖人之言，皆不足信也。至於「合墓」之事，據《左傳》在爲司寇時，非爲司空時事。而「別五土之性」云者，語亦膚廓，無實事可指。然則《家語》所載皆出於後人之所附會無疑也。

又按：《左傳》魯之孟孫世爲司空，未嘗失職。而都邑之宰，其職甚卑，乃「委吏」、「乘田」之流。孔子在定公世，名益崇，望益重，是以或人有「奚不爲政」之問，陽貨有「懷寶迷邦」之譏。魯人固欲得孔子爲大夫，但孔子以魯亂，故不仕耳。陽虎既去，召而用之，乃事之常，不當僅以爲宰也。然則孔子固不能爲司空，即有爲中都宰之事，亦當在昭公之世，不得如《世家》之說也。

又按：《春秋》經傳，魯有「中城」，而

皆不言有所謂「中都」者。既謂之都，不宜泯泯無聞如此。且《檀弓》篇所記舛謬殊多，而此章所載曾子「速貧速朽」之語尤不近於理，必後人所妄撰。然則事之有無蓋不可知，而爲宰爲司空又俱不見於他傳記。故今皆不錄。

葬昭公於墓道南。孔子之爲司寇也，溝而合諸墓。事在定公八年後，文在《左傳》定公元年。

孔子爲魯司寇不知何年。

按：《春秋》陽虎以八年戰敗，孔子以十年相定公，會於夾谷。爲司寇當在虎敗之後，夾谷之前。故次之於此。

劉向《新序》云：「魯沈猶氏旦飲其羊，飽之，以欺市人；公慎氏有妻而惡；慎潰氏奢侈驕佚；魯市鬻牛馬者善豫價。孔子爲魯司寇，沈猶氏不敢飲其羊；公慎氏出其妻；慎潰氏踰境而走；

鬻牛馬者不豫價」云云。《家語》亦采此事，而詞小異。

余按：此數事皆理之所有。然聖人盛德感人，「綏之斯來，動之斯和」，其化當不止此。此皆狐偃、子產輩之所能爲。縱有之，亦不足以爲聖人重。且其事不見於經傳，其有無不可知。故今不錄。

《家語》云：「孔子爲魯大司寇，有父子訟者，孔子同狴執之，三月不別。其父請正，孔子赦之，季孫不悅。孔子曰：『上失其道而殺其下，非理也。』」云云。

余按：五刑之屬三千而罪莫大於不孝，不孝，胡可赦也？曾子曰：「上失其道，民散久矣。如得其情，則哀矜而勿喜。」故失其道，哀矜之斯可矣。若欲因是而遂廢刑，則大亂之道也。況於元惡

大憝，乃欲待教而後刑乎？《家語》此文本之《荀子》，而《韓詩外傳》亦有之，所載又與此異，云「季孫欲殺，而孔子止之」云云。且以季孫爲康子，而不言孔子爲司寇，則是其事固在自衛反魯後也。詳玩其語，蓋即《論語》「如殺無道」之問，而傳之者過當。若《荀子》則又所聞異詞者也。原其意皆不過欲明聖人之以德化民耳。然言之不審，遂流入於異端而不自知。嗚乎，說經引古，又烏可以不慎乎哉！

《家語》云：「孔子爲魯司寇，斷獄訟，皆進衆議者而問之，曰：『子以爲奚若？』」

余按：此乃常人少有識者之所能。即有之，不足爲聖人重。且其語殊鄙陋，顯爲後人所撰。故今不取。

附錄○孔子之仕於魯也，魯人獵較，孔子亦獵較。《孟子》。○孔子先簿正祭器，不以四方之食供簿正。同上。

附錄○原思爲之宰，與之粟九百，辭。

子曰：「毋！以與爾鄰里鄉黨乎！」《論語·雍也》篇。

此事無年可考。包氏云：「孔子爲魯司寇，以原憲爲宰。」說近是。故附次於此。

春，及齊平。夏，公會齊侯於祝其，實夾谷，孔丘相。《左傳》定公十年。

《世家》云：「齊大夫黎鉏言於景公曰：『魯用孔丘，其勢危齊。』乃使使告魯，爲好會，會於夾谷。」若孔子已得政於魯者。

余按：孔子曰：「苟有用我者，期月而已可也，三年有成。」是孔子見用未嘗

至於期月之久也。《公羊傳》曰：「孔子行乎季孫，三月不違，於是帥師墮郈，帥師墮費。」是定公至十二年始用孔子，未久而遂去也。當會夾谷之時，孔子不過爲司寇耳，非有事權，安能危齊？若孔子於此年已聽國政，至十二年，踰三年矣，何不聞其「有成」者何在乎？孔子得百里之地而君之，可以有天下，後世推之則然。其門人或有不知之者，他人不能也。若人盡知孔子之能興其國，何至終其身而不見用？況犁鉏狙詐之人，尤不足知聖人，安有遽以「危齊」爲憂者乎？且《傳》所謂「相」者，謂相禮也，非相國也。相國者，治一國之政。相禮者，但襄一時之禮，與國政無涉也。故魯季孫世秉國政，而襄公如晉，孟獻子相。昭公如楚，孟僖子相。晉韓宣子爲

政，而晉侯之享齊侯，中行穆子相。鄭

子皮當國，子產爲政，而鄭伯之朝晉侯，

公孫段相。此蓋《史記》誤以相爲相國

之相，又因《傳》有犂彌欲以兵劫魯侯之

事，而遂誤以會時之策爲在國之謀，而

不知其謬也。曰：然則齊何故而與魯爲

會也？曰：經傳之文甚明，學者自不察

耳。蓋自昭公以前，諸侯莫不事晉，自

召陵會後而晉漸以失諸侯。故定公之

七年，「齊侯、鄭伯盟于鹹」，「齊侯、衛侯

盟于沙」，獨魯事晉如故，不與諸侯之

會，而又爲晉討鄭、討衛，故齊使國夏再

伐魯，而魯亦兩侵齊。直至陽虎奔後，

而魯始與齊平，會于夾谷。明年，又與

鄭平。故《左傳》云：「始叛晉也。」然則

魯自因叛晉而與齊會，豈齊懼魯之用孔

子而與魯會哉？故今不載《史記》

之文。

《世家》又云：「魯定公且以乘車好

往，孔子攝相事，曰「臣聞有文事者必有

武備」云云。定公曰：「諾。」具左右

司馬。」

余按：春秋諸侯之會皆以兵車，唯

齊桓公有衣裳之會，故孔子曰：「桓公九

合諸侯，不以兵車。」蓋難之也。況此時

齊、魯新和，猜嫌未釋，定公必無以乘車

往之理。以《傳》考之，魯亦未嘗有左右

司馬之官。蓋《史記》因見《穀梁傳》中

「雖有文事，必有武備」之語，而誤以傳

者論孔子之言爲孔子之所自言。又因

其有「命司馬止之」之文，遂附會而增具

左右司馬之事，而不知其非也。故今亦

不取。

犂彌言於齊侯曰：「孔丘知禮而無勇，若

使萊人以兵劫魯侯，必得志焉。」齊侯從之。孔丘以公退，曰：「士兵之，兩君合好而裔夷之俘以兵亂之，非齊君所以命諸侯也。裔不謀夏，夷不亂華，俘不干盟，兵不逼好。於神爲不祥，於德爲愆義，於人爲失禮，君必不然。」齊侯聞之，遽辟之。同上。

《穀梁傳》云：「兩君就壇，兩相相揖，齊人鼓譟而起，欲以執魯君。孔子歷階而上，不盡一等，而視歸乎齊侯，曰：『兩君合好，夷狄之民何爲來爲？』」命司馬止之。齊侯逡巡而謝曰：「寡人之過也。」《世家》云：「獻酬之禮畢，齊有司請奏四方之樂，旌旄羽袞，矛戟劍撥，鼓噪而至。孔子趨而進，曰：『吾兩君爲好會，夷狄之樂何爲於此？請命有司。』有司卻之，不去，則左右視晏子與景公。景公心作，麾而去之。」

余按：《穀梁傳》文與《左傳》詞小異，頗不雅馴，疑左氏采之魯史，穀梁氏則得之傳聞而撰爲文者，要其意不相遠。《世家》則又采《穀梁傳》之文而附會之，以致失其本來之意者也。何者？《傳》所謂「鼓譟而起」者，乃戰鼓之鼓，非樂鼓之鼓。諸侯相會原無奏樂之事，矛戟劍撥亦不可以云樂，況魯君將爲所執，孔子尚得命之爲樂乎？所謂「視歸乎齊侯」者，乃孔子言時目視齊侯耳，非謂萊人視也。萊人受命劫魯，此何暇左右視耶？且晏子自昭末年至此已十八年不見經傳，安得復存？如其果存，又奚容不諫乎？故今從《左傳》，而不從《世家》。

齊侯將享公，孔丘謂梁丘據曰：「齊、魯之故，吾子何不聞焉？事既成矣，而又享

之，是勤執事也。且犧象不出門，嘉樂不野合，饗而既具，是棄禮也。若其不具，用秕稗也。用秕稗，君辱。棄禮，名惡，子盍圖之。夫享，所以昭德也。不昭，不如其已也。」乃不果享。同上。

《穀梁傳》云：「罷會，齊人使優施舞於魯君之幕下。孔子曰：『笑君者罪當死。』使司馬行法焉，首足異門而出。」《世家》云：「有頃，齊有司請奏宮中之樂，優倡侏儒爲戲而前。孔子趨而進曰：『匹夫而熒惑諸侯者罪當誅，請命有司。』有司加法焉，手足異處。」

余按：此即《左傳》齊侯將享公，因孔子之言而不果享之事。蓋傳聞者異詞，穀梁氏誤采之。而《世家》則又采《穀梁傳》之文，不達其意而滋誤焉者也。何者？萊人之刼，意將以懼魯也，

會畢之享，言欲以合歡也。若使優施舞於魯之幕下，欲何爲者？幕下之舞，罪之小者耳，何至使之手足異處？鼓譟以刼魯君，乃反麾而去之而遂已，何其刑罰輕重之顛倒耶？《詩》曰：「柔亦不茹，剛亦不吐。」茹柔而吐剛，聖人必不如是。且穀梁氏之意以爲會畢而舞於魯之館，故魯司馬得以行法。若如《世家》所云，奏樂於會所則齊君在前，魯有司安得加法於齊人乎？至《家語》則又采《世家》之文於盟前，而復載《左傳》之語於盟後，遂致一事而兩述之。齊之樂人既斬於魯有司，而復欲以樂事魯君，不亦遠於人情矣乎？故今皆不取。

附錄○齊人來歸鄆、謹、龜陰田。《春秋》定公十年。

《左傳》云：「將盟，齊人加於載書

曰：「齊師出竟而不以甲車三百乘從我者，有如此盟。」孔丘使茲無還揖對，曰：「而不返我汶陽之田，吾以共命者，亦如之。」《穀梁傳》云：「齊侯退而屬其二三大夫曰：『夫人率其君與之行古人之道』云云。罷會。」此下復有優施舞事，乃云：「齊人來歸鄆、讙、龜陰之田者，蓋爲此也。」《世家》云：「景公懼而動，知義不若，歸而大恐，告其羣臣曰『魯以君子之道輔其君』云云。乃歸所侵魯之鄆、汶陽、龜陰之田以謝過。」

余按：《世家》之文本之《穀梁》，而頗增益其詞，殊不近理。一切不成，何遂至於大恐，遽歸田以謝過。即云爲義所屈，景公之賢亦不能至是。且《穀梁傳》所載景公責其羣臣之言，乃在夾谷退會之時，非謂其歸國而悔過也。然

《穀梁》之文本不分明，所謂「蓋爲此」者，爲會故乎？爲鼓噪故乎？爲司馬行法故乎？於文意皆可通，何由決知其所指耶？惟《左傳》之文甚爲分明，亦近於理。然盟不書於經，恐亦出於附會，未敢必其然也。

又按：哀十五年，成叛適齊。其冬，及齊平，齊人歸成。蓋此皆非齊人之所自取，乃叛人以之適齊者。齊、魯既和，則復歸之，本不足異，亦不必爲之說也。鄆、讙、歸陰乃九年陽虎以之奔齊者，皆在汶水之陽。故《傳》前云：「反我汶陽之田。」後云：「來歸鄆、讙、龜陰之田。」《世家》云「所侵魯之鄆、汶陽、龜陰之田」亦誤。《家語》云：「歸所侵魯之四邑及汶陽之田。」分以爲二，又分「龜」與「陰」爲二邑，則尤謬矣。至《正義》所云

「魯築城於此以旌孔子之功，因名謝城」者，說尤淺陋，不足辨。

《年譜》云：「五十歲，遷司寇。五十歲，以司寇攝朝政。五十三歲，爲大司寇。」

余按：《年譜》此文蓋見《家語·始誅》篇，首有「爲司寇攝行相事」之語，其後又有「爲大司寇」之文，遂誤分爲二官，且并屬之於兩時耳。不知司寇即大司寇，若少司寇必加少以別之。《家語》但襲古人成語用之，非殊之也。以爲二官，誤矣。且少司寇，下大夫耳，安能攝朝政哉？今不取。

爲魯司寇下^①

孔子行乎季孫，三月不違，曰：「家不藏

甲，邑無百雉之城。」於是帥師墮郈，帥師墮費。《公羊傳》定公十二年。

仲由爲季氏宰，將墮三都，於是叔孫氏墮郈。季氏將墮費，公山不狃、叔孫輒帥費人以襲魯。公與三子入於季氏之宮，登武子之臺。費人攻之，弗克。人及公側，仲尼命申句須、樂頎下伐之，費人北。國人追之，敗諸姑蔑。二子奔齊，遂墮費。《左傳》定公十二年。^②

《世家》此事在定公十三年。

今按：《春秋》經傳皆定十二年事，《世家》文誤。

按：司寇，下卿耳。然至襄、昭之世，非上卿亦有爲政者，宋樂喜以司城，

^① 此標題原脫，今據太谷本、南昌初刻本補。

^② 「二」，原作「一」，今據太谷本、《叢輔》本、南昌初刻本改。

鄭子產以次卿，是也。桓子知孔子，故使以司寇爲政。故曰：「行乎季孫，三月不違。」曰：「於季桓子，見行可之仕也。」明皆桓子之任之也。

《論語》云：「公山弗擾以費畔，召，子欲往。子路不說，曰：『末之也已，何必公山氏之之也？』」子曰：「夫召我者而豈徒哉？如有用我者，吾其爲東周乎？」

余按：《春秋傳》云：「季氏將墮費，公山不狃、叔孫輒帥費人以襲魯，人及公側，仲尼命申句須、樂頤下伐之，費人北。」然則是弗擾叛而孔子伐而敗之耳，初無所爲召孔子及孔子欲往之事也。孟子曰：「孔子成《春秋》而亂臣賊子懼。」弗擾既以費叛，是亂臣賊子也，孔子肯輔之乎？《春秋》於晉趙鞅書曰「入於晉陽以叛」，於荀寅士吉射書曰

「入於朝歌以叛」，於魯陽虎書曰「盜竊寶玉大弓」，孔子之惡叛臣如此，肯輔之乎？陽貨欲見孔子，孔子不見。歸孔子豚，孔子時其亡也，而往拜之。孔子居衛，彌子謂子路曰：「孔子主我，衛卿可得也。」子路以告，孔子曰：「有命。」孔子不肯見陽貨，主彌子，況肯輔弗擾乎？孟子曰：「枉己者未有能直人者也。」孔子欲爲東周，必將討天下之亂臣賊子也。弗擾既身爲亂賊矣，安肯討人？縱使肯討，人亦不服，不見楚靈王之戮慶封乎？且夫弗擾，庸鄙狡詐之小人也。勞仲梁懷而不見敬也，則勸陽虎爲亂，不得志於季氏也，則與陽虎謀殺季孫，不欲墮費也，則帥費人以攻公。其心甚狡而其謀甚拙，安能爲東周邪？夫費，彈丸地耳，其民素服屬於季氏，必

不久從弗擾叛也。觀邠與成之叛皆請降於齊，費之不能自立也明甚。魯以大師攻之，不數月破矣，欲爲東周，胡可得耶？子曰：「苟有用我者，期月而已可也，三年有成。」曰「可」，曰「成」，聖人之謙也如是。且方是時，周禮未改，非戰國時可同，而謂孔子公然欲自爲東周乎？

又按：《左傳》費之叛在定公十二年夏，是時孔子方爲魯司寇，聽國政。弗擾，季氏之家臣耳，何敢來召孔子？孔子方輔定公以行周公之道，乃棄國君而佐叛夫，舍方興之業而圖未成之事，豈近於人情耶？費可以爲東周，魯之大，反不可以爲東周乎？《公羊傳》曰：「孔子行乎季孫，三月不違，曰：『家不藏甲，邑無百雉之城。』」於是帥師墮邠，帥師墮

費。」然則是主墮費之議者，孔子也。弗擾不肯墮費，至帥費人以襲魯，其讎孔子也深矣，必不反召之。弗擾方沮孔子之新政，而孔子乃欲輔弗擾以爲東周，一何舛耶！《史記》亦知其不合，故移費之叛於定公九年。然使費果以九年叛，魯何得不以兵討之？邠之叛也，數月而兩圍之，成之叛也，伐不踰時焉，費之叛何以獨歷四年，而無事耶？定十二年，《傳》云：「仲由爲季氏宰，將墮三都。」使費果以九年叛，則費已非季氏之邑，季氏安能墮之？子路當先謀討費，不當先謀墮都也。《史記》既移費叛於九年，又採此文於十三年，不亦先後矛盾矣乎？且夫「末之」云者，歷聘諸侯而不遇之詞也。今孔子但嘗至齊耳，尚未適衛，適宋，適陳、蔡也，子路何得遽

云「末之」也耶？由是言之，謂弗擾之召孔子在十二年亦不合，謂在九年亦不合。總之，此乃必無之事也。

曰：然則《論語》亦有誤乎？曰：

有。今之《論語》非孔門《論語》之原本，亦非漢初《魯論》之舊本也。《漢書·藝文志》云：「《論語》，《古》二十一篇，出孔子壁中；《齊》二十二篇，多《問王》、《知道》；《魯》二十篇。」何晏《集解序》云：「《齊論語》二十二篇，其二十篇中章句頗多於《魯論》。」是《齊論》與《魯論》互異也。《漢書·張禹傳》云：「始魯扶卿及夏侯勝、王陽、蕭望之、韋元成皆說《論語》，篇第或異。」惟王陽傳《齊論》，餘四人皆傳《魯論》者。是《魯論》中亦自互異也。果孔門之原本，何以彼此互異，然則其有後人之所增入明甚。蓋諸本所同者，

必當日之本，其此有彼無者，乃傳經者續得之於他書而增人之者也。是以《季氏》以下諸篇，文體與前十五篇不類。其中或稱孔子，或稱仲尼，名稱亦別。而每篇之末亦間有一二章與篇中語不倫者，正如《春秋》之有「續經」，《孟子》之有「外篇」，司馬遷之《史記》之有元、成時事，劉向之《列女傳》之有東漢時人者然，又如近世杜詩、韓文之有外集者然，非後人有所續入而何以如是？然使諸本并存，後人猶可考其是非得失。不幸遇一張禹，彙合齊、魯諸本而去取之，定為一書，當時學者以其官尊宦達，遂靡然而從之，以致諸本陸續皆亡。故《漢書·張禹傳》云：「禹先事王陽，後從庸生，二人皆傳《齊論》者。采獲所安。」又云：「欲為《論》，念張文。」由是學者多

從張氏，餘家寢微。」《隋書·經籍志》云：「張禹本授《魯論》，晚講《齊論》。後遂合而考之，刪其煩惑，除去《問王》、《知道》二篇，從《魯論》二十篇爲定，號《張侯論》。」然則今之《論語》乃張禹所更定，非龔奮、韋賢之舊本，篇目雖用《魯論》，而其實兼采《齊論》之章句者也，嗟夫！張禹何知，知媚王氏以保富貴耳！漢宗社之存亡不問也，況於聖人之言，烏能測其萬一？乃竟公然輯而合之，其不當刪而刪，不當采而采者，蓋亦不少矣。是以其義或戾於聖人，其事或悖於經傳，而此章與「佛肸」章尤害道誣聖人之大者。蓋戰國之士欲自便其私而恐人之譏己，故誣聖人嘗有其事以自解，傳經者不知其僞而誤增之，而禹又誤采之者也。由是言之，《孟子》之

「外篇」，幸而有趙岐刪之。《春秋》之「續經」，幸而《公羊》、《穀梁》兩家俱在，故人得知其非聖人之筆。惟《論語》一書不遇如趙岐者，而反遇一張禹，以致純雜不均，無從考其同異。乃後之人寧使聖人受誣於百世，而斷不敢議采輯者，千慮之一失，亦可謂輕重之失倫矣。曰：聖人道大德宏，無可無不可，非可以尋常去就之義律之也。衛輒之有道，孔子嘗立於其朝矣，於費奚擇焉？曰：聖人者，義之歸也。聖人所爲，天下將以爲法。己則比於叛人，而作《春秋》以治人之叛，叛人其心服乎？夫所謂「無可無不可」者，猶之乎「無適無莫」也。惠三黜而不去，而孔子去魯。夷居北海以待天下之清，而孔子爲之兆不行而後去。可不可必比於義而無成見，是之謂

「無可無不可」耳。孔子曰：「不義而富且貴，於我如浮雲。」孟子曰：「孔子進以禮，退以義，得之不得曰『有命』。」烏有悖禮義，而自以爲無害者哉？至於衛輒之事尤與弗擾不類。輒雖無道，然衛之君也，《春秋》固已「衛侯」之矣，不得以叛臣比。孔子居衛，乃公養之仕，不爲衛君，子貢言之矣。若欲以費爲東周，爲耶，不爲耶？孟子曰：「規矩，方圓之至也。聖人，人倫之至也。」大經大法，聖人之所尤重者也，是以雖甚盛德亦必有所不爲。故舜必不臣堯，周公必不代成王踐阼，孔子必不從弗擾、佛肸以叛。戰國之初，異端並起，始好爲聖人不凝滯之說以自便，而子之臣故主，蘇代以滅燕矣。再盛於西漢之季，說經者牽合附會以誣聖人，而王莽踐帝位，

劉歆以亡漢矣。三盛於東漢、魏、晉之交，名士風流，皆云「禮豈爲我輩設」，而華歆、殷仲文之屬爭附叛臣，七賢、八達之流遂從而亂天下矣。若之何後人猶藉口於「無可無不可」之言而不悟也？曰：孔子雖欲往，卒不往也，夫何害於義？曰：苟可以爲東周，則何爲卒不往？苟往有害於義，則又何爲欲往？蓋卒不往者，經傳無其事也。欲往者，縱橫之徒相傳有是說也。即此亦足以見其爲僞託矣。此乃聖人行事大節之所關，非小小者比，故余不揣固陋，不顧非笑，而爲之辨。

子路使子羔爲費宰。子曰：「賊夫人之子。」子路曰：「有民人焉，有社稷焉，何必讀書，然後爲學？」子曰：「是故惡夫佞者。」《論

語·先進篇。

公伯寮愬子路於季孫。子服景伯以告，曰：「夫子固有惑志於公伯寮，吾力猶能肆諸市朝。」子曰：「道之將行也與？命也；道之將廢也與？命也。公伯寮其如命何！」《論語·憲問》篇。

此二事雖無年可考，然必皆在子路爲「季氏宰」之時。

按：魯定公五年，公山不狃以費宰見於《傳》，至十二年奔齊而費始無宰，然則子羔之舉當在季氏初墮費之後也。景伯之告，孔子以道之行廢言之，似不僅爲子路發者，蓋孔子爲魯司寇，子路爲季氏宰，實相表裏，子路見疑即孔子不用之由，然則伯寮之愬當在孔子將去魯之前也。故並次之於此。

《世家》云：「定公十四年，孔子年五十六，由大司寇行攝相事，有喜色。門

人曰：「聞君子禍至不懼，福至不喜。」孔子曰：「有是言也。不曰「樂以其貴下人」乎？」

余按：《孟子》及《春秋傳》孔子但爲司寇，未嘗爲相。《公羊傳》云：「孔子行乎季孫，三月不違。」《孟子》云：「於季桓子，見行可之仕也。」然則是季孫爲魯相而能行孔子之言耳，非孔子爲魯相也。春秋之時，無以相名官者。秉政之卿謂之相某君，非官之名，不可云「攝」。蓋夾谷之會當使上卿相禮，以孔子之知禮也，越次而使之，如狐偃之讓趙衰者然，故或謂之「攝相」。傳聞者不知，遂誤以爲相國之相耳。至於攝相而有喜色，亦非聖人之度。孔子曰：「巍巍乎，舜、禹之有天下也，而不與焉。」正考父之鼎銘曰：「一命而僂，再命而傴，三命而俯，循

牆而走。」豈舜、禹、正考父皆不樂以其貴下人者乎？

又按：定十二年，孔子已去魯，所云「十四年行攝相事」者亦非是。故今皆不錄。說並見後「季桓」條下。

《世家》云：「孔子行攝相事，誅魯大夫亂政者少正卯。」《家語》云：「朝政七日而誅亂政大夫少正卯，戮之於兩觀之下，尸於朝三日。子貢進曰：『夫少正卯，魯之聞人也，今夫子爲政而始誅之，或者爲失乎？』」孔子曰：「天下有大惡者五，而竊盜不與焉：一曰心逆而險，二曰行僻而堅，三曰言僞而辨，四曰記醜而博，五曰順非而飭。」或作「澤」，又作「飾」。此五者有一於人，則不免君子之誅，而少正卯兼有之。其居處足以擻徒成黨，其談說足以飾褒獎衆，其彊禦足以反是獨

立，此乃人之奸雄者也，不可以不除。」

余按：《論語》季康子問政於孔子，曰：「如殺無道，以就有道，何如？」孔子曰：「子爲政，焉用殺？」哀公問社於宰我，宰我對曰：「周人以栗，曰使民戰栗。」孔子曰：「成事不說，遂事不諫，既往不咎。」聖人之不貴殺也如是，烏有秉政七日，而遂殺一大夫者哉？三桓之橫，臧文仲之不仁不知，《論語》、《春秋傳》言之詳矣。賤至於陽虎、不狃，細至於微生高，猶不遺焉，而未嘗一言及於卯。使卯果嘗亂政，聖人何得無一言及之？史官何得不載其一事？非但不載其事而已，亦並未有其名。然則其人之有無蓋不可知。縱使果有其人，亦必碌碌無聞者耳，豈足以當聖人之斧鉞乎？春秋之時，誅一大夫非易事也，況

以大夫而誅大夫乎？孔子得君不及子產遠甚，子產猶不能誅公孫黑，況孔子耶？《家語》又載孔子言云：「殷湯誅尹諧，文王誅潘正，周公誅管、蔡，太公誅華士，管仲誅傅乙，子產誅史何。」

按：尹諧等五人之誅不見經傳，皆不足信。管、蔡欲危王室，亦非卯之比也。此蓋申、韓之徒言刑名者誣聖人以自飾，必非孔子之事。且其所謂「言辨行堅，榮衆成黨」云者，正與莊、韓書中訾儒者之語酷相類，其爲異端所託無疑，而世人皆信之，是助異端以自攻也。故余不得不辨。

附錄○定公問：「君使臣，臣事君，如之何？」孔子對曰：「君使臣以禮，臣事君以忠。」《論語·八佾》篇。○定公問：「一言而可以興邦，有諸？」孔子對曰：「言不可以

若是其幾也。人之言曰：『爲君難，爲臣不易。』如知爲君之難也，不幾乎一言而興邦乎？」曰：「一言而喪邦，有諸？」孔子對曰：「言不可以若是其幾也。人之言曰：『予無樂乎爲君，唯其言而莫予違也。』如其善而莫之違也，不亦善乎？如不善而莫之違也，不幾乎一言而喪邦乎？」《論語·子路》篇。

此二條無年可考，然皆當在爲魯司寇之時。故附次於此。

附錄○孟懿子問孝。子曰：「無違。」樊遲御，子告之曰：「孟孫問孝於我，我對曰『無違』。」樊遲曰：「何謂也？」子曰：「生，事之以禮；死，葬之以禮，祭之以禮。」《論語·爲政》篇。

此亦無年可考。然昭公之世，僖子卒未幾而孔子去。哀公之世，孔子歸未

久而懿子卒，惟爲司寇之時同朝相見，爲日最多。故附次於此。

孔子爲魯司寇，不用，從而祭，燔肉不
至，不稅冕而行。《孟子》。

存疑○齊人歸女樂，季桓子受之，三
日不朝，孔子行。《論語·微子》篇。

按：《孟子》但言「不用，從而祭，不
稅冕而行」，未嘗言「歸女樂」一事。而
《論語》所云「三日不朝而孔子行」者，亦
與孟子所稱「欲以微罪行，不欲爲苟去」
及「遲遲吾行」之語若相悖者。且《春
秋》於歸俘、歸贖、歸棧之事無一不書，
而女樂之歸獨不書於經，亦并不見於
《傳》，惟《論語·微子》篇有之，而是篇
篇殘簡斷，語多不倫，吾未敢決其必然，
姑存之於「不稅冕而行」之後，以俟夫好
古之士考焉。

《世家》云：「與聞國政三月，齊人聞
而懼，曰：『孔子爲政必霸，霸則吾地近
焉，我之爲先并矣。盍致地焉？』犁鉏
曰：『請先嘗沮之。沮之而不可，則致地
庸遲乎。』於是選齊國中女子好者八十
人，皆衣文衣，而舞《康樂》。文馬三十
駟，遺魯君。陳女樂、文馬於魯城南高
門外。季桓子微服往觀，乃語魯君，爲
周道游，往觀終日，怠於政事。」此蓋因
《論語》之言而附會爲之者。其謀與秦
穆公間由余之智略同，皆似秦、漢以後
詐僞人之所爲，不類春秋時事。三傳所
紀，春秋時絕無此等事，獨《史記》數數
言之，不足信也。且考《世家》所載，定
公十年，犁鉏已有「魯用孔子，其勢危
齊」之語，既有沮之之方，彼時何不用
之，乃爲會於夾谷？是年齊歸汶陽之

田，已致地矣，僅三四年，何以又謀致地？是年會畢之時，景公方責犁鉏，謂不以君子之道教己，以獲罪於魯君，今日何以又聽犁鉏之謀乎？詳《世家》之文，先後矛盾，首尾背馳，乃必無之事，蓋皆戰國策士之所僞撰。故今皆不取。說并見前「夾谷」條下。

附論○孟子曰：「於季桓子，見行可之仕也。」○孟子曰：「去魯，曰：『遲遲吾行也，去父母國之道也。』」并《孟子》。

《史記·魯世家》孔子去魯在定公十二年，《孔子世家》在十四年。

余按：《春秋》定公十二年夏「墮郈」、「墮費」，《公羊傳》云：「孔子行乎季孫，三月不違，於是帥師墮郈，帥師墮費。」是孟子所謂「見行可之仕」者，即此夏墮郈、墮費之時。既云「三月不違」，

則三月以後，魯固不用孔子矣。不用而祭，祭而行，月餘日事耳。然則孔子之去魯當在定十二年秋冬之間，《孔子世家》誤也。又《十二諸侯年表》去魯亦在定十二年，與《魯世家》合，當從之。

附錄○將墮成，公歛處父謂孟孫：「墮成，齊人必至於北門。且成，孟氏之保障也。無成，是無孟氏也。子僞不知，我將不墮。」冬十二月，公圍成，弗克。《左傳》定公十二年。

《史記·孔子世家》圍成之事在去魯前，緣其以去魯為十四年故也。今去魯既在定十二年秋冬之間，而《春秋》書圍成乃在是年之十二月，則其在去魯之後無疑也。且不知其弗克而輒圍之，圍之弗克而遂置之，輕舉妄動，有始無終，皆非聖人所為，不待辨而明者。故附錄

於去魯之後。

《史記·孔子世家》攝相去魯皆在定公之十四年，孔子年五十六。其年雖未合，要其時不甚久也。《年譜》則云：「五十一歲，以司寇攝朝政，五十五歲，魯國大治，齊人致女樂，云云，遂適衛。」是謂孔子攝政已歷五年矣。

余按：《論語》孔子曰：「苟有用我者，期月而已可也。」《公羊傳》曰：「孔子行乎季孫，三月不違。」明孔子見用未嘗至於一年也。若果攝政五年，不可謂不久矣，孔子何以言無用己者乎？其說更踈於《世家》，且與孟子所稱「見行可」者相悖。故不取。

適 衛

按：孟子謂「孔子不悅於魯、衛」，是去魯後即適衛也。《史記》《世家》、《年表》皆言自魯適衛，與《孟子》合。故次「適衛」於「去魯」之後。於衛，主顏讎由。《孟子》。

《世家》云：「主於子路妻兄顏濁鄒家。」

按：《孟子》作「顏讎由」，《世家》疑誤。其謂「子路妻兄」云者，蓋因彌子爲子路僚壻而誤也。今不從。

附錄○子適衛，冉有僕。子曰：「庶矣哉。」冉有曰：「既庶矣，又何加焉？」曰：「富之。」曰：「既富矣，又何加焉？」曰：「教之。」《論語·子路》篇。

此似初至衛時之言。故附次於此。

彌子之妻與子路之妻，兄弟也。彌子謂子路曰：「孔子主我，衛卿可得也。」子路以告。孔子曰：「有命。」《孟子》。

《世家》云：「衛靈公問孔子：『居魯得祿幾何？』」對曰：「奉粟六萬。」衛人亦致粟六萬。」

按：《春秋傳》秦鍼、楚比之屬皆以班爵各受應得之祿。《世家》所云頗似戰國養士之風，殊欠雅馴。今不取。

附錄○王孫賈問曰：「與其媚於奧，寧媚於竈，何謂也？」子曰：「不然，獲罪於天，無所禱也。」《論語·八佾篇》。

按：王孫賈見於《論語》、《春秋傳》者皆在靈公之世，故附次於此。

《世家》云：「或譖孔子於衛靈公。靈公使公孫假一出一入。孔子恐獲罪

焉，居十月，去衛。將適陳，過匡，過蒲。月餘，反乎衛，主遽伯玉家。」此後乃有見南子之事。

余按：《論語》孔子曰：「賢者辟世，其次辟地，其次辟色，其次辟言。」孟子曰：「雖未行其言也，迎之致敬以有禮，則就之。禮貌衰，則去之。」又曰：「於衛靈公，際可之仕也。」所謂「際可」，蓋即禮貌盛衰之義，孔子去衛，必不待於靈公之疑，烏有恐獲罪而後去者哉？且孔子欲適陳則適陳耳，匡在衛南，過匡可也，蒲在衛西，過蒲何為？卒不適陳，月餘而反乎衛，又何為乎？孫林父將作亂，先謁之遽伯玉，伯玉從近闕出，時魯襄公十四年也。伯玉居下位，而名已為其卿所重如此，當不下四十歲。下至魯定公之末，六十有五年，伯玉至是

當百餘歲矣。莊子曰：「蘧伯玉行年五十，而知四十九年之非，行年六十而六十化。」莊子之言固不足取信，然使伯玉果有期頤之壽，莊子必不僅以五十、六十言之。而自魯襄公二十九年以後，伯

玉即不復見於《傳》，又不容晚節竟無一事可述，而可述者俱少年事。然則孔子適衛之時，伯玉之亡固已久矣，孔子安得有主伯玉事乎？且衛之大夫莫有賢於伯玉者，果存耶，孔子何以不主伯玉而主讎由？既主讎由矣，在外月餘而返，忽易所主，何也？將謂與讎由有隙邪，孔子必不如是，孔子所主之人亦必不至是。蓋《論語》有「伯玉使人於孔子」之語，故《史記》妄意孔子嘗主伯玉，又因其與《孟子》不合，故為去衛復返之說以兩全之，而不知其誤也。余謂：伯

玉使人必在昭公之初，孔子年少之時，其平日或嘗一見，或兩相慕，俱未可知，不必強為之說。故今皆不取。說並見後「畏匡」條下。

存疑○子見南子，子路不說。夫子矢之曰：「予所否者，天厭之！天厭之！」

《論語·雍也》篇。

此章，漢孔安國固已疑之。孔氏曰：「舊以南子者，衛靈公夫人，淫亂，而靈公惑之。孔子見之者，欲因以說靈公，使行治道。矢，誓也。子路不說，故夫子誓之。行道既非婦人之事，而弟子不說，與之咒誓，義可疑焉。」蓋男女之別，本不應見，加以淫亂，益非所宜，而指天為誓亦與《論語》所記聖人平日之言不倫，孔氏疑之，是也。何晏《集解》全采此說，不復別陳所見，則晏亦疑之

矣。自晉以來，乃或曲爲之說，樂肇訓「否」爲「屈」，蔡謨訓「矢」爲「陳」，謂「孔子爲子路陳天命，否屈乃天命所厭，見南子者，時不獲已也。」其說巧矣，然文義則牽強難通，事理則無所發明，且孔子在衛乃際可之仕，禮貌衰，則去之，亦不至於時不獲已而自屈也。朱子謂「仕於其國，有見其小君之禮」，且據《世家》之文，以爲「南子請見，孔子辭謝，不得已而見之」，其說似矣。然古禮不可考，《春秋傳》中亦殊不見，則朱子亦僅出於臆度，恐不足據也。或又以南子爲南蒯，南蒯固不優於南子，而其時亦不合，所謂知其不可而強爲之辭者，其說益陋，不足辨矣。

按：此章在《雍也》篇末，其後僅兩章，篇中所記雖多醇粹，然諸篇之末往

往有一二章不相類者。《鄉黨》篇末有「色舉」章，《先進》篇末有「侍坐」章，《季氏》篇末有「景公邦君」章，《微子》篇末有「周公八士」章，意旨文體皆與篇中不倫，而語亦或殘缺，皆似斷簡，後人之所續入，蓋當其初，篇皆別行，傳之者各附其所續得於篇末。且《論語》記孔子事皆稱「子」，惟此章及「侍坐」、「羿臯」、「武城」三章稱「夫子」，亦其可疑者。然則此下三章蓋後人采他書之文，附之篇末，而未暇別其醇疵者，其事固未必有，不必曲爲之解也。說並見前「墮費」及後「佛肸」，《論語》條下。

《世家》見南子後：「居衛月餘，靈公與夫人同車，宦者雍渠參乘，出，使孔子爲次乘，招搖市過之。孔子曰：『吾未見好德如好色者也。』」于是醜之，去衛，過

曹，適宋。桓魋欲殺孔子，孔子適鄭。遂至陳，主于司城貞子家。居陳三歲，去陳，過蒲，遂適衛。」

余按：孔子之聖，必不爲夫人次乘。靈公雖無道，尚知致敬孔子，必不以夫人之次乘辱之。君子見幾而作，禮貌衰則去之，爲夫人次乘不僅衰而已，孔子豈待如此，然後去乎？此事之必無者。且孔子既去衛而適陳矣，居陳三歲，無故而復適衛，何邪？豈困於陳而遂忘前此之辱邪？與其復來，則何如前日之不去之爲愈邪？使靈公又辱孔子，孔子當何以處之？推其前後，尤不近於情理。故今皆不錄。而桓魋之難，貞子之主，悉載之「問陳」之後。詳見後「際可」條下。

《世家》云：「孔子過蒲，會公叔氏以

蒲畔，蒲人止孔子。弟子公良儒鬪甚疾，蒲人懼，謂孔子曰：「苟毋適衛，吾出子。」與之盟，出孔子東門。孔子遂適衛，靈公聞孔子來，郊迎。問曰：「蒲可伐乎？」對曰：「可，其男子」云云。靈公曰：「善。」然不伐蒲。」

余按：《春秋》經傳無公叔氏以蒲畔之事。定十四年，經云：「衛公叔戌來奔。」傳云：「衛侯逐公叔戌與其黨，故趙陽奔宋，戌來奔。」而《世家》以去衛爲定公卒之歲，又居陳三歲而後過蒲，則公叔氏之亡也久矣。蒲既畔衛，孔子何難紆道避之，乃輕入險地以自取禍？況蒲在衛西，陳在衛南，自陳來不由蒲也，孔子過蒲何爲焉？要盟，神固不聽，然既許之，甫出而即背之，亦豈聖人之所爲邪？蒲，衛之屬邑耳，靈公好戰，屢

伐晉，而獨不敢伐一蒲。孔子不對靈公之問陳，而於靈公之不伐蒲獨力勸其伐，不亦先後矛盾矣乎？此乃戰國人之所僞撰，必非孔子之事。今不取。

《論語·陽貨》篇云：「佛肸召，子欲往。子路曰：『昔者由也聞諸夫子曰：「親於其身爲不善者，君子不入也。」佛肸以中牟畔，子之往也，如之何？』」子曰：「然，有是言也。不曰堅乎，磨而不磷。不曰白乎，涅而不緇。吾豈匏瓜也哉？焉能繫而不食？」」此事《世家》載之白蒲適衛之後。

余按：佛肸以中牟畔，是亂臣賊子也。孔子方將作《春秋》以治之，肯往而助之乎？肸與公山不狃，皆家臣也。孔子，魯大夫也。孔子往，將臣二人乎？抑臣於二人乎？臣二人則其勢

不能，臣於二人則其義不可，孔子將何居焉？夫堅者誠不患於磨，然未有恃其堅而故磨之者也。白者誠不患於涅，然未有恃其白而故涅之者也。聖人誠非小人之所能污，然未有恃其不能污，而故人於小人之中者也。若孔子之堅白非佛肸之所能磨涅，則彌子、瘠環、癰疽亦豈獨能磨涅孔子者？而孔子乃不肯主其家，孟子乃以爲「無義無命」乎？故不磷不緇之說爲見陽貨解則可，爲往赴不狃、佛肸之召解則斷不可。昔有人蓄玉環、古劍各一，有崑崙奴能沒水取物，皆愛之，謂之三寶。每涉江湖，必投環、劍水中，使奴取之，以爲笑樂。嘗過洞庭，投之，奴沒而出，泣曰：「環、劍已墮驪龍項下，不可取矣。」固強之，遂并

奴溺焉。^①故凡恃其所能而欲嘗試之者，未有不爲驪龍之所攫者也。且孔子往，將何爲耶？不助之耶？固無所用於往，往亦將不相容。助之耶？則已磷且緇矣，尚得自謂堅白乎哉？

又按：佛肸之畔乃趙襄子時事。《韓詩外傳》云：「趙簡子薨，未葬而中牟畔之。葬五日，襄子興師而次之。」《新序》云：「趙之中牟畔，趙襄子率師伐之，遂滅知氏，并代，爲天下彊。」《列女傳》亦以爲襄子。襄子立於魯哀公之二十年，孔子卒已五年，佛肸安得有召孔子事乎？《左傳》定十三年，晉荀寅、士吉射奔齊。夏，趙鞅圍中牟。然則此

四邑者，皆荀寅、趙稷等之邑，故趙鞅以漸圍而取之。當魯定公十四五年孔子在衛之時，中牟方爲范中行氏之地，佛肸又安得據之以畔趙氏乎？此蓋戰國橫議之士欲誣聖人以便其私，但聞不狃嘗畔魯，則附會之以爲孔子欲往，而不知其年之不符也。但聞佛肸嘗畔晉，則又附會之以爲孔子欲往，而不知其世之尤不符也。彼橫議者固不足怪，獨怪後世之儒肩相望，踵相接，而但高談性命，細摘章句，竟無一人降心究考，肯爲我先師孔子辨其誣者，良可嘆也。惟漢王充《論衡》獨以往應佛肸、公山之召爲非是。然知其非而不辨其誣，反議聖人之有遺行，則其謬更甚焉。且使二人之

①

「遂」，原作「并」，今據太谷本、南昌初刻本改。

召，子果欲往，何以皆卒不往？既不往矣，猶委曲而誣之曰欲往，聖賢處世將何以自免於人言耶？既明知其不往

矣，猶不敢公然代白其無欲往之心，儒者之於聖人抑何薄耶。又凡「夫子」云者，稱甲於乙之詞也，《春秋傳》皆然，未有稱甲於甲而曰夫子者。至孟子時，始稱甲於甲而亦曰夫子。孔子時無是稱也。故子禽、子貢相與稱孔子曰「夫子」，顏淵、子貢自稱孔子亦曰「夫子」，蓋亦與他人言之也。稱於孔子之前，則曰「子如不言」，曰「願聞子之志」，曰「子將奚先」，不曰「夫子」也。稱於孔子之前而亦曰「夫子」者，惟「侍坐」、「武城」兩章及此章而已。蓋皆戰國時人之所僞撰，非門弟子所記。吾不知後世讀《論語》者何以皆不之察也？故今與不

狙之召皆削之不書，且爲之辨。餘見前「墮費」條下。

附錄○子擊磬於衛，有荷蕢而過孔氏之門者，曰：「有心哉，擊磬乎！」既而曰：「鄙哉，硜硜乎！莫己知也，斯己而已矣。深則厲，淺則揭。」子曰：「果哉，末之難矣。」《論語·憲問》篇。

《世家》載此事於靈公之世，佛肸既召之後。

今按：經無明文可考，則未知其爲靈公之世與？孝公之世與？但孝公非用孔子之人，孔子亦未必有佐孝公之心，似於靈公之世爲宜，姑從《世家》，附之於此。

《世家》於擊磬之後載學琴於師襄一事。

今按：《論語》「大師摯」章有「擊磬

襄」，先儒皆以爲魯人。孔子曰：「吾自衛反魯，然後樂正。」又曰：「師摯之始，《關雎》之亂，洋洋乎盈耳哉。」子語魯大師樂，曰：「樂其可知也。」則以摯等八人爲魯人者近是。孔子不當學之於衛也。聖人固無常師，然學琴當在少年時，在齊聞《韶》，聖人之於樂已深矣，及是又二十年，而襄乃摯之屬，孔子反魯之後，摯方在官，則襄於孔子似爲後起，襄之琴恐不足爲孔子師也。此其事之有無蓋不可知。且其所云「眼如望羊，心如王四國」之語皆不雅馴，與《論語》所記孔子之言大不類，蓋皆後人所託。今不敢載。

《世家》於學琴之後又云：「孔子既不得用於衛，將西見趙簡子。至於河，而聞竇鳴犢、舜華之死也，臨河而嘆曰：

『美哉水，洋洋乎。某之不濟此，命也夫。』子貢趨而進，曰：『敢問何謂也？』孔子曰「竇鳴犢、舜華，晉國之賢大夫也」云云。乃還而反乎衛。」此後乃有問陳之事。

余按：《春秋》經傳，定八年，趙鞅使涉佗盟衛侯，拔其手及腕，十三年，入於晉陽以叛，哀三年，殺周萇弘，弱王室，侮諸侯，而叛其君，春秋之大夫，罪未有大於鞅者也。其他黨奸釀亂之事史不絕書，不知孔子何取於鞅而欲見之？至竇鳴犢、舜華之死，抑末矣，鞅之善惡，亦不在於此二人之死生也，何爲臨河而遽返邪？晉大夫之見於《傳》者多矣，微但大夫也，即趙氏之家臣董安于、尹鐸、郵無恤之倫皆得以其才見于《傳》。兩人果賢大夫，傳記何爲悉遺之

乎？且鞅，衛之仇讐也。孔子雖未受職于衛，然曰「際可之仕」，則亦有賓主之義焉，無故去之而往見其讐，于義似亦有未安者。往而不遂，復返乎衛，不知何以對靈公？靈公亦安能待之如舊邪？佛肸，趙氏之叛臣也。趙氏，衛之仇國也。或召而欲往，或不召而自往，忽而衛，忽而中牟，忽而晉，忽而復反乎衛，其仇與叛皆不計焉，亦何異於朝秦暮楚者乎？此必戰國時人之所僞託，非孔子之事。故今亦不錄。

衛靈公問陳於孔子。孔子對曰：「俎豆之事則嘗聞之矣；軍旅之事，未之學也。」明日遂行。《論語·衛靈》篇。

此事與《春秋傳》答孔文子語大相類，而彼尤詳備。蓋本一事而傳聞異辭，或以爲靈公，或以爲文子耳。但此

乃《論語》之文，而彼僅見于《左傳》，又無他書可以證其孰誤，未敢據彼而廢此，故兩存之。說並見後「孔文」條下。

備覽○明日，與孔子語，見蜚鴈，仰視之，色不在孔子。孔子遂行。《孔子世家》。

此文與《孟子》「際可」之義合。疑衛靈禮貌漸衰，故孔子見幾而作，亦不專因於「問陳」也。孟子曰：「孔子欲以微罪行，不欲爲苟去。」聖人去衛之故固有人不能盡知者。故附次于此。

附論○孟子曰：「於衛靈公，際可之仕也。」《孟子》。

《世家》孔子於靈公時，凡四去衛而再適陳，其二皆未出境而反。其初適陳也，以定公卒之歲，乃定公十五年。適宋，遭桓司馬之難，至陳，主於司城貞子，蓋本之於《孟子》。其再適陳也，以

靈公卒之春，乃魯哀公二年，而誤以爲三年，因靈公問陳而遂行，蓋本之於《論語》。

余按：《論語》、《孟子》所記乃一時事，《論語》記其去衛之故，而《孟子》敘其道路所經與在陳所主，非再去也。《世家》誤分爲二，遂謂孔子至陳三歲而反乎衛，由衛而再適陳以實之。不思定公卒之歲距靈公之卒僅二年，而孔子居陳三歲，并曹、宋、鄭、蒲之滯及在衛臨河之日計之，當不下四五年，如此，則靈公之卒固已久矣，尚安得「問陳」事乎其謬一也。《論語》云：「子在陳，曰：『歸與！歸與！』吾黨之小子狂簡，斐然成章，不知所以裁之。」《孟子》云：「孔子在陳曰：『盍歸乎來，吾黨之士狂簡，進取不忘其初。』」此兩章亦一時之

語而所傳異詞。《世家》亦分以爲二，遂謂孔子凡兩發嘆，一屬之初至陳，一屬之再至陳。夫既思狂簡而反衛矣，而又至陳，奚爲者？至陳而又思歸以裁狂簡，何其行止之無常乎？其謬二也。過匡之役，以恐獲罪而去，未出境也，無故而反。臨河之役，無故而去，亦未出境也，聞竇鳴犢、舜華之死，不得已而復反，孔子之去就若是之苟然而已乎？孟子曰：「古之君子言，將行其言也，則就之，言弗行也，則去之。其次迎之，致敬以有禮，則就之，禮貌衰，則去之。」去果是也，則不當不召而自反，如可反也，則毋寧始之不去之爲愈乎，而何爲乎僕僕於道途而不憚其煩也？其謬三也。且《世家》以定十四年適衛，而《年表》已於是年至陳。《世家》以定十五年遭宋

桓魋之難，而《年表》乃在哀之二年。《世家》以哀六年再反衛，而《年表》乃在十年。《世家》自陳反衛，自衛復至陳之事，《年表》皆無之，即其所自爲說，已自改之，而學者反皆遵之，謂孔子三至衛而三至陳，甚不可解也。今取《孟子》「過宋」之文，《論語》「問陳」之事，合而爲一，在陳之嘆，《論語》、《孟子》所記亦取而合之，則事理曉然明白，孔子并無由衛而再適陳，由陳而再返衛之事矣。至其去衛之年雖無可考，然衛靈以哀二年夏卒，則孔子之去非定之末即哀之初。《世家》所謂魯定公卒之歲去衛者近是。由此過宋至陳而主貞子，正與《孟子》合。但無自陳反衛而再適陳之事耳。餘已詳前數條。

《年譜》誤以孔子自衛適陳之後，復

有反衛而再至陳之事，與《世家》同，而其文尤煩碎。曹、宋皆再至焉，其至衛去衛之年亦與《世家》迥異；有先於《世家》一年者，有後於《世家》二三年者。觀其所以改易之故，殊不可曉。既無所本，考之時勢，亦俱不合。蓋《年譜》之作實本於《世家》而故稍竄易之，以泯其迹，使若別有所據者然。較之《世家》尤不足信。

洙泗考信錄卷之二終

道光四年東陽署中刻

洙泗考信錄卷之三

大名崔述東壁謹考 石屏門人陳履和校刊

過 宋

按：《孟子》「於衛」章，是孔子去魯去衛之後，過宋而後至陳也。《世家》亦記過宋於去衛之後，如陳之前，蓋本之此，今從之。

孔子不悅於魯、衛，遭宋桓司馬，將要而殺之，微服而過宋。《孟子》。

按：《孟子》云「過宋」，則是孔子未嘗立於宋之朝也。其上文云「不悅於魯、衛」，其下文云「主司城貞子」，則是

孔子由衛至陳，經宋之境，亦未必至於宋之國也。曰「將要而殺之」、曰「微服而過宋」，則是魋知孔子將過宋境，使人要之於路。微服而行，則人不知其為孔子，故獲免也。「其如予何」之言，當在此時，事理甚明，無可疑者。《世家》乃云：「與弟子習禮大樹下，魋欲殺孔子，拔其樹。孔子去。弟子曰：『可以速矣！』」孔子曰：「天生德」云云。若果孔子尚在樹下，魋拔其樹，孔子何以能免？至此乃去，不亦晚乎？兵刃交集，猶曰「其如予何」，不亦迂乎？故今不載。

存疑○子曰：「天生德於予，桓魋其如予何！」《論語·述而》篇。

按：《子罕》篇「畏匡」章其詞婉，此章之詞誇。蓋聖人言之，聖人原未嘗自

書之。弟子以口相傳，其意不失，而詞氣之間不能不小有增減移易以失其真者，學者不可以詞害志也。故列之於存疑。

《家語·賢君》篇有孔子見宋君相問答之事，稱宋公爲「主君」。

余按：此文本出《說苑》，以爲梁君。春秋時未有梁也，故《家語》改之爲宋，而不知其所言皆戰國策士之餘，申、商名法之論，孔子固無此等言也。不能辨其誣而反改其文以惑世，撰《家語》者其罪大矣！孟子云：「孔子微服而過宋。」則是孔子未嘗立於宋之朝也，烏得與其君相問答也哉？「主君」之稱，自韓、魏、趙分晉之後始有之，^①以其故大夫也，故主之。孔子時尚無是稱，亦不得以之稱宋公也。且其文本韻語，《家語》

少竄易之，中遂有不叶者；所增數語又獨淺陋，與前後文不類。然則是《家語》錄《說苑》，而非《說苑》之錄《家語》也，彰彰明矣。然而世儒猶信《家語》，何耶？

附錄○子畏於匡，曰：「文王既沒，文不在茲乎？天之將喪斯文也，後死者不得與於斯文也；天之未喪斯文也，匡人其如予何！」《論語·子罕》篇。○子畏於匡，顏淵後，子曰：「吾以女爲死矣！」曰：「子在，回何敢死！」《論語·先進》篇。

《世家》云：「或譖孔子於衛靈公，孔子去衛，將適陳。過匡，顏刻爲僕，以其策指之曰：『昔吾人此，由彼缺也。』匡人聞之，以爲陽虎。陽虎嘗暴匡人，匡人

①「韓魏趙」，太谷本、南昌初刻本皆作「韓趙魏」。

遂止孔子。孔子狀類陽虎，拘焉。五日，使從者爲甯武子臣於衛，然後得去。遂過蒲，月餘而反乎衛。又月餘，然後去衛過宋，而至於陳。」

余按：孔子在魯爲司寇，居衛見禮於其君。其去也，道路之人當悉知之，不得因刻一言而遂誤以爲虎。況拘之五日，亦當出一言以相詰，乃至竟不知其非陽虎，豈人情耶！匡人欲殺孔子，斯殺之矣；如不欲殺，斯釋之矣。拘之五日，欲奚爲者？而甯武子之卒，至是已百餘年，甯氏之亡亦數十年，從者將欲爲誰臣乎？此其爲說至陋，皆必無之事，而世咸信之，雖朱子亦采之，其亦異矣！

《家語》云：「孔子之宋，匡人簡子以甲士圍之。子路奮戟將與戰，孔子止之，

曰：『歌！予和汝。』子路彈琴而歌，孔子之和之。曲三終，匡人解甲而罷。」

余按：此言本之《莊子》外篇。《莊子》本不足信，而《家語》之采之也，又并失《莊子》之意。《莊子》云：「孔子遊於匡，宋人圍之數匝，而絃歌不輟。」是歌自歌，圍自圍也，歌不因於圍也。如《家語》之言，則是孔子欲以歌退敵矣。《莊子》云：「無幾何，將甲者進詞曰：『以爲陽虎也，故圍之。今非也，請辭而退。』」是歌自歌，解自解也，解又不因於歌也。如《家語》之言，則是匡人真以歌退師矣，而豈有是理哉！後世之臣有欲臨河讀《孝經》以退敵者，未必非此言之誤之也。外篇不知何人所撰，要其中皆寓言，不過欲明安命無爲之意，姑借孔子畏匡一事而附會之，以自伸其說耳。

《家語》以爲實然，誤矣。且匡人果拘孔子五日而免之，則顏淵當同拘而同免矣；匡人果圍孔子，曲三終而解去，則顏淵當同圍而同解矣，何以《論語》云「顏淵後」乎？此必孔子聞匡人之將殺己而有戒心，或改道而行，或易服而去。倉卒避難，故與顏淵相失，故不曰「拘於匡」、「圍於匡」，而曰「畏於匡」。不然，已爲所拘所圍矣，生死係於其手，而猶曰「其如予何」，聖人之言不近迂乎？然則此事當與微服過宋之事相類，不得如《世家》、《家語》之說也。孔子既欲適陳則適陳耳，必不中道而返，又居衛月餘而後始適陳也。靈公既不召孔子，孔子無故去而復返，不但爲其所輕，吾恐其疑將加甚焉。然則孔子果以適陳之故過匡，當在後日去衛過宋之時，不得

云自匡返衛而後去也。故附次於過宋之後，而凡《世家》、《家語》之文概不載焉。

又按：定公六年《傳》云：「伐鄭取匡，往不假道於衛。」是匡在鄭東也；「及還，陽虎使季孟自南門入。」是匡在衛南也。魯雖取匡，勢不能有。杜氏疑爲歸之於晉，《莊子》、《荀子》皆以匡爲宋邑。鄭東、衛南，則去宋爲近，去晉爲遠。晉之滅偃陽也，以予宋公。取匡之時，宋方事晉，匡歸於宋，理或然也。此事既與「過宋」之事相類，又與其時相同，若匡又宋地，則似「畏匡」、「過宋」實本一事者。吾惡知非臆聞孔子適陳，將出於匡，故使匡人要之，而後人誤分之爲二事也？《子罕》篇云：「天之未喪斯文也，匡人其如予何！」《述而》篇亦云：

「天生德於予，桓魋其如予何！」二章語意正同，亦似一時一事之言。而記者各記所聞，是以其詞小異，未必孔子生平每遇患難即爲是言也。然則「畏匡」之與「過宋」絕似一事，恐不得分以爲二也。然於經傳皆無明文，故今不敢遽合爲一。姑兩存之，以俟夫博古之士正之。說并見前「不悅」條下。

《世家》於孔子過宋之後云：「適鄭，與弟子相失，獨立郭東門。鄭人或謂子貢：『東門有人，其類似堯，其項似皋陶，其肩類子產，自要以下不及禹三寸，纍纍若喪家之狗。』」云云。

余按：鄭在宋西，陳在宋南，自宋適陳必不由鄭。且子產，鄭相，其卒不久，鄭人或猶有及見者。堯、禹、皋陶，千七百餘年矣，鄭人何由知其形體之詳，而

分寸乃歷歷不爽矣乎？至比聖人於狗，造此言者，信此說者，皆聖門之罪人也。此乃齊東野人之語，故今皆削之，而并爲之辨。

厄於陳蔡之間

主司城貞子，爲陳侯周臣。《孟子》。

《世家》孔子至陳之時，陳侯爲潛公越，而《孟子》作「陳侯周」。《史記》多誤，當從《孟子》名「周」爲是。

《國語》云：「吳伐越，墮會稽，獲骨焉，節專車。吳子使來好聘，且問之仲尼曰：『無以吾命。』賓發幣於大夫及仲尼，仲尼爵之。既徹俎而晏，客出骨而問曰：『敢問骨何爲大？』仲尼曰：『某聞之，昔禹致羣神於會稽之山，防風氏

後至，禹殺而戮之，其骨節專車，此爲大矣。」云云。

余按：定公十二年，孔子已去魯適衛。而吳棲越於會稽，乃在哀之元年。孔子時方在陳，吳使安能發幣於孔子？孔子又安能爵吳使於魯廷哉？孔子不語神怪，《論語》言之矣。或問禘之說，子曰「不知也」。況吳使原未明問此事，但泛言及骨，而孔子遽遠徵神怪以誇之，豈聖人之所爲乎？《堯典》曰：「流共工於幽州，放驩兜於崇山，竄三苗於三危，殛鯀於羽山。」四凶之罪大矣，然不過流放。今防風氏但後至耳，遽殺而戮之，禹亦殘忍矣哉！且防風氏人耶？神耶？人也，則與致羣神之言不相蒙。神也，又安得有骨乎？《世家》此事載之定公五年，而哀元年，孔子在

陳。又云「吳敗越王勾踐會稽」。夫會稽之役既在哀元年，則定五年又何得預載之？然此本無之事，其年月亦不足深辨。說並見前「或謂」條下。

《國語》又云：「仲尼在陳，有隼集於陳侯之庭而死，楷矢貫之，石罫，其長尺有咫。陳惠公使人以隼如仲尼之館問之，仲尼曰：「隼之來也遠矣，此肅慎氏之矢也。」」云云。

余按：肅慎氏之去陳也遠矣，隼爲石罫所貫，安能飛數千里，至於陳廷而後死哉？且怪者，孔子之所不語，而《國語》所載孔子之事凡四，而三語怪焉，一似孔子生平專以語怪爲事，而他特其餘者。則何以《論語》二十篇中從未載其一事？《左傳》之艷而誣，亦從未有一事之似此者。此蓋稱聖人者欲

見其博，而不知其適以誣聖人、小聖人也。故今皆不取。

又按：《春秋》定公四年葬陳惠公。孔子至陳之時，據《史記》當爲陳湣公，而云惠公，亦謬。

《孔叢子》云：「陳惠公大城，因起淩陽之臺，未終，而坐法死者數十人，又執三監吏。夫子見陳侯，與俱登臺而觀焉，曰：『美哉斯臺！自古聖王之爲城臺，未有不戮一人而能致功若此者也。』」陳侯默而退，遽赦所執吏。」

余按：談言微中，固足解紛。然特滑稽之雄淳于髡、東方朔輩之所爲，不但孔子不屑爲此，春秋時尚未有此等語也。蓋滑稽者所託，故不錄。陳惠公之誤，說已見前條下。

存疑○夏五月，辛卯，司鐸火。火踰

公宮，桓、僖災。孔子在陳，聞火，曰：「其桓、僖乎！」《左傳》哀公三年。

按：《論語》孔子之言，皆平實切於日用，而無億中之事。《左傳》所載列國大夫多億中，能預決人之成敗生死，竊疑其皆出於事後附會之言，而不足爲據。夫聖人固有先見之明，然觀入廟而每事問，謙慎小心，蓋知而常自處於不知者，未必如是之輕而易也。故余不敢盡信，姑存之於此。

《世家》云：「季桓子病，謂康子曰：『必召仲尼！』康子立，將召之，公之魚沮之云云。曰：『必召冉求！』冉求將行，孔子曰：『魯人召求，非小用之，將大用之也。』是日，孔子曰『歸乎』云云。子貢知孔子思歸，送冉求，因誡曰：『即用，以孔子爲招。』」云。此後乃有適蔡

之事。

余按：《論語》「爲衛君」章，冉有、子貢問答之詞，皆似在衛之時有所諱而不敢深言者。若冉有果從孔子反衛，則必無自陳歸魯之事矣。子曰：「從我於陳、蔡者皆不及門也。」記者因記弟子姓名凡十人，而冉有與焉。《記》云：「將之荆，蓋先之以子夏，又申之以冉有。」歷觀所云，皆似冉有始終相從於陳、蔡間者。然則冉有歸魯當在反衛之後，不當在桓子甫卒之時也。冉有爲季氏臣，不可爲之大用。^①冉有、子貢，均弟子也。冉有果用，必請歸孔子，不必待子貢之誠；子貢之穎悟，亦不必待孔子示之以意而後知也。此皆後人猜度之辭，不足信。而孔子思歸之嘆，亦當在將反衛之際，不當在未適蔡之前。故今皆不取。

說並見後「歸與」條下。

葉公問政，子曰：「近者說，遠者來。」《論

語·子路篇。

葉公問孔子於子路，子路不對，子曰：「女奚不曰『其爲人也，發憤忘食，樂以忘憂，不知老之將至云爾』？」《論語·述而篇》。

《世家》云：「冉求既去，明年，孔子自陳遷於蔡。明年，孔子自蔡如葉，葉公問政」云云。

余按：《左傳》哀公二年，蔡遷於州來。四年，葉公諸梁致蔡於負函。十六年，楚白公作亂，葉公自蔡入楚，攻白公，白公死。葉公兼攝令尹、司馬，國寧，乃老於葉。則是孔子在陳之時，葉公在蔡不在葉也。蔡既遷於州來，去陳

①「爲」，太谷本、《畿輔》本、南昌初刻本皆作「謂」。

益遠，來往當由楚境，孔子未必遠涉其地。而《論語》、《孟子》、《春秋傳》中，亦俱無孔子與蔡之君大夫相與周旋問答之事。則是孔子所謂「從我於陳、蔡者」，乃負函之蔡，非州來之蔡也。葉公本楚卿貳，與聞國政，不當居外，以新得蔡地，故使鎮之。而孔子適在陳、蔡之間，因得相與周旋，及其請老，乃歸於葉。《史記》但見《論語》、《孟子》中有孔子在蔡之文，遂誤以為州來之蔡。又因葉公有「問政」、「問孔子於子路」之事，遂別出「自蔡如葉」之文以合之，而不知其誤分一事為兩事也。故今考而正之，列「葉公之問」於在蔡之時，而無孔子如州來及葉之事。

存疑○楚狂接輿歌而過孔子曰：「鳳兮！鳳兮！何德之衰？往者不可諫，

來者猶可追。已而，已而！今之從政者殆而！」孔子下，欲與之言。趨而辟之，不得與之言。《論語·微子》篇。

存疑○長沮、桀溺耦而耕。孔子過之，使子路問津焉。長沮曰：「夫執輿者為誰？」子路曰：「為孔丘。」曰：「是魯孔丘與？」曰：「是也。」曰：「是知津矣。」問於桀溺，桀溺曰：「子為誰？」曰：「為仲由。」曰：「是魯孔丘之徒與？」對曰：「然。」曰：「滔滔者，天下皆是也，而誰以易之？且而與其從辟人之士也，豈若從辟世之士哉？」耰而不輟。子路行，以告。夫子憮然曰：「鳥獸不可與同羣，吾非斯人之徒與而誰與？」天下有道，丘不與易也。」同上。

存疑○子路從而後，遇丈人，以杖荷蓀。子路問曰：「子見夫子乎？」丈人曰：「四體不勤，五穀不分，孰為夫子？」植其

杖而芸。子路拱而立。止子路宿，殺雞爲黍而食之，見其二子焉。明日，子路行，以告。子曰：「隱者也。」使子路反見之。至，則行矣。子路曰：「不仕無義。長幼之節，不可廢也；君臣之義，如之何其廢之？欲潔其身而亂大倫。君子之仕也，行其義也。道之不行，已知之矣。」同上。

《世家》載沮溺、丈人之事於自葉反蔡之時，而載接輿事於在楚。

余按：此三章其文皆似《莊子》，與《論語》他篇之言不倫，以「晨門」、「荷蕢」兩章較之可見。而此篇雜記古人言行，亦不似出於孔氏門人之手者。後兩章末雖載孔子、子路之言，然於聖人憂世之深心無所發明，而分「行義」與「行道」爲二，於理亦似未安。莘野、南陽豈得概謂之亂倫乎！恐係後人之所僞

託，姑存之，以俟有識者決之。

又按：「微子」以下四章，皆以時代先後爲序，則此三章之次，亦恐不如《世家》所列。故今仍以《論語》之文次之。然其事之有無蓋不可知，亦無庸深考也。

在陳絕糧，從者病，莫能興。子路愠，見曰：「君子亦有窮乎？」子曰：「君子固窮，小人窮斯濫矣。」《論語·衛靈篇》。

此事無年可考。《世家》置之遷蔡之後。朱子據《論語》文，以爲當在去衛如陳之時。

按：孔子言「從我於陳、蔡」，孟子亦言「君子厄於陳、蔡之間」，則是孔子往來於陳、蔡間，原無定居，而其厄亦非一日之事也。蔡在陳南，自蔡反衛亦必由陳始達，則是孔子至蔡之後，蓋常復歸

於陳而後反衛也。且孟子以孔子之厄爲「無上下之交」，而過宋之役，主司城貞子，不得謂之無交。然則《論語》或統言之，未必其事適在於問陳之後也。故次之於葉公問答之後。

《世家》云：「孔子遷於蔡之歲，吳伐陳。楚救陳，軍於城父，聞孔子在陳、蔡之間，使人聘孔子。孔子將往拜禮，陳、蔡大夫謀曰：『孔子賢者，所刺譏皆中諸侯之疾。孔子用於楚，則陳、蔡用事大夫危矣！』乃相與發徒役，圍孔子於野。不得行，絕糧。孔子講誦，弦歌不衰，於是使子貢至楚。楚昭王興師迎孔子，然後得免。」

此說世多信之，余竊疑焉。《論語》曰：「在陳絕糧，從者病，莫能興。」《孟子》曰：「君子之厄於陳、蔡之間，無上下

之交也。」但言其君大夫不見禮，以至於貧乏耳，初未嘗云有兵以圍之也。匡人之難兩見於《論語》，宋桓司馬之難一見於《論語》，而詳載於《孟子》，而皆不言陳、蔡之圍。若如《世家》所記，兩國合兵圍之，其事大於桓魋、匡人之難多矣，而《論語》、《孟子》反皆不言，但謂之「絕糧」，但謂之「無交」，豈理也哉？楚，大國也。陳、蔡之畏楚久矣。況是時吳師在陳城下，陳旦夕不自保，何暇出師以圍布衣之士？陳方引領以待楚救，而乃圍其所聘之人以撓楚怒，欲何爲者？哀之元年，楚子圍蔡。蔡人男女以辨，蔡於是乎請遷於吳。二年，遷於州來。其畏楚也如此，幸其不伐足矣，安敢自生兵端？由是言之，謂陳、蔡之大夫圍孔子者，妄也。蔡方事吳，陳方事楚，楚

圍蔡而陳從之，陳圍蔡而吳伐之。陳之與蔡，仇讐也。且蔡遷於州來，去陳遠矣。孔子時既在蔡，蔡人欲圍孔子，斯圍之耳，不必遠謀之陳。比陳知孔子之往，則孔子已至楚矣。由是言之，謂陳、蔡之大夫相與謀圍孔子者，妄也。陳、蔡合兵而來，當不下萬餘人，孔子之從者不過數十人，圍而殺之，如反掌耳。圍之七日，至於絕糧而不肯殺，又不肯繫之以歸國，老師費財，意欲何爲？設使楚竟不救，將坐俟其餓死而後去乎？其爲謀亦拙矣！由是言之，謂陳、蔡之大夫相與謀圍孔子，使之絕糧，待楚救至而後免者，妄也。此皆時勢之所必無，人情之所斷不然者，而世儒多信之，其亦異矣！孟子曰：「孔子於季桓子，見行可之仕也；於衛靈公，際可之仕

也；於衛孝公，公養之仕也。」獨其於陳、蔡也，則曰「無上下之交」。蓋古之適他國者，其君大夫必饋之餼，而陳、蔡皆無之，以此致厄，如晉重耳之不禮於鄭、衛，乞食於五鹿者然，烏有所謂「發徒役以圍孔子於野」者哉！《春秋傳》云：「陳不救火，君子是以知其先亡。」《國語》亦言陳之道路不修，賓旅無所依，故單子知其必亡。蓋陳之國事日非，其君大夫皆不恤賓旅，孔子亦不樂立於其朝。而蔡乃楚境，楚人亦務富國強兵，非能尊賢養士之國，雖有貞子、葉公之輩，度亦暫與相依而未必遂久與相處。是以往來兩地，未有定居，其窘餓窮乏蓋亦非一日之事矣。故曰「厄於陳、蔡之間」，言其非一時，非一地也。其反衛也，曰「公養之仕」，言其僅能免於昔日之絕糧也。

後之人但聞有絕糧之事而不知其故，遂疑二國大夫之相厄者，因附會而爲之說，而不知其舛也。故今皆不載。蔡乃楚境之說，詳見前「葉公」條下。

又按：陳、蔡之圍，經傳未有言者，獨《莊子》書數數言之。後人相傳之言，蓋本於此。不知莊子特譏孔子之好言禮義以自困其身，因有厄於陳、蔡一事，遂附會之，以自暢其毀禮滅義之宗旨耳。其言既皆寓言，則其事亦安得遂以爲實事也！《世家》、《家語》之文采之《莊》、《列》者半，當其在《莊》、《列》也，猶見有一二人以爲異端而不信者，^①及其在《世家》、《家語》也，則雖名儒亦信之矣。嗚乎！陽闢其名而陰襲其說而不之覺者，蓋不乏人矣，豈獨姚江之徒乃爲陽儒而陰釋哉！故凡不見於經傳

者，余概不敢妄錄。

又按：孔氏註《論語》「絕糧」章云：「吳伐陳，陳亂，故乏食。」說與《世家》不同。趙氏註《孟子》「厄於陳蔡」章亦不用《世家》說。是司馬遷雖載之《史記》，而漢人固不以爲然也。朱子《論語序說》云：「是時陳、蔡臣服於楚，若昭王來聘孔子，陳、蔡大夫安敢圍之？」是朱子固亦嘗闢之矣。自明季講家矜言博覽，且爲科場逢世之計，乃不辨黑白而采之，遂相沿至今，以爲固然。余故表而出之，以見其非先儒之說。

《世家》：「孔子以固窮告子路。子貢色作。孔子曰：『賜，爾以予爲多學而識之者與？』」曰：「然。非與？」曰：「非

①「見」，太谷本、南昌初刻本皆作「聞」。

也。予一以貫之。」孔子知弟子有愠心，乃召子路而問曰：「《詩》云：『匪兕匪虎，率彼曠野。』吾道非耶，吾何爲於此？」子路曰：「意者吾未仁耶，未知耶？」告子貢，子貢曰：「夫子之道至大，故天下莫能容，盍少貶焉？」告顏回，顏回曰：「不容，何病！不容，然後見君子！」孔子欣然而笑曰：「使爾多財，吾爲爾宰！」

余按：子路愠見而曰「君子亦有窮乎」。雖不能無怨天尤人之意，而未嘗有信道不篤之心。子曰：「衣敝緼袍與衣狐貉者立而不恥者，其由也與？」又曰：「道不行，乘桴浮於海，從我者其由與？」子路聞之喜，其自信果決如是，烏有以未仁未知疑孔子者哉！子貢曰：「夫子之得邦家者，所謂立之斯立，道之

斯行，綏之斯來，動之斯和。」又曰：「夫子溫、良、恭、儉、讓以得之。」孟子曰：「子貢智足以知聖人。」若欲孔子自貶其道，識趣之卑陋甚矣，何以爲子貢！南宮适問於孔子曰：「羿善射，臯盪舟，俱不得其死然。禹、稷躬稼，而有天下。」夫子不答。顏淵之言固當，然遽欣然而笑，欲爲之宰，毋乃近於好諛矣乎！余觀《論語》所載諸弟子未有不尊信聖人者，而孔子常有謙遜不敢自是之心。如《世家》之言，則是諸弟子自顏淵外皆不足以知孔子，而孔子不得不瑣瑣然自明其過之不在己也，何其與《論語》相反乃爾耶？此必無之事，不待詳辨者。至於《論語》「多識」、「一貫」之文，與「絕糧」、「固窮」之義毫不相蒙，自當別爲一章。今朱子《集註》分之，是也；《世家》

連而及之，亦非是。此事又見於《韓詩外傳》及《說苑》，而文復與《世家》互異，但有與子路問答語，而不及於顏淵、子貢。然其文尤繁碎，決係秦、漢文字，不足縷辨。其謬最顯而易見者：孔子以魯哀公六年自陳反衛，至十三年，吳夫差始賜伍員屬鏹以死。而《外傳》、《說苑》述孔子之言並有「子胥抉目於吳東門」之語。孔子以魯哀公十六年卒，至二十二年越始滅吳，已後越始通於諸夏，而《說苑》述孔子之言復有「句踐霸心生於會稽」之語。未來之事，孔子何由預知之而預告之乎？蓋此三書之文皆本《論語》「愠見」一事，而好事者敷衍其詞，遂致失真。正如今世間巷所傳之三國、殘唐、東西漢、晉演義，取史事而易之以俗語，加之以枝葉，以悅世人之耳

目，彼固不問其義理時勢之合與否也，三子者不察而誤采之耳。至《家語》在厄篇則又兼採三書而合之者，是以其文亂雜無章；且於句踐、子胥二語亦存之而不刪，正與阮逸所作偽《文中子元經》以隋人而避唐廟諱者同。其爲僞撰，不待辨而明者，不知後之儒者何以不之覺而信爲實也。故今一概不載。

《世家》云：「楚昭王興師迎孔子，將以書社地七百里封孔子。楚令尹子西曰：『王之使使諸侯，有如子貢者乎？』曰：「無有。」「王之輔相有如顏回者乎？」「曰：「無有。」「王之將率有如子路者乎？」「曰：「無有。」「王之官尹有如宰予者乎？」「曰：「無有。」「且楚之祖封於周，號爲子男五十里。今孔丘述三王之法，明周、召之業，王若用之，則楚安

得世世堂堂方數千里乎？夫文王在豐，武王在鎬，百里之君卒王天下。今孔丘得據土壤，賢弟子爲佐，非楚之福也。」昭王乃止。其秋，昭王卒於城父。孔子自楚反乎衛。」

余按：孔子得百里之地而君之，可以有天下，孟子推之則然，其門人或有知之者，外人不能也，彼子西者烏足以知之？季康子問：「由、求、賜可使從政也與？」當是時，三子已有所建白矣，猶不敢信如此。況於陳、蔡之時，子貢尚未出使於諸侯，顏淵、宰予皆無所表見，子路亦未嘗爲將帥，彼子西者烏足以知之？子西之人本不足稱，然未嘗有嫉賢妬能之事，白公之復言，子西用之矣。若知之而忌之，雖子西亦不至如是不肖也。而是時昭王方在城父以拒吳師，

竟卒於軍，亦非議封孔子時也。且書傳皆無見楚昭王之事，《楚世家》及《年表》亦皆無之，則此必後人之所附會無疑也。至所稱「書社地七百里」者，語亦誤。楚即欲封孔子，安能如是之大？蓋古之祿邑多以社計，故《春秋傳》云：「自莒疆以西，請致千社。」《荀子》云：「與之書社三百。」舊說蓋言楚欲以書社七百爲孔子祿邑，《史記》誤以書社爲地名，因加里於七百之文下耳。曰：然則《戴記》有「之荆」之文，何也？曰：蔡、楚境也，之蔡即之楚也。吾惡知其謂之荆者非之蔡乎？既相傳有至楚之事，故疑以爲昭王之聘之也；既聘矣而卒於不用，故又疑以爲子西之沮之也。吾惡知其非因臆度之故，遂附會而爲之說乎？故今皆不載。

子在陳，曰：「歸與！歸與！吾黨之小子狂簡，斐然成章，不知所以裁之。」《論語·公冶長》篇。

《世家》載此語於哀公三年。明年孔子如蔡；又明年如葉；反乎蔡，居蔡三歲；如楚。楚昭王卒，然後孔子反乎衛。夫孔子既思歸矣，乃反南轅而適蔡，又四五年而始反衛，何爲耶？然則此嘆當在反衛之前一二年中。故次之於「絕糧」之後。

附錄○子曰：「從我於陳、蔡者，皆不及門也。德行：顏淵、閔子騫、冉伯牛、仲弓；言語：宰我、子貢；政事：冉有、季路；文學：子游、子夏。」《論語·先進》篇。

附論○孟子曰：「君子之厄於陳、蔡之間，無上下之交也。」《孟子》。

《史記·孔子世家》以定十五年過

宋至陳，哀四年遷於蔡，六年反衛，而遷蔡之前復有反衛而再至陳之事。《年表》則以定十四年至陳，哀三年過宋，十年自陳反衛。其年皆與《孔子世家》不合，而亦無再往來之文。陳、衛、宋《世家》略與《年表》同，而多闕漏；惟《蔡世家》以昭二十六年至蔡，當魯哀之二年，則《年表》所無也。

余按：孔子以定十二年去魯，衛靈公以哀二年卒，則以爲定十五年去衛至陳者近是。既於是年或十四年至陳，則不應復於哀之三年過宋。《論語·述而》篇云：「冉有曰：『夫子爲衛君乎？』」子貢曰：「諾，吾將問之。」是二子皆嘗從孔子反衛也。哀七年《傳》云：「吳人召季康子，康子使子貢辭。」是子貢於反衛後先歸魯也。若孔子於十年始反衛，

則子貢不得於七年已在魯，故以爲哀六年反衛者近是。此皆當從《孔子世家》、《年表》不足據也。孔子曰「從我於陳、蔡者」，孟子曰「君子之厄於陳、蔡之間」，皆連舉之而無所分。孟子謂孔子有「見行可之仕」，有「際可之仕」，有「公養之仕」，亦不言陳、蔡。大抵陳、蔡不能尊賢禮士，不可依以久處，是以孔子往來其間，初無定居，其年月固有不能縷分者也。唯《孔子世家》所謂反衛而再至陳者似無其事，當從《年表》。說已見前「適衛」篇中。

《年譜》誤以孔子自陳反衛之後，復有如陳而再反衛之事，與《世家》同；其至陳去陳之年，亦與《世家》頗異。最可異者：六十三歲「自衛如陳，自陳如蔡，自蔡如葉，既而反蔡。楚昭王使人來

聘，陳、蔡圍之；昭王興師迎孔子，然後得免。孔子自楚反乎衛」。取《世家》五年之事悉置之一年之中，是年凡七至人國，行萬有餘里，往來如傳舍然。較之《世家》，尤爲疎脫。

反 衛

冉有曰：「夫子爲衛君乎？」子貢曰：「諾，吾將問之。」人曰：「伯夷、叔齊何人也？」曰：「古之賢人也。」曰：「怨乎？」曰：「求仁而得仁，又何怨？」出曰：「夫子不爲也！」《論語·述而》篇。

此章所稱「衛君」，先儒皆以爲出公輒。玩其詞意，良然。

按：《春秋傳》哀公七年，公會吳於鄆，太宰嚭召季康子，康子使子貢辭。

十一年，冉求爲季氏宰，及齊師戰於郊。則是孔子至衛之後，二子自衛先歸魯也。或者二子知夫子之不爲而遂去耶？然則此章問答，當在孔子反衛之初，哀公六七年間。故次之於此。

附錄○子路曰：「衛君待子而爲政，子將奚先？」子曰：「必也，正名乎！」子路曰：「有是哉？子之迂也。奚其正？」子曰：「野哉由也！君子於其所不知，蓋闕如也。名不正，則言不順；言不順，則事不成；事不成，則禮樂不興；禮樂不興，則刑罰不中；刑罰不中，則民無所措手足。故君子名之必可言也，言之必可行也。君子於其言，無所苟而已矣。」《論語·子路》篇。

《世家》以此章及「魯衛之政」章皆爲衛君輒之時。

余按：衛自靈公失道，政衰已久，兄

弟之歎不可，必其爲輒。而魯、衛連及，又似初從魯來焉者，其說未可據。唯此章正名之論似爲輒發，《世家》之說近是，先儒亦多從之。然無明文可考。故附次於此。

《戴記·檀弓》篇云：「孔子之衛，遇舊館人之喪，人而哭之哀。出，使子貢脫驂而賻之，曰：『子鄉者人而哭之，遇於一哀而出涕，予惡夫涕之無從也！』」

余按：孔子之用財，如子華之使齊，原思之爲宰，顏路之請車，或與或不與，皆因乎人與己之本量所當然，天理人情之不可移易者，未有但徇一時之意，偶然行之者也。若本不應如是，但因「遇於一哀，惡涕之無從」之故而脫驂賻之，則是偶然與之，亦可以偶然不與。聖人之用財，恐不如是之苟也。《戴記》

之文，本多附會，此或別有其故，而傳者失其真；或本無此事，均未可知。故今不錄。

孔文子之將攻太叔也，訪於仲尼。仲尼曰：「胡簋之事，則嘗學之矣；甲兵之事，未之聞也。」退，命駕而行，曰：「鳥則擇木，木豈能擇鳥？」文子遽止之，曰：「圉豈敢度其私？訪衛國之難也！」將止，魯人以幣召之，乃歸。《左傳》哀公十一年。

按：此文「胡簋」四句，與《論語》「問陳」章「俎豆」數語相類，其事亦相類。未必兩事適相符如此，而又皆適在衛。蓋本一事，而傳聞者異也。以理度之，問陳之失小，問攻太叔之失大。彼可勿行，而此則當去；彼可因所問而導之以禮，如以「臨事好謀」戒子路者然，此則但當以不對拒之。竊疑此文爲得其實，

故兩存之，以俟夫有識者刪其一焉。說並見前「衛靈公」條下。

附論○孟子曰：「於衛孝公，公養之仕也。」《孟子》。

《史記》衛無孝公，而孔子反衛在出公輒之時，故朱子以孝公爲輒。

余按：《春秋》經傳哀二年，衛靈公卒，衛人立輒。十六年正月，衛侯輒來奔。《傳》在十五年冬。至四月，孔子卒。公養之爲輒無可疑者。輒亡在外，故稱出公。出，非謚也，輒之謚蓋史逸之矣。衛人既以蒯瞶得罪於靈公而輒之拒之爲是，則謚之爲孝亦無足怪者。故從朱子之說。

孔子之於衛孝公，其詳不可考。

余按：《春秋》昭七年《傳》：「孔成子夢康叔謂己：『立元，余使羈之孫圉與

史苟相之。」哀十五年《傳》：「大子與五人介，迫孔悝於厠，強盟之，孔悝立莊公。」則是靈、孝之世，孔氏實執國政。孔子之在衛，文子實留之，故有「擇木」之喻。若文子非執衛柄，不過衛諸大夫，孔子不答所問足矣，不必因此而遂去也。文子敏而好學，不恥下問，則其爲人必好賢禮士者。是以孔子爲之留連而不遽去，非苟然而已也。

又按：傳記所載從無孔子與衛孝公問答之語，則是孝公年少，尚未知與孔子相周旋，但文子言於君而致饗餼於孔子耳。是以孟子謂之「公養之仕」，明非立其朝而食其祿也。余恐世之儒者疑孔子之欲輔孝公以行道，不然則疑孔子之苟利其養而不肯去，故推其前後而爲之解。

歸魯上

《世家》云：「冉有爲季氏將師，與齊戰於郎，克之。季康子曰：『子之於軍旅，學之乎？性之乎？』冉有曰：『學之於孔子。』季康子曰：『孔子何如人哉？』對曰云云。康子逐公華、公賓、公林，以幣迎孔子。孔子歸魯。」

余按：所載冉有之言淺陋，不足以稱聖人，必後人所僞托無疑。故今不取。而《春秋傳》言「師及齊師戰於郊」，《世家》云「郎」，亦誤。

《家語》云：「孔子自衛反魯，息駕於河梁而觀焉。有懸水三十仞，圜流九十里，魚鼈不能道，鼃鼃不能居，有一丈夫方將厲之。孔子使人並涯止之，丈夫不

以措意，遂度而出。孔子問焉」云云。

余按：此言本之《莊子》外篇，其原文云：「孔子觀於呂梁，縣水三十仞，流沫四十里，黿鼉魚鼈之所不能游也。見一丈夫游之，數百步而出，被髮行歌而游於塘下。孔子從而問焉，曰：『吾始乎故，長乎性，成乎命，從水之道而不爲私焉，此吾之所以蹈之也。』」然則外篇之意但欲明夫自然之道、無爲之旨，故設爲丈夫、孔子問答之言以暢其說耳，非實事也。《家語》以爲實然，愚矣。莊周書中，蜥蛇、河海、光景、無有，皆有問答之語，亦將謂光景、無有皆能爲人言乎？且其所改外篇之文尤無倫理。呂梁之水，縣三十仞，可也；自衛以下，河流平地，安得三十仞而縣之？孔子觀於呂梁，可也；自衛反魯，去河絕遠，安

得河梁而息駕焉？丈夫游之而復出，孔子問焉，可也；若丈夫既度河，則與孔子各在河之一涯，又安能隔大河而與之語乎？嗚乎！《莊子》之言之必無者，《家語》皆以爲誠有也；《莊子》之言之容或有之者，《家語》則又改之使之必無，此何爲耶？

又按：《列子》《黃帝》、《說符》兩篇亦載此事，一與《莊子》文同，一與《家語》文同。蓋《列子》亦後人之所僞撰，故柳子厚謂其書多增竄，高氏亦謂後人會粹而成之者，是以一事而兩采之，較之《家語》尤不可信。

季孫欲以田賦，使冉有訪于仲尼。仲尼曰：「某不識也。」三發，卒曰：「子爲國老，待子而行，若之何子之不言也？」仲尼不對，而私於冉有曰：「君子之行也，度於禮；施取其

厚，事舉其中，歛從其薄。如是，則以丘亦足矣。若不度於禮而貪冒無厭，則雖以田賦，將又不足。且子季孫若欲行而法，則周公之典在；若欲苟而行，又何訪焉！」弗聽。十二年春王正月，用田賦。《左傳》哀公十二年。

《國語》亦載此事，而文頗與此異。蓋《國語》皆後人所推衍，非當日之言，是以前文常繁於內傳而多與諸經不合，不如內傳爲近其實，故棄彼而存此。

季氏富於周公，而求也爲之聚歛而附益之。子曰：「非吾徒也！小子鳴鼓而攻之，可也！」《論語·先進》篇。

冉求爲季氏宰，無能改於其德，而賦粟倍他日。孔子曰：「求非我徒也！小子鳴鼓而攻之，可也！」《孟子》。

按：《論語》、《孟子》所稱乃一事而其文小異者。既云「賦粟倍他日」則所

謂「聚歛」者即《左傳》「用田賦」之事可知也。以其互有詳略，故並次之於此。

子曰：「吾自衛反魯，然後樂正，《雅》、《頌》各得其所。」《論語·子罕》篇。

正樂與用田賦未知孰爲先後。然孔子之歸在孔文子訪攻太叔之後，太叔之出在十一月葬滕隱公之後，則是孔子歲暮始歸魯也。田賦之用在明年正月，其間當無幾時。故次此文於用田賦之後。

子語魯太師樂，曰：「樂其可知也：始作，翕如也；從之，純如也，皦如也，繹如也，以成。」《論語·八佾》篇。

子曰：「師摯之始，《關雎》之亂，洋洋乎盈耳哉。」《論語·泰伯》篇。

按：「語樂」即「正樂」之事，「盈耳」即「得所」之驗，故並次之於此。

附錄○子所雅言，《詩》、《書》，執禮，皆雅言也。《論語·述而》篇。

此孔子平日事，不僅歸魯以後爲然。以其與正樂之事同類，故附次於此。

《世家》云：「古者詩三千餘篇，及至孔子，去其重，取可施於禮義，上采契、后稷，中述殷、周之盛，至幽、厲之缺，三百五篇。」康成之徒多非其說。孔氏穎達云：「書傳所引之詩，見在者多，亡逸者少，則孔子所錄不容十分去九，遷言未可信也。」而宋歐陽氏修云：「以《詩譜》推之，有更十君而取一篇者，有二十餘君而取一篇者。由是言之，何啻三千？」邵氏雍亦云：「諸侯千有餘國，《風》取十五，西周十有二王，《雅》取其六。」則又皆以遷言爲然。

余按：《國風》自二《南》、《邶》以外多衰世之音，《小雅》大半作於宣、幽之世，夷王以前寥寥無幾。如果每君皆有詩，孔子不應盡刪其盛而獨存其衰。且武丁以前之頌豈遽不如周，而六百年之風雅豈無一二可取，孔子何爲而盡刪之乎？子曰：「誦《詩》三百，授之以政，不達，使於四方，不能專對，雖多，亦奚以爲！」子曰：「《詩》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無邪』。」玩其詞意，乃當孔子之時已止此數，非自孔子刪之而後爲三百也。《春秋傳》云：「吳公子札來聘，請觀於周樂。」所歌之風無在今十五國外者。是十五國之外本無風可采，不則有之而魯逸之，非孔子刪之也。且孔子所刪者何詩也哉？鄭、衛之風，淫靡之作，孔子未嘗刪也。「絲麻菅蒯」之句不遜於「縞

衣茹蘆」之章，即「棣華室遠」之言亦何異於「東門不即」之意？此何爲而存之，彼何爲而刪之哉？況以《論》、《孟》、《左傳》、《戴記》諸書考之，所引之詩逸者不及十一，則是穎達之言左券甚明；而宋儒顧非之，甚可怪也。由此論之，孔子原無刪詩之事。古者風尚簡質，作者本不多，而又以竹寫之，其傳不廣，是以存者少而逸者多。《國語》云：「正考父校商之名頌十二篇於周大師，以《那》爲首。」鄭司農云：「自考父至孔子又亡其七篇。」是正考父以前《頌》之逸者已多，至孔子又二百餘年而又逸其七。故世愈近則詩愈多，世愈遠則詩愈少。孔子所得止有此數，或此外雖有而缺略不全，則遂取是而釐正次第之以教門人，非刪之也。《尚書》百篇，伏生僅

傳二十八篇，逸者七十餘篇；孔安國得多十餘篇，逸者尚數十篇。禮之逸者尤多。自漢以來易竹以紙，傳布最易，其勢可以不逸，然其所爲書亦代有逸者。逸者，事勢之常，不必孔子刪之而後逸也。故今於刪詩之說悉不敢載。

僞《孔傳·書序》云：「伏羲、神農、黃帝之書，謂之《三墳》，言大道也。少昊、顓頊、高辛、唐、虞之書，謂之《五典》，言常道也。孔子觀史籍之煩文，懼覽者之不一，討論《墳》、《典》，斷自唐、虞而下。」《書緯》云：「孔子得黃帝玄孫帝魁之書，迄於秦穆公，凡三千二百四十篇，爲《尚書》。斷遠取近，定其可爲世法者百二十篇，爲《簡書》。」後世多以其說爲然。

余按：《傳》云：「郯子來朝，昭子問

焉，曰：「少皞氏鳥名官，何故也？」鄒子曰：「吾祖也，我知之。」仲尼聞之，見於鄒子而學之。」聖人之好古也如是，果有羲、農、黃帝之書傳於後世，孔子得之當如何而愛護之，當如何而表章之，其肯無故而刪之乎？《論語》屢稱堯、舜；《孟子》言必稱堯、舜，其道唐、虞之事尤詳，而皆無一言及於黃、炎者，則高辛氏以前之無書也明矣。唯《春秋傳》頗言上古時事，然其文多平而弱，其事多奇而詭，與《堯典》、《禹貢》大不類，蓋皆出於傳聞，必非當時之書之所載也。《三墳》、《五典》之名雖見於《傳》，然不言爲何人所作，故杜氏註但云「皆古書名」。若《書序》果出於安國，杜氏豈容不見而不註耶？《虞書》曰「慎徽五典」，又曰「天敘有典」、「自我五典」。是知堯、舜

之世已有《五典》，蓋即五倫之義書之策以教民者。安知《傳》之所云非此五典歟？古者以竹木爲書，其作之也難，其傳之也亦不易。孔子所得者止於是，則遂取是而考訂整齊之以傳於門人耳，非刪之也。《世家》但云「序《書》」，^①亦無「刪《書》」之文。《漢志》雖有《周書》七十餘篇，然皆後人之所僞撰。劉向但云「孔子所論百篇之餘」，亦未嘗言孔子之所刪也。故今於刪《書》之說悉不敢載。

附錄○子曰：「加古本作『假』。我數年，五十二字古本作『卒』。以學《易》，可以無大過矣！」《論語·述而》篇。

此語無年可考。觀其詞意，蓋在歸魯以後。故附次於「正樂」之後。

①「世家」，原作「家世」，今據《畿輔》本、南昌初刻本改。

《世家》云：「孔子晚而喜《易》，序《彖》、《繫》、《象》、《說卦》、《文言》。」由是班固以來諸儒之說《易》者皆謂《傳》爲孔子所作。至於唐宋咸承其說。

余按：《春秋》，孔子之所自作，其文謹嚴簡質，與《堯典》、《禹貢》相上下；《論語》，後人所記，則其文稍降矣。若《易傳》果孔子所作，則當在《春秋》、《論語》之間，而今反繁而文大類《左傳》、《戴記》，出《論語》下遠甚，何耶？《繫詞》、《文言》之文或冠以「子曰」，或不冠以「子曰」；若《易傳》果皆孔子所作，不應自冠以「子曰」字；即云後人所加，亦不應或加或不加也。《孟子》之於《春秋》也，嘗屢言之，而無一言及於孔子傳《易》之事。孔、孟相去甚近，孟子之表彰孔子也不遺餘力，不應不知，亦不應

知之而不言也。由此觀之，《易傳》必非孔子所作，而亦未必一人所爲；蓋皆孔子之後通於《易》者爲之，故其言繁而文，其冠以「子曰」字者，蓋相傳以爲孔子之說而不必皆當日之言；其不冠以「子曰」字者，則其所自爲說也。

杜氏《春秋傳·後序》云：「汲冢中，《周易》上下篇與今正同，別有《陰陽說》，而無《彖》、《象》、《文言》、《繫詞》。疑于時仲尼造之於魯，尚未播之於遠國也。」

余按：汲冢《紀年》篇乃魏國之史。冢中書，魏人所藏也。魏文侯師子夏，子夏教授於魏久矣，孔子弟子能傳其書者莫如子夏。子夏不傳，魏人不知，則《易傳》不出於孔子而出於七十子以後之儒者無疑也。

又按：《春秋》襄九年《傳》，穆姜答

史之言與今《文言》篇首略同而詞小異。以文勢論，則於彼處爲宜；以文義論，則「元」即「首」也，故謂爲「體之長」，不得遂以爲「善之長」。會者，合也，故前云「嘉之會也」，後云「嘉德足以合禮」；若云「嘉會足以合禮」，則於文爲複，而嘉會二字亦不可解。「足以長人，合禮和義，而幹事，是以雖隨無咎」，今刪其下二句而冠「君子」字於四語之上，則與上文文義了不相蒙。然則是作《傳》者采之魯史而失其義耳，非孔子所爲也。《論語》云：「曾子曰：『君子思不出其位。』」今《象傳》亦載此文。果《傳》文在前與？記者固當見之，曾子雖嘗述之，不得遂以爲曾子所自言。而《傳》之名言甚多，曾子亦未必獨節此語而述之。然則是作《傳》者往往旁采古人之言以

足成之，但取有合卦義，不必皆自己出。既采曾子之語，必曾子以後之人之所爲，非孔子所作也。且《世家》之文本不分明，或以「序」爲《序卦》，而以前序《書》傳之文例之，又似序述之義，初無孔子作《傳》之文。蓋其說之晦有以啟後人之誤，故今皆不載。

附錄○夏五月，昭夫人孟子卒。孔子與弔。《左傳》哀公十二年。

附錄○冬十二月，螽。季孫問諸仲尼，仲尼曰：「某聞之，火伏而後蟄者畢。今火猶西流，司曆過也。」同上。

洙泗考信錄卷之三終

道光四年東陽署中刻

洙泗考信錄卷之四

大名崔述東壁謹考 石屏門人陳履和校刊

歸魯下

春，西狩於大野。叔孫氏之車子鉏商獲麟，以爲不祥，以賜虞人。仲尼觀之曰：「麟也！」然後取之。《左傳》哀公十四年。

有以告者曰：「有麕而角者。」孔子曰：「孰爲來哉！孰爲來哉！」反袂拭面，涕沾袍，曰：「吾道窮矣！」《公羊傳》哀公十四年。

世衰道微，邪說暴行又作，^①臣弑其君者有之，子弑其父者有之。孔子懼，作《春秋》。

《孟子》。

按：《春秋》終於獲麟，則成於獲麟之後可知，故次之於此。先儒或謂文成致麟，然麟至見獲，非瑞乃災，其說非是。杜氏以爲感麟而作，作起獲麟，則文止於所起，似矣。然二傳皆未嘗言，故今亦闕之。

《世家》載孔子之言云：「弗乎！弗乎！君子疾沒世而名不稱焉。吾道不行矣，吾何以自見於後世哉？」乃因史記作《春秋》云云。其言似急於求名者，殊失聖人之意，今不取。

備考○《春秋古經》十二篇。《漢書·藝文志》。

附論○孟子曰：「王者之迹熄而《詩》

①「又」，太谷本、南昌初刻本皆作「有」。

亡；《詩》亡，然後《春秋》作。晉之《乘》，楚之《檇杌》，魯之《春秋》，一也；其事則齊桓、晉文，其文則史。」孔子曰：「其義則某竊取之矣！」○孟子曰：「《春秋》，天子之事也。是故，孔子曰：『知我者其惟《春秋》乎？罪我者其惟《春秋》乎？』」○孟子曰：「春秋無義戰，彼善於此則有之矣。征者，上伐下也；敵國不相征也。」並《孟子》。

胡氏安國云：「仲尼作《春秋》以寓王法，惇典庸禮，命德討罪，其大要皆天子之事也。知孔子者，謂此書之作遏人欲於橫流，存天理於既滅，爲後世慮至深遠也。罪孔子者，以謂無其位而託二百四十二年南面之權，使亂臣賊子禁其欲而不得肆，則戚矣。」

余按：孔子以東周之世禮樂征伐自諸侯出，故修《春秋》以尊王室。故曰：

「自諸侯出，十世希不失矣；自大夫出，五世希不失矣；陪臣執國命，三世希不失矣。」蓋位愈卑則愈不可僭，況以布衣而專黜陟之大權乎！唐哥舒翰討安祿山，或勸之還兵以誅楊國忠，曰：「如此，乃翰反，非祿山也。」若孔子先已僭天子之權，彼亂臣賊子復何懼焉？孟子曰：「王者之迹熄而《詩》亡；《詩》亡，然後《春秋》作。」天子之事云者，猶所謂王者之迹也。《書》，天子之事也；《詩》，天子之事也。《乘》、《檇杌》、《春秋》，則諸侯之史而非天子之事也。孔子據周禮以書列國之事，所關者天下之治亂，所正者天下之名分。則不可更以諸侯之史目之，故曰天子之事耳。言其與《詩》、《書》同而非《乘》、《檇杌》之比也，豈謂其專黜陟之大權哉！若僭其黜陟即可

以爲天子之事，則吳、楚之僭王皆可以謂爲天子之事乎？爲是說者非止誣聖人，亦教天下以悖上作亂也。故余不得不辨。

又按：《春秋傳》晉韓起聘于魯，見《易象》與魯《春秋》，曰：「周禮盡在魯矣！」然則魯之《春秋》本據周禮以書時事。但自東遷以後，時異勢殊，盟會擅於諸侯，政事專於大夫，一切戰爭弑奪之事，皆成周盛時所未嘗有者。秉筆者苦於無例可循，而其識亦未必足以及之，則其書法不合於周禮者當亦不少。是以孔子取而修之，正君臣之分，嚴內外之防，尊卑有經，公私有別，然後二百四十年中善不待褒而自見，惡不待貶而自明。大義凜然，功罪莫能逃者，故曰「孔子成《春秋》而亂臣賊子懼」耳。非

以其專黜陟爲足懼也。惜乎後之儒者過於求深，而往往反失其本來之意也。

陳成子弑簡公。孔子沐浴而朝，告於哀公曰：「陳恒弑其君，請討之！」公曰：「告夫三子。」孔子曰：「以吾從大夫之後，不敢不告也。君曰『告夫三子』者。」之三子告，不可。孔子曰：「以吾從大夫之後，不敢不告也。」

《論語·憲問》篇。

齊陳恒弑其君壬于舒州。孔丘三日齊而請伐齊三。公曰：「魯爲齊弱久矣，子之伐之，將若之何？」對曰：「陳恒弑其君，民之與者半。以魯之衆加齊之半，可克也。」公曰：「子告季孫。」孔子辭，退而告人曰：「吾以從大夫之後也，故不敢不言。」《左傳》哀公十四年。

程子云：「左氏記孔子之言曰：『陳恒弑其君，民之不與者半。以魯之衆加

齊之半，可克也。」此非孔子之言。誠若此言，是以力，不以義也。若孔子之志，必將正名其罪，上告天子，下告方伯，而率與國以討之。至其所以勝齊者，孔子之餘事也，豈計魯人之衆寡哉！^①

余按：《傳》文前云：「三日齋，而請伐齊。」則已告哀公以義之當討矣。而公以「魯爲齊弱」致疑，故復言此以釋其疑，非以力不以義也。哀公之所懼者，不克。若不告以可克之故，尚何望哀公之肯討耶？程子未嘗詳繹《傳》文，但節其後數語，遽謂之以力不以義，不亦冤乎！孔子曰：「暴虎馮河，死而無悔者，吾不與也！必也臨事而懼，好謀而成者也。」「子之所慎：齊、戰、疾。」聖人舉事固主於義，^②然亦必有知己知彼之明，謀定而後戰，烏有舉數萬人之

命冒然一擲而不慮其事之所終乎哉！諸葛武侯之表懷帝也，曰：「今南方已定，甲兵已足，當獎帥三軍，北定中原。」若以程子論之，是武侯亦以力不以義矣。孟子曰：「率其子弟，攻其父母，未有不勝者也。」又曰：「彼陷溺其民，王往而征之，夫誰與王敵！」蓋義以民心爲主，故孔子以「民之不與」言之，非論力，正論義也。況當是時，天子已微，自晉失伯以來，天下亦無方伯。與國如宋如衛皆不足與有爲，乃欲舍不共戴天之齊民而求助於不可倚仗之鄰國，謂因齊民爲以力而率與國則爲以義，非獨迂於論事，抑亦疎於論義矣。此乃宋儒之失，非《左傳》之謬。但《傳》文不若《論語》

①「主」，原作「生」，今據太谷本、南昌初刻本改。

醇古，疑記言者才有高下之故；然與《論語》互有詳略，足相發明。而孔子之辭亦與《論語》不同，未知孰是。故並存之。

附錄○哀公問曰：「何爲則民服？」孔子對曰：「舉直錯諸枉，則民服；舉枉錯諸直，則民不服。」《論語·爲政篇》。○哀公問弟子孰爲好學，孔子對曰：「有顏回者好學，不遷怒，不貳過。不幸短命死矣！今也則亡，未聞好學者也。」《論語·雍也篇》。

附錄○季康子問：「使民敬忠以勸，如之何？」子曰：「臨之以莊則敬，孝慈則忠，舉善而教不能則勸。」《論語·爲政篇》。○季康子問：「仲由可使從政也與？」子曰：「由也果，於從政乎何有？」曰：「賜也可使從政也與？」曰：「賜也達，於從政乎何有？」曰：「求也可使從政也與？」曰：「求

也藝，於從政乎何有？」《論語·雍也篇》。○季康子問政於孔子，孔子對曰：「政者，正也。子帥以正，孰敢不正？」《論語·顏淵篇》。○季康子患盜，問於孔子，孔子對曰：「苟子之不欲，雖賞之不竊！」同上。○季康子問政於孔子，曰：「如殺無道以就有道，何如？」孔子對曰：「子爲政，焉用殺？子欲善而民善矣。君子之德風，小人之德草。草上之風，必偃。」同上。○子言衛靈公之無道也，康子曰：「夫如是，奚而不喪？」孔子曰：「仲叔圉治賓客，祝鮀治宗廟，王孫賈治軍旅。夫如是，奚其喪？」《論語·憲問篇》。○康子饋藥，拜而受之，曰：「某未達，不敢嘗。」《論語·鄉黨篇》。

附錄○孟武伯問孝，子曰：「父母惟其疾之憂。」《論語·爲政篇》。○孟武伯問：「子路仁乎？」子曰：「不知也。」又問，子曰：

「由也，千乘之國可使治其賦也，不知其仁也。」「求也何如？」子曰：「求也，千室之邑，百乘之家，可使爲之宰也，不知其仁也。」「赤也何如？」子曰：「赤也，束帶立於朝，可使與賓客言也，不知其仁也。」《論語·公冶長》篇。

以上十一條雖無年可考，然必皆在歸魯之後無疑。故並附次於「請討陳恒」之後。

《世家》云：「季康子問政，曰：『舉直錯諸枉，則枉者直。』」蓋采《爲政》篇文而誤以哀公爲康子也。又因此文與答樊遲之語相類而誤易之，則益舛矣。今不從。

《論語·先進》篇亦載答顏淵好學語，而以哀公爲季康子，且遺「不遷怒」等三句。孫覺曰：「夫子之對季康子與

哀公同，而有略有詳，於臣略，於君詳者也。」

余按：此二章其文極相類，疑亦本一事而所記有詳略異同。正如《史記》誤以「舉直錯諸枉」爲答康子語耳，^①不必曲爲之解也。《傳》曰：「所見異辭，所聞異辭，所傳聞異辭。」《論語》諸篇非一人之所記，故其中往往有重出異同之語，必盡以爲二事，則泥古之過也。故今止載《雍也》篇文。

《家語》載有「哀公賜桃，以黍雪之」之事，孔子并食之而辨之云云。

余按：春秋之時風尚近古，以黍雪桃必無此事。且此亦小事耳，聖人之詞簡質而氣渾厚，況侍食於君前，何至喋

①「諸」，原無，今據太谷本補。

喋辨此不休邪？此文本之《韓非》，非所引事初無實錄，姑妄言以爲說資者；此說尤陋，不足深辨。然《家語》亦采之。嗚呼，蓋亦無有不采者矣！

備覽○恤由之喪，哀公使孺悲之孔子，學士喪禮。《士喪禮》於是乎書。《雜記》。

存疑○孺悲欲見孔子，孔子辭以疾。

將命者出戶，取瑟而歌，使之聞之。《論語·陽貨》篇。

陽貨篇。

按：孺悲果有過，孔子責之可也；若有大過而不可教，絕之可也；胡爲乎陽絕之而陰告之，有如兒戲然者？恐聖人不如是之輕易也。使悲果能聞歌而悔，^①則責之而亦必悔可知也。使責之而竟不知悔，即聞歌奚益焉？孔子於冉有之聚斂，弟子也，責之而已；於原壤之夷俟，故人也，亦責之而已；未有故

考終

絕之而故告之如此一事者。獨《陽貨》篇有之，《陽貨》篇之文固未可以盡信也。或當日曾有辭孺悲見之事，而傳之者增益之以失其真，故列之於存疑。

《戴記·檀弓》篇云：「孔子蚤作，負手曳杖，消搖於門，歌曰：『泰山其頽乎？梁木其壞乎？哲人其萎乎？』子貢聞之，趨而入。子曰：『予疇昔之夜，夢坐奠於兩楹之間，予殆將死也！』蓋寢疾七日而歿。」

余按：《論語》所記孔子之言多矣，大抵皆謙遜之辭而無自聖之意，皆明民

①「悲」上，太谷本有「孺」字。「歌」，太谷本無此字。

六年。

義所當爲而不言禍福之將至。獨此歌以「泰山」、「梁木」、「哲人」自謂，而預決其死於夢兆，殊與孔子平日之言不類。恐出於後人傳聞附會之言。故不敢載。

夏四月己丑，孔丘卒。《左氏春秋》哀公十有

杜氏註云：「四月十八日乙丑，無己丑。己丑，五月十二日。日月必有誤。」

余按：杜氏所以如是註者，蓋因哀十五年《傳》文中有閏月，遞推而下，則四月不當有己丑耳。不知《傳》雖有此閏月，魯實無此閏月，己丑正當在四月也。何以明之？春秋之時，列國置閏互異。昭二十二年王室之亂，經、傳之文皆差一月，蓋經本之魯史，傳采之周史。魯於六月置閏，周於十二月始置閏故也。何以明之？景王之葬，經、傳皆

在六月，是六月以前周與魯皆不置閏也。傳於十二月後始書閏月，是周於十二月置閏也。王猛之居皇也，經書於夏而傳在秋七月戊寅，其人於王城也，經書於秋而傳在冬十月丁巳，其卒也，經書於冬十月而傳在十一月乙酉。自六月以後，閏月以前，經之紀事無不先傳一月，是魯於六月已置閏也。且以傳文考之，十二月有庚戌，閏月有辛丑，明年正月壬寅朔，則十二月當爲癸卯朔。而經何以書「十有二月癸酉朔，日有食之」？然則是傳之閏月即經之十有二月。而周、魯諸閏之不同，衆證明白，曉然而無疑矣。哀十二年《傳》云：「冬十二月，螽。」孔子曰：「火猶西流，司曆過也。」是哀公之世，魯曆後天而失一閏之明證也。哀十六年，續經書云：「正月己

卯，衛世子蒯瞶自戚入於衛，衛侯輒來奔。」而傳乃在十五年之閏月。蓋緣魯失一閏，故衛閏月之事在魯明年正月，傳採之衛史，而續經所書則魯史也。是哀十五年十二月以後，魯不置閏之明證也。由是言之，續經所書之四月即杜氏所推之三月，^①此月正當有己丑，月日皆不誤矣。《春秋》中如此者甚多，不可枚舉。杜氏偶未深考，但以《傳》之日月爲據。經有與《傳》異者，於他國事則以爲從告，於魯事則以爲誤。所謂「智者千慮，必有一失」，學者不可據註而疑經也。故今仍從續經，周正之夏四月己丑，蓋夏正之春二月十一日也。

《年譜》云：「魯哀公十六年四月乙丑，即今之二月十八日，孔子卒。」

余按：此說實本之杜氏《左傳注》。

然杜氏之意但以所推長曆未符，故疑乙己二字相似而日或誤，不則月或誤耳，故曰「日月必有誤」，猶有闕疑之意焉，未嘗決以爲乙丑也。《年譜》公然僭改經文，以己爲乙，斷以爲二月十八日者，其意以爲言之不確，則人疑己之無所傳而不深信，是以居之不疑以欺後世。而不知四月之固無乙丑也，而不知己丑之反在四月也。然則作《年譜》者本無所據，而但掇拾註疏諸子之唾餘以成書也，昭昭然矣。《年譜》不知何人所撰，今見於《闕里志》，云出《素王》事紀。然觀其中亦似嘗有所刪節者，其所去取又出《家語》之下。然而近世之士莫不信而采之，其亦可歎矣夫！

①「三」，《微輔》本作「五」。

《史記·孔子世家》及杜氏《春秋

註》皆謂孔子年七十三，蓋皆以孔子爲襄公二十二年生也。今既從二傳，以爲襄公二十一年生，則孔子至是當年七十有四。而《索隱》乃云：「若孔子以二十一年生，至哀十六年爲七十三；若二十二年生，則七十二。」殊不可解。

孔丘卒，公誄之曰：「旻天不弔，不慙遺一老，俾屏余一人以在位！瑩瑩余在疚。嗚呼哀哉，尼父！」無自律！」《左傳》哀公十六年。

附錄○子溫而厲，威而不猛，恭而安。
《論語·述而》篇。○子之燕居，申申如也，夭夭如也。同上。

《戴記·儒行》篇云：「魯哀公問於孔子曰：『夫子之服，其儒服與？』」孔子對曰：「丘少居魯，衣逢掖之衣；長居宋，冠章甫之冠。丘聞之也，君子之學

也博，其服也鄉。丘不知儒服。」

余按：此篇語夸而複，文淺而放，乃戰國之風氣，非春秋之語言，李氏固已辨之矣。孔子見君，自有大夫朝服，乃一定之制，哀公亦不得疑而問之也。且玩其語意，乃謂宋人冠章甫，魯人衣逢掖，孔子隨所在國俗而服之，不斤斤於禮耳，非謂一時兼用之也。後人合以爲一，反以爲孔子之禮服，誤矣。《莊子》外篇亦有與哀公論儒服之事，與此如出一口。蓋皆放蕩之士疾世儒之拘謹，服儒衣冠，自命儒者，故爲是言以詆之耳；豈得以其托諸孔子，載諸《戴記》，而遂以爲實然也哉？今不錄。

附錄○子罕言利與命與仁。《論語·子罕》篇。○子不語怪、力、亂、神。《論語·述而》篇。

《家語》云：「齊有一足之鳥飛集於公朝，下止於殿前，舒翅而跳。齊侯大怪之，使使聘魯，問孔子。孔子曰：『此鳥名商羊，水祥也。童謠曰：天將大雨，商羊鼓舞。今齊有之，將有大水爲災。』」頃之，大霖雨，水泛溢。景公曰：「聖人之言信而有徵矣！」^①

余按：五石之隕、六鷁之退，《春秋》爲宋志之。《左氏傳》中神怪之事尤多。商羊之舞，《春秋》何以不書？《左傳》何以不載？自春秋來，大雨水者無慮千計，何以未有一人見商羊乎？孔子之所以聖，以其祖述堯舜，憲章文武，而傳道於萬世，不以小才小藝故也。即以才藝言之，達巷黨人曰：「大哉孔子，博學而無所成名！」子曰：「吾何執，執御乎？執射乎？」太宰問於子貢曰：^①

「夫子聖者與？何其多能也。」子聞之曰：「吾少也賤，故多能鄙事。」然則所謂「博學」、「多能」云者，亦謂兵、農、禮、樂、射、御、書、計之屬，非若《山海經》、《淮南子》之所爲也。後之人但聞孔子博學多能，遂誤以爲搜神志怪之流。然《國語》猶頗徵引往昔以附會之，而此則直以誦童謠之故聖之，嘻，亦陋矣！童子言之，孔子誦之，童子之智勝孔子矣，何不聖童子而聖孔子也？卜偃、師已皆能誦童謠以推未來之事，將皆得爲聖人乎？此乃無識之士妄撰以見聖人之博，而不知其適以小聖人也。故今不錄。說並見後條下。

《家語》云：「楚王渡江，江中有物大

①「子貢」，原作「孔子」，今據太谷本、《畿輔》本改。

如斗，圓而赤，直觸王舟。舟人取之。王大怪之，遍問羣臣，莫之能識。王使使聘於魯，問於孔子。子曰：「此所謂萍實者也，唯霸者爲能獲焉。吾昔之鄭、過陳，聞童謠曰：『楚王渡江，得萍實，大如斗，赤如日，剖而食之，甜如蜜。』」云云。

余按：萍實之事荒誕不經，童謠之言鄙陋可笑，春秋之世不但無此等事，亦並無此等語。而世信之，何耶？童謠之占，自《春秋傳》、《國語》始有之，皆附會耳，非實事也。然鸛鵒謠於文、武之時，弧服應以褒姒之獄，^①人固莫之測也。漢、唐以降，此類尤多。然「千里草」、「桃李子」、「雨帝」之屬，其文似皆別有所指，而好事者假借離合以推之於時事。即間有一二斥言者，亦終不甚了了，如「天下皆烟」之類。謠者亦莫知其爲何

應也。從未有明白切直、委曲詳盡如「商羊」、「萍實」之謠者。以童子爲無知而妄言乎，何以歷歷分明如是？以童子爲知之而故言乎，已見之物羣臣莫之識也，未來之事童子何由知之？且孔子適陳，偶耳；適陳而聞此謠，亦偶耳。假使孔子偶不過陳，或過陳而偶不聞此謠，不幾無以答楚王乎？他人適不聞耳，聞之復誰不能解者，亦不必爲孔子貴也。此與商羊之事皆本《說苑》，《家語》復增益之，是以其言益陋。今並不錄。說並見前條下。

附錄○子絕四：毋意，毋必，毋固，毋我。《論語·子罕》篇。○子之所慎：齊，戰，疾。《論語·述而》篇。

①「姒」，太谷本作「姒」。

附錄○子以四教：文，行，忠，信。《論語·述而》篇。

《戴記·射義》篇云：「孔子射於矍相之圃，蓋觀者如堵牆。射至於司馬，使子路執弓矢出延射云云。蓋去者半，入者半。又使公罔之裘序點揚觶而語云云。蓋僅有存者。」

余按：《論語》云：「互鄉難與言，童子見，門人惑。子曰：『與其進也，不與其退也，唯何甚！』」又曰：「有鄙夫問於我，空空如也，我叩其兩端而竭焉。」聖人之教人之不輕絕之也如是。故孟子曰：「仲尼不爲己甚者。」烏有一射而拒人至於如是者哉。且如序點之言，「好學不倦，好禮不變，耄期稱道不亂」，此七十子之所難，而乃以責之衆人。信如是也，其可以受教於聖人者有幾人乎？

此必傳而失其真者，非孔子之事也。《家語》亦采此文，而又增以數語云：「射既闕。子路進，曰：『由與二三子者之爲司馬何如？』」孔子曰：「能用命矣。」觀其語乃如今世演劇者之打譚然，鄙哉！有如是之輕躁而自矜之子路乎哉？《家語》但增一語即未有不陋者，大率如此。故今並不錄。

《韓詩外傳》云：「孔子遭齊程本子於郕，傾蓋而語，終日。顧子路曰：『由，束帛十匹以贈先生。』」云云。

余按：程本子不見於經傳，孔子重之如此，而《論語》、《戴記》中顧無一言稱之，何耶？子夏問孝，子曰：「有酒食，先生饌，曾是以爲孝乎！」先生，謂父兄也；春秋時亦未聞有以先生稱人者。且其所載子路、孔子問答之言皆淺

陋不足道，亦必後人所撰。故今不錄。

世多以《孝經》爲孔子所作。何休《公羊春秋序》云：「孔子曰：『吾志在《春秋》，行在《孝經》。』」

余按：《孝經》十八篇中多孔子與曾子問答之語，然則是曾子之門人筆之於書耳，非孔子所自爲書也。果孔子所自爲，豈得稱其門人曰「曾子」乎？其陋一也。經也者，後世尊古聖人之書之稱，孔子、孟子之時無此語也。自漢以後，始有經名，孔子之不題以經，明矣。藉令孔子之時即有此語，亦止以經名《詩》，以經名《書》與《易》可矣，不應自名其言以爲經也。孔子曰：「述而不作，信而好古，竊比於我老彭。」聖人之謙也如是，而謂以經自名其言乎哉，其陋二也。《中庸》曰：「君子之道四，丘未能一焉，所求乎子，以

事父，未能也。」孝雖莫大於聖人，然聖人之心必不自以爲孝，而乃曰「吾行在《孝經》，^①其陋三也。然則其非孔子之言明甚。故今不取。

補 孔子生鯉，字伯魚；先孔子死。《孔子世家》。

按：伯魚先孔子卒，見於《論語·先進》篇，與《史記·世家》文合。惟《世家》所稱「年五十」者，與顏淵之卒年互相抵牾。故今采《世家》文列之，而刪伯魚之年，傳信也。說見後「顏淵」條下。

《戴記·檀弓》篇云：「子上之母死而不喪。門人問諸子思，曰：『昔者子之先君子喪出母乎？』」曰：「然。」「子之不使白也喪之，何也？」子思曰：「昔者吾

①「行在」，原作「在行」，今據太谷本、《畿輔》本改。

先君子無所失道。道隆則從而隆，道污則從而污。伋則安能？爲伋也妻者，是爲白也母；不爲伋也妻者，是不爲白也母。」故孔氏之不喪出母，自子思始也。」又云：「伯魚之母死，期而猶哭。夫子聞之曰：『誰與哭者？』門人曰：『鯉也。』」夫子曰：「嘻，其甚也！」伯魚聞之，遂除之。」解《檀弓》者皆以先君子爲伯魚，由是遂謂孔子嘗有出妻之事；伯魚乃出妻之子，爲母當期而除，故孔子甚之。

余按：《書》云：「觀厥刑於二女。」《詩》云：「刑於寡妻，至於兄弟，以御于家邦。」古之聖人未有不能先化其妻而能治國與天下者也。孔子之聖不異於舜、文王，何獨不能刑其妻，使有大過以至於出乎？孔子能教七十子皆爲賢

人，而獨不能教一妻，^①使陷於大過。七十子之服孔子也，皆中心悅而誠服，獨其妻不能率孔子之教以自陷於大過，天下有是理乎？孟子曰：「中也養不中，才也養不才，故人樂有賢父兄也。」夫婦之道亦然。若無大過而輒出之，孔子之於夫婦必不若是薄也。《檀弓》之文本不足信，而期而除喪亦不必其母之出始然。父在爲母期，孔子既在，伯魚爲母期而除之，亦有何異。而解者必委曲遷就之以蘄合乎喪出母之說，然則伯魚必何如服而後可謂其母之非出耶？《史記·孔子世家》亦無出妻之事，《史記》之誣且猶無之，後儒何得妄以加聖人乎！至於「道污則從而污」之語，尤大

①「獨」，原無，今據太谷本、南昌初刻本補。

悖於聖賢之旨，「出母」之稱，古亦無之。其非子思之言明甚。且其所稱先君子者，亦未明言其爲何人。後儒過於泥古，又從而附會之，遂致孔氏頓有再世出妻、三世無母之事。伯魚之母出，子思之母嫁，子上之母又出，豈爲聖賢妻者必皆不賢，而爲聖賢者必皆不能教其婦？抑爲聖賢妻者本不至於出且嫁，而爲聖賢者必使之出且嫁而後美也？

又按：《左傳》士大夫之妻出者寥寥無幾，而賢人之妻無聞焉。然則不但孔子必無出妻之事，即子思之出妻亦恐未必然也。余寧過而不信，不敢過而信之以誣聖賢，故今一概不錄。說並見後「子思」篇中。

附錄○顏淵死，顏路請子之車以爲之椁。子曰：「才，不才，亦各言其子也。鯉

也死，有棺而無椁。吾不徒行以爲之椁，以吾從大夫之後不可徒行也。」《論語·先進》篇。

按此文，則伯魚之卒在顏子前甚明。《家語》乃稱孔子年二十而生伯魚，伯魚年五十而卒。則是伯魚卒時，孔子已年六十有九矣。又稱顏回少孔子三十歲，三十二而死。則是顏子卒時，孔子始年六十有二也。然則顏子反先伯魚而卒，而豈不謬也哉！朱子《或問》云：「有以『鯉死』之言爲夫子之設言，以人情考之，不應如此。」其說是矣。蓋「伯魚年五十，先孔子卒」之文本出《世家》。《家語》見其然，故撰爲「孔子年二十而生伯魚」之語以合之。不知《史記》之年本不足信，強取以附會之，是以勞而卒至於抵牾也。

備覽○伯魚生伋，字子思。子思生

白，字子上。子上生求，字子家。子家生

箕，字子京。子京生穿，字子高。子高生

子慎，《世紀》作「謙，字子順」。嘗爲魏相。子慎

生鮒，《世紀》：「字子魚，一字甲。」爲陳王涉博士，

死於陳下。《孔子世家》。

按：自子上以後，下去漢世益近，

《世家》所載世次名字或無大誤，故今附

次於後。至於所記年幾何云者，必不能

詳密如是。孔子、伯魚之年已悉不合，

如前所辨矣。則自子思以下，其可信

乎？今并刪之。

遺型

孔子沒。三年之外，門人治任將歸，人

揖於子貢，相嚮而哭，皆失聲，然後歸。子貢

反，築室於場，獨居三年，然後歸。《孟子》。

備覽○孔子葬魯城北泗上，弟子及魯

人往從冢而家者百有餘室，因命曰孔里。

魯世世相傳以歲時奉祠孔子冢，而諸儒亦

講禮、鄉飲、大射於孔子冢。孔子冢大一

頃，故所居堂內，後世因廟藏孔子衣、冠、

琴、車、書。至於漢，二百餘年不絕。《孔子

世家》。

《論衡》云：「孔子將死，遺秘書曰：

『不知何男子，自稱秦始皇，上我堂，踞

我床，顛倒我衣裳；行至沙丘而亡。』後

始皇至魯，觀孔子宅，至沙丘而亡。」

余按：前知之術聖人能之，而非所

以爲聖人也。然所謂前知者，不過剝復

倚伏之理，治亂循環之運，非若後世射

覆烏占之術然也。況爲秘書以遺後世，

欲何爲乎？漢人好信讖緯，故其爲言

如此，其褻聖人殊甚，良可笑也。

存參○孔子之喪，門人疑所服。子貢曰：「昔者夫子之喪顏淵，若喪子而無服；喪子路亦然。請喪夫子，若喪父而無服。」《檀弓》。

此篇後文又云：「孔子之喪，二三子皆經而出。羣居則經，出則否。」

按：既云「經而出」，又云「出則否」，語殊難解。註以爲「朋友相爲服」，然與上文意不相貫，疑有缺誤。故不錄。大抵《檀弓》之文紕繆者多，間有當采錄者，亦僅列之存參，志慎也。

附論○孟子曰：「以德服人者，中心悅而誠服也，若七十子之服孔子也。」《孟子》。

《世家》云：「孔子以《詩》、《書》、《禮》、《樂》教，弟子蓋三千焉，身通六藝者七十有二人。」

余按：孟子但云七十子，則是孔子之門人止七十子也。孔子弟子安能三千之多？必後人之奢言之也。且漢人所稱「六藝」，即今六經，非《周官》「禮、樂、射、御、書、數」之六藝也。孔子晚年始作《春秋》，而《易》道深遠，聖人亦不輕以示人，其言未足信。今不取。

備考○《論語》。《古》二十一篇。《齊》二十二篇。《魯》二十篇。《漢書·藝文志》。

《漢志》云：「《論語》者，孔子應答弟子、時人及弟子相與言而接聞於夫子之語也。當時弟子各有所記，夫子既卒，門人相與輯而論纂，故謂之《論語》。」

余按：魯《論語》中所記之君大夫如哀公、康子、敬子、景伯之屬皆以謚舉，曾子、有子皆以子稱，且記曾子疾革之言，則是孔子既沒數十年後，七十子之

門人追記其師所述以成篇，而後儒輯之以成書者，非孔子之門人弟子之所記而緝焉者也。然其義理精純，文體簡質，較之《戴記》獨爲得真，蓋皆篤實之儒謹識師言，而不敢大有所增益於其間也。

唯其後之五篇多可疑者。《季氏》篇文多俳偶，全與他篇不倫，而「顓臾」一章至與經傳抵牾；《微子》篇雜記古今軼事有與聖門絕無涉者，而「楚狂」三章語意乃類莊周，皆不似孔氏遺書。且孔子者，對君大夫之稱，自言與門人言則但稱「子」，此《論語》體例也。而《季氏》篇章首皆稱「孔子」，《微子》篇亦往往稱「孔子」，尤其顯然而可見者。《陽貨》篇純駁互見，文亦錯出不均，「問仁」、「六言」、「三疾」等章文體略與《季氏》篇同，而「武城」、「佛肸」二章於孔子前稱「夫

子」，乃戰國之言，非春秋時語。蓋雜輯成之者，非一人之筆也。《子張》篇記門弟子之言，較前後篇文體獨爲少粹，惟稱孔子爲仲尼，亦與他篇小異。至《堯曰》篇，古《論語》本兩篇，篇或一章，或二章，其文尤不類。蓋皆斷簡無所屬，附之於書末者。魯《論語》以其少故合之。而不學者遂附會之，以爲終篇歷敘堯、舜、禹、湯、武王之事，而以孔子繼之，謬矣。竊意此五篇者皆後人之所續人，如《春秋》之有續經者然，如《孟子》之有外篇者然，如以《考工記》補《周官》者然。其中義理事實之可疑者蓋亦有之，今不能以徧舉，學者所當精擇而詳考也。其前十五篇中，唯《雍也》篇「南子」章事理可疑；《先進》篇「侍坐」章文體少異，語意亦類莊周，而皆稱夫子，不

稱子，亦與《陽貨》篇同；至《鄉黨》篇之「色舉」章，則殘缺無首尾而語意亦不倫，皆與《季氏》篇之末三章、《微子》篇之末二章相似，似後人所續入者。蓋當其初篇皆別行，傳其書者續有所得輒附之於篇末，以故醇疵不等，文體互異。惜乎後世未有好學深思之士爲之分別而釐正之也！嗚呼，《孟子》之十一篇，劉歆已合之矣。幸而趙氏去古未遠，知其本異，而其識又足以辨其真僞，遂斷然以後四篇爲後世之所依倣而托之者，決然刪而去之。以故《孟子》一書純潔如一，趙氏力也。彼張禹、馬融、何晏之輩固不足以及此。以康成之名儒，乃亦混混無所分別，何也？及至於宋，傳益久，尊益至，則雖以朱子之賢亦且委曲爲之解說而不敢議。然則如趙氏者，可

不謂孟子之功臣也與！尤可異者，宋復有《孔子集語》，明復有《論語外篇》，若猶以《論語》爲未足而益之者。取《莊》、《列》異端小說之言而欲躋諸經傳之列，嗚呼，人之識見相越可勝歎哉！^①說並見前「墮費」、「南子」、「楚狂」諸條下。

《論語》之始，篇皆別行，各記所聞，初不相謀，而後儒彙合之。故其文有自相複者：「巧言」章，《學而》、《陽貨》兩篇皆有之；「博學」章，《雍也》、《顏淵》兩篇皆有之；「在位」章，《泰伯》、《憲問》兩篇皆有之是也。有複而有詳略者：《學而》篇「不重」章，《子罕》篇止有「主忠信」以下十四字；「父在」章，《里仁》篇止有「三

①「歎」，太谷本、南昌初刻本皆作「歎」。

年」以下十二字是也。有複而有異同者：《憲問》篇「不患」章，《衛靈》篇作「君子病無能焉」云云是也。此或孔子嘗兩與弟子言之而各述其所聞以詔門人，或但一言之而所傳聞不同，皆未可知，後儒纂輯之時未及刪耳。至《八佾》篇「太廟」章，《鄉黨》篇止有「入太廟，每事問」六字；《子罕》篇「齊衰」章，《鄉黨》篇作「雖狎必變，雖褻必以貌」，此則後人記孔子之事，其文之有詳略異同，不足異也。又有語相似而人地異者：《雍也》篇「哀公」章，《先進》篇作季康子問；《子罕》篇「畏匡」章，《述而》篇作爲桓魋發是也。此未必果爲兩事，或所傳聞小異。後儒尊之不敢復議，相沿既久，乃復強爲之說。以其詞之小異爲聖人之區別，恐未必然也。

《論語》之文有與他書複者：「克己復禮爲仁」，告顏淵也；《春秋傳》作「克己復禮，仁也」，乃引古志之言以論楚靈王者。「出門如見大賓，使民如承大祭」，答仲弓問仁也；《春秋傳》作「出門如賓，承事如祭，仁之則也」，乃晉胥臣告文公者。「譬如爲山，未成一簣，止，吾止也」，孔子自言也；僞《古文尚書》作「爲山九仞，功虧一簣」，乃召康公訓武王者。「人而不爲《周南》、《召南》，其猶正牆面而立也與？」謂伯魚也；僞《古文尚書》作「不學牆面」，乃成王訓迪百官者。

余按：《春秋傳》之文於義皆通，但不如《論語》之條暢自然。蓋傳聞者異詞，疑《論語》爲得實。《書》之二語則雕琢裁整，酷類晉、宋間人手筆矣。夫此

語本之《論語》則可，若在《論語》前則深屬難解。「九仞」豈足言山，所虧寧僅「一簣」；而「牆面」之上下無「猶正」，「而立」之文豈復成文義耶？且「克己」、「出門」二章皆答門人之問，述古語以告之可也。若「周南」章，伯魚初未嘗問，而孔子衍《周官》之言以告之，已爲無謂。至「爲山」章乃孔子所自言，《書》既有之，又何必雷同而勦說乎？由是言之，劉焯之書其爲僞作無疑。余甚怪夫宋之儒者不覺劉書之僞，而反謂孔子之言之出於《旅獒》、本於《周官》，是所謂信《鵩冠子》而反訾賈誼之《鵩鳥賦》爲錄人之舊也。

附通論○子曰：「我非生而知之者，好古，敏以求之者也。」○子曰：「十室之邑必有忠信如丘者焉，不如丘之好學也。」○子

曰：「吾十有五而志於學，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五十而知天命，六十而耳順，七十而從心所欲不踰矩。」○子謂顏淵曰：「用之則行，舍之則藏，惟我與爾有是夫！」○子貢曰：「有美玉於斯，韞匱而藏諸？求善賈而沽諸？」子曰：「沽之哉！沽之哉！我待賈者也。」○子曰：「苟有用我者，期月而已可也，三年有成。」○子曰：「飯疏食，飲水，曲肱而枕之，樂亦在其中矣。不義而富且貴，於我如浮雲。」○子曰：「述而不作，信而好古，竊比於我老彭。」以上並《論語》。

按：人之知聖人，不如聖人之自知。其詞雖謙，而其實自有不容掩者。學者即是而求之，則聖人之真可見。故列孔子之自言於後人論贊之前。

附通論○顏淵喟然歎曰：「仰之彌高，

鑽之彌堅。瞻之在前，忽焉在後。夫子循循然善誘人，博我以文，約我以禮。欲罷不能。既竭吾才，如有所立卓爾。雖欲從之，末由也已。」○子貢曰：「夫子之文章可得而聞也；夫子之言性與天道不可得而聞也。」○太宰問於子貢曰：「夫子聖者與？何其多能也。」子貢曰：「固天縱之將聖，又多能也。」○衛公孫朝問於子貢曰：「仲尼焉學？」子貢曰：「文、武之道未墜於地，在人；賢者識其大者，不賢者識其小者，莫不有文、武之道焉。夫子焉不學，而亦何常師之有！」○叔孫武叔語大夫於朝曰：「子貢賢於仲尼。」子服景伯以告子貢，子貢曰：「譬之宮牆，賜之牆也及肩，窺見室家之好。夫子之牆數仞，不得其門而入，不見宗廟之美、百官之富。」○陳子禽謂子貢曰：「子爲恭也，仲尼豈賢於子乎？」子貢

曰：「君子一言以爲知，一言以爲不知；言，不可不慎也。夫子之不可及也，猶天之不可階而升也。夫子之得邦家者，所謂立之斯立，道之斯行，綏之斯來，動之斯和。其生也榮，其死也哀。如之何其可及也。」○儀封人請見，曰：「君子之至於斯也，吾未嘗不得見也。」從者見之。出，曰：「二三子何患於喪乎？」天下之無道也久矣，天將以夫子爲木鐸。」以上並《論語》。

按：聖門中知聖人者莫如顏淵、子貢。聖道之尊於世，子貢之功爲多。至儀封人未列門牆，能知聖人於一見之間，亦奇矣。故附其言於二子之後。

孔子曰：「我非生而知之者，好古，敏以求之者也。」子貢曰：「文、武之道未墜於地，在人；賢者識其大者，不賢者識其小者。夫子焉不學？」是孔子非生知，乃

學知也。而程子云：「孔子，生而知者也。言亦由學而至，所以勉進後人也。」自此以後，遂皆以孔子爲生知矣。

余按：《論語》他章或可指爲謙己誨人之語。至「志學」章，其年自十五至七十，其進德之序自「志」、「立」、「不惑」以至於「不踰矩」，歷歷可指。若孔子果不由學而至，安能憑空撰此次第功程以欺後人耶？宰我曰：「以予觀於夫子，賢於堯、舜遠矣！」子貢曰：「自生民以來未有夫子也！」有若曰：「自生民以來未有盛於孔子也！」門弟子之推尊孔子也，不遺餘力矣，而未有一語及其生知者。孔子或存謙遜之意，門弟子必不代孔子謙遜也。孔子自言非生知，門弟子皆不言孔子爲生知。後人去孔子二千年，何由而知孔子之爲生知乎？《記》

曰：「或生而知之，或學而知之，或困而知之。及其知之，一也。」是故，生知與學知勞逸殊，高下不殊也。譬之於位：聖人，天子也；生知者，生而爲天子者也；學知者，由布衣，由大夫、諸侯，升而爲天子者也，舜、禹、湯、武王是也，不得謂生而爲天子者尊於升而爲天子者也。然則孔子雖學知，於至聖無所損；雖生知，於至聖無所加。況孔子惟恐人之以己爲生知，而汲汲焉自明其爲學知。後儒即姑從孔子而信其爲學知，亦似無所害，何故必以孔子爲生知乎？孟子曰：「堯、舜，性者也；湯、武，反之也。」性之，生知安行也；反之，學知利行也。而無一言及於孔子者。其末章乃以孔子與湯、文王並處於「聞知」之數，而堯、舜不與焉。然則孟子之意蓋亦以孔子爲學

知矣。余篤信聖人之言而不敢小有異者，且恐人之皆以聖人爲生知而不知學之爲功大也。故附辨於門人論贊之後。

附通論○孟子曰：「非其君不事，非其民不使，治則進，亂則退，伯夷也。何事非君，何使非民，治亦進，亂亦進，伊尹也。可以仕則仕，可以止則止，可以久則久，可以速則速，孔子也。」公孫丑曰：「伯夷、伊尹於孔子，若是班乎？」曰：「否，自有生民以來未有孔子也。」曰：「敢問其所以異？」曰：「宰我、子貢、有若智足以知聖人，汙不至阿其所好。」宰我曰：「以予觀於夫子，賢於堯、舜遠矣。」子貢曰：「見其禮而知其政，聞其樂而知其德。由百世之後，等百世之王，莫之能違也。自生民以來未有夫子也！」有若曰：「豈惟民哉！麒麟之於走獸，鳳凰之於飛鳥，泰山之於丘垤，河海

之於行潦，類也；聖人之於民，亦類也。出於其類，拔乎其萃，自生民以來未有盛於孔子也！」○孟子曰：「伯夷，聖之清者也。伊尹，聖之任者也。柳下惠，聖之和者也。孔子，聖之時者也。孔子之謂集大成。集大成也者，金聲而玉振之也。金聲也者，始條理也；玉振之也者，終條理也。始條理者，智之事也；終條理者，聖之事也。智，譬則巧也；聖，譬則力也。由射於百步之外也，其至，爾力也；其中，非爾力也。」○孟子曰：「由文王至於孔子，五百有餘歲。若太公望、散宜生，則見而知之；若孔子，則聞而知之。由孔子而來至於今，百有餘歲。去聖人之世若此其未遠也，近聖人之居若此其甚也，然而無有乎爾，則亦無有乎爾！」以上並《孟子》。

按：七十子以後，知聖人者莫如孟

子，故以孟子之言終焉。

孟子歷敘道統之傳，自堯、舜至湯、文王皆有見知、聞知之人，獨至孔子則曰「無有乎爾」，然則孔子之道將無傳耶？曰：有之，然非孟子之所謂知也。夫禹、皋陶之知堯、舜也，伊尹、萊朱之知湯也，太公望、散宜生之知文王也，其德之相去也不遠，非若七十子之去孔子遠也。顏淵死，孔子曰：「噫，天喪予！」孟子曰：「予未得爲孔子徒也！」顏子能見且知而不能傳，孟子能知而不能見，是孔子無見知者也。兩漢以來，諸儒遞相授受，聖人之道藉以不墜。至於唐而有韓子見聖學之大，至於宋而有朱子究聖言之詳。然賴其言而世之學者得以知所嚮往，不迷人於異端而已。求其能知孔子亦如孔子之知文王，則二千餘年

間固未有也。且夫道非可以徒傳也，孔子曰：「文王既沒，文不在茲乎？」文也者，道之所寄以傳焉者也。聖人在上，則文播之禮樂；聖人在下，則文托諸簡編。孔子之文，六經備之矣。自秦火以來，殘缺失次，儒者穿鑿附會，其義之晦而不明者，蓋亦不可勝道矣。孔子曰：「知我者其惟《春秋》乎？」孟子歷述帝王救世之事，至於孔子，獨舉《春秋》一書，故曰：「王者之迹熄而《詩》亡，《詩》亡然後《春秋》作。」是《春秋》者，尤孔子之文之大焉者也。然自絕筆以後，游、夏皆未有所發明；雖有公羊、穀梁、左氏三子者爲之作傳，而亦不盡合於聖人之旨，至於今竟未有明之者。由是言之，孟子謂爲「無有」，誠然，非虛語也。

子貢曰：「文、武之道未墜於地，在

人：賢者識其大者，不賢者識其小者。」

云爾。

聞知雖不易得，然識大識小之人皆不可廢。余每怪先儒高談性命，竟未有考辨

洙泗考信錄卷之四終

孔子之事蹟者，以致沿訛踵謬，而人不復知有聖人之真。孟子曰：「頌其詩，讀

道光四年東陽署中刻

其書，不知其人，可乎？」學者日讀孔子之書而不知其爲人，不能考其先後、辨其真僞，僞學亂經而不知，邪說誣聖而不覺，是亦聖道之一憾也！孟子曰：

「孔子，聖之時者也。」又曰：「可以仕則仕，可以止則止，可以久則久，可以速則速，孔子也。」夫仕、止、久、速，皆於其行事見之。然則孔子之事蹟未嘗非孔子之道之所在，胡可以不考也。余故本孟子之意，歷考孔子終身之事而次第釐正之，附之以辨，以自附於不賢識小之義。後世有知孔子者出，庶幾有所采擇

洙泗考信餘錄

〔清〕

郎 崔

震 述

校 撰
點

目錄

校點說明	一
洙泗考信餘錄卷之一	一
顏子	一
曾子	八
顏子幾於聖人，曾子有傳道之功，故先之。	
閔子騫	一七
冉伯牛	一九
仲弓	一九
子貢	二〇
閔、冉皆德行名賢，推尊孔子，子貢爲最，故次之。	
洙泗考信餘錄卷之二	二六
子路	二六
有子	三一

原思	三三
公西華	三四
子賤	三四
子游	三六
子夏	三七
子張	三九
宰我	四〇
冉有	四三
子羔	四五
樊遲	四六
司馬牛	四七
漆雕開	四八
公冶長	四八
南容	四八
洙泗考信餘錄卷之三	五二
左子	五二
子思	五四
自及門諸賢後傳道者子思，有功於《春秋》者左子，故特錄其事實於門人後。	

附錄十有二人	六〇
琴張 牧皮	六〇
商瞿 季次	六一
秦丕茲	六二
申枨	六二
段干木 田子方	六二
泄柳 申詳	六三
公羊氏	六四
穀梁氏	六四
孔門弟子通考	六五
論語源流附考	七二

校點說明

崔述生平見前《洙泗考信錄》校點說明。

《史記·伯夷列傳》說：「夫學者載籍極博，猶考信於六藝。」崔述考而後信的學風對近代學者影響頗大，顧頡剛《我是怎樣編寫〈古史辨〉的？》說：「我和胡適、錢玄同等經常討論如何審理古史和古書中的真偽問題，那時我們就靠了書店主人的幫助，找到了這部《崔東壁遺書》。」一九三六年上海亞東圖書館出版的顧頡剛標點、校對、整理的《崔東壁遺書》，一九八三年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的顧頡剛編訂的《崔東壁遺書》，均收有《洙泗考信餘錄》。

崔述讀書治學始終堅持獨立思考，對古書傳注的記載和舊說予以認真細緻的考辨，以期求得古史的真相和古學的真諦，雖未在當時引起廣泛的關注，卻在後世產生重要的影響。他的一些具體看法和結

論或有待商榷和辯證，但並不妨礙今人汲取他所取得的成績，學習他的治學之方。

《洙泗考信餘錄》為《考信錄》之一種，辨證孔子弟子事蹟，特錄子思和《春秋》三傳作者，以表彰推尊孔子、弘揚《春秋》的傳道之功。此書對於了解孔子及其弟子後學的事蹟和思想很有參考價值，書中既有對孔子弟子特別是重要人物事蹟、言論的考察與論說，又有對孔子後學的總體考慮分析與歸納評判，內容豐富。亦偶有失載，如《論語·公冶長》篇「各言志」章，《子路》篇「子路問政」章，按本書義例，均當載入。

《洙泗考信餘錄》撰成於嘉慶十三年（一八〇八），寫定時為四卷，嘉慶十四年以聚珍版印於河南彰德，改為三卷，此本為崔述生前定本，今已失傳。道光四年（一八二四）陳履和任東陽縣知縣時重刻《洙泗考信餘錄》三卷，此本為《洙泗考信餘錄》現存的最早刻本。光緒五年（一八七九）王灝彙編《畿輔叢書》，收入《洙泗考信餘錄》，據陳履和刻本翻刻。

今存《洙泗考信餘錄》各種版本均為依據陳履和刻本和《畿輔叢書》本的翻印本或整理本，此次校點以清道光四年陳履和刻本為底本，校以清光緒間《畿輔叢書》本（簡稱《畿輔》本）。卷三目錄原闕「論語源流附考」，今據正文補。

校點者 郎 震

洙泗考信餘錄卷之一

大名崔述東壁謹考 石屏門人陳履和校刊

顏子

補顏無繇，字路。路者，顏回父，父子嘗各異時事孔子。《史記·仲尼弟子列傳》。

《史記》以顏路、曾皙皆孔子弟子，考之《論語》，曾皙有「侍坐」章可據，顏路則無明文。然即使果孔子弟子，亦不可列於其子之後，又未便列於七十子之前。故今倣正錄之體，冠於《顏子》篇首，以誌毓德之由。曾皙倣此。

補顏回者魯人也，字子淵。同上。

按：顏氏著於魯者多，《史記》以爲魯人，近是。至言少孔子三十歲，則與《世家》所載伯魚之年不合，必有一誤。大概《史記》之年皆不足據，故今諸弟子皆不載其年，說詳後《弟子通考》中。顏子當亂世，居於陋巷，一簞食，一瓢飲，人不堪其憂，顏子不改其樂。《孟子》。

附論○子曰：「賢哉回也。一簞食，一瓢飲，在陋巷，人不堪其憂，回也不改其樂。賢哉回也！」《論語·雍也》篇。

附論○子曰：「回也其庶乎，屢空。」《論語·先進》篇。

《韓詩外傳》云：顏淵侍魯定公於臺，東野畢御馬於臺下。定公曰：「善哉東野畢之御也！」顏淵曰：「善則善矣，其馬將佚。」俄而廐人以東野畢馬佚聞云云。余按：此事本出《呂覽》，乃顏闔

對莊公語，非顏淵與定公也。定公之時，顏子尚少，安能自達於君？馬之佚不佚，小事耳。顏子亦非以此見長者。因其氏之同也，遂移之於顏淵，誤矣。《新序》亦載此事，蓋又緣《外傳》而誤者。然觀《呂覽》之文，亦非實事，乃爲黃老言者假設此事，借治馬以喻其意，欲爲政者之安靜無爲耳。故曰「禮煩則不莊，令苛則不聽」也。《傳》乃以爲實事，且欲借此以增顏子之美，而不知其視聖賢太小也。故不載。

子畏於匡，顏淵後。子曰：「吾以女爲死矣。」曰：「子在，回何敢死？」同上。

《家語》云：孔子厄於陳蔡，七日不食，子貢竊告糴於野人。顏回炊之，有埃墨墮飯中，取而食之。子貢望見之，以爲竊食也，人告孔子，子曰：「吾將問

之。」召顏回，曰：「疇昔子夢見先人，子炊而進飯，吾將進焉。」對曰：「有埃墨墮飯中，回食之，不可祭也。」云云。余按：聖人以誠待人，況於顏淵，用舍行藏之所同也，乃詐稱夢以鉤距之。賢者猶不出此，況聖人乎？顏淵「具體而微」，而不能不以竊食見疑於子貢；子貢智足以知聖人，曰「賜也何敢望回」，而不能不以竊食疑顏淵，有是理與？此其師友之間，相猜相試，初無異於今日屠沽駟會之徒之所爲。屠沽駟會之徒，或猶有耻爲之者，而以加於聖賢。嗚呼！此豈復有人心者哉？此事本之《呂覽》，而詞與此小異。然《呂覽》之意，不過明知人之難，目見者猶不足爲信。詳見《呂覽·任數》篇。託於孔子、顏子，以爲言耳。《家語》遂以爲真，謬矣。吾故曰《家語》

非孔氏遺書也，僞也。《家語》較之《世家》，其文尤陋。然世儒之信《家語》，尤甚於《世家》。韓昌黎云：「小慚亦蒙謂之小好，大慚亦蒙謂之大好。」嗚呼！果有是理乎？

顏淵問仁。子曰：「克己復禮爲仁。一日克己復禮，天下歸仁焉。爲仁由己，而由人乎哉？」顏淵曰：「請問其目。」子曰：「非禮勿視，非禮勿聽，非禮勿言，非禮勿動。」顏淵曰：「回雖不敏，請事斯語矣。」《論語·顏淵》篇。

按：聖門之學莫要於求仁，聖門之人莫賢於顏子，乃孔子告顏子之問仁以此，則是天下之理更無有高於此，遠於此者也。後儒不求之此，乃好言心性，尤好求心性於虛空微渺之間。是以其論益精，而其於行事益無所當。馴致良

知頓悟之說因緣以起，而吾道之不流爲禪學者幾希矣。豈知理無精粗，而功有深淺。淺之可以寡過，而深之即足以極深研幾。顏子之「如有所立卓爾」，固皆自「約我以禮」來也。吾願世之學者篤信孔子之言，而勿務爲高遠難徵之說以自誤也。

附論○子曰：「吾與回言終日，不違，如愚。退而省其私，亦足以發，回也不愚。」《論語·爲政》篇。

附論○子曰：「回也非助我者也，於吾言無所不說。」《論語·先進》篇。

附論○子曰：「語之而不惰者，其回也與！」《論語·子罕》篇。

顏淵問爲邦。子曰：「行夏之時，乘殷之輅，服周之冕，樂則《韶舞》。放鄭聲，遠佞人。鄭聲淫，佞人殆。」《論語·衛靈》篇。

朱子《論語集註》云：夏以寅爲人

正，商以丑爲地正，周以子爲天正。然時以作事，則歲月自當以人爲紀，故孔子嘗曰「吾得夏時焉」。余按：上古之曆，本始於子，故曆法必以冬至爲曆元，猶月之必始於朔，日之必始於半夜也。其後聖人修明曆法，區畫四時，考驗中星晷影，而冬至乃在三冬之中，不可中分爲二。且當閉藏之候，亦非發號施令所宜。故易而建丑，又易而建寅。但三代之世，三正並行。殷周之曆，其先皆有所授，相沿已久。故湯武革命，皆因之不改，猶徹之不始於武王而始於公劉耳，初非以天地人分三正也。且孔子取夏時，固因其建寅，亦以其曆之密。觀《春秋》經傳所載失閏者，不一而足，日食不於朔者亦多，可知周曆之疎，不及

夏也。第以爲取其建寅，猶於聖人之意未盡也。

顏淵喟然歎曰：「仰之彌高，鑽之彌堅。瞻之在前，忽焉在後。夫子循循然善誘人，博我以文，約我以禮，欲罷不能。既竭吾才，如有所立卓爾。雖欲從之，末由也已。」《論語·子罕》篇。

漢人稱黃叔度爲顏子，宋人亦以程伯淳擬顏子。余按：顏子所以幾於聖人者，其德之崇不待言，其於堯、舜、禹、湯、文、武之道，亦必深有所見，故孔子以夏時、殷輅、周冕、《韶舞》語之，非徒以蘊藉和平、氣象雍容爲勝人也。但其不幸早世，未及有所建白。使見用於世，必能移風易俗，創制顯庸，措天下於唐、虞、三代之隆。即不見用於世而著書立說，發明孔子之道亦必不在孟子之

下，非他人所可望也。彼叔度者，吾不知其勝人者何在。即程子資穎學純，啟迪後學，非不有功於聖道。然所建白皆尋常賢臣循吏之所能，此或因其位卑，不得盡其所長，而其持論教人，亦未見其可方孟子之二三也。然則二子者，不過以其蘊藉和平、氣象雍容，故有此品題耳。寧顏子而僅如是已乎？蓋漢末之流風漸尚氣度，至於魏晉，遂專以風采度量權衡人物，以至萬事不理，而有劉、石之禍。宋亦頗有此風，是以亦有靖康之亂也，而宋以後儒者遂以周、程、張、朱、嬖之顏、曾、思、孟，其視顏、孟亦太淺矣！夫顏、孟下孔子一等耳，三代以下吾未見有如孟子者也，則亦必無能有如顏子者也，而乃紛紛擬之，致聖賢之真不白於天下。故附論之如此。

顏淵死。子曰：「噫！天喪予！天喪予！」《論語·先進》篇。

顏淵死，子哭之慟。從者曰：「子慟矣！」曰：「有慟乎？非夫人之爲慟而誰爲！」同上。

顏淵死，門人欲厚葬之。子曰：「不可。」門人厚葬之。子曰：「回也視予猶父也，予不得視猶子也。非我也，夫二三子也。」同上。

附論○哀公問：「弟子孰爲好學？」孔子對曰：「有顏回者好學，不遷怒，不貳過。不幸短命死矣。今也則亡，未聞好學者也。」《論語·雍也》篇。

附論○子謂顏淵，曰：「惜乎！吾見其進也，未見其止也。」《論語·子罕》篇。

王充《論衡·書虛篇》：「傳書或言顏淵與孔子俱上魯泰山。孔子東南望吳閭門外有繫白馬，引顏淵指以示之，曰：

「若見吳閭門乎？」顏淵曰：「見之。」孔

子曰：「門外何有？」曰：「有如繫練之

狀。」孔子撫其目而止之，因與俱下。下

而顏淵髮白齒落，遂以病死。蓋以精神

不能若孔子，強力自極，精華竭盡，故早

夭死，世俗聞之，皆以爲然。如實論之，

殆虛言也。人目之視也，物大者易察，

小者難審。使顏淵處閭門之外，望泰山

之形，終不能見。況從泰山之上察白馬

之色，不能見明矣。非惟顏淵不能見，

孔子亦不能見也。陸賈曰：「離婁之明

不能察帷薄之內，師曠之聰不能聞百里

之外。」閭門之與泰山，非直帷薄之內、

百里之外也。秦武王與孟說舉鼎不任，

絕脈而死。舉鼎用力，力由筋脈，筋脈

不堪，絕傷而死，道理宜也。今顏淵用

目望遠，目睛不任，宜盲眇，髮白齒落，

非其致也。

附通論○子曰：「回也其心三月不違

仁，其餘則日月至焉而已矣。」《論語·雍也》

篇。○子謂顏淵曰：「用之則行，舍之則

藏，惟我與爾有是夫！」《論語·述而》篇。○

子曰：「顏氏之子，其殆庶幾乎。有不善未

嘗不知，知之未嘗復行也。」《易·繫辭》下傳。

○子曰：「回之爲人也，擇乎中庸，得一善則

拳拳服膺而弗失之矣。」《中庸》。

附通論○子謂子貢曰：「女與回也孰

愈？」對曰：「賜也何敢望回？回也聞一

以知十，賜也聞一以知二。」子曰：「弗如

也，吾與女弗如也。」《論語·公冶長》篇。○曾

子曰：「以能問於不能，以多問於寡，有若

無，實若虛，犯而不校。昔者吾友嘗從事

於斯矣。」《論語·泰伯》篇。

《孟子》書中公孫丑稱冉牛、閔子、

顏淵「具體而微」，自宋以來多以顏曾並稱，皆若是班焉者。余按：《論語》，哀公問弟子孰爲好學，孔子對曰：「有顏回者好學，不遷怒，不貳過。不幸短命死矣。今也則亡，未聞好學者也。」哀公之問，在孔子歸魯之後，後此四五年而孔子即卒，果有可與顏子抗行者，孔子必舉以告哀公，明矣。孔子之言如是，則是孔子早有論定，顏子非他人所可及矣。顏子問仁，孔子曰：「克己復禮爲仁。一日克己復禮，天下歸仁焉。」問爲邦，孔子曰：「行夏之時，乘殷之輅，服周之冕，樂則《韶舞》。」《論語》中有孔子以此等語言告他人者乎？然則非顏子不能及此矣。孔子稱閔子曰：「夫人不言，言必有中。」稱冉牛曰：「斯人也而有斯疾也！」如是而已。至於顏子，則曰：「用之則

行，舍之則藏，惟我與爾有是夫！」曰：「回也其心三月不違仁。」曰：「回也其庶乎。」曰：「於吾言無所不說。」曰：「惜乎！吾見其進也，未見其止也。」其稱顏子，至於如是！其與閔、冉，必有間矣。曾子稱孔子曰「江漢以濯之，秋陽以暴之」，誠哉知聖人矣。然顏子稱聖人曰：「仰之彌高，鑽之彌堅。」曰：「循循然善誘人。」曰：「既竭吾才，如有所立卓爾。雖欲從之，末由也已。」較之曾子，其於聖道之淺深，亦必有辨矣。顏子卒，孔子曰：「天喪予！天喪予！」孟子曰「然而無有乎爾」，蓋顏子之造詣已深，假之以年，聖道不患其不昌明於世。不幸早沒，故孔子以爲「喪予」，孟子以爲「無有」也。由是言之，顏子所至，固非諸弟子所可班。故今於顏子，獨表而

出之，非敢於古聖賢妄有所低昂於其間，誠篤信孔子之言而不敢以己見參之耳！○顏子之事與其問答之言，先後皆不可考，姑以事類約略次之如右。

曾

子《史記》：曾參，字子與。

子列傳》。

補曾蒧，《論語》作「點」。字皙。《史記·仲尼弟

說已詳前《顏子》篇中。

《論語·先進》篇有曾皙與子路、冉有、公西華侍坐言志之事。余按：此章孔子問以何事答知己，故子路等三人所言皆從政之事，「風、浴、詠歸」於知我不知我何涉焉？且先生問，更端則起而對，禮也。孔子方與諸弟子言，而皙鼓瑟自如，不亦遠於禮乎？至在孔子之

前而稱「夫子」，乃春秋時所無，《論語》中惟《陽貨》篇有之，乃戰國時人所撰，不足據。然則此章乃學老莊者之所僞托，而後儒誤采之者。朱子謂曾點所言有萬物得所之意，故孔子與之，論雖巧而恐其未必實也。故今不載此文。

《檀弓》云：季武子死，曾皙倚其門而歌。余按：《孟子》曰：「若琴張、曾皙、牧皮者，孔子之所謂狂矣。」又曰：「其志嚶嚶然，曰：『古之人！古之人！』夷考其行，而不掩焉者也。」孔子亦曰「狂者進取」，又曰「吾黨之小子狂簡，斐然成章」，若大夫喪而倚其門而歌，無禮甚矣，孔子何取焉？且季武子卒於昭公七年，孔子僅十八歲，度曾皙是時當不過數歲，而安能倚其門而歌乎？此乃放誕之士、莊周之徒之所僞

托。故今不錄。

子曰：「參乎，吾道一以貫之。」曾子曰：「唯。」子出，門人問曰：「何謂也？」曾子曰：「夫子之道，忠恕而已矣。」《論語·里仁》篇。

先儒釋此章者，皆以「一貫」之詔爲孔子傳道於曾子。所謂一者，萬理渾然，非忠恕也。曾子但借學者進修之目，欲人之易曉耳。余按：顏淵問仁，孔子曰：「非禮勿視，非禮勿聽，非禮勿言，非禮勿動。」仲弓問仁，孔子曰：「出門如見大賓，使民如承大祭。己所不欲，勿施於人。」子貢問博施濟衆可謂仁乎，孔子曰：「仁者，己欲立而立人，己欲達而達人。」所言皆日用尋常平易切實之事，凡學者皆可以致力。雖大賢由之，而未能盡從，未有高遠深微難以名狀，使人無從致其力者。顏淵曰：「夫子循循然

善誘人，博我以文，約我以禮。」果有秘密之傳，一言可以悟道，孔子何不以告顏子，而使之勞勞於博文約禮之中乎？蓋曾子、子貢，其資皆不逮顏子，而用力之勤則諸弟子莫有及之者。但勤而未得其要，故以一貫詔之。此乃因所不及而教之，非以一貫爲傳道，亦非人人皆當聞一貫之旨，而後爲聞道也。孔子言一，不言一爲何物。既曾子以爲忠恕，則是一即忠恕也。謂一非忠恕，則是曾子欺門人也。且一既非忠恕，果何物乎？名之而不能名也，則曰萬理渾然而已。萬理渾然，又何物乎？既終莫能名之，則又曲爲之解。謂聖人之一不待盡不待推者也，學者則盡而爲忠，推而爲恕者也。夫不待盡而自忠，謂之非忠可乎？不待推而自恕，謂之非恕可

乎？由是言之，孔子之所謂一，即忠恕也。曾子不予欺也！大抵儒者之論，皆患在於過高。欲求加於忠恕之上，而不知其反陷入於空虛無用之地。吾寧遵曾子之言，使學者皆有所持循。不敢從宋儒之說，使聖道漸入於杳冥。且一之爲何物，門人不知。一之非忠恕，曾子不言。門人不知，曾子不言，而朱子生二千餘年之後，獨能默默與聖人之心相契，而有以知之，吾恐朱子之賢或尚未至於此。嗟夫！自以孔子之一貫爲傳道，而世之學者莫不喜捷得而憚勤求矣。自以一貫爲非忠恕，而世之學者莫不談虛理而遺實事矣。象山開其源，陽明揚其波。舉天下聰明豪傑之才，咸以禪理爲宗門，頓悟爲心法。至於明季，而遂不可收拾。乃世之混同朱陸與軒

陸輕朱者，輒謂象山高明而朱子平實。彼象山者，吾不知其高明何在？第恐朱子平實之中，尚未免有一二之過於高深者存也！

附論○曾子曰：「吾日三省吾身。爲人謀而不忠乎？與朋友交而不信乎？傳不習乎？」《論語·學而篇》。

《說苑》云：曾子衣敝衣以耕，魯君使人往致邑焉。曾子不受，曰：「臣聞之：『受人者畏人，予人者驕人。』縱子有賜，不我驕也，我能勿畏乎？」孔子聞之，曰：「參之言，足以全其節也。」余按：君子之辭受，準乎義而已。若以畏人驕人爲詞，淺矣。況國君所賜，尤不可以苟辭苟受，而乃以俗情之施於平人者施之於君乎？且曾子於及門，年最少。若能爲君所重如此，必其中年後

事。孔子安得復存？此乃戰國以後楊氏之徒之所僞托。故不錄。

《說苑》稱曾子從孔子於齊，齊景公以下卿禮聘曾子，曾子固辭。余按：《史記》稱曾子少孔子四十六歲，雖未必悉實，要觀《論語》之文，則曾子於門人中，年最少也。齊景公以哀之初年卒，曾子甫十餘歲。孔子以昭之末年至齊，曾子時猶未生，而何得以下卿禮聘之乎？大抵《韓詩外傳》、《說苑》等書，多本於戰國時人之託言，而不知考其年世者，故今多不採。

曾子養曾皙，必有酒肉。將徹，必請所與。問有餘，必曰有。《孟子》。

附論○若曾子，則可謂養志也。同上。

《說苑》云：曾子耘瓜，^①誤斬其根。曾皙怒，援大杖擊之，曾子仆地，有頃，

蘇進曰：「大人用力教參，得無疾乎？」退屏，鼓琴而歌。孔子聞之，告門人曰：「參來，勿內也」云云。此說世多信之。

余按：《孟子》曰：「中也養不中，中也養不才，故人樂有賢父兄也。如中也棄不中，才也棄不才，則賢不肖之相去，其間不能以寸。」《記》曰「為人子止於孝，為人父止於慈」，《傳》曰「父慈子孝」。然則其子即不中不才，爲之父者且不忍遽棄，以傷其天性之親。況曾子中且才者也，耘瓜而斷其根，其細已甚，而曾皙聖門高弟，其曠達之懷，必不至以小物介意。寧有因區區之事，逞一朝之怒，遂不復顧其子之生死乎？孟子曰：「曾子養曾皙，必有酒肉。將徹，必請所與。」

①「瓜」，原作「爪」，今據《畿輔》本改。

問有餘，必曰有。」其善體親心如是。況於身，父母之遺體，乃毫不自貴重，甘奉此身以殉親一時之怒，萬一遂死，事過而親怒平，而悔之無及。爲子者何以能自安？《傳》曰：「小人老而無子，知擠於溝壑矣。」曾子果死，異日酒肉之養誰奉之？況請所與而進所餘乎？然則

即養口體者，亦不敢輕於一死，況曾子之養志者哉！余謂曾皙之曠達，曾子之孝謹，其家庭之間，必雍睦異常。但曾子既以孝名，後人言孝者因以事附會之，故有「里名勝母，曾子不入」之語。而《孝經》一篇，亦爲孔子、曾子問答之言。猶之乎孔子稱閔子之孝，而後人遂以蘆花之事附會之也。猶之乎今世言耿介者，必附會以爲包拯、海瑞，言推測者，必附會以爲諸葛孔明、劉伯溫也。

爲此說者不過欲明「大杖則逃」之義，因借曾子以垂訓於後世，而不知其誣古人也。故今但采《孟子》之文載之，而他附會之說概不列焉。

傳記有云：曾子薪於野，有客至，母以手搯其臂，曾子心動，棄薪馳歸，問母：「無恙乎？」或又云：曾子在楚，心動，歸問其母，母曰：「思之，齧指。」余按：此二說亦一事而傳聞異其詞者。在楚道遠，齧指事小，似不如前說之近理，然皆似因曾子之孝而附會之者。故今不錄。

《新序》云：曾參處鄭，有與同姓名者殺人，人告其母曰「曾參殺人」，其母織自若也。頃，一人又告之，其母曰：「吾子不殺人。」一人又來告，其母投杼下機，踰牆而走。按：此乃戰國策士假

設之言，以見讒言之易入，以曾子之賢，故托之耳。寧有賢如曾子，其母知之有素，而尚惑於人言者乎？《說苑》又有「邑名勝母，曾子不入」之語，亦係假設之言，因曾子之孝而托之者。故今俱不錄。

曾皙嗜羊棗，而曾子不忍食羊棗。《孟子》。

附論○公孫丑問曰：「膾炙與羊棗孰美？」孟子曰：「膾炙哉。」公孫丑曰：「然則曾子何爲食膾炙而不食羊棗？」曰：「膾炙所同也，羊棗所獨也。諱名不諱姓，姓所同也，名所獨也。」同上。

《戴記·檀弓》篇記曾子謂子思曰：「伋，吾執親之喪也，水漿不入於口者七日。」子思曰「先王之制禮」云云。余按：此亦因曾子之孝而附會之者。曾子能體親心而徹必請，問必曰有，其獨不能

體親心而自重其身乎？且即曾子果有此事，亦不必呼子思而告之也。故不錄。

《韓詩外傳》云：曾子仕於莒，得粟三秉。方是之時，曾子重其祿而輕其身。親沒之後，齊迎以相，楚迎以令尹，晉迎以上卿。方是之時，曾子重其身而輕其祿。又引曾子言云：「吾嘗仕齊爲吏，祿不過鍾釜，尚猶欣欣而喜者，非以爲多也，樂其逮親也。既沒之後，吾嘗南遊於楚，得尊官焉，堂高九仞，櫬題三圍，轉轂百乘，猶北鄉而泣涕者，非爲賤也，悲不逮吾親也。」余按：此特因曾子以孝著，故言孝者必歸之耳。親存則不擇官而仕，親沒則富貴如浮雲，此君子之常。況於曾子，其理固應如是，然其事則必無之事也。曾子孔門高弟，如欲

辭尊居卑，固自易易，不必於齊於莒。而齊迎以相，楚迎以令尹，晉迎以上卿，乃戰國之風氣，春秋時固未有如是者。且楚僭王猾夏，曾子必不仕楚。而堂高九仞，櫟題三園，轉轂百乘，亦非曾子之所爲也。故今俱不錄。

曾子居武城，有越寇。或曰：「寇至，盍去諸？」曰：「無寓人於我室，毀傷其薪木。」寇退，則曰：「修我牆屋，我將反。」寇退，曾子反。左右曰：「待先生如此其忠且敬也，寇至則先去，以爲民望，寇退則反，殆於不可。」沈猶行曰：「是非汝所知也。昔沈猶有負芻之禍，從先生者七十人，未有與焉。」《孟子》。

附論○孟子曰：「曾子，師也，父兄也。」同上。

《戴記·檀弓》篇云：有子問於曾子曰：「問喪於夫子乎？」曰：「聞之矣。」

喪欲速貧，死欲速朽。」有子曰：「是非君子之言也。」曾子曰：「參也與子游聞之。」有子曰：「然則夫子有爲言之也。」曾子以告子游，子游曰：「桓司馬自爲石槨，三年而不成，夫子曰：『若是其靡也，死不如速朽之愈也。』死之欲速朽，爲桓司馬言之也。南宮敬叔反，必載寶而朝，夫子曰：『若是其貨也，喪不如速貧之愈也。』喪之欲速貧，爲敬叔言之也。」余按：「喪欲速貧，死欲速朽」之語，曾子果與子游同聞之，則桓司馬、南宮敬叔之事，曾子必與子游同見之。何容曾子不知，而子游獨知之？公明儀曰：「三月無君，則弔。」孟子曰：「惟上無田，則亦不祭。」又曰：「且比化者無使土親

①「是」，原作「若」，今據《畿輔》本改。

膚，於人心獨無忤乎？」喪之不欲速貧，死之不欲速朽，此自天理人情之自然。以曾子之大賢，必不爲是不情之語，明矣。蓋自孔子沒後，諸弟子之門人各私其師，故多自尊其師之說，而譏他人，因而撰爲此等語耳。今不錄。

世傳曾子以妻蒸梨不熟而出之，終身不娶。曰：「高宗以後妻殺孝己，吉甫以後妻放伯奇。吾上不及高宗，中不比吉甫，容知其得免於非乎？」或疑蒸梨過小，不至於出，爲之解曰：「出妻令其可嫁，蓋有大過，而出以『蒸梨』爲名爾。」余按：妻也者，上奉父母，下理內政，所關甚重。若少年時出妻而不復娶，中饋託之何人？有母尸饗，胡不恤焉？而家政亦必至於廢。若既老而出之，豈數十年皆無大過，獨一日而忽有

大過乎？且既奉吾親以終天年矣，老而棄之，亦非君子之所以居心也。道之傳也，孔子授曾子，曾子授子思，子思傳之孟子，而三人皆以出妻聞，孟子之妻亦幾於出，豈爲聖賢妻者必皆有大過？抑爲聖賢者必求全責備，一不當意即出之乎？周公曰：「無求備於一人。」孔子謂：「君子之使人也，器之。」孟子曰：「中也養不中，才也養不才。」然則於妻亦當如是，若爲聖賢妻而必至於出，天下誰復敢爲聖賢妻者？此皆必無之事。故今不載。說並見正錄《考終》篇中。

曾子有疾，召門弟子曰：「啟予足，啟予手。《詩》云：『戰戰兢兢，如臨深淵，如履薄冰。』而今而後，吾知免夫，小子！」《論語·泰伯》篇。

附論○曾子有疾，孟敬子問之。同上。

《戴記·檀弓》篇云：曾子寢疾，病。

童子曰：「華而晄，大夫之簀與？」曾子曰：「斯季孫之賜也，我未之能易也。」元，起易簀。」曾元曰：「夫子之病革矣，不可以變，幸而至於旦，請敬易之。」曾子曰：「吾何求哉？吾得正而斃焉，斯已矣！」舉，扶而易之，反席未安而沒。余按：《論語》：曾子有疾，召門弟子曰：「啟予足，啟予手。《詩》云：『戰戰兢兢，如臨深淵，如履薄冰。』而今而後，吾知免夫。」曾子守身慎行，動必以正。自其平日之事，不應臨沒而尚有不得其正者。藉令童子不言，曾子不將不得正而斃乎？大夫之簀如非曾子之所當御，則當賜之時固必辭之，即辭之不獲，平日亦必屏之而不用。如可御於生時，

烏在病革之時遂必當易之乎？爲是說者，不過欲明曾子之心安於正，雖病革而不肯苟焉。而豈知稱其臨沒之賢，而反無說以解於平日邪！故今不載。

按：《論語》於曾子不字之而「子」之，所記曾子言行亦多，疑皆曾子門人所記。蓋曾子於孔門年最少而學最純，故孔子既沒，後學多宗曾子者。聖道之顯多由子貢，聖道之傳多由曾子。子貢之功在當時，曾子之功在後世。故次曾子於顏子，次子貢於閔、冉、仲弓。或以德貴，或以功著也。○世多以《大學》爲曾子所作。朱子分「大學之道」至「未之有也」爲經，爲孔子之言。其餘爲傳，爲曾子之意，而門人所記。余按：「誠意」章云「曾子曰」云云，果曾子所自作，不應自稱曾子，又不應獨冠此文以「曾子

曰」。朱子之說近是。然即「大學之道」以下，亦殊不類孔子之言。且玩通篇之文，首尾聯屬，先後呼應，文體亦無參差，其出一人之手明甚，恐不得分而二之也。凡文之體，因乎其時。故《論語》之文謹嚴，《孟子》之文舒暢。《左傳》采之群書，則文錯出不均。《大學》之文，繁而盡，又多排語，計其時，當在戰國，非孔子、曾子之言也。然其傳則必出於曾子，何以知之？《論語》孔子曰：「吾道一以貫之。」曾子曰：「夫子之道，忠恕而已矣。」今《大學》所言，皆忠恕之事。「欲脩其身者先正其心，欲正其心者先誠其意」，忠也。「欲治其國者先齊其家，欲齊其家者先修其身」，恕也。「如惡惡臭，如好好色」，忠也。「心不在焉，視而不見，聽而不聞」，以其不忠也。

「有諸己而後求諸人，無諸己而後非諸人」，恕也。「所惡於上毋以使下，所惡於下毋以事上」，戒其不恕也。忠恕二言，《大學》之道盡矣。蓋曾子得之於孔子，而後人又衍之爲《大學》者也。故今於《曾子》篇，不載作《大學》之事，而仍推其意如此。○曾子之事，先後亦難詳考，姑取《論語》、《孟子》之文約略次之如左。閔子以下並同，不復再舉。

閔

子 騫《史記》：閔損，字子騫。

按：《論語》於諸賢，皆以字稱，或冠以氏，如「閔子騫」、「冉伯牛」、「宰我」、「冉有」之類。或不冠以氏。如「子貢」、「子夏」之類。惟曾子、有子皆稱「子」，而不以字。亦有稱以名者，如「有若」、「宰予」、「憲問耻」、「求聚斂」之

類。要係偶然，非通例也。今列諸賢，自顏子外皆用《論語》原稱，不敢擅更，亦從古之義也。

魯人爲長府。閔子騫曰：「仍舊貫，如之何？何必改作？」子曰：「夫人不言，言必有中。」《論語·先進》篇。

季氏使閔子騫爲費宰。閔子騫曰：「善爲我辭焉！如有復我者，則吾必在汶上矣。」《論語·雍也》篇。

《韓詩外傳》云：①閔子騫始見於夫子，有菜色，後有芻豢之色。子貢問之，閔子云云。余按：此亦形容之詞，非真有是事。閔子天性恬靜，雖事孔子不久，亦必不至於見羽蓋龍旂而歆慕也。故不錄。

附論○子曰：「孝哉閔子騫！人不問於其父母昆弟之言。」《論語·先進》篇。

世傳閔子之母早亡，父娶後妻，更生二子。後妻愛其子而虐閔子，以蘆花著其袍。閔子爲父推車，寒不能前。父怒，鞭之，衣破而蘆花見。父怒，將出後妻。閔子泣止之，曰：「母在一子寒，母去三子單。」由是其母感而改之，均愛三子如一。余按：孔子曰「人不問於其父母昆弟之言」，玩其語意，乃以父母昆弟之稱其孝爲易，而人之稱其孝爲難。父母昆弟之言，或不免因溺愛而溢美。故必人言僉同，乃可爲據。絕不類身處逆境者。若如世俗所傳，則閔子之得稱爲孝，易反在人而難反在於母與弟，聖人不應作是顛倒語也。大抵三代以上，書缺實多，事難詳考。後之好事者，各自

①「詩」，原作「子」，今據《畿輔》本改。

以其意附會之。然使其母果有是事，稱之可也。倘原無是事，則是欲稱閔子之孝反至大傷閔子之心，其失不亦大乎！孔子稱閔子之孝，吾知閔子之孝而已。閔子之所以爲孝，吾不得而知也。吾不知閔子之所以爲孝，無害於閔子之爲孝也。故今不錄是事。

冉伯牛《史記》：冉耕，字伯牛。

伯牛有疾，子問之，自牖執其手，曰：「亡之，命矣夫！斯人也而有斯疾也！斯人也而有斯疾也！」《論語·雍也》篇。

按：閔子與伯牛皆居德行之科，孔子之稱閔子不一而足，而出處之節尤人所難能，惟伯牛無所表見。此或因其早亡，未及有所樹立故耳。《孟子》書中亦

稱二子，以爲「具體而微」。故首列之。

仲弓《史記》：冉雍，字仲弓。

仲弓問仁。子曰：「出門如見大賓，使民如承大祭。己所不欲，勿施於人。在邦無怨，在家無怨。」仲弓曰：「雍雖不敏，請事斯語矣。」《論語·顏淵》篇。

附論○或曰：「雍也仁而不佞。」子曰：「焉用佞？禦人以口給，屢憎於人。不知其仁，焉用佞？」《論語·公冶長》篇。

仲弓爲季氏宰，問政。子曰：「先有司，赦小過，舉賢才。」曰：「焉知賢才而舉之？」曰：「舉爾所知。爾所不知，人其舍諸？」《論語·子路》篇。

附論○子曰：「雍也可使南面。」仲弓問子桑伯子，子曰：「可也，簡。」仲弓曰：

「居敬而行簡，以臨其民，不亦可乎？居簡而行簡，無乃太簡乎？」子曰：「雍之言然。」《論語·雍也》篇。

《論語》云：子謂仲弓曰：「犁牛之子騂且角，雖欲勿用，山川其舍諸？」注云：仲弓父賤而行惡，故夫子以此譬之。余按：稱其子之賢而彰其父之惡，揆諸人情，似屬非宜。且本文云「子謂仲弓曰」云云，安知非孔子與仲弓泛論用人之道？而遽因此一譬，懸坐其父以行惡之名乎？竊謂讀書凡遇此等語，未有確據者，寧可缺其所疑，不可斷以為是。萬一不然，使古人受誣，其失豈不大乎！故今闕之。按：孔子以南面許仲弓，固非治賦為宰者所可比。而問仁問政，孔子所答亦似非諸弟子所能及。故居德行之科而列顏、閔之次。惟嘗仕

於季氏，似未逮顏、閔者。然此或為祿而仕，不得已而為之，未可遽以是為疑也。故今仍從《論語》，列之伯牛之後。

子

貢《史記》：端木賜，衛人，字子貢。

子曰：「賜也，女以予為多學而識之者與？」對曰：「然，非與？」曰：「非也，予一以貫之。」《論語·衛靈》篇。

先儒謂：曾子之聞「一貫」直應曰「唯」，而子貢曰「然，非與」，不能直應無疑，是其不逮曾子者也。余按：孔子之詔門人，皆當應之，必不默然無言。而獨記曾子之「唯」者，為下文門人不解而問曾子張本耳。若子貢乃因孔子先以云云問之，故有「然，非與」之答。曾子則未嘗有此一問，而直告之，故不容多

此一答也。今試取「參乎」章刪「曾子曰唯」四字，則下文門人之問無根。取「多學」章增「子貢曰唯」四字，則贅而無味矣。讀古人書當細玩其前後文義，不得強取一二字句爲其人優劣也。

子貢問政。子曰：「足食，足兵，民信之矣。」子貢曰：「必不得已而去，於斯三者何先？」曰：「去兵。」子貢曰：「必不得已而去，於斯二者何先？」曰：「去食。自古皆有死，民無信不立。」《論語·顏淵》篇。

子貢方人。子曰：「賜也賢乎哉？夫我則不暇。」《論語·憲問》篇。

子貢欲去告朔之餼羊。子曰：「賜也！爾愛其羊，我愛其禮。」《論語·八佾》篇。

按：子貢與孔子問答之言甚多，不勝其載。多學、問政及此二條，皆有關於學識之高下。故擇而載之。

附論○子貢問曰：「賜也何如？」子曰：「女，器也。」曰：「何器也？」曰：「瑚璉也。」《論語·公冶長》篇。

附論○子曰：「賜不受命，而貨殖焉，億則屢中。」《論語·先進》篇。

漢司馬遷作《貨殖傳》，稱子貢「鬻財於曹、魯之間」，且曰：「使孔子名布揚於天下者，子貢先後之也，所謂得勢而益彰者乎？」余按：古者金粟皆謂之「貨」，「殖」猶生也，所謂「貨殖」云者，不過留心於家人生產，酌盈劑虛，使不至困乏耳，非糴賤販貴若商賈所爲也。樊遲請學稼圃，孔子以「小人」斥之。若子貢學道而躬行商賈之事，孔子不知當如何斥之，何以其辭僅如是而已乎？且謂孔子之道之顯爲子貢先後之可也，謂子貢以富故能顯之，豈聖人之道亦必藉

有財而後能行於世乎？此乃司馬氏憤激之言，後人不察，遂以子貢爲若商賈者然，謬矣。故不可以不辨。

大宰嚭召季康子，康子使子貢辭。大宰嚭曰：「國君道長，而大夫不出門，此何禮也？」對曰：「豈以爲禮，畏大國也。大國不以禮命於諸侯，苟不以禮，豈可量也？寡君既其命焉，其老豈敢棄其國？大伯端委以治周禮，仲雍嗣之，斷髮文身，贏以爲飾，豈禮也哉？有由然也。」《左傳》哀公七年。

吳子呼叔孫，曰：「而事何也？」對曰：「從司馬。」王賜之甲劍鉞，曰：「奉爾君事，敬無廢命。」叔孫未能對，衛賜進，曰：「州仇奉甲從君而拜。」《左傳》哀公十一年。

公會吳於橐臬。吳子使大宰嚭請尋盟。公不欲，使子貢對曰：「盟所以周信也，故心以制之，玉帛以奉之，言以結之，明神以要

之。寡君以爲苟有盟焉，弗可改也已。若猶可改，日盟何益？今吾子曰，必尋盟。若可尋也，亦可寒也。」乃不尋盟。《左傳》哀公十一年。

吳人藩衛侯之舍。子服景伯謂子貢曰：「夫諸侯之會，事既畢矣，侯伯致禮，地主歸餼，以相辭也。今吳不行禮於衛，而藩其君舍以難之，子盍見大宰？」乃請束錦以行。語及衛故，大宰嚭曰：「寡君願事衛君，衛君之來也緩，寡君懼，故將止之。」子貢曰：「衛君之來，必謀於其衆。其衆或欲或否，是以緩來。其欲來者，子之黨也。其不欲來者，子之讎也。若執衛君，是墮黨而崇讎也。夫墮子者得其志矣！且合諸侯而執衛君，誰敢不懼？墮黨崇讎，而懼諸侯，或者難以霸乎。」大宰嚭說，乃舍衛侯。同上。

冬，及齊平。子服景伯如齊，子贛爲介，見公孫成，曰：「人皆臣人，而有背人之心。」

況齊人雖爲子役，其有不貳乎？子，周公之孫也。多饗大利，猶思不義。利不可得，而喪宗國，將焉用之？」成曰：「善哉，吾不早聞命。」陳成子館客，曰：「寡君使恒告曰，寡人願事君如事衛君。」景伯揖子貢而進之。對曰：「寡君之願也。昔晉人伐衛，齊爲衛故，伐晉冠氏，喪車五百，因與衛地，自濟以西，漕、媚、杏以南，書社五百。吳人加敝邑以亂。齊因其病，取讎與闡。寡君是以寒心。若得視衛君之事君也，則固所願也。」成子病之，乃歸成。公孫宿以其兵甲入於嬴。《左傳》哀公十五年。

《史記·仲尼弟子列傳》載有子貢存魯、亂齊、亡吳、強晉而霸越之事。余按：《論語》列子貢於言語之科，《孟子》書中亦稱子貢善爲說辭。不過其才長於專對，若《春秋傳》中辭盟於吳之類

耳，非若戰國縱橫之流，巧言亂德以傾覆人國家者比也。烏有佐陳恒以纂齊，欺夫差使亡國者哉？此蓋游說之士因子貢之善於辭令而托之，非聖賢所爲。故今不載。

存參○魯國之法，魯人有贖臣妾於諸侯者，取金於府。子貢贖人於諸侯而還其金。《說苑》。

按：此事未必有，然於義無所害，且其事亦類子貢所爲，姑列之存參。

昔者孔子沒，三年之外，門人治任將歸。人揖於子貢，相嚮而哭，皆失聲，然後歸。子貢反，築室於場，獨居三年，然後歸。《孟子》。

附錄○子禽問於子貢曰：「夫子至於是邦也，必聞其政，求之與？抑與之與？」子貢曰：「夫子溫良恭儉讓以得之。夫子之求之也，其諸異乎人之求之與？」

《論語·學而》篇。

附錄○叔孫武叔毀仲尼。子貢曰：

「無以爲也！」仲尼不可毀也。他人之賢者，丘陵也，猶可踰也。仲尼，日月也，無得而踰焉。人雖欲自絕，其何傷於日月乎？多見其不知量也。」《論語·子張》篇。

子貢推尊孔子之言已載正錄，惟此二條未載。今補於此。

附論○春，邾隱公來朝。子貢觀焉。

邾子執玉高，其容仰。公受玉卑，其容俯。子貢曰：「以禮觀之，二君者，皆有死亡焉。高仰，驕也。卑俯，替也。驕近亂，替近疾。君爲主，其先亡乎。」○夏五月壬申，公薨。仲尼曰：「賜不幸言而中，是使賜多言者也。」《左傳》定公十五年。

附論○春，越子使后庸來聘，且言邾田，對於駘上。二月，盟于平陽。三子皆

從。康子病之，言及子貢，曰：「若在此，吾不及此夫。」武伯曰：「然。何不召？」曰：「固將召之。」文子曰：「他日請念。」《左傳》哀公十七年。

按：《春秋傳》所述子貢料事之明，不一而足，然不關大得失，無庸盡載。惟受玉一事，因孔子之戒子貢，故載之，而並季孫之思子貢，亦列於後。

按：《論語·子張》篇子貢之推尊孔子至矣，則孔子之道所以昌明於世者，大率由於子貢，其功不可沒也。而「與回孰愈」之問，亦似伯仲可見者。故次之於閔、冉、仲弓之後。○朱子云：曾子本是魯拙，後既有所得，故守得夫子規矩定，其教人有法，所以有傳。若子貢則甚敏，見得易，往往教人亦不似曾子守定規矩，故其後無傳。余按：《史記》

所載弟子年歲，雖不足盡信，然大要不甚遠。今以《論語》、《春秋傳》、《戴記》之文考之：康子之問，先由而賜而求。武伯之問，先由而求而赤。《春秋傳》多載子路、冉有、子貢之事，而子貢尤多，曾子、游、夏皆無聞焉。《戴記》則多記孔子沒後曾子、游、夏、子張之言，而冉有、子貢罕所論著。蓋聖門中子路最長，閔子、仲弓、冉有、子貢則其年若相班者。孔子在時，既爲日月之明所掩。孔子沒後，爲時亦未必甚久，而子貢當孔子世已顯名於諸侯。仕宦之日既多，講學之日必少，是以不爲後學所宗耳。若游、夏、子張、曾子，則視諸子爲後起，事孔子之日短，教學者之日長，是以孔子在時無所表見，而名言緒論多見於孔子沒後也。不然，閔子「具體而微」，仲

弓「可使南面」，何以門人皆無聞焉？反不如得「一體」者猶能傳經於後世乎？由是言之，羽翼聖道於當時者，顏、閔、子貢、由、求之力，而子貢爲尤著。流傳聖道於後世者，游、夏、曾子、子張之功，而曾子爲尤純。時勢不同，功業亦異，未可謂子貢之不如曾子也。故今因敘子貢之事而備論之。

洙泗考信餘錄卷之一終

道光四年東陽署中刻

洙泗考信餘錄卷之二

大名崔述東壁謹考 石屏門人陳履和校刊

子

路《史記》：仲由，字子路。

子路有聞，未之能行，唯恐有聞。《論語·

公冶長》篇。

子路，人告之以有過，則喜。《孟子》。

子路無宿諾。《論語·顏淵》篇。

附論○子曰：「片言可以折獄者，其由也與？」同上。

《說苑》稱子路持劍，孔子非之，子路請攝齊以事孔子。又稱子路盛服而見，孔子非之，子路改服而入。余按：所

載孔子之言，皆類楊氏之旨，蓋戰國人所爲，以子路之行而勇於改過也，故託之耳。其實古人盛服、佩劍，皆尋常之事，不足爲病。故不錄。

仲由爲季氏宰，將墮三都。於是叔孫氏墮郕。季氏將墮費，公山不狃、叔孫輒帥費人以襲魯。公與三子入於季氏之宮，登武子之臺。費人攻之，弗克。人及公側。仲尼命申句須、樂頎下，伐之，費人北。國人追之，敗諸姑蔑。二子奔齊。遂墮費。《左傳》定公十一年。

備覽○子路爲季氏宰。季氏祭，逮闇而祭。日不足，繼之以燭。雖有強力之容、肅敬之心，皆倦怠矣。有司跛倚以臨祭，其爲不敬大矣。他日祭，子路與，室事交乎戶，堂事交乎階，質明而始行事，晏朝

而退。《戴記·禮器》。^①

《論語·季氏》篇云：季氏將伐顓臾，冉有、季路見於孔子，曰：「季氏將有事於顓臾。」孔子曰：「求，無乃爾是過與？」夫顓臾，昔者先王以爲東蒙主，且在邦域之中矣，是社稷之臣也，何以伐爲？」云云。余按，此章可疑者五：《論語》所記孔子之言，皆簡而直，此章獨繁而曲。其文不類，一也。子路爲季氏宰在定公世，冉有爲季氏宰在哀公世。其時不合，二也。子路主墮都之謀，其剛直有素，歸魯之後，不肯承季氏意以盟叛人，必不一旦隳其晚節以阿季氏。其理不似，三也。顓臾之伐不見於經傳，洪氏意其因孔子之言而中止，然則田賦之用何以不因孔子之言而止？其事無徵，四也。僖二十一年《傳》云：「任、宿、

須句、顓臾，風姓也。實司大皞與有濟之祀。」不言爲東蒙主，亦不言爲魯臣。其說不同，五也。且此篇文皆稱孔子，與前十五篇異，其非孔氏之徒所記甚明。雖於義無大害，然其事未必有，且不欲子路受誣於百世。故不載。

公伯寮愬子路於季孫。子服景伯以告，曰：「夫子固有惑志於公伯寮，吾力猶能肆諸市朝。」子曰：「道之將行也與？命也。道之將廢也與？命也。公伯寮其如命何！」《論語·憲問》篇。

按：伯寮之愬，孔子以道之行廢言之，則是孔子之去魯，子路之去季氏，皆因此一愬也。故次之於此。說已見正錄《爲魯司寇》篇中。

① 「器」，原作「運」，今據《禮記》改正。

附錄○子疾病，子路請禱。子曰：「有諸？」子路對曰：「有之。」誄曰：「禱爾于上下神祇。」子曰：「丘之禱久矣。」《論語·述而》篇。

附錄○子疾病，子路使門人爲臣。病間，曰：「久矣哉，由之行詐也。無臣而爲有臣。吾誰欺？欺天乎？且予與其死於臣之手也，無寧死於二三子之手乎！且予縱不得大葬，予死於道路乎？」《論語·子罕》篇。

此二章皆不知的在何時，然觀孔子之言，無臣而爲有臣，當在爲大夫而去位之後。姑附錄於此。

在陳絕糧，從者病，莫能興。子路愠見，曰：「君子亦有窮乎？」子曰：「君子固窮，小人窮斯濫矣。」《論語·衛靈》篇。

附錄○子路宿於石門。晨門曰：「奚

自？」子路曰：「自孔氏。」曰：「是知其不可而爲之者與？」《論語·憲問》篇。

附論○子曰：「道不行，乘桴浮於海，從我者其由與？」子路聞之，喜。子曰：「由也好勇過我，無所取材。」《論語·公冶長》篇。

按：石門之宿，浮海之歎，不知何時。以理度之，當在去魯之後，仕衛之前。故次之於在陳之後。

小邾射以句繹來奔，曰：「使季路要我，吾無盟矣。」使子路，子路辭。季康子使冉有謂之曰：「千乘之國，不信其盟，而信子之言，子何辱焉？」對曰：「魯有事於小邾，不敢問故，死其城下可也。彼不臣而濟其言，是義之也，由弗能。」《左傳》哀公十四年。

秋，齊陳瓘如楚。過衛，仲由見之，曰：「天或者以陳氏爲斧斤，既斲喪公室，而他人

有之，不可知也。其使終饗之，亦不可知也。若善魯以待時，不亦可乎？何必惡焉？」子玉曰：「然，吾受命矣，子使告我弟。」冬，及齊平。《左傳》哀公十五年。

衛孔圉取太子蒯聵之姊，生慍。孔氏之豎渾良夫長而美，孔文子卒，通於內。太子在戚，孔姬使之焉。太子與之言曰：「苟使我入獲國，服冕乘軒，三死無與。」與之盟。爲請於伯姬。閏月，良夫與太子入，舍於孔氏之外圃。昏，二人蒙衣而乘，寺人羅御，如孔氏。孔氏之老樂寧問之，稱姻妾以告。遂入，適伯姬氏。既食，孔伯姬杖戈而先，太子與五人介，輿玃從之。迫孔慍於廁，強盟之，遂刼以登臺。樂寧將飲酒，炙未熟，聞亂，使告季子。召獲駕乘車，行爵食炙，奉衛侯輒來奔。季子將入，遇子羔將出，曰：「門已閉矣。」季子曰：「吾姑至焉。」子羔曰：「弗及，

不踐其難。」季子曰：「食焉，不辟其難。」子羔遂出。子路人，及門，公孫敢門焉，曰：「無人爲也。」季子曰：「是公孫也，求利焉而逃其難。由不然，利其祿，必救其患。」有使者出，乃入。曰：「太子焉用孔慍？雖殺之，必或繼之。」且曰：「太子無勇，若燔臺半，必舍孔叔。」太子聞之，懼，下。石乞、孟黶敵子路。以戈擊之，斷纓。子路曰：「君子死，冠不免。」結纓而死。孔子聞衛亂，曰：「柴也其來，由也死矣。」孔慍立莊公。《左傳》哀公十五年。

存參○子路有姊之喪，可以除矣，而弗除也。孔子曰：「何弗除也？」子路曰：「吾寡兄弟而弗忍也。」孔子曰：「先王制禮，行道之人皆弗忍也。」子路聞之，遂除之。《檀弓》。

此事無害於理，而與子路素行相似。姑存之。

存參○子路治蒲三年，孔子過之。人境而善之，曰：「由恭敬以信矣。」人邑，曰：「善哉，由忠信以寬矣。」至庭，曰：「善哉，由明察以斷矣。」子貢執轡而問，曰：「夫子未見由而三稱善，可得聞乎？」孔子曰：「入其境，田疇草萊甚辟，此恭敬以信，故民盡力。入其邑，墉屋甚尊，樹木甚茂，此忠信以寬，其民不偷。其庭甚閒，此明察以斷，故民不擾也。」《韓詩外傳》。

此文文詞冗弱，必非孔子之言。然其事則容或有之，未便刪削，姑列之於存參。又此與上除姊喪事，皆不知在何時。故統列之於後。

附論○子曰：「衣敝緼袍，與衣狐貉者立，而不耻者，其由也與？」「不忤不求，何用不臧？」子路終身誦之。子曰：「是道也，何足以臧？」《論語·子罕篇》。

世傳子路事親，嘗食藜藿，負米百里之外。親沒之後，南遊於楚，從車百乘，積粟萬鍾，累茵而坐，列鼎而食。余按：《論語》稱子路衣敝緼袍，與衣狐貉者立而不耻，則子路少年之貧，固當有之。若南遊於楚，從車百乘，積粟萬鍾，則無是事也。子路從孔子去魯，厄於陳蔡，由衛反魯，復仕於衛，而死於難。傳記歷歷可考，何嘗有遊楚之時，而百乘萬鍾以自奉？亦非子路之所為也。此皆後人附會之詞。故不載。

附論○子曰：「由之瑟奚為於丘之門？」門人不敬子路。子曰：「由也升堂矣，未入於室也。」《論語·先進篇》。

《說苑》稱子路鼓瑟有北鄙殺伐之聲，孔子聞之云云。蓋本於此。然樂以宣八風，原不可以偏廢，故《傳》云「驟歌

北風，又歌南風」，而何得崇南而棄北乎？其詞意亦淺蔓，必非孔子之言明甚。且樂以象德，瑟之不和，由於氣質之未化，當從容而涵養之，亦非七日不食之所能變也。此附會之言。故不載。

附論○或問乎曾西曰：「吾子與子路孰賢？」曾西蹙然曰：「吾先子之所畏也。」

《孟子》。

按：子路於及門中年最長，而孔子亦屢稱之。雖時有所督責而貶之，固不如褒之者之多也。升堂入室，孔子有定論矣。故先之。

有子

微虎欲宵攻王舍，私屬徒七百人，三踊於幕庭。卒三百人，有若與焉，及稷門之內。

或謂季孫曰：「不足以害吳，而多殺國士，不如已也。」乃止之。吳子聞之，一夕三遷。《左傳》哀公八年。

哀公問於有若曰：「年饑，用不足，如之何？」有若對曰：「盍徹乎？」曰：「二，吾猶不足，如之何其徹也？」對曰：「百姓足，君孰與不足？百姓不足，君孰與足？」《論語·顏淵》篇。

他日子夏、子張、子游以有若似聖人，欲以所事孔子事之，彊曾子。曾子曰：「不可，江漢以濯之，秋陽以暴之，皜皜乎不可尚已。」《孟子》。

《史記》云：孔子既沒，弟子思慕，有若狀似孔子，弟子相與共立爲師，他日問曰：「昔夫子當行，使弟子持雨具，已而果雨。弟子問曰：『夫子何以知之？』」夫子曰：「《詩》不云乎：『月離于畢，俾

滂沱矣。」昨暮月不宿畢乎？」他日月宿畢，竟不雨，敢問夫子何以知此？」有若默然無以應，弟子起曰：「有子避之，此非子之座也。」余按：諸弟子所以尊孔子者，以其道大德崇，非以其能知雨不雨也。所以事有若者，以其言行學問幾於聖人，非以其能知雨不雨爲似聖人也。烏有因其不知雨不雨，遂黜有若者哉？《論語》記孔子言行多矣，皆平實切於日用，無多言億中之事。果以能知晴雨之故聖孔子，則《論語》中亦當載其一言一事，何以竟杳然也！或問禘之說，子曰：「不知也。」苟以有所不知而薄之，則孔子當先薄於諸弟子矣。師之道，非苟然而已，其尊與君、父等，故曰：「民生於三，事之如一。」從師者不可不慎之於始也，必審知其可師而後師之。既已師

之，則當終身勿替，安有因一事之未知、一言之未合，而遂黜之者，此在世俗之士、少知義理者猶不肯爲，而謂孔子弟子反爲之乎？《孟子》曰：「他日子夏、子張、子游以有若似聖人，欲以所事孔子事之。」但言其似聖人，未嘗言其似孔子也。但言游、夏之徒欲師有若，未嘗言有若公然自居於師也。《孟子》曰：「有若智足以知聖人。」又述有子言云：「自生民以來，未有盛於孔子也。」有子既知孔子爲生民所未有，則其斷斷不敢使游、夏以事孔子者事己，明矣。游、夏此舉固不得爲無過，然其心尚可原。若有子公然不自量，竟自擬於孔子，豈尚足以爲有若哉？然則當日之事，蓋三子欲師有若，而有若不肯居，是以中輟。好事者因之，遂附會爲此言耳。大抵七

十子之門人，各好自尊其師，而詆謫他人，故此等語多不可信。故不載。

按：游、夏以有子似聖人，則其言行必有過人者。而《論語》稱爲「有子」，朱子以爲多曾子、有子門人所記，理或然也。然踐履篤實，成就後學，或尚非曾子之比。故次之於子路之後。○經傳之文，多以冉有、季路並稱，世遂視之若班焉者。然子路用於季氏，而爲之墮費。冉有用於季氏，而爲之聚斂。其行事之相去甚遠也。所以多並稱者，但以其政事之才相埒耳，猶言語之稱宰我、子貢，非謂二子等量而齊觀也。況「浮海」之許，「不忮不求」之贊，皆他人所不易得者。至有子「務本」之旨，「貴和」之說，咸能發聖人未發之蘊，意其所得有深焉者。是以游、夏有似聖人之品目

也。而「盍徹」之請，欲復先王之制，其識亦殊卓，則二子雖未逮夫顏、閔，而固非諸弟子所敢望也。故冠之於諸賢之先。

原

思《史記》：原憲，字子思。

原思爲之宰，與之粟九百，辭。子曰：

「毋以與爾鄰里鄉黨乎？」《論語·雍也》篇。

附論○「克、伐、怨、欲不行焉，可以爲仁矣？」子曰：「可以爲難矣，仁則吾不知也。」《論語·憲問》篇。

《史記》云：子貢相衛，結駟連騎，排藜藿入窮閭，過謝原憲。憲攝敝衣冠見子貢，子貢耻之曰：「夫子豈病乎？」原憲曰：「吾聞之：『無財者謂之貧，學道而不能行者謂之病。』若憲貧

也，非病也。」子貢慚，不懌而去。余按：子貢曰：「貧而無諂，富而無驕，何如？」子曰：「可也，未若貧而樂，富而好禮者也。」子貢長於理財，先貧後富則有之。若以貧爲耻，以富爲榮，則子貢斷不至是。此乃戰國貧賤驕人之士設爲此說以自高者，以原思之貧、子貢之富也，故託之耳。《新序》亦載此事，而文更繁，蓋後人所衍，皆非實事。故今並不錄。

公西華《史記》：公西赤，字子華。

子華使於齊，冉子爲其母請粟。子曰：「與之釜。」請益，曰：「與之庾。」冉子與之粟五秉。子曰：「赤之適齊也，乘肥馬，衣輕裘。吾聞之也：『君子周急不繼富。』」《論語·雍

也》篇。

存參○孔子之喪，公西赤爲志焉：飾棺牆，置罍，設披，周也。設崇，殷也。綢練設旒，夏也。《檀弓》。

按：孔子爲司寇，以原思爲宰，必有可取者在。而狷介之操，亦人所難能。至子華以應對長才，承命出使，亦卓卓者。且孔子於二子皆無貶詞。故並次於有子之後。

子

賤《史記》：密當作「虛」，不齊，字子賤。

備覽○子賤治單父，彈鳴琴，身不下堂而單父治。巫馬期以星出，以星入，日夜不處，以身親之，而單父亦治。巫馬期問於子賤，子賤曰：「我任人，子任力。任人者佚，任力者勞。」《呂覽》、《韓詩外傳》同。

備覽○子賤爲單父宰，反命於孔子，曰：「此國有賢不齊者五人，教不齊所以治者。」《史記·仲尼弟子列傳》。

附論○子謂子賤：「君子哉若人！魯無君子者，斯焉取斯？」《論語·公冶長》篇。

《說苑》記子賤宰單父事凡四則：一「任人、任力」之對，與《呂覽》、《詩傳》同。一則辭於孔子，而孔子告之以「毋迎而距，毋望而許也」。一則陽晝告以陽橋魴魚之說，而子賤請其耆老尊賢者而與之共治也。一則孔子問以治單父之政，所對與《史記》意略同，而其中有「父事三人、兄事五人、所友者十一人」之語，則《史記》所未及也。余按：子賤之宰單父，見於《呂覽》、《詩傳》、《史記》、《新序》，而《說苑》又屢見之，然則此事固當有之，惟其言之繁冗淺弱，多

不類春秋時語。且單父小邑耳，武城大邑。子游僅得一人，單父何遽多賢如此？蓋孔子嘗稱子賤爲「君子」，而云「魯無君子者，斯焉取斯」，則子賤蓋能親賢友仁，集思廣益，以自治而治人者，故說者因以其言而附會之。其意則是，而其言則非當日之言也。惟《呂覽》、《韓詩》、《史記》所載，事尚近理，文亦較爲簡潔。故今但採三書之文，列之備覽，以爲《論語》「焉取」之證。其餘概不載也。

《新序》云：子賤爲單父宰，請善書者二人，使書憲書教品。至單父使書，子賤從旁掣其肘。書醜，則怒之。書者歸，以告魯君，魯君乃命有司無得擅徵發單父，單父之化大治。原文甚繁，今刪而采之如此。余按：請人於君，而掣其肘，無

禮甚矣。大夫且不可施之於君，況宰乎？此乃戰國策士因世主之任人不專，而寓言者。以子賤之治單父有能名也，故託之，非實事也。故今不錄。

按：孔子以君子稱子賤，而傳記亦多載其賢者，蓋聖門高弟也。故次之於原思、公西華之後。

子

游《史記》：言偃，字子游。

子游爲武城宰。子曰：「女得人焉爾乎？」曰：「有澹臺滅明者，行不由徑，非公事未嘗至於偃之室也。」《論語·雍也》篇。

《戴記·檀弓》篇云：司寇惠子之喪，子游爲之麻衰、牡麻經。文子辭，子游曰：「禮也。」文子退，反哭。子遊趨而就諸臣之位，文子又辭，子游曰：「固以

請。」文子退，扶適子南面而立。子游趨而就客位。釋之者曰：「惠子廢適立庶，故子游爲之重服以譏之。」余按：廢適立庶，其過在人，諫之可也，自處於非禮，不反失己乎？使文子終不悟，是徒失己而無救於人也，非子游之事。故不錄。

存疑○子之武城，聞弦歌之聲。夫子莞爾而笑，曰：「割雞焉用牛刀？」子游對曰：「昔者偃也聞諸夫子曰：『君子學道則愛人，小人學道則易使也。』」子曰：「二三子，偃之言是也。前言戲之耳。」《論語·陽貨》篇。

按：魯爲禮樂之邦，故孔子曰「魯一變至於道」，弦歌之聲不必武城而後有之。孔子既喜之，何以不獎之，而乃戲之，獨不慮聞者之疑之乎？以子游之

聰敏，亦不當聞戲言而誤以爲實也。且於孔子之前，而稱夫子，亦非春秋時語。此蓋傳而失其真者，撰此篇者誤采之耳。故今列之存疑。

子

夏《史記》：卜商，字子夏。

子夏爲莒父宰，問政。子曰：「無欲速，無見小利。欲速，則不達。見小利，則大事不成。」《論語·子路》篇。

《說苑》云：孔子將行，無蓋。弟子曰：「子夏有之。」孔子曰：「商之爲人短於財。吾聞與人交者推其長，違其短，故能久長矣。」余按：子夏之在聖門亦卓卓者，必不至吝一蓋於師。子夏不以富稱，未必孔子與諸弟子皆無蓋，而子夏獨有之。且其語甚淺陋，必後人所附

會。故今不錄。

備覽○魏成子以食祿千鍾，什九在外，什一在內，是以東得卜子夏、田子方、段干木，此三人者，君皆師之。《史記·魏世家》。

備覽○子夏居西河教授。《史記·仲尼弟子列傳》。

先儒多謂《毛詩》傳自子夏，今《詩序》乃子夏所作。余按：西漢以前書未有言及《毛詩》之序者，惟《後漢書·衛宏傳》言爲《毛詩》作序，則是《詩序》乃宏所作。且序之不合於經義者甚多，參之傳記亦多舛誤，而文詞亦不逮《論語》遠甚，其非子夏所作顯然。不過漢末魏晉之人傳《毛詩》者借子夏名以爲重耳。後人震於其名，遂相視莫敢議，雖以朱子之詳陳縷辨，而人猶不信也。甚矣！

識古書之真偽，非易事也。故今不載作序之事，其序之誤已散見諸錄中，茲不複舉也。

《禮·喪服》篇《大傳》，先儒相傳亦以爲子夏作。余按：《傳》之名言精義甚多，然亦往往有與經抵牾者，子夏不應如是。或子夏之徒之所爲，後世傳而失其真耳。故今不錄。

附論○子游曰：「子夏之門人小子，當洒掃、應對、進退則可矣，抑末也。本之則無，如之何？」子夏聞之，曰：「噫！言游過矣。君子之道，孰先傳焉，孰後倦焉，譬諸草木，區以別矣。君子之道，焉可誣也？有始有卒者，其惟聖人乎？」《論語·子張》篇。

附論○子夏之門人問交於子張。子張曰：「子夏云何？」對曰：「子夏曰：『可

者與之，其不可者拒之。』」子張曰：「異乎吾所聞：君子尊賢而容衆，嘉善而矜不能。我之大賢與，於人何所不容？我之不賢與，人將拒我，如之何其拒人也？」同上。

《戴記·檀弓》篇云：子夏喪其子而喪其明。曾子弔之，子夏哭曰：「天乎！予之無罪也。」曾子怒，曰：「商，女何無罪也？使西河之民疑女於夫子，爾罪一也。喪而親，使民未有聞焉，爾罪二也。喪爾子，喪爾明，爾罪三也。」余按：聞喪而弔，朋友之情也。方當慰藉，而忽數其罪而責之，豈人情乎？且以喪親、喪子相較，而以喪明爲罪，語亦非是。人苟少有知識，未有愛其子反勝於親者，況子夏尤聖門之高弟乎？但人

①「河」，原作「何」，今據《禮記》改正。

少年，血氣盛，力能勝哀；及老，血氣衰，力不能勝哀。故禮：居親喪，五十以上飲酒食肉，七十惟衰麻在身。縱使子夏果因喪子喪明，亦以老不勝哀之故。過則有之，然必不至喪子之哀反過於喪親，不得取喪親時相較，而遽以爲罪也。此與「喪欲速貧」一事，皆門人各尊其師而譏他人者之所爲，說不足信。故不錄。

子

張《史記》：顓孫師，字子張。

子張學干祿。《論語·爲政》篇。

附論○子游曰：「吾友張也爲難能也，然而未仁。」《論語·子張》篇。

附論○曾子曰：「堂堂乎張也，難與並爲仁矣。」同上。

《新序》稱子張見魯哀公，七日而哀公不禮，託僕夫而去曰：「臣聞君好士，故不遠千里之外，犯霜露、冒塵垢，百舍重趼，不見休息，以見君。」云云。余按：子張聖門高弟，雖有干祿之心，必不至屈身以求見，而哀公亦初無好士之事。且子張從孔子在魯久矣，孔子沒後子張猶與游、夏時問難焉，則是居於魯也，有何塵垢、霜露而不遠千里乎？觀其語，乃戰國策士之習，蓋縱橫家之所托。故不錄。

存參○子張病，召申祥而語之，曰：「君子曰終，小人曰死，吾今日其庶幾乎。」《檀弓》。

按：子游、子夏說禮敦詩以詔後學，可謂有功於聖門矣。子張好高務外，而與游、夏均稱得「聖人之一體」，蓋亦賢

也。但欲以事孔子者事有若，則生平之大疵。故並次之子賤之後。

宰 我《史記》：宰予，字子我。

宰予晝寢。子曰：「朽木不可雕也，糞土之牆不可圻也，於予與何誅？」《論語·公冶長》篇。

哀公問社於宰我。宰我对曰：「夏后氏以松，殷人以柏，周人以栗，曰使民戰栗。」子聞之，曰：「成事不說，遂事不諫，既往不咎。」《論語·八佾》篇。

附錄○宰我問曰：「仁者，雖告之曰：『井有仁焉。』其從之也？」子曰：「何爲其然也？君子可逝也，不可陷也。可欺也，不可罔也。」《論語·雍也》篇。

附錄○宰我問：「三年之喪，期已久

矣。君子三年不爲禮，禮必壞。三年不爲樂，樂必崩。舊穀既沒，新穀既升，鑽燧改火，期可已矣。」子曰：「食夫稻，衣夫錦，於女安乎？」曰：「安。」「女安，則爲之。夫君子之居喪，食旨不甘，聞樂不樂，居處不安，故不爲也。今女安，則爲之。」宰我出。子曰：「予之不仁也。子生三年，然後免於父母之懷。夫三年之喪，天下之通喪也，予也有三年之愛於其父母乎？」《論語·陽貨》篇。

《孔叢子》云：孔子使宰予使於楚，楚昭王以安車象飾遺孔子。宰予曰：夫子無以此爲也。夫子言不離道，動不違仁，貴義尚德，清素好儉。仕而有祿，不以爲積，不合則去，退無吝心。妻不服綵，妾不衣帛，車器不雕，馬不食粟。故臣知夫子之無用此車也云云。余按：孟

子嘗稱「宰我智足以知聖人」，而其言止於如是，是天下之不知聖人者莫宰予若也。宰予以言語著，而此言乃淺陋鄙俗如是，是天下之不能言者亦莫宰予若也。而豈不謬哉！《孔叢子》一書，大抵皆欲歸美聖人。或附會以所有，或撰造以所無。惜乎其人無識，其所亟稱而大書者，皆里巷之士少知自好者之所能爲，欲尊聖人而適以淺視夫聖人而不知也。故凡《孔叢子》之所載，一概不採，不能盡辨，姑舉其一二事言之。

附論○子曰：「始吾於人也，聽其言而信其行。今吾於人也，聽其言而觀其行。於予與改是。」《論語·公冶長》篇。

按：此文以「子曰」冠之，自當別爲一章，乃論宰我平日之事，非專爲晝寢而發也。記者以其皆論宰我事，因連類

而及之耳。故今別錄於後。

《史記》云：宰我爲臨菑大夫，與田常作亂，以夷其族。孔子耻之。《說苑》云：田成子常與宰我爭。宰我夜伏卒，將以攻田成子。田成子因爲旌節以起宰我之卒以攻之，遂殘之也。《索隱》云：按《左氏》無宰我與田常作亂之文，然有闕止，字子我，而因爭寵遂爲陳恒所殺，恐字與宰我相涉，因誤云然。余按：《左傳》所紀簡公之世，止有陳闕二人，共政以致相爭，不容復有宰予參於其間。宰予果有此事，亦不容《左傳》終無一語及之。是《史記》、《說苑》所稱宰予即《傳》之闕止甚明，《索隱》之說是也。闕我自名止，宰我自名予。闕我自齊，宰我自在魯。闕我自事簡公，宰我自事孔子。烏得遂以爲一人哉？魯

哀公之五年，齊景公卒，公子陽生來奔。六年，陳僖子召陽生，闕止先待諸外，公子曰：「事未可知，反，與壬也處。」是時宰我方從孔子於陳蔡之間，由陳反衛，安得分身在魯而與簡公共處也哉？乃後之人猶欲曲全其說，謂子實闕氏，以嘗爲宰故稱宰我，亦勞而拙矣。故今不載此事。

宋蘇氏《志林》云：李斯上書諫二世，其略曰：田常爲簡公臣，布惠施德，下得百姓，上得群臣，陰取齊國，殺宰予於庭。是宰予不從田常，爲常所殺也。《弟子傳》乃云「宰予與田常作亂」，使吾先師之門乃有叛臣焉，豈非千載不蠲之惑也！近令兒子邁考閱舊書，究其所因，則宰我之不叛，其驗甚明。且註云李斯事荀卿，去孔子不遠，宜知其實。

余按：《史記》之說即本之李斯之言，誤以闕止之事爲宰予耳，所謂「與田常作亂」者，即謂與田常相爭，而措詞不審，遂若黨於陳恒然者，非與李斯爲二說也。果黨陳恒則陳氏實專齊政，君之生死懸於其手，又誰能夷宰我之族者？且如李斯之言，則君過不能匡，君危不能救，貪榮希進，卒殺其君而喪其身，亦豈賢者之所爲乎？乃蘇氏誤會《史記》之意，斤斤焉據李斯之言以駁之，不斥李斯之誣，而反謂李斯之得其實。嗚乎！不信經傳而信李斯，與其博也，毋寧寡學問之爲愈乎！蓋宰予爲聖門高弟，人莫不知有子我者，陳恒所殺者子我，則遂以爲宰予耳。猶之乎白居易詩云「退之服琉黃，一病訖不痊」，而宋人雜說遂以衛退之事而譏韓昌黎也。張

誤《雲谷雜記》亦據《左傳》以駁蘇氏之誤，是矣，但謂《史記》此傳實以《家語·弟子解》篇爲之，則猶考之未詳。《史記》之誤，正沿李斯之說，《志林》誤分，以爲二耳。

按：宰我言語之才不亞子貢，而朽木之喻，從井之問、戰栗之對、短喪之請，愆尤未免太多。故次之於子張之後。

冉

有《史記》：冉求，字子有。

齊爲郕故，國書、高無干帥師伐我，及清。季孫謂其宰冉求曰：「齊師在清，必魯故也，若之何？」求曰：「一子守，二子從公禦諸竟。」季孫曰：「不能。」求曰：「居封疆之間。」季孫告二子，二子不可。求曰：「若不可，則君無出。一子帥師，背城而戰。不屬者，非

魯人也。魯之群室，衆於齊之兵車。一室敵車，優矣。子何患焉？二子之不欲戰也宜，政在季氏。當子之身，齊人伐魯而不能戰，子之耻也。大不列於諸侯矣。」季孫使從於朝，俟於黨氏之溝。武叔呼而問戰焉。對曰：「君子有遠慮，小人何知？」懿子強問之。對曰：「小人慮材而言，量力而共者也。」武叔曰：「是謂我不成丈夫也。」退而蒐乘。孟孺子洩帥右師，顏羽御，邴洩爲右。冉求帥左師，管周父御，樊遲爲右。季孫曰：「須也弱。」有子曰：「就用命焉。」季氏之甲七千，冉有以武城人三百爲己徒卒。老幼守宮，次于雩門之外。五日，右師從之。《左傳》哀公十一年。師及齊師戰於郊，齊師自稷曲。師不踰溝。樊遲曰：「非不能也，不信子也。請三刻而踰之。」如之，衆從之。師入齊軍。同上。

師獲甲首八十，齊人不能師。宵，諜曰：

「齊人遁。」冉有請從之三，季孫弗許。同上。

附論○冉有用矛於齊師，故能入其

軍。孔子曰：「義也。」同上。

季孫欲以田賦，使冉有訪於仲尼。仲尼

曰：「某不識也。」三發，卒曰：「子爲國老，待

子而行，若之何？子之不言也？」仲尼不對。

而私於冉有曰：「君子之行也，度於禮，施取

其厚，事舉其中，歛從其薄，如是則以丘亦足

矣。若不度於禮而貪冒無厭，則雖以田賦，

將又不足。且子季孫若欲行而法，則周公之

典在。若欲苟而行，又何訪焉？」弗聽。十

二年，春，王正月，用田賦。《左傳》哀公十一年，十

二年。

附論○季氏富於周公，而求也爲之聚

歛而附益之。子曰：「非吾徒也，小子鳴鼓

而攻之可也。」《論語·先進》篇。

附錄○冉子退朝。子曰：「何晏也？」

對曰：「有政。」子曰：「其事也。如有政，

雖不吾以，吾其與聞之。」《論語·子路》篇。

附錄○季氏旅於泰山。子謂冉有曰：

「女弗能救與？」對曰：「不能。」子曰：「嗚

呼！曾謂泰山不如林放乎？」《論語·八

佾》篇。

存參○伯高之喪，孔氏之使者未至，

冉子攝束帛乘馬而將之。孔子曰：「異

哉！徒使我不誠於伯高。」《檀弓》。

此事頗類冉有所爲，故存之，然終

未有以見其必然也。

附錄○春，宋景曹卒。季康子使冉有

弔，且送葬，曰：「敝邑有社稷之事，使肥與

有職競焉，是以不得助執紼，使求從與

人。」曰：「以肥之得備彌甥也，有不腆先人

之產馬，使求薦諸夫人之宰，其可以稱旌

繁乎？」《左傳》哀公二十三年。

附論○冉求曰：「非不說子之道，力不足也。」子曰：「力不足者，中道而廢。今女畫。」《論語·雍也》篇。

按：冉有政事之略亦聖門卓卓者，然畫、退屢見責於師，鳴鼓之攻尤非尋常小過可比。故次之於宰我之後。

子

羔《史記》：高柴，字子羔。或作臯。

補高子臯執親之喪也，泣血三年，未嘗見齒。《戴記·檀弓》。

附錄○子路使子羔爲費宰。子曰：

「賊夫人之子。」《論語·先進》篇。

季子將入，遇子羔將出，曰：「門已閉矣。」季子曰：「吾姑至焉。」子羔曰：「弗及，不踐其難。」季子曰：「食焉，不辟其難。」子羔

遂出。子路人。《左傳》哀公十五年。

《說苑》云：子羔爲衛政，別人之足。衛之君臣亂，子羔走郭門。郭門閉，別者守門，曰：「於彼有缺。」子羔曰：「君子不踰。」曰：「於彼有竇。」子羔曰：「君子不遂。」曰：「於此有室。」子羔入，追者罷。子羔將去，謂別者曰：「吾親別子之足，此子報怨時也，何故逃我？」別者曰：「斷足固我罪也，無可奈何。獄決罪定，臨當論刑，君愀然不樂，見於顏色，此臣之所以脫君也。」余按：此說殊足風世，然其事則未必有之。子羔在衛位卑，非與聞政事者。良夫之亂，樂寧猶行爵而後出，何暇獨追子羔？且衛之郭門，而有缺有竇，亦豈可爲國乎？此或後人設爲此言，以爲從政者勸。或有所本，而傳之失其真，均未可知。故今

不錄。

公會齊侯，盟於蒙，孟武伯相。武伯問於高柴，曰：「諸侯盟，誰執牛耳？」季羔曰：「鄆衍之役，吳公子姑曹。發陽之役，衛石魋。」武伯曰：「然則彘也。」《左傳》哀公十七年。

按：此文則是子羔去衛之後，適魯而遂仕於魯也。故以在魯之事次於此後。

存參○成人有其兄死而不爲衰者，聞子臯將爲成宰，遂爲衰。成人曰：「蠶則績而蟹有匡，范則冠而蟬有綏，兄則死而子臯爲之衰。」《檀弓》。

存參○子羔葬其妻，犯人之禾。申祥以告，曰：「請庚之。」子臯曰：「孟氏不以是罪予，朋友不以是棄予，以吾爲邑長於斯也。買道而葬，後難繼也。」同上。

樊

遲《史記》：樊須，字子遲。

孟孺子洩帥右師，^①顏羽御，邴洩爲右。冉求帥左師，管周父御，樊遲爲右。季孫曰：「須也弱。」有子曰：「就用命焉。」《左傳》哀公十一年。

師及齊師戰於郊，齊師自稷曲。師不踰溝。樊遲曰：「非不能也，不信子也，請三刻而踰之。」如之，衆從之。師入齊軍。同上。

附錄○樊遲從遊於舞雩之下，曰：「敢問崇德、修慝、辨惑。」子曰：「善哉問！」

《論語·顏淵》篇。

附錄○樊遲請學稼。子曰：「吾不如老農。」請學爲圃。曰：「吾不如老圃。」樊

①「孺」，原作「孫」，今據《畿輔》本改。

遲出。子曰：「小人哉樊須也。上好禮則民莫敢不敬，上好義則民莫敢不服，上好信則民莫敢不用情。夫如是，則四方之民襁負其子而至矣，焉用稼？」《論語·子路》篇。

附錄○樊遲問仁。子曰：「愛人。」問知。子曰：「知人。」樊遲未達。子曰：「舉直錯諸枉，能使枉者直。」樊遲退，見子夏，曰：「鄉也吾見於夫子而問知，子曰：『舉直錯諸枉，能使枉者直。』何謂也？」子夏曰：「富哉言乎！舜有天下，選於衆，舉皋陶，不仁者遠矣。湯有天下，選於衆，舉伊尹，不仁者遠矣。」《論語·顏淵》篇。

按：《論語》子羔僅兩見，而皆非美辭，然其事旁見於傳記者不一，其言亦有足多者。蓋子羔年少，其仕魯在孔子卒後，是以不著於《論語》耳。樊遲問答

之多略類子張，而稼圃之請、舉錯之疑，亦似於道甚淺者，羈鄙近利之譏不爲無因。故又次二人於宰我、冉有之後。

司馬牛《史記》：司馬耕，字子牛。

向魋奔衛。向巢來奔。○司馬牛致其邑與珪焉，而適齊。向魋出於衛地，公文氏攻之，求夏后氏之璜焉。與之他玉，而奔齊。陳成子使爲次卿。司馬牛又致其邑焉，而適吳。吳人惡之，而反。趙簡子召之，陳成子亦召之。卒於魯郭門之外，阮氏葬諸丘輿。《左傳》哀公十四年。

附論○司馬牛憂，曰：「人皆有兄弟，我獨亡。」《論語·顏淵》篇。

漆雕開《史記》：字子開。

子使漆雕開仕，對曰：「吾斯之未能信。」

子說。《論語·公冶長》篇。

按：二子在聖門皆無所表見。故並

次之於諸賢之後。

公冶長《史記》：字子長。

子謂公冶長：「可妻也。雖在縲絏之中，非其罪也。」以其子妻之。《論語·公冶長》篇。

世傳公冶長通於鳥言。有虎負羊

於山，鳥告長使取之。喪羊者跡得之，以爲竊也，訟之於吏，以此陷於縲絏。云云。其說荒誕鄙陋，本不足辨，而好奇之士亦有援以釋《論語》者，貽誤後學

非小也。且使長果如此，是長以口腹故取非其有，以陷於刑，雖非盜竊，亦不得爲無罪，孔子何得謂之「非其罪」乎？學者等諸齊東之語可矣。

南容《史記》：南宮括，字子容。

《論語集解》：「南容，弟子南宮縚，魯人也。」

子謂南容：「邦有道，不廢。邦無道，免於刑戮。」以其兄之子妻之。《論語·公冶長》篇。

南容三復白圭，孔子以其兄之子妻之。

《論語·先進》篇。

《論語集註》云：南容名縚，又名适，

謚敬叔，孟懿子之兄也。是謂《論語》之

南容即《春秋傳》之南宮敬叔矣。余按：

此說本之鄭氏康成《禮記註》中，而《史記索隱》亦相承用之。然以經傳諸家考

之，皆兩人也。《春秋傳》云：孟僖子將死，召其大夫曰：「我若獲沒，必屬說與何忌於夫子，使事之，而學禮焉。」然則南宮敬叔自名說，不名縉與适也。其誤一也。《論語》稱君大夫必舉其謚，若定公、哀公、桓子、康子、武叔、景伯皆然。孟懿子與武伯皆遊聖門，亦舉其謚。南容果魯大夫，何以獨不舉其謚乎？其誤二也。敬叔爲魯大夫，自救火一事外，無所表見，度亦懿子一流人耳。懿子、敬叔雖嘗學禮聖門，然皆世祿子弟，實不知尊聖人。公伯寮之愬，景伯欲殺之。武叔之毀，景伯告之子貢。而敬叔皆若弗聞也者。羿、奭之問，必非敬叔所能。且玩其意，似皆隱刺三家，尤不似敬叔語也。其誤三也。孔子稱南容曰：「邦有道，不廢。」似謂布衣之士者，

然敬叔孟氏餘子，固當不廢，無待孔子言之。南容三復白圭，故孔子曰：「邦無道，免於刑戮。」而《戴記·檀弓》篇敬叔乃有載寶而朝之事，其言雖不必盡實，要其人不似三復白圭者。其誤四也。《論語》中南容凡三見，或謂之南容，或謂之南宮适，未嘗一稱爲敬叔與說也，亦未嘗有《春秋傳》中南宮敬叔之一事也。然則孔子以兄子妻之者，自南容，與敬叔無涉也。《春秋傳》中南宮敬叔亦凡三見，或謂之說，或謂之敬叔，未嘗一稱爲南容與适也，亦未嘗有《論語》中南容之一事也。然則爲魯大夫者，自南宮敬叔，與南容亦無涉也。其爲判然兩人甚明，奈何合之？其誤五也。《史記·孔子世家》記學禮事，是即《春秋傳》中南宮敬叔事也，亦稱爲敬叔，不稱

爲《論語》之南容。於適周事亦然。至於《弟子列傳》則云：南宮括，字子容。不復言爲敬叔，並不言爲孟氏之餘子矣。所記三事皆采之《論語》中，亦無《春秋傳》敬叔之一事。然則《史記》亦以爲容自容，敬叔自敬叔矣。康成何由而知南容之即爲南宮敬叔也哉？其誤六也。王肅《論語註》云：南容，弟子南宮縚，魯人也。不言爲魯大夫，是魏人未嘗以爲一人矣。韋昭《國語註》云：敬叔，魯大夫南宮說。不言爲南宮适，是吳人亦未嘗以爲一人矣。微獨肅之與昭而已。《家語》乃晉宋間人之所撰，而於《弟子解》篇亦不言爲敬叔，不載敬叔一事。至《觀周》篇記學禮事，則云敬叔。《正論》篇記除僖子喪事，則云南宮說。皆不言爲南容，是《家語》亦以爲兩

人矣。蓋當是時，康成之說尚未盛行，故學者猶承古經傳及漢初訓詁而用之。惟晉杜預註《春秋傳》頗似用康成說，而未明言。自司馬氏采之以註《史記》，而朱子復據之以註《論語》，世遂無復有知其爲兩人者，致使後人疑尚德之人有載寶之事，其失似小而正非小也。今不欲使賢者代人受過，故爲之辨，而凡敬叔之事，概不附焉。

附錄○南宮适問於孔子，曰：「羿善射，奡盪舟，俱不得其死然。禹、稷躬稼而有天下。」夫子不答。南宮适出，子曰：「君子哉若人！尚德哉若人！」《論語·憲問》篇。

存參○南宮縚之妻之姑之喪，夫子誨之髻，曰：「爾毋從從爾。爾毋扈扈爾。蓋榛以爲笄，長尺而總八寸。」《檀弓》。

按：《論語》孔子妻之者，南容也，而

《史記》謂即南宮括，《論語》作适。《集解》謂即南宮縚。玩《檀弓》文，縚妻似是孔子兄子，而括亦與容義相近，豈本有兩名，如圍與虔，鞅與志父耶？抑傳寫異文，如薦與遠，姒與弋邪？故並存之，以備參考。

說者或謂公冶長之賢不及南容，故孔子以子妻長，而以兄子妻容。程子曰：此以私心窺聖人也。二子之妻，或因其年之相當耳。余按：此二事不過記者類而記之，其相隔未知數年或十數年，原非一時之事，而烏得有所較量區別於其間哉？蓋公冶長在縚縚中，而南容免於刑戮，其事若相反，而孔子皆妻之。若世俗之情，知取其免刑戮者，則在縚縚者爲所棄。若不以縚縚爲病，則亦未必求其免刑戮者而妻之。於此

見聖人之觀人擇婿得其中正，但取其實之不至於取禍，而遇之幸不幸不計焉。不求之此，而妄意區別於其間，可謂不善讀書者矣。程子之論是矣，然於事理尚未盡。故今附論之。

按：南容之謹言賢矣，即公冶長之可妻，亦必有所以取之。然《史記》雖載之於《弟子傳》中，而以《論語》之文考之，長絕無問答之語，适僅有羿、羿一問，而亦非質疑問難之比，未見其必爲弟子也者。故附次之於諸弟子之後。

洙泗考信餘錄卷之二終

道光四年東陽署中刻

洙泗考信餘錄卷之三

大名崔述東壁謹考 石屏門人陳履和校刊

左子

補《左氏傳》三十卷。《漢書·藝文志》。

存參○魯君子左丘明懼弟子人人異端，各安其意，失其真，故因孔子史記，具論其語，成《左氏春秋》。《史記·十二諸侯年表》序。

劉歆云：左丘明好惡與聖人同，親見夫子。是謂作《春秋傳》者即《論語》之左丘明也。由是班固《漢書》謂孔子與左丘明觀史記，杜氏《集解》謂左丘明

受經於孔子，蓋皆本之於此。自唐啖、趙、宋程、朱以來始謂此作傳者與孔子不同時，非《論語》之左丘明，而甚者至謂爲秦時人。余按：《左傳》終於智伯之亡，係以悼公之謚，上距孔子之卒已數十年，而所稱書法不合經意者亦往往有之，必非親炙於孔子者明甚，不得以《論語》之左丘明當之也。戰國之文恣橫，而《左傳》文平易簡直，頗近《論語》及《戴記》之《曲禮》、《檀弓》諸篇，絕不類戰國時文。何況於秦、襄、昭之際，文詞繁蕪，遠過文、宣以前，而定、哀間反略，率多有事無詞，哀公之末事亦不備，此必定、哀之時紀載之書行於世者尚少故爾。然則作書之時上距定、哀未遠，亦不得以爲戰國後人也。且《史記》但以傳爲左丘明所作，不言爲何時人，而亦

未有親見孔子之文，不知二人姓名之偶同邪？抑相傳爲《左氏春秋》而司馬氏遂億料之，以爲《論語》之左丘明邪？說《論語》者以左丘爲複姓，與公羊、穀梁正同。乃傳經者云《公羊氏春秋》、《穀梁氏春秋》，而此獨云《左氏春秋》，不云左丘氏，又似作傳者左氏而非左丘氏也者。然則傳《春秋》者其姓名果爲左丘明與否，固未可定。然無此傳則三代之遺制、東周之時事，與聖賢之事跡、年月、先後皆無可考，則此書實孔子以後一大功臣也，不可不標其人。既相傳爲《左氏春秋》，故即題以左子，而缺其名與字，但載《史記》之語以存參，并識後人軒輊之言以折衷焉。

《史記·自序》云：左丘失明，厥有《國語》。由是世儒皆謂《國語》與《春秋

傳》爲一人所撰，東漢之儒遂題之曰《春秋外傳》。余按：《左傳》之文，年月井井，事多實錄，而《國語》荒唐誣妄，自相矛盾者甚多。《左傳》紀事簡潔，措詞亦多體要，而《國語》文詞支蔓，冗弱無骨，斷不出於一人之手明甚。且《國語》周魯多平衍，晉楚多尖穎，吳越多恣放，即《國語》亦非一人之所爲也。蓋《左傳》一書采之各國之史，《師春》一篇其明驗也。《國語》則後人取古人之事而擬之爲文者，是以事少而詞多。《左傳》一言可畢者，《國語》累章而未足也，故名之曰《國語》。語也者，別於紀事而爲言者也。黑白迴殊，雲泥遠隔，而世以爲一人所作，亦已異矣。又按：《史記·自敘》自文王、孔子以下凡七事。文王美里之誣，余固已辨之矣。孔子之作《春

秋》，亦不在於陳蔡。《離騷》、《兵法》、《呂覽》、《說難》之作，皆與本傳之說互異。然則此言亦未可盡信也。且列左丘於屈原後，言失明而不言明明，尚未知其意果以爲即作傳者之左丘明否？不得強指爲一人也。故今不採此文。

朱子以《左氏》爲史學，《公》、《穀》爲經學。《左氏》紀事詳瞻而是非多謬，《公》、《穀》紀事雖疎而多得聖人之意。余按：《左氏》之不盡合於經意，誠有然矣。謂《公》、《穀》之能得經意，則未見也。《公》、《穀》之說，大抵多取月日名字穿鑿附會，以爲聖人書法所在。且事實者義理之根柢，苟事實多疎，安望義理之反當乎？《左傳》雖多不合於經，然二百餘年之事備載簡冊，細心求之，聖人之意自可窺測。《左傳》之遠勝於

二家者，正不在義理而在事實也。夫經、史者，自漢以後分別而言之耳。三代以上，所謂經者即當日之史也。《尚書》、史也。《春秋》、史也。經與史，恐未可分也。故今獨以左子繼諸賢之後，誠見此一書有斷不可廢者耳。

子

思《史記》：伯魚生伋，字子思。

子思居於衛，有齊寇。或曰：「寇至，盍去諸？」子思曰：「如伋去，君誰與守？」《孟子》。

附論○孟子曰：「子思，臣也，微也。」

同上。

《說苑》云：子思居於衛，緼袍無表，二旬而九食。田子方聞之，使人遺狐白之裘。子思辭而不受。余按：子思魯

人，其居衛者，仕於衛也，不至如是之貧。而田子方高士，亦非有狐白之裘者。此與曾子辭邑之事相屬，皆楊氏之徒所僞托。故不錄。說並見前《曾子》篇中。

《孔叢子》云：子思居衛，言苟變於衛君曰：「其材可將五百乘，君任軍旅，帥得此人，則無敵於天下矣。」衛君曰：「吾知其材可將，然變也嘗爲吏，賦於民而食人二鷄子，以故弗用也。」子思曰：「夫聖人之官人，猶大匠之用木也。取其所長，棄其所短。今君處戰國之世，選爪牙之士，而以二卵棄干城之將，此不可使聞於鄰國者也。」余按：衛靈公問陳於孔子，孔子對曰：「軍旅之事，未之學也。」孟子之於齊梁，亦勸以施仁政，而以興兵構怨爲有災。今子思用於衛，

不聞進治國安民之臣，而惟勸衛君羅爪牙之士以期無敵於天下，其意何居焉？晉文公將救宋，謀元帥，趙衰曰：「卻縠可。說禮樂而敦詩書。」子思之此爲，毋乃爲霸者之所笑乎？且子思之世，上去春秋之末未遠，何得即自名爲戰國邪？蓋戰國之時，跖弛之士多蒙物議，而患無棄瑕錄用之主，故假託之子思以風世耳。魏無知之對漢王曰：「臣所言者能也，陛下所問者行也。楚漢相距，臣進奇謀之士，顧其計誠足以利國家不耳。盜嫂受金，又何足疑乎？」其意與此正相類。然則其爲戰國以後之人所撰，非子思之事明甚，撰書者誤采之耳。《孔叢子》一書記子思言行甚多，皆不足見子思之賢，而文詞亦淺陋。蓋皆後人之所附會，不能悉辨。此事頗熟於人

口，姑取而辨之，舉一隅以三隅反可也。

存參○子思之母死於衛。柳若謂子

思曰：「子，聖人之後也。四方於子乎觀禮，子蓋慎諸。」子思曰：「吾何慎哉？吾聞之：有其禮，無其財，君子弗行也。有其禮，有其財，無其時，君子弗行也。吾何慎哉！」《戴記·檀弓》篇。

《戴記·檀弓》篇又云：子思之母死於衛，赴於子思。子思哭於廟。門人曰：「庶氏之母死，何爲哭於孔氏之廟乎？」康成鄭氏遂本此以解前章，謂柳若見子思欲爲嫁母服，恐其失禮，戒之。余按：女子所重者節，中人家、少自愛者猶知勉焉，況聖人之婦、賢者之妻乎？且子思之母如果嫁於他氏，則凡棺槨衣衾之備，自有其夫若子主之，子思所謂「有其財」、「無其財」者欲何爲

乎？鄭氏無以自解，乃以贈襚之屬當之。贈襚之事微矣，四方何至遂於此觀禮哉？孟子葬母於魯，充虞曰：「木若以美然。」孟子曰：「不得，不可以爲悅。無財，不可以爲悅。」正與子思之言相類。然則子思所指，亦謂棺槨衣衾之屬明矣。若子思治其棺槨衣衾，則伯魚之妻固未嘗嫁也。子思嘗仕於衛，或者其母從宦而遂卒焉，是未可知。惡知非後之人聞母之卒於衛，而遂誤以爲嫁於衛，因附會而爲此說乎？大抵《檀弓》一篇采摭頗雜，是以兩章自相矛盾如是，本不足信。而註之者不知，而強爲之說以合之，是以費辭傷理，而卒於抵牾也。故今不載後章之文。說並見前《考終》篇中。

魯繆公無人乎子思之側，則不能安子

思。《孟子》。

按：《論語》伯魚卒於顏淵之前，《史記》年表孔子卒後七十有三年繆公始立。然則子思壯仕於衛，老始歸於魯也。故今載之於居衛之後。

備覽○繆公之於子思也，亟問，亟餽鼎肉。子思不悅。於卒也，標使者出諸大門之外，北面稽首再拜而不受，曰：「今而後知君之犬馬畜伋。」蓋自是臺無餽也。同上。

備覽○繆公亟見於子思，曰：「古千乘之國以友士，何如？」子思不悅，曰：「古之人有言曰，事之云乎，豈曰友之云乎？」同上。

按：繆公、子思上去春秋未遠，而此二事頗類戰國風氣。其事固當有之，然不能保無傳聞之過當，或門人記言者措詞之少過其實。故列之備覽。

《孟子》書中載淳于髡言云：魯繆公之時，子柳、子思爲臣。余按：子思老始歸魯，未嘗仕魯。髡戰國之辨士，不過借古人以自暢其說，不必皆實事也。莒之役，杞梁死而華周生，而髡乃曰：「華周，杞梁之妻，善哭其夫。」可類推矣。故今不載。

附錄○費惠公曰：「吾於子思，則師之矣。吾於顏般，則友之矣。王順長息，則事我者也。」《孟子》。

按：孔子沒後，諸弟子之賢者多矣。諸弟子之後，鄒魯齊魏之間，群賢聞風輩起，然世多推子思。惜乎所著之書不傳，而世所傳《中庸》者特出於後人所撰，無由而徵其造詣之淺深耳！然孟子屢稱子思，荀卿雖毀之，然以子思、孟子同稱，則其賢固非他人所可及也。故

今錄於諸賢之後。○世傳《戴記·中庸》篇爲子思所作。余按：孔子、孟子之言皆平實切於日用，無高深廣遠之言。《中庸》獨探蹟索隱，欲極微妙之致，與孔孟之言皆不類。其可疑一也。《論語》之文簡而明，《孟子》之文曲而盡。《論語》者有子、曾子門人所記，正與子思同時，何以《中庸》之文獨繁而晦？上去《論語》絕遠，下猶不逮《孟子》。其可疑二也。「在下位」以下十六句見於《孟子》，其文小異。說者謂子思傳之孟子者，然孔子、子思之名言多矣，孟子何以獨述此語？孟子述孔子之言皆稱「孔子曰」，又不當掠之爲己語也。其可疑三也。由是言之，《中庸》必非子思所作。蓋子思以後，宗子思者之所爲書，故托之於子思。或傳之久而誤以爲子

思也。其中名言偉論，蓋皆孔子、子思相傳之言。其或過於高深，及語有可議者，則其所旁采而私益之者也。又「哀公問政」以下，《家語》亦有之，至「擇善而固執之者也」止，其中每隔數語即有「公曰」云云以發之。朱子以「博學」以下爲子思所補，而「公曰」云云乃子思所刪。余按：《論語》所記孔子之言，未有繁至數百言者，而繼絕舉廢、朝聘以時皆天子之事，孔子之告哀公何取焉？蓋孔子之答哀公，本不過十餘言，其後則撰書者推衍其說，是以「好學」之句又以「子曰」發之。今世所傳《家語》本後人所僞撰，彼蓋不知孔子之言之於何止，故采其文逮於「擇善固執」耳。其「公曰」云云者，詞理淺陋。且增此數問，前後文義亦間隔不

通，乃其所妄增無疑也。嗟夫！《中庸》之文采之《孟子》，《家語》之文采之《中庸》，少究心於文義，顯然而易見也。乃世之學者反以爲《孟子》襲《中庸》，《中庸》襲《家語》，顛之倒之，豈不以其名哉？韓子云：「然後識古書之正僞。」嗟夫，嗟夫，此固未可以輕言也。○世傳《中庸》四十九篇，而今《戴記》止有《中庸》一篇，說者謂其四十八篇已亡。以余觀之，今世所傳《中庸》，非一篇也。何以明之？自「天命之謂性」至「惟聖者能之」，僅數百言，而「中庸」之文凡九見，「中」之文凡六見，其餘他文亦皆與「中庸」之義相關。自「君子之道」以後，數千言皆與「中庸」之義不相涉，「中庸」之文僅一見，而又與「廣大」、「精微」、「高明」之文平列，非意之所尚注。其可

疑者一也。「君子之道」以下，皆言日用庸行之常。「鬼神之爲德也」以下，皆言禮樂祭祀之事。迥不相類。「哀公問政」以後，詞意更殊。朱子曲爲牽合，以「道不遠人」三章爲「費」之小者，「舜其大孝」三章爲「費」之大者，「哀公」以後爲兼小大，其說固已矯強。而「鬼神」章明言祭祀之事，乃以鬼神爲道，爲一氣之屈伸。而以「齊明盛服」數語爲借祭祀之鬼神以明之。一章之中，鬼神凡爲兩說，委曲宛轉，以蘄合於「費」「隱」之義。其可疑者二也。自「天下至誠爲能盡其性」以下，皆分天道人道。而「愚而好自用」二章，其文不類。「聰明睿智」二章，其序不符。則又以小德大德不倍不驕分釋之。「愚而好自用」章以爲不倍，固已。「王天下有三重」章，其爲不

驕者何在？其可疑者三也。按：《漢

書·藝文志》稱《樂記》二十三篇，今《戴

記》亦止一篇。然以《史記》及前人之說

考之，則今《樂記》實十三篇，戴氏刪其

十篇，而合此十三篇爲一耳。然則《中

庸》亦當類此。蓋戴氏刪其三十餘篇，

而取其未刪者合爲一篇也，以其首篇言

「中庸」，故通稱爲《中庸》。猶首章言

「檀弓」，遂通稱爲《檀弓》。首章言「文

王世子」，遂通稱爲《文王世子》也。古

者以竹爲簡，其勢不能多。後世易之以

紙，故合而錄之，因不復存其舊目耳。

以今《中庸》通爲一篇，而謂四十八篇盡

亡，誤矣。○《中庸》不但非一篇也，亦

不似出於一手者。其義有極精粹者，有

平平無奇者，間亦有可疑者。即所引孔

子之言，亦不倫，何以參差若是？其非

一人所作明甚。細玩則知之矣。

附錄十有二人

孔門諸賢不甚著名而頗有依據，與私淑諸儒之有事實若傳經者，并附載之於此。

琴張 牧皮

萬章問曰：「敢問何如斯可謂狂矣？」曰：「如琴張、曾皙、牧皮者，孔子之所謂狂矣。」何以謂之狂也？曰：「其志嚶嚶然，曰：『古之人，古之人。』夷考其行，而不掩焉者也。」《孟子》。

《莊子》書稱琴張與子桑户、孟子反三人相與友。子桑户死，未葬。或編

曲，或鼓琴，相和而歌曰：「嗟來桑戶乎！而已反其真，而我猶爲人猗！」余按：琴張、曾皙之狂，不過志期古人，而行不掩其言，如孟子所言者是已，非有悖禮傷教事也。如悖禮傷教，孔子奚取焉？此乃放蕩之士撰此言以自恣，以琴張之有狂名也，故托之。而後人或遂以爲實然，誤矣。

琴張聞宗魯死，將往弔之。仲尼曰：「齊豹之盜，而孟縶之賊，女何弔焉？」《左傳》昭公二十年。

按：《史記·弟子傳》及《文翁圖》惟有曾皙，^①而琴張、牧皮皆無之。《家語》有琴牢字子張，亦無牧皮，今補而附於後。至以琴張爲牢，本之《左傳集解》，未知所採何書，當考。

商瞿 季次

存參○商瞿，字子木。孔子傳《易》於瞿，瞿傳楚人馯臂子弘。《史記·仲尼弟子列傳》。

存參○公皙哀，字季次。孔子曰：「天下無行，多爲家臣，仕於都，惟季次未嘗仕。」同上。

按：二子皆不見於《論語》，獨《史記》有之。然《弟子傳》中凡不見於《論語》者皆無事跡可紀，獨二子尚有之，而其名字亦間見於他篇，當有所本，或非誤載。今並附列於後。

①「傳」上，《畿輔》本有「列」字。

秦 丕 茲

孟獻子以秦堇父爲右。生秦丕茲，事仲尼。
《左傳》襄公十年。

按：《史記·仲尼弟子列傳》作「秦商，字子丕」，與此文小異。《史記》多誤，不若《春秋傳》之近古。今從《傳》文。

申 枨

子曰：「吾未見剛者。」或對曰：「申枨。」
子曰：「枨也慾，焉得剛？」《論語·公冶長》篇。

按：《史記·弟子列傳》無申枨，而《文翁圖》有之，未知其果然否。但玩此文，孔子名之無異於諸弟子，而前後章

亦皆諸弟子事，則謂爲弟子者近是。故今附列於後。

段干木 田子方

段干木踰垣而避之。《孟子》。

存參○田子方、段干木、吳起、禽滑釐之屬，皆受業於子夏之倫，爲王者師。《史記·儒林列傳》。

按：此云受業於子夏之倫，則諸子非皆子夏之門人也。蓋傳記本無明文，司馬氏特以意度之耳。故列之於存參。
存參○魏文侯過段干木之間而軾。

《新序》。

《新序》載此事云：秦興兵欲攻魏，司馬唐且諫曰：「段干木賢者也，而魏禮之，天下莫不聞，無乃不可加兵乎？」秦

君以爲然，乃案兵而輟，不攻魏。文侯可謂善用兵矣。余按：秦尚力棄德之國，豈能知段干木之賢而當敬，而遂輟不攻？文侯之好賢，不過貴其行誼，資其啟沃，可以風群臣，可以通明於政事，以安民而治國則有之矣。若藉此爲名高，以震耀鄰國，則無此事也。此特戰國處士設爲此論，以見士之有益於人國耳。惟過間而式，則理之所有。故刪其繁文，而列之於存參。

備覽○魏成子以食祿千鍾，什九在外，什一在內，是以東得卜子夏、田子方、段干木，此三人者，君皆師之。《史記·魏世家》。

《說苑》云：魏文侯見段干木，立倦而不敢息。及見翟璜，踞堂而與之言。翟璜不說，文侯云云。余按：此事或以

爲晉亥唐、叔向事。蓋皆後人揣度附會之語，皆未必其實然。故不載。

《說苑》云：魏文侯從中山奔命安邑，田子方從。太子擊過之，下車而趨。子方坐乘如故。太子不說，因謂子方曰：「不識貧賤者驕人，富貴者驕人乎？」子方曰：「貧窮者驕人，富貴者安敢驕人？」云云。余按：人無富貴貧賤，皆不可以驕人，聖賢處世惟準乎禮而已。田子方既賢人，爲魏文侯所敬，必無驕人之事。此蓋戰國之士設爲此語，託之子方以自高者。故今不錄。

泄柳 申詳

泄柳閉門而不內。《孟子》。

按：淳于髡稱魯繆公之時子柳爲

臣，然以「閉門不內」推之，仕魯與否未可縣定。說已見前《子思》篇中。

泄柳、申詳無人乎繆公之側，則不能安其身。同上。

按：七十子卒後，《詩》、《書》、《禮》、《樂》、《春秋》皆傳於後，而《論語》一書亦七十子以後之人之所記，以是知鄒魯齊魏之間賢者蓋不乏人也，但其姓名皆無可考。姑就傳記所載名著於當世者附錄數人，以見其凡。

公羊氏

補《公羊傳》，十一卷。《漢書·藝文志》。

存參○公羊子，齊人。師古曰：「名高」。本註。

戴宏序云：子夏傳之公羊高，高傳

其子平，平傳其子地，地傳其子敢，敢傳其子壽。至漢景帝時，壽乃與弟子胡母子都著以竹帛。余按：子夏生於春秋之末，下去漢景帝時四百有餘歲矣，安得五傳而至胡母子都？此乃傳《公羊》者自侈其說，以爲其師親受業於子夏，以炫耀當世，而不足信。故但載《漢·志》之註以存參，餘不敢妄錄也。

穀梁氏

補《穀梁傳》，十一卷。《漢書·藝文志》。

存參○穀梁子，魯人。師古曰：「名喜」。本註。

晁氏云：應邵《風俗通》稱穀梁名赤，子夏弟子。靡言則以爲秦孝公同時人。阮孝緒則以爲名俶，字元始。皆未

詳也。余按：說穀梁者名既不同，世亦互異，學者將何以爲據乎？蓋自戰國以後，簡殘文絕，傳《穀梁》者莫詳其初，各以意附會之爲說，是以參差而不一耳。不但《風俗通》諸書不可信，即《漢志》之註亦未有以見其必然也。故本註但列之於存參，而餘一概不錄。

《漢書·藝文志》云：「《春秋》所貶損大人當世君臣，有威權勢力，其事實皆形於《傳》，是以隱其書而不宣，所以免時難也。及末世口說流行，故有《公羊》、《穀梁》、《鄒》、《夾》之傳。」是其意以爲孔子之意皆在《左傳》，而《公羊》、《穀梁》皆妄說也。余按：孔子意果在《傳》，果宣經而隱《傳》，倘《傳》失其傳，經不爲無用之書乎？且孔子何不并經亦隱之也！蓋孔子之經，其意本已分

明，傳之漸久而失其旨，傳經者各自以其意訓釋之。惟《左傳》去聖人之世近，記載最廣，考核較詳，爲大有功於《春秋》，非他家所可及耳。故謂《左傳》遠勝於二家則可，謂孔子之意盡在《左傳》則不可。如但據《公羊》、《穀梁》，以爲得聖人之意，則大謬。若取此二書，以與《左傳》參互考訂，則亦有未可廢者。且《左氏》經終於孔子之卒，若無二家，何由知其止於獲麟？故今公羊、穀梁并附錄於《餘錄》之後。

孔門弟子通考

凡稱聖門諸賢有不可分係者，通錄於此。

德行：顏淵，閔子騫，冉伯牛，仲弓。《論

語·先進篇。

冉牛、閔子、顏淵善言德行。《孟子》。

冉牛、閔子、顏淵則具體而微。同上。

言語：宰我，子貢。《論語·先進篇》。

宰我、子貢善爲說辭。《孟子》。

宰我、子貢、有若智足以知聖人。同上。

《荀子·子道篇》云：子路問曰：

「魯大夫練而牀，禮邪？」孔子曰：「吾不知也。」子路出。子貢問曰：「練而牀，禮

邪？」孔子曰：「非禮也。」子貢出，謂子路曰：「夫子無所不知，子問非也。禮，

居是邦，不非其大夫。」余按：《論語》：孔子謂季氏，「八佾舞於庭，是可忍也，

孰不可忍也。」三家者以《雍》徹，子曰：「相維辟公，天子穆穆」，奚取於三家之

堂？」子曰：「臧文仲其竊位者與？」知

柳下惠之賢而不與立也。」①子曰：「臧

武仲以防求爲後於魯，雖曰不要君，吾不信也。」季氏旅於泰山，子曰：「曾謂泰山不如林放乎？」孔子於季孫、臧孫之失，皆直指之而無所諱，所謂「不非其大夫」者安在乎？居是邦，不非其君可也。即非父母之邦，亦有臣之義焉。若不非其大夫，則諂耳。孔子曰：「邦無道，危行言孫。」或不公言之於大廷廣衆以避禍，則有之矣。非以是爲禮也。況與門人私論於几席間，是是非非而遽爲失禮乎？且練、祥、禫、喪之大節也。牀不牀，喪之常禮也。子路、子貢於此，其講之熟矣。是之未知而待臨事之間，所謂身通六藝者安在乎？此必後人所妄托，非孔子、子貢之事。故今不錄。

①「惠」，原作「位」，今據《畿輔》本改。

政事：冉有，季路。《論語·先進》篇。

子路問：「聞斯行諸？」子曰：「有父兄在，如之何其聞斯行之？」冉有問：「聞斯行諸？」子曰：「聞斯行之。」公西華曰：「由也問聞斯行諸，子曰聞斯行之。赤也惑，敢問？」子曰：「求也退，故進之。由也兼人，故退之。」同上。

季子然問：「仲由、冉求可謂大臣與？」

子曰：「吾以子爲異之間，曾由與求之間。所謂大臣者，以道事君，不可則止。今由與求也，可謂具臣矣。」曰：「然則從之者與？」子曰：「弑父與君，亦不從也。」同上。

孟武伯問子路仁乎，子曰：「不知也。」又問，子曰：「由也，千乘之國，可使治其賦也，不知其仁也。」「求也何如？」子曰：「求也，千室之邑，百乘之家，可使爲之宰也，不知其仁也。」「赤也何如？」子曰：「赤也，束帶立於

朝，可使與賓客言也，不知其仁也。」《論語·公冶長》篇。

文學：子游，子夏。《論語·先進》篇。

子夏、子游、子張皆有聖人之一體。《孟子》。

子貢問：「師與商也孰賢？」子曰：「師也過，商也不及。」曰：「然則師愈與？」子曰：「過猶不及。」《論語·先進》篇。

《戴記·檀弓》篇云：子夏既除喪而見，予之琴，和之而不成，彈之而不成聲。作而曰：「哀未忘也。先王制禮，而弗敢過也。」子張既除喪而見，予之琴，和之而和，彈之而成聲。作而曰：「先王制禮，不敢不至焉。」《說苑》亦載此事，而以不敢過者爲閔子騫，不敢不及者爲子夏，與《檀弓》正相反。蓋皆得之傳聞，是以彼此異辭，似《檀弓》爲近古。

然《檀弓》之誣者亦多，皆難取信。故今缺之。

子謂子貢曰：「女與回也孰愈？」對曰：「賜也何敢望回。回也聞一以知十，賜也聞一以知二。」子曰：「弗如也，吾與女弗如也。」①《論語·公冶長》篇。

閔子侍側，閭閻如也。子路，行行如也。冉有、子貢，侃侃如也。子樂。「若由也，不得其死然。」《論語·先進》篇。

季康子問：「仲由可使從政也與？」子曰：「由也果，於從政乎何有？」曰：「賜也可使從政也與？」曰：「賜也達，於從政乎何有？」曰：「求也可使從政也與？」曰：「求也藝，於從政乎何有？」《論語·雍也》篇。

柴也愚，參也魯，師也辟，由也喭。《論語·先進》篇。

此章或以爲孔子之言，蓋以諸賢皆

稱名之故。然觀《論語》中稱弟子亦有名者，年饑之稱有若，晝寢之稱宰予，問耻之稱憲，聚斂之稱求，是也，未可據是遂斷以爲聖人之言。章首既無「子曰」字，姑從陳蔡章之例可也。

《史記·仲尼弟子列傳》凡七十有七人，據司馬氏謂弟子籍出於孔氏古文，其有事蹟或年歲者三十有五人，而見於《論語》者二十有七人。然確有明徵，決知其非誤者：顏淵、閔子騫、冉伯牛、仲弓、子路、曾皙、子貢、原思、有子、曾子、宰我、冉有、公西華、子游、子夏、子張、樊遲、子羔、漆雕開、司馬牛，僅二十人而已。其七人者：顏路以請車一見，公冶長以孔子妻之一見，子賤、澹臺

①

「如」，原作「女」，今據《畿輔》本改。

滅明以孔子與子游稱之而各一見，巫馬期則以陳司敗之故而附見，皆無他事，亦無問答之語。惟南容凡三見，然僅羿、皋一問，而亦非質疑問難之比。考之他傳記，惟子賤多言，爲孔子弟子者，其餘皆無由而決知其爲弟子與否。且巫馬期在昭公世已與孔子同朝，司敗揖之以譏孔子，頗不似嘗受業也者。而子游爲武城宰，孔子始知滅明，是時孔子年已老矣，滅明又將何時受業於孔子乎？《列傳》乃稱其既已受業，退而修行，始有不由徑、非公事不見之事，既與《論語》刺謬，又稱其南游至江，從弟子三百人，孔子曰：「吾以貌取人，失之子羽。」則其說益舛，而其年亦益不符矣。故謂子賤爲弟子近是，謂顏路等三人爲弟子或然，謂期與滅明爲弟子則恐不然。

也。至於公伯寮者更無餘事，但以愬子路見，是時孔子爲魯司寇，子路爲季氏宰，方相倚以行道，愬子路即所以撼孔子，烏有七十子而肯爲是者哉？其無事跡年歲者四十有二人，皆不見於《論語》，而有見於《左傳》者二人。然確有明徵者，秦丕茲一人而已。《史記》作「秦商，字子丕」。顏高雖見於《左傳》，然觀其事，殊不類孔子之弟子也。其餘共四十有八人，皆不見於經傳。然商瞿、季次，其事跡猶粗具於本傳，其名字復間見於他篇，或當不誤。而自梁鱣以下六人，有年歲者。自冉季以下，秦商、顏高以外四十人，無年歲者。并無事跡可考，則固無從而知其誠然與否也。由是觀之，孔氏古文或非當時之書，不則孔氏古文不誤而司馬氏誤焉，亦未可知。觀於《史記》所引

《尚書》、《左傳》中事，亦往往有舛者，則是篇豈可以盡信乎哉？《家語·弟子解》篇，其數與《史記》同，而名字或與《史記》異。且刪《史記》三人，別有琴張、陳亢、縣亶以合其數。余按：琴張見於《孟子》、《左傳》，補之良是。但謂琴張即牢，未知所本。縣亶亦無所考。若陳亢，乃尊子貢而輕視孔子者，孟子所謂「中心悅而誠服」者必不如是。且《論語》中亢凡兩問子貢，一問伯魚，而絕未嘗一問孔子。《論語》中門人未有相稱以「子」者，而亢稱伯魚、子貢皆以「子」，則亢乃子貢、伯魚之後輩，非孔子弟子也，明矣。又有《文翁圖》者，所載弟子止七十有二人。而中有申枏、林放、申堂、蘧伯玉，則又《史記》、《家語》之所無者。按：申枏見於《論語》，其前後章皆

論弟子爲人，而孔子名之亦如諸弟子，補之近是。申堂不見於經傳。林放雖見於《論語》，而無明文。皆難懸定。至蘧伯玉，其出近關在魯襄公之十四年，是時已爲大夫，齒長矣。後八年，而孔子始生，比孔子之冠也，則伯玉已老矣，夫安得列之於弟子內乎？又有見於《孟子》而三家皆不之載者一人，曰牧皮。大抵諸家皆各據其所傳，而《史記》爲近古。《家語》、《文翁圖》又似參以己意而去取之者，尤不足以爲據。概刪之則不可，盡信之亦未安，故今據《史記》文定其所可知者：顏淵至司馬牛及子賤、秦丕茲二十有二人。而參以《孟子》、《家語》、《文翁圖》，增牧皮、琴張、申枏三人，並顏路等三人，商瞿等二人，共三十人。其餘甚可疑者刪之，無可考

者存而不論可也。

《史記·仲尼弟子列傳》著其國邑者凡七人：顏子魯人，子貢衛人，子游吳人，子張陳人，公冶長齊人，皆以國著；曾子南武城人，子路卞人，皆以邑著。以余考之，惟顏子、子貢爲不悞耳。何者？顏氏之著名於魯者多矣，《春秋傳》有顏高、顏羽、顏息，《呂覽》亦有顏闔，則顏子爲魯人，可信也。《春秋傳》艾陵之役，吳子賜叔孫甲，衛賜進曰「州仇奉甲從君而拜」，則子貢爲衛人，亦無疑也。若子張，乃顓孫之後也。顓孫於莊二十二年自齊奔魯，歷閔、僖、文、宣、成、襄、昭，定至哀公，凡十世。子張之非陳人，明矣。蓋因其先世出自陳，而傳之者遂誤以爲陳人耳。若子張爲陳人，則孔子亦將爲宋人乎？孔子弟子，

魯人爲多。其次則衛、齊、宋，皆鄰國也。吳之去魯遠矣，若涉數千里而北學於中國，此不可多得之事。傳記所記子游言行多矣，何以皆無一言及之？且孔子沒後，有子、曾子、子夏、子張與子游相問答之言甚多。悼公之弔有若也，子游擯。武叔之母之死也，子游在魯。而魯之縣子公叔戍亦皆與子游游。子游之非吳人，明矣。而子張之子申詳、子游之子言思，亦仍居魯，是二子固世爲魯人矣，安得以爲陳人、吳人也哉？公父歟，公父之後也，則公冶長亦當爲公冶之後。襄公之自楚歸也，季孫使公冶問，則公冶魯大夫也。然則長亦非齊人矣。南武城者，魯南境之邑，吳、越至魯之衝，即子游爲宰之地也。《孟子》書載曾子居武城，有越寇而曾子去，孟子

曰「曾子，師也，父兄也」，則曾子非武城人，明甚。司馬氏蓋見《孟子》書中有居武城之文，而遂誤以爲武城人耳。惟子路之爲卜人，未有以見其不然。然六人之中，得者二而失者四焉，則亦未有以見其必然。故今惟於顏子、子貢采《史記》文註之，餘皆缺焉。

《弟子列傳》有年歲者凡二十有三，其文蓋有所本，然亦不能無悞。何者？孔子稱子賤：「君子哉若人！魯無君子者，斯焉取斯？」則是子賤已成德矣，其親師取友已歷有年矣，而《列傳》謂其少孔子四十九歲，則當孔子卒時年僅二十有五，成德安能如是速乎？吳之伐魯也，微虎欲宵攻王舍，有若踊於幕庭，當是少壯時事，而《列傳》謂其少孔子十三歲，則當伐魯之時年已五十

有四，力已衰矣。又不應孔子存時無所表見，至孔子沒後而與諸弟子問答甚多也。《論語》多以子路、冉有並稱。季康子之問從政也，以由、賜、求。孟武伯之問仁也，以由、求、赤。其年皆似不甚遠者，而《列傳》謂子路少孔子九歲，冉有少孔子二十九歲，子貢少孔子三十一歲，公西華少孔子四十二歲，年之相隔太遠，恐未必盡然也。由是言之，《史記》弟子之年不過得其彷彿而已，不可盡指爲實。故今悉不錄。

論語源流附考

《論語》，古二十一篇，出孔子壁中，兩《子張》。如淳曰：「分《堯曰》篇後」子張問何如可以從政「已下爲篇，名曰《從政》。」齊二十二篇，多《問王》、《知道》。如淳

曰：「多《問王》、《知道》，皆篇名也。」魯二十篇，傳十九篇。師古曰：「解釋《論語》意者。」○《孔子家語》，二十七卷。師古曰：「非今所有《家語》。」

傳《齊論》者，昌邑中尉王吉、少府宋畸、御史大夫貢禹、尚書令五鹿充宗、膠東庸生、唯王陽名家。師古曰：「王吉，字子陽，故謂之王陽。」傳《魯論語》者，常山都尉龔奮、長信少府夏侯勝、丞相韋賢、魯扶卿、前將軍蕭望之、安昌侯張禹，皆名家。張氏最後，而行於世。以上並《漢書·藝文志》。

漢中壘校尉劉向言：《魯論語》二十篇，皆孔子弟子記諸善言也，太子太傅夏侯勝、前將軍蕭望之、丞相韋賢及子玄成等傳之。①《齊論語》二十二篇，其二十篇中章句頗多於《魯論》，琅邪王卿及膠東庸生、昌邑中尉王吉皆以教授。故有《魯論》，有《齊論》。魯共王時，嘗欲以孔子宅爲宮，壞得《古文論語》。

《齊論》有《問王》、《知道》，多於《魯論》二篇。《古論》亦無此二篇，分《堯曰》下章「子張問」以爲一篇，有兩《子張》，凡二十一篇，篇次不與齊、魯《論》同。《新論》云文異者四百餘字。○《論語集解序》。

按：同一《論語》也，而有齊、魯之異，有多寡之殊，則《論語》一書，固有後人之所續入，非盡聖門之原本也。《齊論》既多《問王》、《知道》二篇，而二十篇中章句復多於《魯論》，則《齊論》之中後人所附會者尤多，又非《魯論》之可比矣。

初，禹爲師，以上難數對已問經，爲《論語章句》獻之。始，魯扶卿及夏侯勝、王陽、

①「玄」，原避清帝康熙名諱作「元」，今回改，後倣此，不再出校。

蕭望之、韋玄成皆說《論語》，篇第或異。禹先事王陽，後從庸生，采獲所安，最後出而尊貴。諸儒爲之語曰：「欲爲《論》，念張文。」由是學者多從張氏，餘家寢微。《漢書·張禹傳》。

安昌侯張禹本受《魯論》，兼講《齊》說，善者從之，號曰《張侯論》，爲世所貴。包氏、周氏章句出焉。《古論》唯博士孔安國爲之訓解，而世不傳。《論語集解序》。

張禹本授《魯論》，晚講《齊論》，後遂合而考之，刪其煩惑，除去《齊論·問王》、《知道》二篇，從《魯論》二十篇爲定，號《張侯論》，當世重之，周氏、包氏爲之《章句》。《隋書·經籍志》。

按：《漢書》稱篇第或異，又稱張禹采獲所安，則禹固嘗更定《論語》篇章。其篇目雖定從《魯論》，其文實兼采於《齊論》，非漢初龔奮所傳《魯論》之舊本

也。言學者多從張氏，餘家寢微，《集解》、《隋書》亦謂《張侯論》包、周爲之章句，則是東漢之所行者乃禹所更定之《論語》，非古之《論語》矣。

按：禹學識淺陋，豈足以知聖人？但當謹守師得，不敢增減，或不至大謬耳。乃擅更定《論語》，必有不當存而存、不當采而采者。況禹附會王氏以保富貴，卒成王莽篡弑之禍，公山佛肸兩章，安知非其有意采之，以入《魯論》爲己解嘲地乎？

漢末大司農鄭玄就《魯論》篇章考之《齊》、《古》，爲之註。近故司空陳群、太常王肅、博士周生烈皆爲義說，前世傳授師說雖有異同，不爲訓解。中間爲之訓解，至于今多矣。所見不同，互有得失。今集諸家之善，記其姓名，有不安者頗爲改易，名曰《論

語集解》。《論語集解序》。

漢末鄭玄以《張侯論》爲本，參考《齊論》、《古論》而爲之注，魏司空陳群、太常王肅、博士周生烈皆爲義說，吏部尚書何晏又爲集解。是後諸儒多爲之注，《齊論》遂亡，《古論》先無師說。梁、陳之時，唯鄭玄、何晏立於國學，而鄭氏甚微。周、齊鄭學獨立，至隋何、鄭並行，鄭氏盛於人間。《隋書·經籍志》。

按此文，則康成所注之《魯論》，即張禹所定之《魯論》，其中固雜有《齊論》，非漢初之《魯論》矣。故今《論語》稱爲《魯論》，而或以《季氏》一篇爲《齊論》，然則《論語》一書中未必無一二篇之可疑，一篇中未必無一二章之可疑者也。學者當統全書而熟玩之，以求聖人之意，其有一二章之不類者，不得以此疑聖人，或曲爲聖人解也。

按：當東漢之世，去古未遠，《齊》、《古》尚存，猶可考證。王充既知公山、佛肸之往之爲非義，即當別其同異，考其年世，辨其真僞而去取之，若趙岐之刪《孟子外篇》者然，豈非聖門功臣？乃反據此以議聖人之失，何其謬也！至於康成，負一代之重望，乃於《論語》但參考《齊》、《古》爲之注，而於篇章無所區別，致使後人無可考證，亦何其疎濶也。

按：聖人之言，天下後世所當共遵也。然必真爲聖人之言則可，非託爲聖人之言而亦當遵也。述少年時嘗在府應歲試，忽有人持先君書至，寄物二事，且命述與其人換卷。述念先君平日一言一動無不合乎義者，不應忽有此舉，意甚疑之，遂不從命。試畢，歸而請之，

果他人所僞爲也。故能言於平日，^①則不至見欺於一時。竊謂學者之於聖人，亦當如是。故今備考《論語》源流載之，

使人知世所傳之《魯論》在漢時不無異同更改，是以聖謨洋洋之中，間有一二章之可疑者，學者不可不別而觀之也。

○余五六歲時始授《論語》，知誦之耳，不求其義也。近二十始究心書理，於公山、佛肸兩章頗疑其事不經，然未敢自信也。踰四十後考孔子事蹟先後，始知其年世不符，必後人所僞撰，然猶未識其所以入《論語》之由也。六十餘歲因酌定《洙泗餘錄》，始取《論語》源流而細考之，乃知在秦漢時傳《齊》、《魯論》者，不無有所增人，而爲張禹采而合之，始決然有以自信而無疑。故錄其詳附載於此。然世之學者惟知玩講章、作舉

業，未嘗有人究其義理、考其首尾、辨其源流者，無怪乎其見而大駭，終不以余言爲然也。

洙泗考信餘錄卷之三終

道光四年東陽署中刻

①「言」，《畿輔》本作「信」。

孟子事實錄

〔清〕

崔述撰
郎震校點

目 錄

校點說明	一
孟子事實錄卷上	一
在鄒	一
適梁	三
游齊上	九
游齊下	一八
孟子事實錄卷下	二五
由宋歸鄒之滕至魯	二五
雜紀	三三
附錄	三八
樂正子	三八
萬章	四〇
公孫丑	四一
附記孟子弟子	四三

附孟子七篇源流考	四四
附韓文公稱述孟子三則	四四
附論孟子性善之旨	四五
附讀孟子餘說一則	四八

校點說明

崔述生平見《洙泗考信錄》校點說明。

《禮記·中庸》說「無徵不信」。崔述求真求實的精神在近代影響很大，日本學者那珂通世和中國學者顧頤剛先後整理出版了《崔東壁遺書》。顧頤剛《與錢玄同先生論古史書》中說「崔述的《考信錄》確是一部極偉大又極細密的著作」，又說「崔述的學力我固是追不到，但換了一個方法做去，也足以補他的缺陷了」。一九三六年上海亞東圖書館出版了顧頤剛標點、校對、整理的《崔東壁遺書》，一九八三年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了由顧頤剛新加編訂的《崔東壁遺書》，均收有《孟子事實錄》。

崔述考求經史不遺餘力，獲得不少成績。但由於他篤信「王政聖學」，受歷史上「尊經衛道」學術思想的束縛，難免有其局限性。這些長處和短處都可

以成爲今人借鑑的對象和前進的營養。

《孟子事實錄》爲《考信錄》之一種，辨證孟子生平事蹟及思想，附記孟子弟子，推崇孟子承孔子之後「闡王政聖學之切於實用」（語見本書卷下）的傳道之功。崔述初蒞羅源任，三日下學講書，命諸生黃文治講《孟子》「魯欲使樂正子爲政」章，由是一縣之人皆知其意所在，多有以善言告之者，以故政事幸無大失。歸里之時，文治以詩送行，有云：「春風坐諸生，命講樂正克。好善天下優，微言括治術。」可見崔述對孟子的推尊實行。此書對於了解孟子及其弟子的事蹟與思想很有參考價值。書中對孟子遊歷事蹟的編聯，《讀孟子餘說》提出的對《孟子》、《中庸》相似文本的有關看法和分析，學界有不同意見，讀者可自行分別去取。

《孟子事實錄》最早由陳履和於道光二年（一八二二）在北京刻印，光緒五年（一八七九）王灝彙編《畿輔叢書》，收入《孟子事實錄》，據陳履和刻本翻刻。現有《孟子事實錄》各種版本均爲依據陳履和刻

本和《畿輔叢書》本的翻印本或整理本，此次校點以陳履和刻本為底本，校以清光緒間《畿輔叢書》本（簡稱《畿輔》本）。卷下目錄原闕《附記孟子弟子》、《附孟子七篇源流考》二目，今據正文補。

校點者 郎 震

孟子事實錄卷上

大名崔述東壁謹考 石屏門人陳履和校刊

在 鄒

補孟軻，騶人也。《史記·孟子荀卿列傳》。

《列女傳》云：孟軻之母，其舍近墓。孟子之少也，嬉戲爲墓間之事，踊躍築埋。孟母曰：「此非所以居子也。」乃去。舍市，其嬉戲爲賈街。孟母曰：「此非所以居子也。」乃徙舍學宮之旁。其嬉戲乃設俎豆揖讓進退。孟母曰：「此真可以居子矣。」遂居之。

余按：孟母教子之善當非無故而云

然者，即三遷之事亦容或有之，然謂孟子云云者則必無之事也。孔子曰：「唯上知與下愚不移。」孟子曰：「豪傑之士，雖無文王，猶興。」人之相遠固由於習，然大聖賢之生必與衆異，必不盡隨流俗爲轉移。孟子雖幼，安得遂與市井墟墓之羣兒無以異乎？孟子曰：「舜之居深山之中，與木石居，與鹿豕遊。及其聞一善言，見一善行，若決江河，沛然莫之能禦也。」然則孟子亦當如是。使孟子幼時絕不知自異於羣兒，則孟子壯時亦安能自異於戰國縱橫之徒哉？且孟母既知墓側之不可居，則何不即擇學宮之旁而遷之，乃又卜居於市側乎？《國語》稱文王曰：「在母弗憂，在傅弗勤。」《列女傳》云：「文王生而明聖，太任教之以一而識百。」後世儒者遂謂文王生有

聖德，大王知其必能興周，故舍泰伯而傳國焉。夫同一聖人也，文王則生而即爲聖人，孟子則幼時無少異於市井小兒，一何其相去之懸絕乎！蓋凡稱古人者欲極形容其人之美，遂不復顧其事之乖，其通病然也。故欲明太任之胎教，遂謂文王之聖生而已然；欲明孟母之善教，遂若孟子之初毫無異於庸愚。其實聖人之爲聖人，亦必由漸而成。聖人幼時雖未即爲聖人，而亦必不與流俗同也。善讀書者當察其意所在，不必盡以爲實然也。故今不載此事。

《韓詩外傳》云：孟子少時誦，其母方織。孟子輟然中止，乃復進。其母引刀裂其織，以此誡之。孟子問其母曰：「東家殺豚何爲？」母曰：「欲啖汝。」其母自悔，乃買東家豚肉以食之。

余按：自裂其織以喻學之不可中輟，理固當然。然且誦且思，豈無中止之時，乃責其聲之必無斷續乎？至於「啖汝」云者，不過一時之戲言耳。其失甚小，因悔此一戲，而遂買豚肉以彌縫之，是教之以文過遂非也。孟母何反出於此乎？此皆說者欲極形容孟母之善教，而附會之，反失其正者，皆不可爲信。故今並不錄。

《韓詩外傳》云：孟子妻獨居，踞，孟子入戶視之，白其母曰：「婦無禮，請去之。」母曰：「乃汝無禮也。」《禮》云云乎：「將上堂，聲必揚。將入戶，視必下。」不掩人不備也。」於是孟子自責，不敢去婦。

余按：獨居而踞，偶然事耳，教之可也。非有大過，豈得輒去？聲揚視下，

亦謂朋友賓客間耳，房幃之內安得事事責之？此蓋後人之所附會，必非孟子之事。故亦不載。

備覽○受業子思之門人。同上。

附論○孟子曰：「予未得爲孔子徒也，予私淑諸人也。」《孟子》。

趙岐謂孟子親師子思。王劭謂《史記》「人」字爲衍。余按：孔子之卒下至孟子遊齊、燕人畔時，一百六十有六年矣，伯魚之卒在顏淵前，則孔子卒時子思當不下十歲。而孟子去齊後居鄒，之宋、之薛、之滕，爲文公定井田，復遊於魯，而後歸老，則孟子在齊時亦不過六十歲耳。即令子思享年八十，距孟子之生尚三十餘年，孟子何由受業於子思乎？孟子云：「予未得爲孔子徒也，予私淑諸人也。」若孟子親受業於子思，則

當明言其人，以見其傳之有所自，何得但云「人」而已乎？由是言之，孟子必無受業於子思之事，《史記》之言是也。然孟子之學深遠，恐不僅得之於一人，殆如孔子之無常師者然，故但云「私淑諸人」耳。

適梁

孟子見梁惠王。王曰：「叟不遠千里而來，亦將有以利吾國乎？」孟子對曰：「王何必曰利？亦有仁義而已矣。」

葉大慶《考古質疑》云：墨客王聖美少謁一達官，問聖美曰：「嘗讀《孟子》否？」曰：「都不曉其義。」問：「不曉何義？」曰：「從頭不曉。孟子不見諸侯，何以見梁惠王？」其人愕然無對。此雖

若戲笑之談，勿遽中亦自難對。近見陳氏《新話》云：「《孟子》之書有一言可萬世行者，有言之今日而明日不可用者。孟子不見諸侯而見梁惠王，學者至今疑之。」大慶嘗思而得之。孟子論去就之義曰：「迎之致敬以有禮，言將行其言也，則就之。」按《史記·魏世家》惠王卑禮厚幣以招賢者，鄒衍、淳于髡、孟某皆至。然則孟子之見惠王，非以其迎之致敬而有禮乎？原文甚繁，今刪而采之如此。

余按：孟子之見梁王，無難解者，不知聖美何以不曉？達官何以無對？陳氏何以致疑？葉氏何以待思而後得也？孟子所謂不見諸侯者，謂草莽之士不屈身先容以求見諸侯耳，非謂終古不可與一見也。故曰：「庶人不傳質爲臣，不敢見於諸侯。」曰：「如不待其招而

往何哉？」曰：「段干木踰垣而辟之，泄柳閉門而不內，是皆已甚。迫，斯可以見矣。」語意甚明，豈容有不曉其義者，而乃紛紛疑之議之，真吾所不曉也。若謂終古不可一見諸侯，則禹、皋陶何以見堯、舜？伊尹何以見湯？太公何以見文王乎？孟子居鄒，季任爲任處守，以幣交，受之而不報。他日，由鄒之任，見季子。然則孟子之見時君皆當如是，不但於梁然也。即無《史記》之文，而孟子之爲應聘而往，亦無可疑者。但記書者止欲明先義後利之旨，不暇於未見之前一一鋪敘如今演義之文法耳。齊景公問政於孔子，衛靈公問陳於孔子，未問之前亦必有其相見之因。但無關於義理，故不必一一而書之策也。今論者乃以是爲疑，豈宋人沿唐舊習，喜奔競，怪

孟子不見諸侯之言，而欲以其矛刺其盾乎？不然，如是讀書，書無不可議者，無怪乎陶淵明之「不求甚解」也。

按：孟子先義後利之旨深切戰國時人之病，要亦古今之通患也。三代以上，人皆尚義。逮春秋時，人漸重利，然尚有好義者，亦頗有假義者。至於戰國，非惟人不好義，即假義者亦不可得。何者？人皆惟利是圖，無所用於假義者也。人心一專於利則但知有利而不知有義，且但知有己而不知有人，甚至但知有目前之利而不知有日後之害。以故列國之君惟務戰爭以辟土地，聚斂以充府庫。其臣亦惟務逢君以取富貴，其閭巷之間亦惟事強凌弱、衆暴寡以自利。此無他，皆好利之心驅之使至是也。是以戰國之時生民塗炭，風俗頹

敝，死於兵者動至一二十萬。然則孟子此言誠救時之上策，亦千古之炯鑑也。故以此章冠七篇之首，而太史公讀之亦深嘆美之也。

聖人何嘗不言利？《易》曰「乾，元亨利貞」，曰「坤，元亨利牝馬之貞」，曰「利建侯」，曰「利見大人」，曰「利涉大川」者，不一而足。聖人何嘗不教人以趨利而避害乎？但聖人所言義中之利，非義外之利；共有之利，非獨得之利；永遠之利，非一時之利。此其所以異也。故曰「見利思義」，曰「因民之所利而利之」，曰「小人樂其樂而利其利，此以沒世不忘也」。無如世俗之人惟利是圖，而不復顧義之是非。不但損人以利己也，爲臣者且耗國以肥家，甚至貪一時之利而致釀終身之害者，亦往往有

之，不可謂大愚哉？孟子此言可謂深切著明，惜乎世人不之察也。

按：孟子與齊、梁、滕君問答之言，文繁不可悉載。而《孟子》乃人所共讀，亦無庸悉載也。故但掇其要旨及有關於時事者，次其先後，不備錄也。

梁惠王曰：「晉國，天下莫強焉，叟之所知也。及寡人之身，東敗於齊，長子死焉；西喪地於秦七百里；南辱於楚。寡人耻之，願比死者一洒之，如之何則可？」孟子對曰：「地方百里而可以王。王如施仁政於民，省刑罰，薄稅斂，深耕易耨；壯者以暇日修其孝悌忠信，人以事其父兄，出以事其長上，可使制梃以撻秦楚之堅甲利兵矣。」同上。

備覽○惠王數敗於軍旅，卑禮厚幣以招賢者，鄒衍、淳于髡、孟軻皆至梁。《史

記·魏世家》。

《史記》此文載於《魏世家》惠王三十五年，以《年表》考之乃周顯王之三十三年乙酉也。余按：《史記》惠王在位三十六年而卒，子襄王立，在位十六年卒。襄王元年乃周顯王三十五年丁亥，與諸侯會徐州，相王也，追尊父惠王爲王。是丁亥以前梁未稱王也，而孟子之見梁王乃云「王何必曰利」、「王好戰請以戰喻」、「王往而征之夫誰與王敵」。惠王果未稱王，孟子何由預稱之曰「王」乎？

又按：《史記》梁子秦河西地在襄王五年，盡人上郡於秦在襄王七年，楚敗魏襄陵在襄王十二年，皆惠王身後事。而惠王之告孟子乃云「西喪地於秦七百里，南辱於楚」，未來之事惠王何由預知之而預言之乎？

按：杜預《左傳後序》云：「古書《紀

年》篇，惠王三十六年改元，從一年始，至十六年而稱惠成王卒，即惠王也。疑《史記》誤分惠成之世以爲後王年也。」然則《史記》所稱「會徐州相王」者即惠王，非襄王矣。所稱襄王之元年，即惠王之後元年。而「予河西」、「人上郡」、「敗於襄陵」皆惠王時事，非襄王時事矣。蓋惠王本稱魏侯，既僭稱王，則是年乃稱王之始年，故不稱三十七年而稱元年。《史記》不知惠王改元之故，但見其於三十六年之後又書元年，遂誤以爲襄王之元年耳。然則孟子之至梁不在惠王三十五年，而在後元十二年襄陵既敗之後，則孟子與惠王之所云者無一語不符矣。孟子與齊宣問答甚多，而與梁惠殊少，在梁亦無他事，則孟子居梁蓋不久也。然猶及見襄王而後去，則孟子

之至梁當在惠王之卒前一二年辛丑壬寅兩歲之中，於《年表》則周慎靚王之元年、二年也。《史記》所云非是，說並見後襄王條下。

孟子見梁襄王，出，語人曰：「望之不似人君，就之而不見所畏焉。卒然問曰：『天下惡乎定？』吾對曰：『定于一。』『孰能一之？』對曰：『不嗜殺人者能一之。』」《孟子》。

《史記》：梁惠王三十六年卒，子襄王立，十六年卒，子哀王立。《竹書紀年》：梁惠王立三十六年改元，又十六年而卒，其後稱爲今王，至二十年而其書止。杜氏《左傳後序》謂《史記》誤分惠成即惠王。之世以爲後王之年，哀王二十三年乃卒，故特不稱謚，謂之今王。余按：杜氏以《史記》襄王之年爲惠王後元之年是已，至謂《竹書》之今王爲哀王而

無襄王則非也。《孟子》書稱見梁襄王，孟子門人記此書者皆當時目覩之人，不容誤哀爲襄，則是梁固有襄王也。《世本》稱惠王生襄王、襄王生昭王，則是梁有襄王無哀王也。襄、哀二字其形相似，蓋有誤書襄王爲哀王者。《史記》因疑梁有襄、哀兩王，又不知惠王之改元，故誤以惠王後元之十六年爲襄王之年，以襄王之二十三年爲哀王之年耳。然則《紀年》之所謂今王即《孟子》所記之襄王，不得以爲哀王也，說並見前惠王條下。

附錄○周霄問曰：「古之君子仕乎？」孟子曰：「仕。《傳》曰：『孔子三月無君，則皇皇如也，出疆必載質。』公明儀曰：『古之人三月無君，則弔。』」○曰：「晉國亦仕國也，未嘗聞仕如此其急。仕如此其急

也，君子之難仕，何也？」曰：「丈夫生而願爲之有室，女子生而願爲之有家。父母之心，人皆有之。不待父母之命、媒妁之言，鑽穴隙相窺、踰牆相從，則父母國人皆賤之。古之人未嘗不欲仕也，又惡不由其道。不由其道而往者，與鑽穴隙之類也。」

按：孟子嘗見梁惠王，惠王自謂晉國天下莫強，則當戰國之初猶皆以韓、趙、魏爲晉國也。孟子未嘗至韓與趙，則霄此言在孟子居梁之時無疑，所謂晉國即指梁而言也。觀霄以難仕疑孟子，則孟子在梁但如賓客然，未嘗受其爵祿。觀孟子鑽穴踰牆之喻，則當時求仕者率有所因緣而得之，孟子則必待人君之自知之而自任之，不肯效當時游士之所爲也。故《史記》於齊稱「游事齊宣王」，而於梁則但稱「適梁」，蓋并客卿亦

未嘗受之矣，學者不可不分別觀之也。

游齊上

齊宣王問曰：「齊桓、晉文之事，可得聞乎？」孟子對曰：「仲尼之徒無道桓、文之事者，是以後世無傳焉，臣未之聞也。無以，則王乎？」曰：「德何如則可以王矣？」曰：「保民而王，莫之能禦也。」○「無恒產而有恒心者，惟士爲能。若民則無恒產，因無恒心。苟無恒心，放辟邪侈，無不爲已。及陷於罪，然後從而刑之，是罔民也。焉有仁人在位，罔民而可爲也？」○「五畝之宅，樹之以桑，五十者可以衣帛矣。雞豚狗彘之畜，無失其時，七十者可以食肉矣。百畝之田，勿奪其時，八口之家可以無飢矣。謹庠序之教，申之以孝弟之義，頒白者不負戴於道路矣。老

者衣帛食肉，黎民不飢不寒，然而不王者，未之有也。」

《史記·孟子荀卿列傳》云：「道既通，游事齊宣王，宣王不能用。適梁，梁惠王不果所言，則見以爲迂遠而濶於事情。」是謂至齊在至梁之前也。余按：《孟子·梁惠王》篇皆以時之先後爲序，而至梁在篇首，見襄王後乃次之以齊宣。則是見梁惠在先，見齊宣在後也。即以《史記》之文論之，周顯王三十二年乙酉孟子至梁，後二十三年齊始取燕，當是時梁惠王卒已久矣。然則孟子去齊以後必無復有適梁之事，故今次至齊於至梁之後。

說者謂孔子修《春秋》尊周室，而孟子勸齊、梁行王政爲有悖於孔子之旨，以余考之，不然。《史記·趙世家》成侯

七年與韓攻周，八年分周以爲兩。以

《周本紀》計之，則顯王二年也。蓋周之

東遷，晉、鄭焉依，故令雖不行於天下，

而猶足以立國。烈王元年韓滅鄭，六年

趙成侯、韓共侯遷晉桓公於屯留。語本

《竹書紀年》，與《史記》文小異。晉、鄭既亡，周

孤立無所依，故韓、趙得分之。自晉亡至此

凡四年。然則顯王之世已失其國，無復尺

土一民之爲已有矣。是以《戰國策》中

所記周事，但有西周君、東周君，而無一

語及王。且云東周與西周爭，東周與西

周戰，然則東西二周亦判然爲兩國，而

周王特寄食於其間。乃欲於此時責天

下以尊周，亦不情之至矣。《史記·周

本紀》顯王五年賀秦獻公，二十六年致

伯於秦孝公，三十三年賀秦惠王，如小

國之事大國者然。蓋諸侯惟秦史尚存，

故司馬氏得以據而記之，其於三晉、齊、

楚當亦類是。然則周於是時固已降同

諸侯，但其名差異耳。至三十五年諸侯

會徐州以相王，則并其名亦無異於列

國。故《傳》曰：「成王定鼎於郊廓，卜世

三十，卜年七百。」孟子曰：「由周而來，

七百有餘歲矣。」然則自此以後已不在

卜年之數之內，周禮亦無復有存者。是

以孟子欲得王者以安天下，不得以孔子

之所爲責孟子也。孟子曰：「春秋無義

戰。彼善於此，則有之矣。征者，上伐

下也，敵國不相征也。」又曰：「天子討而

不伐，諸侯伐而不討。五霸者，搜諸侯

以伐諸侯者也。」由斯以觀，使孟子生春

秋之世，亦必尊周室無疑矣。孟子曰：

「禹、稷、顏回同道。」又曰：「禹、稷、顏子

易地則皆然。」其於曾子、子思之去與留

亦云。是故孔子之德非孟子之所及，若尊周與不尊周，則聖人所處之時勢不同，非其道之異也。學者考古不詳而妄議聖人，余甚不取，故今考其前後而備論之。

孟子何爲以王說齊宣也？古之聖王皆非有心於王天下也，德盛化行，人自歸之，非齊王所及也。顧戰國之時民困已極，孟子急欲救之，故以王歆動齊王之心，使勉爲保民之事耳。何以有「恒產」、「恒心」之論也？聖人之治天下非但養之也，亦將以教之，故舜命棄播百穀，即命契敷五教，所以無飢之後，必繼之以庠序之教也。申以孝弟之義，何以言頒白者之不負戴也？古之所謂弟者非惟事兄也，亦將以事老也，故契教以人倫而曰「長幼有序」，孔子曰「人

則孝，出則弟」。^①若惟事兄而已，當云「人則弟」，不當云「出則弟」矣。

按：人君撫有一國，當先自正其身心，不溺於私欲。至於淫聲蕩人心志，尤所當痛絕者。乃齊王好貨好色，孟子不匡其失，而但以爲與民同之即可以王。齊王好世俗之樂，而孟子以爲今之樂由古之樂，此何說乎？無他，戰國之時生民塗炭，孟子目擊其艱急，欲拯於水火之中。而是時大國之君惟齊宣猶足用爲善，齊宣所好又非旦夕所能改者，故不得已而爲此言，冀其或能行仁政耳。此孟子救世之苦衷，非正論也。讀《孟子》者當以意逆志，不可執詞以害其意，亦不得以是輕議孟子也。故今皆

①「弟」，原作「孝」，今據《叢輔》本改。

不載，并識其說於此。

孟子見齊宣王，曰：「所謂故國者，非謂有喬木之謂也，有世臣之謂也。王無親臣矣，昔者所進，今日不知其亡也。」王曰：「吾何以識其不才而舍之？」曰：「國君進賢，如不得已，將使卑踰尊，疏踰戚，可不慎與？左右皆曰賢，未可也；諸大夫皆曰賢，未可也；國人皆曰賢，然後察之，見賢焉，然後用之。左右皆曰不可，勿聽；諸大夫皆曰不可，勿聽；國人皆曰不可，然後察之，見不可焉，然後去之。」

按：治國莫要於用人，不得其人則雖善政亦不能行。故周公作《立政》之篇，孔子有「人存政舉」之對。孟子此章實治國之要術，故今載於「保民」章之後，至是而王道全矣。○雖然，孟子此言特爲齊王言之耳。左右之言不可信，

固也。諸大夫多矣，何以其言猶皆不可信，而必訪諸國人，而又以身察之？人主之勞，何至於此？堯、舜大聖人也，然其命官也不過咨於四岳，訪於廷臣而已，皆得其人，建大功於天下。亦非惟聖帝哲王然也，齊桓公聽鮑叔之薦而相管仲，晉文公聽趙衰之薦而用郤穀、欒枝、先軫，皆能治其國而霸諸侯。而孟子乃爲是言者，何哉？蓋齊之廷臣不肖者多而賢者少，惟諸大夫之言是聽則必有夤緣權倖以求進身者。觀於王驩、陳賈，齊之大夫可知矣。觀於「牽牛」章中肥甘、輕煖、采色、聲音、便嬖，王之諸臣皆足以供之，大夫之逢迎其君者不乏人矣。觀於王驩至公行氏，有進而與言者，有就其位而與言者，庶僚之奔走於大夫之前者，亦不乏人矣。如是而欲資

大夫之薦引，安能得賢士而用之？其必至於蠹國害民者，勢也。雖有即墨大夫，而無如毀之者之多。雖有阿大夫，而無如譽之者之衆。齊之往事，概可見矣。故凡人主處休明之世，俊傑盈廷，政事修舉，則不必過爲其煩。若不幸值廢弛之後，朝多倖位，阿諛成風，非大振乾綱，廣開耳目，不足以起其衰而革其弊。孟子此言誠撥亂反治之良策也夫！

吾讀《春秋傳》，至晉楚邲之戰，而知晉政之衰也。邲之役，晉師何以敗也？曰：晉之軍帥不和，既不量力而輒濟河，又不設備，故敗。曰：固也，然猶非其本也。《傳》曰：「晉魏錡求公族未得。」又曰：「趙旃求卿未得。」卿大夫豈可求者乎？蓋有求而得者與。夫不求而遂不能得者，是以人競於求。若得者

皆不因於求，則無復有求之者矣。文公之世，趙衰薦卻縠爲元帥。縠豈嘗求之乎？胥臣薦卻缺之賢而文公以爲下軍大夫，缺亦未嘗求也。亦非但不求也，文公以趙衰爲卿，而衰讓於欒枝、先軫，且以己所得者讓之於人矣。無怪乎所用皆賢，一戰而遂霸也。且凡求進用者，非逢迎則賄賂。逢迎、賄賂而得爲卿大夫，其人必不肯以報國安民爲事。逢迎、賄賂而後得爲卿大夫，則賢才必無由而進。雖文襄之澤未衰，晉卿大夫之中非無賢者，顧賢者少而不肖者多，則賢者亦不得展其用，是以事權不一，在國則無以撫其民，在軍則無以勝厥敵也。若果能如孟子之言，見賢然後用之，豈復有求之者？吾故觀於城濮與邲之事，而益信孟子之言之可爲世

鑒也。

附錄○儲子曰：「王使人瞰夫子，果有以異於人乎？」孟子曰：「何以異於人哉？堯舜與人同耳。」

觀此文，則齊王於孟子可謂心悅誠服矣。《梁惠王》、《公孫丑》兩篇敘孟子事，皆以時之先後次之，其見於他篇者無可考其先後，故皆因事而附錄之。

孟子將朝王，王使人來曰：「寡人如就見者也，有寒疾，不可以風。朝將視朝，不識可使寡人得見乎？」對曰：「不幸而有疾，不能造朝。」明日，出弔於東郭氏。公孫丑曰：「昔者辭以病，今日弔，或者不可乎？」曰：「昔者疾，今日愈，如之何弔？」王使人問疾，醫來。孟仲子對曰：「昔者有王命，有采薪之憂，不能造朝。今病小愈，趨造於朝，我不識能至否乎？」使數人要於路，曰：「請必無歸，

而造於朝！」

不得已而之景丑氏宿焉。景子曰：「內則父子，外則君臣，人之大倫也。父子主恩，君臣主敬。丑見王之敬子也，未見所以敬王也。」曰：「惡！是何言也？齊人無以仁義與王言者，豈以仁義爲不美也？其心曰『是何足與言仁義也』云爾，則不敬莫大乎是。我非堯舜之道，不敢以陳於王前，故齊人莫如我敬王也。」景子曰：「否，非此之謂也。《禮》曰：『父召，無諾。君命召，不俟駕。』固將朝也，聞王命而遂不果，宜與夫禮若不相似然。」曰：「豈謂是與？」曾子曰：「晉、楚之富，不可及也。彼以其富，我以吾仁。彼以其爵，我以吾義。吾何慊乎哉？」夫豈不義而曾子言之？是或一道也。天下有達尊三：爵一，齒一，德一。朝廷莫如爵，鄉黨莫如齒，輔世長民莫如德。惡得有其一以慢其

二哉？故將大有爲之君，必有所不召之臣，欲有謀焉，則就之。其尊德樂道，不如是，不足與有爲也。」

天子、諸侯之視朝也，皆有定期，此何以稱孟子將朝？又何以齊王不知孟子之將朝而使人召之？蓋孟子之在齊，乃客卿也，與居官任職者不同。戰國之世，凡客游於諸侯之國者，朝皆未有定日，欲朝則往朝耳。故《史記》云「游事齊宣王」，言游事以別於居官任職者也。是以孟子將朝而齊王猶不知，而使人召之也。此蓋當時風氣如是，非但孟子然也。但在他人聞王之召則疾趨而赴之，惟孟子不欲因召而往耳。若果居官任職，豈容如是？觀此章之文及後「蜚蜚」、「不受祿」兩章，孟子在齊所處之時勢可知矣。

孟子之平陸，謂其大夫曰：「子之持戟之士，一日而三失伍，則去之否乎？」曰：「不待三。」然則子之失伍也亦多矣。凶年饑歲，子之民，老羸轉於溝壑，壯者散而之四方者，幾千人矣。」曰：「此非距心之所得爲也。」曰：「今有受人之牛羊而爲之牧之者，則必爲之求牧與芻矣。求牧與芻而不得，則反諸其人乎？抑亦立而視其死與？」曰：「此則距心之罪也。」他日見於王，曰：「王之爲都者，臣知五人焉。知其罪者，惟孔距心。」爲王誦之。王曰：「此則寡人之罪也。」

此章孟子責孔距心之罪，宣王亦自引咎，人莫不謂齊大夫之曠職而齊王之失政矣，然吾讀之而猶覺齊君臣之殊不易得也。距心誠爲曠職，然其心猶知恤民，其言猶知引咎，初未嘗剥民之膏脂以自奉，盜君之倉庫以自肥，亦未嘗自

矜其能而歸咎於歲也。齊王誠爲失政，然猶自知其過，未嘗怙終而拂諫也。是其國事尚未大壞，是以宣王雖不能辟土地、朝秦楚，而猶能保其國。至於閔王爲燕所滅，止守莒，即墨二邑，而其臣民猶知發憤距敵，卒盡復其舊土。直至王建之世，秦滅三晉、燕、楚之後，力不能敵而後國亡。孔子言「觀過知仁」，吾故讀「平陸」一章，而知齊之猶能自固也。唐宋之季，世遠書缺，吾不知其詳矣。若明季之事，則吾鄉前輩之所記載尚可考而知之。崇禎十二三年，大名大荒，不惟轉且散也，甚至於人相食。然上之所免賦稅，道府皆匿不下行，仍使州縣催徵，而與之均分之，民之飢寒朴責而死者累累。此其視孔距心何如也？民之困，至是極矣。然莊烈帝皆不之知，

惟知任用奸邪，俾得互相朦蔽，有直言時事者，必致之罪，直至城破之時，猶自謂非亡國之君。其視齊宣又何如也？所以自成、獻忠烏合之衆，本不難於勦滅，乃至一府則一府歸之，至一縣則一縣歸之，求其如齊而不可得。無他，其人心風俗已壞故也。由是言之，齊之君臣，尚有可取，是以孟子謂王猶足爲善，而不忍去齊也。

孟子謂蚺鼃曰：「子之辭靈丘而請士師，似也，爲其可以言也。今既數月矣，未可以言與？」蚺鼃諫於王而不用，致爲臣而去。齊人曰：「所以爲蚺鼃則善矣；所以自爲，則吾不知也。」公都子以告。曰：「吾聞之也：有官守者，不得其職則去；有言責者，不得其言則去。我無官守，我無言責也，則吾進退，豈不綽綽然有餘裕哉？」

觀此章孟子自言無官守、無言責，則孟子在齊乃客卿，非居官受職者，明矣。蓋戰國之士游於鄰國者多，雖不受職，苟爲時君所禮，亦畀以爵，《戰國策》所謂魏王使客將軍辛垣衍間行人邯鄲者是也。說並詳前「將朝王」章及後「不受祿」章。

附錄○孟子爲卿於齊，出弔於滕，王使蓋大夫王驩爲輔行。王驩朝暮見，反齊滕之路，未嘗與之言行事也。

附錄○公行子有子之喪，右師往弔。入門，有進而與右師言者，有就右師之位而與右師言者。孟子不與右師言。

按：王驩，齊王之寵臣，恃寵而驕，常也。然乃朝暮見焉，雖不與言行事而不改，是何其敬孟子乃爾？以宣王之敬孟子故也。然則宣王亦戰國之英主，

未嘗不知孟子之賢，但不能用孟子之言耳，故孟子曰「王猶足用爲善」也。○公行氏之事不知在何時，因與弔滕之事略同，故因類而次之。

孟子自齊葬於魯，反於齊，止於嬴。充虞請曰：「前日不知虞之不肖，使虞敦匠。事嚴，虞不敢請。今願竊有請也：木若以美然。」曰：「古者棺槨無度，中古棺七寸，槨稱之。自天子達於庶人，非直爲觀美也，然後盡於人心。不得，不可以爲悅；無財，不可以爲悅。得之爲有財，古之人皆用之，吾何爲獨不然？且比化者無使土親膚，於人心獨無忤乎？吾聞之也：君子不以天下儉其親。」以上并《孟子》。

存參○或曰孟子魯公族孟孫之後，故孟子仕於齊，喪母而歸葬於魯也。趙岐《孟子題詞》。

游齊下

齊人伐燕。或問曰：「勸齊伐燕，有諸？」曰：「未也。沈同問『燕可伐與』，吾應之曰『可』，彼然而伐之也。彼如曰『孰可以伐之』，則將應之曰『爲天吏，則可以伐之』。今有殺人者，或問之曰『人可殺與』，則將應之曰『可』，彼如曰『孰可以殺之』，則將應之曰『爲士師，則可以殺之』。今以燕伐燕，何爲勸之哉？」

齊人伐燕，勝之。宣王問曰：「或謂寡人勿取，或謂寡人取之。以萬乘之國伐萬乘之國，五旬而舉之，人力不至於此，不取必有天殃。取之，何如？」孟子對曰：「取之而燕民悅，則取之。古之人有行之者，^①武王是也。取之而燕民不悅，則勿取。古之人有行之

者，文王是也。以萬乘之國伐萬乘之國，簞食壺漿以迎王師，豈有他哉？避水火也。如水益深，如火益熱，亦運而已矣。」

《戰國策》云：燕人恫怨，百姓離意。

孟某謂齊宣王曰：「今伐燕，此文、武之時，不可失也。」王因令章子將五都之兵，以因北地之衆以伐燕。《史記·燕世家》采之。余按：此即《孟子》書中所載沈同之問，而或以爲勸齊伐燕之事，孟子固已辨其非矣。至所稱文、武云者，即「勝燕」章孟子引文王、武王以告宣王之語，而失其意者，孟子方以燕民之悅不悅決之，何嘗以爲時不可失乎？嗟乎！《孟子》一書幸而猶存，故今得以考而知之。外此若信陵、平原、廉頗、

①「之」字，原無，今據《畿輔》本補。

樂毅、虞卿、魯仲連之屬，其人未嘗著書，或其書已亡，無可據以証《史記》之是非者，學者必謂《史記》之得其實。然則古人之受誣於後世者，豈可勝道哉？吾願世之文人學士毋據斷簡殘編，傳聞之詞而輕責古人也。

齊人伐燕，取之。諸侯將謀救燕。宣王曰：「諸侯多謀伐寡人者，何以待之？」孟子對曰：「臣聞七十里爲政於天下者，湯是也，未聞以千里畏人者也。」○「今燕虐其民，王往而征之，民以爲將拯己於水火之中也，簞食壺漿以迎王師。若殺其父兄，係累其子弟，毀其宗廟，遷其重器，如之何其可也？天下固畏齊之強也，今又倍地而不行仁政，是動天下之兵也。王速出令，反其旄倪，止其重器，謀於燕衆，置君而後去之，則猶可及止也。」燕人畔。王曰：「吾甚慙於孟子。」以上

并《孟子》。

齊之取燕，《史記·六國年表》在周赧王元年，於齊爲湣王之十年。《燕世家》亦以爲湣王，而《齊世家》無之。蘇子由《古史》據《史記·年表》文，斷以爲齊湣王。陳氏《新話》從之，而謂《孟子》書爲其徒所記，以故致悞。惟葉氏大慶《考古質疑》據《戰國策》之文，謂齊宣用蘇代使於燕，代激燕王厚任子之，燕國大亂，儲子謂齊宣王「因而赴之，破燕必矣」，皆稱宣王，與《孟子》合，是矣。然吾猶惜其論未盡，而疑《史記》之不應有悞之猶未免於過也。按：《孟子》書中與宣王問答有明文者凡一十四章，而絕無與湣王問答之事。記此書者不過萬章、公孫丑之屬，皆嘗從孟子在齊目覩此事者，必無以湣王之事無故移之宣王之

理。由是言之，《孟子》之不悞，無可疑者。《史記·魏世家》稱惠王三十五年而孟子至梁，《孟子列傳》又謂孟子先至齊而後適梁。自梁惠王三十五年至齊取燕之歲，凡二十有三年。如是則孟子去齊已久矣，何由得見取燕之事？由是言之，《史記》之有悞，亦無可疑者。蓋自陳恒得政以來，凡十二代而滅，故《莊子》云田成子殺齊君，十二代而有齊國，《鬼谷子》亦云然。而《史記》止有成子恒、襄子盤、莊子白、大公和、桓公午、威王嬰、齊宣王辟疆、湣王地、襄王法章及王建十代，其悼子、田侯剡二代皆遺之，又悞以桓公爲在位六年，是以威、宣兩代移前二十二年，而取燕遂當湣王世耳。《索隱》云《紀年》齊康公二十二年田侯剡立，又云《紀年》梁惠王十三年當

齊桓公十八年，後威王始見，則桓公十九年而卒。據此，則齊威立於周顯王之十二三年，以《史記》之年遞推而下之，取燕正在齊宣之六七年，非湣王時事矣。故以《紀年》爲據，則《孟子》、《莊子》、《戰國策》、《鬼谷子》之言皆合。若以《史記》爲據，則此四書無一合者。而宋人乃欲據《史記》以駁《孟子》，其亦異矣。司馬溫公《通鑑》從《孟子》，以伐燕爲宣王時，是矣。然以取燕、燕畔爲一年事，在宣王十九年，數月而湣王立，亦於事理未合。講章家解《孟子》者，又以取燕爲宣王事，燕畔爲湣王事，而云燕人畔章但稱「王曰」者，湣王生而未有謚也。其說尤謬。夫不聽孟子言而取燕者既爲宣王矣，燕人之畔，湣王何慙於孟子乎？此無他，皆由未嘗深考戰國

時事，不知《史記》之移威、宣兩代於前二十餘年，是以委曲求全其說，而卒不能合也。故今「取燕」、「燕畔」數章並依《孟子》、《國策》、《紀年》之文，載之宣王之世。

附錄○齊饑。陳臻曰：「國人皆以夫子將復爲發棠，殆不可復。」孟子曰：「是爲馮婦也。晉人有馮婦者，善搏虎，卒爲善士。則之野，有衆逐虎。虎負嵎，莫之敢撓。望見馮婦，趨而迎之。馮婦攘臂下車，衆皆悅之，其爲士者笑之。」

此事未知何時，然揆其理勢，當在將去齊之前，故附錄於此。

孟子致爲臣而歸。王就見孟子，曰：「前日願見而不可得，得侍同朝甚喜。今又棄寡人而歸，不識可以繼此而得見乎？」對曰：「不敢請耳，固所願也。」他日，王謂時子曰：

「我欲中國而授孟子室，養弟子以萬鍾，使諸大夫國人皆有所矜式，子盍爲我言之！」時子因陳子而以告孟子，陳子以時子之言告孟子。孟子曰：「然，夫時子惡知其不可也？如使予欲富，辭十萬而受萬，是爲欲富乎？」孟子去齊，宿於畫。有欲爲王留行者，坐而言。不應，隱几而卧。

孟子去齊。尹士語人曰：「不識王之不可以爲湯武，則是不明也。識其不可，然且至，則是干澤也。千里而見王，不遇故去，三宿而後出畫，是何濡滯也？士則茲不悅。」高子以告。曰：「夫尹士惡知予哉？千里而見王，是予所欲也。不遇故去，豈予所欲哉？予不得已也。予三宿而出畫，於予心猶以爲速，王庶幾改之！王如改諸，則必反予。夫出畫，而王不予追也，予然後浩然有歸志。予雖然，豈舍王哉？王由足用爲善。」

王如用予，則豈徒齊民安，天下之民舉安。王庶幾改之！予日望之！」

按：孟子去齊之故，「致爲臣」章不言所以，「宿晝」章雖有「不及子思」一語，而亦未明其所以然，至此章始詳言其故。蓋孟子之至齊，無他，不過欲救民於水火之中耳。而戰國之君多不足與有爲，幸而齊宣猶足用爲善，是以孟子戀戀而不忍遽去也。「庶幾改之」，必有一事孟子言之而宣王不從者。不從則不能行仁政，不行仁政則不能救民於水火之中，孟子雖在齊，何益？且孟子之去齊，齊王何嘗不留孟子，授室中國，養以萬鍾？齊王之意渥矣，然非孟子之所望於王者也。王不能改，雖萬鍾何加焉？王自留之不可，代王留行豈有益乎？欲及子思，惟有勸王改過而已。

觀此章，然後知孟子之所以去齊、與其所以不遽去齊皆非苟然者，學者不可以不察也。然尹士亦當時之賢人，其所譏刺皆近於理，非若淳于髡輩漫然而妄議者，但未識孟子救世之苦心耳。觀其聞孟子之言而即自謂爲小人，則其人亦非易及者矣。

附論○孟子去齊，充虞路問曰：「夫子若有不豫色然。前日虞聞諸夫子，曰：『君子不怨天，不尤人。』」曰：「彼一時，此一時也。五百年必有王者興，其間必有名世者。由周而來，七百有餘歲矣。以其數，則過矣。以其時考之，則可矣。夫天未欲平治天下也，如欲平治天下，當今之世，舍我其誰也？吾何爲不豫哉？」

此章乃孟子自明其心事，前章雖言去齊之故，然特爲齊王言之，此乃聖賢

平治天下之素志也。蓋聖賢之生於世，非徒自淑其身而已，必將使天下皆登於衽席也。自周之衰，王者不作，百姓之塗炭極矣，必使唐、虞、三代復見於今日而後足遂聖賢之心。然秦、楚、韓、趙之君未有可以行王政者，惟齊宣猶足用爲善，而國勢亦足以有爲，然竟不能有所遇而卒去之。此孟子之所以不樂也，乃後世說者猶以孟子之勸齊、梁行王政爲譏。嗟夫！使孟子不勸齊、梁以行王政，終老於鄒可矣，胡爲乎日出入於風塵馬足之間，而不憚其煩也？

附論○孟子去齊，居休。公孫丑問曰：「仕而不受祿，古之道乎？」曰：「非也。於崇，吾得見王，退而有去志，不欲變，故不受也。繼而有師命，不可以請。久於齊，非我志也。」

按：前章云孟子爲卿於齊，而公孫丑云「仕而不受祿」。孟子既爲卿，何以不受祿？既不受祿，又何以自贍乎？蓋古者卿大夫之祿皆以邑，若他國之大夫居是邦者，則致饋遺餼牽，《春秋傳》所謂秦鍼與楚比齒者是也。士之遊是邦者，則饋以粟帛，孟子所謂君饋之則受之者是也。孟子既見齊王，知其不能行道，故不受其采邑以爲久居之計。齊王雖授以卿之位，而初無卿之職，是以朝王無定期，而孟子亦自謂無官守、無言責也。合此三章觀之，則孟子所處之時勢了然可見。然則孟子在齊，正與孔子際可之仕相類，故曰「所就三、所去三」也。

附論○孟子曰：「無惑乎王之不智也。雖有天下易生之物也，一日暴之，十日寒之，未有能生者也。吾見亦罕矣，吾退而

寒之者至矣，吾如有萌焉何哉？」

按：孟子稱齊王猶足用爲善，宣王之勝人者何在乎？蓋有三焉。孟子言「無已則王」，宣王即問「德何如則可以王」，孟子言「保民而王」，宣王即問「寡人可以保民乎哉」，是其有志向善，不囿於世俗之說，勝於人者一也。孟子論「交鄰國」，王曰「寡人有疾，寡人好勇」；孟子論「行王政」，王曰「寡人有疾，寡人好貨，寡人好色」；燕人畔則王慙於孟子，告以孔距心之事則王以爲己罪；是其有過而能自知，又不自諱，勝於人者二也。儲子曰「王使人瞰夫子，果有以異於人乎」，是其心中深服孟子之賢，以爲伊、呂之儔；王驩，王之寵臣也，弔滕之役，朝暮見焉，非惟不敢恃寵而驕孟子，且欲承奉孟子以冀得其歡心，無他，

知王之敬孟子故也，使宣王如魯平公者，驩何難爲臧倉之所爲？勝於人者三也。戰國之君如宣王者蓋不可多得矣，是以孟子以爲「足用爲善」，已宿於畫，而猶不忍去也。然而卒無成者何也？在廷之臣罕有賢者，故聞孟子之言則好之，與他人燕處而不見孟子則忘之，而不復有遠志，惟徇己之嗜欲而已。故孟子曰「吾見亦罕矣，吾退而寒之者至矣」，孟子蓋深惜之也。

卷上終

孟子事實錄卷下

大名崔述東壁謹考 石屏門人陳履和校刊

由宋歸鄒之滕至魯

滕文公爲世子，將之楚，過宋而見孟子。孟子道性善，言必稱堯舜。世子自楚反，復見孟子。孟子曰：「世子疑吾言乎？夫道一而已矣。」今滕，絕長補短，將五十里也，猶可以爲善國。《書》曰：「若藥不瞑眩，厥疾不瘳。」《孟子》。

此孟子去齊以後居宋時事，故次之於此。

附錄○孟子謂戴不勝曰：「子欲子之

王之善與？我明告子。」子謂薛居州善士也，使之居於王所。在於王所者，長幼卑尊皆薛居州也，王誰與爲不善？在王所者，長幼卑尊皆非薛居州也，王誰與爲善？一薛居州，獨如宋王何？」

孟子在宋，不載有他事。不勝，宋大夫也，故附錄此章於此。萬章、盈之之問，亦當在此時，可類推也。

鄒與魯闕。穆公問曰：「吾有司死者三十三人，而民莫之死也。誅之則不可勝誅，不誅則疾視其長上之死而不救。如之何則可也？」孟子對曰：「凶年饑歲，君之民老弱轉乎溝壑，壯者散而之四方者，幾千人矣。而君之倉廩實，府庫充。有司莫以告，是上慢而殘下也。曾子曰：『戒之，戒之！出乎爾者，反乎爾者也。』夫民今而後得反之也。君無尤焉。君行仁政，斯民親其上，死其

長矣。」

此孟子居鄒事，當在去宋之後、至滕之前，但未知與然友之間孰爲先後，姑次之於此。

此章發明上下之間「出爾反爾」之義，最爲深切。民之死與散也，有司不之恤也，曰「非我也，歲也」。有司之死於魯也，民亦不之恤也，曰「非我也，魯也」。曾子之言，真千古之炯鑑。甚矣！仁政之不可不行也。雖然，吾讀此章而嘆鄒有司之猶爲賢也。何者？君之倉廩實，有司不之盜也；君之府庫充，有司不之竊也。賢何如之？有司之過，惟不告民隱耳。然較世之以民隱告於君，請君賑以錢粟，不以與民而但以飽己之貪橐者，其賢奚啻數倍？故曰「鄒有司之猶爲賢也」。是以孟子但

勸穆公以行仁政，即可以致「親上死長」之美。若有司如後世之貪吏，君雖行仁政，惠斷不能及民，甚至仁政反爲弊政者。有之，勢必盡罷諸有司，別易以賢人，然後能施仁政於民。以是知鄒有司之猶爲賢也。是以有司雖死於戰，而國不危。及齊失國，而鄒猶能自保也。

附錄○滕定公薨，世子謂然友曰：「昔者孟子嘗與我言於宋，於心終不忘。今也不幸至於大故，吾欲使子問於孟子，然後行事。」然友之鄒，問於孟子。孟子曰：「不亦善乎！親喪，固所自盡也。曾子曰：『生，事之以禮；死，葬之以禮，祭之以禮，可謂孝矣。』諸侯之禮，吾未之學也。雖然，吾嘗聞之矣。三年之喪，齊疏之服，飭粥之食，自天子達於庶人，三代共之。」然友反命，定爲三年之喪。父兄百官皆不

欲，曰：「吾宗國魯先君莫之行，吾先君亦莫之行也，至於子之身而反之，不可。且《志》曰：「喪祭從先祖。」曰：「吾有所受之也。」謂然友曰：「吾他日未嘗學問，好馳馬試劍。今也父兄百官不我足也，恐其不能盡於大事，子爲我問孟子。」然友復之鄒，問孟子。孟子曰：「然，不可以他求者也。孔子曰：『君薨，聽於冢宰，歠粥，面深墨，即位而哭，百官有司莫敢不哀，先之也。』上有好者，下必有甚焉者矣。君子之德風也，小人之德草也。草尚之風，必偃。是在世子。」然友反命。世子曰：「然，是誠在我。」五月居廬，未有命戒。百官族人可，謂曰「知」。及至葬，四方來觀之。顏色之戚，哭泣之哀，弔者大悅。

此與鄒魯之闕，未知孰爲先後，姑附錄於此。

滕文公問爲國。

朱子謂文公以禮聘孟子，故孟子至滕而文公問之。然則此事當在文公即位以後，孟子由鄒至滕，故《梁惠王》下篇文公三問皆在「鄒與魯闕」章之後也。

孟子曰：「民事不可緩也。《詩》曰：『晝爾于茅，宵爾索綯，亟其乘屋，其始播百穀。』民之爲道也：有恒產者有恒心，無恒產者無恒心。苟無恒心，放僻邪侈，無不爲已。及陷乎罪，然後從而刑之，是罔民也。焉有仁人在位，罔民而可爲也？」

治國之事多端，要莫重於教養。然必先養，然後能教。是以《虞書》命稷之文先於命契，故以農事爲最急也。民事即農事也。民莫衆於農，故以農事爲民事。引《七月》詩者所以證其不可緩之「無恒產」云云者，所以明其不可緩之

故。衣食不足，且將肆意妄行，蹈於刑辟，況望其人倫明而小民親乎？故孟子之告齊、梁，亦於樹桑、授田之後，始繼之庠序之教也。故「民事不可緩」一句，神氣已直注於「人倫明於上」二句。養之即所以爲教之地，非分教、養爲二事也。

「是故賢君必恭儉禮下，取於民有制。」陽虎曰：「爲富不仁矣，爲仁不富矣。」

「禮下」者所以待臣，「取民有制」者所以恤民。兼言之者，賢君於此二端不可偏廢者也。下文但言「有制」不復言「禮下」者，「恭」者文公已能之故，孟子不必更告之也。「有制」必先之以「儉」者，取民之多由於用度之奢，奢則不足於用，雖欲寡取之而不能也。「取民有制」一句乃一章之綱領。自「夏后氏」以

下至「雖周亦助」，詳言取民之制。取民有制，然後能以庠序學校教民而使之明且親也。引陽虎之言者所以明取民之不可過也。取民無制則富而不仁，取民有制則仁而不富，二者不可兼，故寧舍富而不可失仁也。

「夏后氏五十而貢，殷人七十而助，周人百畝而徹，其實皆什一也。徹者，徹也。助者，藉也。」

此承上「取民有制」句，遂言鄉遂取民之制也。鄉遂者，君所自取於民者也。上下之情易通，故不患其法之弊也。惟患其取之多，什一則取之得其正矣。無論貢、助、徹，皆可行也。

「龍子曰：『治地莫善於助，莫不善於貢。』貢者，校數歲之中以爲常。樂歲，粒米狼戾，多取之而不爲虐，則寡取之。凶年，糞

其田而不足，則必取盈焉。爲民父母，使民盼盼然，將終歲勤動，不得以養其父母，又稱貸而益之，使老稚轉乎溝壑，惡在其爲民父母也？夫世祿，滕固行之矣。《詩》云：「雨我公田，遂及我私。」惟助爲有公田。由此觀之，雖周亦助也。」

此因上言鄉遂取民之制，遂言都鄙取民之制也。都鄙者，卿大夫之有世祿采邑者所取於民者也。非惟患所取之多也，尤患其法之弊，故必用助，然後得其平也。使滕不行世祿，則助不助無大損益也。世祿，滕固行之，安可以不用助？豈謂周人百畝而徹，不用助乎？試觀《大田》之詩，周人世祿詩也，而云「雨我公田，遂及我私」。徹則通力合作，計畝均分，安得有所謂公田者？惟助爲有公田耳。然則雖周之世祿，亦未

嘗不用助也。大抵龍子之言即爲世祿而發，故引之以見都鄙之當用助也。○朱子《集註》云：「周時一夫授田百畝，鄉遂用貢法，十夫有溝；都鄙用助法，八家同井，耕則通力而作，收則計畝而分。」余按：謂鄉遂十夫有溝是也，謂用貢法則不合。謂都鄙用助法是也，謂通力而作、計畝而分則混助於徹。余欲易其文云：「鄉遂用徹法，耕則通力而作，收則計畝而分。都鄙用助法，中百畝爲公田，外八區爲私田。」庶爲分明易曉，說已詳見《經界通考》中，茲不悉贅也。

「設爲庠序學校以教之。庠者，養也。校者，教也。序者，射也。夏曰校，殷曰序，周曰庠，學則三代共之，皆所以明人倫也。人倫明於上，小民親於下。」

取民有制則民有恒心矣，夫然後可

以教，故繼之以庠序學校之制也。然則何以教之？人倫而已。父父、子子、兄

兄、弟弟、夫夫、婦婦，而家道正，豈惟不至放辟邪侈以陷於罪？將見孝、友、

睦、婣、任、恤，皆相習而成俗。雖唐虞

之教，亦如是而已矣。此與上「恒產、恒

心」之文正相呼應，至於此然後知民事

果不可以緩也。唐宋以後，世俗惟尚詞

章，雖立學舍，不以人倫教之，故小民不

相親。三代以上，不如是也。○「民事」

以下數十言，以「取民有制」句爲要領。

「夏后」以下數言，以「其實皆什一」句爲

要領。「龍子」以下數十言，以「雖周亦

助」句爲要領。「設爲庠序」以下十餘

言，以「人倫」二句爲要領。學者不可以

不細玩其文義也。

「有王者起，必來取法，是爲王者師也。」

《詩》云：「周雖舊邦，其命維新。」文王之謂也。子力行之，亦以新子之國。」

此勉滕文公語，通結上文數段之意。

使畢戰問井地。孟子曰：「子之君將行仁政，選擇而使子，子必勉之！夫仁政，必自經界始。經界不正，井地不均，穀祿不平，是故暴君汙吏必慢其經界。經界既正，分田制祿，可坐而定也。」

井地即助法也。孟子之告文公，凡三事：曰什一，曰助法，曰教民。此獨問井地者，什一、教民皆易行者，舉而措之耳。惟助法須經畫得宜，故使畢戰專主其事，而問其詳於孟子也。井地采邑之法，所以養卿大夫士者，故言井地必及穀祿。分田即井地事也，制祿即穀祿事也。二事相爲表裏，井地均即穀祿平

矣，故合而言之。

「夫滕，壤地褊小，將爲君子焉，將爲野人焉。無君子莫治野人，無野人莫養君子。請野九一而助，國中什一使自賦。卿以下必有圭田，圭田五十畝，餘夫二十五畝。」

君子承上制祿而言之也，野人承上分田而言之也。君子、野人不可偏廢，故助法不可以不行也。九一而助，治野之政也。國中什一使自賦，因治野而連及之也。不言行何法者，但取之以什一，民即得其所矣，不拘拘於貢、助、徹也。圭田五十畝，制祿之餘政也。餘夫二十五畝，分田之餘政也。至是而君子與野人皆無憾矣。

「死徙無出鄉，鄉田同井，出入相友，守望相助，疾病相扶持，則百姓親睦。」

此因上「國中什一」之文，遂言鄉遂

之政也。鄉即《齊語》所稱「士鄉十五」之鄉。鄉田同井者，每夫授田百畝，與井地之田同也。相友、相助、相扶持者，即所謂小民親於下也。

「方里而井，井九百畝，其中爲公田。八家皆私百畝，同養公田。公事畢，然後敢治私事，所以別野人也。」

此承上「九一而助」之文，詳言都鄙之法也。古者百步爲一畝，三百步爲一里。方里則每面皆三百步，以開方法分爲九區，則每區皆百畝，形如井字，故謂之方里而井也。同養公田，所謂助也。公事畢，然後敢治私事，所以教野人，使知有上下之分也。○此答井地之問，乃治都鄙之政。然國中什一、鄉田同井者，鄉遂之制。百姓親睦、先公後私者，教民之方。其事相因，其理相通，故其

言亦連而及之也。

「此其大略也。若夫潤澤之，則在君與子矣。」

此結上文之意。略者，其大綱。潤澤者，其細目也。操其大綱，隨時隨地而變通之，三代之政無不可行於後世者矣。○《孟子》七篇，其文多矣，故今《錄》中止擇要者載之。獨此章乃治國安民之大節，而向來說者多未分明，不能盡孟子之意。故今全錄其文，而於先儒之所未及言者補而解之，使與《經界通考》之言互相發明，或於讀《孟子》書者不無小補云。

附錄○孟子之滕，館於上宮。

按：《梁惠王》下篇孟子答滕文公之問凡三章，皆尋常問答之言，非若「爲國」章言分田制祿者可比。故於此章文

備載而詳釋之，而其餘皆不載。

魯平公將出，嬖人臧倉者請曰：「他日君出，則必命有司所之。今乘輿已駕矣，有司未知所之，敢請。」公曰：「將見孟子。」曰：「何哉，君所爲輕身以先於匹夫者？以爲賢乎？禮義由賢者出，而孟子之後喪踰前喪。君無見焉。」公曰：「諾。」樂正子入見，曰：「君奚爲不見孟軻也？」曰：「或告寡人曰『孟子之後喪踰前喪』，是以不往見也。」曰：「何哉，君所謂踰者？前以士，後以大夫。前以三鼎，而後以五鼎與？」曰：「否，謂棺槨衣衾之美也。」曰：「非所謂踰也，貧富不同也。」樂正子見孟子，曰：「克告於君，君爲來見也。」嬖人有臧倉者沮君，君是以不果來也。」曰：「行，或使之；止，或尼之。行止，非人所能也。吾之不遇魯侯，天也。臧氏之子焉能使予不遇哉？」並同上。

按：《梁惠王》一篇，凡與時君問答之言，皆以時之先後次之，則是至滕、

至魯皆孟子晚年事也。「兼金」章以在齊爲前日，在宋、薛爲今日，則是至宋、至薛亦在孟子去齊後也。「滕文」章孟子在宋，「滕定」章孟子在鄒，皆滕文未即位時事，則是孟子去齊之後先至宋，而後歸鄒，而後至滕也。故今以宋、鄒、滕、魯爲次，而並次之於去齊之後。○孟子曰「吾之不遇魯侯，天也」，此一語雖結此章之事，而實總結通篇之文，言歷說時君而無所遇者皆天而已矣，正與《公孫丑》篇答充虞語謂「天未欲平治天下」之意略同。故以此章殿此篇也。

雜紀

孟子居鄒，季任爲任處守，以幣交，受之而不報。處於平陸，儲子爲相，以幣交，受之而不報。他日，由鄒之任，見季子；由平陸之齊，不見儲子。

陳臻問曰：「前日於齊，王餽兼金一百而不受。於宋，餽七十鎰而受。於薛，餽五十鎰而受。前日之不受是，則今日之受非也。今日之受是，則前日之不受非也。夫子必居一於此矣。」孟子曰：「皆是也。當在宋也，予將有遠行，行者必以贐，辭曰『餽贐』，予何爲不受？當在薛也，予有戒心，辭曰『聞戒，故爲兵餽之』，予何爲不受？若於齊，則未有處也，無處而餽之，是貨之也，焉有君子而可以貨取乎？」《孟子》。

按：此二章取兩國或三國之事，比而述之，固非可專係之於一時也，故并附紀於後。又按：季任之文在儲子前，則是至任在至齊前也。齊稱前日，而宋、薛稱今日，則是至宋、薛在至齊後也。然則孟子去齊之後，先至宋、薛，然後至滕矣，故「滕文」章稱「過宋而見孟子」也。去宋、薛後蓋嘗歸鄒，鄒魯之閔當在此時，故「滕定」章稱「然友之鄒問於孟子」也。故今次「兼金」章於「季任」章之後。孟子雖無與任、宋、薛之君問答之文，然即此二章求之，孟子游歷之先後，亦可概見矣。

附通論○公孫丑問曰：「夫子加齊之卿相，得行道焉，雖由此霸王，不異矣。如此，則動心否乎？」孟子曰：「否，我四十不動心。」○「敢問夫子惡乎長？」曰：

「我知言，我善養吾浩然之氣。」「敢問何謂浩然之氣？」曰：「難言也。其爲氣也，至大至剛，以直養而無害，則塞於天地之間。其爲氣也，配義與道，無是，餒也。是集義所生者，非義襲而取之也。行有不慊於心，則餒矣。我故曰『告子未嘗知義』，以其外之也。必有事焉而勿正，心勿忘，勿助長也。無若宋人然：宋人有閔其苗之不長而揠之者，芒芒然歸，謂其人曰『今日病矣，予助苗長矣』，其子趨而往視之，苗則槁矣。①天下之不助苗長者寡矣。以爲無益而舍之者，不耘苗者也。助之長者，揠苗者也，非徒無益而又害之。」「何謂知言？」曰：「詖辭知其所蔽，淫辭知其所陷，邪辭知其所離，遁辭知其

①「槁」，原作「稿」，今據《畿輔》本改。

所窮。生於其心，害於其政。發於其政，害於其事。聖人復起，必從吾言矣。」

附通論○公都子曰：「外人皆稱夫子好辯，敢問何也？」孟子曰：「予豈好辯哉？予不得已也。」○「聖王不作，諸侯放恣，處士橫議，楊朱、墨翟之言盈天下。天下之言，不歸楊則歸墨。楊氏爲我，是無君也。墨氏兼愛，是無父也。無父無君，是禽獸也。公明儀曰：『庖有肥肉，廄有肥馬，民有饑色，野有餓莩。此率獸而食人也。』楊、墨之道不息，孔子之道不著，是邪說誣民，充塞仁義也。仁義充塞，則率獸食人，人將相食。吾爲此懼，閑先聖之道，距楊、墨，放淫辭，邪說者不得作。作於其心，害於其事。作於其事，害於其政。聖人復起，不易吾言矣。昔者禹抑洪水而天下平，周公兼夷狄，驅猛獸而百姓寧，孔子

成《春秋》而亂臣賊子懼。《詩》云：『戎狄是膺，荆舒是懲，則莫我敢承。』無父無君，是周公所膺也。我亦欲正人心，息邪說，距詖行，放淫辭，以承三聖者，豈好辯哉？予不得已也。能言距楊、墨者，聖人之徒也。」以上并《孟子》。

孟子自言距楊、墨，公都子云外人皆稱夫子好辯。揚子雲云：「古者楊、墨塞路，孟子辭而闢之，廓如也。」孟子之闢楊、墨何在乎？「爲我」章嘗斥楊、墨矣，然是泛論其失耳。「夷之」章嘗挾墨氏之蔽矣，然是開導其來歸者耳，不得遂以此爲好辯。即以此爲好辯，亦僅兩章耳。至「逃墨」章爲辨楊、墨者言，尤與距楊、墨無涉也。孟子之闢楊、墨，因以得好辨之名者果何在乎？曰：知楊、

墨，則知孟子之闢楊、墨矣。蓋世之所謂楊、墨者，名焉而已。不知夫不明稱爲楊、墨者，其爲楊、墨正多也。漢人之所謂道德、名、法，即楊氏也。所謂農家，亦墨氏也。^①何者？楊氏之學，主於自爲而無所事，故言清淨、言自然，而以堯、舜、禹、湯、文、武之安民撥亂者爲多事，爲擾民。以儒者之崇堯、舜也，則言黃帝以紂堯、舜。以儒者之尊孔子也，則言老子以紂孔子。然則道家之所謂黃、老者，即楊氏也。故《楊子》書稱楊子學於老子，老子謂楊子「而睢睢，而盱盱，而誰與居」也。其後寬柔之弊流爲慘刻，於是乎有名家之學，而申不害主之；有法家之學，而韓非主之。然則所謂名、法者，亦楊氏也。故《韓非》書

有《喻老》釋老，而《史記》以老、莊與申、韓同傳也。然則道德、名、法，即楊氏之分支也。農家，即墨氏之別派也。墨氏之學，重農、節用，故其後或別而爲農家耳。是以《史記》六術，道德、儒、墨、名、法、陰陽而無楊氏；《漢書》九流，儒、道、名、法、陰陽、墨、農、雜家、小說而亦無楊氏。不然，楊氏之學盛行於戰國，甚於墨氏，何以其書不傳於後，而班、馬皆不知有此一家學乎？由是言之，《孟子》書中凡所辨者多楊、墨之說，不必其明言楊、墨也。是故性之猶杞柳，猶湍水、生之謂性、食色之爲性，皆楊氏之說也。舜之臣堯、禹之德衰、湯武之放伐爲弑君，皆楊氏之說也。許行所謂並

①「亦」，《畿輔》本作「即」。

耕、白圭所謂二十取一，皆墨氏之說也。不寧惟是，即傳食之爲泰、不耕而食之爲素餐，亦皆爲墨氏之說之所悞者也。然則孟子之所辨者，大半皆爲楊、墨，故人謂孟子好辨，而孟子自言爲距楊、墨也。自漢以來，儒者皆知楊、墨之爲異端，而不細考楊、墨之說，往往反采其言以釋六經，以故其論多雜入於楊、墨，而釋氏亦往往采楊、墨之意以爲言。由是楊、墨之言盛行於世，而人莫知其爲楊、墨也，故因論孟子之闢楊、墨而備論之。

唐韓子《原道》篇敘道統之傳云「文、武、周公傳之孔子，孔子傳之孟子」，而無一語及他人者。自宋以來，儒者則以顏曾思孟並稱，且於孟子時若有所不滿焉者。余按：孔子以後，能發明

二帝三王之道者，孟子一人而已。唯顏子或可與相埒，其餘未見有可抗行者也。何以言之？楊、墨橫行，聖人之道微矣。幸有孟子辭而闢之，而後之學者咸知尊孔子而黜異端。然當兩漢魏晉之間，老莊、刑名、讖緯之術猶分馳於天下，幾奪聖人之道而據其上。其後雖漸衰微，而學者尚多浸淫出入於楊、墨之說而不自知。其甚者至以佛氏之教與堯、舜、孔子之道等量而齊觀。然則向無孟子，聖人之道必不能自伸於楊、墨、佛氏盛行之日，而堯之北面朝舜、禹之德衰傳啓、湯武之放伐之爲篡弑，人必皆信以爲實然。其敝也將以仁義爲強人之物、刑名爲治國之方，王政日湮而封建井田之制悉泯。由是言之，《孟子》

一書豈非三代以下之所斷不可無者哉！蓋嘗論之：孟子之於孔子，猶周公之於文、武也。文、武雖聖人，無周公以繼之，則太平之治不興。孔子雖聖人，無孟子以承之，則聖道之詳不著。故有文、武不可無周公，有孔子不可無孟子。是以韓子謂孟子之功不在禹下，又謂求孔子之道當自孟子始，誠然非虛語也！乃後人疑孟、非孟者頗多，雖有二三大儒尊崇孟子，然好求聖道於精微杳冥之地。故見《戴記》《費、隱、誠、明、無聲》無臭之言，以爲道之極致，而於孟子推闡王政聖學之切於實用者，反視以爲尋常。是以余於《洙泗餘錄》之後條記孟子事實，以承孔子之後，夫亦韓子之志也夫。

附 錄

樂 正 子

魯欲使樂正子爲政。孟子曰：「吾聞之，喜而不寐。」公孫丑曰：「樂正子強乎？」曰：「否。」「有知慮乎？」曰：「否。」「多聞識乎？」曰：「否。」「然則奚爲喜而不寐？」曰：「其爲人也好善。」「好善足乎？」曰：「好善優於天下，而況魯國乎？」

按：孟子好善之論，可謂盡爲政之要。何者？一國之事多端，一國之民不可計數，爲政者雖強，雖有智慮，雖多聞識，必不能一一而察之，而知之，而興

革之，故惟好善爲要。好善，則一國之人莫非助予之致治者。所患者自以爲強，自以爲有智慮，自以爲多聞識，善言無自而入於耳，一人之才必不能勝國事之繁曠，而政遂不得其宜耳。故《易》曰：「井收勿幕，有孚元吉。」夫惟好善，是以人得各盡其言，各效其能。無他，道也。余初蒞羅源任，三日下午學講書，命諸生黃文治講《孟子》此章。由是一縣之人皆知余意所在，多有以善言告余者，以故政事幸無大失。歸里之時，文治以詩送余行，內有云：「春風坐諸生，命講樂正克。好善天下優，微言括治術。」信乎！孟子之言之可以終身行之而不盡也。

附錄○樂正子從於子敖之齊。樂正子見孟子，孟子曰：「子亦來見我乎？」

曰：「先生何爲出此言也？」曰：「子來幾日矣？」曰：「昔者。」曰：「昔者，則我出此言也，不亦宜乎？」曰：「舍館未定。」曰：「子聞之也，舍館定，然後求見長者乎？」曰：「克有罪。」○孟子謂樂正子曰：「子之從於子敖來，徒餽啜也。我不意子學古之道而以餽啜也。」

按：樂正子之從王驩，非求其繫援也。驩本有慨慕清流之意，是以弔滕之役，朝暮見焉，與樂正子偕行，意亦如是。在樂正子，亦不過爲省道路之費，遂失於不自重耳。故孟子以徒餽啜責之，何者？驩之所以重樂正子者，以其學古之道也。樂正子遂從驩之齊，是以古之道餽啜也。然此事當在樂正子少年貧困之時，若已仕於魯，必無由私行至齊，亦斷不肯爲此區區者而從驩行

也。此賢人之小過，不足以掩大德，故附錄於此。

附論○浩生不害問曰：「樂正子何人也？」孟子曰：「善人也，信人也。」何謂善？何謂信？」曰：「可欲之謂善，有諸己之謂信，充實之謂美，充實而有光輝之謂大，大而化之之謂聖，聖而不可知之之謂神。樂正子，二之中、四之下也。」

萬章

萬章曰：「堯以天下與舜，有諸？」孟子曰：「否。天子不能以天下與人。」然則舜有天下也，孰與之？」曰：「天與之。」○「舜相堯二十有八載，非人之所能爲也，天也。堯崩，三年之喪畢，舜避堯之子於南河之南。天下諸侯朝覲者不之堯之子而之舜，訟獄者不之

堯之子而之舜，謳歌者不謳歌堯之子而謳歌舜，故曰天也。」

萬章問曰：「人有言：『至於禹而德衰，不傳於賢而傳於子。』有諸？」孟子曰：「否，不然也。天與賢則與賢，天與子則與子。」○「丹朱之不肖，舜之子亦不肖。舜之相堯，禹之相舜也，歷年多，施澤於民久。啓賢，能敬承繼禹之道。益之相禹也，歷年少，施澤於民未久。舜、禹、益相去久遠，其子之賢、不肖，皆天也，非人之所能爲也。莫之爲而爲者，天也。莫之致而至者，命也。」

按：堯、舜、禹之授受，乃聖人之爲天下得人，天下之大事也，亦天下之大義也。戰國之時，邪說並作，遂致聖人之心不白於後世。幸有孟子辨之，後人猶得以知其真。然非章有以啓之，孟子之論亦無由而發也。章之有功於世道

人心者，大矣。至章所問伊尹、孔子之事，亦皆足正世俗之誣。然不可悉載，擇其最大者載之。

公孫丑

公孫丑問曰：「高子曰：『《小弁》，小人之詩也。』」孟子曰：「何以言之？」曰：「怨。」曰：「固哉，高叟之爲《詩》也。有人於此，越人關弓而射之，則己談笑而道之；無他，疏之也。其兄關弓而射之，則己垂涕泣而道之；無他，戚之也。《小弁》之怨，親親也。親親，仁也。固矣夫，高叟之爲《詩》也。」曰：「《凱風》，何以不怨？」曰：「《凱風》，親之過小者也。《小弁》，親之過大而不怨，是愈疏也。親之過小而怨，是不可磯也。愈疏，不孝也。不可磯，亦不孝也。」

齊宣王欲短喪。公孫丑曰：「爲朞之喪，猶愈於已乎？」孟子曰：「是猶或殄其兄之臂，子謂之姑徐徐云爾，亦教之孝弟而已矣。」王子有其母死者，其傅爲之請數月之喪。公孫丑曰：「若此者何如也？」曰：「是欲終之而不可得也。雖加一日愈於已，謂夫莫之禁而弗爲者也。」

按：《小弁》以怨爲仁，《凱風》又以不怨爲孝。欲短喪則雖朞不愈於已，欲終之而不得則雖加一日愈於已。何以如是也？此皆人子之至情而已。親之過小則人子不忍怨，親之過大則人子不忍不怨。能終喪則減一日即爲忍，不得終喪則加一日亦足見其不忍。禮固本於人情者也，故有子曰：「禮之用，和爲貴。」於此可見聖賢持論之無所偏，非析義至精者烏能如是？《論語》文多渾

厚，得《孟子》七篇爲之暢其義，而孔子之道益著。然非丑爲之啓其端，孟子之論亦無從而發也。然則丑之功，亦不亞於萬章矣。○按：公孫與萬章，七篇之中問答甚多，不可枚舉，姑錄其最要者各二則，以見大凡。前二事乃帝王之大法，後二事則人子之至情。舉一二可以例推也。

《史記·孟子荀卿列傳》云：孟子乃述唐虞三代之德，是以所如者不合，退而與萬章之徒序《詩》《書》，述仲尼之意，作《孟子》七篇。趙岐《孟子題詞》云：退而論集所與高第弟子公孫丑、萬章之徒難疑問答，又自撰其法度之言，著書七篇。余按：謂《孟子》一書爲公孫丑、萬章所纂述者近是，謂孟子與之同撰或孟子所自撰則非也。《孟子》七篇

之文，往往有可議者。如禹決汝漢排淮泗而注之江，伊尹五就湯五就桀之屬，皆於事理未合。果孟子所自著，不應踈略如是，一也。七篇中稱時君皆舉其謚，如梁惠王、襄王、齊宣王、魯平公、鄒穆公皆然，乃至滕文公之年少亦如是，其人未必皆先孟子而卒，何以皆稱其謚？二也。七篇中於孟子門人多以子稱之，如樂正子、公都子、屋廬子、徐子、陳子皆然，不稱子者無幾。果孟子所自著，恐未必自稱其門人皆曰子，三也。細玩此書，蓋孟子之門人萬章、公孫丑等所追述，故二子問答之言在七篇中爲最多，而二子在書中亦皆不以子稱也。今正之。

按：孟子門人尚多，然多無事蹟可紀。獨樂正子，孟子屢稱之，又嘗薦孟

子於魯平公。至於問答之言，則萬章、公孫丑爲多，故說者以此書爲二子所撰述。《史記》雖但稱萬章，然既云「之徒」，則固已括之矣。蓋孟子之見尊信於當時，樂正子或不爲無功，而其言之傳於後世，則二子實有微勞焉。是皆不可沒也，故附次於孟子之後。

附記孟子弟子

稱子者三人：樂正子、公都子、屋廬子。

按：樂正子之賢見於答公孫丑、浩生不害之問，不待言矣。公都子好辨、性善之問，其所闢者亦鉅；飲湯飲水之答，其所得者亦深。即屋廬子之得閒，亦留心學問者，皆高第弟子也。

稱名者三人：萬章、公孫丑、充虞。

萬章、公孫丑，問答之多，著述之功，前已備述之矣。充虞問答雖少，然去齊之問見孟子救世之苦心，止嬴之問見人子愛親之至情，亦卓卓不群者，意其人亦高第弟子也。

或稱子或稱名者二人：陳臻亦稱陳子，徐辟亦稱徐子。

此二人，在七篇中表見殊少，然何如則仕之問，乃聖賢去就之大節，兼金之問亦因以見辭受之不苟，蓋皆樂正、萬章諸人之次也。

不知果爲弟子與否者四人：陳代、彭更、咸丘蒙、桃應。

此四人，《集註》皆以爲孟子弟子，然皆止有一問，他無所見，未敢決其必爲弟子也。故附次於諸弟子之後。

附孟子七篇源流考

七篇、二百六十一章、三萬四千六百八十五字，包羅天地，揆敘萬類，仁義道德、性命禍福、粲然靡所不載。趙岐《孟子題詞》。

又有《外書》四篇：《性善辨》、《文說》、《孝經》、《爲正》。此似外四篇之名，文字似有訛誤。其文不能宏深，不與內篇相似，似非《孟子》本真，後世依倣而託之者也。同上。

漢興，除秦虐禁，開延道德。孝文皇帝欲廣遊學之路，《論語》、《孝經》、《孟子》、《爾雅》皆置博士，後罷傳記博士，獨立五經而已。同上。

按：《漢書》劉歆九種，《孟子》有十一卷，則四篇固已合於七篇矣。趙氏乃

獨能分別其真僞，而去取之，以故《孟子》一書純潔如一，其功大矣。故今特表之，惟謂孟子恥沒世而無聞，自撰此書，尚未盡合，閱者不以噎廢食可也。

附韓文公稱述孟子三則

堯以是傳之舜，舜以是傳之禹，禹以是傳之湯，湯以是傳之文武周公，文武周公傳之孔子，孔子傳之孟某，某之死，不得其傳焉。苟與揚也，擇焉而不精，語焉而不詳。由周公而上，上而爲君，故其事行。由周公而下，下而爲臣，故其說長。《原道》。

孟子雖賢聖，不得位，空言無施，雖切何補？然賴其言，而今學者尚知宗孔氏，崇仁義，貴王賤霸而已。其大經大法，皆亡滅而不救，壞爛而不收，所謂存十一於千百，安在

其能「廓如」也？然向無孟氏，則皆服左衽而言侏離矣。故愈嘗推尊孟氏，以爲功不在禹下者，爲此也。《與孟尚書書》。

自孔子沒，^①羣弟子莫不有書，獨孟某氏之傳得其宗，故吾少而樂觀焉。太原王墳示予所爲文，好舉孟子之所道者。與之言，信悅孟子而屢贊其文辭。夫沿河而下，苟不止，雖有遲疾，必至於海。如不得其道也，雖疾不止，終莫幸而至焉。故學者必慎其所道。道於楊、墨、老、莊、佛之學而欲之聖人之道，猶航斷港絕潢以望至於海也。故求觀聖人之道，必自孟子始。《送王墳秀才序》。

按：孟子在戰國時人視之，與諸子等耳。漢興，始立於學官，然亦不久遂廢，人亦不過以傳記視之耳。自韓子出，極力推崇孟子，其書始大著於世。至宋，諸儒遂以此七篇與諸經、《論語》並重，皆自韓子

之發之也。非孟子則孔子之道不詳，非韓子則孟子之書不著。故今附錄此三則於《孟子事實錄》之後，以特表其所由。

附論孟子性善之旨

孔子曰：「性相近也，習相遠也。」又曰：「惟上知與下愚不移。」孟子曰：「人性之善也，猶水之就下也。」又曰：「乃若其情，則可以爲善矣。」孔、孟之論性者如此。至荀子始有性惡之說。楊子始有善惡混之說。逮唐，韓子乃合而折其衷，謂人性有三品，善與惡皆有之，孟子之與荀、揚皆得其一而失其二。及宋，程、朱又分而異其名，謂有理義之性，有氣質之性，孔子所

①「孔」，原作「孟」，今據《畿輔》本改。

謂「相近」兼氣質而言之，^①孟子則專以理義言性，故謂之善也。余謂人之性一而已矣，皆本理義兼氣質而成，不容分以爲二。孟子之所謂性，即孔子之所謂性。但孟子之時，異端並出，皆以性爲不善，故孟子以性善之說辭而闢之，非與孔子爲兩義也。孟子曰：「口之於味也，目之於色也，耳之於聲也，鼻之於臭也，四肢之於安佚也，性也。」又曰：「動心忍性，增益其所不能。」性果純乎理義，又何忍焉？孟子之於性，何嘗不兼氣質而言之乎？蓋孟子所謂性善，特統言之。若析言之，則善之中亦有深淺醇漓之分焉，非兼氣質而言遂不得爲善也。故《傳》曰：「純粹至善者也。」《記》曰：「在止於至善。」夫善則善耳，何以又云至善？是知但言善者猶未底乎純也，故性雖同一善而不能無異焉，豈惟三品？

蓋十品有不能盡者，然謂之爲惡則不可。譬之人參性補、肉桂之性能煖下焦，然此二物佳者殊不多得，謂其力有厚薄則有之矣，若謂人參性瀉、肉桂性寒，則無是理也。由是言之，孟子謂性爲善，誠然無可疑者。韓子不必駁，而程子亦不必曲爲解也。至於越椒、食我之生，預知其當滅宗，此自好事者附會之詞耳。《春秋傳》中此類甚多。陳敬仲之生也，預知其必有齊。叔孫豹之生也，預知其爲豎牛所亂。亦將盡以爲實事乎？況食我初未嘗爲惡，但以國亂無政，大臣黷貨而祁盈秉正嫉邪，不容於時，遂至食我爲所累耳。據此遂謂食我性惡，誤矣。據此以駁孟子性善之論，則尤誤之甚也。大抵韓子、程子之論，

①「孔」，原作「孟」，今據《畿輔》本改。

其於性皆實有所見，而措語皆不能無疵。謂有理義之性、有氣質之性，何若謂有性之理義、有性之氣質，不分性而二之之爲善也？謂上焉者善、下焉者惡，亦何若孔子以知愚分上下之爲得宜也？學者當取信於孔、孟之言，不必以先儒之說爲疑也。至如荀、揚之論，則不過務新尚怪，苟求自異，君子所不屑道，亦無庸深辨也。

又按：《傳》所載羊舌食我之事，甚屬可疑。夏徵舒以宣十年弑陳靈，夏姬之齒長矣，又十年成公二年。而後嫁巫臣，又三十餘年襄公十六年。而所生之女始嫁，亦異事也已。羊舌職以襄三年卒，其子伯華已爲祁奚所知，嗣父爲中軍尉，而叔向復有弟叔虎、叔羆、叔魚，則叔向之齒亦長矣，故《晉語》有叔向爲平公傅之文。又十三年襄公十六年。而平公始立，叔向不應至是始娶，

而平公尚幼，以悼公年計之，平公即長，亦不過十餘歲。恐亦不能強之使娶夏姬女也。考其前後，年之相隔頗遠，疑即叔虎之事，而傳之者異詞，或以爲叔魚，或以爲食我，作書者遂取而兼載之耳。正如鄢陵之戰，韓厥從鄭伯，卻至亦從鄭伯。子產欲毀游氏之廟而中止，一在葬簡公時，一在爲蒐除時也。傳記中如此者甚多，不可枚舉，恐未可盡以爲實也。而「母多庶鮮，懲舅氏」之語亦大不敬，恐叔向之賢亦未必肯以此施之於其母也。且祁盈有何罪？祁勝通室，寧當不問？不過晉侯信讒，苟躒納賄，遂至於賈禍耳。觀叔游所言「惡直醜正，實繁有徒，無道立矣，子懼不免」，是其意亦不以祁盈爲非也。況食我自祖父以來與祁氏三世同官，相親相近，乃事之常，豈得謂之助亂？季札之戒叔向曰「吾子好直，必

思自免於難，何者？君侈而政在家，不必豺狼然後能賈禍也。以叔向之賢猶幾死於樂盈之難，況盈與食我之庸庸者乎？若以此罪食我，將使人皆疎遠方正之上，夤緣權勢之人，始得免於豺狼之目乎？吾每讀書至此，未嘗不嘆後人莫有肯爲食我辨其誣者，故今因論韓子《原性》而附辨之。《左傳》中如此者甚多，惜余老病，不暇一一而辨之也。

附讀孟子餘說一則

孟子曰：「居《中庸》作「在」。下位而《中庸》無此字。不獲於《中庸》作「乎」。上，民不可得而治也。《中庸》作「矣」。獲於《中庸》作「乎」。上有道，不信於《中庸》作「乎」。友，《中庸》「友」上有「朋」字。弗《中庸》作「不」。獲於《中庸》作「乎」。上矣。信於

《中庸》作「乎」。友《中庸》作「朋友」。有道，事親弗悅，《中庸》作「不順乎親」。弗信於友矣。《中庸》作「不信乎朋友矣」。悅親《中庸》作「順乎親」。有道，反《中庸》「反」下有「諸」字。身不誠，不悅於《中庸》作「順乎」。親矣。誠身有道，不明乎善，不誠其《中庸》作「乎」。身矣。是故《中庸》無此二字。誠者，天之道也。思誠《中庸》作「誠之」。者，人之道也。《中庸》文至此止。至誠而不動者，未之有也。不誠，未有能動者也。」

此章文又見於《中庸》，與此大同小異。「居」之作「在」，蓋因一時語言之異，如《論語》之「斯」、《大學》之「此」者然。《孟子》「先名實」章亦作「居下位」，《中庸》「素其位」章亦作「在下位」，是也。「友」之加「朋」，文亦可省，然皆無足爲大得失也。

惟「不順乎親」，語未免太重。^❶不順乎親，不可以爲子，豈但不信於友而已！事親弗悅，但不爲親所喜悅耳，措語較有分寸。誠者，理也、德也，故云「思誠者」。「誠之者」，則以「誠」爲用字，似欠醇古。《孟子》此章，原言誠能動人，故由獲上、信友、悅親遞近，而歸本於誠身，然後以「至誠未有不動」總結之，又以「不誠之不動」反結之，首尾呼應，章法甚明。《中庸》采此章文，但欲歸本於誠身，以開下文不思、不勉、擇善固執之意，意不在於動人，故刪其後兩句。然則是《中庸》襲《孟子》，非《孟子》襲《中庸》，明矣。至於虛字互異，本不足爲輕重。然獲上、信友、悅親皆指人而言，故皆用「於」字。明善、誠身則不可用「於」字，故變文而曰「乎」曰「其」。《中庸》概用「乎」字，亦不若《孟子》之妥適。獲上、信

友、悅親、誠身皆已見於上文，故助語用「矣」字。「治民」上文無之，用「也」字爲得之。「不獲於上」係轉語，故用一「而」字。「反身」則不必多一「諸」字也。「是故」二字緊承上文，醒出主意，似亦不當刪去。細玩此章文義，《中庸》之不及《孟子》，顯然可見。若之何先儒猶以爲《孟子》述《中庸》之言也？

卷下終

❶ 「大」，《畿輔》本作「太」。

國朝漢學師承記

〔清〕

江藩

撰

漆永祥

校點

目錄

校點說明	一
國朝漢學師承記序	一
國朝漢學師承記卷一	一
閻若璩 張昭 吳玉搢 宋鑒	五
胡渭 黃儀 顧祖禹	一四
張爾岐	一七
馬驢 王爾簪	一八
國朝漢學師承記卷二	二一
惠周惕 惠士奇 惠松崖	二一
沈彤	二四
余古農先生	三六
江艮庭先生	三八
褚寅亮	四三

國朝漢學師承記卷三	四五
王鳴盛 金曰追	四五
錢大昕 錢塘 錢坫	四七
國朝漢學師承記卷四	六二
王蘭泉先生 袁廷樞	六二
朱笥河先生	七二
武億	八一
洪亮吉 張惠言 臧琳	八三
國朝漢學師承記卷五	八八
江永	八八
金榜	九一
戴震	九九
國朝漢學師承記卷六	一〇六
盧文弨	一〇六
紀昀	一〇七
邵晉涵	一一一
任大椿	一一二
洪榜	一一三

汪元亮	一一八	顧炎武	一四九
孔廣森 李文藻 桂馥	一一八	汪跋	一五五
國朝漢學師承記卷七	一二四	國朝經師經義目錄	一五七
陳厚耀	一二四	易	一五七
程晉芳	一二七	書	一五九
賈田祖	一二七	詩	一六二
李惇	一二八	禮	一六三
江德量	一二九	春秋	一六五
汪中	一二九	論語	一六七
顧九苞 顧鳳毛	一二四	爾雅	一六八
劉台拱	一三四	樂	一六八
鍾裒	一二五	跋(伍崇曜)	一七〇
徐復	一二五		
汪光燾	一二六		
李鍾泗	一二八		
凌廷堪	一三八		
國朝漢學師承記卷八	一四二		
黃宗羲	一四二		

校點說明

江藩（一七六一—一八三〇），初名帆，字雨來，或作豫來，後改今名，字子屏，一作國屏，晚字節甫，號鄭堂，清江蘇甘泉（今揚州市）人。初從薛起鳳、汪縉學詩古文詞，又受二人影響，兼通佛理。後師從惠棟弟子余蕭客與江聲，治漢學，為惠氏再傳弟子。又曾從朱筠、王昶遊，在京時又久館於王杰府邸。在揚州與汪中、焦循、凌廷堪、阮元等交遊論學，互相切摩。後南下廣州，入阮元幕中，主纂《廣東通志》，繼修《肇慶府志》等。江氏既為乾嘉考據學中惠派學術的繼承者，又為揚州學術的主要代表人物，是嘉道時期堪與焦循、阮元、凌廷堪等人比肩的一流學者，更是一名出色的經史學家與學術史研究專家。江氏一生，著述繁富，今存世有《國朝漢學師承

記》八卷、《國朝經師經義目錄》一卷、《隸經文》四卷、《續隸經文》一卷、《炳燭室雜文》一卷、《半氈齋題跋》二卷、《乙丙集》二卷、《伴月樓詩鈔》三卷、《扁舟載酒詞》一卷等。

清乾隆朝，宋明理學經過康熙朝小盛之局面後，衰微不振，代之而起的是考據學的全盛。在盛極一時後，又隨着清王朝的由盛轉衰，考據學也走向衰微，學術界對其學抨擊也日增一日。在嘉慶時期，考據學派學者也開始有意識地總結當代學術，尤其是他們全力以赴的「漢學」。《漢學師承記》的出現，是當時客觀情勢與江藩主觀意識結合的產物。《漢學師承記》成書後，為補《師承記》之不逮，江藩又續纂了《經師經義目錄》，收當代學者漢學著述近百種。《師承記》相當於正史之《儒林傳》，述諸儒師承關係與經學成就；《經師經義目錄》則等同於藝文志，述諸經承傳之源流與代表性著述。二者相互補充，不可或缺，是不可分割的一個整體。

江藩所謂「漢學」，是「守師說，明家法，實事求是

以薪契夫先聖之微言，七十子後學之大義」；而所謂「師承」則更有深意：一是遠紹漢儒家法，即「漢世儒林家法之承授」，二是近述清儒傳授源流，即「國朝學者經學之淵源」。因此，《國朝漢學師承記》用一句話來概括就是：用傳記體史著之體裁，用正史《儒林傳》史法，記述清朝漢學派學者之經學傳授淵流、師法與經學成就的一部當代學術史與漢學史。江氏好友龔自珍認為《國朝漢學師承記》書名有「十不安」，建議改為《國朝經學師承記》，「則渾渾圓圓無一切語弊矣」，但江氏仍堅執不改，原因亦正在此。但究其實，的確如龔自珍所言，江氏所記亦即當代漢學家之經學史。

《漢學師承記》刊行後，在當時學術界引起了很大的反響，其特色與影響可從以下幾個方面看出：第一，《漢學師承記》實際上就是《經學師承記》，江藩認為清儒之學上承兩漢下啓當時，基本上準確地把握住了清代漢學重師承，溯淵流，遵古訓，重證佐，輕臆說的學術特徵；客觀全面地對自清初至清中葉

漢學之學術淵源、師承關係、學術宗旨、代表人物及成就得失等用紀傳體體裁進行了較為詳盡的論述，是最早對清代漢學進行全面總結與評價的專著。第二，作者本人既是一位漢學家，又是以當時人記當時事。而江氏纂輯之法，又能謹守「實事求是」、「述而不著」的原則，對諸家學術記述有較強的學術性和可靠性。第三，就全書體例與編纂方面而言，無論是選人原則、卷帙排次與《經師經義目錄》的收書標準，都比較全面地覆蓋了乾嘉考據學的各個層面，反映了當時考據學研究的最高成就，尤其是凸現了其經學研究成就。第四，《漢學師承記》初刻本面世後，翻刻與新刻版本接連出現，從當時至今，《師承記》版本多達六十餘種，在對清代學術的研究以及傳記類史書的編纂上，都給了後世以很大的影響。其書「上繼黃百家、全祖望的《宋元學案》與黃宗義的《明儒學案》，下開章炳麟的《檢論·清儒篇》與梁啟超的《清代學術概論》，在中國學術史的著作裏，實佔有異常重要的地位」（周子同語）。「從學術

史方面說，《漢學師承記》之範圍雖狹，在清人之著作中，尚未有能逾之者（王樹民語）。這兩段話非常好地說明了《漢學師承記》的作用與影響。

由於傳記體史書體裁所限，江書所記，乃當代學術史，而體例又是人各為記，當然不可能成為一部縱貫通代或一代的經學史，此為體例與時代之局限。同時，由於江氏有極深的門戶之見，故為了彰顯漢學，打擊宋學，以確立漢學的學術統系與地位，江藩在其書中抨擊宋學，不遺餘力；擯斥宋學人物，不為立傳；同時在史料選擇上，對宋學派人物所寫傳狀、墓誌等，一概不加參考；在同一史料中，又選擇對漢學有利之材料，刪削對宋學有利之材料，甚至不惜歪曲史料來抬高漢學；也有學者本持宋學，反對漢學，而江藩未見其著述，亦不瞭解其人，故反誤為漢學家而錄入者，可謂自毀其例。凡此之類，所在多有（詳參拙著《江藩與漢學師承記研究》）。

此次校點，以南京圖書館藏嘉慶二十四年刻本為底本，校以中國國家圖書館藏清李慈銘批校初刻

初印本（校記簡稱「李慈銘本」）、天津圖書館藏清趙之謙等批校嘉慶時刻本（簡稱「趙之謙本」）、咸豐四年伍崇曜刻《粵雅堂叢書》本（簡稱「粵雅堂本」）、北京中華書局一九八三年版鍾哲整理本（簡稱「鍾校本」）與二〇〇一年日本明治書院版近藤光男譯注本（簡稱「近藤本」）等。《經師經義目錄》之《粵雅堂叢書》本伍崇曜跋，亦附於卷末，以供參稽。凡全書文字訛誤、闕字、衍文、乙文等，皆出校記，改為定本，並於注中明其依據；而原書中避諱字、手民氏筆誤等，皆逕改之，不再出校；原書中古今字、異體字、俗體字、生僻字等，皆作適當之統一，個別改動有礙於書中原意者，則仍酌情予以保留，全書凡援用周予同氏、鍾哲氏、近藤光男氏發明者，皆以「周注」、「鍾校」、「近藤注」明示之。

校點者 漆永祥

國朝漢學師承記序

兩漢經學所以當尊行者，爲其去聖賢最近，而二氏之說尚未起也。老、莊之說，盛於兩晉，然《道德》、《莊》、《列》，本書具在，其義止於此而已，後人不能以己之文字飾而改之，是以晉以後鮮樂言之者。浮屠之書，語言文字，非譯不明，北朝淵博高明之學士，宋、齊聰穎特達之文人，以己之說，傳會其意，以致後之學者，繹之彌悅，改而必從，非釋之亂儒，乃儒之亂釋。魏收作《釋老志》後，蹤跡可見矣。吾固曰：兩漢之學純粹以精者，在二氏未起之前也。我朝儒學篤實，務爲其難，務求其是，是以通儒碩學，有束髮

研經，白首而不能究者，豈如朝立一旨、暮即成宗者哉！

甘泉江君子屏，得師傳于紅豆惠氏，博聞強記，無所不通，心貫羣經，折衷兩漢。元幼與君同里同學，竊聞論說三十餘年。江君所纂《國朝漢學師承記》八卷，嘉慶二十三年居元廣州節院時刻之，讀此可知漢世儒林家法之承授，國朝學者經學之淵源，大義微言，不乖不絕，而二氏之說，亦不攻自破矣。

元又嘗思：國朝諸儒，說經之書甚多，以及文集、說部，皆有可采，竊欲析縷分條，加以剪截，引繫於羣經各章句之下。譬如休寧戴氏解《尚書》「光被四表」爲「橫被」，則繫之《堯典》；實應劉氏解《論語》「哀而不傷」，即《詩》「惟以不永傷」之「傷」，則繫之《論語》·八佾篇，而互見《周南》。如此勒成一書，名曰《大清經解》。徒以學力日

荒，政事無暇，而能總此事，審是非，定去取者，海內學友惟江君暨顧君千里二三人。他年各家所著之書，或不盡傳，奧義單辭，淪替可惜，若之何哉！歲戊寅除夕，阮元序於桂林行館。

國朝漢學師承記卷一

甘泉江藩纂

先王經國之制，井田與學校相維，里有序，鄉有庠。「八歲入小學，學六甲、五方、書計之事，始知室家長幼之節。十五入大學，學先聖禮樂，而知朝廷君臣之禮。」所以耕夫餘子，亦得秉耒橫經，漸《詩》、《書》之化，被教養之澤。濟濟乎！洋洋乎！三代之隆軌也。

秦并天下，燔詩書，殺術士，聖人之道墜矣。然士隱山澤巖壁之間者，抱遺經，傳口說，不絕於世。漢興，乃出。「言《易》，淄川田生；言《書》，濟南伏生；言《詩》，於魯則申公培，於齊則轅固生，於燕則韓太傅；言

《禮》，魯高堂生；言《春秋》，於齊則胡毋生，於趙則董仲舒。」自茲以後，專門之學興，命氏之儒起，六經五典，各信師承，嗣守章句，期乎勿失。西都儒士，開橫舍，延學徒，誦先王之書，被儒者之服，彬彬然有洙泗之風焉。爰及東京，碩學大師，賈、服之外，咸推高密鄭君，生炎漢之季，守孔子之學，訓義優洽，博綜羣經，故老以爲前修，後生未之敢異。

晉王肅自謂辨理依經，逞其私說，僞作《家語》，妄撰《聖證》，以外戚之尊，盛行晉代。王弼宗老、莊而注《周易》，杜預廢賈、服而釋《春秋》，梅賾上僞《書》，費彪爲義疏，於是宋、齊以降，師承凌替，江左儒門，參差互出矣。然河洛尚知服古，不改舊章，《左傳》則服子慎，《尚書》、《周易》則鄭康成，《詩》則並主於毛公，《禮》則同遵於鄭氏。若輔嗣之《易》，惟河南、青、齊間有講習之者，而王肅

《易》亦間行焉。元凱之《左氏》，但行齊地，《僞孔傳》惟劉光伯、劉士元信爲古文，皆不爲當時所尚。《隋書》云：「南人約簡，得其英華；北學深蕪，窮其枝葉。」豈知言者哉！

唐太宗挺生於干戈之世，創業於戎馬之中，雖左右囊鞬，櫛沐風雨，然銳情經術，延攬名流，即位後讎正五經，頒示天下，命諸儒粹章句爲義疏。惜乎孔冲遠、朱子奢之徒，妄出己見，去取失當，《易》用輔嗣而廢康成，《書》去馬、鄭而信僞孔，《穀梁》退糜氏而進范甯，《論語》則專主平叔，棄尊彝而寶康瓠，舍珠玉而收瓦礫，不亦慎哉！

宋初承唐之弊，而邪說詭言，亂經非聖，殆有甚焉。如歐陽修之《詩》，孫明復之《春秋》，王安石之《新義》是已。至於濂、洛、關、閩之學，不究禮樂之源，獨標性命之旨，義疏諸書，束置高閣，視如糟粕，棄等弁髦，蓋率

履則有餘，考鏡則不足也。

元、明之際，以制義取士，古學幾絕，而有明三百年，四方秀艾困於帖括，以講章爲經學，以類書爲博聞，長夜悠悠，視天夢夢，可悲也夫！在當時豈無明達之人，志識之士哉，然皆滯於所習，以求富貴，此所以儒罕通人，學多鄙俗也。

我世祖章皇帝握貞符，膺圖籙，撥亂反正，伐罪弔民，武德定四海，文治垂千古。順治十三年，勅大學士傅以漸撰《易經通註》，以《永樂大全》繁冗蕪陋，刊其舛訛，補其闕漏，勒爲是書，頒之學官。

聖祖仁皇帝嗣位，削平遺孽，親征西番，戡定三藩，永清六合。然萬機之暇，棲神墳典，悅志藝文，闡五音六律之微，稽八綫九章之術。天亶睿知，典學宏深，伊古以來所未有也。康熙十九年，勅大學士庫勒納等編

《日講四書解義》、《日講書經解義》。二十二年，勅大學士牛鈕等編《日講易經解義》。三十八年，奉勅撰《春秋傳說彙纂》。五十四年，又勅大學士李光地等撰《周易折中》。六十年，又勅大學士王頊齡等撰《書經傳說彙纂》，又勅戶部尚書王鴻緒等撰《詩經傳說彙纂》。凡御纂羣經，皆兼采漢、宋先儒之說，參考異同，務求至當，遠紹千載之薪傳，爲萬世不刊之鉅典焉。

世宗憲皇帝際昇平之時，咸寧之世，未明求治，乙夜觀書，雖夙通三乘，然雅重七經。即位之後，即刊行聖祖《欽定詩經傳說彙纂》、《書經傳說彙纂》，皆御製序文，弁於卷首，又編定聖祖《日講春秋解義》。雍正五年，御纂《孝經集註》，折衷羣言，勒爲大訓，推武、周達孝之源，究天地明察之理，故能心契孔、曾，權衡醇駁也。

至高宗純皇帝御極六十年，久道化成，不疾而速，不行而至，武功則耆定十全，文德則旁敷四海，富既與地乎侔，^①貴乃與天乎比崇，盛德日新，多文日富。乾隆元年，詔儒臣排纂聖祖《日講禮記解義》。十三年，欽定《周官義疏》、《儀禮義疏》、《禮記義疏》。二十年，大學士傅恒等奉勅撰《周易述義》、《詩義折中》。三十年，大學士傅恒等奉勅撰《春秋直解》。於《易》則不涉虛渺之說與術數之學，觀象則取互體，以發明古義。於《詩》則依據毛、鄭，溯孔門授受之淵源。事必有徵，義必有本，臆說武斷，概不取焉。於《禮》則以康成爲宗，探孔、賈之精微，綜羣儒之同異，本天殺地，經國坊民，治法備矣。於《春秋》則採三家之精華，斥安國之迂謬，闡尼山

①「皆」，粵雅堂本作「資」。

之本意，洵爲百王之大法也。經學之外，考石鼓，辨大昌、用修之非；刊石經，漸開成、廣政之陋。又刻《御製說經文》於太學，皆治經之津梁，論古之樞要，所謂懸諸日月、煥若丹青者也。於是鼓篋之士、負笈之徒，皆知崇尚實學，不務空言，遊心六藝之圃，馳騁仁義之塗矣。

我皇上誕敷文教，敦尚經術，登明堂，坐清廟，次羣臣，奏得失，天下之衆，鄉風隨流，卉然興道而遷義。家懷克讓之風，人誦康哉之詠。猗歟！偉歟！何其盛也。蓋惟列聖相承，文明於變，尊崇漢儒，不廢古訓，所以四海九州強學待問者，咸沐菁莪之雅化，汲古義之精微。縉紳碩彥，青紫盈朝，縫掖巨儒，絃歌在野，擔簦追師，不遠千里，誦誦之聲，道路不絕，可謂千載一時矣。

藩綰髮讀書，授經於吳郡通儒余古農、

同宗艮庭二先生，明象數制度之原，聲音訓詁之學。乃知經術一壞於東、西晉之清談，再壞於南、北宋之道學，元、明以來，此道益晦。至本朝，三惠之學盛於吳中，江水、戴震諸君繼起於歙，從此漢學昌明，千載沉霾，一朝復旦。暇日詮次本朝諸儒爲漢學者，成《漢學師承記》一編，以備國史之採擇。

嗟乎！三代之時，弼諧庶績，必舉德於鴻儒；魏、晉以後，左右邦家，咸取才於科目。經明行修之士，命偶時來，得策名廊廟；若數乖運舛，縱學窮書圃，思極人文，未有不委棄草澤，終老丘園者也。甚至饑寒切體，毒螫瘠膚，筮仕無門，齋恨入冥，雖千載以下，哀其不遇，豈知當時絕無過而問之者哉！是記於軒冕則略記學行，山林則兼誌高風。非任情軒輊，肆志抑揚，蓋悲其友麋鹿以共處，候草木以同彫也。

閻 若 璩 張昭 吳玉搢 宋鑒

閻若璩，字百詩，先世居太原縣西寨村，五世祖始居淮安。祖世科，明萬曆甲辰進士，官至布政司參議。父修齡，郡學生。若璩生，世科愛之，常抱置膝上，摩其頂曰：「汝貌文，其爲一代儒者，以光吾宗乎！」若璩生而口吃，性鈍，六歲入小學，讀書千遍，不能背誦。年十五，冬夜讀書，扞格不通，憤悵不寐，漏四下，寒甚，堅坐沉思，心忽開朗，自是穎悟異常。是年，補學官弟子，一時名士如李太虛、方爾止、王于一、杜于皇，皆折輩行與交。若璩研究經史，寒暑弗徹，嘗集陶貞白、皇甫士安語，題所居之柱云：「一物不知，以爲深恥；遭人而問，少有寧日。」其立志如此。

年二十，讀《尚書》，至古文，即疑二十五篇之譌，沈潛二十餘年，乃盡得其癥結所在，作《古文尚書疏證》。其說之最精者謂：「《漢書·藝文志》言：『魯共王壞孔子宅，得《古文尚書》，孔安國以攷二十九篇，得多十六篇。』《楚元王傳》亦云：『逸《書》十六篇，天漢之後，孔安國獻之。』古文篇數之見於西漢者如此，而梅賾所上乃增多二十五篇，此篇之不合也。」

「杜林、馬、鄭皆傳古文者。據鄭氏說，則增多者《舜典》、《汨作》、《九共》、《大禹謨》、《益稷》、《五子之歌》、《胤征》、《典寶》、《湯誥》、《咸有一德》、《伊訓》、《肆命》、《原命》、《武成》、《旅獒》、《冏命》十六篇，而《九共》有九篇，故亦稱二十四篇。今晚出書無《汨作》、《九共》、《典寶》等篇，此篇名之不合也。」

「鄭康成注《書序》，於《仲虺之誥》、《大甲》、《說命》、《微子之命》、《蔡仲之命》、《周官》、《君陳》、《畢命》、《君牙》，皆注曰『亡』，而於《汨作》、《九共》、《典寶》、《肆命》諸篇，皆注曰『逸』。」逸者，即孔壁《書》也。

「康成雖云受書於張恭祖，然其《書贊》曰『我先師棘下生子安國亦好此學』，則其淵源於安國明矣。今晚出書與鄭名目互異，其果安國之舊耶？」

又云：「古文傳自孔氏，後惟鄭康成所注者得其真；今文傳自伏生，後惟蔡邕石經所勒者得其正。今晚出《書》『宅嵎夷』，鄭作『宅嵎鐵』；『昧谷』，鄭作『柳谷』；『心腹腎腸』，鄭作『憂腎陽』；『劓刵剕剕』，鄭作『臙宮劓剕頭庶剕』，與真古文既不同矣。石經殘碑遺字，見於洪適《隸釋》者五百四十七字，以今孔書校之，不同者甚多。碑云高宗

之饗國百年，與今書之『五十有九年』異；孔敘三宗以年多少為先後，碑則以傳敘為次，則與今文又不同。然後知晚出之書蓋不古不今，非伏非孔，別為一家之學者也。

「班孟堅言：『司馬遷從安國問故，故《堯典》、《禹貢》、《洪範》、《微子》、《金縢》諸篇多古文說。』許慎《說文解字》亦云：『其稱書孔氏。』今以《史記》、《說文》與晚出書相校，又甚不合。安國注《論語》：『予小子履。』以為《墨子》引《湯誓》，其辭若此，不云此出《湯誥》，亦不云與《湯浩》小異。然則『予小子履』云云，非真古文《湯誥》，蓋斷斷也。其注『雖有周親，不如仁人』句，於《論語》則云：『親而不賢不忠，則誅之，管、蔡是也。仁人謂微子、箕子。來則用之。』於《尚書》則云：『周，至也。言紂至親雖多，不如周家之少仁人。』其詮釋相懸絕如此，豈一人

之手筆乎？」

又云：「古未有夷族之刑，即苗民之虐，亦祇肉刑止爾；有之，自秦文公始。僞作古文者，偶見《荀子》有『亂世以族論罪，以世舉賢』之語，遂竄之《泰誓》篇中。無論紂惡不如是甚，而輕加三代以上慘酷不德之刑，何其不仁也！」

荀卿曰：『誥誓不及五帝。』《司馬法》言：『有虞氏戒於國中，夏后氏誓於軍中，殷誓於軍門之外，周將交刃而誓之。』當虞舜在上，禹縱征有苗，安得有會羣后誓師之事？^①此亦不足信也。《司馬法》曰：『人罪人之地，見其老弱，奉歸無傷；雖遇壯者，不校勿敵；敵若傷之，藥醫歸之。』三代之用兵，以仁爲本如此，安得有『火炎崑岡，玉石俱焚』之事？既讀陳琳《檄吳文》云：『大兵一放，玉石俱碎。』鍾會《檄蜀文》云：『大兵一發，

玉石俱碎。』乃知其時自有此等語，則此書之出魏、晉間又一佐也。」

又云：「《武成》篇先書一月壬辰，次癸巳，又次戊午，已是月之二十八日，後繼以癸亥、甲子，是爲二月之四五日，而不冠以二月，非今文書法也。《洛誥》稱乙卯，《費誓》兩稱甲戌，此周公、伯禽口中之詞，指此日有此事云爾，豈史家紀事之例乎？」

又云：「《書序》益稷本名棄稷，馬、鄭、王三家本皆然，蓋別是一篇，中多載后稷與契之言。揚子雲《法言·孝至》篇：『言合稷、契之謂忠，謨合臯陶之謂嘉。』子雲親見古文，故有此言。晚出書析《臯陶謨》之半爲《益稷》，則稷與契初無一言，子雲豈鑿空

① 「會羣后」，江氏脫「羣」字，《僞書·大禹謨》及閻氏原文皆有，今據補。

者耶？」

其辨《孔傳》之僞云：「三江入海，未嘗入震澤，孔謂江自彭蠡分而爲三，共入震澤者，謬也。」

「金城郡，昭帝所置，安國卒於武帝時，而傳稱積石山在金城西南，豈非後人作僞之證乎！」

「傳義多與王肅注同，乃孔竊王，非先有孔說而王取之也。漢儒說六宗者，人人各異，王肅對魏明帝，乃取《家語》『孔子曰所宗者六』之語，肅以前未聞也，而《僞傳》已有之，非孔竊王而何！」其論可謂信而有徵矣。

康熙元年，始游京師，合肥龔尚書鼎孳爲之延譽，由是知名。旋改歸太原故籍，爲廩膳生。崑山顧炎武遊太原，以所撰《日知錄》相質，即改訂數則，炎武心折焉。未幾，出遊鞏昌，與陳秀才子壽善，^①一夕共成七言

絕句百首，名曰《隴右倡和詩》。

十七年，應博學宏詞科試不第，留京師，與長洲汪編修琬反覆論難。琬著《五服考異》成，若璩糾其謬，琬雖改正，然護前轍，謂人曰：「百詩有親在，而喋喋言喪禮乎？」若璩聞之曰：「王伯厚嘗云：『夏侯勝善說《禮服》，謂《禮》之《喪服》也。蕭望之以《禮服》授皇太子，則漢世不以《喪服》爲諱也。唐之奸臣，以凶事非臣子所宜言，去《國恤》一篇。』識者非之。講經之家，豈可拾其餘唾哉！」崑山徐贊善乾學問曰：「於史有徵矣，於經亦有徵乎？」若璩曰：「按《雜記》曾申問於曾子曰：『哭父母，有常聲乎？』申，曾

①「子」，原闕。周予同注：「陳壽善，未詳待考。」案周注誤，杭世駿《道古堂文集》卷二九《閻先生傳》作「陳秀才子壽」，是，今據補「子」字。

子次子也。《檀弓》：「子張死，曾子有母之喪，齊衰而往哭之。」夫孔子沒，子張尚存，見於《孟子》。子張沒而曾子方喪母，則孔子時曾子母在可知，記所載《曾子問》一篇，正其親在時也。」乾學歎服。

二十二年，^①客閩歸，乾學延至京師，爲上客。每詩文成，必屬裁定。曰：「閩先生學有師法，非吳志伊輩所及也。」合肥李公天馥亦云：「詩文不經百詩勘定，未可輕易示人。」及乾學以尚書歸里，奉勅修《一統志》，開局於洞庭東山，既又移嘉善，後歸崑山，若璩皆從事焉。

若璩精於地理之學，山川形勢，州郡沿革，瞭若指掌。嘗曰：「孟子言讀書當論其世，予謂並當論其地。少讀《孟子》書，疑滕定公薨，使然友之鄒問孟子，何緩不及事；及長大親歷其地，乃知故滕國城在今縣西南

十五里，故邾城在今鄒縣東南二十六里，相去僅百里，故朝發而夕至，朝見孟子而暮即反命也。」因撰《四書釋地》六卷、《釋地餘論》一卷。又據《孟子》七篇，參以《史記》諸書，作《孟子生卒年月考》一卷。

晚年，名益著，學者稱爲潛丘先生。世宗在潛邸，手書延至京師，握手賜坐，呼「先生」而不名。索觀所著書，每進一篇，未嘗不稱善。疾亟，請移就外，留之不可，乃以大牀爲輿，上施青紗帳，二十人舁之出，移居城外十五里，如卧牀簀，不覺其行也。卒年六十

①「二十二年」，原誤作「三十一年」，杭傳作「二十一年」。據張穆《閩潛丘先生年譜》引閩詠撰其父《行述》以及《尚書今古文疏證》卷一「第十六言禮記引逸書皆今有且誤析一篇爲二」條按語可知，若璩於康熙二十二年後半年至京師。蓋江氏襲自杭傳，而手民氏訛爲「三十一年」耳，今據改。

有九，時康熙四十三年六月八日。世宗遣官經紀其喪，親製輓詩四章，有「三千里路爲余來」之句。後爲文以祭之，有云：「讀書等身，一字無假；孔思周情，旨深言大。」若璩以諸生而受聖主特達之知，可謂得稽古之榮矣。

平生長於考證，遇有疑義，反覆窮究，必得其解乃已。嘗語弟子曰：「曩在東海公邸夜飲，公云：『今晨直起居注，上問古人言使功不如使過，此語自有出處，當時不能答。』予舉宋陳傅良有《使功不如使過論》，^①篇中有秦伯用孟明事，但不知此語出何書耳。越十五年，讀《唐書·李靖傳》，高祖以靖逗留，詔斬之，許紹爲請而免。後率兵破開州蠻，俘擒五千，帝謂左右曰：『使功不如使過，果然。』謂即出此。又越五年，讀《後書·獨行傳》，索盧放諫更始使者勿斬太守，曰：『夫

使功不如使過。』章懷注：『若秦穆公赦孟明而用之，霸西戎。』乃知全出於此。甚矣！學問之無窮，而尤不可以無年也。」

天性多否少可，詞科五十人中，獨許吳志伊之博覽、徐勝力之強記而已。如李天生，謂其杜撰故事；汪鈍翁，謂其私造典禮。所服膺者三人：曰錢受之、黃太沖、顧寧人。然論受之，則曰「此老《春秋》不足作準」；論太沖，則曰「太沖之徒羸」；《待訪錄》，指其繆訛，不一而足；指摘《日知錄》一卷，見《潛丘劄記》中。藩聞之顧君千里云：「曾見初印亭林所刊《廣韻》，前有校刊姓氏，列『受業閻若璩』名。」則若璩嘗執贄崑山門下。然

① 「陳傅良」，原誤作「陳良時」。周注：「陳良時，《宋史》無傳，待考。」周注未細考也。閻若璩《潛丘劄記》卷

一：「讀宋陳傅良時論，有『使功不如使過』題。」杭世駿與錢大昕二傳皆脫「傳」字，江氏誤襲之耳，今據改。

若璩所著書中，不稱亭林爲師，豈亭林沒後，遂背其師耶！所著《古文尚書疏證》、《四書釋地》、《孟子生卒年月考》、《潛丘劄記》，行於世。

子詠，亦能文。

同時山陽有張弔者，字力臣，隱於賈，受業於崑山顧炎武，究心小學，有《婁機漢隸字原校本》，敘曰：

自隸變篆以就省，而碑版各家，可以隨意增減點畫，改易偏旁，好異尚奇，貽誤後學。今悉準之《說文》，於《漢隸字原》中取一正體，以朱筆標出之；或破體而不至背正體者，亦標出之；其雖無當於正體而近是者，亦點出之；其全譌者，則據《說文》駁正之；其本碑不誤而《字原》抄寫致錯者，亦校正之。

論「辭」字曰：「『辭』乃『辭訟』之『辭』，

若『辭受』之『辭』，則从『受』，而『文詞』之『詞』又別焉。」論「懷」字曰：「『懷』乃『懷想』之『懷』，若『褰抱』之『褰』，則不从『心』，而『褰袖』之『褰』，又別焉。」論「麟」字曰：「麟，大牝鹿也。非西狩所獲也。四靈之一，乃『麇』字也。」論「氤氲」二字曰：「以篆法當作『壹壹』，而隸無『壹』字，故借爲『烟煴』，又借『煴』而爲『緼』，若『氤氲』乃俗字，而『網』亦俗字也。」論「雕」字曰：「『雕』之爲『鵬』，猶『雞』之爲『鷄』，本一字，而『彫』，則琢也。今反歧『雕』與『鵬』爲二字，而系『雕』與『彫』爲一字，謬之尤者也。」論「華」字曰：「古作『𦰩』，通作『華』，宋、齊以前無『花』字，北朝魏、齊之交始有之。」論「彊」字曰：「彊者，弓有力也。強則斲也，非彊也。」論「累」字曰：「『繫累』之『累』省而爲『累』，非『積累』之『系』。」論「序」字曰：「『庠序』之『序』，是學

名，非「次敘」之「敘」。」論「艸」字曰：「『艸』乃象形，若『草』則斗櫟實也，別爲一字。」論「氣」字曰：「凡天气、地气之氣，皆氣也。加『米』是『氣廩』之『氣』。今妄以『氣』爲『氣』，而加『食』字爲『餽』，贅文也。」論「俊」字曰：「千人之材曰俊；若雋，則肥肉也。『𠂔』乃『弓』之橫體，引弓射雋，故曰得雋，非俊也。今加『人』於『雋』旁，通以爲『俊』，謬之大者也。」論「黻」字曰：「黑與青相次之文，『木』則上古蔽前之皮，其字象形。『木』之重文曰『𣎵』，非『紱』也。後世加『𣎵』於『木』爲『𣎵』，非也。又改『韋』作『系』爲『紱』，亦非也。漢人不曉，妄用之。宋之米元章名芾，而通書作『黻』，皆誤也。」其書之大略如此。

力臣雖不知古人假借通用之說，然謹守叔重之書，辨鄉壁虛造之字，其學識遠出戴侗、楊桓之上矣。雅好金石文字，遇荒村野

寺，古碑殘碣埋沒榛莽之中者，靡不椎拓。嘗登焦山，乘江潮歸壑，往山巖之下，藉落葉而坐，仰讀《瘞鶴銘》，聚四石，繪爲圖，聯以宋人補刻字，證爲顧況書，援據甚核。力臣書法唐賢，世稱能品，爲炎武寫《廣韻》及《音學五書》，今世傳彫本是也。

力臣之後有吳玉搢，字藉五，號山夫，考古書文字之異，取字體之假借通用者，系韻編次，各注所出，爲之辨證，著《別雅》五卷。亦癖金石，與力臣同嗜，作《金石存》十卷。乾隆年間，游京師，秦大司寇蕙田，延至味經軒中，校定《五禮通考》。後以廩貢生官鳳陽訓導卒。

又有安邑宋半塘者，傳潛丘之學。半塘名鑒，字元衡，世居運城。生而穎悟，善讀書。乾隆甲子，舉於鄉。戊辰，成進士。銓授浙江常山縣知縣。三年，調鄞縣。蒞鄞七

年，以廉能升廣東南雄府通判，署連州，又署澳門同知，又署潮陽縣。所至有政聲，士民立生祠，頌遺愛焉。以親老告歸，囊無長物，攜書數千卷而已。歸田後，弟某爲確山令，馳書招之，至確山，卒於官署。

半塘湛深經術，尤精小學，以潛丘《古文尚書疏證》文詞曼衍而不爾雅，重輯《尚書攷辨》四卷。嘗曰：「經義不明，小學不講也；小學不講，則形聲莫辨，而訓詁無據矣。」《說文解字》，乃小學之祖也，取而疏之，治經者其有所津逮乎！採經、史、《方言》、《釋名》、《玉篇》、《廣韻》、《水經注》諸書爲《說文解字疏》，詳贍辨博。又益以增、借、備三門，如《水部》「沛」字，本遼東水名，附訓爲澤，借訓爲大、爲仆，此皆見於經傳者。若見於史者，如《漢書·禮樂志》「神哉沛」，師古注「沛，疾也」；司馬相如《封禪文》「沛然改容」，師古

注「感動」；又《大人賦》「沛艾赳螭」注，張揖曰「沛艾，駢駢也」，則謂之備也。此乃宋氏一家之學。附者，《說文》無此訓，以經注訓附益之，故曰附。至於借例，與附益無二，又非通借之借，意當時必有一說以處之，不可得聞矣。又有《易見》、《尚書彙鈔》、《漢書地理考》、《詩文集》，藏於家。

子葆淳，字帥初，一字芝山。乾隆甲午優貢生，癸卯舉人，隰州學正，以例授國子監助教。學問淹通，工詩古文詞。性愛金石，隸書、行楷、山水，皆入能品，傳其家學。時陽城張古餘太守與芝山友善。太守名敦仁，古餘其字也。乾隆甲午舉人，乙未成進士，戊戌補應殿試，以知縣用。今官吉安府知府。於學無所不窺，邃於經術，尤精天文曆算，北方之儒者也。

胡

渭

黃儀 顧祖禹

胡渭，初名渭生，字肫明，一字東樵，世爲德清人。曾祖友信，明隆慶戊辰進士。廣東順德縣知縣，有政聲，工古文，與歸有光齊名，世所稱思泉先生也。父公角，天啟甲子舉人。渭生十二而孤，母沈攜之避寇山谷間，雖遭顛沛，猶手一編不徹。十五爲縣學生，試高等，充增生，屢赴行省試，不售。乃入太學，嘗館益都馮文毅公家。渭潛心經義，尤精輿地之學。崑山徐尚書乾學奉詔修《一統志》，開館洞庭山，延渭與黃儀子鴻、顧祖禹景範、閻若璩百詩分郡纂輯，因得博觀天下郡國書，又與子鴻輩觀摩相善，而問學益進焉。

渭素習《尚書·禹貢》，謂僞孔、孔沖遠

及蔡沈於地理皆疏舛，如「三江」當主鄭康成說，庾仲初之言不足信；「浮於淮、泗，達於河」，「河」當從《說文》作「荷」；「滎、波既豬」，「波」當從鄭康成本作「播」；梁州之黑水與導川之黑水，不可溷而爲一。因足疾家居，博稽載籍及古今注釋，攷其同異而折中之，依經立解，章別句從，成《禹貢錐指》二十卷。「錐指」者，取《莊子·秋水》篇「用管窺天，用錐指地」之意，言所見者小也。

又謂《禹貢》山川，非圖不明，而漢永平中賜王景之圖，及晉司空裴秀之圖皆亡，宋程大昌《禹貢山川地理圖》世無傳本，而合沙鄭氏東卿《禹貢二十五圖》世亦罕觀，且於郡國山川未能精審，先儒舊說與經異者不能釐正。乃據九州五服導山導水之文，證以地志水經，參之傳紀，計里畫方，爲圖四十七，古今水道山脈，條分縷析，聚米畫沙，如身歷目

擊者矣。

漢唐以來，河道遷徙，雖非《禹貢》之舊，要爲民生國計所繫，故於《導河》一章，備考歷代決溢改流之跡。論近日淮、黃之勢云：「清口不利，海口愈塞，加以淫潦，而河、淮上流，一時並決。洪澤諸湖，衝盪高堰，人力倉卒難支，必決山、鹽、高、寶諸湖，而淮南海口，沙壅更甚，爲禍尤烈。近日治河，乃遏之使不得北，而南入於淮，以便運耳。南行非河之本性，東衝西決，率無寧歲，非治河治漕也。設會通有時不用，則河可以北。先期戒民，凡田廬、塚墓當水之衝者，悉遷他所，官給其費，兩岸之隄，增卑倍薄，更於低處創立遙隄，使洪水至，得左右游波，寬緩而不迫。然後縱河所之，決金龍，注張秋，而東北由大清河入於渤海，不煩人力也。」其說可稱卓論，豈不通時務之迂儒所能哉！

嘗謂：「《詩》、《書》、《禮》、《春秋》，皆不可無圖，惟《易》無所用圖，六十四卦二體六爻之畫，即圖也。八卦之次序方位，乾坤三索，出震齊巽二章盡之矣，安得有先後天之別哉！河圖之象，自古無傳，何從擬議？洛書之文，見於《洪範》。五行、九宮，初不爲《易》而設。」作《易圖明辨》十卷。

又言《洪範》古聖所傳，如日月之麗天，有目者所共覩。而間有晦盲否塞者，先儒曲說爲之害也。漢儒《五行傳》，專主災異，以瞽史矯誣之說，亂彝倫攸敘之經，其害一也；洛書之本文，具在《洪範》，宋儒創爲白黑之點、方圓之體、九十之位，書也而變爲圖矣。且謂《洪範》之理通於《易》，劉牧以九爲河圖，十爲洛書，蔡元定兩易其名，其害二也；《洪範》元無錯簡，而宋儒任意改竄，移「庶徵」「王省惟歲」以下爲「五紀」之傳，移

「皇極」「斂時五福」至「其作汝用咎」，^①及「三德」「惟辟作福」以下並為「五福」、「六極」之傳，其害二也。作《洪範正論》五卷。

又作《大學翼真》七卷，言格物致知之義，釋在「邦畿章」內，本無缺文，無待於補。其議論之正，可謂通儒矣。

康熙己卯，因再從姪會恩官京師，乃復遊日下，禮部尚書李振裕、侍講學士查昇，皆以為當代儒宗。未幾，以老病歸。昇供奉內廷，暇日以《禹貢錐指》進呈，上覽而嘉之。問年籍，對曰：「浙江人，六十餘歲，禮部侍郎胡會恩之叔也。」四十四年，^②法駕南巡，渭撰《平成頌》一篇，獻諸行在，有詔嘉獎，召至南書房直廬，賜饌及書扇，又御書「耆年篤學」四大字賜之，禁直諸臣咸謂一時之曠典云。五十三年正月九日，卒於家，年八十有二。

黃儀，常熟人。篤信古學，於經史中地理及各家輿地書，靡不究心。謂《班書·地理志》所載諸川，第言其所出所入，而中間經歷之地不可得聞，惟《水經注》備著之，然非繪圖，讀者不能了然於心目。乃反覆尋玩，每水各為一圖，如某水出某縣，向某方，流徑某縣某方，至某縣合某水，某縣入某水，無一不具。閭若璩見之，不忍釋手，歎曰：「酈道元千古以下第一知己也！」

顧祖禹，無錫人。徙居常熟，客於釣渚渡，依范九鼎，後居膠山黃守中家。父柔謙，

①「皇極」，原文無「極」字。鍾校：「『極』字據《洪範》原文增。」是。今據補。

②「四十四」，原誤作「四十二」。夏定域《胡朏明先生年譜》康熙四十四年條，引《禹貢錐指·紀恩》末注等考證，進書事實為四十四年康熙帝第五次南巡時事，今據改。

字剛中，精於史學，著《山居贅論》一書。祖禹少承家訓，不事帖括，經史皆能背誦如流水。性好遠遊，足跡遍天下，無所遇，歸而閉戶著書，撰《歷代州域形勢》九卷，《南北直隸十三省》一百十四卷，《川瀆異同》六卷，《天文分野》一卷，共一百三十卷，又用開方法繪地圖□卷，名曰《讀史方輿紀要》。凡職方輿輿諸書，承譌襲謬，皆一一駁正，詳於山川險要，及古今戰守之蹟，而景物名勝皆在所略。讀其書，可以不出戶牖，而周知天下之形勝，爲地理之學者，莫之或先焉。世所稱三大奇書，此其一也。其二則梅文鼎《曆算全書》，李清《南北史合鈔》，然「合鈔」本人所易爲，李書尤嫌疏漏，豈能與顧氏、梅氏之書稱鼎足哉！

張爾岐

張爾岐，字稷若，自號蒿庵居士，濟陽人也。少爲縣諸生，遜志好學，工古文詞，著《天道論》、《中庸論》、《後篤終論》^①，爲時所稱。

年三十，讀《儀禮》，歎曰：「漢初，高堂生傳《儀禮》十七篇。武帝時，有李氏得《周官》五篇，河間獻王以《考工》補《冬官》，共成六篇奏之。後復得古經五十六篇於魯淹中，其十七篇與高堂生所傳同，餘三十九篇無師說。《漢志》所載傳《禮》者十三家，其所發

①「後」，原闕。案晉皇甫謐有《篤終論》，爾岐感當世喪葬之風，聽信巫覡，崇奢背禮，爲害甚烈，遂作《後篤終論》。故江氏此文，「後」字不可省，今據補之。

明，皆《周官》及此十七篇之旨也。十三家獨小戴大顯，近代列於經以取士，而二禮反日微。蓋先儒於周官疑信各半，而《儀禮》則苦其難讀故也。夫疑《周官》者，尚以新莽、荆國爲口實，《儀禮》則周公之所定，孔子之所述，當時聖君賢相士君子之所遵行，可斷然不疑者，而以難讀廢，可乎？」

因鄭康成注文古質，賈公彥釋義曼衍，學者不能尋其端緒，乃取經與注章分之，定其句讀，疏其節，錄其要，取其明注而止。有疑義則以意斷之，亦附於末，始名《儀禮鄭注節釋》，後改名《儀禮鄭注句讀》。又參定監本脫誤凡二百餘字，並考石經脫誤凡五十餘字，作《正誤》二篇附於後。成書之時，年五十有九矣。

崑山顧炎武游山左，與爾岐友善，讀其書而爲之序，手錄一本，藏山西祁縣所立書

堂。嘗與汪琬書，稱爾岐之學根本先儒，立言簡當。又《與友人論師道書》曰：「獨精三禮，卓然經師，吾不如張稷若。」其爲亭林所推重如此。

爾岐閉戶著書，是以世無知者。平生交遊，炎武之外，則長山劉友生、樂安李象先、關中李中孚、王弘撰四人而已。所著書有《夏小正傳注》一卷、《吳氏儀禮考注訂誤》一卷、《弟子職注》一卷、《老子說略》二卷、《濟陽縣志》九卷、《蒿庵集》三卷、《蒿庵閒話》二卷、《春秋傳議》未成。晚年，蕭然物外，不與世接，自爲墓銘而卒。

馬驥 王爾膺

馬驥，字宛斯，一字驄御，鄒平人。順治己亥進士。謁選在京師，用才望與順天鄉試

同考官，後爲淮安府推官，尋奉裁改知靈璧縣，^①有善政，卒於官。士民皆哭，且號於上曰：「願世世奉祀。」於是得部檄，祠名宦。

驢少孤，事母以孝聞。穎敏強記，於書無不精研，而尤癖《左氏春秋》，以敘事易編年，引端竟緒，條貫如一傳，謂之《左傳事緯》，凡數萬言。又取太古以來及亡秦之事，合經史諸子，鉤括裁纂，佐以圖考，參以外錄，謂之《繹史》。分五部：一曰太古《三皇五帝》，計十篇；二曰《三代夏商西周》，計二十篇；三曰《春秋十二公時事》，計七十篇；四曰《戰國春秋至亡秦》，計五十篇；五曰《外錄》，紀天官、地志、名物、制度等，計十篇。合一百六十篇，篇爲一卷。其書最精，時人稱爲「馬三代」。顧炎武讀是書，歎曰：「必傳之作也！」

康熙四十四年，仁皇帝南巡狩，至蘇州。

一日，垂問驢所著書，命大學士張玉書物色元板。明年四月，令人賁白金二百兩，至鄒平購板入內府。

同時有王爾膺，字襄哉，號止庵，一號泡齋。掖縣諸生。讀經宗漢學，以爲鄭夾漈謂漢人窮經而經亡，此言大非。漢儒有家法，七十子之大義賴漢以存，窮經而經亡，當在魏晉以後。蓋荀、虞之《易》亂於王輔嗣，馬、鄭之《書》亡於僞孔氏，賈、服之《春秋》淆於杜元凱。其幸存者，毛、鄭之《詩》，何氏之《公羊》，鄭氏之《三禮》耳。窮經當以毛、何、鄭爲主，然後參以六朝、唐、宋、元、明諸儒，擇其善而折衷焉，庶乎可矣。

其論讀史也，以正史爲主，而旁證以外

①「壁」，原文作「璧」，諸本皆誤。「壁」、「璧」二字，古人通用，然此縣名，不可互易，今改之。

史。如《前》、《後漢》外，有荀悅、袁宏兩《漢紀》；《三國志》外，有蕭常《續漢書》、謝陞《季漢書》；《晉書》外，有崔鴻《十六國春秋》；《南》、《北史》、《宋》、《齊》、《梁》、《陳》、《隋》諸書外，有許嵩《建康實錄》；《新唐書》外，有劉昫《舊唐書》、范祖禹《唐鑒》；《五代史》外，有尹洙《五代春秋》、范炯、林禹《吳越備史》、句延慶《錦里耆舊傳》、馬令、陸游《南唐書》；《宋史》外，北宋有王禹偁《東都事略》、曾鞏《隆平集》，南宋有李心傳《建炎以來朝野雜記》、徐夢莘《北盟會編》、葉紹翁《四朝聞見錄》；《元史》外，有蘇天爵《名臣事略》。凡此諸書，皆當參互考訂，以知其得失。亦一時之學者也。

國朝漢學師承記卷二

甘泉江藩纂

惠周惕

惠士奇 惠松崖

惠周惕，字元龍，一字研溪，吳縣人。先世居扶風，遠祖元祐，^①徙洛陽。靖康末，以文林閣學士扈高宗蹕，如臨安，家湖州。生善，分爲四支：曰四七，曰廿一，曰三八，曰小一。三八支後七傳至倫，始遷吳縣東渚邨。五傳至洪，洪年至一百五歲，吳下所稱百歲翁是也。洪生萬方，萬方生有聲，有聲生周惕。有聲字樸庵，明歲貢生，與同里徐

枋友善，以九經教授鄉里，尤精於《詩》。

研溪先生少傳家學，又從徐枋、汪琬游，工詩古文詞。既壯，阨於貧，徧遊四方，與當代名士交，秀水朱彝尊亟稱之，文名益著。康熙辛未，成進士。選庶吉士，因不習國書，改密雲知縣，卒於官。著有《易傳》、《春秋問》、《三禮問》、《詩說》及《研溪詩文集》。

子士奇，字天牧，晚年自號半農人。研溪先生夢東里楊文貞公來謁，已而生先生，遂以文貞之名名之。年十二，即能詩，有「柳未成陰夕照多」之句，爲先輩所激賞。二十一爲諸生，不就省試。或問之，曰：「胸中無書，焉用試爲！」乃奮志力學，晨夕不輟，遂博通六藝九經諸子及《史》、《漢》、《三國志》，

①「祐」，原誤作「祐」。《惠氏宗譜》等皆作「祐」，粵雅堂本亦改正之，今據改。

皆能闇誦。嘗與名流宴集，坐中有難之者曰：「聞君熟於《史》、《漢》，試爲誦《封禪書》。」先生朗誦終篇，不遺一字，衆皆驚服。

戊子，鄉試第一。明年，成進士。選庶吉士，散館，授編修。癸巳、乙未會試，兩充同考官。聖祖嘗問廷臣誰工作賦，閣學蔣廷錫以華亭王頊齡、仁和湯右曾及先生三人對。其後己亥正月，太皇太后升祔禮成，奉命祭告炎帝陵、舜陵。故事：祭告使臣，學士以上乃得開列，先生以編修得膺寵命，洵異數也。庚子，主湖廣鄉試。冬，奉命督學廣東。雍正元年癸卯，命留任三年。

嘗謂漢時蜀郡僻陋，文翁守蜀，選子弟就學，遣雋士張叔等東受七經，^①還以教授。其後司馬相如、王褒、嚴遵、揚雄相繼而起，文章冠天下。漢之蜀，今之粵也。於是毅然以經學倡。三年之後，通經者多，文體爲之

一變。又謂今之校官，古博士也。博士明於古今，通達國體，今校官無博士之才，弟子何所效法。訪諸輿論，有海陽進士翁廷資，其學品勝校官之職，具疏題補韶州府教授，得以誘進多士。吏部以學臣向無題補官員之例，格不行。世宗特旨：「惠士奇居官聲名好，所舉之人，諒非徇私，著照所請補授，後不爲例。」在任遷右春坊右中允，超擢侍講學士，轉侍讀學士。丙午，任滿還都，送行者如堵牆。既去，粵人設木主，配食先賢；廣州於三賢祠，惠州於東坡祠，潮州於昌黎祠，元旦及生日，諸生肅衣冠入拜。其得士心如此。

丁未五月，奉旨修鎮江城，以產盡停工。

①「張叔」，原誤作「張寬」。《漢書》卷八九《文翁傳》作「張叔」，錢傳誤引，江氏襲誤，今據改。

罷官。乾隆元年，奉旨調取來京引見，以講讀用，所欠修城銀兩得寬免。丁巳六月，補侍讀。戊午，以病告歸。辛酉三月卒，年七十有一。

先生邃深經術，撰《易說》六卷、《禮說》十四卷、《春秋說》十五卷。其論《易》曰：「《易》始於伏羲，盛於文王，大備於孔子，而其說猶存於漢。不明孔子之《易》，不足與言文王；不明文王之《易》，不足與言伏羲。舍文王、孔子之《易》而遠問庖犧，吾不知之矣。漢儒言《易》，如孟喜以卦氣，京房以通變，荀爽以升降，鄭康成以爻辰，虞翻以納甲，其說不同，而指歸則一，皆不可廢。今所傳之《易》，出自費直，費氏本古文，王弼盡改爲俗書，又創爲虛象之說，遂舉漢學而空之，而古學亡矣。《易》者，象也。聖人觀象而繫辭，君子觀象而玩辭，六十四卦皆實象，安得

虛哉。」

其論《春秋》曰：「《春秋》三傳，事莫詳於《左氏》，論莫正於《穀梁》。韓宣子見《魯春秋》曰：『周禮盡在魯矣。』然則《春秋》本周禮以記事也。《左氏》褒貶，皆春秋諸儒之論，故紀事皆實，而論或未公。《公羊》不信國史，惟篤信其師說，師所未言，則以意逆之，故所失常多。要之，《左氏》得諸國史，《公》、《穀》得之師承，雖互有得失，不可偏廢。後世有王通者，好爲大言以欺人，乃曰：『三傳作而《春秋》散。』於是啖助、趙匡之徒，爭攻三傳，以伸其異說。夫《春秋》無《左傳》，則二百四十年盲焉如坐闇室之中矣。《公》、《穀》二家，即七十子之徒所傳之大義也。後之學者，當信而好之，擇其善而從之。若徒據孟子『盡信書不如無書』之說，力排而痛詆之，吾恐三傳廢而《春秋》亦隨之

而亡也。《左氏》最有功於《春秋》，《公》、《穀》有功兼有過，學者信其所必不可信，疑其所必無可疑，惑之甚者也。」

其論《周禮》曰：「禮經出於屋壁，多古字古音。經之義存乎訓，識字審音，乃知其義，故古訓不可改也。康成注經，皆從古讀，蓋字有音義相近而譌者，故讀從之。後世不學，遂謂康成好改字，豈其然乎！康成三禮、何休《公羊》，多引漢法，以其去古未遠，故借以爲說。賈公彥於鄭注如『飛茅』、『扶蘇』、『薄借綦』之類，皆不能疏，所讀之字亦不能疏，輒曰從俗讀，甚違『不知蓋闕』之義。夫漢遠於周，而唐又遠於漢，宜其說之不能盡通也，況宋以後乎。周秦諸子，其文雖不盡雅馴，然皆可引爲禮經之證，以其近古也。」

幼時讀廿一史，於《天文》、《樂律》二志，

未盡通曉。及官翰林，因新法究推步之原，著《交食舉隅》二卷。言測日食者先求食限，食限必在兩交，去交近則食，遠則否，有人食限而不食者，未有不入食限而食者也。古法不能定朔，故日食或在晦。說者謂日之食晦朔之間，月之食惟在望，此知二五而不知十也。日月有平行，有實行，有視行，日月之食，亦有實食，有視食。實食者，日月在天相掩之實度；視食者，人在地所見之初虧，食甚、復圓也。古術或知求實行，莫知求視行；皆知求平朔，莫知求實朔。故不能定朔者以此。七政有高卑，故有恒星天、有五天天、有日天、有月天。古人以恒星最高，遂指恒星爲天體；新法於恒星天之外，又有宗動天，合於九重之數。宗動者，七政之所同宗也。沈括謂日月星辰之行，不相觸者，氣而已，此不知曆象者也。如日月有氣而無體，

則月焉能揜日哉？日高而月下，五星亦有高下，高下既殊，又焉能相觸乎？《春秋》：「日有食之既。」既者，有繼之辭，非盡也。新法謂之金錢食：日大月小，月不能盡揜日光，故全食之時，其中闕然，而光溢於外，狀若金錢也。

又撰《琴箏理數考》四卷，其略云：「十二律，黃鍾至小呂爲陽，蕤賓至應鍾爲陰，陽用正而陰用倍，蕤賓長，小呂短，黃鍾中，自古相傳之舊法也。晉永嘉之亂，有司失傳。梁武帝始改舊法，黃鍾長，應鍾短，小呂中，由是陽正陰倍之法絕。漢魏律箏小呂一均之下徵調，黃鍾爲宮，有小呂，無蕤賓，故假用小呂爲變徵，黃鍾箏之黃鍾宮爲正宮，小呂箏之黃鍾宮爲下宮，徵最小而以爲宮，故爲下宮，隋鄭譯遂以黃鍾正宮當之，擅去小呂，用蕤賓，以附會先儒宮濁羽清之說。夫

宮濁羽清者，指下徵調而言，譯改爲正宮，是以歷代之樂，皆患聲高。隋、唐以來，惟奏黃鍾一均，而旋宮之法廢矣。古法盡亡，獨存於琴箏，箏孔疏密，取則琴暉。琴之十二律起於中暉，箏之七音生於宮孔。黃鍾箏從宮孔黃鍾始，一上一下，終於蕤賓；琴自中暉黃鍾始，一左一右，終於十暉。」書成，惟嘉定王進士恪見而喜之，餘莫能解也。

所著有《紅豆齋小草》、《詠史樂府》及《南中集》、《采蓴集》、《歸耕集》各一卷，《人海集》四卷、《時術錄》一卷，海內學者稱爲紅豆先生。初，研溪先生由東渚邨遷居郡城東南香溪之北，郡城東禪寺有紅豆一株，相傳白鴿禪師所種，老而枯矣。至是時，復生新枝，研溪先生移一枝植堦前，生意郁然，僧睿目存爲繪《紅豆新居圖》，自題五絕句，又賦《紅豆詞》十首，和者二百餘人。四方名士過

吳門者，必停舟訪焉。因自號紅豆主人。所以鄉人稱研溪先生曰老紅豆先生，半農先生曰紅豆先生，松崖先生曰小紅豆先生。

松崖先生，半農先生之次子也。名棟，^①字定宇，一字松崖。初爲吳江學生員，復改

歸元和籍。自幼篤志向學，家有藏書，日夜講誦，自經、史、諸子、百家、雜說及釋、道二藏，靡不穿穴。父友臨川李紱一見奇之曰：

「仲孺有子矣。」學士視學粵東，先生從之任所。粵中高才生蘇珥、羅天尺、何夢瑤、陳海六，時稱「惠門四子」，常人署講論文藝，與先生爲莫逆交。至於學問該洽，則四子皆自以爲遠不逮也。及學士毀家修城，先生往來京口，饑寒困頓，甚於寒素。遭兩喪，不以貧廢禮。終年課徒自給，甌塵常滿，處之坦然。

雅愛典籍，得一善本，傾囊弗惜，或借讀手抄，校勘精審，於古書之真僞，瞭然若辨黑

白。乾隆十五年，詔舉經明行修之士，兩江總督文端公尹繼善、文襄公黃廷桂交章論薦，有「博通經史，學有淵源」之語。會大學士九卿索所著書，未及進而罷歸，然先生於兩公，非有半面識也。

年五十後，專心經術，尤邃於《易》，謂宣尼作《十翼》，其微言大義，七十子之徒相傳，至漢猶有存者。自王弼興而漢學亡，幸傳其略於李鼎祚《集解》中。精覃三十年，引伸觸類，始得貫通其旨，乃撰《周易述》一編，專宗虞仲翔，參以荀、鄭諸家之義，約其旨爲注，演其說爲疏，漢學之絕者千有五百餘年，至是而粲然復章矣。書垂成而疾革，遂闕鼎至未濟十五卦，及《序卦》、《雜卦》傳二篇。

①「棟」，原作小注「家諱」。江藩父名「起棟」，故此避諱「棟」字，今改之。

孔氏正義據馬融、陸績說，以爻辭爲周公所作，與鄭學異，其所執者，明夷六五云「箕子」，升六四云「王用享於岐山」，皆文王後事也。先生獨能辨之。於明夷之五曰：「箕子當從古文作『其子』，『其』古音『亥』，亦作『箕』。劉向云：『今《易》其子作芟茲。』荀爽據以爲說，讀『其子』爲『芟茲』。『其』與『亥』，『子』與『茲』，文異而音義同。《三統術》云：『該閔於亥，孳萌於子。』該、芟亦同物也。五本坤也，坤終於亥，乾出於子，用晦而明，明不可息，故云『其子之明夷』。馬融俗儒，不識七十子傳《易》之大義，讀其爲『箕』，蓋涉《彖傳》而譌。五爲天位，箕子臣也，而當君位，乖於《易》例甚矣。謬種流傳，兆於西漢。博士施讐讀『其』爲『箕』，蜀人趙賓述孟氏之學，以爲箕子明夷，陰陽氣無箕子。箕子者，萬物方芟茲也。賓據古義，以

難諸儒，諸儒皆屈，於是施讐、梁丘賀皆嫉之。孟喜、讐、賀同事田王孫，喜未貴而學獨高。喜所傳《易》家候陰陽災變書，得自王孫，而賀惡之，謂無此事。語聞於上，宣帝遂以喜爲改師法，中梁丘之譖也。讐、賀嫉喜而並及賓，班固作《喜傳》，亦用讐、賀之單詞，皆非實錄。劉向《別錄》猶循孟學，故馬融俗說，荀爽獨知其非，復用賓古義，而晉人鄒湛以漫衍無經譏之。蓋魏晉以後，經師道喪，王肅詆鄭氏而禘郊之義乖，袁準毀蔡、服而明堂之制亡，鄒湛譏荀謂而《周易》之學晦，郢書燕說，一倡百和，何尤乎後世之紛紜也。」

於升之四曰：「文王爻辭，皆據夏、商之制。《春秋》引《夏書》『惟彼陶唐，帥彼天常，有此冀方』。服虔云：『堯居冀州，虞、夏因之。』《禹貢》冀州『治梁及岐』。《爾雅》云：

「梁山，晉望也。」諸侯三望，天子四望，梁山爲晉望，明梁、岐皆冀州之望。此王謂夏后氏受命祭告，非文王也。」

其說乾之四德曰：「元者，天地之始。

《說文》「元从一」，「道立於一，造分天地，化生萬物」。乾之初九，積善在下，陽之始生，東方爲仁，故云「善之長」。陰陽交而後亨，乾之九二當上升坤五爲天子，故《文言》再言君德。經凡言亨者，皆謂乾坤交也。乾六爻二四上匪正，坤六爻初三五匪正。乾變坤化，六爻皆正，成兩既濟，故云「各正性命，保合太和」。和即利，正即貞也。經凡言利貞者，皆爻當位，或變之正，或剛柔相易。惟既濟一卦，六爻皆正，故云「剛柔正而位當」。《雜卦》篇所謂「既濟定也」。「卦具四德者七，乾坤變化而成兩既濟；屯三爻變，革四爻變，皆成既濟；隨三四易位，成既濟；無妄

三四易位，上爻又變而成既濟；臨二升居五位，三爻又變而成既濟。故皆言元亨利貞也。」

其論占筮之法曰：「《易》稱「天下之動，

貞夫一」，故卦爻之動，一則正，兩則惑。京氏筮法，一爻變者爲九六，二爻以上變爲八。晉公子得貞屯、悔豫皆八，乃三爻變，不稱屯之豫而稱八；穆姜遇艮之八，乃五爻變，不稱艮之隨而稱八，所謂「貞夫一」也。「七者，著之數；八者，卦之數。著圓而神，卦方以知，神以知來，知以藏往。知來爲卦之未成者，藏往爲卦之已成者，故不曰七而曰八。《春秋》內外傳無筮得某卦之七者，以七爲著

①「从」，原作「從」。《說文》：「元，始也。从一从兀。」又

《說文》之例，凡「从某」之字皆作「从」，不作「從」。江藩書中此類字作「從」者甚多，今皆依《說文》之例改之，下不一一出校。

之數，未成卦也。」

又因學《易》而悟明堂之法，撰《明堂大道錄》八卷，《禘說》二卷。大略謂《說卦》「帝出乎震」，帝者，五帝也，在太微之中。五德相次，以成四時，聖人法之，立明堂，為治天下之大法。明堂有五室四堂，室以祭天，堂以布政。王者承天統物，各於其方以聽事，謂之《明堂月令》，今所傳《月令》是也。古之聖人，生有配天之業，^①沒有配天之祭。故太皞以下，歷代所禘，太皞以木德，炎帝以火德，黃帝以土德，少皞以金德，顓頊以水德。王者行大享之禮於明堂，謂之禘、祖、宗，其郊則行之南郊。禘、郊、祖、宗四大祭，而總謂之禘者，禘其祖之所自出故也。鄭注《大傳》「不王不禘」，及《詩·長發》「大禘」箋，皆云「郊祀天」，是郊稱禘也。《周頌·雝》序云「禘太祖也」，鄭箋云「太祖謂文王」，是祖稱

禘也。劉歆云「大禘則終王」，是宗稱禘也。董子曰：「天地者，先祖之所自出也。」禘者，禘其祖之所自出，故四大祭皆蒙禘名。禘禮上溯遠祖，旁及毀廟，下逮功臣。聖人居天子之位，行配天之祭，推人道以接天，而天神降，地示出，人鬼格。夫然而陰陽和，風雨時，五穀熟，草木茂，羣生咸遂，物無疵厲，所謂「既濟定也」。先儒皆以明堂上有靈臺，下有辟雍，四門有太學。穎容《春秋釋例》云：「太廟有八名：肅然清靜，謂之清廟；行禘祫，序昭穆，謂之太廟；告朔行政，謂之明堂；行饗射，養國老，謂之辟雍；占雲物，

①「業」，原文誤作「德」，惠氏原注作「業」，又惠氏《明堂大道錄》卷六「明堂配天」條亦曰：「古之帝王，生有配天之業，歿享配天之祭。」今據改。

②「穎」，原誤作「類」，惠氏《周易述》、《明堂大道錄》等書中所引亦皆作「穎」，今據改。

望氛祥，謂之靈臺；其四門之學，謂之太學；

其中室，謂之太室。總謂之宮。」盧植《禮記

注》亦云：「明堂即太廟，與靈臺、辟雍，古法

皆同一處，近世殊異，分爲三耳。」而晉時袁

準著論非之，昧於古制矣。王者觀諸侯或巡

狩四岳，則有方明。方明者，放乎明堂之制

也，亦謂之明堂，荀子所謂「築明堂於塞外以

朝諸侯」。戰國時，齊有泰山明堂，即方明

也。《周書》朝諸侯則於明堂，《儀禮》觀諸侯

則設方明。^①故虞禋六宗而觀四岳羣牧，周

禮方明而觀公侯伯子男。六宗、方明，即明

堂六天之神，鄭氏謂天之司盟，非也。自明

堂之制不詳，而禋禮亦廢。鄭氏知園丘、方

丘之爲禋，而不知爲明堂六帝。王肅又誤據

魯禘，改禘爲宗廟之祭，無配天之事，此魏明

所以竝漢四百餘年廢無禘祀也。禘行於明

堂，明堂之法本於《易》。《中庸》言至誠可以

贊化育，與天地參，此明堂配天之義也。

又有《易漢學》七卷、《易例》二卷，皆推

演古義，鍼砭俗說。

於《書》有《古文尚書考》二卷，謂孔壁中

古文得多十六篇，內有《九共》九篇，析之爲

二十四篇。鄭康成所傳之二十四篇，即孔壁

真古文。東晉晚出之二十五篇，與《漢書》不

合，可決其僞。唐人詆鄭所傳爲張霸僞造

者，妄也。今文《太誓》三篇，其略見於《太史

公書》，太史公從安國問故，當可信。唐人尊

信晚出之《太誓》，而以今文《太誓》爲僞，亦

非也。

①「儀禮」，諸本皆闕。錢大昕《潛研堂文集》卷三九《惠先

生棟傳》引此句作「《儀禮》觀諸侯則設方明」，江氏轉引

而省「儀禮」二字，今本《逸周書·度邑解》有「我維顯

服，及德之方明」句，然與本文所述「方明」無涉，故當依

錢傳爲是，此二字不可省，今據補。

於《春秋》有《左傳補注》六卷，《自序》云：「嘗見鄭康成之《周禮》、韋弘嗣之《國語》，純采先儒之說，末乃下以己意，令學者審其異同。杜元凱《春秋集解》，雖根本前修，而不著其說，又其持論間與諸儒相遠，於是樂遜《序義》、劉炫《規過》之書出焉。今刺取經傳，附以先世遺聞，宗韋、鄭之遺，前修不掇；效樂、劉之意，有失必規。而於古今文之同異，辨之尤悉」云。

其注「秦穆姬屬賈君」，用唐尚書說，以賈君爲申生妃；「令尹蔦艾獵」，用《世本》說，爲叔敖之兄；「同盟於亳城北」，用服虔本，證「亳」爲「京」之譌；「塹防門而守之廣里」，用《續漢書》及京相璠說，以防門、廣里爲地名；「吳句餘」，用服虔說，以爲吳子餘祭；「萬者二人」，用吳仁傑說，「二人」當爲「二八」；「臧文仲廢六關」，訓「廢」爲「置」，

讀如公羊「廢其無聲者」之「廢」。^①皆前人所未及道也。

又言：「《公羊》有嚴、顏二家，蔡邕石經所定者，嚴氏《春秋》也；何邵公所注者，顏氏《春秋》也。石經《公羊》末云「桓公二年，顏氏有所見異辭」云云。僖公三十年，顏氏言「君出則己入」，今何本皆有之。又云「顏氏無伐而不言圍者，非取邑之辭也」。今何本亦無之。^②以此知何所注者，顏氏本也。鄭康成注三禮，引隱二年「放於此乎」，隱五

① 「無」，原誤作「有」。據《公羊》宣公八年傳及惠氏上文所述，皆作「廢其無聲者」，明此句「有」字，乃錢傳涉上「去其有聲者」而誤，江氏襲之未改，今據改。

② 「無」，原誤作「有」。周注：「按「有」當作「無」，或江引偶誤，或刻誤。何休本爲顏氏《春秋》，顏氏既無「伐而不言圍」云云，則何本不當言「有」甚明。」案周說是，今據改。

年「登戾之」，^①桓十一年「遷鄭焉而鄙留」，皆與何氏異，與石經同。蓋鄭所據者，嚴氏本也。」

又云：「應劭《風俗通》稱穀梁爲子夏門人，楊士勛謂『受經於子夏』。按桓譚《新論》云：『《左氏》傳世，遭戰國寢微，後百餘年，魯穀梁赤爲《春秋》，殘略多所違失。』然則穀梁子，非親受經於子夏矣。古人親受業者稱弟子，轉相授者稱門人，則穀梁於子夏，猶孟子之於子思，故魏麋信注《穀梁》，以爲與秦孝公同時也。楊士勛言穀梁作傳，傳孫卿，卿傳魯人申公，申公傳博士江公。按孫卿，齊湣、襄時人，當秦之惠王，則在其後。卿所著書，^②言天子廟數及賻、贈、襚、含之義，述《春秋》善胥命，而言盟詛不及三王，諸侯相見，仁者居守，皆本《穀梁》說。其言傳孫卿，信矣。隱元年傳：『成人之美，不成人之

惡。』僖二十二年傳：『過而不改，是謂之過。』二十三年傳：『以不教民戰，則是棄其師。』今皆在《論語》中。傳所載與《儀》、《禮》二記合者尤多。故鄭康成曰：『《穀梁》，善於經者也。』」

其論《論語》曰：「宣尼言：『述而不作。』於《魯論》見之。《鄉黨》一書，半是禮經；《堯曰》數章，全書訓典。論君臣則『人言不廢』；譏無恒則『南國有言』。於善人爲邦，則曰『誠哉是言』；於隱居行義，則曰『吾聞其語』。素絢唐棣，逸詩可誦；百官塚宰，古典可稽。『出門如見大賓，使民如承大祭』，

① 「五」，原誤作「三」。周注：「『隱三年』《師承記》各本皆作『三』，按『三』當作『五』，或江誤引，或刻誤，《九經古義》原文作『五』，亦可證。」案周說是，今據改。

② 「著」，原誤作「注」。惠氏原文作「著」，是，今據改。此「所著書」，指《荀子》也。

此胥臣多聞之所述也；「視其所以，觀其所由，察其所安」，此《文王官人》之所記也；「克己復禮」，左氏以為古志；「己所不欲，勿施於人」，管子以為古語。見《小問》篇。「參分天下，而有其二」，《周志》之遺文也；今《逸周書》，即《周志》也，在《程典》篇。「陳力就列，不能者止」，周任之遺言也。推此言之，聖人豈空作哉。」

其論《爾雅》曰：「《釋詁》、《釋訓》，乃周公所作，以教成王，故《詩》稱「古訓是式」。漢時謂之故訓，又謂之詁訓。詁訓者，雅言也。周之古訓，仲山式之；子之雅言，門人記之。俗儒不信《爾雅》，而仲山之古訓，夫子之雅言，皆不存矣。」

又撰《九經古義》十六卷，討論古字古言，以博異聞，正俗學。又以范蔚宗《後漢書》缺略遺誤，范書行而《東觀漢記》、謝承、薛瑩、司馬彪、華嶠、謝沈、張瑩、袁山松諸家

之書皆亡，^①乃取《初學記》、《藝文類聚》、《北堂書鈔》、《太平御覽》諸書，作《後漢書補注》十五卷。所有撰述，如王文簡公《精華錄訓纂》二十四卷，盛行於世，論者以為過於任淵之注山谷，李壁之注荆公詩焉。《周易本義辨証》五卷、《太上感應篇注》二卷，亦經好事刊刻。惟《山海經訓纂》十八卷、《九曜齋筆記》二卷、《松厓筆記》二卷、《松厓文鈔》二卷，世無刊本。又有《諸史會最》、《竹南漫錄》，皆未成書。卒於乾隆二十三年戊寅五月，年六十有二。先生晚年，盧運使見曾延至邗上，如《雅雨堂十種》、《山左詩鈔》、《感舊集》，皆先生手定焉。

同時與先生友善者，沈彤、沈大成。大成字學子，號沃田，華亭人。有《學福齋集》。

①「松」，原誤作「濤」。粵雅堂本等已改正，今據改。

受業弟子最知名者，余古農、同宗良庭兩先生，如王光祿鳴盛、錢少詹大昕、戴編修震、王侍郎蘭泉先生，皆執經問難，以師禮事之。錢少詹爲先生作傳，論曰：「宋、元以來，說經之書盈屋充棟。高者蔑棄古訓，自誇心得；下者勦襲人言，以爲己有。儒林之名，徒爲空疏藏拙之地，獨惠氏世守古學，而先生所得尤深，擬諸漢儒，當在何邵公、服子慎之間，馬融、趙岐輩不能及也。」

沈 彤

沈彤，字冠雲，一字果堂，吳江縣諸生也。康熙、雍正間，何學士焯以制義宣導學者，四方從游弟子著錄者四百餘人。弟子中惟陳季方、陳少章及彤最知名。季方工文詞，少章精史學，彤獨以窮經爲事，核先儒之

異同而求其是，爲文章不貴詞藻，抒心自得而已。應博學宏詞科，以奏賦至夜半不及成詩，不入選。有人薦修三禮及《大清一統志》，議叙得九品官，恥不仕。遂歸吳江，閉戶治經，矻矻終年，羣經皆有撰述。尤邃於《禮》，著《周官祿田考》三卷。因歐陽修有《周禮》官多田少、祿且不給之疑，故詳究周制以與之辨，《官爵數》、《公田數》、《祿田數》三篇，積算特爲精密。

又以《儀禮》古人患其難讀，自唐賈公彥後，惟朱子、李如圭、張淳、黃榦、楊復五人，乃專攻《士禮》，著有《儀禮小疏》，惜未成書，惟有《士冠禮》、《士昏禮》、《公食大夫禮》、《士喪禮》、《喪服傳》五篇，每篇附以《監本刊誤》，卷末又附《左右異尚考》一篇。其說以康成、公彥爲宗，兼采元敖繼公之注，然掎擊君善者十之七，從其說者十之二三耳。彤述

作矜慎，不輕意下筆，所著如《尚書小疏》、《春秋左傳小疏》，僅有數十則，以視近日士大夫急於成書，蹈鹵莽滅裂之譏者，有霄壤之分矣。其書傳於世者，《周官祿田考》、《儀禮小疏》之外，有吳江、震澤二《縣志》、《果堂集》十二卷。彤老而無子，窮困以卒，得年六十有五。^①

藩向在京師，有夫己氏問予曰：「叔嫂有服乎？無服乎？」予答之曰：「據《禮經》，是叔嫂無服也。考《奔喪》云：『無服而爲位者，唯嫂叔。^②及婦人降而無服者麻。』鄭注：『雖無服，猶弔服加麻，袒免，爲位哭也。』則叔嫂之服，弔服加麻，袒免，既葬而除，無所謂大功也。」夫己氏出鄆人萬充宗《叔嫂有服辨》示予，大笑曰：「子墨守鄭學，知其一而不知其二，豈得謂禮家乎？」充宗之文，因晉成粲之說，而曲解《喪服傳》「夫之

所爲兄弟服，妻降一等」，以證叔嫂之大功，而謂康成不能解，公彥強爲之解。予心知其說之謬，然無以應也。南歸後，讀《儀禮小疏》曰：「夫之所爲兄弟服，妻降一等。」鄭於上記注云：「兄弟，猶言族親也。」此兄弟同義，故不重出。賈云：「妻從夫服，其族親即上經夫之諸祖父母，見於「緦麻」章，夫之世叔父母，見於「大功」章。夫之昆弟之子不降，嫂叔又無服。今言從夫降一等，記其不見者，當是夫之從母之類乎？」彤謂此條總結上經，非專記其不見者。夫之姑姊妹，見

① 「六十有五」，原作「六十有四」。據惠棟《松崖文鈔》卷二沈彤《墓誌銘》，以及《碑傳集》卷一三三沈廷芳撰沈彤《墓誌銘》，又卷三三陳黃中《沈彤傳》，皆載沈彤實得年六十有五，今據改。

② 「嫂叔」，原誤作「叔嫂」，《奔喪》作「嫂叔」。鄭注：「正言「嫂叔」，尊嫂也。」今乙正。

於《小功》章，賈乃遺之。至云從母之類，則有若夫之從祖父母，夫之從父姊妹之類，皆以小功而降爲總，有若夫之族曾祖父母、族祖父母、族父母，及夫之從祖姑姊妹適人者之類，夫皆爲之總，妻皆降而無服，並包含於其中矣。從母者，母之女兄弟也，故亦可稱兄弟。」此可以發成絜之癥結，息充宗之狂喙矣。且自愧不能潛心尋討傳文及鄭、賈之說，至爲夫己氏所折，乃知果堂肆《禮》之精審如此。嗟乎！先輩之用心縝密，烏可及哉！

余古農先生

先生諱蕭客，字仲林，別字古農，吳縣布衣也。先生生五歲，父幕游粵西不歸，母顏授以四子書、五經，夜則課以《文選》及唐、宋人詩古文。年十五，通五經，即知氣理空言，

無補經術，思讀漢、唐注疏。家貧，不能蓄書，有茗溪書棚徐姓識先生。一日，詣書棚借《左傳注疏》，匝月讀畢，歸其書。徐姓訝其速，曰：「子讀之熟矣乎？」曰：「然。」徐手翻一帙，使先生背誦，終卷無誤。徐大駭曰：「子奇人也！」贈以《十三經注疏》、《十七史》、《說文解字》、《玉篇》、《廣韻》。於是閉戶肆經史，博覽羣書。性癖古籍，聞有異書，必徒步往借，雖僕僕五六十里，不以爲勞也。以郭璞注《爾雅》用舊注而掩其名，謂之攘善無恥，乃採注疏及《太平御覽》諸書中隄爲舍人、孫炎、李巡舊注而爲之釋。書未成，先成《注雅別鈔》八卷，專攻陸佃《新義》、《埤雅》，及羅願《爾雅翼》之誤，兼及蔡卞《毛詩名物解》。沈宗伯德潛見其書，折節下交。

年二十一，以《注雅別鈔》就正於松崖先生，先生曰：「陸佃、蔡卞乃安石新學，人人

知其非，不足辨；羅願非有宋大儒，亦不必辨。子讀書撰著，當務其大者遠者。」先生聞之矍然，遂執贄受業，稱弟子焉。

吳縣朱丈文游，藏書之富甲於吳門，延先生教讀，館於滋蘭堂中，得徧讀四部之書。又嘗閱《道藏》於玄妙觀，閱《佛藏》於南禪寺。居恒手一編弗輟，日不足，則繼之以夜，於是目力虧損，不見一物。有人傳以坐暗室中，目蒙藍布，存想北斗七宿，一年之後，目雖能視，然讀書但能讀大字本而已。直隸總督方恪敏公觀承聞其名，延至保定，修《畿輔水利志》。間游京師，與朱學士笥河先生、紀文達公昀、胡文恪公高望相友善，咸謂其學在深寧、亭林之間。因目疾復作，舉歛戴震以代，遂南歸，以經術教授鄉里，閉目口授，生徒極盛。是時，江震滄孝廉名筠者，亦以目疾教讀，時人皆稱爲「盲先生」。同郡以經

義詩古文詞相論難者，薛家三先生、汪愛廬先生、彭進士紹升、汪孝廉元亮，先生上下議論，風發泉湧。家三先生曰：「鬼谷子縱橫家，舌有鋒鏑，不可當也。」

先生狀貌奇偉，頂有二肉角，疎眉大眼，口侈多髯，如軌革家懸鬼谷子像，故同社中戲呼爲「鬼谷子」。乾隆年間，詔開四庫館，徵四方名彥充校讎之任，有人以山陰童鈺及先生名達於金壇，因一諸生、一布衣，格於例，不果薦。先生貧病交攻，再娶無子。卒年四十有七。其牢騷不平之氣，往往托之美人香草，形於歌詠，哀音微茫，有騷人之遺意焉。

生平著述甚多，《爾雅釋》、《注雅別鈔》悔其少作，不以示人。《文選音義》亦悔少作，然久已刊行，乃別撰《文選雜題》三十卷，又有《選音樓詩拾》若干卷。先生深於選學，

因名其樓曰「選音」。疾革之時，以《雜題》、《詩集》付弟子朱敬輿，敬輿實爲枕中秘，以是學者罕知之，惟《古經解鉤沉》已入《四庫·經部》。當日戴震謂是書有鉤而未沉者，有沉而未鉤者。然沉而未鉤，誠如震言，若曰鉤而未沉，則震之妄言也。今核考其書，豈有是哉！惟皇侃《論語義疏》，其書出於著《鉤沉》之後，且爲足利賸鼎，何得謂之鉤而未沉者乎！

藩爲先生受業弟子，聞之先生曰：「《鉤沉》一書，漢、晉、唐三代之經注之亡者，本欲盡采，因乾隆壬午四月，得虛損症，危若朝露，急欲成書，乃取舊稿錄成付梓，至今歉然。吾精力衰矣，汝能足成之，亦經籍之幸也。」藩自心喪之後，遭家多故，奔走四方，雨雪載塗，饑寒切體，不能專志壹心，從事編輯。今年已五十，忽忽老矣，歎治生之難，蹈不習之

罪，有負師訓，能不悲哉！

江艮庭先生

先生諱聲，本字鱣，後改叔澣。其先世居休寧之梅田，後遷蘇州，又遷無錫，復歸吳下，遂爲吳縣人。少與兄震滄孝廉同學，不事帖括。讀《尚書》，怪古文與今文不類，又怪孔傳庸劣，且甚支離，安國所爲不應若此。年三十五，師事同郡通儒惠松崖徵君，得讀所著《古文尚書考》及閻若璩《古文疏證》，乃知古文及孔傳皆晉時人僞作。於是集漢儒之說，以注二十九篇，漢注不備，則旁考他書，精研故訓，成《尚書集注音疏》十二卷，附「補誼」九條、「識僞字」一條，《尚書集注音疏前後述外編》一卷，《尚書經師系表》也。經文註疏，皆以古篆書之。疑僞古文

者，始於宋之吳才老，朱子以後，吳草廬、郝京山、梅鷟皆不能得其要領。至本朝閻、惠兩徵君所著之書，乃能發其作偽之跡，勦竊之原。若刊正經文，疏明古注，則皆未之及也。先生出而集大成，豈非伏、孔、馬、鄭之功臣乎！

其辨《泰誓》曰：《泰誓》「今文、古文皆有之，漢儒皆誦習之，馬、鄭皆爲之注。自東晉僞古文出，則有《泰誓》三篇，世無具巨眼人，遂翕然信奉，以爲孔壁古文，因曰此爲今文，且反疑其僞，以故寢微而至於亡。」觀其遺文，^①記火流穀至之事，且無諸傳記所引之語，故馬融雖爲之注，不能無疑。今姑備錄馬說而辯之。馬融《書敘》曰：「《泰誓》後得，案其文，似若淺露。」又云：「八百諸侯，不召自來，不期同時，不謀同詞。及火復於上，至於王屋，流爲雕，五至，以穀俱來，舉火

神怪，得毋在子所不語中乎！又《春秋》引《泰誓》曰：「民之所欲，天必從之。」《國語》引《泰誓》曰：「朕夢協朕卜，襲於休祥，戎商必克。」《孟子》引《泰誓》曰：「我武惟揚，侵於之疆，則取于殘，殺伐用張，于湯有光。」《孫卿》引《泰誓》曰：「獨夫紂。」《禮記》引《泰誓》曰：「予克紂，非予武，惟朕文考無罪；紂克予，非朕文考有罪，惟予小子無良。」今之《泰誓》，皆無此語。吾見書傳多矣，所引《泰誓》而不在《泰誓》者甚多，弗復悉記。略舉五事以明之，亦可知矣。」馬此說具《正義》。

辯之曰：「案融之意，以《泰誓》非伏生所傳，故疑之爾。融獨不見伏生之《尚書大

① 「觀」，原作「顧」。周注：「『顧』江聲原著作『觀』，疑江引偶誤，或刻誤。」案周說是，今據改。

傳乎！《泰誓》「維四月，太子發上祭于畢」云云，《大傳》既引其文矣，其所以不傳者，蓋生年老，容有遺忘，自所得二十八篇之外，不能記憶其全故爾。《大傳》引《九共》曰：「子辨下土，使民平平，使民無敖。」引《帝告》曰：「施章乃服明上下。」能錄其片語，而不傳其全文，是其不能記憶之明驗也。然則《泰誓》雖不出於伏生，不得謂非秦火已前伏生所藏之舊文矣。且《漢書·藝文志》云：「《尚書古文經》四十六卷，爲五十七篇。」計伏生《書》二十八篇，三分《盤庚》，則爲三十，加孔氏多出之二十四篇，才五十四，加《泰誓》三篇，適五十七，無《泰誓》則不符其數。又李顥《集注尚書》，於此《泰誓》輒引孔安國曰，則孔氏古文亦有此篇，安國且作傳矣。而兩漢諸儒備見今、古文者，未嘗疑《泰誓》有今古文之異，然則今文《泰誓》同乎古文，

又可知矣。融獨以其後得而疑之，則五十四篇惡在其可信邪？若其所稱「八百諸侯，不期而會」，則婁敬說高帝嘗言之矣，司馬子長亦錄其文於《本紀》矣，不既信而有徵乎！又若「火流爲雕」，「以穀俱來」，斯乃符命之應，猶龜書、馬圖之屬也。孔子繫《易》曰：「河出圖，洛出書，聖人則之。」《論語》記孔子之言曰：「鳳鳥不至，河不出圖，吾已矣夫！」然則符瑞之徵，聖人且覲幸遇之，而乃以「火流」、「穀至」爲神怪，謂爲「子所不語」，豈通論乎！且《思文》之詩不云乎：「貽我來辭，^①帝命率育。」即此「以穀俱來」之謂，融亦將斥《詩》爲誕乎？不然，《詩》則信之，《書》則疑之，進退皆無據矣。」

①「貽」，原誤作「貽」。《思文》及鄭箋皆作「貽」，粵雅堂本已改正，今據改。

融又以書傳所引《泰誓》甚多，而疑此《泰誓》皆無有。又案：《湯誓》篇傳自伏生，既又出諸孔壁，今文、古文若合符節，而「予小子履敢用玄牡」云云，載於《墨子·兼愛》篇，而《湯誓》未有其文。故孔安國注《論語·堯曰》篇，不敢質言《湯誓》之文，而云「《墨子》引《湯誓》，其詞若此」。又《墨子·尚賢》篇引《湯誓》曰：「聿求元聖，與之戮力同心，以治天下。」而《湯誓》中亦無之。然而謂《湯誓》有逸文可也，謂《湯誓》為偽書則不可。以此相況，《泰誓》亦猶是耳，夫復奚疑哉！不獨此也，《大傳》引《盤庚》曰：「若德明哉，湯任父言，卑應言。」引《無逸》曰：「厥兆天子爵。」今《盤庚》、《無逸》具在，而皆無是言。經與傳俱出於伏生，不應傳錄其文，經反遺其語。然則伏生既傳之後，歐陽、夏侯遞有師承，猶不能無闕逸，況《泰誓》經

灰燼之餘，百年而出，反怪其有遺逸邪！且夫傳記諸書，夫人而見之矣，苟欲偽造，必不敢張空券以自吐其胸臆，並不敢出神奇以駭人之觀聽，將摭拾典籍以供補綴，^②依據誼理以為干城，以求售其欺於後世，如彼偽孔氏之所為矣，安肯故留此間隙，以滋後人之議哉！蓋惟當時實有其事，史官據事直書，而無所顧忌，故有「火流」、「穀至」之文。逮其後遺文殘闕，傳之者謹守殘編，而不敢補緝，故無諸傳記所引之語，斯何足怪乎？季長之說，吾不謂然，故為此辨。」此又閻、惠二君所未及也。

先生精於小學，以許叔重《說文解字》為

① 「湯誓」，原作「泰誓」。周注：「『湯誓』各本誤作『泰誓』，今改正。」案周說是，今據改。

② 「供」，原誤作「龔」，據粵雅堂本改。

宗，《說文》所無之字，必求假借之字以代之。生平不作楷書，即與人往來筆札，皆作古篆，見者訝以爲天書符籙，俗儒往往非笑之，而先生不顧也。嘗著《六書說》一首，自書勒石。其說轉注，以五百四十部爲「建類一首」，以「凡某之屬皆從某」爲「同意相受」，實前人所未發。又《恒星說》一卷，文不錄。喜爲北宋人小詞，亦以篆書書之。

先生性耿介，不慕榮利。交游如王光祿鳴盛、王侍郎蘭泉先生、畢制軍沅，皆重其品藻，而先生未嘗以私事干之，所以當事益重其人。嘉慶元年，詔開孝廉方正科，江蘇巡撫費公淳首舉先生，賜六品頂帶。卒年七十有九。^①晚年，因性不諧俗，動與時違，取《周易》「艮背」之義，自號艮庭，學者稱爲艮庭先生云。

藩少從古農先生學，先生沒後，藩汎濫諸

子百家，如涉大海，茫無涯涘。先生教之讀《經》、《三史》及許氏《說文》，乃從先生受惠氏《易》。讀書有疑義，質之先生，指畫口授，每至漏四下，猶講論不已，可謂誨人不倦者矣。

子鏐，字貢庭，名諸生。孫沅，字鐵君，優貢生。世傳其學。弟子數十人，元和顧廣圻、長洲徐頌最知名。廣圻字千里，號澗蘋，邑諸生。天資過人，無書不讀，經、史、小學、天文、曆算、輿地之學，靡不貫通，又能爲詩古文詞駢體文字，當今海內學者莫之或先也。頌字述卿，嘉慶甲子舉人，乙丑以第二人及第，今官翰林院編修。先生老友中往來親密者，錢宮詹大昕、褚部郎寅亮。宮詹別有傳。

①「九」，原作「八」。閔爾昌《江子屏先生年譜》嘉慶四年條考證，江氏卒於嘉慶四年，實七十有九。案閔說是，今據改。

褚寅亮

褚寅亮，字搢升，號鶴侶，一字宗鄭，長洲人也。乾隆十六年，召試舉人，內閣中書，官至刑部員外郎。與錢宮詹大昕爲同年友。深於經學，從事禮經幾三十年。嘗謂「宋人說經，好爲新說，棄古注如土苴，惟《儀禮》一書爲樸學，空談義理者不能措辭，而晦庵、勉齋、信齋又崇信之，故鄭氏之學，未爲異義所汨。至元吳興敖繼公撰《集說》，雖云采先儒之言，其實自注疏而外，皆自逞私意，專攻鄭氏，學者苦注疏之難讀，而喜其平易，乃盛行於世」。「蓋君善之意不在解經，而有意與康成立異，特其巧於立言，含而不露，若無意於排擊者，是以入其玄中而不悟。至於說有不通，甚且改竄經文，曲就其義，不幾於無所忌

憚乎！」著《儀禮管見》四卷。

其說之最精者，如《鄉飲酒記》：「北面者東上。」敖改「東」爲「西」，駁之曰：「注明言統於門，門在東，則不得以西爲上也。」《鄉射記》：「勝者之弟子，洗觶升酌，南面坐，奠於豐上，降，袒執弓，反位。」敖以「袒執弓」句爲衍。駁之曰：「勝者之弟子，即射賓中年少者，以是勝黨，故袒執弓，非衍文也。」《燕禮》：「媵觶於賓。」^①敖改「觶」爲「觴」。駁之曰：「凡獻以爵者，酬以觶，《燕禮》宰夫主獻，既不以爵，則酬亦不以觶矣，安可破觶爲觴乎！」《大射儀》：「以耦左還上射於左。」敖依《鄉射》改爲「於右」。駁之曰：「上射位

①「媵」，原作「勝」。近藤注：「《師承記》原刊本以下皆作『勝』，明爲涉前引『勝者』、『勝黨』而致誤。《儀禮》本經、《管見》、《錢序》皆作『媵』。」案近藤說是，今據改。

在北，下射位在南，《鄉射》、《大射》所同。但《鄉射》位在楅西，從楅向西，則北爲右；《大射》次在楅東，從楅向東，則北爲左。敖比而同之，昧於東西之別矣。《喪服記》：「公子爲其妻練冠。」敖改「練」爲「練」。駁之曰：「練冠之紕，亦飾以練，故《閒傳》云「練冠練緣」。就其質言之，曰練冠；就其紕言之，曰練冠。母重，故言其質；妻輕，故言其紕。非有二也。《士虞禮》：「明齊醕酒。」敖以「醕酒」爲衍文。駁之曰：「注明言「有酒無醴」，據下文「普薦醕酒」，亦專言酒，不及醴，豈得妄解明齊爲醴，輒刪經文乎！」《特性饋食禮》：「三拜衆賓，衆賓答再拜。」敖改「再」爲「一」。駁之曰：「《鄉飲酒》衆賓答一拜者，大夫爲主人也；《有司徹》之答一拜者，大夫爲祭主也。此士禮，安得以彼相例乎！」

寅亮精天文、曆算之術，尤長於句股和

較相求諸法，作《句股廣問》三卷。錢少詹著《三統術衍》，寅亮校正刊本誤字，如「中月相求六扞之數」句，^①「六扞」當作「七扞」；「推閏餘所在，加十得一」句，「加十」當作「加七」。少詹服其精審。早年爲《公羊》何休之學，撰《公羊釋例》三十篇，謂三傳惟《公羊》爲漢學，孔子作《春秋》，本爲後王製作，訾議《公羊》者實違經旨。又因何邵公言禮，有殷制，有時王之制，與《周禮》不同，作《周禮公羊異義》二卷。又著《十三經筆記》十卷，《諸史筆記》八卷，《諸子筆記》二卷，《名家文集筆記》七卷，藏於家。乾隆四十年，以病告歸。五十五年卒。

①

「中月相求」，原闕「中」字，近藤注據錢書、阮元序補「中」字，今據補。此爲求「中氣」與「朔望月」之關係，故「中」字不可省也。

國朝漢學師承記卷三

甘泉江藩纂

王鳴盛 金曰追

王鳴盛，字鳳喈，一字禮堂，別字西莊，嘉定人。生而敏慧。四歲，隨王父讀書丹徒學署，日識數百字，縣令馮詠以神童目之。

年十二，爲四書文，才氣浩瀚，已有名家風度。年十七，補諸生，屢試第一。鄉試，中副榜，才名藉甚。江蘇巡撫陳文肅公大受，招人蘇州紫陽書院，院長歸安吳大綬、常熟王峻皆賞其才。乾隆十二年，鄉試，以五經中式。會試不第，客游蘇州。時沈文愨公德潛

以禮部侍郎致仕，海內英雋之士皆出其門下。與王侍郎蘭泉先生、錢少詹大昕、吳內翰企晉、及曹仁虎、趙文哲、黃文蓮相唱和，文愨以爲不下「嘉靖七子」。

又與惠松崖徵君講經義，知詁訓必以漢儒爲宗。精研《尚書》，久之，乃信東晉之古文固僞，而馬、鄭所注實孔壁之古文也。東晉所獻之《大誓》固僞，而唐人所斥爲僞《大誓》者實非僞也。古文之真僞辨，而《尚書》二十九篇粲然具在，知所從事矣。

十九年，莊培因榜以第二人及第，授編修。公卿爭以禮致之。刑部侍郎秦蕙田修《五禮通考》，屬以分修，尤見重於掌院學士蔣文恪公溥。二十三年，天子親試翰詹諸臣，特置一等一名，擢侍講學士，充日講起居注官。明年，充福建正考官。未歲事，即有內閣學士兼禮部侍郎之命。還京，有御史論

其馳驛濫用驛馬，罷吏議，左遷光祿寺卿。尋丁內艱歸，遂不復出，卜居蘇州閭門外，不與當事通，亦不與朝貴接。家本寒素，賣文諛墓以自給，餘則一介不取也。

閉戶讀書，日夕探討。嘗謂漢儒說經，必守家法，亦云師法。自唐貞觀撰諸經義疏，而家法亡。宋元豐以《新義》取士，而漢學殆絕。今好古之士，皆知崇注疏矣，然經

注惟《詩》、《三禮》及《公羊傳》猶是漢人家法，餘經則出於魏晉，未為醇備。故所撰《尚書後案》，以鄭、馬為主，不得已間采僞孔、王肅，而唐、宋諸儒之說，概不取焉。又撰《十史商榷》一百卷，主於校勘本文，補正譌脫，審事跡之虛實，辨紀傳之異同，最詳於輿地、職官、典章、制度，獨不喜褒貶人物，以為空言無益也。

又有《蛾術編》一百卷，其目有十：《說

錄》、《說字》、《說地》、《說制》、《說人》、《說物》、《說集》、《說刻》、《說通》、《說系》。其書辨博詳明，與洪容齋、王深寧不相上下。詩宗盛唐，中年出入於香山、東坡，晚年獨愛玉谿生，謂少陵以後一人。手定《詩集》二十四卷，古文若干卷。老年因讀書窮日夜不輟，目遂瞽。有吳興醫鍼之而愈，著書如常。乃自號西沚。卒年七十有六。^①

藩十六歲時，著《爾雅正字》，光祿在艮庭先生家見此書，囑艮庭先生招藩往謁，獎賞不去口。嘗謂藩曰：「予門下士，以金子璞園為第一。予近日得見好學深思之上，惟子及李子賡芸、費子士璣二人而已。」璞園名

①「六」，原作「八」。據錢大昕《潛研堂文集》卷四八《王鳴

盛墓誌銘》、黃文相《西莊居士年譜》等，王氏卒於嘉慶

二年，春秋七十有六。今據改。

曰追，嘉定諸生，閉門校書，不求聞達，十三經皆有校本，而《儀禮》尤精，著有《儀禮正譌》十七卷行於世。士璣，吳江人。嘉慶戊午科舉人，治漢《易》。李賡芸，號許齋，嘉定人，深於小學，乾隆庚戌成進士，今官浙江嘉興府知府。

錢大昕 錢塘 錢坫

錢大昕，字曉徵，一字辛楣，又號竹汀。先世自常熟徙居嘉定，遂爲嘉定人。生而穎悟，讀書十行俱下。年十五，爲諸生，有神童之目。時紫陽書院院長王侍御峻，詢嘉定人材於王光祿西沚，以先生對。先生，西沚之妹壻也。侍御告之巡撫雅蔚文，檄召至院中，試以《周禮》、《文獻通考》兩論，下筆千言，悉中典要，侍御歎爲奇才。乾隆十六年，

高宗純皇帝南巡，獻賦行在，召試舉人，以內閣中書補用。在京師，與同年長洲褚寅亮、全椒吳烺講明九章算學，^①及歐羅巴測量弧三角諸法。時禮部尚書大興何翰如久領欽天監事，精於推步，時來內閣與先生論李氏、薛氏、梅氏及西人利瑪竇、湯若望、南懷仁諸家之術，翰如遜謝，以爲不及也。

先是，在吳門時，與元和惠定宇、吳江沈冠雲兩徵君遊，乃精研古經義聲音訓詁之學，旁及壬遁太乙星命，靡不博綜而深究焉。乾隆十九年莊培因榜成進士。散館，授編修。二十三年，大考翰詹，以二等一名擢右贊善，尋遷侍讀。二十八年，又以大考一等三

①「烺」，原作「朗」。近藤注：「『朗』爲『烺』之誤。王昶《墓誌銘》稱『吳荀叔』，錢氏《自訂年譜》乾隆十八年條作『吳杉亭』。」案近藤說是，今據改。

名，擢侍講學士，充日講起居注官。三十七年，改補侍讀學士。其年冬，擢詹事府少詹事。純皇帝深知爲續學之士，官侍讀學士時，即命入直上書房，授皇十二子書。又奉敕修《熱河志》、《續文獻通考》、《續通志》、《一統志》、《天毬圖》，皆預纂修之列。己卯、壬午、乙酉、甲午，充山東、湖南、浙江、河南主考官。庚辰、丙戌，充會試同考官。主考河南之年，授廣東學政。明年夏，以丁外艱歸。

先生淡於名利，慕邨曼容之爲人，嘗謂官至四品，可以歸田，故奉諱家居之後，即引疾不出矣。嘉慶四年，今上親政，垂詢大昕家居狀，朝貴寓書敦勸還朝，婉言謝之。嘉慶九年十月二十日，卒於紫陽書院，年七十有七。

先生深於經史之學，其論《易》先天、後天之說曰：「《說卦》傳，孔子所作，其言曰：

『震東方，巽東南，離南方，乾西北，坎正北，艮東北。』惟不見坤、兌二方。兌爲正秋，則必正西方矣；坤介於離、兌之間，亦必位西南矣。伏羲畫卦以來，蓋已有之。伏羲以木德王，而傳稱『帝出乎震』，是震東、巽東南之位，必出於伏羲，不當別有方位也。漢、唐以前，儒家與方士均未言《先天圖》者，宋初方士始言之，而儒家尊信其說，欲取以駕乎文王、孔子之上，毋乃好奇而誣聖人乎！天地、水火、雷風、山澤，各自相對，本無方位之可言，後儒援『天地定位』四語，傳會先天之說，尤爲非是。夫天高而尊，地下而卑，古今不易之位也。地勢北高而南下，君位北而南面，臣位南而北面，信如『乾南坤北』之說，上下顛倒甚矣，安得云定位乎！」

論虞氏「之卦」之說曰：之卦，即變卦也。「虞仲翔說《易》，專取旁通與之卦：旁

通者，乾與坤，坎與離，艮與兌，震與巽，交相變也；之卦則以兩爻交易而得一卦。乾、坤者，諸卦之宗。復、臨、泰、大壯、夬、陽息卦，姤、遯、否、觀、剝、陰消卦。皆自乾、坤來，而諸卦又生於消息卦。三陰三陽之卦，自泰來者九：恒，初四易也；井，初五易也；蠱，初上易也；豐，二四易也；既濟，二五易也；賁，二上易也；歸妹，三四易也；節，三五易也；損，三上易也。自否來者九：益，初四易也；噬嗑，初五易也；隨，初上易也；渙，^①二四易也；未濟，二五易也；困，二上易也；漸，三四易也；旅，三五易也；咸，三上易也。二陰二陽之卦，自臨來者四：升，初三易也；解，初四易也；明夷，二三易也；震，二四易也。自遯來者四：無妄，初三易也；家人，初四易也；訟，二三易也；巽，二四易也。自大壯來者四：大畜，上四易也；睽，上三易也；

需，五四易也；兌，五三易也。自觀來者四：萃，上四易也；蹇，上三易也；晉，五四易也；艮，五三易也。臨二之五爲屯，觀上之初亦爲屯；臨初之上爲蒙，觀五之二亦爲蒙。故不從自臨、觀來之例，於屯曰坎二之初，於蒙曰艮三之二也。遯二之五爲鼎，大壯上之初亦爲鼎；遯初之上爲革，大壯五之二亦爲革。於例不當從遯、大壯來，而仲翔於鼎曰大壯上之初，於革曰遯初之上，失其義矣。愚謂鼎蓋離二之初，革蓋兌三之二也。臨初之五爲坎，觀上之二亦爲坎；遯初之五爲離，大壯上之二亦爲離。臨二之上爲頤，觀五之初亦爲頤。遯二之上爲大過，大

①「渙」，原作「漢」。近藤注：「渙」，《師承記》廣州原刊本、揚州覆刻本誤爲「漢」，他本已改爲「渙」。案近藤說是，今據改。

壯五之初亦爲大過。此四卦亦不得從臨、觀、遯、大壯來之例。中孚、小過二卦，則非

臨、觀、遯、大壯所能變。且頤、大過、中孚、

小過與坎、離、乾、坤，皆反覆不衰之卦，故別

自爲例，於頤曰晉四之初，於大過曰訟三之

上，於中孚曰訟四之初，於小過曰晉二之上。

而仲翔於大過仍取大壯五之初，於頤兼取臨

二之上，又於坎云觀上之二，於離云遯初之

五，皆自紊其例也。一陰一陽之卦，仲翔說

易未及之。今依其例，理而董之：則復初之

二爲師，初之三爲謙；剝上之五爲比，上之

四爲豫；姤初之二爲同人，初之三爲履；夬

上之五爲大有，上之四爲小畜。每卦當各生

二卦也。而仲翔於謙云剝上之三，蔡景君說。①

於豫云復初之四，於比云師二之五，此別取兩象易爲義。其注大畜云萃五之二成臨，於豐云噬嗑上之三，於旅云賁初之四，亦兩象易

也。睽本大壯上之三，而仲翔注《繫辭》『蓋取諸睽』，又云無妄五之二，亦自紊其例也。」

論鄭爻辰之例曰：「鄭氏爻辰之例：初

九辰在子，《頤》初云『舍爾靈龜』，子爲天龜，

龜者，龜屬也。同人初云『同人於門』，隨初

云『出門交有功』，節初云『不出戶庭』。子上

直危，危爲蓋屋，故有門戶之象。《節》九二

『不出門庭』，二亦據初，故云門也。《明夷》

初云『日不食』，子爲玄枵，虛中也，故有不

食之象。九二辰在寅，泰二云『用馮河』，寅

上直天漢。雲漢，天河也。九三辰在辰，《大

壯》三云『羸其角』，辰上直角也。九五辰在

①「蔡景君」，原作「蔡君謨」。周注：「錢氏原書作蔡景君，江引蓋誤。蔡君謨，宋蔡襄之子，在虞翻之後，何能有《易》說爲虞氏所稱引？蔡景君，漢人，在虞翻前，正史無傳。」案周說是，今據改。

申，《革》五云「大人虎變」，^①申上直參，參爲白虎也。上九辰在戌，《睽》上云「見豕負塗」，戌上直奎，奎爲封豕也。初六辰在木，《小過》初云「飛鳥以凶」，未爲鷄首也。六三辰在亥，上直營室，營室爲清廟，萃、渙之《彖辭》皆云「王假有廟」，謂六三也。六四辰在丑，《大畜》四云「童牛之牯」，丑上直牽牛也。上六辰在巳，《小過》上云「飛鳥離之」，巳爲鷄尾也。小過六爻，惟初上有飛鳥之象，此其義也。《解》上云「公用射隼」，巳上直翼，翼爲羽翮，有隼象也。此皆可以爻辰求之者也。康成初習京氏《易》，後從馬季長授費氏《易》，費氏有《周易分野》一書，其爻辰之法所從出乎？」

論孔壁書增多二十四篇，康成既親見之，何以不爲之注？曰：「漢儒無無師之學。《古文尚書》初得之屋壁，未有能通之

者，孔安國始以今文讀之，而成孔氏之學。然安國非能自造也，亦由先通伏生書，古今文本不相遠，以此證彼，易於闡闡，惟文義不能相通者，乃別爲之說，以名其學。若增多之書，既無今文可相參攷，雖亦寫定，而不爲訓詁，故馬季長云「逸十六篇，絕無師說」也。自安國以及衛、賈、馬諸君，皆未有說此逸篇者，康成又何能以無徵不信之說，著於竹帛乎？即如《禮古經》五十六篇，鄭亦親見之，其注《儀禮》，多以古文參定，而不注增多之三十九篇，亦以無師說故也。《左氏》得劉子駿創通大義，故流傳至今。而逸《書》、《逸《禮》無師說，故皆亡於永嘉。自東晉古文

① 「革」，原作「萃」。周注：「按此云『大人虎變』，當指革卦。」案周說是。革九五：「大人虎變，未占有孚。」錢氏誤，江氏沿誤，今據改。

出，乃有安國承詔爲五十八篇作傳之語。夫使安國果爲逸篇作傳，則都尉朝、庸生輩必兼受之，何以馬、鄭以前傳古文者，皆止二十九篇已哉？朱文公疑康成不解逸《禮》三十九篇，予向亦未喻其故，今因論古文逸篇而並悟及之。」

論《詩》毛傳多轉音曰：「古人音隨義轉，故字或數音。《小旻》『謀夫孔多，是用不集』，與『猶』、『咎』爲韻，《韓詩》『集』作『就』，於音爲協。毛公雖不破字，而訓『集』爲『就』，即是讀如『就』音。《書·顧命》『克達殷，集大命』，漢石經『集』作『就』。《吳越春秋》『子不聞河上之歌乎？同病相憐，同憂相救。驚翔之鳥，相隨而集。瀨下之水，回復俱留』。是『集』有『就』音也。《瞻印》『藐藐昊天，無不克輦』，傳訓『輦』爲『固』，即轉從『固』音，與下句『後』爲韻也。《載芟》『匪

且有且』，傳訓『且』爲『此』，即轉從『此』音，與下句『茲』爲韻也。顧亭林泥於一字祇有一音，遂謂《詩》有無韻之句，是不然矣。《溱洧》之『溱』，本當作『潛』，《說文》『潛水出鄭國』，引《詩》『潛與洧，方渙渙兮』是也。今《毛詩》作『溱』者，讀『潛』如『溱』以諧韻耳。『溱』即『潛』之轉音，不可謂《詩》失韻，亦不可據《詩》以疑《說文》也。《魯頌》『烝徒增增』，傳云『增增，衆也』，本《爾雅·釋訓》文。而《小雅》『室家溱溱』，傳亦云『溱溱，衆也』。『增』、『溱』聲相近，轉『增』爲『溱』，亦以諧韻，與『潛洧』作『溱洧』同。」

論《春秋》曰：「孟子言『孔子成《春秋》而亂臣賊子懼』，愚嘗疑之。將謂當時之亂賊懼乎？則趙盾、崔杼之倫，史臣固已直筆書之，不待《春秋》也；將謂後代之亂賊懼乎？則《春秋》以後，亂賊仍不絕於史冊，吾

未見其能懼也。孟氏之言，毋乃大而誇乎！然孟子固言『《春秋》者，天子之事也』，述王道以爲後王法，防其未然，非刺其已然也。太史公曰：『撥亂世，反之正，莫近乎《春秋》。』又曰：『有國家者，不可以不知《春秋》，前有讒而弗見，後有賊而不知；爲人臣子者，不可以不知《春秋》，守經事而不知其宜，遭變事而不知其權。』《春秋》之法行，而亂臣賊子無所容其身，故曰懼也。凡篡弑之事必有其漸，聖人隨事爲之杜其漸。隱之弑也，於鞏帥師戒之；子般之殺也，於公子慶父帥師伐於餘丘戒之。此大夫不得專兵柄之義也。尹氏立王子朝，在昭公之世，而書尹氏卒於隱之策；崔杼弑君，在襄公之世，而書崔氏奔衛於宣之策，此卿不得世之義也。齊侯使其弟年來聘，再見於《春秋》，爲無知之弑君張本也。母弟雖親，不可使踰其

分也。趙穿弑君，而以趙盾主惡名，穿之弑由於盾也。胥甲父與穿同罪，盾於甲父則放之，於穿不惟不放，且使之帥師侵崇，盾尚得辭其罪乎！侵崇小事，不必書而書之，所以正盾之罪，且不使穿得漏網也。鄭公子宋弑君，而以歸生主惡名，歸生正卿，且嘗帥師敗華元矣，力足以制宋而從宋之逆，較之趙盾，又有甚焉，不得託於本無逆謀也。楚公子比之弑君，棄疾成之，而比獨主惡名者，奸君位也。而棄疾之惡終不可掩，故以相殺爲文，著其罪同。然比與棄疾皆楚靈之弟，靈逐比而任棄疾，卒死於二人之手。先書比奔晉，又書棄疾帥師圍蔡，明君之兄弟不可以愛憎爲予奪也。衛孫寧出其君，而以出奔爲文，衍有失國之道也。貶衍，則嫌於獎剽，故先書公孫剽來聘以見義，公孫而干正統，其罪不可掩也。楚商臣、蔡般之弑，子不子，父亦

不父也。許止不嘗藥，非大惡，而特書弑以明孝子之義，非由君有失德。故楚、蔡之君不書葬而許獨書葬，所以責楚、蔡二君之不能正家也。楚成之事與晉獻略同，子孝則爲申生，子不孝則爲商臣，而晉亦尋有奚齊與卓之弑，未有家不齊而國治者也。故晉獻之卒，亦不書葬也。書閹弑吳子餘祭，戒人君之近刑人也。書盜弑蔡申，戒人君之疏大臣而近小人也。樂盈之人曲沃，趙鞅之人晉陽，書之以戒大都耦國之漸，人臣不可專其私邑也。楚子虔弑於乾谿，書其地，著役之久也。君親出師，久而不歸，禍之不旋踵宜矣。楚之強，莫強於虔，伐吳，執慶封，滅賴，滅陳，滅蔡，史不絕書，而無救於弑者，無德而有功，天所惡也。宋襄公用鄫子，^①楚靈王用蔡世子，皆特書之，惡其不仁也，且以徵二君之強死，非不幸也。宋公與夷、齊侯光、楚

子虔以好戰而弑，晉侯州蒲以誅戮大臣而弑，經皆先文以見義，所以爲有國家者戒，至深切矣。《左氏傳》曰：『凡弑君：稱君，君無道也；稱臣，臣之罪也。』後儒多以斯語爲詬病。愚謂君誠有道，何至於弑；遇弑者，皆無道之君也。其賊之有主名者，書名以著臣之罪；其微者不書，不足書也。無主名者亦闕而不書，史之慎也，非恕臣之罪也。聖人修《春秋》，述王道以戒後世，俾其君爲有道之君，正心修身，齊家治國，各得其所，又何亂臣賊子之有！若夫篡弑已成，據事而書之，良史之職耳，非所謂其義則竊取之者也。秦、漢以後，亂賊不絕於史，由上之人無以

①「子」，原闕。周注：「按宋襄公用鄫子以祭社，楚靈王用蔡世子以築防，故云。又按錢氏原書「鄫」下有「子」字，江書偶奪，今據補。」案周說是，今從之。

《春秋》之義見諸行事故爾。故曰：「惟孟子能知《春秋》。」

論婦人「七出」之說曰：「七出」之文，「先王所以扶陽抑陰，而家道所以不至於窮而乖也。夫父子兄弟，以天合者也；夫婦，以人合者也。以天合者，無所逃於天地之間；而以人合者，可制以去就之義。堯舜之道，不外乎孝弟，而孝弟之衰，自各私其妻始。妻之於夫，其初固路人也，以室家之恩聯之，其情易親，至於夫之父母，夫之兄弟姊妹，夫之兄弟之妻，皆路人也。非有一日之恩，第推夫之親以親之，其情固已不相屬矣。矧婦人之性，貪而吝，柔而狠，而築里姑姊之倫，亦婦人也，同居而志不相得，往往有之，其真能安於義命者，十不得一也。先王設爲可去之義，義合則留，不合則去，俾能執婦道者，可守從一之貞；否則，寧割伉儷之愛，勿

傷骨肉之恩。故嫁曰歸，出亦曰歸。以此坊民，恐其孝衰於妻子也。然則聖人於女子，抑之不已甚乎？曰：去婦之義，非徒以全丈夫，亦所以保匹婦。後世閭里之婦，失愛於舅姑，讒間於叔妹，抑鬱而死者有之；或其夫淫酗兇悍，寵溺嬖媵，凌迫而死者有之。准之古禮，固有可去之義，亦何必束縛之、禁錮之、置之必死之地以爲快乎！先儒戒寡婦之再嫁，以爲「餓死事小，失節事大」。予謂全一女子之名，其事小；得罪於父母兄弟，其事大。故父母兄弟不可乖，而妻則可去，去而更嫁，不謂之失節。使其過在婦歟，不合而嫁，嫁而仍窮，自作之孽，不可追也；使其過不在婦歟，出而嫁於鄉里，猶不失爲善婦，不必強而留之，使夫婦之道苦也。自「七出」之法不行，而牝雞之司晨日熾，夫之制於婦者，隱忍而不能去，甚至於破家絕嗣。

而有司之斷斯獄者，猶欲合之。知女之不可事二夫，而不知失婦道者，雖事一夫，未可以言烈也；知臣之不可事二君，而不知失臣節者，雖事一君，未可以言忠也。此未諭先王制禮之意也。」

論性與天道之說曰：「經典言天道者，皆以吉凶禍福言。《易》『天道虧盈而益謙』，《春秋傳》『天道多在西北』，『天道遠，人道邇』，『吾非瞽史，焉知天道』，《古文尚書》『滿招損，謙受益，時乃天道』，『天道福善禍淫』，《史記》『天道無親，常與善人』，皆此道也。鄭康成注《論語》曰『天道七政，變通之占』，與《易》、《春秋》義正同。《孟子》云『聖人之於天道也』，亦謂吉凶陰陽之道，聖人有所不知，故曰『命也』。否則，性與天道，又何別焉！一說性與天道，猶言性與天合也。《後漢書·馮異傳》：『臣伏自思惟，以詔勅戰』

攻，每輒如意；時以私心斷決，未嘗不有悔。國家獨見之明，久而益遠，乃知性與天道，不可得而聞也。《管輅別傳》：『苟非性與天道，何由背爻象而任心胸。』《晉書·紀瞻傳》：『陛下性與天道，猶復役機神於史籍。』此亦漢儒相承之說，而何平叔俱不取。」

論《孟子》「決汝漢排淮泗而注之江」，先儒以為記者之誤。曰：「漢儒趙邠卿注《孟子》，於此文未嘗致疑，宋以後儒乃疑之。予謂孟子長於《詩》、《書》，豈不能讀《禹貢》！且生於鄒嶧，淮泗之下流，近在數百里之間，

①「別」，原作「列」。周注：「《管輅別傳》見《三國志》卷二九《魏書》，依上文《後漢書·馮異傳》及下文《晉書·紀瞻傳》之例，《管輅別傳》上當有《三國志》三字。」又近藤注：「錢氏《答問》作《管輅別傳》，當據改。」案近藤說是。此文為《三國志》卷二九《魏志·管輅傳》裴松之注引《管輅別傳》，故錢氏原文不誤，乃江藩轉引致誤耳，今據改。

何至有誤！蓋天下之水，莫大於海，而江即

次之，故《老子》以江海爲百谷王。南條之水，皆先入江，後入海。世徒知毗陵爲江入海之口，不知胥山以南餘姚以北之海，皆江之委也。漢水入江二千餘里，而尚有北江之名，淮口距江口僅五百里，其爲江之下流何疑。《禹貢》云：『沿于江海，達於淮泗。』此即淮泗注江之證。注江者，會江以注海，與導水之文，初不相悖也。《說文》云：『江水至會稽、山陰爲浙江。』浙江者，漸江也。漸江與江水不同源，而得名江者，源異而委同也。《國語》：『吳之與越，三江環之。』韋昭以爲吳松江、錢塘江、浦陽江也。錢塘江即浙江，吳松、浦陽亦注江而後注海，故皆有江之名。漢儒去古未遠，其言江之下流，不專指毗陵一處，如知會稽、山陰亦爲江水所至，則無疑乎『淮泗注江』之文矣。」此先生說經

之大略也。

至於辨文字之詁訓，考古今之音韻，以及天文輿地，草木蟲魚，散見於《文集》、《十駕齋養新錄》者，不下數萬言，文多不載。嘗謂自惠、戴之學盛行於世，天下學者但治古經，略涉三史，三史以下，茫然不知，得謂之通儒乎！所著《二十二史考異》，蓋有爲而作也。

又謂：「史之蕪陋，未有甚於《元史》者。顧寧人謂《食貨》、《選舉》二志『皆案牘之文』。朱錫鬯謂：『列傳既有速不台矣，而又有雪不台；既有完者都矣，而又有完者都拔都；^①既有石抹也先矣，而又有石抹阿辛；

① 上「都」字，原闕。案中華書局校點本《元史》卷一三三校勘記：「《雪樓集》卷六《林國宣武公神道碑》云「諱完者都」，傳文云「賜號拔都兒」，「完者都」爲名，「拔都」其號。今補「都」字。」案所補是，今從之。

阿塔赤、忽剌出兩人，既附書於杭忽思、直脫兒之傳矣，而又別爲立傳。皆乖謬之甚者。」金華、烏傷二公，本非史才，所選史官，又皆草澤迂生，不諳掌故，於蒙古語言文字，素所未習，所以動筆即譌。即假以時日，猶不免穢史之譏，況成書之期，又不及一歲乎！如太祖功臣，首推「四傑」，而赤老溫之傳獨缺。世尚公主者，魯、昌、趙、鄆最著，而鄆國之傳亦缺。塔察兒、和禮霍孫，至元之良臣；旭邁傑、倒刺沙，泰定之元輔，而史皆失其傳。《禮》、《樂》、《兵》、《刑》諸志，皆缺順帝一朝之事，《地理志》載順帝事僅二條，餘亦缺漏。列傳之重複者，如昂吉兒已附於《也蒲甘卜傳》，而又別有《昂吉兒傳》；重喜已附於《塔不已兒傳》，而又別有《重喜傳》；阿朮魯已附於《懷都傳》，而又別有《阿朮魯傳》；譚澄已附其父《資榮傳》，而又別有《譚澄傳》。此

又朱氏所未及糾者也。其他事跡舛誤，如仁宗莊懿皇后，卒於仁宗朝，未嘗尊爲皇太后；吾也而圍益都，從木華黎之弟帶孫，非從木華黎；張子良來歸，因元帥察罕，^①非因阿朮；段直爲澤州長官，^②在太祖朝，非世祖朝。此皆謬戾之顯然。」因搜羅元人詩文集、小說、筆記、金石碑版，重修元史，後恐有違功令，改爲《元詩紀事》。

生平著述傳於世者，《潛研堂文集》五十

①「因」，原闕。案《元史·張子良傳》：「因元帥阿朮來歸。」錢氏原文引作「張子良來歸，因元帥察罕，非因阿朮」。句意明晰，江氏脫上「因」字，則成「張子良來歸元帥察罕，非因阿朮」，與原意大乖，今據補。

②「澤」，原作「深」。《元史》卷一九二《段直傳》、錢氏《答問》、《廿二史考異》卷一〇〇皆作「澤」，今據改。《段直傳》：「其後論功行賞，分土世守，命直佩金符，爲澤州長官。」

卷、《詩集》十卷、①《二十二史考異》一百卷、《潛研堂金石文跋尾》·元集《六卷》《亨集》七卷《利集》六卷《貞集》六卷、《十駕齋養新錄》二十卷《養新餘錄》三卷、《日記抄》三卷、《補元史氏族表》三卷、《元詩紀事》、《補元史藝文志》六卷。先生不專治一經，而無經不通；不專攻一藝，而無藝不精。經史之外，如唐、宋、元、明詩文集、小說、筆記，自秦、漢及宋、元金石文字，皇朝典章制度，滿洲、蒙古氏族，皆研精究理，不習盡功。古人云：「經目而諷於口，過耳而聞於心。」先生有焉。戴編修震嘗謂人曰：「當代學者，吾以曉徵爲第二人。」蓋東原毅然以第一人自居。然東原之學，以肄經爲宗，不讀漢以後書；若先生學究天人，博綜群籍，自開國以來，蔚然一代儒宗也。以漢儒擬之，在高密之下，即賈逵、服虔亦瞠乎後矣，況不及賈、服者哉！

先生之弟大昭，從子塘、圻、東垣、繹、侗，子東壁、東塾，一門羣從，皆治古學，能文章，可謂東南之望矣。大昭字晦之，一字竹廬。淹貫經史，著書滿家，刊行者惟《後漢書補表》八卷而已。嘉慶元年，應孝廉方正科，賜六品頂戴。東垣，舉人。繹、侗、東壁、東塾皆諸生。

塘字學淵，一字禹美，爲諸生時，與諸澌淪、汪翊青、王鶴谿、王耿仲相唱和，爲古今體詩，爲王光祿西莊、王侍郎蘭泉先生所激賞。塘慊然不足，不欲以詩名。及選拔入成均，試歸，肆力於經史之學。乾隆四十四年，舉江南鄉試。明年，汪如洋榜成進士，需次

① 案據錢大昕《潛研堂全集》及錢氏其他刻本，錢氏《潛研堂詩集》十卷、《詩續集》十卷、《日記抄》三卷、《補元史氏族表》三卷、趙之謙本、鍾校本皆補明卷數，然多不確，今據《嘉定錢大昕全集》本所據版本卷數補之。

當得知縣，自以不習吏事，就教職，選授江寧府學教授。公務多暇，專志撰述，於聲音、文字、律呂、推步之學，尤有神解，著《律呂考文》六卷。又著《史記三書釋疑》，於律曆天官家言，皆究其原本，而以他書疏通證明之。《律書》「上九，商八，羽七，角六，宮五，徵九」數語，注家皆不能曉，小司馬疑其數錯，塘據《淮南子》、《太玄經》證之，始信其確不可易。又以《淮南·天文訓》一篇，多《周官·馮相》、《保章》遺法，高氏注闕略，罕所證明，作《補注》三卷，以闡其旨。晚年讀《春秋左氏》經傳，精心有得，作《古義》若干卷，以補杜氏之闕，且糾其謬。其所作古文曰《述古編》四卷，皆行於世。卒年五十有六。

坵字獻之，少而穎敏，有過人之資。精於小學，游京師，朱笥河先生延爲上客。乾隆甲午，中副榜，遂至關中，在畢巡撫沅幕

中，與歙方子雲、陽湖洪亮吉、孫星衍討論訓故、輿地之學。後就職州判，監修陝西城，授乾州州判，得末疾歸，卒於蘇州。著有《詩音表》一卷、《車制考》一卷、《論語後錄》五卷、《十經文字通正書》十四卷、《新斟注地理志》十六卷。

獻之工於小篆，不在李陽冰、徐鉉之下。

晚年，右體偏枯，左手作篆，尤精，世人藏弄其書如拱璧云。嘗注《史記》，詳於音訓及郡縣沿革，山川所在。兵部侍郎松筠爲陝甘總督時，重其學品，親至卧榻問疾，索未刊著述。獻之以《史記注》付公，泣曰：「坵疾不起矣。三十年精力，盡於此書，惟明公憐之，勿使蠟以覆車焉！」是時，侍郎有伊犁將軍之命，曰：「塞外不能事剗，當錄一副本，原稿必寄子也。」後江都韋佩金書城爲廣西凌雲縣知縣，獲譴謫塞外，戍滿南還，公知書城

與獻之同舉於鄉，以原稿囑書城付獻之。獻之捧書泣曰：「我不能復見公矣！」至公爲兩江總督時，獻之先四年死，而書城亦化爲異物，公皆賙恤其家。嗟乎！當今士大夫能謙抑下士，故舊不遺如公者，有幾人哉！

國朝漢學師承記卷四

甘泉江藩纂

王蘭泉先生

袁廷樞

先生諱昶，字德甫，號述菴，一字蘭泉，

又字琴德，其先世居浙江之蘭溪，高祖懋忠，始遷江南松江府青浦縣西珠街角鎮，遂爲青浦人。考士毅，字鴻遠，年四十五，無子，禱於杭州靈隱寺，夢人贈以蘭。明日，市蘭歸。逾兩旬，蘭茁二枝：一出土即隕；其一長尺有六寸，森森若巨竹狀。及夏，紫燕棲於楹，同巢異穴。至冬，陸太夫人孕男不育，而錢太夫人生先生，咸以爲蘭徵燕兆也。

先生生而開敏，四五歲時，能背誦周伯弼《三體唐詩》，爲人演說楊用修《廿一史彈詞》，娓娓不倦。年十八，應學使試，以第一人入學。是年，得韓、柳文集、《歸震川集》、張炎《山中白雲詞》，讀而愛之，乃肆力於古文詞。年二十一，丁外艱，先生侍疾日久，哀勞毀瘠，居喪讀《禮》，不作詩文。服闋，游吳下，蔣恭棐、楊繩武見先生詩文，謂宋文憲以後一人也。

肄業紫陽書院，時從惠徵君定宇游，於是潛心經術，講求聲音訓故之學。是時沈尚書歸愚爲院長，選先生及王光祿鳳喈、吳舍人企晉、錢少詹曉徵、贈光祿寺少卿趙升之、曹學士來殷、上海黃芳亭泌陽令文蓮七人詩，稱爲「吳中七子」。流傳日本，大學頭默真迦見而心折，附番舶上書於沈尚書，又每人各寄《相憶詩》一首，一時傳爲藝林盛事。

乾隆十八年癸酉，鄉試中式。十九年甲戌，成進士。歸班候選，秦尚書蕙田延先生修《五禮通考》。明年，游山左歸，陸太夫人病逝，哭泣盡禮。兩淮鹽運使盧見曾聘先生課其子及孫，與程編修午橋、馬同知曰琯、弟徵君曰潞、汪部曹棣，張貢生四科爲文酒之會。二十二年，高宗純皇帝南巡，獻賦行在，欽定一等第一，授內閣中書。是歲，仍留揚州，盧運使屬撰《紅橋小志》以記篠園、平山堂、樹花木之勝。明年，人都供職，溧陽、南沙、薊林三公皆以國士待之。二十九年，^①授刑部山東司主事，充方略館收掌官。三十一年，授刑部浙江司員外。三十二年，陞刑部江西司郎中。三十三年，兩淮運使提行事發，先生與趙文哲坐言語不密罷職。

時緬甸未靖，詔以伊犁將軍文成公阿桂爲兵部尚書、定邊右副將軍，總督雲南、貴

州。文成，文勤公阿克敦子也。文勤爲先生殿試讀卷師，是以知先生學問經濟，請以從，詔許之。三十四年，文成出萬仞關，住騰越。頃之，得旨命大學士忠勇公傅恒爲經略，緬酋懵駁乞降，經略屬先生草檄諭懵駁，允其降。三十六年，文成罷，用理藩院尚書溫福代之，奏留先生佐籌善後事。會四川小金川土司澤旺之子僧格桑指沃日咒詛，發兵佔其地，又侵據明正土司濃等寨；^②而金川應襲土司索諾木亦併革什咱，殺其土司。上命溫福移師赴四川，奏請以先生行，奉旨賞給主事，隨往四川軍營辦事，旋授吏部考功司主

①「九」，原作「二」。清嚴榮《述庵先生年譜》卷上乾隆二十九年：「二月，授刑部山東司主事，兼辦秋審處。……十月，充方略館收掌官。」此可知「二十二」當爲「二十九」之誤，今據改。

②「寨」，諸本皆作「塞」，形近而誤，今據文意改。

事。僧格桑遣人訴沃日詛害狀，先生作檄斥其罪。大兵進討，克斑斕山，破斯當安，進攻日耳寨。三十七年，參贊大臣五岱與溫福訐訟，詔罷五岱，命文成往北山木雅斯底，代統其衆。先生從文成督兵，緣山而下，築卡斷賊路。時南路總督桂林統兵次達烏，久不能克。乃以兵三千遣參將薛琮從墨壘溝經郭舟山出賊後，^①爲夾攻之策。既行，大雨雪，兵無繼者。金川賊由格六古來援，琮援絕糧盡，全軍皆沒。上削桂林職，趣文成督南路兵，文成奏請以先生從。先生因兵至達烏，久不攻戰，賊必無備，乃建策潛師襲之，於十一月四日子刻潛師渡溪，遂據達烏，翁古爾壘之賊，亦震駭無守志，破其柵，克美諾，僧格桑遁入金川。

先是，文成奏先生係獨子，母年七十餘，深明大義，勛以殫心軍事。今從軍已五年

矣，請量加拔擢。至是，得旨以吏部員外郎陞用。大兵進討金川，議分三路：溫福與參贊哈國興由空喀，文成與參贊明亮由當噶，兵部尚書果毅公豐昇額與參贊舒常往綽斯甲由日傍、俄坡。未幾，哈國興病沒，奉旨以海蘭察代之。三十八年，從師由美諾進發，次當噶山，攻克西山峰，又克兩大碉；而將軍溫福自空喀移兵木果木，攻戰失利。賊煽小金川人，盡反其地，先侵登達、占固，提督董天弼赴水死。遂分寇登春、八卦碉。海蘭察奪隘出，兵潰，溫福死焉。六月十日也。金川既得美諾，率衆犯當噶，參將劉輝祖率一百四十餘人拒戰，自亥至寅，殺賊二百人，而領隊大臣奎林於色木則隘口拒賊，日十餘

①「琮」，原作「綜」。《清史列傳》與《清史稿》本傳、《桂林傳》、《阿桂傳》、《嚴譜》皆作「琮」，此「綜」字與下文「綜援絕糧盡」之「綜」，今皆據改。

接。賊死者甚衆，畏當噶兵，乞降。文成知當噶不可守，姑從其請，徹師至翁古壘，^①奏沃日乃進討大路，請往視師，乃西行。是時，晨夕得警報，而詔旨詢問無虛日。先生馳馬日行四五百里，夜草奏治文書，恒徹夜不寐。十一月八日，大兵至大板昭，僧格桑復竄入金川，八日而小金川悉平。

三十九年，分兵三路合攻，先生從師自美諾啟行，抵谷噶。四月，刑部侍郎袁守侗按事入川，詔令赴軍營視狀，知軍牘皆先生一人經畫，回京具奏。上嘉之，有旨垂問，文成覆奏，得旨擢吏部郎中。四十年五月，克遜克爾宗，奉旨補吏部文選司郎中。八月，克勒烏圍賊巢。十二月，克則朗噶克，下壓雍中喇嘛寺，取之。金川賊索諾木之母阿倉及姑阿青，時在河西，路斷不能歸，來降，於是移大營於噶喇依。即刮耳厓。四十一年，三

路兵合攻，索諾木兄莎羅奔岡達克、索諾木明楚克等相繼投出。二月，合攻益急，索諾木率其兄爽爾瓦沃雜爾、弟斯丹巴、妻巴底土、妹得什安木楚及大頭人丹巴訛雜爾等二千餘人，齎印出降。僧格桑已病死，並以首獻，兩金川蕩平。

先生從征九年，雖羽書旁午，然磨盾之暇，馬上吟詠，穹廬頌讀，無一日廢也。凱旋至良鄉，駕幸黃新莊郊勞，用戎服行禮。四月二十九日，上遣皇子獻俘太廟。五月朔，御午門受俘，訊於瀛臺，以逆酋兄弟罪在不赦，磔死，縣首稿街。是日，幸紫光閣賜宴，作《四裔之樂》。宴畢，賜白金緞匹、朝珠荷

① 鍾校：「翁古爾壘」，原作「翁古壘」，據《大清一統志》、《清史稿》改。案「翁古爾壘」即「翁古壘」，緩言之則「翁古爾壘」，急言之則「翁古壘」。本卷中前文即稱「翁古爾壘」，此譯音有緩急，非必作「翁古爾壘」，故不必改也。

包。奉旨：吏部郎中王昶，久在軍營，著有勞績，著陞授鴻臚寺卿，賞戴花翎，在軍機處行走。命纂《金川方略》，充總修官。尋擢通政使司副使。四十二年三月，擢大理寺卿。四十三年，上因《大清一統志》成於雍正四十年，至乾隆二十三年平定準噶爾回部，拓地二萬餘里，及府州縣增置改析者多，命重修，充總修官。四十四年，補授都察院左副都御史，又有旨授河南布政使。戶部尚書梁公國治言先生在軍機久，多聞舊事，請留內用，上允其奏。四十五年，隨駕南巡，鑾輿次嘉興，有旨授江西按察使。旋丁內艱，回籍治喪，能盡古喪禮。奉諱家居時，建宗祠，置家塾，以教族人子弟。

服闋，補授直隸按察使，未抵任，改授西安按察使。四十九年，甘肅固原屬鹽茶廳回人田五阿渾，倡復新教，糾衆攻破西安州。

阿渾者，回語通經教主之稱也。總督李侍堯、提督剛塔具奏，奉旨以西安州距陝西長武六站，恐回匪竄入，命往禦，乃至長武。長武有都司一員，兵一百三十名，提督調去，存三十名。又益以宜君兵五十名，合參將孫受兵四十二名，共一百二十名。而長武之通甘肅者有七路，各以兵役數人守之。未幾，田五自戕死，餘黨張文慶等走會寧，提督又調孫受兵去，長武勢益弱。賊又走安定之官川，其地乃前回匪馬明心所居，回匪盤聚於此，賊勢甚張。乃借兵於總兵三德，得兵三百，令通判黃秉哲率領以來，椎牛享之，分撥城內外，聲勢稍壯，民心乃安。

時副都統明善、參將孫受以滿漢兵一千七百人駐高廟山，擊賊失利，二人沒於陣，賊勢大熾，距長武不及三百里。先生乃試炮巡城爲防禦計，數堞分人，籍城外民強壯者識

其名，如有急，入城協守，凡刀矛炮石燈燭油米，悉具無缺，民恃以不恐。邠、乾、永壽皆鑿塹填門，而長武樵採往來自若也。賊知有備，不敢犯，與石峯回匪合兵據隘以守。上

命大學士阿桂、戶部尚書福康安、領侍衛內大臣都統海蘭察領京兵從山西來，工部尚書復興領兵從河南來，將軍莽古賚統寧夏兵一千，阿拉善王旺親班巴爾統蒙古兵一千五百，皆會隆德，賊首馬文煚率衆降。而總兵三德調赴甘肅，敷倫泰代之。會敷倫泰亦調往甘肅，以太原總兵富敏泰統兵。先生恐其未習地利，遂出長武，從隴州至長寧見富敏泰，告以要險形勢及攻賊之策，復歸長武。諸軍攻剿，斷賊水道，賊勢蹙，欲突圍出，海蘭察率兵邀截，殲無算。於是阿渾張文慶、李可魁、馬四娃等皆就擒，餘黨悉平。是役也，用兵陝西綠營駐防五千名之外，調山西

兵二千，京兵二千，絡繹過長武，需車輛馬騾約以萬計，^①而銀錢、火藥、鎗炮車裝駝載者又以萬計。先生不攜胥吏，不藉賓僚，草檄飛書，無一舛誤。奏上，有旨嘉許。

五十一年，河南伊陽縣民秦某等三十餘人，戕知縣孫岳灝，逸去。巡撫畢沅搜捕不獲，因奏言伊陽接壤湖、陝，恐由熊耳諸山遁入商洛，得旨派往督緝。乃赴商州，檄州同李景蓮邏緝。奉旨授雲南布政使，仍令督捕。事竣，入都陛見。未幾，景蓮等獲秦某解京師，即命入京。陛見時，奏肝氣不調，精神疲憊，請改京職。溫旨不許，乃之任。五十三年，調江西布政使。五十四年，奉旨授刑部侍郎。五十五年，隨駕東巡。回鑾，至

①「萬計」，清嚴榮《述庵先生年譜》卷下乾隆四十九年作「千計」。

青縣，上命與兵部尚書慶桂往江南，同鞠高郵州典史陳倚道揭州書吏假印重徵事。定讞回京，又命同兵部侍郎吉慶，馳驛鞠湖南湘鄉縣民童高門控書吏收漕折色案。事竣，又命審湖北應城縣科派斂錢事。發摺起行，又得旨鞠江陵縣趙學三控書吏何良弼修方家淵堤工偷減土方案。訊畢，又命訊湖南永明縣賄買武童及長沙勒買常平倉穀一案。分別定擬奏聞，奉旨允行。

是年，純皇帝八旬萬壽，恩詔晉封三代皆光祿大夫，妣皆一品夫人，先生暨鄒夫人亦封一品。勘方家淵堤工時，按冊丈量，無偷減情跡，其殘損處應賠補者，屬知府張方理任之。回至荊州，方家淵堤工尚未修補，乃具奏方理草率捏飾，落其職。五十七年，隨駕幸五臺。八月，充順天鄉試主考官，有貴介子擯斥，忤當軸旨，遂乞假南歸，有終焉

之志矣。一日，上召見大臣，詢王昶何以不來，輦下諸公飛札告知，乃克日就道。時屆隆冬，跋涉二千里，精神疲茶，動履盤跚，召見時，上鑒其老病，以原品休致，傳諭歲暮苦寒，宜蒞春融回籍。

先生以文學受純皇帝特達之知，所以開續三通館、方略館、《通鑑輯覽》，皆預纂修之役。己卯、庚辰、壬午充順天鄉試同考官，辛巳、癸未充會試同考官，及壬子主試順天，所得皆知名士。在京師時，與朱笥河先生互主騷壇，門人著錄者數百人，有「南王北朱」之稱。歸田後，往來吳門，賓從益盛，與王西泚、錢竹汀兩先生艤舟白公隄下，朋簪雜遝，詩酒飛騰，望之者若神仙然。

①「還」，原作「還」。《嚴譜》卷下乾隆六十年作「朋簪雜遝」。粵雅堂本等皆已改正，今據改。

六十年乙卯，先生年七十二。純皇帝以明年歸政，舉行千叟宴，詔中外臣工逾七十者皆入宴，遂詣闕。召見時，詢問舊事及江浙年歲豐稔狀，奏對稱旨。嘉慶元年正月初四日，行千叟宴禮於寧壽宮。宴畢，賜玉如意、楠木鳩杖、綢緞、裝錦大氅、筆墨等十六件。獻詩六章，奉旨刻入《燕集》中。二十一日，陛辭出都，主妻東書院講席。

嘉慶四年正月，太上皇帝升遐，人都哭臨。三月初一日，召見，詢問歷官始末，及外省吏治民情，與川、楚寇盜未平之故。奏對畢，又諭凡有欲言，可繕寫密封以進。明日，詣觀德殿前敬謁梓宮，遂陳數事，上命留覽。四月十三日，百日期滿，具奏回籍。

先生以辛酉年補博士弟子，至嘉慶六年辛酉，六十年矣。江蘇學政錢樾、松江府知府趙宜喜請重遊泮宮，率新弟子祇謁文廟，

行釋奠禮，宴於曲水園。時阮侍郎元為浙江巡撫，請主敷文書院，主講席者三年。卒於家，年八十有三。

先生天資過人，於學無所不窺，尤邃於《易》。詩宗杜少陵、玉溪生而參以韓、柳，古文則以韓、柳之筆發服、鄭之蘊。功業文章，炳著當代，求之古人中，亦豈易得者哉！生平著述甚富：《春融堂詩文集》六十八卷、《金石粹編》一百六十卷、《明詞綜》十二卷、《國朝詞綜》四十八卷、《湖海詩傳》四十六卷、《續修西湖志》、《青浦縣志》、《太倉州志》、《陝西舊案成編》、《雲南銅政全書》，皆刊行於世。其未刊行者，則《滇行日錄》三卷、《征緬紀聞》三卷、《蜀徼紀聞》四卷、《屬車雜志》二卷、《豫章行程記》一卷、《商洛行程記》一卷、《重游滇詔紀程》一卷、《雪鴻再錄》二卷、《使楚叢談》一卷、《臺懷隨筆》一

卷、《青浦詩傳》三十六卷、《天下書院志》十卷。其未成書者，則《羣經楊檠》、《五代史注》。楊檠，取《周禮·職金》注「今時之書有所表識，謂之楊檠」之意。蓋以漢學爲表識，而專攻毀漢學者。皆藏於家。

藩從先生游垂三十年，論學談藝，多蒙鑒許。後先生因袁大令枚以詩鳴江浙間，從遊者若驚若蟻，乃痛詆簡齋，隱然樹敵，比之「輕清魔」。提唱風雅，以三唐爲宗，而江浙李赤者流，以至吏胥之子，負販之人，能用韻不失粘者，皆在門下。嘉慶四年，藩從京師南還，至武林，謁先生於萬松書院，從容言曰：「明時湛甘泉，富商大賈，多從之講學，識者非之。今先生以五七言詩，爭立門戶，而門下士皆不通經史，恠知文義者，一經盼飾，自命通儒，何補於人心學術哉！且昔年謂笥河師太丘道廣，藩謂今日殆有甚焉。」默

然不答。是時，依草附木之輩聞予言，大怒，造謗語構怨，幾削著錄之籍，然而藩終不忍背師立異也。

先生弟子中，以經術稱者三人：開化戴君敦元，字金溪，乾隆癸卯舉人，庚戌中式進士，癸丑殿試，授庶吉士，今官刑部郎中。會稽王君紹蘭，字畹馨，癸丑進士，官至福建按察使。二君博通經傳，爲當代聞人。袁上舍廷禱，字又愷，一字壽階，吳縣人也。明六俊之後，爲吳下望族。饒於資，築小園於楓江，^①有水石之勝。又得先世所藏五硯，爲樓弄之。蓄書萬卷，皆宋槧元刻，秘笈精抄，以及法書、名畫、金石碑版，貯於五硯樓中。又

①

「楓江」，當爲「楓橋」之誤。楓橋，本名封橋，因唐張繼《楓橋夜泊》詩，而承「楓橋」之名。錢大昕《五硯樓記》：

嘉慶二年夏，「又愷移歸楓橋舊居」。

得洞庭山徐尚書健庵留植於金氏聽濤閣下之紅蕙，種之階前，名其室曰紅蕙山房。遇春秋佳日，招雲間汪布衣墨莊、胡上舍元謹、同邑鈕布衣非石、顧秀才千里、戈上舍小蓮、爲文酒之會。時錢竹汀先生主紫陽講席，王西泚先生、段大令懋堂三寓公，亦時相過從，袁大令枚、王蘭泉先生往來吳下，皆主其家。於是四方名流，莫不拏舟過訪，詩酒流連，應接不暇。壽階性好讀書，不治生產，且喜揮霍，急人之難，坐是中落，乃奔走江、浙間，歲無虛日矣。後江觀察頤雲延之康山賓館，頤雲爲俗僧小石構精舍於浙之西溪，屬壽階董其事，冒暑熱徒步山中，得痢下疾，死於家，年四十有七。

藩與壽階少同里閭，後攜家邗上，壽階館於康山，蹤跡最密，談論經史，有水乳之合。壽階無書不窺，精於讎校，邃深小學。

其論《大誥敘》「將黜殷命」云：「今《尚書》諸本皆無『命』字，《詩·豳譜》正義引此則有『命』字。案：《微子之命敘》及《周官敘》皆云『既黜殷命』，則此必曰『將黜殷命』，二敘相應。且此敘正義云『黜退殷君武庚之命』，又云『獨言黜殷命者』，又云『且顧微子之命』，敘故特言黜殷命也。」據此，則正義本實有『命』字。近見錢少詹《唐石經攷異》云：『將黜殷下本有命字，後摩改。』因取舊藏石經檢視，『作』字之旁猶留『命』字右偏之波磔，『誥』字既移第二行之末矣，而第三行之首猶有摩未盡之『誥』字具存，此摩改之明證也。」

其論《說文解字》「鞠，以秋華」曰：「以秋華者，謂此爲月令有『有黃華』之『鞠』字，以別於『鞠之爲治牆，菊之爲大菊，蓬麥也。』」「『嘒』，司馬相如說『淮南宋蔡舞嘒喻』也。」

曰「淮南宋蔡舞嘖嘖」七言句也，蓋《凡將》篇之一句。李善引《凡將》曰「黃潤纖美宜製禪」，^①歐陽詢引《凡將》曰「鐘磬竽笙筑坎侯」，皆七言也。「麇，麇牝者」曰：「宋本作『牡』，與《爾雅》合。上文曰「麇，牝麇」，則麇不當云牝矣。」「液，盡也」曰：「『盡』當作『盡』，^②《血部》曰「盡，氣液也」，小徐本、《玉篇》、《廣韻》並作「津」者，假借通用字。今毛本作「盡」，誤也。」「不，古文亥，^③爲豕，與豕同」曰：「汲古閣初印本篆文如此，各本皆同，說解當云「古文亥，亥爲豕，小徐本如此。故字與豕同」，轉寫譌脫耳。」「字與豕同」者，古文「豕」亦作「不」，^④見九篇《豕部》，此「己亥」與「三豕」之所由誤也。所謂誤者，「己」與「三」字之誤耳。「亥」、「豕」古文本同字，讀書者當依文義讀之，今本剗改篆體作「豕」，則叔重云「與豕同」者，何解乎？」著書甚多，

皆未編輯，其子椎魯，不能讀父書，所有稿本，散失無存矣。今記藩之所聞者，略書數語，以見梗概云。

非石名樹玉，吳縣人。家洞庭山，隱於賈，無書不讀，亦深小學。著有《說文解字校》三十卷、《說文新附考》七卷。詩文清峭拔俗，亦當代之畸士焉。

朱笥河先生

先生諱筠，字竹君，一字美叔，號笥河。

① 「禪」，諸本皆作「禪」，今據《文選》李善注改。

② 「盡」，原作「盡」。初刻本李慈銘批校曰：「盡从聿（音津），非从律。」李說是。《說文·血部》亦作聿，下文盡亦誤。今皆據改之。

③ 「不」，《說文》作「不」。

④ 「不」，《說文》九篇《豕部》作「不」。

其先家浙之蕭山，曾祖必名，始居京師，遂爲大興人。祖登俊，湖南長陽、四川珙縣知縣，後官中書科中書。父文炳，大興諸生，官陝西盤屋縣知縣。先生年十三，通七經。十五作詩文，才氣浩瀚，老宿見之咋舌。與弟文正公珪讀書，同卧起，手鈔默誦，雞鳴不已。弟兄同人泮宮，學使呂熾試以《鵬翼搏風歌》，奇其才，爲之延譽。京兆尹武進蔣炳邀劉文定公綸、程文恭公景伊、錢文敏公維城、莊侍郎存與及其弟學士培因，設筵招先生及文正公飲，試以《崑田雙玉歌》，詩成，諸公歎賞不絕，於是京師有「競爽」之目。

年二十五，乾隆癸酉，中式舉人。明年，成進士，選庶吉士。丁丑，散館，授編修，充方略館纂修官。辛巳，充會試同考官，旋丁外艱，哀毀骨立。先生本無宦情，服闋後，欲徧游天下名山，已乞假矣，上召見文正，詢家

事曰：「編修無定額，汝兄當補官，不似汝需缺也。」文正告之翰林院，取假呈歸，曰：「兄實無疾，恐上再詰問，不敢欺罔，強爲弟起。」先生不答，既而輾然曰：「汝敗我清興矣。」是年，授贊善。明年，大考翰詹，御試二等，擢翰林院侍讀學士，充日講起居注官，戊子科順天鄉試同考官。三十四年，欽派協辦內閣學士批本事，充己丑會試同考官。庚寅，奉命爲福建鄉試正考官，充辛卯會試同考官。是秋，奉命視學安徽，以古學教士子，重刻許氏《說文解字》而爲之叙。叙曰：

漢汝南召陵許君慎，范蔚宗《儒林傳》不詳，惟曰：「『五經無雙許叔重』，爲郡功曹，舉孝廉，再遷除校長，卒於家。」作《說文解字》十四篇。本書召陵萬歲里公乘許冲上書

①「輾」，原作「輓」。粵雅堂本等改作「輾」，是，今據改。

言：「先帝詔侍中騎都尉賈逵，修理舊文。臣父故太尉南閣祭酒慎，本從逵受古學，博問通人，考之於逵，作《說文解字》凡十五卷。慎前以詔書校書東觀，教小黃門孟生、李熹等，以文字未定，未奏上。今病，遣臣齎詣闕。建光元年九月己亥朔二十日戊午上。」

徐鍇曰：「建光元年，安帝之十五年，歲在辛酉也。」按《賈逵傳》：肅宗「建初元年，詔逵人講北宮白虎觀、南宮雲臺」。八年，詔諸儒各選高才生，受《左傳》、《穀梁春秋》、《古文尚書》、《毛詩》，「皆拜逵所選弟子及門生爲千乘王國郎，朝夕受業黃門署。」據此，知許君校書東觀教小黃門等，當在章帝之建初八年，歲在癸未也。本書許君《自叙》言：「粵在永元困敦之年，孟陬之月，朔日甲申，次列微辭。」徐鍇曰：「和帝永元十二年，歲在庚子也。」按《逵傳》：逵以永元八年自左

中郎將復爲侍中騎都尉，內備帷幄，兼領秘書近署。據此，知許君本從逵受學，其考之於逵作此書，正當逵爲侍中之後四年。其後二十一年，當安帝之建光元年，歲在辛酉，君病在家，書成，乃令子冲上之也。其始末略可考見如此。

夫許君之爲書也，一曰世人詭更正文，鄉壁虛造不可知之書；一曰諸生競說字解經，誼稱秦之隸書爲倉頡時書；一曰廷尉說律，至以字斷法。皆不合孔氏古文，謬於史籀。恐巧說衰辭，使學者疑。於是依據宣王大史籀《大篆》十五篇、丞相李斯《倉頡篇》、中車府令趙高《爰歷篇》、大史令胡毋敬《博學篇》、黃門侍郎揚雄《訓纂篇》諸書，又雜采孔子、楚莊王、左氏、韓非、淮南子、司馬相如、董仲舒、京房、衛宏數十家之說，然後成之。

又曰「必遵舊文而不穿鑿」，又曰「非其不知而不問」。蓋其發揮六書之指，使百世之下，猶可以窺見三古制作之意者，固若日月之麗天，江河之由地。其或文奧言微，不盡可解，亦必明者之有所述，師者之有所授，後學小生，區聞陋見，不得而妄議已。

《易》曰：「書不盡言，言不盡意。」陳其大要，約有四端：一曰部分之屬而不可亂。《叙》曰：「其建首也，立一爲端。據形聯繫，引而申之，以究萬原，畢終於亥。」是以徐鍇作《繫傳》，有《部叙》二卷，本《易·叙卦傳》，爲之推原偏旁所以相次之故，使五百四十部，一字不紊。今起東既疑韻書，而比類又從字體，便於檢討，實昧形聲。自李燾之《五音韻譜》作，而部分紛然，自亂其例矣。

一曰字體之精而不可易。夫篆本異文，而今同一首者，「奉」、「奏」、「春」、「秦」、「泰」

是也；篆本同文，而今異所从者，「𠂔」、「從」、「𠂔」、「徒」是也。「賊」之「从戈則聲」，而改从「戎」，「賴」之「从貝刺聲」，而改从「負」，半譌也；「𠂔」之爲「舜」，「𠂔」之爲「壺」，「因」之爲「曲」，「𠂔」之爲「爵」，全譌也。以「氣化」之氣當「乞」，而「氣牽」之「氣」遂當「氣」，於是有俗「餽」字；以「菱飼」之「菱」當「矮」，而「饑餒」之「餒」當「菱」，於是有俗「餒」字：此因一字以譌數字者也。「𠂔」已从「勺」而又从「肉」，「州」已从「川」而又从「水」，既重其類；「塋」从「土」而又「土」，「蜀」从「虫」而加「虫」，又重其从：此並二字以譌一字者也。从者失从，滋者不滋，自隸一變之，楷再變之，而字體莫之辨識矣。

一曰音聲之原可以知。「農」之「從晨𠂔聲」，玉篇「𠂔」、「窗」同。《考工記·匠人》

「四旁兩夾窗」，「窗」一音「恩」，徐鍇以爲「當从凶乃得聲」，非也。「移」之「从禾多聲」，古音弋多反，《楚辭》：「夫聖人者不凝滯於物，而能與世推移，舉世皆濁，何不泥其泥而揚其波。」徐鍇以爲「多」與「移」聲不相近，非也。「能」之足似「鹿」，「从肉乙聲」，古音奴來、奴代反。《詩》：「其湛曰樂，各奏爾能。賓載手仇，室人入又。酌彼康爵，以奏爾時。」徐鉉等以爲「乙」非聲，疑象形，非也。「摘」之「从手音聲」，陟革反，去聲則陟寔反。「音」與「商」同文，「摘」與「適」同聲。《詩》：「勿予禍適，稼穡匪懈。」徐鉉等以爲當从「適」省乃得聲，非也。此音聲之可據者也。

一曰訓詁之遺可以補。《易》：「其牛幫。」幫，一角仰也。《爾雅》：「皆踴幫。」郭注：「今豎角牛也。」《書》：「西伯既戡黎。」戡，「从戈今聲」，殺也；不當作「戡」。戡，

刺也。《詩》：「深則砮。」砮，「从水从石」，履石渡水也。「在彼淇厲」，蒙梁而言，亦此訓也。「得此黿鼉」，黿亦爲鼃。鼃，詹諸。「縞衣綈巾」，綈，「从糸卑聲」，未嫁女所服，處子也。《周禮》：「堯五帝於四郊。」堯，畔也，爲四時界祭其中也。《春秋傳》：「修塗梁溼。」溼，荊州浸也。《職方氏》：「豫州，其浸波溼。」鄭注：「《春秋傳》曰：『楚子除道梁溼。』則溼宜屬荊州，在此非也。」闕碧之甲，碧，水邊石也。《論語》：「小人窮斯嫗矣。」嫗，「从女監聲」，過乘也。《孟子》：「咄咄猶沓沓。」咄咄，多言也；沓沓，語多沓沓也，所謂「言則非先王之道」也。《爾雅》：「西至汎國，謂四極。」汎，「从水八聲」，西極之水也。《廣韻》：「汎，府巾切，西方極遠之國。」又普八切，西極水名也。不當作「邠」。邠，周大王國也。此訓詁之可據者也。

部以屬之，^①體以別之，音以審之，訓以繫之，文字之事，加諸蔑矣。後之非毀許君

者，或摘其一文，或泥其一說，歷代以來，不量與撼，要無足論。惟近日顧氏炎武脩紹絕業，學者所宗，而於是書亦有不盡然之言，竊恐瞽說附聲，信近疑遠，是不可以不辨。今如所舉「秦」从「禾」以「地宜禾」，「宋」从「木」爲「居」，「辟」从「辛」爲「臯」，「威」爲「姑」，「也」爲「女陰」，「殿」爲「擊聲」，「困」爲「故廬」，「晉」爲「日無色」，「貉」之言「惡」，「犬」之字「如畫狗」，「有」曰「不宜有」，「褻」爲「解衣耕」，「弔」爲「人持弓會毆禽」，「辱」爲「失耕時」，「史」爲「束縛捽挫」，「罰」爲「持刀罵詈」，「勞」爲「火燒門」，「宰」爲「臯人在屋下執事」，「冥」爲「十六日月始虧」，「刑」爲「刀守井」。凡此諸說，皆始造文字，取用有故，必非許君之所創作。書契代遠，難以強說，

復不當刪。是以觀象、闕文之訓，明著於《敘》，豈得以勦說穿鑿，橫暴先儒乎！

至若江別汜沍，烏殊擊己，逮救各引，載旆爲坡，當時孔壁古文未亡，齊、魯、韓三家之《詩》具在，衆音雜陳，殊形備視，豈容廢百舉一，去都即鄙耶！

又言，別指一字，以「鎡」當「劉」，以「曳」當「由」，以「綽」當「免」，此說亦非。按本書之例，「从某」者有其部也，「某聲」者有其字也。「瀏」之「从水劉聲」，「紬」之「从糸由聲」，^②「勉」之「从力免聲」，具著於篇。乃知書闕有間，傳寫者之過，謂「別指一字以當之」者，謬矣。

① 「以」，原作「之」，據粵雅堂本改，較之上下文義更勝。

② 「糸」，原作「絲」。朱氏原文作「糸」。又《說文·糸部》：「紬，大絲繒也。从糸由聲。」今據改。

《記》曰：「今人與居，古人與稽。」「居」不當爲「法古」乎！《易》曰：「是興神物，以前民用。」「用」不當爲「卜中」乎！《費誓》之「費」改爲「柴」，訓爲「惡米」，按陸德明《經典釋文·曾子問》注作「柴誓」，柴音祕，鄭君說也。「童」爲「男有皐」，按《易》「喪其童僕」作「童」。至「僮」之字，《國語》「使童子備官而未之聞」，韋昭注：「僮，僮蒙不達也。」《史記·樂書》：「使僮男、僮女七十人俱歌。」本書《敘》「尉律，學僮十七已上」亦同。當知「僮子」之「僮」从人，皐人爲奴者正作「童」也。訓「參」爲「商星」，乃連大書讀「參商，星也」，即如《水部》「河水，出焯煌塞外」，「渤澤，在昆侖下」之例，明「參」與「商」同爲星，非「參」、「商」亦不知也。其引齊之郭氏及樂浪事，古人往往隨事博徵，不拘拘一說也。

至援《莽傳》及《讖記》以「劉」之字爲「非

金刀」，謂許君脫其文，按「劉」字「从刀从金非聲」。非，古西，非非非也。《讖記》不可以正六書。《後漢書·光武紀論》：「王莽以錢文有金刀，改爲貨泉，或以貨泉字爲『白水真人』。於篆『貨』或近『真人』，『泉』豈得爲『白水』耶？《五行志》：「獻帝初，僮謠曰：『千里草，何青青？十日卜，不得生。』」以「千里草」爲「董」，「十日卜」爲「卓」。按「重」字「从壬東聲」，非「千里草」；「早」字爲「日在甲上」，非「十日卜」，又可據以爲證乎？又援魏太和初公卿奏於文「文武爲斌」，古未嘗無「斌」字。按「彬」「从彡从林」，爲「文質備」。文武之字，經典闕如，不知所從，無以下筆，徐鉉列之俗書是也，又可據魏以疑漢乎？凡顧氏所說，皆不足以爲許君病。輒附疏之，用詔學者。

時上詔求遺書，先生上言：伏見皇上稽

古右文，勤求墳典。請訪天下遺書，以廣藝文之闕，而前明《永樂大典》中古書有僅存，宜選擇寫入於著錄。又請立校書之官，參考得失，併令各州縣所有鐘鼎碑碣悉拓進呈，俾資甄錄。奏入，上嘉之，下軍機大臣議行。乃命纂輯《四庫全書》，於《永樂大典》中採輯逸書五百餘部，次第刊布，流傳海內，實先生啟之也。

又奏請倣漢熹平、唐開成故事，擇儒臣校正十三經文字，勒石太學。奉旨：「候朕緩緩酌辦。」其秋，以某生欠考事，部議甚嚴，得旨：「朱筠學問尚優，加恩授編修，在《四庫全書》處行走。」又命總辦《日下舊聞》纂修事。是時，金壇掌院爲總裁，又直軍機，凡館書稿本，披覈辨析，苦往復之煩，欲先生就見。而先生執翰林故事，總裁、纂修相見於館，無往見禮。先生友某公強先生見之，先

生持論侃直，不稍下。金壇憾之，間爲上言朱筠纂修不勤，上曰：「命蔣賜榮趣之。」而不之罪焉。

己亥八月，特旨命先生督學福建。至閩，以經學六書訓士，口講指畫，無倦容。有某生爲攝令某坐以殺人，鍛鍊成獄，發其奸，雪某生冤，閩中士人至今稱道之。任滿回京，卒於家。年五十有二。

先生博聞宏覽，於學無所不通。說經宗漢儒，不取宋、元諸家之說；《十七史》、《涑水《通鑑》諸書，皆考其是非，證其同異；汎濫諸子百家，而不爲異說所惑。古文以班、馬爲法，而參以韓、蘇；詩歌出入唐、宋，不名一家。先生之學，可謂地負海涵、淵渟嶽峙矣。

先生性愛山水，探黃山、武夷之勝，峭壁巉巖，不通樵徑，攀藤附葛，必登其巔，題名鐫石而下。性又喜飲，至連舉數十觥不亂，

搏戰分曹，雜以諧笑。每酒酣耳熱時，議論天下事，自比李元禮、范孟博，激揚清濁，分別邪正，慷慨激昂，聞者悚然。屢主文柄，搜羅英俊，如大理寺卿陸錫熊、吏部主事程晉芳、禮部郎中任大椿，皆所取士也。戴編修震、汪明經中皆兀傲不羣，好雌黃人物，在先生幕中，獨於先生無間言。陽湖孫觀察星衍爲諸生時，以不見先生爲恨，屬同邑洪君稚存爲紹，願遙執弟子禮。天下士仰慕丰采，望風景附有如此。

先生提倡風雅，振拔單寒，雖後生小子一善行，及詩文之可喜者，爲人稱道不絕口。飢者食之，寒者衣之，有廣廈千間之概。是以天下才人學士，從之者如歸市。所居之室，名曰椒花吟舫，亂草不除，雜花滿徑，聚書數萬卷，碑版文字千卷，終年吟嘯其中。足不詣權貴門，惟與好友及門弟子考古講

學，醺酒盡醉而已。藩年十六，即受知於先生，每酒闌燈炮時，嘗謂藩曰：「吾儕當以樂死，功名利鈍，何足介意哉！」先生之襟期磊落，蕭然遠矣。

子一：長錫卣，府學生，次錫庚，字少白，乾隆戊申科舉人，候選直隸州，緣事罷官，讀書好古，精於《左氏春秋》，能世其學。弟子以通經著者：興化任大椿，龍溪李威，陽湖洪亮吉，孫星衍，偃師武億，全椒吳鼐。李威字畏吾，深於六書之學，著有《說文解字定本》十五卷。戊戌進士。今官廣東廉州府知府。孫星衍字伯淵，讀書破萬卷，訓詁，輿地及陰陽五行之學，靡不貫串。乾隆丙午舉人，丁未以第二人及第。今官山東糧道。吳鼐字山尊，淹通經史，凡學術之異同，論說之是非，一見即能分黑白、辨昭聾也。乾隆壬子舉人，嘉慶己未進士。今官翰林院侍讀學

士。任君大椿別見。

武 億

武億，字虛谷，先世由懷慶軍籍遷偃師。父紹周，雍正癸卯進士。官至吏部郎中。少喜讀書。年十七，喪父。十九，母孟、生母郭皆逝。時伊洛溢，廬舍毀圯，架蓆處沔泥中，誦讀不輟。斯朽木，焚火以禦寒，斧傷指及足，流血殷地，終不廢讀也。

年二十二，入學。乾隆庚寅，舉鄉試。庚子，會試中式，賜同進士出身，以知縣用。辛亥，選山東博山縣，訟無留牘，禱雨即降。有人賄以二千金者，曰：「汝不聞雷聲乎！我懼雷擊我也。」暇日，召耆老問土俗利病，革除民供煤炭及饋里馬草豆諸稅政。博山民煮糯米汁爲土玻璃，作釵珥瓶盎燈毬鬻於

市，及婦孺嬉戲之物，不足以供玩好之式。乾隆中葉，有好事者爲山東巡撫，取以入土貢，遂爲例，每歲按額徵之，民苦其擾。乃爲民請於大吏，力白其害，遂不入貢。創範泉書院，立程課教諸生，親往講學，勵以讀書、立品、爲善士。

君承筭河先生之學，痛詆二氏。乃檄合邑僧尼至署，諭以佛爲異端，害人心，壞風俗，演傳奕、韓愈之言，反覆譬喻。僧尼雖不解其說，然感其誠，皆蓄髮還俗。於是入其境者，第聞絃歌之聲，不聞梵唄之音矣。

乾隆壬子，大學士和珅兼步軍統領，聞妄人言山東反賊王倫未死，密遣番役四出蹤跡之。於是副頭目杜成德、曹君錫等十一人，橫行州縣。至博山，宿逆旅飲博，手持鐵尺，指揮如意，莫敢誰何。君率役往收之，成德等持器械拒捕，役不敢前，君手撲之仆，縛

以歸。成德尚倔強不服，出牌擲於堂上，瞋目大呼曰：「吾等奉提督府牌緝要犯，汝何官，敢問我邪？」立而不跪。命役撻其脛，始伏地。乃杖之曰：「牌役二名，此十一人爲誰？」且牌文明言，所至報有司協緝，汝來三日不謁見，是不奉法。吾通揭汝等騷擾狀，奈我何！」成德等始懼，咸叩首求去。其事喧傳省中，小人皆謂武鹵莽，禍叵測，將累上官。時山東巡撫吉慶，畏勢闖茸，聞此言，即委員絡繹於道，訪問虛實。有府佐劉大經者，與君不相能，駕說於大府前，吉慶以「濫責無罪」，直書其事劾之。和珅笑曰：「是暴吾役之不謹，而陰爲武令地也。」封還其疏。吉慶望風承旨，易以「任性行杖」，空言入奏，報罷。縣民聞令去，扶老攜幼，數千人走省中見大府，叩首乞「留我好官」。吉慶曰：「歸無譁，還汝好知縣。」吉慶知不容於輿論，

而忸於權勢，會將入覲，乃挈君至都下，爲謀捐復。和珅總吏部事，駁之，其事遂寢。乃請主東昌啟文書院講席，以塞衆口也。後故人秀水王復爲偃師令，遂歸，與復商榷政事，暇時考校古書，相得甚歡，不復作出山之計。

嘉慶四年，天子親政，和珅伏辜，詔各舉所知廢員可起用者。有以博山事聞，敕吏部將原任山東博山縣知縣武億，行文豫省巡撫，諮部引見，並將革職原案查奏，十一月二十九日事也，而君先一月死矣。得年五十有五。

君生而狀貌魁梧，有兼人之力，兼人之量。生平深於經史，七經注疏、三史、涑水《通鑑》皆能闇誦。所著書有《經讀考異》、《義證》、《偃師金石記》、《校定五經異義駁》、《異義補遺》、《箴膏肓》、《起廢疾》、《發墨守》、《鄭志》等書。

與童君二樹名鉅者，同修《偃師縣志》，童君好收藏碑版，君考訂秦、漢以來金石文字，童君服其精審。於是酷嗜翠墨，游歷所至，如嵩山、泰岱，遇有石刻，捫苔剔蘚，盡心摸拓，或不能施氈椎者，必手錄一本。偃師杏園莊，去所居四十餘里，民家掘井得晉劉韜墓誌，長二尺有餘，重幾百斤，君肩之以歸。

性善哭，館笥河師家，除夕，師謂君曰：

「客中度歲，何以破岑寂？」君曰：「但求醉飽而已。」乃遺以二彘肩，一雞一鶩，蒙古酒一斗，及湯餅飢飫諸物。君閉戶恣啖，食盡酒傾。至晚，師曰：「醉飽矣，更有他求乎？」對曰：「哭！」師亦曰：「哭！」乃放聲大慟，比隣驚問，笥河師大笑而去。庚子年，陽湖洪亮吉稚存、黃景仁仲則流寓日下，貧不能歸，偕飲於天橋酒樓，遇君，招之入席，

盡數盞後，忽左右顧盼，哭聲大作，樓中飲酒者，駭而散去。藩嘗叩之曰：「何爲如此？」曰：「予幸叨一第，而稚存、仲則寥落不偶，一動念，不覺涕泣隨之矣。」藩戲之曰：「君乃今日之唐衢也！」藩與君交垂二十年，核君行事，不愧循吏。古人云：「以經術飾吏事。」不通經術而能爲循吏者，蓋有之矣，我未之見也。

洪亮吉

張惠言 臧琳

洪亮吉，字君直，一字稚存。先世居歙縣。祖公案，贅於武進趙氏。至君，籍陽湖。生六歲而孤，依外家讀書，穎悟異常兒。晚自塾歸，母氏篝燈課讀，機聲軋軋，與書聲相聞不斷。年十八，祖妣趙及祖相繼下世，君承重，水漿不入口，杖而後起。二十四歲，人

學爲附生，與同邑黃秀才景仁爲詩歌相唱和，有時譽，人目爲「洪黃」。後謁安徽學使朱笥河先生，受業爲弟子，先生延之校文。時幕下士多通儒，戴編修震、邵學士晉涵、王觀察念孫、汪明經中皆通古義，乃立志窮經。家居與孫君星衍相觀摩，學益進，時人又目爲「孫洪」。

乾隆三十九年甲午科，中本省鄉試副榜。四十一年，母猝病卒，時在浙江學使王文端公杰幕中，得病耗，馳歸里門。有以死者告者，大慟，失足落水，遇汲者救甦。既以不得視含斂爲終天之恨，遂絕粒。或喻以毀不滅性，始啜粥，居苦枕巾，不入內，不飲酒食肉，里中稱爲孝子。

四十五年庚子科，中式順天舉人。五十五年庚戌石韞玉榜，以第二人及第，授編修，充國史館纂修官。明年，又充石經收掌詳覆

官。藩是時館總裁王文端公第，君手定條例，屬藩呈之，公是其說。彭文勤主其事，以爲不然，文端不能與之爭也。後文勤自作凡例，文端命藩勘定，駁其舛謬者數十條。文勤大怒，謂藩與君互相標榜。嗟乎！直道之不行也久矣。

五十七年壬子科，充順天鄉試同考官，即拜貴州學政之命。黔省僻遠，無書籍，爲購經、史、通典、文選諸書置各府書院，黔人爭知好古，君之教也。奏陳澐《禮記注》，^①乃臆說空言，絕無師法，宜易鄭玄注以試士，格於部議，不行。嘉慶元年，充咸安宮總裁，在上書房行走。三年正月，大考翰詹，時教匪充斥，題爲《征邪教疏》，君指陳時事，直書無

①「澐」，原作「灝」。洪亮吉《卷施閣文甲集》卷九《請禮記改用鄭康成注摺子》等皆作「澐」，是，今據改。

隱。又在師友前論時事，扼腕歎息，皆以爲狂。君知不容於時，適弟靄吉卒於家，^①以古人有期功去官者，乃引疾歸。

今上親政，修《高宗純皇帝實錄》，朱文正公珪薦君，復赴都，與修《實錄》。教習庶吉士。與同館議論不合，將乞假歸矣，念今上大開言路，而陳奏者皆無經國之計，身居翰林，又無奏事之責，因陳時政數千言。謂故福郡王所過繁費，州縣供億，致虛藏帑；故相和珅擅權時，達官清選或執贊門下，或屈膝求擢。羅列中外官罔上負國者四十餘人，作書上成親王及朱文正、劉相國權之，進呈御覽。有旨：革職審擬。對簿時，詞色不撓。王大臣等擬以大不敬律，置重辟，有旨減死，發伊犁。武進趙君懷玉，入詔獄慰之，君曰：「昨日念念在西市，今日念念在玉門關矣。」次日，趙君送至廣寧門外，握手黯然，

而君神氣自若。將抵戍所，某將軍妄測聖意，奏請俟君至，斃以法，先發後聞，有旨申飭不行。

五年四月，京師亢旱，上因久不雨，減釋軍流，不雨；朱文正奏稱安南黎氏二臣，忠於其主，而久繫獄中，請釋之，又不雨；上乃念君以直言獲罪，立予釋回。是日，甘霖大沛，御製《得雨詩》紀其事。又製《導言納諫論》，言「亮吉原書無違礙之句，有愛君之誠，實足啟沃朕心」。並將其書裝潢成卷，常置座右，以作良規，以勸言事者，毋因亮吉獲咎，鉗口不敢復言。

君以六年歸里，雖蒙編管，而江左名流，過君講學問字者無虛日。十二年，常州旱，

①「靄」，原作「藹」。《呂譜》嘉慶三年：正月十二日，靄吉卒於里門。今據改。

有司勘不成災，饑民剥樹皮以食，君請當事率紳士捐資賑濟，所活飢民數十萬，邑人至今稱頌不衰。十四年五月十二日，以疾終，得年六十有四。^①

君性伉直，疾惡如仇，自謂不能容物。生平好學，嘗舉荀子語「為人戒有暇日」，所以窮日著書，老而不倦。深嫉浮屠氏之說，詩文中未嘗用彼教語。撰著行於世者：《左傳詁》二十卷、《公羊穀梁古義》二卷、《漢魏音》四卷、《比雅》十二卷、《六書轉注錄》八卷、《弟子職箋釋》一卷、《補三國晉書地理志》、《十六國疆域記》、《乾隆府廳州縣志》、《詩文集》若干卷。

君在畢尚書沉幕中最久，預修《宋元資治通鑑》，修陝西、河南各州《縣志》，是以深於史學，而尤精地理沿革所在。嘉慶四年，藩遇君於宣城，論《說文解字》「五龍六甲」之

說及「冕旒」字不合；君出示所作古文，藩又指摘其用事譌舛。君斷斷強辯，藩曰：「君如梁武之護前矣。」君愠見於色。因藩談次偶及輿縣，君云在江都，藩又據《文選》注赤岸山之證，當在六合。藩又謂《太平寰宇記》鄧艾石鼃城白水陂事，不見於史而已，並未言無此事也。君忽寓書於藩，謂輿縣實在江都，而鄧艾事樂史本之《元和郡縣志》，豈可疑為無此事者，灑灑千言，反覆辨論。藩不答一字，恐激君之怒耳，豈知益增其怒，遂不復相見矣。今作君傳，潸然淚下，自悔鹵莽，致傷友道，能不悲哉！

與君同時為漢學者，孫君淵如之外，有

① 案初刻本此句下至下段「君性伉直」前，尚有「君罔識忌諱，自罹於咎，而得以終老家園者，皆出自皇上生成之德也」數句，後來刻本皆刪去。

三人焉：一爲莊君炘，字虛庵，乾隆戊子副榜，較刊《淮南子》、《一切經音義》，深於聲音訓詁之學，今官陝西乾州知州。^①一爲武進趙君懷玉，字億孫，一字味辛，庚子召試舉人，授內閣中書，出爲山東青州府同知。好學深思，無書不讀，肄經，深於詩故，兼工文章。一爲武進張惠言，字皋文，乾隆丙午中式舉人，嘉慶己未成進士，改庶吉士，充實錄館纂修官、武英殿協修官。辛酉，散館，授編修，卒於官。著有《周易虞氏義》九卷、《虞氏消息》二卷、《儀禮圖》六卷。其甥董士錫，字晉卿，傳其學。

康熙時，又有臧琳者，武進諸生，博綜經史百氏之書，教人先以《爾雅》、許氏《說文解字》。曰：「不識字，何以讀書；不通訓詁，何以明經！」鍵戶著述，世無知者。著有《經義雜記》三十卷，太原閻百詩爲之叙，玄孫鏞刊

行之。鏞字在東，盧紹弓學士之弟子，自云「段大令懋堂致書學士曰：『高足臧君，學識遠超孫、洪。』」由是學士益敬異之。然乎？否乎？又有劉君逢祿，字申甫，嘉慶辛酉選拔貢生，丁卯舉人，淹通經傳，著《春秋公羊釋例》。

① 「乾」，原空闕，今據粵雅堂本等補之。

國朝漢學師承記卷五

甘泉江藩纂

江 永

江永，字慎修，婺源人。少就外傳，爲世俗學。一日，見明丘濬《大學衍義補》引《周禮》，求之有書家，得寫本《周禮》白文，朝夕誦誦。閉戶授徒，束脩所入，盡以購書，遂通經藝。年二十一，爲縣學生。三十四，^①補廩膳生。六十二，爲歲貢生。

永好學深思，長於步算、鍾律、聲韻，尤深於禮。以朱子晚年治禮，爲《儀禮經傳通解》，未成而卒，黃榦纂續，^②缺漏浸多，乃爲

之廣摭博討，從吉、凶、軍、賓、嘉五禮之次，名曰《禮經綱目》，數易稿而後定。

其論宣城梅氏所言歲實消長之誤曰：

「日平行於黃道，是爲恒氣恒歲實，因有本輪、均輪、高衝之差而生盈縮，謂之視行。視行者，日之實體所至；而平行者，本輪之心也。以視行加減平行，故定氣時刻，多寡不同；高衝爲縮末盈初之端，歲有推移，故定氣時刻之多寡，且歲歲不同，而恒氣恒歲實，終古無增損也。當以恒者爲率，隨其時之高衝以算定氣，而歲實消長可勿論。猶之月有平朔平望之策，以求定朔定望，而此月與彼月，多於朔策幾何，少於朔策幾何，俱不計也。」

^① 「三」，原作「二」。王昶《春融堂文集》卷五五《墓誌銘》作「三十四歲」，他傳記與《年譜》亦同。今據改。

^② 「黃榦」，原作「黃幹」，今改之。

論鍾律曰：「黃鐘之宮，黃鍾半律也，即後世所謂黃鍾清聲是也。唐時《風雅十二詩譜》，以清黃起調畢曲，琴家正宮調，黃鍾不在大絃，而在第三絃，正黃鐘之宮，爲律本遺意，亦聲律自然，古今不異理也。《國語》伶州鳩因論七律而及武王之四樂，夷則無射曰上宮，黃鍾太簇曰下宮，蓋律長者用其清聲，律短者用其濁聲，古樂用鈞之法既亡，而因端可推。《韓子·外儲篇》曰：『夫瑟以小絃爲大聲，大絃爲小聲。』雖詭其辭以諷，然因是知古者調瑟之法，黃鍾、大呂、太簇、夾鐘、姑洗、仲呂、蕤賓，用半而居小絃；林鍾、夷則、南呂、無射、應鐘，用全而居大絃。」此皆合之以管呂，論聲律相生者始明也。

論聲韻曰：「古韻起於吳才老，而崑山顧氏尤精，然顧氏考古之功多，審音之功淺。」爲書以正顧氏分十部之疏，而分平、上、

去三聲皆十三部，入聲八部。虞屬魚、模，又分之以屬侯、幽，顧氏未之知也。先屬元、寒，又分之以屬真、諄。而真以後十有四韻之當分爲二，考之《三百篇》，用韻畫然，顧氏未之審也。蕭至豪四韻之讀如今音者，一部也；又分以屬侯、幽，在《三百篇》亦畫然，而顧氏未審也。覃至鹽，屬添、嚴，又分以屬侵，自侵以後九韻以侈斂當分爲二，猶之真以後當分十有四韻爲二也，顧氏亦一之。侯之正音近幽，顧氏不之審，而轉其讀以從虞。「永之說，蓋欲彌縫其缺也。」

《易·彖》言往來上下者，後儒謂之卦變，言人人殊。辨之曰：「《周易》以反對爲序次，卦變當於反卦取之。否反爲泰，泰反爲否，故曰『小往大來』，曰『大往小來』，是其例也。凡曰來、曰下、曰反者，自反卦之外卦來居內卦也；曰往、曰上、曰進、曰升者，自

反卦之內卦往居外卦也。」

後儒言古者寓兵於農，井田廢而兵農始分。辨之曰：「考之春秋時，兵農固已分矣。管仲參國、伍鄙之法，齊三軍出之士鄉十有五，公與國子、高子分率之，而鄙處之農不與也。爲農者治田供稅，不以隸於師旅也。鄉田但有兵賦，無田稅，似後世之軍田、屯田，此外更無養兵之費。晉之始，惟一軍，既而作二軍，作三軍；又作三行，作五軍；既舍二軍，旋作六軍。以新軍無帥而復三軍。其既增又損也。蓋除其軍籍，使之歸農；若軍盡出於農，則農民固在，安用屢易軍制乎？隨武子曰：『楚國荆尸而舉，商農工賈，不敗其業。』此農不從軍之證也。魯之作三軍也，季氏取其乘之父兄子弟盡征之；孟氏取半焉，以其半歸公；叔孫氏臣其子弟，而以其父兄歸公。所謂子弟者，兵之壯者也；父兄，兵

之老者也。皆其素在軍籍，隸之卒乘者，非通國之父兄子弟也。其後舍三軍，季氏擇二，二子各一，皆盡征之而貢於公。若民之爲農者，出田稅，自仍然歸之君。故哀公曰：『二，吾猶不足。』三家雖專，亦惟食其采邑，豈嘗使通國之農盡屬己哉！陽虎壬辰戒都車，令癸巳至，此又兵常近國都之證，其野處之農固不爲兵也。」

卒年八十有二。所著書《周禮疑義舉要》六卷、《儀禮釋宮增注》一卷、《禮記訓義擇言》八卷、《深衣考誤》一卷、《禮經綱目》八十八卷、《律呂闡微》十卷、《春秋地理考實》四卷、《鄉黨圖考》十卷、《古韻標準》六卷、《四聲切韻表》四卷、《音學辨微》一卷、《推步法解》五卷、《七政衍》、《金水二星發微》、《冬至權度》、《恒氣注曆辨》、《歲實消長辨》、《曆學補論》、《中西合法擬草》各一卷、《近思錄

集注》十四卷、《讀書隨筆》十二卷、《四書典林》四十卷。

永爲人和易近人，處里黨以孝悌仁讓爲先，人多化之。嘗援《春秋傳》豐年補敗之義，勸鄉人輸穀，立義倉，行之三十年，一鄉之人不知有饑饉云。嘗一至江西，應學使金德瑛之招也；一游京師，以同郡程編修恂延之也。是時，三禮館總裁方侍郎苞自負其學，見永，即以所疑《士冠禮》、《士昏禮》數事爲問，從容答之。苞負氣不服，永哂之而已。荆溪吳編修紱深於《三禮》，質以《周官》疑義，永是以有《周禮疑義舉要》之作也。^①後數年，程、吳二君皆沒，永家居寂然，值純皇帝崇獎實學，命大臣舉經術之儒，有人薦永者，永力辭之。當朝廷開三禮義疏館，纂修諸臣聞有《禮經綱目》一書，檄下郡縣，錄送以備參訂。沒後一年，詔修《音韻述微》，刑

部尚書秦文恭公蕙田請於朝，令督臣取所著韻書三種進呈，貯館以備採擇。蓋戴編修震在京師，文恭公延之修《五禮通考》，戴君攜有永書，以《推步法解》全篇載入《觀象授時》一類，所以文恭知永爲學者而有是請也。

考永學行，乃一代通儒，戴君爲作行狀，稱其學自漢經師鄭康成後，罕其儔匹，非溢美之辭。然所著《鄉黨圖考》、《四書典林》，帖括之士竊其唾餘，取高第掇巍科者數百人，而永以明經終老於家，豈《傳》所謂「志與天地擬者其人不祥」歟！

金榜

金榜，字輔之，一字藁中，又字檠齋，歙

①「義」，原闕，今據上文補。

縣人。江慎修之高弟子。少有過人之資，與休寧戴編修震相親善。承師友之訓，所以學有根柢，言無枝葉也。乾隆乙酉召試舉人，授內閣中書，在軍機處行走。乾隆壬辰，以第一人及第，授修撰。散館後，即乞假歸，徜徉林下，著書自娛。專治三禮，以高密爲宗，不敢雜以後人之說，可謂謹守繩墨之儒矣。

戴君東原以《司馬法》賦出車徒二法難通，乃舉《小司徒》正卒、羨卒以釋之。曰：

《夏官》諸司馬職亡，周人軍賦莫可考見，其制有正卒以起軍旅，有羨卒以作田役，比追胥。《小司徒》職：「均土地以稽其人民，而周知其數。上地，家七人，可任也者家三人；中地，家六人，可任也者二家五人；下地，家五人，可任也者家二人。凡起徒役，無過家一人，以其餘爲羨，惟田與追胥竭作。」又云：「凡國之大事，致民；大故，致餘子。」

此正、羨二卒，以《司馬法》計之，率十人而賦其一，其大法也。

《司馬法》一云：「六尺爲步，步百爲畝，畝百爲夫，夫三爲屋，屋三爲井，井十爲通。通爲匹馬，三十家，上一人，徒二人。通十爲成，成百井，三百家，革車一乘，士十人，徒二十人。十成爲終，終千井，三千家，革車十乘，士百人，徒二百人。十終爲同，同方百里，萬井，三萬家，革車百乘，士千人，徒二千人。」蓋家計可任者一人，一成三百家，可任者三百人，而革車一乘，士徒凡三十人。是爲十而賦一，所謂「凡起徒役，毋過家一人」者也。一云：「九夫爲井，四井爲邑，四邑爲丘，丘十六井，有戎馬一匹，牛三頭，是曰匹馬丘牛。四丘爲甸，甸六十四井，出長轂一乘，馬四匹，牛十二頭，甲士三人，步卒七十二人，戈楯具備，謂之乘馬。」甸六十四井，通

上、中、下地率之，定受田二百八十八家，計可任者二家五人，凡七百二十人，出長轂一乘，步卒七十二人，亦十而賦一，「甲士三人」者其軍吏，所謂「惟田與追胥竭作」者也。前法家可任者一人，十賦一爲正卒，後法可任者二家五人，十賦一爲通正、羨之卒。《小司徒》職「凡起徒役，毋過家一人」，不言「可任」者，蒙上「可任也者家三人，二家五人，家二人」省文，非謂家作一人爲徒役。其云「田與追胥竭作」，亦非竭作此家三人二人爲羨卒也。自「均土地」至「田與追胥竭作」，爲小司徒稽民數而辨其可任者之事；下云「大事致民，大故致餘子」，爲小司徒臨事徵調之事。

《族師》職曰：「五家爲比，十家爲聯；五人爲伍，十人爲聯；四閭爲族，八閭爲聯。使之相保，相受相共，以役國事。」《士師》職曰：「掌鄉合州黨族閭比之聯，與其民人之

什伍，使之相安相受，以比追胥之事。」明聯其什伍，十賦一爲卒，爰使其居者，相與共其馬牛、車輦、兵器諸用物，是爲周人以地與民制賦之成法。孫武言：「興師十萬，不得操事者七十萬家。」彼以八家賦出一卒，七家相與共其用，故云「不得操事」，是猶略具周人任民遺意。管子治齊，作內政，寄軍令，卒伍定乎里，軍政成乎郊。其制士鄉十五，始家出一人爲卒，班孟堅所謂「隨時苟合，以求欲速之功，故不能充王制」者也。詩頌魯僖曰：「公車千乘，公徒三萬。」與《司馬法》「革車一乘，士十人，徒二十人」數合。《春秋》成元年「作丘甲」，說者謂「此甸所賦，使丘出之」。丘十六井，通上、中、下地二而當一，爲七十二家，亦家出一人爲卒。至戰國時，蘇秦謂：「臨淄之中七萬戶，下戶三男子，臨淄之卒固已二十一萬。」始盡役其家之正、羨爲

卒，而禍變亟矣。儒者於周官軍賦，^①往往雜引《管子》釋之，而於《司馬法》與《周官》更相表裏，轉茫然莫辨，甚矣其惑也！

《小司徒》職曰：「乃經土地，而井牧其田野。九夫爲井，四井爲邑，四邑爲丘，四丘爲甸，四甸爲縣，四縣爲都，以任地事，而令貢賦，凡稅斂之事。」此經主於任地令賦，^②丘、甸、縣、都者，出賦之定數也。古者一成百井，定出賦六十四井，謂之甸；甸之言乘也，謂出兵車一乘，賦法蓋權輿於此。《刑法志》曰：「一同百里，提封萬井，除山川、沈斥、城池、邑居、園囿、術路三千六百井，定出賦六千四百井，戎馬四百匹，兵車百乘。一封三百一十六里，提封十萬井，定出賦六萬四千井，戎馬四千匹，兵車千乘。天子畿方千里，提封百萬井，定出賦六十四萬井，戎馬四萬匹，兵車萬乘。」今即一同之內，出賦六

千四百井計之，凡爲甸者百，爲縣者二十有五，爲都者六有奇。賦法備於一甸，小司徒經土地，必計及一都之田，而後上、中、下地通率二而當一，井牧之法如此。鄭君釋其制爲造都鄙，更爲治洫、治澮之說。榜謂《大司徒》之職：「凡造都鄙，制其地域，而溝封之。以其室數制之，不易之地家百畝，一易之地家二百畝，再易之地家三百畝。」《周官》造都鄙之法具於是。至於《匠人》「爲溝洫」，《司險》「設國之五溝五塗」，皆掌其事於官。其用民力也，則《均人》均其力徵，豐年公公用三日，中年公公用二日，無年公公用一日。謂緣邊一里治洫，十里治澮，非古制也。如鄭君說，一同百里，僅四千九十六井出田稅，

① 「軍賦」，原誤作「軍數」，今據《禮箋》改。

② 「令賦」，原誤作「合賦」，今據《禮箋》改。

又與《司馬法》丘乘之制不合。《小司徒》有「九夫爲井」之法，《遂人》有「十夫有溝」之法，地之險夷異形，廣狹異數，因地勢而制其宜，凡不可井者，濟以《遂人》法，而地無曠土。《孟子》「請野九一而助，國中什一使自賦」。國中城郭宮室差多，塗巷又廣，於《遂人》法爲宜。是小司徒實與遂人聯事通職，不以鄉遂都鄙異制，審矣。

《周禮·泉府》「以國服爲之息」，元、明諸人以爲乃新莽之制，劉歆取以孱人《周官》，宋王安石竊其說爲青苗法，乃《周禮》之遺害也。辨之曰：

《泉府》「凡民之貸者，與其有司辨而授之，以國服爲之息」。注云：「有司，其所屬吏也。與之別其貸民之物，定其賈以與之。」鄭司農云：「貸者，謂從官借本賈也，故有息，使民弗利，以其所賈之國所出爲息也。」

假令其國出絲絮，則以絲絮償；其國出絺葛，則以絺葛償。』玄謂「以國服爲之息」，以其於國服事之稅爲息也。於國事受園廩之田而貸萬泉者，則期出息五百。王莽時，民貸以治產業者，但計贏所得受息，無過歲什一。』榜謂「凡民之貸」者，謂從官借本賈，先鄭說是也；以「國服爲之息」，以其於國服事之稅爲息，後鄭說是也。泉府，市官之屬，以「受市之徵布」爲職。其以市之徵布貸於賈人以賈，與上經以徵布斂市之滯貨同義。①二者皆恤商阜貨，泉府之職也。其言「凡民之貸者」，對下「有司」言之謂之民，泉府不得與國人爲貸。《周官·旅師》職云：「掌聚野之櫛粟、屋粟、閒粟，凡用粟，春頒而秋斂之。」此貸於國人者，不令出息，爲其無所取

①「市」，原誤作「布」，今據粵雅堂本改。

贏也；賈人貸官財以權子母之利，則有息。農民受田，計所收者納稅；賈人貸泉，計所得者出息。其息或以泉布，或以貨物，輕重皆視田稅爲差，是謂「以國服爲之息」。《朝士》：「凡民同貨財者，令以國法行之」，後鄭釋「國法」爲國服之法，然則「同貨財」者，爲貸本以賈者與？經言「凡國事之財用取具焉」，指所受市之徵布，《大府》所云「關市之賦以待王之膳服」是也，外府職之。其「以國服爲之息」者，謂之餘財，下經歲終「納其餘」是也，職幣職之。後儒以經文「以國服爲之息」與下「凡國事之財用取具焉」文相聯屬，誤合爲一事，至依托泉府以行其奸。爰據二鄭之言，贊而辨之如此。

又論禘祭云：天祭莫大於圜丘，地祭莫大於方澤，與宗廟禘其祖之所自出，三者皆禘，見於鄭君釋《周官經·大司樂》。後儒習

知宗廟有禘，疑禘非祭天地之名，惟鄭君識古，能述其義。《周語》：「禘郊之事，則有全烝。」《魯語》：「天子日人監九御，使潔奉禘郊之粢盛。」《楚語》：「禘郊不過繭栗，烝嘗不過把握。」又曰：「天子禘郊之事，必自射其牲，王后必自舂其粢；諸侯宗廟之事，必自射其牛，刲羊擊豕，夫人必自舂其盛。」又曰：「天子親舂禘郊之盛，王后親繅其服。」其言「禘郊」與「宗廟」、「烝嘗」對文，明禘非宗廟之祭。《王制》：「祭天地之牛角繭栗，宗廟之牛角握」，與《國語》：「禘郊、繭栗、烝嘗，把握之文合」；《表記》：「天子親耕粢盛秬鬯，以事上帝」，與《國語》：「天子親舂禘郊之盛」文合。天地之祭名禘，著於此矣。

周人歲有事於天者，冬至禘昊天，啟蟄郊上帝，及四時迎氣於四郊，兆祀五帝，凡七祀。《大宗伯》：「以禋祀祀昊天上帝」，《司服》

「祀昊天上帝，則服大裘而冕，祀五帝亦如之」，《典瑞》「四圭有邸，以祀天，旅上帝」，明「昊天」與「上帝」殊。《掌次》「大旅上帝，則張氈案，設皇邸；祀五帝，則張大次、小次，設重帝、重案」，明「上帝」與「五帝」殊。其冬至禘昊天以饗配，啟蟄郊上帝以稷配，《魯語》是以言「周人禘饗而郊稷」。四時迎氣祀五帝，則以太皞、炎帝、黃帝、少皞、顓頊配。

冬至禘昊天，《國語》謂之禘，《戴記》通謂之郊。《郊特牲》曰：「郊之祭也，迎長日之至也，大報天而主日也。」又曰：「郊之用辛也，周之始郊日以至。」《祭義》曰：「郊之祭，大報天而主日，配以月。」禮家舊說：「言日以周郊天之月而至，陽氣新用事，順之而用辛日。」此冬至圜丘之禘，通得郊名也。對「啟蟄而郊」言之，故謂之始郊。《大司樂》職：「凡樂，圜鍾爲宮，黃鍾爲角，大簇爲徵，姑洗

爲羽，鼙鼓鼙鞀，孤竹之管，雲和之瑟琴，《雲門》之舞。冬至，於地上之圜丘奏之。若樂六變，則天神皆降，可得而禮矣。」經言冬至於圜丘奏之，是著啟蟄而郊，無此降神之樂。鄭君釋天神、地祇、人鬼三大祭爲禘，引《祭法》「周人禘饗而郊稷」，謂此祭天圜丘以饗配之，又言人鬼則主后稷。既於圜丘之禘，宗廟之禘區別不疑。

其釋《喪服小記》及《大傳》「王者禘其祖之所自出，以其祖配之」，又以禘爲郊稷，與《大司樂》宗廟之中禮人鬼之文違異。《喪服小記》曰：「王者禘其祖之所自出，以其祖配之，而立四廟。」漢韋玄成等四十四人奏議云：「禮，王者始受命，諸侯始封之君，皆爲大祖，以下五廟而遞毀。周之所以七廟者，以后稷始封，文王、武王受命而王，是以三廟不毀，與親廟四而七。」然則周人祖文、武，祖

之所自出主稷也，稷爲太祖廟，立文世室、武世室配之，皆世世不毀，又下禘其親廟四，所謂「以其祖配之而立四廟」也。逸《禮·禘於太廟禮》：「毀廟之主，升，合食而立二尸。」又曰：「獻昭尸如穆尸之禮。」又曰：「毀廟之主，昭共一牢，穆共一牢。祝詞稱孝子孝孫。」此禘祭之見於逸《經》者。毀廟之主立二尸，是昭共一尸，穆共一尸。祝詞稱孝子，明各祭於其廟，故於禘廟稱孝子也。《春秋公羊傳》：「大事者何？大禘也。毀廟之主，陳於太祖，未毀廟之主，皆升，合食於太祖。」曾子問：「七廟無虛主，虛主者惟祫祭於祖。」而逸《禮》有七尸之文。《禮器》：「周旅酬六尸」，鄭注云「后稷尸發爵不受旅」。此經傳之言祫禘者。周公制禮之時，文、武之主，尚在親廟，故禘遷主於太廟，而立昭穆二尸。逸《禮》祫祭惟七尸，則祫之遷主無尸。

天子立廟，得及其始祖之所自出，凡祭皆然，不惟禘也。禘祭禮盛事殷，故名大祭。《春秋傳》曰「魯有禘樂」，《明堂位》「季夏六月，以禘禮祀周公」，明其禮樂與時祭殊。禘祫俱及遷廟之主，諸侯則有祫無禘，故記曰「禮不王不禘」。天祭有禘名，以別於郊；宗廟之祭有禘名，以別於祫。禘郊禘祫，因其散見之文，可考如此。

論感生帝曰：《生民》之詩具矣。詩曰「履帝武敏歆，攸介攸止，載震載夙，載生載育，時維后稷」，后稷感神靈之氣而生也。曰「誕后稷之穡，有相之道」，曰「誕降嘉種，維秬維秠，維糜維芑」，言后稷爲天所助，以成稼穡之功也。曰「載燔載烈，以興嗣歲」，曰「其香始升，上帝居歆」，言后稷肇祀以祈豐年，而上帝歆享之也。或曰帝，或曰上帝，皆指天帝而言。若如傳釋帝爲高辛氏之帝，則

從於帝而見於天，因以生子，此亦何足稱異。下經「寅之隘巷」、「寅之平林」、「寒冰」，不且大遠於事情乎？周人祈穀之郊，實本於后稷之肇祀。今由《生民》之詩繹之，鄭君謂郊

祀爲祀感生帝，說非無據。但《月令》「孟春乃擇元日，祈穀于上帝」，《春秋傳》「孟獻子曰：『夫郊祀后稷，以祈農事也。』是故啟蟄

而郊，郊而後耕。」夫曰「祈穀」，曰「祈農事」，而絕不及於祭感生者，蓋詩表先代之神靈，禮嚴百王之祀事，故不同也。《大傳》：

「王者禘其祖之所自出，以其祖配之；諸侯及其太祖；大夫士有大事，省於其君，干祿及其高祖。」是爲尊者尊統上，卑者尊統下之義。《喪服小記》：「王者禘其祖之所自出，以其祖配之，而立四廟。」則以后稷始封，文武受命稱王，與四親廟對言爲七廟。二條皆謂宗廟之禘，與祭天無涉。且禘譽郊稷，禮

家或混禘於郊，未嘗混郊於禘。如鄭君說，則祈穀又蒙禘名矣。故《鄭志》答趙商云：「悉信亦非，不信亦非。」斯言也，敢援以爲治經之大法。此其說之尤著者。

其論三江，世儒多是之，獨王光祿西泚與藩不以爲然。年老，得髀痛疾，卧牀蓆間，手定《禮箋》十卷，未幾卒。

戴震

戴震，字慎修，一字東原，休寧人。祖寧仁，父弁，皆不仕。君年十歲乃能言，就傳讀書，過目成誦。塾師授以《大學章句》右經一章，問其師曰：「此何以知爲孔子之言而曾子述之？」又何以知爲曾子之意而門人記之？」師曰：「此子朱子云爾。」又問：「朱子何時人？」曰：「南宋。」又問：「曾子何時

人？」曰：「東周。」又問：「周去宋幾何時？」曰：「幾二千年。」曰：「然則子朱子何以知其然？」師不能答。讀書一字必求其義，塾師略舉傳注訓解之，意不釋。師惡其煩，乃取許氏《說文解字》令檢閱之，學之三年，通其義，於是十三經盡通矣。

隨父客南豐，課學童於邵武。自邵武歸，年甫二十，同縣程中允恂一見奇之。^①時江君慎修來歛，見君，目爲儒者。一日，舉曆算中數事曰：「吾積疑十有餘年，而未剖析者。」君爲之比較，言其所以然。江君驚喜曰：「今之定九也！」年二十八，補縣學生。家屢空，而學日進。著《考工記圖》、《屈原賦注》、《句股割圓記》，流傳浙東西。天台齊侍郎召南讀其書，恨不識其人，江南惠定宇、沈冠雲二徵君，皆引爲忘年交。

乾隆二十七年壬午，舉於鄉。策蹇至京

師，困於逆旅，人皆以狂生目之，幾不能供饘粥，獲交於錢少詹大昕，稱爲天下奇才。秦文恭公纂《五禮通考》，求精於推步者，少詹舉君名，文恭延之，纂《觀象授時》一類。後高郵王文肅公安國，請君至家塾課其子念孫，一時館閣通人如河間紀庶子昀、嘉定王編修鳴盛、青浦王蘭泉先生、大興朱笥河先生，皆與之定交，從此海內知東原氏矣。試禮部，不第。後朱方伯珪招之游晉，修《汾州府志》。三十八年，奉召充四庫全書館纂修官。三十九年乙未，特命與會試中式者同赴廷對，授翰林院庶吉士。四十二年五月，卒於官，享年五十有五。

生平無嗜好，惟喜讀書，詞義鉤棘難通之文，一再讀之，渙然冰釋。其學長於考辨，

① 「恂」，原作「洵」，今改之。恂字慄也，號燕侯，休寧人。

立一義，初若創獲，及參互考之，確不可易。《春秋》昭公二十二年：「十月，王子猛卒。」而其夏、秋已兩書「王猛」，說者莫得其解。解之曰：「王猛與鄭忽，皆以國氏者也。王者，諸侯曰王，畿之辭，非天子之號。《春秋》凡書王，猶列國之書其國；書天王，猶列國之書爵。故王人與列國書人，同爲微者。王猛與鄭忽同以國氏，忽未即位而出奔，歸不得書爵，書世子，正其復國也。王子猛未即位稱王，故卒稱王子，若先正其號曰王，不得復稱王子矣。」

《周髀》言「北極璿璣四游」，又言「正北極樞璿璣之中」，後人多疑其說。解之曰：「正北極者，《魯論》之北辰，今人所謂赤道極也。北極璿璣者，今人所謂黃道極也。正北極者，左旋之樞，北極璿璣，每晝夜環之而成規。冬至夜半，在正北極下，是爲北游所

極；日加卯之時，在正北極之左，是爲東游所極；日加午之時，在正北極之上，是爲南游所極；日加酉之時，在正北極之右，是爲西游所極；此璿璣之一日四游所極也。冬至夜半，起正北子位；晝夜左旋一周，而又過一度，漸進至四分周之一，則春分夜半，爲東游所極；又進至夏至夜半，爲南游所極；又進至秋分夜半，爲西游所極；此璿璣之一歲四游所極也。《虞夏書》：「在璿璣玉衡，以齊七政。」蓋設璿璣以擬黃道極，世失其傳也。」

今人所用三角、八線之法，本出於勾股，而尊信西術者，輒云勾股不能御三角。折之曰：「《周髀》云：『圓出於方，方出於矩，矩出於九九八十一。』三角中無直角，則不應乎矩，無例可比矣。必以法御之，使成勾股而止。八線比例之術，皆勾股法也。」

嘗謂儒者治經，宜自《爾雅》始。世所傳郭注已刪節不全，邢疏又多疏漏。如《釋言》「桃，充也」，六經無「桃」字，鄭注《樂記》、《孔子閒居》皆訓「橫」爲「充」。「橫」、「桃」古通用。《書》「光被四表」，《漢書》引爲「橫被四表」，今《孔傳》猶訓「光」爲「充」，文譌而義不殊也。《釋言》「床，廕也」，即《詩》「不可休思」之「休」。《釋木》「桑柳丑條」，即《詩》「蠶月條桑」之「條」。《莊子》云「已而爲知者」，「已而不知其然」，當從《釋詁》解「已」爲「此」。其考證通悟多如此。

《水經注》譌舛多矣，王伯厚引經文四事，其三事皆注之溷於經者。則經注之淆，南宋時已然。君獨尋其義例，區而別之云：「經文每一水云「某水出某郡縣」，此下不更舉水名；注則兼及所納羣川，故須重舉。經云「過某縣」者，統一縣而言；注則詳言所逕

委曲，故有一縣而再三見者。經據當時縣治；善長作注時，縣邑流移，是以多稱「故城」，經無言故城者也。經例云「過」，注例云「逕」。以是推之，經注之淆者可正也。」閻百詩、顧景範、胡朏明雖善讀古書，猶未悟斯失，至君始釐正之。今武英殿所刊，即用其校本，海內始復見此書之真面目焉。

嘗論學云：「經之至者，道也；所以明道者，辭也；所以成辭者，字也。必由字以通其辭，由辭以通其道，乃可得之。」又云：「治經之難，雖一事，必綜其全而覈之。誦《堯典》至「乃命羲和」，不知日月星辰之所以運行，則掩卷不能卒業。誦《周南》、《召南》，自《關雎》而往，不知古音，徒強以協韻，則已齟

①「知」，初刻本及他本皆作「之」，今據《莊子·養生主》改。

齟失讀。誦古禮，先《士冠禮》，不知古者宮室、衣服等制，已迷於其方，莫辨其用。不知古今地方沿革，則《禹貢》《職方山鎮川澤》、《春秋》列國疆域會盟攻戰之地，失其處所。不知古今推步之長，則如《夏書》之「辰不集於房」，魯太史引以爲正陽之月孟夏，東晉《古文尚書》繫之季秋；小雅「十月之交」，鄭康成以爲周正十月，劉原父以爲夏正十月；

《春秋傳》兩記「日南至」，歷代史志載步算家上考，曲合其一而卒違其一。儒者何以識古今之真僞，^①辨箋解之得失，決魯曆至朔之當否？不知少廣旁要，則《考工》之器，不能因文而推其制。不知鳥獸、蟲魚、草木之名號狀類，則比興之意乖。六書之學，詁訓、音聲未始相離，聲與音又經緯衡從宜辨。魏有孫叔然創立翻語，厥後考經論韻悉用之，晉人以譯西域釋氏之言。釋氏之徒，群習其法，

因竊爲己有，謂來自西域；儒者數典，不能記憶也。管呂言五聲十二律，宮位乎中，黃鍾之宮四寸五分，爲起律之本。學者蔽於鍾律失傳之後，不追溯未失傳之先，宜乎其說之多鑿也。」

又訓學者二：曰私，曰蔽。私生於欲之失，而蔽生於知之失。異氏尚無欲，君子尚無蔽。異氏之學，主靜以爲至。君子強恕以去私，而問學以去蔽，主以忠信而止於明善。凡生於其心，必發於其事。私者逞己以縱欲無良，而僭不畏明。無私矣，尚不能無蔽。蔽者不求諸事情，以其意見，信爲義理，公而不能明，廉潔而流於刻。《記》曰：「夫民有血氣心知之性，而無喜怒哀樂之常，應感起

① 「識」，初刻本與他本皆作「職」，譚大臨批校本改爲「識」，是，今從改。

物而動，然後心術形焉。」凡有血氣心知，於是乎有欲；性之徵於欲，聲色臭味而愛畏分。既有欲矣，於是乎有情；性之徵於情，喜怒哀樂而慘舒分。既有欲有情矣，於是乎有巧與智；性之徵於巧智，美惡是非而好惡分。生養之道，存乎欲者也；感通之道，存乎情者也。二者自然之符，天下之事舉矣。盡美惡之極致，存乎巧者也，宰御之方，由斯而出；盡是非之極致，存乎智者也，聖賢之德，由斯而備。二者亦自然之符，精之以底於必然，天下之能舉矣。君子之治天下也，使人各得其情，各遂其欲，勿悖於道義；君子之自治也，情與欲使一於道義。夫遏欲之害，甚於防川；絕情去智，充塞仁義。人之飲食也，養其血氣；而其問學也，養其心知；是以貴乎自得。血氣得其養，雖弱必強；心知得其養，雖愚必明。是以貴乎擴充。君子

獨居思仁，公言言義，動止應禮。竭所能之謂忠，履所明之謂信，平所施之謂恕。馴而致之，仁且智，不私不蔽者也。君子之未應事也，敬而不肆，以虞其疏；事至而動，正而無邪，以虞其僞；必敬必正，而要於致中和，以虞其偏其謬。戒疏在乎戒懼，去僞在乎慎獨，致中和在乎達禮、精義、至仁、盡倫，天下之人，同然而歸之善，可謂至善矣。夫以理爲學，以道爲統，以心爲宗，探之茫茫，索之冥冥，不若反求諸六經。此《原善》之書所以作也。」

其所撰述，有《毛鄭詩考正》四卷、《考工記圖》二卷、《孟子字義疏證》三卷、《方言疏證》十三卷、《原善》三卷、《原象》一卷、《勾股割圓記》三卷、《策算》一卷、《聲韻考》四卷、《聲類表》十卷、《儀禮正誤》一卷、《爾雅文字考》十卷、《屈原賦注》四卷、《九章補圖》一

卷、《古曆考》二卷、《曆問》二卷、《水地》一卷、《戴氏水經注》四十卷、《直隸河渠書》六十四卷、《文集》十卷，皆曲阜孔戶部繼涵爲刊行之。

君沒後十餘年，高廟校刊石經。一日，命小璫持君所校《水經注》，問南書房諸臣曰：「戴震尚在否？」對曰：「已死。」上歎惜久之。時人皆謂君若不死，必充纂修官。嗟乎！君以庶吉士得邀特達之知，可謂稽古之榮矣。

同時學者，郡人鄭牧、方矩、程瑤田、汪龍。鄭、方二人事蹟，不得其詳。瑤田，字易田，又字易疇，歙人。乾隆庚辰舉人。太倉州校官。著有《通藝錄》行於世。汪龍，字蟄泉，乾隆丙午舉人。著有《毛詩申成》、《毛詩異義》，皆未刊行。

親受業者，高郵王念孫，字懷祖，乾隆乙

未進士。授庶吉士，散館，改主事。官至直隸永定河道。精於訓詁，著有《廣雅疏證》十卷。子引之，字伯申，嘉慶己未姚文田榜以第三人及第。今官翰林院侍講學士，能世其學。

段大令玉裁，字若膺，一字懋堂，金壇人。乾隆庚辰舉人。官四川巫山縣知縣。講求古義，深於小學，著書滿家，刊行者惟《詩經小學錄》四卷、《說文解字注》三十二卷。^①

盧學士文弼，紀相國昀、邵學士晉涵、任侍御大椿、洪舍人榜、汪孝廉元亮，皆同志之友，而問學焉。孔檢討廣森，則姻婭而執弟子之禮者也。懋堂大令之婿曰龔麗正，號閭齋，仁和人。以懋堂爲師，能傳其學，著有《國語韋昭注疏》。嘉慶丙辰進士。今官禮部祠祭司郎中。

①「三十二」，原爲空格，據粵雅堂本補。

國朝漢學師承記卷六

甘泉江藩纂

盧文弨

盧文弨，字紹弓，號磯漁，又號檠齋，晚更號弓父，抱經其堂顏也，人稱曰抱經先生。其先自餘姚遷杭州。父存心，恩貢生，應博學宏詞科不第。母馮，馮景山公之女也。文弨生而篤實，少不好弄，以讀書爲事。既稟家學，又得外王父之緒論，已知學之所向矣。長爲桑調元弢甫婿，師事之；於是學有本原，不爲異說所惑。初名嗣宗，爲錢塘縣學生員，繼由餘姚祖籍改今名，援例入監。乾

隆戊午，中式順天舉人。壬戌，考授內閣中書。壬申，恩科秦大士榜第三人及第，授翰林院編修。丁丑，命上書房行走，由左春坊左中允洊至翰林院侍讀學士，充乙酉廣東正考官。旋命提督湖廣學政。戊子，以學政言事不合例，部議左遷。明年乞假養親歸。乾隆乙卯十一月二十八日，卒於常州龍城書院，年七十有九。

紹弓官京師，與東原交善，始潛心漢學，精於讎校。歸田後二十餘年，勤事丹鉛，垂老不衰。所校之書，《大戴禮記》、《左傳》、《經典釋文》、《逸周書》、《孟子音義》、《荀子》、《方言》、《釋名》、《賈誼新書》、《獨斷》、《春秋繁露》、《白虎通》、《呂氏春秋》、《韓詩外傳》、《顏氏家訓》、《封氏聞見記》諸書。又取《易》、《禮》注疏、《呂氏讀書記》、《魏書》、《宋史》、《金史》、《新唐書》、《列子》、《申鑒》、

《新序》、《新論》諸本脫漏者，薈萃一書，名曰《群書拾補》，《抱經堂文集》三十四卷，及《鍾山札記》、《龍城札記》，刊行於世。

紀 昀

紀昀，字曉嵐，一字春帆，晚年自號石雲，獻縣人也。世爲河間著姓。祖天申，有善行；父容舒，官姚安太守。河間爲九河故道，天雨則窪中汪洋成巨浸，夜有火光。天申夜夢火光入樓中而公生，火光遂隱，人以爲公乃靈物託生也。少而奇穎，讀書過目不忘。夜坐暗室內，二目爍爍如電光，不燭而能見物，比知識漸開，光即斂矣。

年二十四，乾隆丁卯科解元。甲戌，成進士，授庶吉士，散館，授編修。己卯，充山西鄉試正考官。庚辰，充會試同考官。辛巳

京察，以道府記名。壬午，充順天鄉試同考官，命提督福建學政。於癸未授侍讀。明年，丁父憂。服闋，充日講起居注官，擢左庶子。戊子，授貴州都勻知府，以四品留任，晉侍讀學士。緣事罪誤，發烏魯木齊效力。至成所時，遣戍單丁五年內積至六千人，爲都統具奏稿，得旨減釋爲民。

辛卯，召還，授編修。三十八年，擢侍讀，命爲四庫全書館總纂官。丙申，授侍讀學士，充文淵閣直閣事、日講起居注官。己亥，擢詹事，旋晉內閣學士。壬寅，授兵部右侍郎，仍兼直閣事。改任不開缺，乃異數也。又轉左侍郎。甲辰，充會試副考官，知武會試貢舉。乙巳，晉左都御史。丙午，轉禮部尚書，充經筵講官。戊申，賜紫禁城騎馬，充武會試正考官。壬子，畿輔水災，奏請截留南漕萬石，設十廠賑饑，全活無算。嘉慶元

年丙辰，充會試正考官，轉兵部尚書。己未，充武會試正考官。

癸亥六月，以八旬開秩，上遣官賁上方珍玩賜之。是年，奏：「婦女猝遭強暴，捆縛受汙，不屈見戕者，例無旌表。臣謂捍刃捐生，其志與抗節被殺者無異。如忠臣烈士，誓不從賊，而紮縛把持，雖使跪拜，可謂之屈膝賊廷哉？請敕交大學士九卿科道公議，與未被汙者略示區別，量予旌表。」大學士保寧等議奏：「如凶手在兩人以上，顯係孱弱難支，與強姦被殺者一體予旌。飭交各督撫勘明情形，請旨定奪。」報可。乙丑正月，奉旨調禮部尚書，協辦大學士，加太子少保，管國子監事。十五日，卒於位。年八十有二。

奉旨：「紀昀學問淹通，辦理《四庫全書》，始終其事，十有餘年，甚為出力。由翰林洊歷正卿，服官五十餘載。本年正月，甫經擢襄

綸閣，晉錫宮銜，遽聞溘逝，深為軫惜！加恩賞陀羅經被，派散秩大臣德通帶同侍衛十員，前往賜奠，並賞庫銀五百兩經理喪事。任內處分，悉予開復。應得卹典，查例具奏。」賜祭葬，予謚文達。

公於書無所不通，尤深漢《易》，力闢圖書之謬。《四庫全書提要簡明目錄》皆出公手。大而經史子集，以及醫卜詞曲之類，其評論抉奧闡幽，詞明理正，識力在王仲寶、阮孝緒之上，可謂通儒矣。胸懷坦率，性好滑稽，有陳亞之稱。然驟聞其語，近於詼諧，過而思之，乃名言也。公一生精力，粹於《提要》一書，又好為稗官小說，而嬾於著書，少年間有撰述，今藏於家，是以世無傳者。今錄公所作《戴氏考工記圖序》一篇，以見梗概。《序》曰：

戴君東原，始為《考工記》作圖也，圖後

附以己說而無注。乾隆乙亥夏，余初識戴君，奇其書，欲付之梓，遲之半載，戴君乃爲余刪取先、後鄭注，而自定其說以爲補注。又越半載，書成，仍名曰《考工記圖》，從其始也。戴君語予曰：「昔丁卯、戊辰間，先師程中允出是書以示齊學士次風先生，學士一見而歎曰：『誠奇書也。』今再遇子奇之，是書可以不憾已。」

戴君深明古人小學，故其考證制度、字義，爲漢以降儒者所不能及。以是求之聖人遺經，發明獨多。《詩三百》、《尚書》二十八篇、《爾雅》等皆有撰著。自以爲恐成書太早，而獨於《考工記》則曰：「是亞於經也者，考證雖難，要得其詳則止矣。」

余以戴君之說，與昔儒舊訓，參互校覈。輟末之「軹」，明其當作「軹」，不得與《輿人》之「軹」、「𨋖」二名混淆，今字書併「軹」字無

之。《車人》「徹廣六尺」，以兩長車廣當相等，兩轅之間六尺，旁加輻內六寸，輻廣三寸，綆寸，合左右凡二尺，則大車之徹亦八尺，字譌「八」爲「六」。《弓人》「膠三釐」，一弓之膠不得過兩，有十銖二十五分銖之十四，正其當爲「三釐」。此皆《記》文之誤，漢儒已莫之是正者。後鄭謂「軹，輿後橫木」，戴君乃曰：「《輶人》言「軹間」，左右名軹之證也。『加軹與轆』，『弓長庇軹』，『軹方象地』，前後左右通名軹之證也。」《輶人》「任正」、「衡任」，鄭以當軹與衡，而謂「軹爲輿下三面材，軹式之所樹」。戴君乃曰：「此爲下當兔圍軸圍發其意也。若軹式之所樹，宜記於《輿人》，今《輶人》爲之，殆非也。」鄭以「戈」「胡」「句倨外博」爲胡上下。戴君曰：「此不宜與『已倨』、『已句』字義有異。」鄭引許叔重《說文解字》及東萊稱，證釐釐數同。

戴君乃曰：「鍰之假借字作『垸』，鏐之假借字《史記》作『率』，《漢書》作『選』，伏生《尚書大傳》作『鏐』，數小大相懸，合爲一，未然也。」戟刺長短無文，鄭氏既未及，賈公彥云「蓋與胡同，六寸」。戴君則曰：「戈一援，戟二援也。中直援名刺，與枝出之援同長七寸有半寸。刺連內爲一直刃，通長尺有二寸，猶夫戈之直刃通長尺有二寸也。」桃氏「爲劍」，「中其莖，設其後」，鄭訓「設」爲「大」，謂「從中已後稍大之」。戴君曰：「不當與『設其旋，設其羽』之屬異義。後，謂劍環，在人所握之下，故名後，與劍首對稱矣。」鍾之鉦間無文，鄭以爲與鼓間六等，而合舞廣四爲鍾長十六。戴君乃曰：「鍾自銑至鉦，自鉦至舞，斂綱以二。準諸句股濶，銑間八，鉦間亦八，是爲鍾長十六。舞者其上覆，脩六廣四，蓋鍾羨之度，不當在鍾長之數。」玉案以

承棗栗，莫詳其制，戴君引櫨禁及漢小方案，定其有四周而局足。《廬人》「句兵欲無彈，刺兵欲無蜎」，鄭皆訓之爲「掉」，戴君讀「彈」如「死蟪之蟪，轉掉也；蜎，搖掉也。」其所以補正鄭氏注者，精審類如此。

他若因嘉量論黃鍾之宮，①因《玉人》「圭圭」，《匠人》「爲規識景」，論地與天體相應、寒暑進退、晝夜永短之理，辯天子諸侯之宮，三朝三門，宗廟社稷所在，詳明堂个與夾室之制，申井田溝洫之法，觸事廣義，俾古人制度之大，暨其禮樂之器，昭然復見於今茲。是書之爲治經所取益固鉅，然戴君不喜馳騁其辭，但存所是。文略。又於《輶人》《龍旂》鳥旗之屬，《梓人》《筮虞》《車人》《大車》《羊車》之

①「之」，原作「少」。《考工記·栗氏》與戴氏《考工記圖》卷上補注皆作「之」，今據改。

等圖不具。其言曰：「思而可得者，微見其端，要留以待後學治古文者之致思可也。」斯誠得論著之體矣。余獨慮守章句之儒不知引伸，膠執舊聞，沾沾然動其喙也。是以論其大指，以爲之序首。

同時翁君覃谿者，亦爲漢學，收藏金石碑版文字，著有《經義考補》、《兩漢金石文字記》行於世。翁君名方綱，大興人。乾隆丁卯科舉人，壬申恩科成進士，授庶吉士，散館，授編修。官至內閣學士兼禮部侍郎。因老疾，以學士歸田。

邵晉涵

邵晉涵，字與桐，號二雲，餘姚人也。祖向榮，康熙壬辰進士。父佳銓，增廣生。君生而穎異，少多疾，左目微眚，然讀書十行

並下，終身不忘。乾隆乙酉，中式本省鄉試舉人，典試者錢先生竹汀也。越六年，禮部會試第一，賜進士出身。乾隆三十八年，詔修《四庫全書》，金壇首以君名人告，召赴闕下，除翰林院庶吉士，充纂修官。逾年，授編修。後御試翰詹，名列二等，遷右中允。洊官至侍講學士兼文淵閣直閣事。

於書無所不讀，而非法之書不陳於側。嘗謂《爾雅》乃六藝之津梁，而邢疏淺陋，乃別爲《正義》，兼采舍人、樊光、李巡、孫炎諸家之注；有未詳者，摭他書補之。今之學者，皆舍邢而宗邵矣。

在四庫館時，《永樂大典》載有薛居正《五代史》，乃會粹編次，其闕者以《冊府元龜》諸書補之，由是《薛史》復傳。竹汀先生間論《宋史》紀傳，南渡後不如東都之有法，寧宗以後又不如前三朝之脩備；微特事迹

不詳，即褒貶亦失其實。君聞而善之，取熊克、李燾、李心傳、陳均、劉時舉所撰之書，及宋人筆記，撰《南都事略》以續王偁之書，詞簡事增，正史不及也。

君嘗預修國史，館中收貯先朝史冊以數千計，總裁問以某事，答曰：「在某冊第幾頁中。」百不失一，咸訝以爲神人焉。撰述又有《孟子述義》、《穀梁正義》、《韓詩內傳攷》、《皇朝大臣謚迹錄》、《輶軒日記》、《南江文集》，皆實事求是，爲學者有益之書。

君在日下，教授生徒以自給，足不詣權要之門，所以迴翔清署二十餘年，而官止四品也。君少從山陰劉文蔚豹君、童君二樹游，習聞戴山、南雷之說，於明季黨禍緣起，奄寺亂政及唐、魯二王本末，從容談論，往往出於正史之外。自君謝世，而南江之文獻亡矣！

任大椿

任大椿，字幼植，一字子田，興化人。爲諸生時，與同邑侍鸞川朝詩歌唱和，藝林稱之。乾隆庚辰科舉人。^①三十四年己丑，二甲第一名進士，授禮部主事，轉郎中，陝西道監察御史。充四庫全書館纂修官。子田與東原同舉於鄉，於是習聞其論說，究心漢儒之學。著有《弁服釋例》十卷、《深衣釋例》三卷、《字林考逸》八卷、《小學鉤沈》二十卷、《子田詩集》四卷。

同時有歸安丁小正名杰者，謂曾著《字

① 「庚辰」，原作「壬午」。姚鼐《惜抱軒文集》卷一二所撰任氏《墓誌銘》、《咸豐重修興化縣志》卷八《任大椿傳》及卷七《選舉表一》，皆記任氏中舉爲乾隆二十五年庚辰。案諸說皆是，今據改。

林考逸》一書，稿本存子田處，子田竊其書而署其名，作書徧告同人，一時傳以爲笑。然子田似非竊人書者。今其族弟兆麟又采獲一百五十餘條，爲《考逸補正》云。

兆麟字文田，震澤籍諸生，薦舉孝廉方正。嘗注《夏小正》，本鄭仲師《周官注》，移「主夫出火」一條在三月，^①又移「時有見稊始收」一條在五月，又爲補入「采芑」、「雞始乳」二條。王光祿禮堂序，以爲「確當絕倫」也。

弟子中以經術著者，山陽汪廷珍，字瑟庵，十二經義疏皆能闇誦，不遺一字，舉經史疑義叩之，應答無滯義。乾隆丙午科舉人，己酉恩科胡長齡榜以第二人及第。今官內閣學士兼禮部侍郎。

胡長齡，字西庚，一字印渚，通州人。博覽群籍，說經以康成爲宗。乾隆癸卯舉人，己酉恩科第一人及第。今官兵部侍郎。

洪 榜

洪榜，字汝登，一字初堂，歙縣人也。年十五，補邑庠生。乾隆乙酉選拔，與兄朴同應召試。梁文定公國治時爲安徽學使，評其賦曰：「詞霏玉屑，則弟勝於兄；文抱風雲，則伯優於仲。」朴授中書而榜未獲雋，然以文章見知於文定，乃從遊至晉，旋中乾隆戊子科舉人。丙申，應天津召試第一，授中書舍人。卒年三十有五。

榜少與同郡戴君東原、金君輔之交，粹於經學。著有《明象》，未成書，終於益卦。因鄭康成《易贊》作《述贊》二卷，其解《周

①「夫」原作「火」，《大戴記》、任氏《夏小正注》、王鳴盛《序》皆作「夫」，今據改。

易》，詁訓本兩漢，行文如先秦。又明聲均，撰《四聲均和表》五卷，《示兒切語》一卷。江氏永切字六百十有六，是書增補百三十九字；又以字母「見」、「溪」等字注於《廣韻》之目，每字之上，以定喉、吻、舌、齒、唇五音。蓋其書宗江、戴二家之說而加詳焉。平生著述甚多，皆未卒業，有《周易古義錄》、《書經釋典》、《詩經古義錄》、《詩經釋典》、《儀禮十七篇書後》、《春秋公羊傳例》、《論語古義錄》、《初堂讀書記》、《初堂隨筆》、《許氏經義》諸書。留心奇遁之術，以其術犯造物忌，病中舉所著畀之火，唯《新安大好紀麗》，久已刊行。

爲人律身以正，待人以誠，以孝友著於鄉里。生平學問之道，服膺戴氏。戴氏所作《孟子字義疏證》，當時讀者不能通其義，惟榜以爲功不在禹下。撰《東原氏行狀》，載

《與彭進士尺木書》，笥河師見之，曰：「可不必載，戴氏可傳者不在此。」榜乃上書辨論。今《行狀》不載此書，乃東原子中立刪之，非其意也。藩是時在吳下，見其書，歎曰：「洪君可謂衛道之儒矣！」今錄其文於左，文曰：

洪榜頓首笥河先生閣下：前者具狀戴先生行實，俾其遺孤中立稽首閣下之門，求志其墓石。頃承面諭，以狀中所載《答彭進士書》「可不必載，性與天道不可得聞，何圖更於程、朱之外復有論說乎？戴氏所可傳者不在此」。榜聞命唯唯，惕於尊重，不敢有辭。退念閣下今爲學者宗，非漫云爾者，其指大略有三：其一謂程、朱大賢，立身制行卓絕，其所立說，不得復有異同；疑於緣隙奮筆，加以釀嘲，奪彼與此；其一謂經生貴有家法，漢學自漢，宋學自宋，今既詳度數，精

訓故，乃不可復涉及性命之旨，反述所短以揜所長；其一或謂儒生可勉而爲，聖賢不可學而至，以彼矻矻，稽古守殘，謂是淵淵聞道知德，曾無溢美，必有過辭。蓋閣下之旨出是三者，仰見閣下論學之嚴，制辭之慎。然恐閣下尚未盡察戴氏所以論述之心，與榜所以表章戴氏之意，使榜且得罪，不可以終無辭。

夫戴氏《與彭進士書》，非難程、朱也，正陸、王之失耳；非正陸、王也，闢老、釋之邪說耳；非闢老、釋也，闢夫後之學者實爲老、釋而陽爲儒書，援周、孔之言人老、釋之教，以老、釋之似亂周、孔之真，而皆附於程、朱之學。閣下謂程、朱大賢，立身制行卓絕；豈獨程、朱大賢，立身制行卓絕；陸、王亦大賢，立身制行卓絕；即老、釋亦大賢，立身制行卓絕也。唯其如是，使後儒小生，閉口不

敢道，寧疑周、孔，不敢疑程、朱；而其才智少過人者，則又附援程、朱以人老、釋。彼老、釋者，幸漢、唐之儒抵而排之矣。今論者乃謂先儒所抵排者，特老、釋之粗，而其精者雖周、孔之微旨不是過也。誠使老、釋之精者雖周、孔不是過，則何以生於其心，發於其事，繆戾如彼哉！況周、孔之書具在，苟得其解，皆不可以強通。使程、朱而聞後學者之言如此，知必急急然正之也。然則戴氏之書，非故爲異同，非緣隙釀嘲，非欲奪彼與此，昭昭甚明矣。

至謂治經之士，宜有家法，非爲宋學，即爲漢學，心性之說，賈、馬、服、鄭所不詳，今爲賈、馬、服、鄭之學者亦不得詳。夫言性言心，亦不自宋以後興也，周末諸子及秦、漢間著書立說者多及之。其辭雖殊，其意究無大異，凡以勸學立教而已。惟老聃、莊周之書，

乃有冲虚之說、真宰之名，不寄於事，不由於學，謂之返其性情而復其初。魏、晉之間，此學盛興，而諸佛書流入中土，亦適於此時爲盛。其書本淺妄無足道，譯者雜以老、莊之旨，緣飾其說，大暢玄風。唐傅奕曾言其事矣，然而未敢以人儒書也。至乎昌黎韓氏，力闢佛、老，作爲《原道》等書，使學者昭然知二氏之非。而其時佛氏之說，人人既深，則又有柳子厚之徒，謂「韓氏所罪者其迹也，忿其外而遺其中，譬之知石而不知韞玉。彼其不可斥者，往往與《易》、《論語》合，不與孔子異道也」。此說一出，後之學者，往往執是說以求之《易》、《論語》，而所謂《易》、《論語》者，則又專用魏王氏之注與何氏之集解，其人本深於老、釋，其說亦雜於二家，此則宜其有合也。歷唐之末，逮宋之初，此論紛紜固結而不可解。於是讀《易》、《論語》書者，或

往往先從事於二氏，因即以其有得於二氏之精者，以說《易》、《論語》之書。是以眉山蘇氏作《六一居士集序》曰「新學以佛、老之似，亂周、孔之真，識者憂之」也。宋熙寧以後，此弊日深，至於姚江王氏之學行，則直以佛書釋《論》、《孟》矣。彼賈、馬、服、鄭，當時蓋無是弊，而今學者束髮受書，言理言道，言心言性，所謂理道心性之云，則皆六經、孔、孟之辭。而其所以爲理道心性之說者，往往雜乎老、釋之旨。使其說之果是，則將從而發明之矣；如其說之果非，則治經者固不可以默而已也。如使賈、馬、服、鄭生於是時，則亦不可以默而已也。前之二說，閣下苟詳察之，亦知戴氏之非私於其學，而榜之非私於戴氏矣。

至於聞道之名，不可輕以許人，猶聖賢之不可學而至。如閣下以此爲慮，此其猶存

乎後儒之見也。孟子謂「聖人人倫之至」，首陽之義，孔子稱曰「古之賢人」。夫聖賢不可至，蓋在是矣。雖然，安可以自棄乎哉！若夫高談深遠者謂之知道，不言而躬行者謂之未聞道；及夫治經訓者謂之儒林，明性道者謂之道學。此固戴氏所不道，而榜所望於閣下表揚之者，亦不在是也。夫戴氏論性道，莫備於其論《孟子》之書，而所以名其書者，曰《孟子字義疏證》焉耳。然則非言性命之旨也，訓故而已矣，度數而已矣。要之，戴氏之學，其有功於六經、孔、孟之言甚大，使後之學者，無馳心於高妙，而明察於人倫庶物之間，必自戴氏始也。惟閣下裁察焉。

榜弟梧，字桐生，乾隆庚子召試中書，庚戌成進士，授庶吉士，散館授編修，官至沂州府知府。博古通今，兼工詞翰。

榜同邑有汪萊者，字孝嬰，藩之密友也。

優貢生。大學士祿康薦修《國史·天文志》，議敘，以教官用，選石埭縣訓導。深於經學，《十三經注疏》皆能背誦如流水，而又能心通其義。人有以疑義問者，觸類旁通，略無窒礙。尤善曆算，通中西之術，著有《衡齋算學》，刊行於世。與元和李尚之銳論開方題解及秦九韶立天元一法不合，遂如寇仇，終身不相見。噫！過矣。然今之學者，大江以南惟顧君千里與孝嬰二人而已，烏可多得哉！

孝嬰之友有歙人羅子信者，名永符。丁卯舉於鄉，辛未成進士，選庶吉士。善讀書，通經達史，工詩古文，亦瓌奇之士也。

洪瑩，字賓華，甲子舉人，己巳恩科第一人及第，授修撰。淹通經史，五經皆有撰述，亦歙人也。

汪元亮

汪元亮，字明之，一字竹香，元和人。爲諸生時，有文譽，與同郡余古農師、薛香聞師結詩社於城東，睥睨餘子，不可一世。乾隆壬午，與戴君東原同舉於鄉，相親善，乃究心經義及六書之學。平生論學，則推東原及程君易疇，論詩文則推古農師。屢上公車，不第，以教授生徒自給，從游者多掇科第去，而君以孝廉終，命也夫！少時得狂疾，忽已忽作，作時不省人事，日夕叫罵，纏綿幾二十年。所有著述，於疾作時皆投諸火，僅存詩古文而已。

孔廣森

李文藻 桂馥

孔廣森，字衆仲，一字搗約，又字鼐軒，曲阜人。年十七，中乾隆戊子科舉人。辛卯，成進士，官檢討。旋丁內艱，服闋補官，淡於世情，陳情歸養。忽遭家難，爲訟所累，扶病奔走江、淮、河、洛間，卒卒無歡。未幾，居大母與父喪，竟以哀毀卒。卒年三十有五。

少受經於東原氏，爲《三禮》及《公羊春秋》之學。能作篆隸，書人能品。尤工駢體文，汪明經中、孫觀察星衍亟稱之。其序《戴氏遺書》曰：

緬惟樂遊講藝，訪太傅於石渠；元日談經，坐侍中於重席。時則玉羊既遠，金虎初開。著學官者凡十四家，說「稽古」者成數萬

字。至若五是六沴之徵，定君陽武，三科七缺之法，弊獄淮南。士苟通經，皆能致用。蓋原其授受，本屬參商；敘其世年，未啖昌闕。是以祖之前師，沿之後葉。北方戎馬，不能屏視月之儒；南國浮屠，不能改經天之義。夫學有優劣者，時也；經有顯晦者，數也。五君晚出，非漢博士之傳；千禩相仍，廢鄭司農之註。縱橫異說，別創先天；顛倒聖文，悉更後定。特以腐儒炫視，易謬驪黃；末士明經，原求青紫。但遵甲令，粗知帖括之詞；疇克庚言，紹彼先民之作。敏而好學，信而好古，惟於戴君見之已。

君以梅、姚售僞，孔、蔡謬悠。妄云壁下之書，猥有航頭之字。《古文》一卷，祇出西州；《小序》百篇，舊名北斗。正謨、攝誥，歷黃序而僅存；《月采》、《豐刑》，邁赤眉而已燼。乃或誤援《伊訓》，滋元年正月之疑；強

執《周官》，推五服一朝之解。譬之爭年鄭市，本自兩非；議瓜驪山，良無一是。是用翦除假託，折衷群淆。步驟五三，日錄四七。爲《尚書義考》未成，成《堯典》一卷。

又以要聞五際，尚論四家。毛傳孤行，是觴源於牟、妙；鄭箋破字，每毫采於轅、嬰。莫不假聲注文，以意逆志。誠古訓之所式，多識之所資也。雖其篇冠以敘，擇焉不精，或云託諸西河，或云造諸東海。然嗣音貽玖，何必欲色之音；交扈羅駕，實爲陳古之刺。爲《毛鄭詩考正》四卷，別爲《詩補傳》未成，成《周南》、《召南》二卷。

君之人書局也，西京容史，夙善徐生；東觀中文，遂分《淹禮》。乃取忠甫《識誤》、德明《釋文》，殫求豕亥之差，期復鴻都之舊。互相參檢，頗有整齊。削康成長衍之條，退《喪服》廁經之傳。爲《儀禮正誤》一卷。

鄭斤粵縛之篇，備遺事職；穹蓋星弓之教，首列巾車。九經九緯，營國有方；五溝五塗，奠水有則。尋筵既度，遂知洛邑之朝；圭縶未懸，孰辨營丘之夕。以至肆懸舞甬，五等琮璜；槐里樽空，椎成劍沒。大夫嫁女之器，未必皆真；單于賄漢之銘，何嘗盡僞。謀、鎰之所畫績，梁、聶之所更釐，不有參稽，將無競爽。爲《考工記圖》二卷。

古者冕服以祭，弁服以朝；祭則衣純，朝則以布。芾形連帶，制異於直方；屨色從裳，次分於績繡。周壇饗帝，大裘降繁露之華；魯禘嫌王，旒璫飾丹雘之祝。等威昭焉，文質備焉。道學起而儒林衰，性理興而曲臺絕。齊、秦委武，莫識稱名；殷、夏闡章，焉能考據。溯增冰於積水，示祭海於先河。爲《學禮篇》一卷，冠其《文集》十卷之首。

且夫一陰一陽之爲道，見仁見知之爲

性，通於六籍之爲學，辨於萬事之爲理。謂理具靈臺，則師智者得；謂學遺象罔，則悟寂者先。豈有略窺語錄，便詡知天；解斥陽明，即稱希聖。信洛黨之盡善，疑孟氏之未醇。其說空空，其見小小。蓋繹鄭君生質之訓，誦《周雅》教本之箋。所謂受中自天，秉彝攸好；孔提可案，漢學非譌。爲《原善》一卷，《孟子字義疏證》三卷，《大學》《中庸補注》各一卷。君之學術，此其大端歟！

景純有云：「《爾雅》者，九流之津涉，六藝之鈐鍵。」虎闌小學，未束髮而知書；豹鼠奇編，不下席而觀古。故辨言之樂，對於三朝；首基之文，問於五始。至於殊方別語，絕代離詞，皆轉注之指歸，亦《凡將》之墜緒。爲《爾雅文字考》十卷，《方言疏證》十三卷。

書教有六，最夥諧聲。叔重無雙，惟傳《解字》。若乃部分平仄，母別見溪。官家恨

狹，羊戎之所自爲；天子聖哲，梁武之所不信。古人韻緩，止屬椎輪；後世音繁，實精引墨。君審其清濁，導以源流。旁通反紐，發周、沈之舊聞；上協《詩》、《騷》，採顧、江之新義。爲《聲韻考》四卷、《聲類表》十卷。

於是辨韻之餘，留觀百氏；研音之下，雅愛三閭。以爲娥臺訪女，近窈窕之遺聲；湘水辜芳，續榛苓之逸響。叔師注而未詳，《辨》、《招》附而不可。核之《漢志》，名從主人。爲《屈原賦注》四卷。

自疇人分散，鄒大失居。九章中落，昧商高積矩之言；八線西來，竊師氏旁要之算。而耳聽下士，穴見小儒，不知五五之開方，輒薄九九之賤技。哨壺斗五，律管徑三。元晦以之存疑，季通以之強說。未知紀步，何能讀宅柳之經；未曉倨句，何能治上輿之記。爲《九章補圖》一卷、《原象》一卷、《古曆

考》二卷、《曆問》二卷。

昔趙商難《禮》，先求五服之方；景伯受《詩》，即涉七州之地。君山川能說，郡縣成圖。酈元故籍，證其縣褫；崑渤今流，條其脈絡。爲《戴氏水經注》四十卷、《水地記》一卷、《直隸河渠書》六十四卷。

嗚呼！君之著書，可謂博矣；君之見道，可謂深矣。向使壽之以年，行其所志。下安輪於都尉，授梯几於鴻臚。雍宮未建，命曹褒以定儀；大予將成，詔宋登而持節。雖復辨卿訟闕，《公羊》未必能明；子駿移書，逸《禮》難其置立。而太山郡將，北面稱師；上蔡通侯，西行受業。則何湯既貴，輜車方賜於五更；君上從游，錄牒庶多於萬計。豈謂陰堂告侵，圓石鐫名。一經之寫定無年，三歲之瓊瑰已夢。清明卷佚，長封下馬之陵；通德人亡，不待嗟蛇之歲。然而《太玄》

覆瓿，終遇桓譚，都養陳謨，彌尊伏勝。鄭鄉絕學，倘千百載而重興；《戴氏遺書》，於十三經其有補。悲懷逝者，延佇將來！

廣森深於戴氏之學，故能義探其原，言則於古也。世人徒賞其文詞之工，抑亦未矣！著有《大戴禮記注》十三卷、《儀鄭堂文集》二卷。

繼涵字荄谷，乾隆庚辰科舉人，辛卯成進士。^①官至戶部郎中。其子廣根^②，東原之婿。繼涵深於《三禮》，校刊《微波榭叢書》，廣森之叔也。

同時有李南礪者，名文藻，字素伯，一字菑畹。^③先世自棗強遷益都，遂為益都人。文藻天資俊朗，年十三，從父遠遊曹家亭，作記一篇，仿《赤壁賦》，見者以為神童。二十一，補邑庠生。乾隆己卯，中式本省舉人。明年，成進士。久之，謁選廣東恩平縣知縣。

三年俸滿，擢桂林府同知，未及一年卒。居官有政績，粵人至今稱之。性好博覽，不為世俗之學。聚書數萬卷，手自讎校，丹鉛不去手。又好碑版文字，遊歷所至，學宮、寺觀、巖崖、石壁，必停驂搜討。有僕劉福者，善椎拓，攜紙墨以從，有所得，盡拓之。又有一僕，忘其名，因拓摩崖刻石，失足墮崖死，文藻哭之慟。生平樂道人善，表章潛德。如

①「辛卯」，原作「辛巳」。近藤注：「『辛巳』為『辛卯』之誤。翁方綱撰《墓誌銘》：『君以乾隆庚辰舉於鄉，辛卯成進士，官戶部河南司主事兼理軍需局事。』」案近藤說是，今據改。

②「廣根」，原作「廣杕」。據翁方綱所撰孔繼涵《墓誌銘》，繼涵有子五人：廣杕、廣根、廣休、廣閑、廣樞。又段玉裁亦謂「廣根又為吾師之婿」，故東原之婿當確為廣根無疑。考見《近藤注》，今據改。

③「菑畹」，原作「菑晚」。錢大昕《潛研堂文集》卷四三《墓誌銘》作「菑晚」。今據改。

濟陽張處士稷若、元和惠徵君定宇、婺源江君慎修，訪其遺書刊行之，名曰《貸園叢書》。德州梁鴻翥，窮老篤學，月必誦九經一過，鄉里目爲癡人，文藻一見奇之，爲之延譽，遂知名於世。

曲阜桂馥，字未谷，亦深小學。乾隆己酉科舉人，庚戌成進士。選教授，保舉知縣，補雲南永平縣知縣，卒於官。工篆刻，世人重其技，擬之文三橋云。所著有許氏《說文解字義證》五十卷、《札樸》十卷。

近日山左學者，以郝君懿行爲巨擘焉。懿行字恂九，棲霞人。嘉慶己未進士。官主事。著有《山海經注》，乃實事求是之學，若近世標竊膚淺者，豈可同日而語哉！

棲霞又有牟廷相，字默人，覃谿學士爲藩言之。後晤萊陽趙君曾，始知其治《今文尚書》。趙君字北嵐，乾隆己酉舉人，分發江

蘇以知縣用。性好古錢及金石文字。治經，爲《今文尚書》、《三禮》、《左氏春秋》之學，亦山左之翹楚也。

又有濟寧進士許君鴻磐字漸達者，安徽候補同知。深於輿地之學，亡友淩君次仲亟稱之。後見所著《雪帆雜著》一冊，皆辨駁地理之說，不在臚明、祖禹之下。其論內地及外裔山川，瞭如指掌，蓋四方經緯，洞徹胸中，故不爲皮傳之言也。在京師與戴君金溪談其《雪帆雜著》，金溪曰：「許君曾官指揮，當時以俗吏目之，失許君矣。」

又有膠州王夏，字蜀子，號大村。邑諸生。喜爲詩，與高密詩人李少宦兄弟友善。好學篤古，尤邃於經，其持論多發前人所未發。所有著述，秘不示人，於趙君北嵐處，見其所作《釋稷》一篇，穿穴經傳，義明詞達，可謂通人矣。

國朝漢學師承記卷七

甘泉江藩纂

陳厚耀

陳厚耀，字泗源，泰州人。康熙四十五年丙戌進士，學問淹通，從梅徵君文鼎受曆算，^①遂通中西之術。李相國光地薦厚耀通曆學，召見，試以三角形，令求中線，又問弧背尺寸，厚耀具劄進呈，稱旨。旋以省親乞歸里。

戊子，特命來京。己丑五月，駕幸熱河，至密雲，命寫筆算式進呈。少頃，出御書筆算，問：「知此法否？」對曰：「皇上此法精妙

簡便，臣法不可用。」上諭曰：「朕將教汝，汝其細心貫想，以待朕問。」次日，又問曰：「汝能測北極出地高下否？」對曰：「若將儀器測景長短，用檢八綫表，可得高度，此乃二分所測之法。若餘節氣，又有加減之法。然亦不準，以地上有朦氣差，以人目視之，有升卑為高，^②映小為大之異故也。」又問：「地周三百六十度，依周尺每度二百五十里，今尺二百里，地周幾何？地徑幾何？」奏云：「依周尺地周九萬里，今尺七萬二千里。以圍三徑一推之，地徑二萬四千；以密率推之，當得地徑二萬二千九百一十八里有奇。」上復問地圓出何書，對以《周髀算經》曾言之。

① 「梅徵君鼎」，即「梅文鼎」，今據補「文」字。

② 「升卑為高」，原作「卑高」。《召對紀言》與《疇人傳》皆作「升卑為高」，方與下文「映小為大」相對稱，且語意亦方為完備，江氏刪省不當，今據補之。

問：「何以見其圓也？」對曰：「《職方外紀》：西人言繞地過一周，四匝皆生齒所居，故知其爲圓。且東西測景有時差，南北測星有地差，皆與圓形相合，故益知其爲圓。」

時厚耀以母年高，不忍離，乃就教職，得蘇州府教授。未踰年，召入南書房，上問測景是何法，厚耀求指示，上曰：「此法甚精，不必用八綫表。」即以西洋定位法、開方法、虛擬法寫示。又命至座旁隨意作兩點於紙上，厚耀隨點之，上用規尺畫圖，即得兩點相去幾何之法。上從容諭曰：「《堯典》敬授人時，乃帝王大事，奈何勿講！」嘗召入至淵鑒齋，問難反覆，並及天象樂律山川形勢，得徧觀御前陳列儀器。召至西煖閣，詢問家世甚詳。

從至熱河，命賦《泉源石壁詩》，授中書科中書，傳旨曰：「上道汝學問好，授汝京

官，使汝老母喜也。」又諭厚耀曰：「汝嘗言梅穀成算學甚深，今命來京，與汝同修算法。」穀成至，上問曰：「汝知陳厚耀否？他算法近日精進。向曾受教於汝祖，今汝祖若在，尚將就正於彼矣。」乃命厚耀、穀成並修書於蒙養齋，賜《算法原本》、《算法纂要》、《同文算指》、《嘉量算指》、《幾何原本》、《周易折中》、字典、西洋儀器、金扇、松花石硯及瓜菓等克什。癸巳，書成，特授翰林院編修。甲午，丁內艱，命賜帑銀，著江蘇織造經紀其喪。服闋，晉國子監司業，擢左諭德兼翰林院修撰，充戊戌會試同考官。己亥，告病，以原官致仕。

所著書有《春秋戰國異辭》五十六卷、《孔子家語注》、《左傳分類》、《禮記分類》、

《十七史正譌》及天文曆算諸書。^①又有《春秋長曆》十卷，乃《左傳分類》中一門，為補杜預《長曆》而作。其凡有四：一曰《曆證》，備引漢、晉、隋、唐、宋、元諸史志及朱載堉曆書諸說，^②以證推步之異。又引《春秋屬辭》杜預論日月差謬一條為注疏所無，《大衍曆》議《春秋曆考》一條亦《唐志》所未錄，尤足以資考證。二曰《古曆》，古以十九年為一章，一章之首，推合周曆正月朔旦冬至，前列算法，後以《春秋》十二公紀年橫列為四章。縱列十二公，積而成表，以求曆元。三曰《曆編》，舉《春秋》二百四十二年，一一推其朔閏及月之大小，而以經傳干支為證佐，皆述杜預之說而考辨之。四曰《曆存》，以古術推隱公元年正月庚戌朔，杜預《長曆》則為辛巳朔，乃古術所推之上年十二月朔，謂元年前失一閏，以經傳干支排次知之，厚耀則謂如預之

說，元年至七年中書日者雖多不失，而與二年八月之庚辰、三年十二月之庚戌、四年二月之戊申又不能合。且隱公三年二月己巳朔日食、桓公三年七月壬辰朔日食，亦皆失之。蓋隱公元年以前，非失一閏，乃多一閏。因退一月就之，定隱公元年正月為庚辰朔，較《長曆》實退兩月。推至僖公五年止，以下朔閏一一與杜曆相符，故不復續載焉。蓋厚耀精於曆法，視預為密，於考證之學尤為有裨。治《春秋》者，不可少此編矣。又有《春秋世族譜》一卷，亦《左傳分類》之一門也。

① 「曆」，原文作「術」。此段中下文之「長曆」、「古曆」、「杜曆」等同；又「曆證」、「曆書」、「曆元」、「周曆」、「曆編」、「曆存」、「曆法」等字之「曆」，原文又皆作「律」。皆為避清高宗諱而改，粵雅堂本已皆改作「麻」，今皆從之改為「曆」，以與陳氏原書相符。

② 「載」，初刻本及他本皆誤作「戴」，今改。

卒年七十有五。

程 晉 芳

程晉芳，字魚門，一字載園，江都人。家山陽，饒於貲。喜讀書，蓄書五萬卷，丹黃皆徧。性又好客，延攬四方名流，與袁大令枚、趙觀察翼、蔣編修士銓爲詩歌唱和，無虛日，由此名日高而家日替矣。累試南北闈，不售。乾隆二十七年，高宗純皇帝南巡，召試，授中書。後十年，始成進士，改主事。旋授吏部員外郎，與修《四庫全書》，欽命改翰林院編修。

君生而頎長，美鬚髯，酒酣耳熱，縱論時事，則掀髯大笑，少所容貸。至於獎掖後進，則有譽無否也。不善治生，家事皆委之僕人，坐此貧不能供饘粥，以至責戶剝啄之聲，

不絕於耳，而君伏案著書，若無事者然。後乞假游西安，卒於巡撫畢沅署中。

君始爲古文詞，及官京師，與笥河師、戴君東原游，乃治經，究心訓詁。著有《周易知旨》、《尚書今文釋義》、《左傳翼疏》、《禮記集釋》、《勉行齋文集》十卷、《載園詩集》三十卷。

賈 田 祖

賈田祖，字稻孫，號禮畊，高郵州人。廩膳生。乾隆四十二年，試於泰州，病經宿而卒。藩亡友汪明經中誌其墓，稱「田祖好學，多所瞻涉。喜《左氏春秋》，未嘗去手，旁行斜上，朱墨爛然。善爲詩，所作三千餘篇。性明達，於釋老、神怪、陰陽、拘忌及宋儒道學無所惑。伯兄有錮疾，喜怒失中，君事之，曲得其

欲」。與陽湖洪稚存，同里李惇、王念孫友善。「矜立名節，猛志疾邪」云云，蓋力行篤學之士也。藩未識其人，亦未讀其所著書。《墓誌》云「旁行斜上」者，豈田祖爲《春秋》之表學歟？然明經不輕許人，其言可信也。

李 惇

李惇，字成裕，一字孝臣，高郵州人。祖兼五，父佩玉，皆有篤行。君治經通敏，尤深於詩及《春秋》三傳之學。晚好曆算，得宣城梅氏書，盡通其術。與同郡劉君台拱、王君念孫、汪君中友善，力倡古學。君內性淳篤，恂恂退讓，不與人較；然遇友朋患難，則尚義有爲，至死不變。久困諸生，以高第將貢於國學，試之前夕，執友賈田祖死，君不入試，親爲棺斂，送歸其家。容甫稱其勇於爲

義，有過責、育，非虛語也。

乾隆四十四年己亥，中式舉人。明年，成進士。注選知縣，襍被南歸，不能家食。時謝侍郎墉督學江蘇，延之主暨陽書院。君口不雌黃人物，與世無忤，然忌其學者，於侍郎前日貢萋菲之言，侍郎輕信讒言，竟下逐客之令。君嘗謂人曰：「容甫恃才傲物，宜爲時所嫉。予一生謹厚，亦爲世人所忌，豈命官坐箕宿耶！」後得末疾，終於家。年五十一。

憶昔年君往江陰，留宿藩家，與君然燭豪飲，議論史事，君朗誦史文，往往達旦。明日，藩取史文核之，一字不誤也。藩獲交於君時，年少，好詆訶古人，君從容謂藩曰：「王子雍有過人之資。若不作《聖證論》攻康成，豈非淳儒哉！」少頃，又曰：「若夫佛氏輪迴因果之說，淺人援儒入墨之論，不可不辨。子車氏所謂『正人心，息邪說』，苟不力

闢之，是無是非之心矣。」嗚呼！自君謝世之後，二十餘年，藩坎珂日甚，而情性益戾，不聞規過之言，徒增放誕之行，可悲也夫！

君所著有《卜筮論》、《尚書古文說》、《金滕》、《大誥》、《康誥》三篇、《毛詩三條辨》、《大功章爛簡文》、《明堂考辨》、《考工車制考》、《歷代官制考》、《左傳通釋》、《杜氏長曆補》、《說文引書字異考》、《渾天圖說》、《羣經識小》、《讀史碎金》、^①《詩文集》，藏於家。

江德量

江德量，字成嘉，一字秋史，儀徵人。父恂，字于九，號蔗畦，拔貢生。官至安慶府知府，有政聲。伯父昱，字賓谷，號松泉，江都諸生。讀書好古，爲聲音訓詁之學。又好碑版文字，考核精詳。長於詩。著有《瀟湘聽

雨錄》二卷、《韻歧》五卷、《松泉集》六卷。

德量少承家學，勵志肄經。既長，與同郡汪明經容甫爲文字交，其學益進。乾隆丁酉，選拔貢生。己亥舉人，庚子汪如洋榜第二人及第。授編修，改御史，歷掌浙江江西道。德量精於小學，收藏碑版、法書、名畫、古錢。著有《泉志》三十卷，又撰《廣雅疏》，未成而卒。

汪中

汪中字容甫。先世居歙之古唐里。曾祖鎬京，始遷揚州，遂爲江都人。父一元，邑

①「史」，原闕。焦循《雕菰樓集》卷二一《李孝臣先生傳》、阮元《擘經室續集》卷二《高郵李孝臣君傳》，皆作「讀史碎金」，今據補。

增生。君生七歲而孤。家夙貧，母鄒，緝屨以繼饔飧。冬夜藉薪而卧，旦供爨給以養親。力不能就外傳讀，母氏授以《小學》、《四子書》。及長，鬻書於市，與書賈處，得借閱經史百家。於是博綜典籍，諳究儒墨，經耳無遺，觸目成誦，遂爲通人焉。年二十，李侍郎因培督學江蘇，試《射雁賦》第一，入學，爲附生。

時杭太史世駿主安定書院，見君製述，深加禮異，所作詩文，必屬君視草。君僑寓真州，沈按察廷芳主樂儀講席，聞君議論，歎曰：「吾弗逮也！」年三十，客游於外，代州馮觀察廷丞、同郡沈太守業富、朱學使笥河先生，皆招至幕中，禮爲上客。同時，鄭贊善虎文、王侍郎蘭泉先生、錢少詹竹汀、盧學士紹弓，並爲延譽。然母老家貧，中年乏嗣，戚戚少歡，歎世人之不知，悼賦命之不偶，著

《弔黃祖文》、《狐父之盜頌》，以寫懷自傷，而俗子以爲譏刺當世矣。

乾隆四十二年丁酉，謝侍郎墉督學江蘇，選拔貢生，每試，別置一榜，署名諸生前，謂所取上曰：「若能受學於容甫，學當益進也。」又曰：「予之先容甫，以爵也；以學，則北面事之矣。」容甫以勞心故，病怔忡，聞更鼓雞犬聲，心忤忤動，夜不成寐，是以不與朝考，絕意仕進。乾隆五十一年丙午，朱文正以侍郎典試江南，思得君爲選首，不知君不與試也。君感知遇之恩，上書侍郎，請執弟子禮。侍郎旋奉命督學浙江，君往謁時，爲述揚州割據之迹、死節之人，作《廣陵對》三千餘言，博徵載籍，貫串史事，天地間有數之文也，文多不載。後畢尚書沅開府湖北，君往投之，命作《琴臺銘》。甫脫稿，好事者爭寫傳誦。其文章爲人所重如此。

君治經宗漢學，謂國朝諸儒崛起，接二千餘年沈淪之緒，通儒如顧寧人、閻百詩、梅定九、胡朏明、惠定宇、戴東原，皆繼往開來者。亭林始闢其端；河、洛圖書，至胡氏而絀；中西推步，至梅氏而精；力攻古文者，閻氏也；專治漢《易》者，惠氏也；及東原出而集大成焉。擬作《六儒頌》，未成。好金石碑版，嘗從射陽湖項氏墓得《漢石闕孔子見老子畫像》，因署其堂曰問禮。

君性情伉直，不信釋老陰陽神怪之說，又不喜宋儒性命之學。朱子之外，有舉其名者，必痛詆之。每謂人曰：「《周禮》：天神、地祇、人鬼，今合而爲一。如文昌、天神也；東嶽、地祇也；先聖先師，人鬼也。天神地祇，世俗必求其人以實之，豈不大愚乎！」且言世多淫祀，尤爲惑人心，害政事。見人邀福祠禱者，輒罵不休，聆者掩耳疾走，而君益

自喜。於時流不輕許可，有盛名於世者，必肆譏彈。人或規之，則曰：「吾所罵者，皆非不知古今者，惟恐莠亂苗爾；若方苞、袁枚輩，豈屑屑罵之哉！」然錢少詹事竹汀、程教授易疇、王觀察懷祖、孔檢討衆仲、劉訓導端臨、李進士孝臣諸君子，或以師事之，或以友事之，終身稱道弗衰焉。

事母至孝，家無儋石儲，而參朮之進，滫瀡之奉，嘗稱貸以供。母疾篤，侍疾，晝夜不寢，滌腠之事，不任僕婢，無愁苦之容，有孺子之慕。吁！可謂孝矣。生平篤師友之誼，一飯之恩，終身不忘也。

君中年輯三代學制，及文字訓詁制度名物有係於學者，分別部居，爲《述學》一書，屬稿未成，後乃以撰著之文分爲《述學》內外篇刊行之。又采揚州故實，始春秋至楊吳，作《廣陵通典》，藏於家。

君一生坎軻不遇，至晚年，有齏使全德

耳其名，延君鑒別書畫，爲君謀生計，藉此稍能自給，而齏使素不以學問名。嗟夫！當世士大夫自命弘獎風流者，皆重君之學，而不能周其困乏，於以知世之好真龍者鮮矣。乾隆五十九年，因校勘文宗閣《四庫全書》，往浙江借書讎對，卒於西湖之葛嶺園僧舍。盧學士抱經、鮑丈以文、梁君玉繩經紀其喪以歸。卒年五十一。子喜孫，字孟慈，嘉慶丁卯科舉人，能讀父書，長於考據，傳其學。

藩弱冠時，即與君定交，日相過從。嘗謂藩曰：「予於學無所不窺，而獨不能明九章之術。近日患怔忡，一構思，則君火動而頭目暈眩矣。子年富力强，何不爲此絕學。」以梅氏書見贈。藩知志位布策，皆君之教也。君少喜爲詩，不爲徘徊光景之作。尤善屬文，土苴韓、歐，以漢、魏、六朝爲則。藩最重君文，酷

愛其《自序》一首，今錄於左。文曰：

「昔劉孝標自序生平，以爲比迹敬通，三同四異，後世誦其言而悲之。嘗綜平原之遺軌，喻我生之靡樂，異同之故，猶可言焉。夫亮節慷慨，率性而行。博極羣書，文藻秀出。斯惟天至，非由人力。雖情符曩哲，未足多矜。余玄髮未艾，野性難馴。麋鹿同遊，不嫌擯斥。商瞿生子，一經可遺。凡此四科，無勞舉例。」

「孝標嬰年失恃，貌是流離。托足沙門，棲尋劉寶。余幼罹窮罰，多能鄙事。賃舂牧豕，一飽無時。此一同也。孝標悍妻在室，家道輻輳。余受詐興公，勃谿累歲。里煩言於乞火，家構釁於蒸梨。蹀躞東西，終成溝水。此二同也。孝標自少至長，戚戚無懽。余久歷艱屯，生人道盡。春朝秋夕，登山臨水。極目傷心，非悲則恨。此三同也。孝標

夙攬羸疾，慮損天年。余藥裹關心，^①負薪永曠。鰥魚嗟其不瞑，桐枝惟餘半生。鬼伯在門，四序非我。此四同也。

「孝標生自將家，期功以上，參朝列者，十有餘人。兄典方州，餘光在壁。余衰宗零替，顧景無儔。白屋藜羹，饋而不祭。此一異也。孝標倦遊梁、楚，兩事英王。作賦章華之宮，置酒睢陽之苑。白璧黃金，尊爲上客。雖車耳未生，而長裾屢曳。余簪筆備書，倡優同畜。百里之長，再命之士。苞苴禮絕，問訊不通。此二異也。孝標高蹈東陽，端居遺世。鴻冥蟬蛻，物外天全。余卑棲塵俗，降志辱身。乞食餓鴟之餘，寄命東陵之上。生重義輕，望實交隕。此三異也。孝標身淪道顯，藉甚當時。高齋學士之選，安成《類苑》之編。國門可縣，都人爭寫。余著書五車，數窮覆瓿。長卿恨不同時，子雲

見知後世。昔聞其語，今無其事。此四異也。孝標履道貞吉，不干世議。余天譴司命，赤口燒城。咲齒嚙顏，^②盡成臯狀。跬步才蹈，荆棘已生。此五異也。

「嗟夫！敬通窮矣，孝標比之，則加酷焉。余於孝標，抑又不逮。是知九淵之下，尚有天衢。秋荼之甘，或云如薺。我辰安在？寔命不同。勞者自歌，非求傾聽。日暝意倦，聊復書之。」

藩自遭家難後，十口之家，無一金之產。跡類浮屠，鉢盂求食。睥睨紈袴，儒冠誤身。門衰祚薄，養姪爲兒。耳熱酒酣，長歌當哭。嗟乎！劉子之遇，酷於敬通。容甫之阨，甚於孝標。以藩較之，豈知九淵之下，尚有重

①「裹」，諸本皆作「裏」。今據文義改。藥裹，猶藥袋也。

②「咲」，諸本皆作「关」。今據文義改。

泉，食荼之甘，勝於嘗膽者哉！

顧九苞 顧鳳毛

顧九苞，字文子，興化人。博聞強記，長於《毛詩》、《三禮》。母任，子田之祖姑，通經達史。文子之學，母之教也。文子乾隆四十六年辛丑，成進士。未幾卒。子鳳毛，字超宗，號小謝，亦受經於祖母。年十一，通五經。著有《毛詩集解》、《董子求雨考》、《楚詞韻考》、《人聲韻考》。乾隆四十九年甲辰，高宗純皇帝南巡，召試，欽取二等。後中戊申科副榜。卒年二十七。

劉台拱

劉台拱，字端臨。先世自蘇州遷居寶

應。父世蕃，官靖江縣訓導。君生而岐嶷，不好弄，就塾讀書，不離几席。九歲，作《顏子頌》，斐然成章，觀者稱為神童。年十六，為邑庠生。二十一，中乾隆三十五年辛卯科舉人。屢試禮部不第，銓授丹徒縣訓導。君少失恃，事繼母鍾如母。丹徒去寶應三百里，每年必迎二親至學署，奉養無缺，得親歡心。體夙清羸，疊遭大故，飯疏食淡，哀毀過情，卧病不起。卒年五十有五。

君六世祖永澄，問學於戴山，以躬行實踐為主，子孫世傳其學。至君，又習聞王予中、朱止泉之緒論，深研程朱之行，以聖賢之道自繩。然與人游處，未嘗一字及道學也。君學問淹通，尤邃於經，解經專主訓詁，一本漢學，不雜以宋儒之說。著有《論語駢枝》一卷、《荀子補註》一卷、《漢學拾遺》一卷、《經傳小記》三卷、《古文集》一卷。君勤於讀書，

嬾於著述，不似今人鹵莽成書，動輒盈尺也。

鍾 裛

鍾裛，字保其，一字蔽崖，甘泉人。與阮侍郎元、焦孝廉循相善，共爲經學，旦夕討論，務求於是。君淡然無欲，以讀書爲樂。生平篤實，敦善行，交遊中稱爲君子。嘗撰《漢儒考》，較陸元朗所載增多十餘人，又有《祭法考》諸書。舉優貢生卒。阮侍郎爲刻《考古錄》四卷。

徐 復

徐復，字心仲，江都人。本農家子，所居南鄉，乃互鄉也，有子弟讀書者，必群起譁之。心仲少孤，喜讀書。其兄使之牧，乃棄

牛而逃，至郡西僧寺中爲僧，供灑掃之役以餬口，暇則誦讀，恒達旦不寢。一日，焦孝廉循憇寺中，見其所誦之五經及所作制義，大奇之，爲之延譽，於是爲鄉塾童子師。未幾，補諸生，遂從事於經史之學。甲寅省試，與友人江都黃君承吉同寓，黃君詰以《九章算法》，不能答，以爲恥，典衣購算書歸。時君攜婦入城，與藩所賃之屋，衡宇相望。薄暮時，即執算書一冊，來相質問，未及一年，弧三角之正弧、垂弧、次形、矢較諸法，皆能言其所以然矣。後得虛損疾，危篤時，猶手執《北齊書》與友人講論，語未畢而逝。著有《論語疏證》，藩爲之序。

君沒而後無子，婦歸南鄉，其兄鬻爲土豪妾，而婦不知也。誑以上塚，賺至豪家，婦忽舉止異常，行狀聲音宛如心仲，指豪大呼曰：「汝何人？敢買我妻爲妾乎！」婦遂仆

地，其兄遁去。俄頃，婦醒，遽入廚取廚刀自刎死，其兄至今無恙也。先世有良田百畝，其兄惡心仲不務農而讀書，疾之如仇，乃避兄居城中，不食兄之粟。其死也，能爲厲以全妻之節，而不禍其兄，豈不欲傷手足之情歟！嗚呼！君生不能叨一第之榮，而身罹六極之備，天之困通人，若此之酷耶！其兄之所爲，天實爲之也。

汪光燾

汪光燾，字晉蕃，號芝泉，儀徵縣廩膳生。其先人韓懷部郎諱松崖，與惠徵君棟、戴編修東原及王蘭泉先生、王光祿西沚、錢詹事竹汀爲莫逆交。晉蕃少承庭訓，習聞諸老宿名論，乃潛志讀書，博通經史。嘗著《蕒稗釋》一篇，其說曰：

《孟子》「五穀」章：「不如蕒稗。」趙注云：「五穀雖美，種之不成，則不如蕒稗之草，其實可食。」按「蕒」之說凡五：《說文》：「蕒，草名也。」《爾雅》：「蒹，蒹葭。」注云：「一名白蕒。」《玉篇》：「蕒，茅始生。又蕒桑也，蒹蕒也。」《廣韻》：「蕒秀。」《詩·靜女》章：「自牧歸蕒。」傳云：「蕒，茅之始生。」《碩人》章：「手如柔蕒。」傳云「如蕒之新生」是也。「稗」之說凡三：《說文》：「稗，禾別也。」《釋文》引《字林》云：「禾別名。」《玉篇》：「稗，稗也。」《廣韻》：「稗，稻也。又稗草似穀。」戴侗《六書故》：「稗葉純似稻，節間無毛，實似蕒，害稼。」《後漢書·光武紀》：「建武三十一年，陳留雨穀，形如稗實。」李賢引《左傳》杜注云「草之似穀者」是也。

但「蕒稗」之「蕒」，當爲「稗」而非「蕒」。按《說文》：「稗，英也。」《爾雅》「稗英」注云：

「稊似稗，布地生，穢草。」則稊之狀可識。《莊子·秋水》篇「稊米之在太倉」，又云「知天地之爲稊米也」。《釋文》引司馬云：「稊米，小米也。」李云：「稊，草也。」則稊之實可考。《孟子》言五穀不熟，而比以稊稗者，取其類也。且《莊子·知北游》又云：「道在稊稗。」《釋文》作「第薛」，李云：「二草名。」又云：「本又作稊稗。」然《爾雅釋文》云「稊又作稊」，引《莊子》云「道在稊稗」是也。則「稊稗」或作「稊稗」，或作「第薛」，斷不作「莧莧」。是「稊莧」之「稊」，不得「莧莧」之「莧」明矣。《說文·禾部》無「稊」字，或缺耳。稊爲「禾別」者，以其形似禾而別於禾，徐曰「似禾而別」是也。《玉篇》誤以爲稊。《說文》：「稊，不成穀也。」「稊」無「稊」訓，「稊」亦無「稊」訓，以「稊」爲「稊」者，乃俗解，非古訓也。《廣韻》又誤以爲「稻」。《說文》：「稻，

稊也。」亦無「稊」訓，唯其異於稻，所以有禾別之名。若稻，則何別矣。或疑《易·大過》「枯楊生稊」，李氏《易傳》引虞翻《易注》云：「稊，稗也。楊葉未舒。」則字本作稊。《釋文》引鄭氏《易注》云：「枯，謂無姑、山榆。莧，木更生，山榆實。」則字又作「莧」。是「稊」、「莧」二字似可通，非也。按《詩·七月》章：「猗彼女桑。」傳云：「女桑，莧桑也。」疏云：「取《周易》『枯楊生莧』之義。」亦作「莧」，而不作「稊」。可見凡木更生皆爲莧，則《大戴禮·夏小正》「柳稊」，亦當作「柳莧」，而不作「柳稊」矣。「生莧」之「莧」不得誤爲「稊」，則「稊稗」之「稊」亦不得訛爲「莧」。但篆文二字相近，或傳寫之錯耳。

又辨惠氏《易爻辰圖》之謬，予服其精深，文多不載。晉蕃夙患哮喘疾，羸瘦骨立。丁卯秋八月，應省試歸，病復作，遂卒，年四

十有三。病中尚手批《大戴禮》、《文選》不置云。阮梅叔亨刻其遺稿入《瀛舟筆談》、《淮海續英靈集》。^①

李鍾泗

李鍾泗，字濱石。其先阜寧人，父世璉，賣卜揚州市，遂居甘泉。濱石讀書，性善記，人所作文，一覽即能闇誦。治經深於《左氏春秋》，撰《規規過》一書，抑劉申杜。焦孝廉循稱其書精妙詳博，而藩末之見也。

濱石少孤，從黃大令洙讀四子書，黃君愛其聰穎。忽棄而學賈，一日誤碎肆中玻璃缸，賈者責之，濱石大哭。黃君適過之，曰：「所碎之器，我償汝值。」賈者遂謝。乃攜濱石歸，謂其母曰：「此子能讀，不能賈，而使

之賈，何哉？」母曰：「家貧，不能供脩脯。」黃君曰：「第從我讀，何脩脯爲！」一年之後，補邑庠生，文名大著。嘉慶六年辛酉，舉於鄉，其學益進。嘗從藩問《喪禮》，往覆問難，發人所未發。赴禮部試不第，歿於京師。

凌廷堪

凌廷堪，字次仲，一字仲子，歙人也。父文煊，字燦然，自歙遷於海州之板浦場，遂家焉。君十二歲，即棄書學賈，偶在友人家見《詞綜》、《唐詩別裁集》，攜歸，就燈下讀，遂

① 近藤注：「此下『阮梅叔亨刻其遺稿入《瀛舟筆談》、《淮海續英靈集》』十九字，爲《師承記》揚州刊本所刊入，光緒時所刊山西書局本倣此，改刊之跡顯然。」案近藤說是，粵雅堂本等皆無是句，鍾校本以山西書局本爲底本，故有此句，今據以補入。

能詩及長短句。浙人張賓鶴見其詩詞，大奇之，告之板蒲場大使湯某，某敬禮之，邀君至揚州。是時，鹺使置詞曲館，檢校詞曲中之字句違礙者，從事讎校，得脩脯以自給。君之精於南北曲而能分別宮調者，基於此也。

久客邗江，爲華氏贅婿。與黃明經文暘交，明經勉君爲舉子業，始學作八股文，讀五經，是時年已二十五矣。後遊京師，受業於翁覃谿學士，乃究心經史之學。乾隆戊申，順天副榜貢生。己酉，中式本省舉人。庚戌，成進士。銓授寧國府教授。迎生母王至學署，先意承志，得親歡心。母偶不懌，必長跪以請，俟母笑乃起。母沒，哀毀骨立，晝一息，而妻亦相繼殂謝，孑然一身，居恒不樂。至徽州依程君麗仲，麗仲以師禮事之。阮侍郎芸臺服闋，復爲浙江巡撫，延之課子，得末疾，終於歿。君病時，麗仲贈以紫團，手煎湯

藥；其死也，經紀其喪。擬之古人，其范巨卿之流歟！君無子，應繼兄子嘉錦，嘉錦先君卒。嘉錦兄嘉錫在海州聞訃，以次子名德後嘉錦，爲君之承重孫。

君讀書破萬卷，肆經，邃於《士禮》，披文摘句，尋例析辭，聞者冰釋。至於聲音，訓詁，九章、八綫，皆造其極而抉其奧。於史，則無史不習，大事本末，名臣行業，談論時若瓶瀉水，纖悉不誤。地理沿革，官制變置，《元史》姓氏，有詰之者，從容應答，如數家珍焉。近時講學者，喜講六書，孜孜於一字一音，苟問以三代制度，五禮大端，則茫然矣。至於潛心讀史之人，更不能多得也。先進之中，惟錢竹汀、邵二澣兩先生，友朋中則李君孝臣、汪君容甫及君三人而已。其於詩也，不分唐宋門戶，專論聲韻之協，對偶之工。詩餘亦不主一家，而嚴於律。今人之詞有一

字不合者，必指摘之。雅善屬文，尤工駢體，得漢魏之醇粹，有六朝之流美，在胡穉威、孔奭軒之上，而世人不知也。

弟子中最著者：儀徵阮君常生，字壽昌，一字小芸，從君受《士禮》，校刻《禮經釋例》十三卷。小芸好學深思，不以才地矜物，恂恂君子也。宣城張君其錦，字襲伯，廩膳生，精研章句，不墮師承。聞君沒，徒步至歙訪君遺書，無所得，又北走海州，於敗簾中攬拾殘稿，假居僧寺，輯錄以歸。得《燕樂考原》六卷、《元遺山年譜》二卷、《充渠新書》二卷、《校禮堂文集》三十六卷、《詩集》十四卷、《梅邊吹笛譜》二卷，將謀剞劂，可謂不負師門矣。

嗟乎！君冷宦無家，白頭乏嗣。雖死故鄉，實同旅殯。亦生人之極哀也已！然而懷方之禮，付於戚生；昌黎之文，編煩李

漢。斯又不幸中之幸也。

君久客揚州，如劉君端臨、汪君容甫諸君子，以及宋君守端、秦君敦夫、焦君理堂、阮君伯元、楊君貞吉、黃君春谷，皆君之友也。援寓公之例，記於郡人之末云。守端名綿初，高郵州人。乾隆丁酉拔萃科，選儒學訓導。邃深經籍，尤長於《詩》，著有《韓詩內傳徵》四卷。子保，字定之，廩膳生，候選訓導，精於聲音、訓詁之學。敦夫名恩復，一字澹生，江都人。乾隆癸卯舉人，丁未進士。授編修。讀書好古，所居五笥仙館，蓄書萬卷，以校讎爲事，丹黃不去手，校刻陶弘景《鬼谷子注》、盧重元《列子注》、《隸韻》諸書。見人謙益不自滿，亦絕口不談學問，是以世無知者。理堂名循，一字里堂，江都人。家黃子湖。嘉慶辛酉舉人。聲音、訓詁、天文、曆算，無所不精。淡於仕進，閉戶著書，五經

皆有撰述。刊行者，《羣經宮室圖考》、《理堂算學》、《北湖小志》。

伯元名元，一字芸臺，儀徵人。乾隆丙午舉人，己酉進士。授編修，官至浙江巡撫，今官詹事府少詹事。於學無所不通，著有《考工車制考》、《石經校勘記》、《十三經注疏校勘記》、《曾子注》、《論語論仁論》、《疇人傳》等書。

貞吉名大壯，一字竹廬，甘泉人。昭武將軍之裔也。以世襲起家，官安徽參將。病廢回籍，日讀古經注疏，尤精於曆算、律呂之學。

春谷名承吉，字謙牧，江都人。嘉慶戊午科解元，乙丑成進士。以知縣用，分發廣西，補興安縣知縣，今罷官歸。天資過人，爲漢儒之學，篤志研究，得其精微。通曆算，能辨中西之異同。又工詩古文，自出機杼，空

無依傍，寓神明於規矩之中，不屑爲世俗之詩文者也。

又有儀徵許珩者，字楚生。能詩。讀《周官經》，時有所得，著《周禮獻疑》七卷，能疑所當疑，不疑所不當疑，亦近時有心之士也。

國朝漢學師承記卷八

甘泉江藩纂

黃宗義

黃宗義，字太沖，餘姚人，忠端公尊素之長子也。生而岐嶷，垂髫讀書，不事舉業。年十四，補博士弟子員。時魏忠賢弄國柄，戕害清流，忠端遭羅織，死詔獄，有覆巢毀卵之虞。宗義奉養王父及母，以孝聞。讀書畢，夜分伏枕鳴嗚哭，不敢令堂上知也。

思宗即位，攜鐵錐，草疏入京訟冤。至則逆奄已死，有詔卹死奄難者，贈官三品，予祭葬，蔭一子。乃詣闕謝恩，疏請誅曹欽程、

李實，蓋忠端削籍，乃欽程奉奄旨論劾，而李實則成丙寅黨禍之首者也。得旨：刑部作速究問。崇禎元年五月，會訊許顯純、崔應元，對簿時，出所袖錐錐顯純，流血滿體。顯純自訴爲孝定皇后外甥，律有議親之條，請從末減。宗義謂顯純與逆奄構難，忠良盡死其手，幾覆宗社，當與謀逆同科，以謀逆論，雖如親王高煦尚不免誅，況後之外親乎！卒論二人斬。時欽程已入逆案，而李實辨原疏非實所作，乃逆奄取其印信空本填寫，故墨在硃上。又陰致宗義三千金，求勿質。宗義即奏稱：「李實今日猶能公行賄賂，其辨詞豈足信哉！」於對簿時亦以錐錐之。然丙寅之禍，實由空本填寫，得減死。獄成，偕同難子弟，設祭詔獄中門，哭聲如雷，聞於禁中。思宗歎曰：「忠臣孤子，朕心爲之惻然！」宗義與吳江周延祚、光山夏承錐牢子

葉咨、顏文仲，應時而斃，二人乃斃諸君子於獄中者。思宗憫其忠孝，不之罪也。宗義在京師，歐應元胸，拔其鬚歸，焚而祭之，忠端木主前，乃治葬事。

父冤既白之後，日夕讀書，十三經、二十一史及百家、九流、天文、曆算、道藏、佛藏，靡不究心焉。忠端遺命以叢山劉忠正公宗周爲師，乃從之遊。又約吳越中嚮學者六十餘人，共侍講席，力排陶奭齡援儒入釋之邪說。弟宗炎字晦木，宗會字澤望，並負異才，宗義親教之，皆成儒者。

崇禎中，復用涓人，逆黨咸冀錄用，而在廷諸臣，或薦霍維華、呂純如，或請復涿州冠帶。至陽羨出山，特起馬士英爲鳳督。士英以阮大鍼爲援，奄黨又熾，即東林中如錢謙益以退閒日久，亦相附和矣。獨南都太學諸生，仍持清議，乃以大鍼觀望南中，必生他變，作

《南都防亂揭文》。宜興陳貞慧、寧國沈壽民、貴池吳應箕、蕪湖沈士柱，^①共議署名，東林子弟首推無錫顧端文公之孫杲，^②被難諸家推宗義，縉紳則推周儀部鑣，大鍼銜之。

壬午入京，陽羨欲薦宗義爲中書舍人，力辭不就，遂南歸。甲申之難，赧王立國，大鍼驟起，遂按揭一百四十人，欲盡殺之。時宗義憂國勢難支，之南都上書，而禍作，同邑有奄黨者糾劉忠介公及三弟子。^③三弟子者，都御史祁彪佳、給事中章正宸與宗義也。遂與杲並逮，駕帖未出而大兵至，得免。

①「柱」，原作「桂」，黃宗義《思舊錄》、《明史·吳應箕傳》、《阮大鍼傳》等皆作「柱」，今據改。

②「端文」，原作「文端」。此指顧憲成，顧氏謚曰「端文」，非「文端」。今乙正之。

③「介」，原誤作「正」。劉宗周卒後，門人私謚曰「正義」，乾隆四十年，清廷賜謚曰「忠介」。今據改，下文同。

南都歸命，踉蹌回浙東。時忠介已死節，魯王監國，孫嘉績、熊汝霖以一旅之師，畫江而守。宗義糾黃竹浦子弟數百人，隨諸軍江上，人呼之曰世忠營。黃竹浦者，宗義所居之鄉也。宗義請如唐李泌故事，以布衣參軍，不許，授職方司員外。尋以柯夏卿、孫嘉績等交章論薦，改監察御史，仍兼職方司事。總兵陳梧自嘉興之乍浦，浮海至餘姚，縱兵大掠，王職方正中行縣事，集兵民擊殺之。梧兵大噪，有欲罷正中官以安諸營者，宗義曰：「乘亂以濟私，致干衆怒，是賊也。正中守土，爲國保民，何罪之有！」監國從之。是年，作《監國魯元年大統曆》，頒之浙東。

馬士英南中脫走，在方國安營，欲入朝，朝臣皆言宜誅之。熊汝霖恐其挾國安爲患，曰：「非殺士英時也，使其立功自贖。」宗義

曰：「公力不能殺耳。春秋之孔子，豈能加兵於陳恒，但不得謂其不當殺也。」汝霖大慚，謝過焉。遺書總兵王之仁曰：「諸公何不沉舟決戰，由赭山直趨浙西，而日於江中放船伐鼓，意在自守也。蕞爾三府，以供十萬之衆，豈能久守乎！」總兵張國柱之浮海至也，諸軍大驚，廷議欲封以伯，宗義言於嘉績曰：「若封以伯，則國柱益橫，且何以待後來有功者！請署爲將軍。」從其請。又力請西進之策，孫嘉績以所部卒盡付之，與王正中合軍，得三千人。正中，之仁從子也，以忠義自奮，宗義深結之，使之仁不以私意撓軍事。故諸軍與之仁有隙，皆不能支餉，^①而宗義軍獨不乏食。

查職方繼佐軍亂，披髮夜走，投宗義，拜

①「皆」，原在下句「而」字前，今據粵雅堂本移正。

於牀下。宗義出撫其衆，遂同繼佐西行，渡海，駐潭山，烽火遍浙西。太僕寺卿陳潛夫以軍同行，尚寶司卿朱大定、兵部主事吳乃武皆來會師，議由海寧以取海鹽。因人太湖，招吳中豪傑，百里之內，牛酒日至。直抵乍浦，約崇德孫爽爲內應，^①會大兵已戒嚴，

不得前。復議再舉，而王正中軍潰於江上，宗義走入四明，結山寨自固，殘兵從至者五百餘人。駐軍杖錫寺，微服潛出，欲訪監國消息，爲扈從計，戒部下無妄動。部下不遵節制，擾山中民，民潛焚其寨，部將茅翰、汪涵死之。己丑，聞監國在海上，乃與都御史方端士赴之，晉左僉都御史，再晉左副都御史。時方發使拜山寨諸營官，宗義言諸營之強莫如王翊，乃心王室者亦莫如翊，宜優其爵，使之總諸營以捍海上，朝臣皆以爲然。俄而大兵圍健跳，城中危甚，會蕩湖救至，得

免。時熊汝霖、劉中藻、錢肅樂皆死，宗義失兵無援，與尚書吳鍾巒坐舡中講學，推算歐羅巴曆法而已。

宗義之從亡也，母氏尚居故里。章皇帝下詔：凡前明遺孽不順命者，錄其家口以聞。宗義聞之，恐母氏罹罪，陳情監國，得請。變姓名歸。鍾巒棹三板舡送三十里外，哭別於波濤中。是年，監國由健跳至翁州。復召宗義副馮京第乞師日本，之長崎島，不得請。宗義賦《式微》之章以感將士，乃回甬上。

是時，大帥治浙東，凡得名籍與海上有涉者，即行剪除。宗義雖杜門息景，然位在列卿，而江湖俠士，多來投止。馮侍郎京第

①「爽」，原作「蕩」。周注：「《思舊錄》與《年譜》俱作「孫爽」。案周說是。今據改。」

結寨杜畧，即宗義舊部，大帥習聞其事，宗義名與馮侍郎並懸通衢。有上變於大帥者，首列宗義名，捕者益急。宗義竄匿草莽，東徙西遷，屢瀕於危，然猶挾帛書，招婺中鎮將。遣使人海告警，令爲之備，而不克。弟宗炎與京第交通有狀，被獲，刑有日矣，宗義潛至鄞，以計脫之。慈水寨主沈爾緒難作，牽連宗義，大帥遣人四出搜捕，乃挈眷屬伏處海隅，草間苟活。

迨海氛靖後，聖祖仁皇帝如天之仁，不復根追勝國從亡諸人，宗義始奉母返里門，復舉葢山證人書院之會，從之講學者數百人。嘗謂明人講學，襲語錄之糟粕，不以六經爲根柢，束書不讀，但從事於游談。學者必先窮經，經術所以經世，乃不爲迂儒。又謂讀書不多，無以證斯理之變；讀書多而不求於心，則又爲僞儒矣。故受其教者，不墮

講學之弊，不爲障霧之言。其學盛行於東南，當時有「南姚江西二曲」之稱。一曲者，李中孚也。

康熙戊午，詔徵博學鴻儒，掌院學士葉方藹先以詩寄宗義，慫恿之，宗義次韻答以不出之意。方藹商於宗義門人陳庶常錫嘏，對曰：「是將迫先生爲謝疊山矣！」其事遂寢。未幾，有詔命葉方藹與同院學士徐元文監修《明史》。宗義爲世家子弟，家有《十三朝實錄》，復嫻於掌故，方藹與元文又薦宗義，乃與前大理寺評事興化李清同徵，詔督撫以禮敦遣，宗義以母老及老病辭。方藹知不可致，乃請詔下浙江巡撫，就家鈔所著書有關史事者付史館。元文又延宗義子百家及鄞處士萬斯同參訂史事。斯同，宗義之弟子。宗義戲答元文書曰：「昔聞首陽山二老，託孤於尚父，遂得三年食薇，顏色不壞。

今吾遣子從公，可以置我矣。」

宗義之學，出於蕺山，雖姚江之派，然以慎獨爲宗，實踐爲主，不恣言心性，墮入禪門，乃姚江之諍子也。又以南宋以後，講學家空談性命，不論訓詁，教學者說經則宗漢儒，立身則宗宋學。又謂昔賢闢佛，不檢佛書，但肆謾罵，譬如用兵，不深入其險，不能勦絕鯨鯢也。乃閱《佛藏》，深明其說。所以力排佛氏，皆能中其竅要。國難時，遺老以衣鉢晦跡者，久之或嗣法上堂，宗義曰：「是不甘爲異姓之臣，反爲異氏之子。」弟宗會晚年好佛，爲之反覆辨論，極言其不可。蓋於異端之說，雖有託而逃者，亦不容少寬假焉。

宗義性耿直，於友朋中，多不少可，周囊雲一人之外，皆有微辭。在南都時，見歸德侯朝宗，每宴以妓侑酒。宗義曰：「朝宗之尊人尚在獄中，而放誕如此乎！」吾輩不言，

是損友也。」或曰：「侯生性不耐寂寞。」曰：「夫人而不耐寂寞，則亦何所不至耶！」時人皆歎爲至論。及選明文，或謂當黜方域文，宗義曰：「姚孝錫嘗仕金，元遣山終置之南冠之列，不以爲金人者，原其心也。夫朝宗亦若是矣。」乃知其論人嚴，亦未嘗不恕也。

平生勤於著述，年逾八十，尚矻矻不休。所著有《明儒學案》六十二卷，《宋儒學案》、《元儒學案》。《易學象數論》六卷，辨河、洛方位圖說之非；《授書隨筆》一卷，則閤若璩問《尚書》而答之者。《春秋日食曆》一卷，《律呂新義》二卷，少時取餘姚竹管肉孔勻者，截爲管而吹之，知十二律之四清聲，乃著是書。《孟子師說》四卷，因蕺山有《論語》、《大學》、《中庸》諸解，獨無《孟子》，以舊聞於蕺山之說，集爲一書，故名《師說》。《明史案》二百四十四卷，《弘光紀年》一卷，《隆武

紀年》一卷、《永曆紀年》一卷、《魯紀年》一卷、《贛州失事紀》一卷、《紹武事紀》一卷、《四明山寨紀》一卷、《海外痛哭記》一卷、《日本乞師記》一卷、《舟山興廢》一卷、《沙定洲

記亂》一卷、《賜姓本末》一卷。《汰存錄》一卷，糾夏考功《幸存錄》也。《授時曆故》一

卷、《大統曆推》一卷、《授時曆假如》一卷、

《西曆假如》一卷、《回曆假如》一卷、《氣運算

法》、《勾股圖說》、《開方命算》、《測圓要》諸

書。又有《今水經》、《四明山志》、《臺巖紀

游》、《匡廬游錄》、《病榻隨筆》。《明文海》四

百八十二卷，與十五朝國史可互相參正；

《續宋文鑑》、《元文抄》，以補呂、蘇二家之

缺。《思舊錄》、《姚江瑣事》、《姚江文略》、

《姚江逸詩》、自著《年譜》、《明夷待訪錄》二

卷、《南雷文案》十卷、《外集》一卷、《吾悔集》

四卷、《撰杖集》四卷、《蜀山集》四卷、《詩曆》

四卷，又分爲《南雷文定》、《南雷文約》，合之得四十卷。《明夷留書》一卷，言王佐之略，崑山顧絳見而歎曰：「三代之治可復也！」又欲修宋史而未成，僅存《叢目補遺》三卷。

宗義以古文自命，有志於《明史》，雖未預修史，而史局遇有大事疑事，必咨之。其論古文曰：「唐以前句短，唐以後句長；唐以前字華，唐以後字質。唐以前如高山深谷，唐以後如平原曠野。自唐以後，爲文之一大變，然而文章之美惡不與焉。其所變者，詞而已；所不可變者，雖千古如一日也。」此論足以掃近人規撫字句之陋習矣。晚年，愛謝皋羽《晞髮集》，注《冬青樹引》、《西臺慟哭記》，蓋悲皋羽之身世蒼涼，亦以自傷歟！

康熙戊辰冬，營生壙於忠端墓側，中置石牀，不用棺槨。子弟疑之，作《葬制或問》一篇，援趙邠卿之例，毋得違命。自以身遭

國難，期於速朽，不欲顯言也。卒之日，遺命一被一褥，即以所服角巾深衣斂，遂不棺而葬。卒年八十有六。門生私謚曰文孝，學者稱爲南雷先生云。

顧炎武

顧炎武，本名絳，乙酉改名炎武，字寧人，學者稱爲亭林先生。顧氏爲江東望族，五代時由吳郡徙徐州，南宋時遷海門，已而復歸吳下，遂爲崑山人。其先世在明正德間有工科給事中、廣東按察使司僉事溱，溱之弟濟，刑科給事中。濟生兵部侍郎章志，^①侍郎生左贊善紹芳及國子生紹芾。紹芳生官廕生同應，同應之仲子，即炎武也。紹芾生同吉，早卒，聘王氏，未婚守節，以炎武爲之後。炎武生而雙瞳子，中白邊黑，見者異之。

讀書一目十行，性耿介，絕不與世人交，獨與里中歸莊善，同遊復社，相傳有「歸奇顧怪」之目。母王，養炎武於襁褓中，撫育守節，事姑孝，曾斷指療姑疾。崇禎九年，直指王一鶚請旌於朝，報可。乙酉之夏，母王年六十，避兵常熟，謂炎武曰：「我雖婦人，然受國恩矣，設有大故，必死。」是時，炎武方應崑山令楊永言之辟，與嘉定諸生吳其沆、歸莊共起兵，奉故鄖撫王永祚以從夏文忠公於吳江東，授炎武兵部司務。事不克，永言遁去，其沆死之，炎武與莊脫走。母王氏不食卒，遺言後人勿事二姓。次年，閩中使至，以職方郎召，炎武念母氏未葬，辭不赴。

次年，幾豫吳勝兆之禍。葬事畢，將之

①「章志」，原作「廣志」。《明史》卷二〇八《顧濟傳》、全祖望《亭林先生神道表》等皆作「章志」。今據改。

海上，道梗不前。庚寅，有怨家欲陷之，僞作商賈，由嘉禾竄京口，遂之金陵，謁孝陵，變姓名爲蔣山傭。甲午，僑居神烈山下，遍遊沿江一帶，以觀山川之勝。有三世僕陸恩，見炎武久不歸，投身里豪家，炎武四謁孝陵回，持之甚急。恩欲告炎武通海，乃亟禽之，數其罪沉之水。恩之婿某，復投里豪，謀報怨，以千金賄太守，告炎武通海，不繫之訟曹，而繫之奴家，甚危急。有爲求救於錢謙益，謙益欲炎武自稱門下而後許之，其人知不可，而恐失事機，乃私書一刺與之。炎武聞之，急索刺還，不得，列揭文於通衢以自白。謙益聞之曰：「寧人何其卞也！」時有路舍人澤溥者，故相文貞公振飛之子，寓洞庭東山，識兵備使者，爲之懇冤，其事遂解。乃五謁孝陵，遂北行，墾田於章丘長白山下。

戊戌，遍遊北都，謁長陵以下，圖而記

之。次年，再謁十三陵，而念江南山水有未遊者，復歸，六謁孝陵，東游至會稽。次年，復北謁思陵攢宮，由太原、大同以入關，又北走至榆林。康熙甲辰，與李因篤同謁攢宮，爲文以祭。往代州墾田，每言馬伏波、田疇皆從塞上立業，欲居代北，曰：「使吾澤中有牛羊千，則江南不足懷矣！」然又苦其地寒，但經其始，使門人掌之。丁未，之淮上。次年，取道山東入京師。萊黃培之奴姜元衡告其主詩詞悖逆，^①案多株連；又以吳人陳濟生所輯《忠節錄》，指爲炎武作。炎武聞之，馳赴山左，自請繫勘。李因篤爲告急於有力者，親往歷下解之。獄釋，復入京師，五謁思陵，從此策馬往來河北諸邊塞者十餘年。

①「衡」，諸本皆作「衡」。然諸家所編顧氏《年譜》皆作「衡」，今據改。

丁巳，六謁思陵，後始卜居華陰。嘗謂人曰：「徧觀四方，惟秦人慕經學，重處士，持清議。而華陰縮轂關、河之口，雖足不出戶而能見天下之人，聞天下之事。一旦有警，人山守險，不十里之遙。若志在四方，一出關門，亦有建瓴之勢。」乃定居焉。王徵君山史築齋延之，炎武置田五十畝於華下，供晨夕。又餌沙苑蒺藜而甘之，曰：「啖此久，不肉不茗可也。」蓋以蒺藜苗佐餐，以子待茗，故有此語。

朝廷開明史館，大學士孝感熊公賜履主館事，以書招炎武，答曰：「願以一死謝公！」戊午，詞科詔下，諸公爭欲致之，炎武作書及門人之在京師者曰：「刀繩具在，無速我死！」次年，大修《明史》，諸公又欲薦之，乃貽書葉學士訥庵，請以身殉，得免。或曰：「先生盍亦聽人一薦？薦而不出，其名

愈高矣。」笑曰：「此所謂釣名者也。今夫婦人之失所天也，從一而終，之死靡慝，其心豈欲見知於人？若曰盍亦令人强委禽焉而力拒之，以明吾節，則吾未之聞矣。」崑山相國元文兄弟，炎武之甥也。尚書乾學未遇時，炎武振其困乏。至是，一門鼎貴，以書迎之南歸，爲買田置宅，拒而不往。或叩之，答曰：「昔歲孤生，飄搖風雨；今茲親串，崛起雲霄。思歸尼父之轅，恐近伯鸞之灶。且猶吾大夫，未見君子，徘徊渭川，以畢餘年，足矣。」庚申，其妻沒於家，寄詩輓之而已。次年，卒於華陰，年六十有九。無子，自立從子衍生爲後。門人奉喪歸葬，高弟子吳江藩末，收其遺書，序而傳之。

撰述之書，有《左傳杜解補正》三卷、《音論》三卷、《詩本音》十卷、《易音》三卷、《唐韻正》二十卷、《古音表》二卷、《韻補正》一卷、

《營平二州地名記》一卷、《求古錄》一卷、《金石文字記》六卷、《石經考》一卷、《日知錄》三十卷、《天下郡國利病書》及《肇域志》二書未成。

炎武留心經世之術，遊歷所至，以二馬二騾載書自隨。至西北阨塞，東南海陬，必呼老兵退卒，謁其曲折，^①與平日所聞不合，即發書檢勘。其所著《天下郡國利病書》，聚天下圖經、歷朝史籍以及小說、筆記、《明十三朝實錄》、公移、邸報之類有關於朝政民生者，酌古通今，旁推互證，不為空談，期於致用。《肇域志》則專論山川要阨、邊防戰守之事。蓋炎武周流西北垂三十年，邊塞亭障，皆經目擊，故能言之了了也。

晚年，篤志六經，精研深究。居華陰，有請講學者，謝曰：「近日二曲以講學得名，遂招逼迫，幾致凶死，雖曰威武不屈，然而名之

為累，則已甚矣。況東林覆轍，有進於此者乎！」有求文者，告之曰：「文不關於經術政事者，不足為也。韓文公起八代之衰，若但作《原道》、《諫佛骨表》、《平淮西碑》、《張中丞傳後敘》，而一切諛墓之文不作，豈不誠山斗乎！」在關中論學，曰：「諸君，關學之餘也。橫渠、藍田之教，以禮為先。孔子嘗言『博我以文，約之以禮』，而劉康公亦云『民受天地之中以生，所謂命也。是以有動作禮義威儀之則以定命』。然則君子為學，舍禮何由！近來講學之師，專以聚徒立幟為心，而其教不肅，方將賦《茅鴟》之不暇，何問其餘哉！」

炎武生性兀傲，不諧於世。身本南人，好居北土。嘗謂人曰：「性不能舟行食稻，

①「謁」，全祖望撰顧氏《神道表》作「詢」，文義更勝。

而喜餐麥跨鞍。」又謂：「北方之人，飽食終日，無所用心；南方之人，群居終日，言不及義，好行小慧。」時人謂其評論切中南北學者之病。嘗至京師，東海兩學士延之夜飲，怒曰：「古人飲酒，卜晝不卜夜。世間惟淫奔、納賄二者，皆夜行之；豈有正人君子，而夜行者乎！」其狷介嫉俗如此。於同時諸君子，雖以苦節推百泉、二曲，以經世之學推黎洲，至於論經評史，亦不苟同也。

節甫曰：記成之後，客有問於予曰：「有明一代，囿於性理，汨於制義，無一人知讀古經注疏者。自黎洲起而振其頽波，亭林繼之，於是承學之士，知習古經義矣。所以閭百詩、胡舄明諸君子，皆推挹南雷、崑山，今子不爲之傳，豈非數典而忘其祖歟？」

予曰：「黎洲乃戴山之學，矯良知之弊，

以實踐爲主；亭林乃文清之裔，辨陸、王之非，以朱子爲宗。故兩家之學，皆深入宋儒之室，但以漢學爲不可廢耳。多騎牆之見，依違之言，豈真知灼見者哉！」

客曰：「二君以瓌異之質，負經世之才，思見用於當世，垂勳名於來葉，讀書論道，重在大端，疏於末節，豈若抱殘守缺之俗儒，尋章摘句之世士也哉！然黃氏闢圖書之謬，知《尚書》古文之僞；顧氏審古韻之微，補《左傳》杜注之遺。能爲舉世不爲之時，謂非豪傑之士耶？國朝諸儒，究六經奧旨，與兩漢同風，二君實啟之。菜瓜祭飲食之人，芹藻釋瞽宗之奠，乃木本水源之意也。況若璩《四書釋地》曲護紫陽，舄明《洪範正論》直譏劉向，於此則從寬假之條，於彼則嚴踰閑之辨，非有心軒輊者乎？」

予曰：「甲申、乙酉之變，二君策名於波

浪礪灘之上，竄身於榛莽窮谷之中，不順天命，強挽人心。發蛙黷之怒，奮螳螂之臂，以烏合之衆，當王者之師，未有不敗者矣。逮夫故土焦原、橫流毒浪之後，尚自負東林之黨人，猶效西臺之慟哭，雖前朝之遺老，實周室之頑民，當名編熏胥之條，豈能入《儒林》之傳哉！」

客曰：「固哉！子之說也。我祖宗參化育之功，體生成之德，不但不加以誅戮，抑且招之使來。所以突圍猛獸，得以遁跡山林；漏網長鯨，亦復响濡江海。此伊古以來未有之寬仁厚澤也。我高宗純皇帝《御批通鑑輯覽》，乙酉一年不黜留都位號，唐、桂二主併爲竊據《續編》。即欽定《明史》，亦倣《宋史》甲戌、乙亥之例，大書而特書矣。是以祁彪佳、熊開元皆有《列傳》。核二君事蹟，祁、熊之流也。今子不尊聖人至公之心，

而爲拘牽之論，何所見之不廣耶！」

予曰：「噫！吾過矣。」退而輯二君事實，爲書一卷，附於冊後。

汪 跋^①

古者國家有巡守、封禪、朝聘、燕饗、明堂、宗廟、辟雍之儀，天子廣集衆儒，講議典禮，損益古今之宜，推所學以合於世用，根底六經，憲章四代，先王製作之精義，可攷而知焉。自後儒以讀書爲翫物喪志，義理、典章區而爲二；度數、文爲，棄若弁髦；箋傳、注疏，束之高閣。又其甚者，肆其創獲之見，著爲一家之言。綴王肅之卮詞，棄鄭君之奧論。末學膚受，後世滋惑。經學浸微，蓋七百年矣。

國朝漢學昌明，超軼前古，閻百詩駁僞孔，梅定九定曆算，胡朏明辨易圖，惠定宇述漢《易》，戴東原集諸儒之大成，哀然著述，顯

於當代。顧門之學，於斯爲盛。至若經史詞章，金石之學，貫穿勃穴，靡不通擅，則顧寧人導之於前，錢曉徵及先君子繼之於後，可謂千古一時也。若夫矯誣之學，震驚耳目，舉世沿習，罔識其非。如汪鈍翁私造典故，其他古文詞支離牴牾，體例破壞。方靈皋以時文爲古文，三禮之學，等之自鄧以下；毛西河肆意譏彈，譬如秦、楚之無道；王白田根據漢宋，比諸春秋之調人。惡莠亂苗，似是而非，自非大儒，孰有能辨之者！

吾鄉江先生，博覽羣籍，通知作者之意，聞見日廣，義據斯嚴，彙論經生授受之悞，輯爲《漢學師承記》一書。異時采之柱下，傳之其人，先生名山之業，固當附此不朽。或如司馬子長《史記》、班孟堅《漢書》之例，撰次

① 此題原無，今擬補。

《敘傳》一篇，列於卷後，亦足屏後儒擬議規測之見，尤可與顧寧人、錢曉徵及先君子後先輝映者也。喜孫奉手受教，服膺有年，被命跋尾，不獲固辭，謹以所聞，質諸坐右，未識先生以爲知言不也。^❶嘉慶十有七年五月七日，後學汪喜孫識。

❶ 「識」，初刻本及粵雅堂本等皆作「職」，今據文意改。

國朝經師經義目錄

甘泉江藩纂

易

魯商瞿子木受《易》於孔子，五傳至齊田何子莊，子莊之後，有施、孟、梁丘之學。施，施讎也；孟，孟喜也；梁丘，梁丘賀也。又有京氏學。京氏，京房也，從梁人焦延壽學《易》。延壽嘗從孟喜問《易》，喜死，房以延壽《易》即孟氏學，翟牧、白生不肯，皆曰非也。然則京生之學，實出於焦贛，長於災異，非孟氏《易》明矣。又有費氏《易》。費氏名直，本以古字，號《古文易》，無章句，徒以

《彖》、《象》、《繫辭》、《文言》解說上下經。成帝時，劉向典校書，考《易》，以爲諸家說皆祖田何，大義略同，惟京氏爲異。又以中古文《易》經校施、孟、梁丘之《易經》，或脫去「无咎」、「悔亡」，惟費氏經與古文同。京兆陳元、扶風馬融、河南鄭衆、北海鄭玄、潁川荀爽，並傳費氏《易》。沛人高相，治《易》與費氏同時，其《易》亦無章句，專說陰陽災異，自言出丁將軍，傳至相。丁將軍，丁寬也。受田何《易》，是爲高氏《易》。漢初，立《易》楊氏博士。楊氏字叔元，田何之弟子也。宣帝后，立施、孟、梁丘之《易》，元帝又立京氏《易》。費、高二《易》，民間傳之，後漢費氏興而高氏微矣。永嘉以來，鄭玄、王弼二注，列於國學。至南齊，《易》用鄭義。隋、唐始專主王弼，而漢、晉諸儒之注皆亡。惟唐李鼎祚《周易集解》博採諸儒之說，如孟喜、京房、

馬融、鄭玄、荀爽、劉表、宋衷、虞翻、陸績，略存一二。於是卦氣、六日七分、游歸、飛伏、爻辰、交互、消息、升降、納甲之變，半見等例，藉此可以推尋。無如王、韓清談，程、朱理學，固結人心，或詆爲穿鑿，或斥爲邪說，先儒古義，棄如土梗矣。

夫《易》爲卜筮之書，秦火未燔。商瞿受《易》以來，傳授不絕。則漢儒之說，以商瞿爲祖；商瞿之說，孔子之言也。嗟乎！孔子之言，可以謂之穿鑿，謂之邪說哉！蓋《易》自王輔嗣、韓康伯之書行，二千餘年，無人發明漢時師說。及東吳惠氏起而導其源，疏其流，於是三聖之《易》，昌明於世，豈非千秋復旦哉！國初老儒，亦有攻王弼之注，擊陳搏之圖者。如黃宗義之《易學象數論》，雖闢陳搏、康節之學，而以納甲動爻爲僞象，又稱王輔嗣注，簡當無浮義。黃宗炎之《周易

象辭》、《圖書辨惑》，亦力闢宋人圖書之說，可謂不遺餘力矣。然不宗漢學，皆非篤信之士也。惟毛奇齡《仲氏易》、《推易始末》、《春秋占筮書》、《易小帖》四書，頗宗舊旨，不雜蕪詞；但以變易、交易爲伏羲之《易》，反易、對易之外，又增移易爲文王、周公之《易》，牽合附會，不顧義理，務求詞勝而已。凡此諸書，不登茲錄。

《易圖明辨》十卷 胡渭撰^① 《易說》六卷 惠

士奇撰 《周易述》二十二卷、《易漢學》八

卷、《易例》一卷、《周易本義辨證》五卷 惠

定宇撰 《易述贊》二卷 洪榜撰 《周易虞

氏義》九卷、《虞氏消息》二卷 張惠言撰

《易音》三卷 顧炎武撰 《易學》四十卷 焦

循撰

① 此條底本無，粵雅堂本等有之，今據補。

書

《尚書》有二：一爲今文，伏生所授也；

一爲古文，孔安國所傳也。書本有百篇，孔子序之，遭秦滅學。至漢，唯濟南伏生口傳二十八篇：一《堯典》合《舜典》爲一篇，二《皋陶謨》合《益稷》爲一篇，三《禹貢》，四《甘誓》，五《湯誓》，六《盤庚》，七《高宗彤日》，八《西伯戡黎》，九《微子》，十《坤誓》，十一《洪範》，十二《金縢》，十三《大誥》，十四《康誥》，十五《酒誥》，十六《梓材》，十七《召誥》，十八《洛誥》，十九《多士》，二十《無逸》，二十一《君奭》，二十二《多方》，二十三《立政》，二十四《顧命》合《康王之誥》爲一篇，二十五《呂刑》，二十六《文侯之命》，二十七《柴誓》，二十八《秦誓》。又河內女子得《秦誓》一篇獻

之，共二十九篇。伏生作《尚書傳》四十一篇，以授同郡張生，張生授千乘歐陽生，歐陽生授同郡兒寬，寬授歐陽生之子，世世傳之，至曾孫歐陽高，謂之《尚書》歐陽之學。又有夏侯都尉，受業於張生，以授族子始昌，始昌傳族子勝，爲大夏侯之學；勝授從子建，別爲小夏侯之學。於是有歐陽、大、小夏侯三家，訖漢東京，相傳不絕，是爲《今文尚書》。

漢武帝時，魯恭王壞孔子宅，得《古文尚書》，孔安國以今文字讀之，皆起，增多一十六篇：《舜典》一、《汨作》二、《九共》三、《大禹謨》四、《棄稷》五、《五子之歌》六、《胤征》七、《湯誥》八、《咸有一德》九、《典寶》十、《伊訓》十一、《肆命》十二、《原命》十三、《武成》十四、《旅獒》十五、《冏命》十六。鄭康成謂之二十四篇者，分《九共》爲九篇也。遭巫蠱事，不得列於學官，故稱逸《書》，亦稱《中古

文》。其傳之者，都尉朝，朝授膠東庸生，庸生授胡常，常授徐敖，敖授王璜、涂惲，惲授桑欽。成、哀時，劉向父子校理秘書，皆見之。後漢賈徽受業於涂惲，傳子逵。又有孔

僖者，安國後也，世傳其學。尹敏、周防、周磐、楊倫、張楷、孫期亦習古文。又有扶風杜林，得西州《泰書》，互相考證，以授衛宏，徐巡、馬融亦傳其學。鄭君康成，先受古文於張恭祖，既又遊馬融之門，乃淵源於孔氏，又通杜林《泰書》者也，是爲《古文尚書》。然增多之一十六篇，馬融云「絕無師說」，蓋安國以今文讀之，校其文字，習其句讀而已。漢儒重師承，無師說者，不敢強爲之解。則張楷之注，賈逵之訓，馬融之傳，康成之注，亦但解伏生所傳之二十八篇，其十一十六篇，皆無注釋也，所以謂之逸《書》。逸《書》者，非逸其文，其說逸而無考也。其後，《武成》亡

於建武之際。至東漢之末，《胤征》、《伊訓》猶有存者，故康成注書，間一引之，如《禹貢注》引《胤征》、《典寶注》引《伊訓》之類。迄乎永嘉，師資道喪，二京逸典，咸就滅亡。

江左中興，元帝時，豫章內史梅賾，奏上孔傳《古文尚書》，自云「晉太保公鄭沖以《古文尚書》授扶風蘇愉，愉授天水梁柳，柳授城陽臧曹，曹授汝南梅賾」。賾所上書，增多古文二十五篇：一《大禹謨》、二《五子之歌》、三《胤征》、四《仲虺之誥》、五《湯誥》、六《伊訓》、七《太甲上》、八《太甲中》、九《太甲下》、十《咸有一德》、十一《說命上》、十二《說命中》、十三《說命下》、十四《泰誓上》、十五《泰誓中》、十六《泰誓下》、十七《武成》、十八《旅獒》、十九《微子之命》、二十《蔡仲之命》、二十一《周官》、二十二《君陳》、二十三《畢命》、二十四《君牙》、二十五《冏命》，是爲僞《古文

尚書、僞《孔傳》。齊建武中，吳姚方興於大航市得《舜典》一篇奏上，比馬、鄭注多「曰若稽古帝舜曰重華協於帝濬哲文明溫恭允塞玄德升聞乃命以位」二十八字，乃分《堯典》之半爲《舜典》，此又僞中之僞也。時梁武爲博士，駁之，遂不行。至唐孔穎達爲《正義》，取僞《孔書》，又取此說，反斥鄭氏所述之二十四篇爲張霸僞造。霸僞造者，乃《百兩篇》，成帝時劉向以古文校之，非是，遂黜其書。《漢書·儒林傳》先述孔壁逸《書》，後敘《百兩篇》，則逸《書》非《百兩》明矣。且《逸書》及《百兩篇》，劉向父子領校祕書時，皆得見之，豈有向明知其僞，而撰《別錄》，仍取霸書乎！歆撰《三統曆》，述《伊訓》、《武成》、《畢命》諸篇，悉孔壁古文，豈有歆亦知其僞，而反取其說乎！沖遠之說，可謂游談無根矣。自此以後，《正義》大行，而馬、鄭之注皆

亡。至宋，吳棫、朱子始疑其僞，繼之者吳草廬、郝京山、梅鷟也。然皆未有能抉其奧，探其蘊。

逮國朝閻氏、惠氏出，而僞古文寢微，馬、鄭之學復顯於世矣。國朝注《尚書》者，五十有餘家，不知僞《古文》、僞《孔傳》者，概不著錄。如胡朏明《洪範正論》，雖力攻圖書之謬，而闢漢學五行災異之說，是不知夏侯始昌之《洪範五行傳》亦出於伏生也。朏明雖知僞《古文》，而不知《五行傳》之不可闕，是以黜之。

《古文尚書疏證》八卷 閻若璩撰 《禹貢錐

指》二十卷《圖》一卷 胡渭撰 《古文尚書

攷》二卷 惠定宇撰 《尚書攷辨》四卷 宋鑒

撰 《尚書後案》三十卷 王鳴盛撰 《尚書

集注音疏》十二卷、《尚書經師系表》一

卷 江良庭撰

詩

《詩》有齊、魯、韓、毛四家，皆出於子夏。《齊詩》，齊人轅固生作《詩傳》，號曰《齊詩》。魯人申培公受《詩》於浮丘伯，以《詩經》爲訓故以教，無傳，疑者則闕，號曰《魯詩》。燕人韓嬰推《詩》之意，作《內》、《外傳》萬言，號曰《韓詩》。《毛詩》者，出自毛公，河間獻王好之。徐整云：「子夏授高行子，高行子授薛倉子，薛倉子授帛妙子，帛妙子授河間人大毛公，爲《詩故訓傳》於家，以授趙人小毛公。小毛公爲河間獻王博士，以不在漢朝，故不列於學。」一云：「子夏傳曾申，申傳魏人李克，克傳魯人孟仲子，孟仲子傳根牟子，根牟子傳趙人孫卿子，孫卿子傳魯人大毛公。」《漢書·儒林傳》云：「毛公，趙人，治詩，爲

河間獻王博士，授同國貫長卿，長卿授延年，延年授號徐敖，敖授九江陳俠。或云：陳俠授謝曼卿。」三說不同，未知孰是。後漢鄭衆、賈逵傳《毛詩》，馬融作注，鄭玄作箋，於是《毛傳》大行而三家廢矣。魏王肅又述毛非鄭，王基駁王申鄭，孫毓爲《詩評》，評毛、鄭、王肅三家同異，而朋於王，陳統又難孫申鄭。王、鄭兩家，互相掎擊，皆本《毛傳》。

自漢及五代，未有不本毛公而別爲之說者，有之自歐陽修《詩本義》始，於經義毫無裨益，專務新奇而已。修開妄亂之端，於是攻《小序》者不一其人，攻《大序》者不一其人，若毛傳、鄭箋，則棄之如糞土矣。至程大昌之《詩論》，王柏之《詩疑》，變本加厲，斥之爲異端邪說可也。

國朝崇尚實學，稽古之士崛起，然朱鶴齡之《通義》，雖力駁廢序之非，而又採歐陽

修、蘇轍、呂祖謙之說，蓋好博而不純者也。

鶴齡與同里陳啟源商榷《毛詩》，啟源又著《稽古編》三十卷，惠徵君定宇亟稱之。其書雖宗鄭學，訓詁聲音以《爾雅》為主，草木蟲魚以陸《疏》爲則，可謂專門名家矣。然而解「西方美人」，則盛稱「佛教東流，始於周代」，至謂「孔子抑藐三皇而獨聖於西方」；解「捕魚諸器」，謂「廣殺物命，恬不知怪，非大覺緣果之文莫能救之」。妄下斷語，謂「庖犧必不作網罟」。吁！可謂怪誕不經之談矣！以佛說解經，晉宋間往往有之，然皆襲其說而改其貌，未有明目張膽若此者也。顧震滄之《毛詩類釋》，多鑿空之言，非專門之學，亦在刪汰之例。

《詩說》三卷 惠周惕撰 《毛鄭詩考正》四

卷 戴震撰 《詩本音》十卷 顧炎武撰 《詩音

表》一卷 錢坫撰

禮

秦氏坑儒，《禮經》缺壞。漢興，魯高堂生傳《上禮》十七篇，即今之《儀禮》也。而魯徐生善爲容。景帝時，河間獻王好古，得《古禮》獻之。《古文禮》五十六篇，《記》百三十一篇，《周禮》六篇。其十七篇與高堂生同，而字多異。或曰：「河間獻王開獻書之路。有李氏上《周官》五篇，失《冬官》一篇，乃購千金，不得，取《考工記》以補之，即今之《周禮》也。」《禮記》者，本孔子門徒共撰所聞，以爲此記，後人各有損益。《中庸》，子思所作；《緇衣》，公孫尼子制；《月令》，呂不韋撰；《王制》，漢時博士所爲。陳邵《周禮論序》云：「戴德刪《古禮》二百四篇爲八十五篇，謂之《大戴禮》；戴聖刪《大戴禮》爲四十

九篇，是爲《小戴禮》。後漢馬融、盧植考諸同異，附戴聖篇章，去其繁重及所敘略而行於世，即今之《禮記》也。」傳《禮經》者，自瑕丘蕭奮，授東海孟卿，卿授同郡后蒼及魯瑕丘卿。其《古禮經》五十六篇，蒼傳十七篇，所餘三十餘篇以付書館，名爲逸《禮》。蒼說禮，號《后蒼曲臺記》，授聞人通漢及戴德、戴聖、慶普，由是禮有大、小戴、慶氏之學。普授夏侯敬，又傳族子咸；大戴授徐良；小戴授橋仁、楊榮。新莽時，劉歆爲國師，始立周官經，杜子春受業於歆，授鄭興父子。此《上禮》、《周官》授受源流也。慶氏《曲臺》，其亡已久。傳《禮記》者，馬融、盧植、鄭康成。

自晉及唐，《三禮》皆用鄭注。至宋儒潛心理學，不暇深究名物度數，所以於《禮經》無可置喙；然必欲攻擊漢儒，乃於《周禮》中指摘其好引讖緯而已。南宋以後，始改竄經

文，補亡之說興矣。《士禮》十七篇，文詞古奧，宋儒畏其難讀，別無異說。至敖繼公始疑《喪服傳》非子夏所作，而注文隱攻鄭氏，巧於求勝，於是郝敬之《臆斷》、奇齡之《吾說》起矣。延祐科舉之制，《易》、《詩》、《書》、《春秋》皆以宋儒新說與注疏相參，惟《禮記》則專用注疏。至陳澧乃爲《集說》一書，不從鄭注，於是談《禮記》者，皆趨淺顯而不問古義矣。至國朝，如萬斯大、蔡德晉、盛百二，雖深於《禮經》，然或取古注，或參妄說，吾無取焉；方苞輩則更不足道矣。

《周官祿田考》三卷 沈彤撰 《禘祫說》二

卷 惠定宇撰 《周禮疑義舉要》七卷 江永

撰 《考工記圖》二卷 戴震撰 《弁服釋

例》十卷 任大椿撰 《車制考》一卷 錢坫撰

《儀禮鄭注句讀》十七卷、《監本正誤》一

卷、《石經正誤》一卷 張爾岐撰 《儀禮小

疏》一卷 沈彤撰 《儀禮釋宮譜增注》一卷

江水撰 《儀禮管見》四卷 褚寅亮撰 《儀禮

正譌》十七卷 金曰追撰 《儀禮圖》六卷 張

惠言撰 《禮經釋例》十三卷 凌廷堪撰 《深

衣考》一卷 黃宗義撰 《明堂大道錄》八卷

惠定宇撰 《禮記訓義擇言》八卷、《深衣

考誤》一卷 江水撰 《深衣釋例》三卷 任大

椿撰

附三、禮總義：

《禮說》十四卷 惠士奇撰 《禮經綱目》八

十五卷 江水撰 《禮箋》十卷 金榜撰

春 秋

孔子作《春秋》，爲之傳者，左丘明、公羊高、穀梁赤及鄒氏、夾氏。鄒氏無師，夾氏有錄無書，皆不顯於世。傳於世者，左氏、公、

穀三家。丘明作傳，以授曾申，申傳吳起，起

傳其子期，期傳鐸椒，椒傳虞卿，卿傳荀況，

況傳張蒼，蒼傳賈誼，誼傳至其孫嘉，嘉傳賈

公，賈公傳少子長卿，長卿傳張敞及張禹，禹

傳尹更始，更始傳其子咸及翟方進、胡常，常

授賈護，護授陳欽。劉歆從尹咸及翟方進受

《左氏》，歆授賈徽，徽傳子逵。逵受詔，列

《公羊》、《穀梁》不如《左氏》四十事奏之，又

作《左氏訓詁》，於是鄭衆、馬融、服虔皆爲

《左氏》學。至和帝元興十一年，鄭興父子奏

上《左氏》，乃立於學官，遂盛行。江左中興，

用服氏注，後專用杜氏，而諸家之注廢矣。

傳《公羊》者，胡毋生、董仲舒，仲舒傳褚

大、嬴公、段仲溫、呂步舒，嬴公授孟卿及眭

宏，宏授嚴彭祖、顏安樂，由是《公羊》有嚴、

顏之學。數傳至孫寶，後漢何休爲之注。傳

《穀梁》者，瑕丘江公受於魯申公，其學寢微，

惟榮廣、浩星公二人受焉。蔡千秋、周慶、丁姓皆從廣受《穀梁》，千秋又事浩星公，爲學最篤。宣帝即位，聞衛太子好《穀梁》，乃詔千秋與《公羊》家並說，上善《穀梁》說，後又選郎十人從千秋受。會千秋病死，徵江公孫爲博士，詔劉向受《穀梁》，欲令助之。江博士復死，乃徵周慶、丁姓待詔，使卒授十人。十餘歲，皆明習，乃召五經名儒太子太傅蕭望之等大議殿中，平《公羊》、《穀梁》同異。望之等多從《穀梁》，由是大盛。又有尹更始事千秋，傳其學，又授《左氏傳》，爲章句十五卷，繼之者唐固、糜信。

至隋時，《穀梁》用范甯注。是時，《左氏》學大行，一家鮮習之者。至唐，趙匡、啖助、陸淳始廢傳談經，而三傳束置高閣，《春秋》之一大厄也。有宋諸儒之說《春秋》，皆啖、趙之子孫而已。

國朝爲《左氏》之學者，吳江朱氏、無錫顧氏。而鶴齡雜取邵寶、王樵之說，而不採賈、服、震滄之《大事表》雖精，然實以宛斯之書爲藍本，且不知著書之體，有不必表者亦表之，甚至如江湖術士之書，以七言爲歌括，不值一噓矣。茲不著錄。宋以後貴文章，治《左氏》、《公》、《穀》竟爲絕學。阮君伯元云孔君廣森，深於《公羊》之學。然未見其書，不敢著錄，餘倣此。

《左傳杜解補正》三卷 顧炎武撰 《左傳事

緯》十二卷《附錄》八卷 馬驥撰 《春秋長

曆》十卷、《春秋世族譜》一卷 陳厚耀撰

《左傳補注》六卷 惠定宇撰 《春秋左傳小

疏》一卷 沈彤撰 《春秋地理考實》四卷 江

永撰

附三傳總義：

《春秋說》十五卷 惠士奇撰

論語

《論語》者，孔子應答弟子及時人所言，或弟子相與言而接聞夫子之語也。鄭康成云：「仲弓、子夏等所撰定。」漢興，傳者《魯論語》、《齊論語》、《古論語》三家。傳《魯論》者，龔奮、夏侯勝、韋賢、賢弟玄成、扶卿、夏侯建、蕭望之。《齊論語》則有《問王》、《知道》二篇，凡二十二篇，其二十篇中章句頗多於《魯論》。傳之者，王吉、王卿、貢禹、五鹿充宗、膠東庸生。《古論語》出孔壁中，二十一篇，有兩《子張》，篇次與《齊》、《魯》不同，孔安國爲傳，馬融亦注之。張禹受《魯論》於夏侯建，又從庸生、王吉受《齊論》，擇善而從，號曰《張侯論》，包咸、周氏並爲章句。鄭玄就《魯論》張、包、周之篇章，考之《齊》、

《古》，爲之注焉。魏何晏又爲《集解》。梁、陳、鄭、何並立於學官。唐則專用何注，而鄭注亡矣。至南宋，朱子始以《論語》、《孟子》及《禮記》中之《中庸》、《大學》二篇合爲四書，盛行於世。凡四書類及經總義類，皆附於此。

《四書釋地》一卷、《四書釋地續》一卷、《四書釋地又續》二卷、《四書釋地三續》二卷、《四書釋地餘論》一卷閻若璩撰、《鄉黨圖考》十卷江水撰、《孟子字義疏證》三卷戴震撰、《論語後錄》五卷錢坫撰、《論語駢枝》一卷劉台拱撰

附經總義：

《九經誤字》一卷顧炎武撰、《九經古義》十六卷惠定宇撰、《羣經補義》五卷江水撰、《經義雜記》三十卷臧琳撰、《古經解鈎沉》三十卷余占農撰、《經讀考異義證》

□卷武億撰 《經傳小記》三卷 劉台拱撰

爾雅

《爾雅》一書，張揖云：「《釋詁》一篇，周公作。《釋言》以下，或言仲尼所增，子夏所足，叔孫通所益，梁文所補。」漢儒爲此學者，犍爲舍人、劉歆、樊光、李巡、孫炎。後用郭璞注，而各家之注俱亡。凡《方言》、《釋名》小學諸書，皆附於後。

《爾雅正義》二十卷 邵晉涵撰 《方言疏

證》十三卷 戴震撰 《釋名疏證》八卷、《釋

名補遺》一卷、《續釋名》一卷 江艮庭撰

《小學鉤沉》二十卷、《字林考逸》八卷 任

大椿撰 《說文解字義證》五十卷 桂馥撰

《別雅》五卷 吳玉搢撰

附音韻：

樂

《音論》三卷、《唐韻正》二十卷、《古音表》二卷、《韻補正》一卷 顧炎武撰 《古韻標準》四卷、《四聲切韻表》四卷、《音學辨微》一卷 江永撰 《聲韻考》四卷、《聲類表》十卷 戴震撰 《四聲均和表》五卷、《示兒切語》一卷 洪榜撰

古者六籍、五經、禮、樂並重。周衰，禮壞樂微。迨秦燔書，而樂之遺籍，掃地盡矣。漢興，制氏以雅樂聲律，世爲樂官，能記其鏗鏘鼓舞，而不能言其義。其後，樂人竇公獻《樂章》。武帝時，河間獻王作《樂記》，與制氏不相遠，內史丞王定傳之，以授常山王禹。成帝時，禹爲謁者，獻《記》二十四卷。劉向校書，得《樂記》二十三篇，與禹不同，其道寢

微。魏晉以後，典章廢棄，即《班志》所載二十三篇，已不復得，於是遂爲絕學。國朝諸儒蔚起，搜討舊聞，雖樂制云亡，而論音律者，求周尺漢尺之遺，尋審律審音之旨，俾二千餘年之墜緒，彰明宇宙，不誠繼往開來之偉業哉！若斯之類，不可泯滅，因別立一類，以附卷末。

《律呂新論》二卷、《律呂闡微》十卷 江永

撰 《律呂考文》六卷 錢塘撰 《燕樂考

原》六卷 凌廷堪撰

家大人既爲《漢學師承記》之後，復以傳中所載諸家撰述，有不盡關經傳者，有雖關經術而不醇者，乃取其專論經術而一本漢學之書，倣唐陸元朗《經典釋文》傳注姓氏之例，作《經師經義目錄》一卷，附於記後，俾治實學者，得所取資，尋其宗旨，庶不致混莠於

苗，以硃爲玉也。著錄之意，大凡有四：一，言不關乎經義小學，意不純乎漢儒古訓者，固不著錄已；一，書雖存其名而實未成者，不著錄；一，書已行於世而未及見者，不著錄；一，其人尚存，著述僅附見於前人傳後者，不著錄。凡在此例，不欲濫登，固非以意爲棄取也。次列既，鈞承命繕錄^①，因不揣樸昧，著其義例於末。嘉慶辛未良月既望，男鈞謹識。

① 「鈞承命繕錄」，原作「承命鈞繕錄」，今據粵雅堂本等改。

跋^①

右《國朝漢學師承記》八卷，附錄《國朝經師經義目錄》一卷，國朝江藩撰。洪惟昭代經學脩明，定鼎之初，顧亭林、胡朏明、閻百詩諸先生崛起，遠紹兩漢諸儒之墜緒，篤實淳懿，恪守師法，承先啟後，私淑有人，實宋、元、明以來所未有。鄭堂特著此書，國朝經師學行出處，著撰緒論，搜括靡遺，洵盛業也。阮文達《定香亭筆談》稱，元和惠徵君定宇，經學冠天下，鄭堂於惠氏弟子余君仲林，盡得其傳；洪北江《詩話》，亦稱其學有師法。《珠湖草堂筆記》則稱是書極有史家體裁。鄭堂久在阮文達幕府，文達撰《國史·儒林傳稿》，第一次顧亭林居首，第二次黃梨洲居首，而是書以兩先生編於卷末，以不純宗漢學也，亦可見其體例之嚴。然如王蘭泉

侍郎傳，記及其以五七言詩章立門戶，譏其「太丘道廣」一事。洪北江《詩話》稱侍郎所選詩，一以聲調格律為準，其病在於以己律人，而不能各隨人之所長，亦頗有微詞，亦何至如鄭堂所云也！又北江傳，記及其出示所作古文，指摘其用事訛舛，斷斷強辯一事。《北江詩話》則稱鄭堂「《過畢弇山宮保墓道詩》曰『公本愛才勤說項，我因自好未依劉』，亦隱然自具身分，惜其為饑寒所迫，學不能進也」。則宛然報復之師矣。昔司馬子長撰《酈生傳》，不言其說高祖封六國後，完人之美，俾成佳傳也；又於《子房傳》見之者，紀其實也。此等事縱匪鑿空，亦當記之說部等書，臚載本傳，無論有乖史例，亦適徵其所養之不醇。然究為上下二百年一大著作，談漢學者決不可少之書，讀者略其小疵可耳。咸豐甲寅夏五朔日，南海伍崇曜謹跋。

① 本跋原無，據粵雅堂本補。

國朝宋學淵源記

〔清〕

江藩

撰

漆永祥

校點

目錄

校點說明	一
序	一
卷上	一
孫奇逢	二
刁包	四
李中孚	五
李因篤	六
孫若羣	九
張沐	九
寶克勤	一〇
劉原淥	一〇
姜國霖	一一
孫景烈	一二

卷下	一四
劉灼	一四
韓孔當	一五
邵曾可	一五
張履祥	一六
朱用純	一六
沈昀	一八
謝文潯	一九
應搗謙	一九
吳慎	二〇
施璜	二一
張夏	二一
彭瓏	二二
高愈	二三
顧培	二三
錢民	二四
勞史	二五
朱澤澐	二六

向璿	二六
黃商衡	二七
任德成	二八
鄧元昌	二九
附記	三一
沈國模	三一
史孝咸	三一
王朝式	三二
薛香聞師	三三
羅有高	三四
汪愛廬師	三六
彭尺木居士	三七
程在仁	四〇
跋(伍崇曜)	四二

校點說明

《國朝宋學淵源記》二卷《附記》一卷，其編纂方法，仍仿《漢學師承記》例，為清代宋學人物立傳。卷上上述北方宋學人物，分別為孫奇逢、刁包、李中孚（附王心敬）、李因篤、孫若羣、張沐、竇克勤、劉原淥、姜國霖（附閻循觀、韓夢周）、孫景烈等，卷下述南方宋學人物如劉灼（附惲仲升）、韓孔當、邵曾可、張履祥、朱用純、沈昀、謝文淳、應揭謙、吳慎、施璜、張夏、彭瓏（附彭定求）、高愈、顧培、錢民、勞史（附汪鑒）、朱澤澐、向璿（附黃艮輔、程登泰）、黃商衡、任德成、鄧元昌等，《附記》則為沈國模、史孝咸、王朝式、薛起鳳、羅有高、汪縉、彭紹升、程在仁等。凡上卷十人，下卷二十一人，附記八人。總正記三十九人，又記八人，共四十七人。

是書收錄的標準，凡湯斌、魏裔介、李光地等，或

登宰輔，或居卿貳，以大儒為名臣，具有史成，故無煩記錄；又若陸隴其等位秩雖卑，然乾隆初特邀從祀之典，國史必自有傳，故亦不錄；另如黃宗羲、顧炎武、張爾岐等，已入《漢學師承記》，茲不復出。其所錄者，「或處下位，或伏田間，恐歷年久遠，姓氏就湮，故特表而出之」。就江藩本人而言，對宋學持批判的態度，即伍崇曜跋文所謂「是書記宋學淵源，臚列諸人，多非其所心折者，固不無蹈瑕抵隙之意」。就全書來看，記述簡略，多寥寥數語而已。對北方學者尚多肯定，南方學者則多在所譏之列。於崇尚程朱者，表揚有加，而尊從陽明者，則多在所略，即有所錄，亦不輕許可。《附記》所錄，若薛起鳳、羅有高、汪縉、彭紹升、程在仁等，則多為江氏師友，而其學則為儒佛兼通者。全書記載，偏頗失實，亦自不少，較之《漢學師承記》，則不可同日而語，究其原因，則因江氏不甚重之之故也。

此次校點，以《節甫老人雜著》本《宋學淵源記》為底本，校以《粵雅堂叢書》本（校記簡稱「粵雅堂

本」。原書中避諱字、手民氏筆誤等，皆逕改之，不另出校記；書中古今字、異體字、俗體字、生僻字等，皆作適當之統一，個別改動有礙於書中原意者，則仍酌情予以保留。至原書記年與隸事諸誤，則非校勘者之責，故因仍不改焉。

校點者 漆永祥

序

嘗觀元代之尊孔子曰：「先孔子而聖者，非孔子無以明；後孔子而聖者，非孔子無以法。」至哉言乎！不唯有明講學者所弗能及，即宋儒極力推崇，連篇累牘，亦未有若是之精確者也。蓋天之生物，氣具則命立，性賦則理存，而人秉天地之中以生，故爲萬物之靈。有斯世則有斯人，有斯人則有斯性。自開闢以至今日，自羲、農以至今世之人，此理無一息之間斷，此性亦無一人之不具也。但天道不能無寒暑晝夜之遞嬗，人性不能無昏明強弱之不同，反其同而變其異，作之君，作之師，所謂修道之教也。粵稽堯、舜、禹、

湯、文、武之爲君，皋陶、稷、契、伊、周之爲臣，其所謂繼天立極者，亦不過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各全其天性而已。

周衰，孔子生於東魯，出類拔萃，繼往開來。然使當日得行其道，亦不過致君爲堯、舜之君，使民爲堯、舜之民，原不能於各全天性之外別有神奇也。無如天厭周德，其道未能大行於天下，不得已訂《詩》、《書》，正《禮》、《樂》，序《易象》，修《春秋》，以垂教於萬世。而大經大法，奧義微言，具載六經。後之人果能於六經身體而力行之，以之修身，則可悟前聖之心傳；以之治世，則可返唐、虞之盛軌。內聖外王，體用兼盡，原非爲托之空言已也。至於七十二子之徒，皆親炙門牆，身通六藝，其中惟顏、曾獨得心傳，諸子則各具一體。其問答之間，皆因其品詣而指示之，非厚於顏、曾而薄於諸子也。聖人

之言，廣大精微，因人設教，使諸子各尊所聞而深造之，其要歸亦未有不合於一貫之旨者也。孔子沒，楊、墨興，孟子辭而闢之，廓如也，然當時已有好辯之譏。暴秦焚書坑儒，典籍蕩然，然斯人斯性未嘗滅絕也。

漢興，尊崇經術，諸大儒於灰燼之餘，或師學淵源，專門稽古；或殫心竭慮，皓首窮經。而各守一說，不相攻擊，意至厚也。昌黎崛起數百年後，推崇聖道，力排佛、老，而於荀、揚則曰「大純而小疵」，亦何嘗於儒術之中自相牴牾哉！蓋道在修己，功在安民，王道聖功，理無二致。故《大學》始言格致誠正以修身，終之以齊家治國平天下，節次不紊，事理相因，本心性以爲事功，即所謂「一以貫之」者也。

自宋儒道統之說起，謂二程心傳直接鄒魯，從此心性、事功分爲二道，儒林、道學判

爲兩途，而漢儒之傳經，唐儒之衛道，均不啻糟粕視之矣。殊不思洛、閩心學，源本六經，若非漢、唐諸儒，授受相傳，宋儒亦何由而心悟？且詳言誠正，略視治平，其何以詆排二氏之學乎！南渡後，江西陸氏，永嘉陳氏，或尊德性，或講事功，議論與朱子不合，門下依草附木者互相攻訐。沿至有明，姚江王氏本良知以建功業，稍微實學，而推尊古本《大學》，不遵朱註，於是黨同伐異者，又羣起而攻陽明矣。

本朝列聖相承，本建中立極之學，爲化民成物之政，《四子書》仍遵朱子，《十三經》特重漢儒，名賢輩出。或登廊廟，黼黻皇猷；或守蓬茅，躬行實踐。府縣置學官，無聚徒私議之士；文武歸科第，無懷才不售之人。重熙累洽，一道同風，直邁三代而媲美唐、虞矣。今世之人，幸值休明之運，果能下學上

達，服古人官，言行一以孔聖爲依歸，則將仰高鑽堅，瞻前忽後，矻矻孜孜，寸陰是惜，又何暇分唐分漢，闢陸闢王，舍己之田而芸人之田乎！

甘泉江子鄭堂，博學多識，有志斯文，經術湛深，淵源有自，既編《漢學師承記》，芸台宮保爲跋於前，繼又纂《宋學淵源記》，問序於予。予才疎學淺，曷能妄測高深。詳閱其書，無分門別戶之見，無好名爭勝之心，唯錄本朝潛心理學而未經表見於世者，其餘廟堂諸公，以有國史可考，不敢僭議也。其用心至矣，其用力勤矣！因忘其譾陋，本諸師傳，驗諸心得，爲弁數語於簡端，以答其虛衷下問之意。若夫精一執中，至誠無息之淵源，請還質諸世之善法孔子者。時皇清道光二年嘉平月，長白達三書於粵東樞署。

卷 上

春秋戰國之際，楊、墨之說起，短長之策行，薄湯、武，非周、孔，聖人之道幾乎息矣。暴秦燔書，棄仁義，峻刑法，七十子之大義乖矣。漢興，儒生攬撫羣籍於火燼之餘，傳遺經於既絕之後，厥功偉哉！東京高密鄭君，集其大成，肆故訓，究禮樂，以故訓通聖人之言，而正心誠意之學自明矣；以禮樂爲教化之本，而修齊治平之道自成矣。

爰及趙宋，周、程、張、朱所讀之書，先儒之義疏也。讀義疏之書，始能闡性命之理，苟非漢儒傳經，則聖經賢傳久墜於地，宋儒何能高談性命耶？後人攻擊康成，不遺餘力，豈非數典而忘其祖歟？惟朱子則不然，

其言曰「鄭康成是好人」，又曰「康成是大儒」，再則曰「康成畢竟是大儒」。朱子服膺鄭君如此，而小生豎儒，妄肆詆訶，果何謂哉？

然而爲宋學者，不第攻漢儒而已也，抑且同室操戈矣。爲朱子之學者攻陸子，爲陸子之學者攻朱子。至明姚江之學興，尊陸卑朱，天下士翕然從風。姚江又著《朱子晚年定論》一篇，爲調人之說，亦自悔其黨同伐異矣。竊謂朱子主敬，《大易》「敬以直內」也；陸子主靜，《大學》「定而後能靜」也；姚江良知，《孟子》「良知」、「良能」也。其末節雖異，其本則同，要皆聖人之徒也。陸子一傳爲慈湖楊氏，其言頗雜禪理，於是學者乘隙攻之，遂集矢於象山，詎知朱子之言，又何嘗不近於禪耶！蓋析理至微，其言必至涉於虛而無涯涘，斯乃「賢者過之」之病，「中庸」之所

以爲難能也。儒生讀聖人書，期於明道，明道在於修身，無他，身體力行而已，豈徒以口舌爭哉！有明儒生，斷斷辯論朱、陸、王三家異同，甚無謂也。

我朝聖人首出庶物，以文道化成天下，斥浮僞，勉實行，於是樸樸之士，彬彬有洙泗之遺風焉。藩少長吳門，習聞碩德耆彥談論，壯游四方，好搜輯遺聞逸事，詞章家往往笑以爲迂。近今漢學昌明，徧於寰宇，有一知半解者，無不痛詆宋學。然本朝爲漢學者，始於元和惠氏，紅豆山房半農人手書楹帖云「六經尊服鄭，百行法程朱」，不以爲非，且以爲法，爲漢學者背其師承，何哉？藩爲是記，實本師說。嗟乎！耆英彫謝，文獻無徵，甚懼斯道之將墜，恥躬行之不逮也。惟願學者求其放心，反躬律己，庶幾可與爲善矣。至於孰異孰同，概置之弗議弗論焉。

國朝儒林，代不乏人，如湯文正、魏果敏、李文貞、熊文端、張清恪、朱文端、楊文定、孫文定、蔡文勤、雷副憲、陳文恭、王文端，或登臺輔，或居卿貳，以大儒爲名臣，其政術之施於朝廷，達於倫物者，具載史成，無煩記錄，且恐草茅下士，見聞失實，貽譏當世也。若陸清獻公，位秩雖卑，然乾隆初特邀從祀之典，國史自必有傳矣。藩所錄者，或處下位，或伏田間，恐歷年久遠，姓氏就湮，故特表而出之。黃南雷、顧亭林、張蒿菴見於《漢學師承記》，茲不復出。此記之大凡也。附書於此。

孫奇逢

孫奇逢，字啓泰，號鍾元，容城人。年十七，中萬曆庚子科舉人。與定興鹿忠節公善

繼友，以聖賢相期勉。居喪盡禮，偕兄弟廬墓，巡按御史以聞，下詔旌表。天啓時，魏奄竊朝柄，左光斗、魏大中、周順昌被逮，三君與善繼、奇逢友善，時善繼在榆關贊孫承宗軍事，奇逢遣弟彥逢上書高陽曰：「左、魏諸君，善類之宗，直臣之首，橫被奇冤，有心者孰不扼腕！昔盧次樞，一莽男子耳，謝茂秦以布衣爲行哭於燕市曰：『諸君今不爲盧生地，乃從千載下哀湘而弔賈乎？』李獻吉在獄，何仲默致書楊文襄，求一援手，康德涵至，不自愛其名。左、魏之品，可方獻吉，非次樞所敢望。奇逢一介書生，無由哭訴，尚慚茂秦，閣下名位比肩文襄，豈至出德涵下乎！」高陽覽書，即具疏請朝，面陳軍事。忠賢大懼，謂高陽興晉陽之甲，夜繞御牀而泣，乃馳詔止之，然高陽亦不能申救也。時三君子誣賊以萬計，許顯純嚴刑追比，奇逢與善

繼之父鹿太公正及張果中，倡義捐助，輸者廩至。繳納未竟，而三君已斃於詔獄矣。乃經紀其喪，歸葬故里。高陽知其賢，將薦之於朝。奇逢知時不可爲，自陳願老公車，不敢以他途進。崇禎丙子，容城被圍，率里人堅守，巡撫上其事，有旨褒美而已。時李自成已陷秦、晉，賊氛甚迫，乃移家之易州五公山中，依之者數百家。奇逢定條約，修武備，暇則講論身心性命之學，遠近慕德，土賊亦相戒勿犯孫先生。

順治中，巡按御史柳寅東、陳蜚文章論薦，朝命敦促，固辭，弗應詔。遂率子弟躬耕於蘇門之百泉山，築堂名兼山，讀《易》其中，四方負笈而來者日衆。睢州湯斌，成進士後始從學，謹守師說，奇逢門下第一人。

其學於憂患中默識心性原本。嘗曰：「喜怒哀樂中，視聽言動必合於禮，子臣弟友

盡分，此終身行不盡者。世之學者，不務躬行，惟騰口說，徒增藩籬，於道何補！「病世之辯朱、陸異同者，不知反本，著《理學宗傳》，以周、程、張、邵、朱、陸、薛、王、羅、顧十一子爲正宗，漢董子以下迄明季諸儒中謹守繩墨者次之，橫浦、慈湖等議論有出入儒、佛者又次之。其言平實切理，門戶之見泯然矣。康熙十五年卒，年九十二。孫之沚，康熙壬戌進士。」

刁 包

刁包，字蒙古，祁州人。明天啓中舉人，再試不第，遂謝公車，力志於學。嘗曰：「吾日三省吾身：心無妄念乎？言無妄發乎？事無妄爲乎？」居鄉黨，恂恂如也，然見義必爲，勇過孟賁。

崇禎末，流賊至祁，散家財，結聚千餘人，守且戰，賊卻走。時有二璫督兵，探卒報賊勢張甚，璫怒，謂卒誑語惑軍心，欲斬之。包厲聲曰：「必欲殺此卒，請先殺刁包！」二璫氣索而止。賊去，流民滿野，爲茅屋處之，且給以食，有傷痍者予以藥，存活數百人。山東婦女被難者不能歸，遣健僕六人護之歸，于其行，敦屬六人保護，八拜而送。六人感泣，盡歸諸其家，無一人失所也。甲申聞變，服斬衰，朝夕哭。忽有僞官趣之起，七發書拒之，其人將行戕害，會闖敗得免。

初，聞百泉講學，嚮慕其言行。後讀梁谿高氏遺書，大喜曰：「不讀此書，虛過一生矣。」作木主奉之，或有過，即跪主前自訟。居父喪，慟哭無已時，鬚髮盡白，三年不入內，不飲酒食肉，能盡古喪禮。及母歿，大哭，嘔血數升，以毀卒。將卒時，肅衣冠起坐，命子濂告

先人及高子主前，俄曰：「吾胸中無一事，去矣。」遂逝。門弟子私謚爲「文孝」。

李中孚^①

李中孚，盩厔人，家在二曲之間，人稱爲二曲先生。父可從，字信吾，烈士也。崇禎末，應募從軍，隸監紀孫兆祿軍，從陝西總督汪喬年討闖賊，喬年戰死襄城，兆祿與可從等五千餘人同日死難。

中孚年十六而孤，母彭氏教之讀。家貧，常借人書，遂博覽經史，考其誤謬，著書數十卷。及長，盡棄之，爲窮理之學。以悔過自新爲始基，靜坐觀心爲入手。謂必靜坐乃能知過，知過乃能悔過，悔過乃能改過，此顏子不遠復之功也。已而母歿，往襄城求父骨，將以合葬，不得。襄城知縣張允中感其

孝，爲可從立祠。常州知府駱鍾麟師事中孚，聞在襄城，迎至道南書院，主東林講席。繼講於江陰、靖江、宜興，興起甚衆。還襄城以竣祠事。初，可從從軍，以落齒一枚與其妻曰：「賊氛甚熾，此行恐不能生還，見齒如見我也。」中孚以落齒與母合葬，名曰「齒冢」。崑山顧炎武作《襄城紀異詩》以褒美之。

康熙十二年，陝西總督鄂善以隱逸薦，固辭以疾。十七年，禮部以真儒薦，大吏至其家敦迫之，中孚絕粒六日，至拔刀自刺。大吏駭去，得以疾辭。遂居土室，反扃其戶，不與人通。後聖祖西巡，召赴行在，辭以老病，乃就其家取所著《四書反身錄》，賜額曰「關中大儒」。大吏使作表謝，詞甚拙，大吏

①「中孚」，李顥字。江藩因避清仁宗「顥琰」諱，故不稱名而稱字焉。

笑置之。晚遷富平，卒，弟子王心敬傳其學。

心敬字爾緝，鄆縣人。少爲諸生，歲試，學使遇之不以禮，脫帽而出。居平不苟言笑，終日默坐。有人問學，曰：「反求諸己而已矣。」心敬學問淹通，有康濟之志。所著《豐川集》中，論選舉、餉兵、馬政、區田法、圃田法、《井利說》、《井利補說》諸篇，皆可起而行，較之空談性命，置天下蒼生於度外而不問者，豈可同日語乎！朱高安督學關中，數造廬請益焉。陝西總督額忒倫、年羹堯先後上章薦於朝，兩徵不起。羹堯以禮招致幕府，心敬見其所爲驕縱不法，避而不見，亦不往謝。世宗聞而重之。

乾隆初，有蒲城新進士應廷試，鄂西林相國問豐川安不。豐川，心敬之號也。進士不知爲何許人，茫無以對。相國笑曰：「若不知若鄉有豐川，亦成進士耶！」

李因篤

李因篤，字天生，一字子德，富平人，明季庠生。時天下大亂，因篤走塞上訪求勇敢士，招集亡命，殲賊以報國，無有應者。歸而閉戶讀經史，爲有用之學，與李中孚友善。崑山顧炎武至關中，主其家。甲申、乙酉之間，與炎武冒鋒刃，間關至燕中，兩謁愍帝攢宮。

康熙己未，詔舉博學鴻詞，朝臣交章薦之，因篤以母老辭。是時，秉鈞者聞其名，必欲致之，大吏承風旨，縣官加意迫促，因篤將以死拒，其母勸之行，始涕泣就道。試授翰林院檢討，以母老且病，上疏辭職歸養。疏曰：

「竊惟幼學而壯行者，人臣之盛節；辭榮而乞養者，人子之苦心。故求賢雖有國之

經，而教孝實人倫之本。伏蒙皇上勅諭內外諸臣，保舉學行兼優之人，比有內閣學士項景襄、李天馥、大理寺少卿張雲翼等，旁採虛聲，先後以臣因篤姓名，聯塵薦牘，獲奉諭旨，吏部遵行陝西督撫促臣應詔赴京。臣母年逾七旬，屬歲多病，又緣避寇墜馬，左股撞傷，晝夜呻吟，久成廢疾，困頓牀褥，轉側需人。臣止一弟因材，從幼過繼於臣叔曾祖家，分奉小宗之祀。臣年四十有九，兒女並無，母子瑩瑩，相依爲命，躬親扶持，跬步難離。隨經具哀辭，次第移咨吏部，吏部謂咨內三人，其中「稱親援病，恐有推諉」，一概駁回。竊思己病或可僞言，親老豈容假借！臣雖極愚不肖，詎忍藉口所生，指爲諉卸之端！痛思臣母遲暮之年，不幸身嬰殘疾，臣若貪承恩詔，背母遠行，必至倚門倚閭，夙病增劇。況衰齡七十，久困扶牀，輦路三千，難

通臆指。一旦禱北辰而已遠，迴西景以無期。萬一有人子所不忍言者，則毛義之捧檄，不逮其親；溫嶠之絕裾，自忘其母。風木之悲何及，餅壘之恥奚償！即臣永爲名教罪人，虧子職而負朝廷，非臣愚之所敢出也。皇上方敬事兩宮，聿隆孝治，細如草木，咸被矜容，自能宏錫類之仁，推之士庶，寧忍孑然母子飲泣向隅，奪其烏鳥私情，置之仕路？蓋閤臣去臣最遠，故以虛譽採臣，而不知臣之有老母也。臣雲翼與臣皆秦人，雖所居里閭非遠，知臣有老母，而不知其既病且衰，委頓支離至於此極也。即部臣「推諉」之語，概指臣三人而言，非謂臣必舍其親而不知顧也。且臣雖譾陋，而同時薦臣者，悉皆朝廷大臣，其於君親出處之義，聞之熟矣。如臣獵名違母，則其始進已乖，不惟瀆斁天倫，無顏以對皇上，而循陔負疚，躁進貽譏，則於薦

臣諸臣，亦爲有覲面目。去歲台司郡邑，絡繹遣人，催臣長行，急若風火。臣趨朝之限，雖迫於戴星；而問寢之私，倍懸於愛日。然呼天莫應，號泣就途，志緒荒迷，如墮雲霧，低頭轉瞬，輒見臣母在前，寢食俱忘，肝腸迸裂，其不可瀆官常而干祿位也明矣。況皇上至聖至仁，以堯舜之道治天下，敦倫厚俗，遠邁前朝。而臣甘違離老親，致傷風化，有臣如此，安所用之！乃臣自抵都以來，屢次具呈具疏，九重嚴邃，情壅上聞。隨於三月初一日，扶病考試，蒙皇上拔之前列，奉旨授臣翰林院檢討，與臣同官纂修《明史》。聞命悚惶，忝竊非分。臣衡茅下士，受皇上特達之知，天恩深重，何忍言歸！但臣於去秋入京，奄更十月，數接家信，云臣母自臣遠離膝下，哀痛彌侵，晝夜思臣，流涕無已，雙目昏眊，垂至失明。臣仰圖報君，俯迫諗母，欲留

不可，欲去未能，瞻望闕庭，進退維谷。乃於五月二十一日具呈吏部，未蒙代題。臣孺切下情，惟哀祈君父查見行事例：凡在京官員無以次人丁，聽其終養。臣身爲獨子，與例正符，伏願皇上特沛恩慈，許臣遄歸，扶養其母，叨沐聖澤，以終天年。臣母殘病餘生，統由再造，臣母子銜環鏤骨，竭畢生而報國方長，策名有日，益圖力酬知遇，務展涓埃矣。」

疏上，有旨放歸。吳江鈕琇謂本朝兩大文章，葉方伯映榴《絕命疏》，與因篤《陳情表》也。後奉母家居，晨夕不離左右，鄉人稱其孝焉。

其學以朱子爲宗。時二曲提唱良知，關中人士皆從之遊。二曲與因篤交最密，晚年移家富平，時相過從，各尊所聞，不爲同異之說。君子不黨，其二子之謂乎！平生尚氣節，急人之難。亭林在山左被誣陷，因篤走

三千里至日下，泣訴當事而脫其難。性忼直，面斥人過，與毛奇齡論古韻不合，奇齡強辯，因篤氣憤填膺，不能答，遂拔劍斫之，奇齡駭走，當時相傳爲快事。

或曰：「因篤性剛，非君子也。」予曰：「無欲則剛，人之所難，故聖人有未見之歎。子之言過矣。」因篤詩文，出唐人宋，乃一代作者。有《壽祺堂集》行於世。

孫若羣

孫若羣，淄川人。學贍品端，言動有則，鄉里稱爲小聖人。早歲成進士，謁選京師，任少司寇克溥延之課子。坐不易牀，食不兼豆，雖盛暑，亦衣冠危坐，如見大賓。司寇知其二子應童子試，時山左學使與司寇交善，將爲之地，而不知二子名，屢欲問之，憚其

嚴，終不敢發。若羣寡言語，然有問難者，則指畫談議，滔滔不絕。評騭人文，務愜其隱，窮通壽夭，皆能以文決之。康熙癸丑，出爲交城知縣，遣其子歸淄就昏。去後，見其近作制藝，嘆曰：「吾子其不反矣！」歸家數日，竟無故自縊死。治交多異政。秩滿，遷四川某州知州，卒於官。

張沐

張沐，字仲誠，上蔡人。順治十五年進士，除直隸內黃縣，敦教化，重農事，注《六諭敷言》，反覆譬喻，雖婦孺聞之，亦憬然改過也。朔望集諸生講學明倫堂，勉以聖賢之道。在官五年，坐事免。復以薦起，知四川資縣，治資如內黃，一載告歸。

從百泉游。初，湯文正道出內黃，與語

大悅，寄書百泉，稱其任道甚勇，求道甚切。及入京，文正與人書又云：「仲誠腳踏實地，學以主敬爲功，治《易》有心得，當代真儒也。」後主游梁書院，晚闢白龜圃以教學者，時人咸稱爲「上蔡夫子」云。

竇克勤

竇克勤，字敏修，柘城人。少勤學，讀書恒至夜半。比長，治五經，聞耿介石傳百泉之學，從之游。居嵩陽六年，遂契心宗。介石名介，登封人。順治八年進士，官至少詹事，百泉之高弟子也。

克勤應京兆試獲雋，謁湯文正公，日夕請業。文正謂師道不立，由教官之失職，勸克勤就教職，選泌陽教諭。泌陽地小而僻，

人鮮知學，克勤立五社學，置之師，各設規過勸善簿，月朔稽善過而勸懲之。又立童子社學，授以《孝經》、《小學》，次及四書、五經。暇則讀書，雖饘粥不繼，晏如也。

康熙十七年，成進士，選庶吉士，丁母憂歸。于柘城東門外建朱陽書院，倡導正學。服除入京，授檢討。一日，聖祖命諸翰林院作楷書，克勤書「學宗孔、孟，治法堯、舜，而其要在慎獨」十四字以進，聖祖覽而器之。尋以父老乞歸。著有《孝經闡義》、《事親庸言》，切於內行。卒年六十四。

劉原淥

劉原淥，字崑石，安邱人。明末盜賊蜂起，原淥與仲兄某，率鄉人壘土爲堡以禦賊。

賊至，守堡者多被創死，仲兄出鬪，身中九矢，力戰。原淥從之，發數十矢，矢盡，仲兄麾之去，原淥大呼曰：「離兄一步非死所！」乃舉刀斬二渠帥，獲馬六匹，賊遁去。亂定，以力耕致富。既而推膏腴於仲兄，以其餘爲長兄立後，兼贍亡姊家。於是謝人事，閱道書，求長生久視之術。寢食俱廢，得咯血疾，遂棄去。後讀宋儒書，乃篤信朱子之學。集朱子書作《續近思錄》。嘗曰：「學者居敬窮理，二者皆法文王而已矣。『小心翼翼，昭事上帝』，居敬之功也；『不識不知，順帝之則』，窮理之功也。」每五更起，謁祠後，與弟子講論，常至夜分。仲兄疾，籲天祈以身代。兄死，三日內水漿不入口。又爲鄉人置義倉，儉歲煮粥以食饑人。嘗曰：「人與我一天而已，何畛域之有焉！」卒年八十二。

姜 國 霖

姜國霖，字雲一，濰縣人。生有至性，父客燕中感病，國霖往省，跣走千里，至則父已歿。無錢市棺，以衣裹尸負之行，乞食歸里，泣告族黨曰：「父死不能斂，又不能葬，欲以身殉，又有老母在，長者何以教我？」人憐其孝，爲捐金以葬。母善怒，一日怒甚，國霖作小兒嬉戲狀，長跪膝前，持母手披其面，母大笑，自是不復怒。時年五十矣。師事昌樂周士宏，嘗與雲一至莒，樂其山川，遂移家昌樂，死而葬焉。國霖築室墓側，安貧守素，不求於人。值歉歲，三旬九食，莒人恐其餓死，聞於官而周之粟，亦弗卻也。昌樂閭循觀問國霖喜讀何書，曰：「《論語》終身味之不盡。予年四十，始能不以貧富撓其心；五十，始能

不以死生動其心。」其自述如此。

循觀，字懷庭。年十八舉於鄉。初喜讀西方書，後覽《朱子大全集》，乃專志洛、閩之學。少孤，及長，春秋家祭，哀慕泣下。乾隆三十四年，成進士，授考功司主事。持大體，不阿附上官。衙中會食，必四五簋，循觀獨懷餅食之。同僚哂其儉，曰：「性能粗糲，非矯強也。」一同年友爲外官，遺之金，不受，曰：「忝居此職，不敢受，且不可以貧累君也。」未幾，引疾歸，卒於家。

循觀之友有韓夢周者，字公復，濰縣人。乾隆二十二年進士。其學以存養、省察、致知三者爲人德之資，躬行士也。後爲萊安縣，有政聲。長洲彭進士紹升稱其治萊如元魯山。

孫景烈

孫景烈，字□□，號酉峰，武功人。早歲舉於鄉，爲商州教官，勤于課士，不受諸生一錢。雍正年間，巡撫蒲坂崔公以賢良方正薦，授六品銜。乾隆庚午，陳文恭公撫陝，奉旨舉經明行修之儒，將以景烈名人告。先是二年，己未，成進士，明年授檢討，以言事忤旨放歸。景烈深自韜晦，乃以賦性拘墟、學術膚淺固辭。主講關中書院、蘭山書院，教生徒以克己復禮。居平雖盛暑必肅衣冠。韓城王文端公爲入室弟子，嘗語人曰：「先生冬不爐，夏不扇，如邵康節，學行如薛文清。」又曰：「先生歸籍三十年，雖不廢講學，獨絕聲氣之交，爲關中學者宗，有自來矣。」

記者曰：自孫奇逢以下諸君，皆北方之學者也。北人質直好義，身體力行；南人習尚浮誇，好騰口說。其蔽流於釋、老，甚至援儒入佛，較之陸、王之說，變本加厲矣。北學以百泉、二曲爲宗，其議論不主一家，期於自得，無一語墮入禪窟。即二曲雖提唱良知，然不專於心學，所以不爲禪言，不爲禪行也。刁、王諸子，亦皆敬守洛、閩之教者，豈非篤信志道之士哉！

卷 下

劉 沟

劉沟，字伯繩，山陰縣人。忠介公宗周之子也。忠介家居講學，弟子中有未達者，問於沟，答問如流，無滯義，共相敬服。及忠介聞國變絕食死，唐、魯二王皆遣使致祭，蔭以官。辭曰：「敢因父死以爲利！」既葬，杜門不出，絕人事。副使王爾祿，故忠介門生，以白鏹三百兩，請刊忠介遺書，不受。語來倅曰：「幸爲我辭。出處殊途，毋苦相強。」

忠介欲著《禮經考次》一書，屬沟撰成，處小樓中，日夕編纂。以《夏小正》爲首篇而

附《月令》，帝王所以治曆明時也；次《丹書》而附《王制》，正己以正朝廷、百官、萬民也。於是原禮之所由起，而次《禮運》焉；推禮之行於事，而次《禮器》焉；驗樂之所以成，而次《樂記》焉。然後述孔子之言，次《哀公問》，次《燕居》，《閒居》，《坊記》，《表記》；設爲祀典，次以《祭法》，《祭義》，《祭統》，《大傳》；施於喪葬，次以《喪大記》，《喪服小記》，《雜記》，申以《曾子問》，《檀弓》，《奔喪》，《問喪》，終之以《間傳》，《三年問》，《喪服四制》，而喪禮無遺矣；君子常服深衣，雅歌投壺，不可不講也，則次以《深衣》，《投壺》；男女冠笄婚姻所有事，則次以《冠義》，《昏義》而《鄉飲酒義》，《射義》，《燕義》，《聘義》。合三十篇，謂之《禮經》。別分《曲禮》，《少儀》，《內則》，《玉藻》，《文王世子》，《學記》七篇，謂之《曲禮》。垂老未卒業，其子茂林始克成之。著

書之暇，談論惟史孝咸、惲仲升數人而已。或勸之舉講會，不應。戒其子曰：「若等當常記憶大父遺言，守《人譜》以終身，足矣。」《人譜》，忠介所著書也。病時所卧榻，乃假之祁氏者，強起易之，曰：「豈可終於假人之榻耶！」門弟子私謚曰「貞孝先生」。

惲仲升，號遜庵，壽平之父。黃宗羲以仲升爲戴山門下第一人，其事蹟莫詳。或曰魯王監國時，授職爲監司，兵敗後薙髮於靈隱寺。久之，攜子歸毘陵，反初服云。

韓 孔 當

韓孔當，字仁父，沈求如之弟子。其學以名教經世，嚴於儒佛之辨。家貧，未嘗向人稱貸，每言立身須自節用始，出陸梭山《居家制用》一編示學徒。與人講學，反復開導。

人有過，於講學時以危言動之，而不明言其過，聞者內愧沾汗也。疾亟，謂弟子曰：「吾於文成宗旨，覺有新得，然檢點於心，終無受用。小子識之！」味其言，則知其學不尊文成，而尊朱子矣。

邵 曾 可

邵曾可，字子唯，與韓孔當同時，皆餘姚人也。爲人以孝弟爲本。少愛書畫，一日讀《孟子》「伯夷聖之清者也」句，忽有悟，悉棄去，壹志於學。時初立姚江書院，里人多笑之，曾可曰：「不如是，虛度此生。」遂往聽講。主講者爲史孝咸，曾可師事之。其初以「主敬」爲宗，自見孝咸之後，專守良知。嘗曰：「於今乃知知之不可以已，日月有明，容光必照，不爾，日用跬步，鮮不貿貿者矣。」孝咸

病，晨走十餘里，叩牀下省疾，不食而反。如是月餘，亦病。同儕共推爲篤行之士焉。

張履祥

張履祥，字考父，桐鄉人。明季諸生。幼孤貧，不能就外塾，其母授以《四子書》。及長，從劉忠介公游，嘗書所得呈質，忠介可之。明亡，教授里中，著《經正錄》，《自敘》云：「天之恒道，民實秉之，存亡顯晦，而治亂以分，由古道今，百世無忒也。故綱常者，經世之本，父子君臣之道得而國治，猶恒星不愆而五氣順布，四時序行也。邪慝生於心，則禍亂中於世，殆非朝夕之故矣。極陰生陽，無往不復，有開必先，非學不爲功。竊取反經之義，輯舊聞，舉其要以端其本」云云。

居鄉躬耕，習於農事，著《補農書》，以爲

學者舍稼穡，別無治生之道。能稼穡，則無求於人而廉恥立；知稼穡之艱難，則不敢妄取於人而禮讓興。廉恥立，禮讓興，而世道可以復古矣。

又著有《楊園備忘錄》。其學以鹿洞爲宗，蓋載山見姚江末學流於禪言禪行，作《人譜》以正其失。履祥傳其學，故所著之書切於日用。是時，主講者多不務己，徒騁口辯，深疾其所爲。不敢抗顏爲師，來學者一以友道處之。履祥頗能詩，秀水朱彝尊稱其詩無頭巾氣云。

朱用純

朱用純，字致一，崑山人。父集璜，貢生，大兵下江南，城破不屈死。用純痛其親之死，取王哀攀柏事，自號「柏廬」。其學以

主敬爲程。長洲徐枋屢以書問學，答曰：

「竊觀吾兄酬應人倫，微喜諧謔，雖無損大節，要非君子所宜爲。何者？《書》云：『盛德不狎侮。』身狎侮，其職不修；心狎侮，其體不立。孔子曰：『修己以敬。』己非外人物而爲孤子之己，修亦非外人物而爲偏寂之修，故一修己而人安百姓安矣。若視他人一分可忽，便是自己一分學力未到。蓋聖賢實見人之與我，此心同，此理同，吾無可驕於彼，彼無可爲吾所忽者。夫婦之愚不肖，可以與知能，及其至也，雖聖人亦有所不知不能，夫又何可忽乎哉！夫又何可忽乎哉！狎侮之心，畢竟起於忽人；忽人之心，畢竟起於不自修。未見自修之至，而猶恐忽人者也。此溫恭克讓，所以爲堯之德；溫恭允塞，所以爲舜之德也。」

枋又言先須發悟，而後可以言學。用純

曰：「聖賢之道，不離乎事事物物，即事事物物而道在，即事事物物而學在。苟欲先得乎道而後言學，則離事與物而二之，亦析學與道而二之矣。朱子曰：『人須是博學、審問、慎思、明辯、篤行，然後可到易簡地位；若先以簡易存心，使人異端。』惟即事物而達簡易之理，故應天下之事，接天下之物，不覺其煩難；若舍事物而求簡易，則雖應一事，接一物，便覺煩難，不勝分錯。聖賢之學，無過一敬，敬猶長隄巨防，滴水不漏。敬之至也，一敬而天下之理得，天下之能事畢。變通鼓舞，盡利盡神，希聖希天之學，俱在於是。」

用純居平，晨起謁家祠，誦《孝經》。置義田，贍宗族，友愛諸弟，白首無間。康熙十八年，詔舉博學鴻儒，有將以用純薦者，力卻之。有司舉鄉飲大賓，亦弗應。其教生徒，先授以《近思錄》，次以四子書。每歲孟春，

率生徒行釋奠先師禮，將事後，講書一章，以誠意啟沃人心。又恐學者空言無實，作輟講語，反躬自責，言多深切。鄉里重其學行。

世傳《家訓》，乃用純之文，世人不知，誤爲文公所作。卒年七十二。卒之前三日，設先人位，拜於中堂。起顧弟子曰：「學問在性命，事業在忠孝。勉之！」著有《愧訥集》、《大學》、《中庸講義》，行於世。無子，以弟之子導誠嗣。

徐枋字昭法，《明史》有傳。

沈 昀

沈昀，初名蘭先，更名昀，字朗思，仁和人。前明諸生，劉忠介之弟子也。明亡，教授里中，嘗絕糧，采階前馬藍草爲食。客有

餽米者，不受，客固請，昀固辭，推讓良久，昀饑且憊，遂仆于地，客乃駭走。既而蘇，徐起，笑曰：「其意可感，然適以困老人耳。」忠介卒後，傳其學者互相爭辯，曰：「道在躬行，徒以口舌爭，非先所望於吾曹也。」以喪禮久廢，輯《士喪禮說》，授弟子陸寅。疾亟，人問曰：「此時何似？」曰：「知誠敬而已。」

沒後，貧無以斂，友人應搗謙經紀其喪，爲之涕泣不食。或問之，曰：「吾不敢輕受賻以辱先生。」搗謙之徒姚敬恒趨而前曰：「如敬恒者，可以斂沈先生乎？」曰：「子之篤行，乃沈先生所許也，可矣。」敬恒乃斂而葬焉。

謝文洊^①

謝文洊，字秋水，南豐人，明季諸生。時天下大亂，慨然有出世志，入廣昌香山爲浮屠氏之學，好大慧和尚書，學佛益力。後得餘姚、龍溪書讀之，大悔前此之非，遂偕友生講於新城之神童峰。有王聖瑞者，力攻陽明，與之辯論累日，不能勝，退而爲之心動。又讀羅整菴《困知記》，遂專力程、朱。闢程山學舍，顏其堂曰「尊洛」。著《大學中庸切己錄》，以爲爲學之要，「畏天命」一言盡之矣。聖人一生，戰兢惕厲，曰「顧諟天之明命」，曰「上帝臨汝，無貳爾心」，曰「昊天曰明，及爾出王；昊天曰旦，及爾游愆」，無非畏天命之心法。學者注目而視惟此，傾耳而聽惟此，稍有一念之私，急須痛悔刻責，速自洗

滌，無犯帝天之怒。工夫既久，人欲淨盡，上下同流，樂天境地，可得而臻也。

時寧都「易堂九子」，星子「髻山七子」，以文章氣節名。髻山宋之盛過訪文洊，見其學行醇粹，遂約易堂魏禧、彭任，會講程山，咸推文洊篤恭行、識道本。康熙二十年，得疾，自爲墓志卒。

應 搗 謙

應搗謙，字嗣寅，仁和人。早歲能文章，尚氣節，與虞峻民、張伏生、蔣與恒諸子，結社講學。因東林之後，幾、復二社，以詩文制藝，號招南北知名之士，非顧、高二君之志

①「洊」，諸本皆作「游」，中華書局鍾哲點校本改作「洊」，是，今據改。下文同，不再出校。

也，於是絕聲氣之交，獨究性命之旨，故名其社爲「猥社」。

康熙十八年，以博學鴻儒徵，稱疾不行。大吏促之，輿牀詣有司驗疾，乃得免。海寧知縣許某，請主書院，兩造其廬，不見。既而曰：「是非君子之道也。」乃棹小舟往謁。令大喜曰：「先生其許我耶？」逡巡對曰：「令君學道，但從事于愛人足矣。彼滕口說者，客氣耳。」令默然。既出即行，弟子曰：「令君必來，去何急也？」笑曰：「令君好事，必有所贈，拒之則益其慍，受之則非心所安也。」遂解維疾去。同里姜圖南，爲巡漕御史，歸贈馮謙金，弗受。一日遇諸涂，方盛暑，馮謙衣木棉衫，圖南歸，遺以葛二端，且曰：「此非盜蹠物也！」馮謙卻之曰：「吾昨偶中寒，絺衣故在篋也。」

其治經以實踐爲主，坐卧小樓中，一几

一榻，書籍之外，別無長物，終日端坐，無疾言遽色。遠近從學者甚衆。里中一惡少年，使酒好鬪，忽求聽講，許之。聽講三日，甚拘苦，遂去，使酒如故。一日，持刀欲殺人，勢洶洶莫能沮，忽見馮謙來，遽失色，刀墮於地。馮謙以好語撫之曰：「一朝之忿，何至於此！」少年俯首謝過去，自後與人爭，傍觀者不能勸解，給之曰：「應先生來矣！」即遁走。所著書甚多，以朱子爲宗，陽明之說，亦不致辯也。

吳 慎

吳慎，字徽仲，歙縣諸生。篤行好學，尤致力於宋五子書。以誠敬爲宗，故自號敬菴。游梁谿時，主東林書院者爲高世泰，字彙旂，忠憲公之從子也。恪守家法，春秋釋

奠畢，升堂即席，以次開講，威儀肅然，莫不斂容欽聽。慎與施璜、無錫張夏同受業焉。後歸歛，會講紫陽、還古兩書院，四方來學者甚衆。老於家。著有《周易粹言》、《大學中庸章句翼》，行於世。

施 璜

施璜，字虹玉，休寧人。初爲舉業，詣府應試，入紫陽書院聽講，瞿然曰：「學者當如是矣！」遂棄舉業，發憤志於道。自梁谿歸，紫陽、還古兩處會講，首推璜。璜先期齋戒，至開講日，肅衣冠升座，以誠感人。教學者以九容養外，九思養內，以造於自得，學者翕然宗之。在東林時，將歸，與世泰約，某年某月日來赴講會。及期，世泰設榻以待。或曰：「千里之期，能必信乎？」曰：「施生，篤

行君子也，必如約。如失信不至，吾不復相天下士矣。」言未終而璜挈其子至矣。著有《思誠錄》、《小學》、《近思錄發明》等書。

張 夏

張夏，字秋紹，隱於菰川。孝友力行。初受業於馬文肅之門，後入東林書院。其學先經後史，博覽強記，而歸本修齊。高世泰歿後，主東林講席。湯文正爲江蘇巡撫，至書院與夏講學，聽其說，邀至蘇州學宮，講《孝經》、《小學》，退而著《孝經解義》、《小學瀹注》。又考先儒書，著《洛閩源流錄》。卒年八十餘。

彭 璫

彭璫，字雲客，號一庵，蘇州衛籍。早歲補庠生，有文名。順治初，結慎交社，始則宋實穎弟兄三人及尤侗、汪琬、吳敬生七人而已，後遠近聞風，入社者不可勝紀。年近四十，貢入成均，廷試以知縣用，不就。順治十四年，順天鄉試舉人。十六年，成進士，選惠州長寧縣。縣城在山中，僅五里，前假令貪而酷，民甚苦。璫至，去苛政，與民休息，自書楹柱云：「厥田下下，惟願減賦輕徭，汔五都之小息；自我居居，庶幾飲冰茹蘖，偕百姓以長寧。」數月後，訟簡民安，訟庭稀鞭扑聲。以廉直忤知府，又與前假令有隙，乃合謀誣陷，遂罷官歸。

初，璫好佛，又喜道家言。至六十餘，得

梁谿高、顧二家書讀之，始潛心儒術，壹以主敬律身。嘗謂其子定求曰：「吾始泛濫涉獵，好語渾同，所謂騎牆耳，寧有當乎？學至窮神達化，而終歸於一矩，故知居敬窮理之功，不可須臾懈也。尚何敢曠逸之耽，馳驚之役乎！」于是悉屏生平所玩物，署所居曰志矩齋。端坐其中，陳四子書、五經及宋儒諸書，尋繹點注，夜以繼日，自稱信好老人。集諸生課八股文，引而進之於道，弟子著錄者百有餘人。或曰：「公何自苦？」曰：「吾不忍使後生之無聞也。」湯文正知璫學，嘗稱之聖祖前，文正卒，璫爲之出涕曰：「不復見正人矣。」吳民立文正祠，歲時伏臘必至其祠，瞻拜盡禮。卒年七十又七。弟子私謚曰仁簡先生。

子定求，字勤止。康熙十二年舉人。十五年，會試，廷對皆第一，官至國子監司業。定求孫啟豐，字翰文。雍正四年舉人。明

年，會試、殿試亦皆第一，官至吏部右侍郎。

彭氏在明時，仕不過七品，自瓏以後，一門鼎貴，爲三吳望族。瓏治家整肅，至今子弟恪守庭訓，不踰規矩，有萬石之遺風。江南仕祿之家，鮮克由禮，當以彭氏爲矜式焉。

高 愈

高愈，字紫芝，無錫人，忠憲公之兄孫也。十歲，讀忠憲遺書，即有向學之志。後補弟子員，不事帖括，日誦經史，謹言行，嚴取舍。嘗曰：「士求自立，須自不忘溝壑始。」事親孝，父晉侯嗜酒，每食必具酒肉。出就人飲，必遣僮往候，已立道左，俟父出，趨而扶掖歸。先後居父母喪，不內寢，不飲酒食肉。有兩兄皆歿，撫其子女，爲之昏嫁。家有田數十頃，性好施予，所入錢穀，隨手輒

盡。晚年坐是大困，嘗啜粥七日，尚挈子登城遠眺，可謂貧而樂矣！

張清恪撫吳日，檄有司延主東林講席，以瘍疾辭，有司饋以楸皮，不受。平居和易近人，以巽語道子弟，不加訶斥。終日靜坐，不欠伸，當暑不裸跣，與人食，不越簋下箸。里人有忿爭者，至愈前，輒慚愧而去。時縣中講學者，好以道學相攻擊，獨於愈皆曰：「君子人也！」著有《周禮》、《朱子小學注》。乾隆中，督學尹會一以《小學注》頒行於學官，使諸生習之。

顧 培

顧培，字昀滋，無錫人。少多病，其母憂之，命棄舉子業，事胎息導引之術，行之有效。後從宜興湯之錡問學，幡然改曰：「道在

人倫庶物而已。甚矣哉！吾向者之自私也。」之錡歿，有弟子金敞傳其學。培築共學山居以延敞，晨夕講貫，守高忠憲靜坐之說，於默識未發之中，悟性善之旨，四方來學者甚衆。春秋大會於山居，復行忠憲七規，有請益者，教以默識大原，實體倫物。七日後，釋奠先師，習禮歌詩，歲以爲常。張清恪公詣東林講學，疑靜坐非入德之方，培暢忠憲之旨，往復千言，清恪不能難也。

錢 民

錢民，字子仁，嘉定人。早孤，年十三，棄書學賈。性拘謹，言動以禮，數爲鄉里所侮，慨然曰：「世多妄人，求其不妄者，惟聖人乎！」聞青浦有孔子衣冠墓，齋戒往祭，願爲聖人之徒。其夕，夢一偉丈夫告之曰：「道之

不明，由後儒之說亂之也。子欲爲學，屏去漢以後書，其可矣。」既歸，始取四子書讀之，題所居曰存養，反觀克己，日有啟發。陸清獻公知嘉定，從之講學。又五年，清獻在籍，往平湖見之。清獻與之語，多不合，怪問其所由，曰：「公從朱子人，民從孔子人耳。」嘗與友人書曰：

「先聖之學，貴乎本末兼盡，始終有序。《大學》所謂『知本』者，作聖之基也；『誠正』者，作聖之功也。《中庸》所謂『尊德性』，先也，本也；『道問學』，後也，末也。『即物窮理』，其病在於無本；『六經注我』，其誤在於無末。《論語》曰：『君子務本，本立而道生。』朱子以爲學者不可厭末求本，教人但學其末，是所謂其本亂矣；本亂而求末之治，豈可得乎！此未合乎《大學》也。《孟子》曰：『堯舜之知不徧物。』《中庸》曰：『雖聖人亦有所不知

焉。」朱子教初學者，即責以「知盡而後意可誠」，又云「格物者，窮事事物物之理；致知者，知事事物物之理。」如此，則意之惑亂滋甚，又安可得而誠乎？且堯、舜之知不能徧物，況初學乎！此未合乎《孟子》也。」

又言：今之學者，不知追求孔、孟之實，而紛紛焉爭朱、陸之異同，是謂「舍己田而芸人之田」，終亦必亡而已矣。培之說，以經注經，頗得經旨。「即物窮理，其病在於無本；六經注我，其誤在於無末」二語，可謂破的之論。辯朱、陸之異同者，何嘗見及此哉！

勞 史

勞史，字麟書，餘姚人。世爲農。少就塾讀書，長而力耕以養父母，夜則披卷莊誦。讀朱子《大學》《中庸序》，慨然以道自任。又

讀《近思錄》數過，起立設香案稽首曰：「吾師在是矣！」史以爲天之命我者，若君之詔臣、父之詔子，一廢職即膺嚴譴，一墜家業即窮無所歸，可不慎哉！引接後學，委曲盡誠，傭工下隸，皆引之向道。曰：「盡汝分所當爲，務實作去，終身不懈，即是賢人，勿自棄也！」聞者莫不憬然。其德化於鄉里，商賈不鬻僞物。有爭鬪者，多攜酒登堂，求辯曲直，史異語解紛，無不帖服。即芻兒牧豎，亦服其教，不事戲弄。一鄉之中，有洙、泗之風焉。弟子桑調元，自錢塘來謁，論學數日，臨行送之曰：「我壽不過三年，恐不復相見矣。」後三年九月，語弟子汪鑒曰：「今月某日，吾其逝乎。」遂徧詣親友家飯，與老者言所以教，與少者言所以學，令家人治木飭喪事。死之前一夕，趣具湯沐，至期而歿。著有《餘山遺書》，調元所刻也。

鑒，餘姚人。父死於雲南，鑒護喪歸。至漢川，遇大風，舟且覆，抱棺大哭，誓以身殉，忽風回，得泊沙渚，衆呼爲孝子。爲人尚氣節，史戒之曰：「英氣，客氣也。其以問學融化之。」史之歿也，鑒實左右焉。

朱 澤 灃

朱湘陶，名澤灃，寶應人。早年力學，得程氏《分年日程》，即次讀之，閱數年而略徧。更涉獵天文、輿地諸書，窮竟原委。久之，始志於道，讀《朱子語錄》有得，嘗言世之名朱學者，其居敬也，徒矜持於言貌，而所爲「不覩」「不聞」者，離矣；其窮理也，徒汎濫於名物，而所爲「無方」「無體」者，昧矣。於是有舍德性而言問學，以爲朱學固如是者。不知從來道問學莫如朱子，尊德性亦莫如朱子，

觀朱子中和之說，其於《中庸》之旨深乎！故知「居敬窮理」只是一事，窮即窮其所存之心，存即存其所窮之理，初非有二也。

雍正六年，詔公卿各舉所知，澤灃同邑之劉師恕爲直隸總督，知澤灃之學行，欲薦于朝，作書與其弟，使先爲道意，弗應。晚年，得脾疾，然猶五更起觀書，至夜分不倦。疾甚，吟康節詩曰：「任經生死心無異，雖隔江湖路不迷。」命家人治後事，別親友卒。

向 璿

向璿，字荆山，山陰人。少攻八股文。年二十餘，居母喪，始閱性理書。一日，讀《孟子》「人之所以異於禽獸者幾希」，瞿然曰：「吾其遂爲禽獸乎！」切己悔過，心不寧者數月。時有王行九者，文成之裔也，開講

良知之學。璿往請業，聆其言，心有所得，以書問難，往復者再，遂致力於王氏之學。爲輔仁會，赴會十有餘人，每月朔一舉，威儀進止，咸中規矩。里人目以爲癡，璿作《癡人傳》，其文以游戲出之，非居敬之道，茲不錄。

璿爲王學有年，後讀程、朱書，心竊疑之。偶于書肆中得《高忠憲公年譜》讀之，遂盡棄其學而學焉。謹守雒、閩諸書，與其徒辯析異同。著《志學錄》，明其學一本程、朱，不雜以異說。嘗言：「事事反射，刻刻畏天。一刻不畏天，便是罪過；一事不反射，便涉怨尤。」故其平日，雖小過亦自責甚嚴，日之所爲，夜必告天。

其弟子有黃艮輔、程登泰。艮輔字序言，亦始宗王學，後歸程、朱，能文章。登泰字魯望，侍父病勞瘁，得咯血疾，人稱爲孝子。疾劇，尚讀書不輟，人止之，曰：「死，命

也。以學死，不愈于徒死乎？」二人皆山陰人也。

黃商衡

黃商衡，字景淑，改名商衡，長洲人，黃孝子農之遺孤也。節母金氏，課商衡夜讀，常至雞鳴，時流涕述先人志行以勸之。家貧，或勸之使商衡學賈，曰：「命當貧，改業能富耶？吾不忍墮先人志也。」商衡承母志，益刻苦于學。夜寢，刻香繫鐵錘，下承銅盤，香盡錘墮，擊盤鏗然作聲，即驚覺起讀。所爲文詞深理奧，因此久困童子試。陳恪勤公知蘇州府，試閱其文，曰：「深入顯出，非熟讀宋五子書者，不能作此文。」拔置第一。院試不獲雋，年四十餘，始補弟子員，遂無意功名，日讀先儒性理書，尤好戴山《人極圖說》，

推衍其義，貫以《論語》、《大學》、《中庸》及橫渠、朱子之緒，輯爲一書，題曰《困學錄》，自命爲「又次學人」。

先是，孝子卒于康熙二十一年。雍正元年，詔訪窮簷苦節，節母年十七而寡，歿于雍正二年，五十餘年矣，例合請旌。時沈公德潛爲諸生，與其友數人請於大吏，具以聞，得邀旌典。至乾隆六年，其父復以孝子旌，謀建孝節坊，擇日奉主人忠孝祠，遽得疾，強起拜送，尋卒。

任 德 成

任德成，字象元，吳江府學生。篤於儒行，奉朱子《白鹿洞規》，因集自漢及明先正格言與《洞規》相發明者，合爲一書，名《洞規大義》，以明先後一揆之旨。居鄉，勤施濟，

置社倉，創鄉塾，濬萬頃江達之太湖，里中無水患。有司以聞，賜八品服。年饑，煮粥食餓者，鄉人德之。一夕，步于庭，有偷兒方踰垣下，見德成，驚欲竄走，徐語之曰：「子毋恐！得無患餒乎？吾與子米。」手量一斛給之，曰：「此危道也，慎勿更爲！」其人叩頭負米去，乃徧告其黨，相戒勿竊任氏。其言頗聞于人，于是同里津津傳述焉，而德成未嘗語人也。

雍正初，詔舉賢良方正，鄂文端公爲布政使，欲薦德成，固辭乃已。乾隆三十七年，年八十九，十月得疾，誡其子曰：「勤讀書，勉爲善，守此兩言可矣。」遂吟康節詩云：「俯仰天地間，浩然無所愧。」吟罷而逝。後詔採天下遺書，其家以所著書上之四庫館。

鄧元昌

鄧元昌，字慕濂，贛人也。少爲諸生，有文名。後得宋五子書讀之，曰：「今而後始知爲人之道矣。出入禽門而不知省。哀哉！」遂棄舉子業，致力於學。雩都宋昌圖，以通家子往謁，與之講論，大喜曰：「吾小友也。」館昌圖于家，晨夕論學，爲日程，言動必記之，互相考核。有兄瞽而頑，大小事必告而行。後母性暴而刻，每怒，元昌長跽請罪，必釋乃已。後母弟及弟婦，元昌待之甚厚。弟死有子，婦泣請於元昌，曰：「感伯之德，誓不他適，願苦守撫孤兒。」元昌亦泣拜之。自是不入內處，攜其子寢於中堂，課其子與弟之子，後皆成立。

元昌有田在城南，秋成視穫，見貧人子

拾秉穗者，招之曰：「來！女無然，我教女讀，能背誦者，我與女穀。」羣兒爭趨之，始教以識字，既使諷章句，又以俚語譬曉之，羣兒踴躍受教。卒穫時，羣兒號曰：「先生將歸矣。奈何！」至有泣者。嗣後視穫，羣兒來學，以爲常。城南人無少長皆曰：「我鄧先生。」見有衣冠問元昌者，則曰：「我先生客也，不敢慢。」市井人見元昌來，必起立，俟其去，始就坐。其至誠感人也如此。

記者曰：劉洵以下，皆南方之學者也。夫道學始於濂溪，而盛於洛、閩，自龜山闢書院以講學，於是白鹿、鵝湖，相繼而起。逮及明時，講席徧天下，而東南尤甚。至本朝，其風衰矣。爰考厥初，其講學皆切于身心性命之旨。自道南、東林以還，但辯論朱、陸、王之異同

而已，是爲詞費，是爲近名。即以洛學而論，同時康節別立一幟，然二程不非邵，邵亦不非程也。朱、陸之主敬主靜，及論尊德性、道問學之互異，亦各尊所聞，各行其志而已，初未嘗相爭相競也。惟太極、無極之說，遺書往來，辯難不置，此乃教學相長之義，豈務以詞勝者哉！昔朱、陸會於白鹿，象山講「君子小人喻於義利」章，聽者泣下，朱子深爲嘆服，謂切中學者隱微深痼之病。象山云：「青田亦無陸子靜，建安亦無朱元晦。」觀二子之言，可見其廓然至公，無一毫私意存乎中矣。陽明之學，不過因陸子之言而發明之。其後爲王學者，遂視朱子爲仇讎；朱學之徒，又斥陸、王爲異端。而攻擊者，並文成之事功亦毀之，甚至謂明之亡不亡於朋黨，不亡於

寇盜，而亡于陽明之學術。吁！其言過矣！藩詮次諸君子，於嘵嘵辯論三家之異同者，槩無取焉。

附記

死於石浪。管宗聖，字霞標，餘姚人。崇禎十四年卒。

史孝咸

史孝咸，字子虛，餘姚人。國模歿後，繼主姚江書院。嘗曰：「良知非致不真。」又曰：「空談易，對境難；居處恭，執事敬。與人忠，精察力行之，其庶乎！」家貧，日食一粥，泊如也。其學以覺悟爲宗，崑山葛瑞五，參學有得，通書孝咸。復之曰：「人生惟此一事，足下既於此有省，良可慶幸。深望百尺竿頭進步，否則藕絲一縷，亦能絆人也。」卒於順治十六年。

沈國模

沈國模，字求如，明季餘姚諸生。爲文成之學，嘗與劉忠介公證人講會，歸而闢姚江書院，與管宗聖、史孝咸、史復講明良知之說。與山陰祁忠敏公友善，忠敏以御史按江東，一日杖殺大僚數人，適國模至，欣然述杖殺人事。國模瞠目字祁曰：「世培亦曾聞曾子曰『如得其情，則哀矜而勿喜』乎？」後忠敏嘗語人曰：「吾慮囚必念求如言，恐倉卒喜怒過差，負此良友也。」崇禎末，屏處石浪。明亡，聞忠介死節，爲位痛哭。順治十三年，

王朝式

王朝式，字金如，山陰人，國模之弟子。嘗與證人社，忠介主誠意，朝式守致知。曰：「學不從良知人，必有誠非所誠之蔽。」由是會者往往持異同，從忠介學者多以沈、史爲禪學。忠介嘗致書朝式，其略曰：

「僕生也晚，不及事前輩老師大儒，幸私淑諸人，於吾鄉得陶先生，學有淵源，充養自得。每與講席，積痼頓開，退而惘然，失所懷也。其他若求如之斬截，霞標之篤實，子虛之明快，皆僕自付以爲不可及者，不問其爲儒與禪也。至足下志願之大，骨力之堅，至之以不止，成就正未可量，亦不暇遽問其爲儒與禪也。然而世人悠悠，不能無疑，曰諸君子言禪言，行禪行，律禪律，何以道學爲？」

諸君子自信愈堅，世人疑之愈甚。今將永拒人於流俗，不得一聞聖人之道，是亦諸君子之過也。《傳》有之：「中道而立，能者從之。」諸君子誠畏天命，憫人窮，有溥濟一世之願，盡一世之人納之大道，闢陽明之室，接孔、孟之傳，則心迹去就之際，宜必有以自處矣。若止就一身衡量，諸君子既已自信矣，亦安往而不可乎！然僕有以知足下之必爲彼而不爲此也。」

忠介所稱陶先生，陶奭齡也。朝式得書，亦不辯，亦不愠。崇禎十年，浙中大饑，朝式入嵎賑粟，全活甚衆。時天下大亂，將走四方求奇傑之士，謀治安戰守之策，不果行。尋卒，年三十八。朝式卒之年月無可考，大約在順治初也。

薛香聞師

先生諱起鳳，字家三。少孤，依舅氏廣嚴福公。公本滕縣諸生，厭棄世法，出家傳磬山宗，住揚州法雲寺。寺有謝太傅祠，謝氏子孫欲占爲己產，倚勢鳴官。福公見逐，居吳下，隱於卜。得錢，資先生從師讀。福公，即吳人所稱不二和尚也。間與先生論出世法，輒解悟，乃大喜曰：「末法衆生不識心原，儒、佛互爭，子欲見儒者身說法，要以見性爲宗，誠能見性，何儒佛之有！」先生之學出人儒佛，所由來矣。

先生少爲長洲縣學生，與余古農師、汪孝廉元亮同學，爲古文詩歌，見稱於時。日夕讀書，損一日。高宗南幸紫陽書院，山長以先生名聞於大吏，強先生應召試，呈獻詩，

中有「范寧中年眼暗侵」之句，山長令改之，不可。庚辰，舉於鄉，文名益著，來學者甚衆。嘗誨人曰：「作聖之基，當從誠意始。此心本無所染，意不誠，則有汙矣。須知此心染汙不得，能識子在川上、舜居深山時氣象，則取之左右逢原矣。」或有問輪回之說者，曰：「精氣爲物，游魂爲變」，二語盡之矣。」

藩從先生受句讀，方十二齡，即諭以涵養工夫。一日，藩怒叱僕人，先生婉言開導曰：「讀書以變化氣質爲先，女如此氣質，尚能讀書乎？況彼亦人子也，爲女役者，逼于饑寒耳，方哀矜之不暇，忍加訶責耶？」後主沂州書院，得疾歸，箴之不吉，書紙尾曰：「勿起妄心，勿生妄見，修德懺悔，時哉時哉！」尋卒。先生天性純厚，雖居貧，常周人之急。姊家負人責百金，未卒前數日，出金代償之，人以爲尤難也。

羅有高

羅有高，字臺山，瑞金人。生而奇偉。年十六，補諸生。明年，寓雩都蕭氏別業，徧讀所藏書。心慕古昔豪傑之士，習技勇，讀兵書，視同舍生蔑如也。久之，人有道雩都宋道原爲宋五子之學，君子也。有高聞而心動，遂往見之，自述其所學。道原不以爲然，有高負氣爭辯，道原曰：「子少安毋躁！吾語子：昔張子見范文正公，言兵法，公勿善也，授以《中庸》。足下兵法，自問如張子否？即便如張子，亦非儒者所尚，況未必如張子乎！『天生烝民，有物有則』。視、聽、貌、言、思，物也；明、聰、恭、從、睿，則也。能全是理，而後能有其身；能有其身，而後閨門順敘而家齊。達而行之，若有原之水，有根

之木，滂沛條暢，無湮塞夭扎之患。及其成也，身亨而道泰，致足樂也。今察足下氣浮而言疾，神明擾攘，常若有營，以此入世，得免刑戮，不累父母兄弟幸矣，尚求有濟於天下乎！」有高聞言，汗流浹背，舌縮肢攣，無地自容。久之，請曰：「何以教我？」曰：「子歸而讀先儒書，有餘師。」又出所作《持敬》、《主一》二銘，示之曰：「力爲之！」于是棄所學而學焉。尤喜明道、象山、陽明、念菴之書，旁推曲證，頗多心得。後謁雷寧化，受業門下，每有陳說，雷公曰：「子太聰明，如水銀潑地，吾懼其流也。」

乾隆二十七年，舉優貢生，遂入京師。三十年，應順天鄉試，出彭芝庭先生之門。與彭公子尺木居士友善，屢至吳門，主其家，同修淨業，閉關七旬，讀《首楞嚴》，參究上乘。嘗言東西二聖人，權實互用，門庭迥別。

其歸宿名相，離言思絕，一旦不立，二復何有！惟自證者知之，非可以口舌爭也。性喜出遊，常之廣東，客恩平縣李文藻官舍。又見戴東原太史於京師，始檢注疏及《爾雅》、《說文解字》諸書，爲訓詁之學。有《釋蘊》一篇，文煩不錄。

三十七年，會試報罷。後游宜黃，有余子安者，館之石甃山僧舍，日誦《華嚴經》，修念佛三昧。尋至揚州高旻寺，主僧貞公照月，門風甚峻，屢呈見解，不許。曰：「此是口頭學得，何關本分？」詰以古德機鋒，不能對。乃發憤入禪室，隨衆起倒，晝夜參究。居半年，積疑頓釋，遂辭去。偕同參僧度錢塘，又之寧波，主同年友邵海圖家。度海，上落伽山禮大士。已而至吳下，與尺木居上遊太湖洞庭，樂石公之勝，賃僧舍居之。未幾，又至寧波。有高自謂解脫，然名心不死，又

與海圖入京應試，不獲雋。得末疾，復至吳下。疾大劇，踉蹌歸，甫抵家而死。

汪愛廬師讀其《與法鏡野論春秋書》，評曰：「上帝臨壇，萬靈拱肅；世尊下降，諸天震動。」尺木居士謂有高奮乎百世之下，希三代之英，可謂豪傑之士。又稱其文華梵交融，奏刀砉然，傾倒至矣。

昔日與友人程君在仁挑燈道故，程君曰：「羅先生可謂天下第一學人！」予曰：「爲宋儒之學，不及道原；歸西方之教，不如照月；肄訓詁之學，不如戴太史；文則吾不知也。」又曰：「其學佛猛勇精進，必往生淨土。」予曰：「人之所以學佛者，爲了生死耳。閉戶參究，回光反照，即可以了矣，何事僕僕道路爲？亦可謂疲於津梁矣。當鐘鳴漏盡之時，尚不知反，幾死道路。危哉！且屢上公車，求一進士而不可得，名利之心甚熾，而

能了不染之心耶？清淨世界中一朵蓮花，豈容此凡夫跌坐其上？」在仁又述其在奉化西峰寺事云：「一日，出白金易泉，金甚夥。縣役疑其爲盜，捕之，手仆三人，餘皆逃去。尋自詣縣，令升堂見之，叱使跪，不應；詰其姓名，不答。羈之告成寺，邵海圖聞其事，白於縣令，釋之。能禦強暴，豈非豪士哉？」予笑曰：「此妄人之所爲也。當縣役捕時，曉之曰：『我羅舉人，非盜也。』即不信，同縣役詣縣，自述顛末，且可援邵海圖以爲證，其事即解，何必用武耶？其在縣堂時，縣令聞其勇，愈疑其爲盜，所以叱之詰之，何以不答？豈亦將施老拳於縣令耶？幸有海圖在耳，設海圖不知，縣令橫虐，竟肆桁楊，因好勇鬪狠，毀傷父母遺體，不孝莫大焉。少有知識者尚不爲，而學佛者爲之乎？」

汪愛廬師

先生諱緒，字大紳，吳縣諸生。少孤，程太孺人撫以成立。幼入塾讀書，性不善記。年十六，試爲文，數百言立就。其文在荆川、百川之間，至於發揮經旨，涵泳道德，唐、方二家所不及也。喜爲詩，以陳子昂、杜少陵爲則。不二師見其《虎邱題壁詩》，詫曰：「此白衣大有根器！」後見寒山、拾得詩，喜其字字句句皆從性海流出，於是以詩作佛事，有空山無人、水流花開之妙境，非若王安石之句摹字擬也。尤工古文，人所不能言者能言之，人所不敢言者能言之，人所不能暢者能暢之，人所不能曲者能曲之。其出儒入佛之作，則言思離合，水月圓通，有不可思議者。尺木居士許之曰：「噓氣成雲！」王光祿西莊

云：「讀大紳文，十洲三島悉在藩溷間矣。」然而先生之志不在此也，有詩曰「消沈文字海，萬古涕淋浪」，先生之志，蓋在向上一義矣。

壯歲，讀《陳龍川文集》，慕其爲人，思見用於世。既而讀宋五子書，又讀西來梵筌，始悟其非。謂趙宋以來，儒與佛爭，儒與儒爭，繆葛紛紜，莫能是正。乃統其同異，通其隔閼，仿明趙大洲《二通》之作，著《二錄》、《三錄》，以明經世之道。又著《讀書四十偈私記》，以通出世之法。嘗謂藩曰：「吾於儒佛書，有一字一句，悟之十餘年始通者。讀《二錄》、《三錄》，當通其可通者，不可強通其不可通者。」尺木居士謂先生之論佛儒，一彼一此，忽予忽奪，似未深知先生者，先生豈無權量於其間耶？

先生落落寡合，往來最密者，尺木居士一人而已。曾主來安建陽書院，以正學教諸

生，緣歲饑，輟講歸。又嘗應浙江賓學使聘，校試文，非所好也。歸而閉戶習靜，不復應科舉。作《無名先生傳》曰：「先生講學，不朱不王；先生著書，不孟不莊；先生吟詩，不宋不唐；先生爲人，不獯不狂；先生處世，不圓不方。」復作歌曰：「先生有耳聽清風，先生有眼看明月。先生有身神仙人，先生有家山水窟。先生於事無不有，人欲說之壁挂口。」自述其孤往也如此。以食廩歲滿，貢太學，未得教官。卒年六十八。卧疾數日，口不及家事，索茗盡兩甌，曰「好好」而逝！

彭尺木居士

尺木居士，又號知歸子，名紹升，字允初，大司馬芝庭公之四子也。八齡，躋于戶闕，損一目。早歲舉於鄉，乾隆己丑成進士，

例選知縣，不就。生性純厚，稟家教，讀儒書，謹繩尺。初慕洛陽賈生之爲人，思有以建白，樹功名。後讀先儒書，遂一志於儒言儒行，尤喜陸、王之學。及與薛、汪二先生遊，乃閱《大藏經》，究出世法，絕欲素食。久之，歸心淨土，持戒甚嚴。好作有爲功德，鳩同人施衣施棺，恤嫠放生，鄉人多化之。修淨業後，一切屏去，惟讀古德書。間作漢隸，收弄金石文字。嘗謂予曰：「朱子亦愛金石碑版，此《論語》所謂『游於藝』，非玩物喪志也。」治古文，言有物而文有則。熟於本朝掌故，所著《名臣事狀》、《良吏述》、《儒行述》，信而有徵，卓然可傳於後世。論學之文，精心密意，紀律森然；談禪之作，亦擇言爾雅，不涉禪門語錄惡習。其解《大學》「格物」，訓「格」爲「度量」，本之《倉頡篇》。宋以後儒者，自撰詁訓，豈知此哉？其《讀古本大學》

一首，有裨於經傳。文曰：

《大學》一書，古聖人傳心之學也。傳心之學，「明明德」一言盡之矣。「親民」者，明德中自然之用，非在外也。民吾同體，親之云者，還吾一體而已矣。故下文不曰「親民」，而曰「明明德於天下」。心量所周，蕩然無際。民視民聽，即吾視聽；民憂民樂，即吾憂樂。如明鏡，物無不鑒；如太虛，物無不覆。是謂「明明德於天下」。故曰：「一日克己復禮，天下歸仁焉。」仁非在外也，亦還吾一體而已矣。「至善」者，明德中自然之矩，所謂「天則」也。見龍無首，乃見天則，聖人以此洗心，退藏於密，所謂「至」也。故道莫先於知止矣。知者，明德之所著察，止外無知，知外無止。止外無知，是謂「知本」；知外無止，是謂「知至」。「知至」云者，外觀其物，物無其物；物無其物，是謂「物格」。內觀其

意，意無其意；意無其意，是謂「意誠」。進觀其心，心如其心；心如其心，是謂「正心」。由是以身還身，以家還家，以國還國，以天下還天下，不役其心，不動於意，不役於物，是謂「身脩」、「家齊」、「國治」、「天下平」。而其機莫切於知本，家國天下以身爲本，而身以知爲本。故反覆於本末之辨，而終之曰「此謂知本，此謂知之至也」。知本則知止，知止則知至，不其然乎？雖然，本末易知也，知本矣，而其功莫精於誠意。蓋亂吾知者，意也，意之動而好惡形焉，是不可得而遽泯也，慎之於獨而已矣。慎之於獨，無有作好無有作惡而已矣。「如惡惡臭，如好好色」，言無作也。無作則無意矣，「心廣體胖」，此其徵也。《淇澳》、《烈文》，德之所被，民不能忘，一誠之所貫浹也，所謂「誠於中，形於外」也。何以誠之？反之於獨而已矣。反之於獨，不

昧其知，謂之「自明」。「用其極」者，自明之極，本斯在是矣。「緝熙敬止」，其功也；「仁敬孝慈信」，一止也，極也；「大畏民志」，通天之下之志也。意既誠矣，知斯至矣，「知本」之說也。然則學者宜知所以事心矣，心本無所，有所不可也；本無不在，有不在不可也。善事心者，納之於一矩而已矣。所謂「正」也。自身而家，自家而國，自國而天下，納之於一矩，而無不脩且齊焉，治且平焉。「矩」也者，所謂「極」也，「至善」也。「絜矩」云者，即本以知末，「止於至善」、「明明德於天下」之實也。君子先慎乎德，反本而已矣。彼好惡「拂人之性」者，豈其性異人哉！「舍本而逐末」，卒爲天下僂，本其可勿務乎？故曰：「自天子以至於庶人，壹是皆以修身爲本。」居士蓋本陽明之說而推廣之，如「意無其意」、「心本無所」，語近於禪。然其言爲學

之次第，知所本矣。又有《論語集註疑》、《大學章句疑》、《中庸章句疑》、《孟子集註疑》四篇。居士深於陸、王之學，故於朱子不能無疑焉，亦各尊其所聞而已。乾隆四十九年，大司馬卒後，往深山習靜，參究向上第一義。自云：「當沉舟破釜，血戰一番，掃盡羣魔，以還天明。」作《夢語》，示諸兄子。久之，又復家居。尋卒。

程 在 仁

在仁，常熟人。困童子試，每試必更名，無定名，以字行。深於史學，尤精二《漢書》。嘗謂：「魏收有史才，陳壽、沈約皆不及也。」艮庭江先生亟稱之。喜談匡濟之學，以爲如有用我者，可以立致太平，豪氣勃勃，不可一世。從吳門老儒陸佩鳴爲師，一日謂在仁

曰：「我不足爲子師，爲子擇師，莫如汪君愛廬。」在仁聞之，即執贄門下，盛稱其學。汪先生曰：「昔朱子謂呂子伯恭喜讀史書，所以心羸，不能體認經書。子之學去呂子十萬八千里，而子之心已羸，氣亦浮矣。豈有心羸氣浮之人能讀書乎？而能成功業乎？」在仁瞿然下拜曰：「願受教。」乃取《近思錄》授之。十日後，問之曰：「省否？」曰：「不省。」又授以陸、王之書。久之，又問之曰：「省未？」曰：「省。」曰：「前此何以不省也？」曰：「心不在腔子裏。」從此砥厲廉隅，雖三旬九食，不妄受人惠。性孤冷，不樂見熱客，坐是益困矣。假僧舍讀書，徧閱《大藏》。又得李卓吾、紫柏書讀之，感其遇，爲之泣下。嘗曰：「一僧一俗，皆從悲憤海中來。」蓋引以自喻也。

後下榻予家，樂與先君子談論，自悲身

世不偶，多憤激之言。先君子曰：「傳有之：『富貴在天。』雖一衿，亦有定數。子學儒學佛十有餘年，胸中尚不能消『秀才』二字，學道何爲！」退而告藩曰：「聞丈言，醍醐灌我頂矣！」未幾，歸海虞，以貧病死。

記者曰：儒生闢佛，其來久矣，至宋儒，闢之尤力。然禪門有語錄，宋儒亦有語錄：禪門語錄用委巷語，宋儒語錄亦用委巷語。夫既闢之，而又效之，何也？蓋宋儒言心性，禪門亦言心性，其言相似，易於渾同，儒者亦不自知而流入彼法矣。至儒佛之分，在毫釐之間，若暗中分五色，飲水辨淄澠，其理至微，學者貴自得之，豈可以口舌爭乎？自象山之學興，慈湖之言，近於禪矣；姚江之學繼起，折而入於佛者，不可更僕數

矣。然尚自諱其學曰：「吾之言，儒言也，非禪言也；吾之行，儒行也，非禪行也。」如沈、史諸君子是已。至明之趙大洲，始以儒證佛，以佛證儒，如香聞師諸先生是已。間嘗考之，後人皆曰：「援儒入佛，始於楊慈湖。」然程伯子有言曰：「佛言前後際斷，純亦不已是也。」是援儒入佛，不始於慈湖，始於伯子矣。先君子學佛有年，明於去來，嘗曰：「儒自爲儒，佛自爲佛，何必比而同之。學儒學佛，亦視其性之所近而已。儒者談禪，略其跡而存其真，斯可矣。必曰儒佛一本，亦高明之蔽也。」藩謹守庭訓，少讀儒書，不敢闢佛，亦不敢佞佛，識者諒之！

① 「儒佛」，粵雅堂本作「佛儒」。

跋

右《國朝宋學淵源記》二卷、《附記》一卷，國朝江藩撰。百餘年來，學者以訓詁小學相尚，許、鄭之說，尊於周孔。雋材秀民，欲以是別異，矯枉過直，集矢於宋儒，影響附和，冥行擿埴，捫籥揣燭，皆自以爲漢學，亦一蔽也。蓋漢儒專言訓詁，宋儒專言義理，原不可偏廢。學者各尊所聞，各行所知，隨其性情之所近，詣力之所專，殊塗同歸，與道大適，無庸悅甘而忌辛，是丹而非素也。鄭堂復撰此書，匪騎牆之見，亦持平之論耳。湯文正、魏果敏諸鉅公，以史宬當有傳，故未及載；若陸清獻從祀孔庭，史臣亦必有傳，故亦未載，亦見矜慎。至孫百泉，道光間從祀

孔庭，則鄭堂書成久矣。南北學者，分上下二卷，《附記》一卷，多援儒人墨之論，殊可不必。鄭堂專宗漢學，而是書記宋學淵源，臚列諸人，多非其所心折者，固不無蹈瑕抵隙之意。至《羅臺山孝廉傳》，痛詆之幾無完膚，其人苟無可取，亦何必爲之立傳。甚矣！鄭堂之褊也。鄭堂學術人品，頗近毛西河檢討，故留粵時於阮文達亦頗有違言，則其他可知，讀者分別觀之可耳。張石州《閩潛邱年譜》稱「是書載李天生於甲申、乙酉間冒鋒刃，間關至燕中，兩謁愍帝攢宮，是並先生詩文集未之見也」云云。今《李天生傳》無此語，或石州所見，爲鄭堂未定之本歟？咸豐甲寅夏五望後南海伍崇曜謹跋。

鳴謝

《儒藏》精華編惠蒙善助，共襄斯文；謹列如左，用伸謝忱。

本煥法師

壹佰萬元

智海企業集團董事長 馮建新先生

壹佰萬元

NE·TIGER 時裝有限公司董事長 張志峰先生

壹佰萬元

張貞書女士

壹佰萬元

本冊審稿人
本冊責任編委

李劍雄
甘祥滿

趙

新

